命轉乾坤

作者: 帝玄上人

Powered by 紙言

命轉乾坤第一章（古今兩代、命運之始）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擊鼓聲正不斷响起越發大聲，把城頭的人唬得心胆俱裂，因為此刻他們正被數萬敵軍圍攻，而城內卻只有不足兩萬守軍，原本駐守城內的一萬禁軍，卻湊巧外調執勤，致令出現眼下如此危急之局面。

只聞（隆～）的巨响數記，緊接着城下殺聲震天，正有多張雲梯，爭先從士兵手中搭向城頭，而城門之處，更另有一群士兵，全力推着一部又長又大且闊的木頭車。

上面擺放了一棵粗大樹幹，而此樹幹的最前端，則被削成尖錐狀，正以高速撞向那逐漸凹陷的城門，不問而知是已經撞過無數次了，其目的當然是要把它撞開，城頭上的人無不暗自心驚。

正當守城一方之將士，尚在驚魂未定之際，冷不防一縫箭矢，（發～發）的猛地飛來，眾士卒不及細想之下已多人中箭，有運的則安然無恙，急忙躲到城頭牆下，看着已中箭身亡的同胞，亦有的拉着中箭受傷者，到有遮擋處暫避。

更甚的是，攻城一方突然使用古怪奇特之工具，像是幾座高大木塔般的大傢伙，其高度正好與城頭相約，底座則由數條長而圓之粗木方組成，作為代替車輪之用。

正由數十名士兵落力推着，逐漸向城牆靠近，似乎是想利用它作為踏板攻進城內，唬得像是副將之數人，狂呼高喊着指揮士卒摭擋其進攻。

當攻城一方不斷作出猛烈攻勢之際，眼看不消一刻，城池便有可能淪陷，冷不防城內一位年長的將領，突然率援兵趕至，守城士兵見狀，無不露出歡顏，直有救星終於趕到之感。

只聞這將領一聲令下，登時振臂一呼，眾士兵無不心存鬥志，立馬聽從他的指示，援軍先用帶火的箭矢，射向那幾座龐然巨物，令其着火焚燒，無法傳送士兵登城，即時抹殺了這項攻勢。

再於各城頭要道加派士兵緊守，另外更派士兵搬來大木、巨石，把那度即將被攻破的城門給頂着，隨即又暫緩了敵方另一危險攻擊。

接着，更吩咐早前於危急間臨時徵召的民夫，一方面撿拾附近敵方射來的箭矢，及於城內各處運來石塊及與樹朮，以作抵擋之用。

另一方面安排他們運送傷兵，到城內的空置地方醫理，以期能保得性命，大家雖然臨危授命，但卻於全無訓練過的情況下，完全發揮出團結精神。

除了因為他們愛國之外，亦充分顯示出，那剛才率兵增援的年長將領，如何指揮若定，如非有十數年經驗，或天生將才者不可能為。

只一瞬間，便把原本極度惡劣之情況，一下子拉成了均勢，令到攻城一方之首領大為着急，立即催促己方士兵，加緊攻城節奏，如是者，雙方陷入了拉据戰之中。

城內一眾的婦儒弱小，正躲於城後山洞之內，更有小孩因聽到叫殺聲，而情不自禁地哭喊出來，婦人們急忙好生安慰，明顯是不想被人發現了。

「唉!希望公主和二皇兒，能趕回救我們吧!」

「父皇!請讓皇兒出戰吧!皇兒必定奮勇殺敵，為父皇分憂!」

「你?父皇已無經很頭痛了，在這時刻，你就不要再添亂了吧!」

「請皇上和太子勿憂!眼下皇甫元師已經前往城頭摭擋，以他三朝元老之虎威，定能殺敗敵軍!」

「對呀!杜太傅言之有理，我相信必定會有援軍來救大家的，我們還是靜待佳音吧!」

「唉!希望皇后你一語中的吧!」

而此刻，在城外不遠處的山頭上，正有另一支軍隊埋伏在此多時，前面數位將領，正把那攻守雙方之激戰，全都收進眼皮子底下。他們貌似是對那兩方的勝敗，以及將士生死之多寡毫不在意，只是在默默地等。

「老師！我們是否須要出手增援？」

「哎！不必着急，眼下他們還在撕拼之中，而且才剛開始了一個時辰罷了，以皇甫元師的能力，相信還可多頂至小兩個時辰。

攻城的慕容將軍亦絕非庸手，相信也要這麼點時間，才能殺入城中，所以千萬不要操之過急，以免露出真身，記着此戰極可能影響你的未來，是否能成為一國之君。

因此必須一擊得手，否則你我等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如若事敗，輕則被軟禁終生，重則性命難保，為師必定全力協助你一登大統，明白嗎？」

「對呀!盧太師所言極是，再加上有舅舅，這個御前禁軍副統領，二皇子就不必過慮，靜待我們的勝利時刻吧!」

「是！師父！舅舅!徒兒一定不會辜負兩位的一番苦心，最終奪得帝位，一統中原！」

現代，約於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有幾個家庭於一間偌大的餐廳之內，男男女女連同小孩約共二十餘人，正在進行聚餐，只見他們言談甚歡。

細看之下，有個精美的巨大蛋糕，正放在其中一張長餐枱上，蛋糕上面用朱古力漿寫道：「慶祝（八大文武生）成立六週年，及浩恒九歲生辰快樂。」等字樣。

明顯是雙喜臨門的重要日子，再看看內內外外的裝潢極重侈華，而且還有專人代客拍車，須要提早三個月預訂留座，一望而知是一間非常高級的食府。

擺放在一列自助餐卓上的食物，各式其色、一應俱備，還有多種酒類可供食客選擇。剛烤出來的燒雞，肉質香氣撲鼻，絕對能滿足現場中的任何一位食客。

正於此時，其中一個約五、六歲的小女孩，向她的爹娘吵嚷着「娘！爹！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冰淇淋呀。」惹得其他同枱的幾個小孩，也跟她一塊兒的叫嚷着「我也要冰淇淋，冰淇淋呀。」

弄得他們的父母十分頭痛，正忙着應付孩子們，因為担心孩子吃了冰淇淋之後，會吃不下其他的食物，這是父母親最常遇到的情況，亦是至為辣手的問題。

沒多久，小孩們開始哭鬧不止，惹得其他食客投來厭煩的目光，有三兩名比較資深的侍應生見狀，只好一邊安撫其他食客，一邊前來逗小孩們玩，期望能令他們破悌為笑，可惜全以失敗告終。

命轉乾坤 第二章(鬼鬼祟祟、死神降臨)

正當侍應們束手無策之際，恰巧一名穿著小丑衣服的表演者，由後台笑着來到食客面前。他憑籍不凡的身手，表演了三兩項雜耍，不消一刻，小孩們便全都真的，如侍應們的期待般笑聲不斷。

小丑的適時出現，不單逗得小孩們滿心歡喜，更為他們的爹娘，解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而且還平復了其他食客不滿的心情，即時搏得了不小的掌聲。

接着他開始表演魔術，可能因為他的表演實在太精彩了，純然令到全場連侍應生在內，除了在廚房工作的人，全都聚精會神的觀看着。

全然不知道在停車間，有一雙鬼鬼祟祟的黑影，正在這羣八大文武生的車子旁，不知在幹着些甚麼。

當這雙黑影正在埋頭苦幹，處理好其中兩部車子之時，禁不住同時在臉上暗自竊笑着，一副像是達到了甚麼目的的模樣。

沒多久，當他們正想向旁邊的車子動手之際，忽然聽到有腳步聲由遠而近，心想應該是有人來取車了，既然已經完成了其中兩部，自忖應該能達到目的，乾脆就此作罷。

為免被人看見，只好收拾手中的工具，然後雙雙扮作剛剛泊好車子的模樣，若無其事地慢慢步出停車間。當出到外頭不久，便齊齊拔腿飛奔起來，迅間更不見了踪影。

大約個把小時後，八大文武生內大部份的人，都經歷了一輪喝香吃辣的，同時面上流露出極為滿意的表情，有些人肚皮子更鼓脹起來。

其中一位頗為英俊的男子招來侍應生，用手勢示意要結帳，侍應生似是一早就預料到他的意圖般，連隨就從收銀處拿來收帳本，走到那位英俊男子的面前，為他辦理結帳。

只見英俊男子從錢袋中，眾多的信用咭裏頭，拿出一張金色的來結帳，而眾多的同伴中，卻沒有一人有異議，這無疑表明這一頓昂貴的晚餐，不是由他作東，便是因為他最富有了。

當侍應生收到那張金咭之時，還向那名英俊男子招呼了一句「李生！多謝！」待得結帳完畢之後，成人們帶着有點醉意的身軀，拖着小孩步出餐廳門外，等待代客泊車的司機們，將他們的車子駛來。

正值外頭的冷風刮起，有些小孩適應不來，隨即便當眾打了個噴嚏，作為母親的立馬扣緊兒女的外套扭扣，和為他們清理粘在口鼻上的污穢，因而費了小許時間，令到衆人等待的短短三兩分鐘，像是十分地慢長般。

當司機們將車子停在他們旁邊，其中一個司機見他們面乏紅霞，顯然是微有醉意。因為知道他們是常客，出於好意便問他們是否須要代駕，此舉登時惹來另外兩名，代泊司機的無比關注。

雖然外頭天氣寒涼，但唯獨他倆的額角，竟無故湧出汗珠子來，心裏頭像是在憂慮着些甚麼。沒多久，就被那幾名男仕的自尊心，同時作祟而蓋過了，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推卻了那名好心可機的建議。

登時令到那兩名，不知正在憂慮甚麼的司機，心裏頭感到寬減不少，而且還面露笑容地互相打了一個眼色，好像在向對方訴說着無須担心，（計劃）一定會如期進行。

但這短短一刻，假如幾個家庭中的某人，將他那天殺的自尊心，給拋到地獄的深淵裏去。那樣，或許真的能改變大家的命運，可惜要發生的始終還是會發生，因為誰也沒法預料得到，他們即將要面對一場，驚天動地的劇變。

雖說每個人的命運都各有不同，但打從今晚開始，相信他們之間已被上天派來，負責掌管命運的（命運之神），所揮來的（命運之線），緊緊地捆搏在一塊了。

當六部車子先後駛出公路之時，天氣開始越發變得不對勁起來，天空中突然有數股閃電橫空掠過，悶雷之聲或隱或現，接着還慢慢下着微微細雨起來。

不單成年人被這異變嚇了一跳，幾個小孩子更忍不住哭喊不停，或許因為知道丈夫喝了酒，當娘親的連忙安撫小孩，以免影響他駕駛，更有人開始後悔，剛才為何不接受那司機的建議。

幾部房車行駛不了一刻，突然之間，為首的兩部車子忽然無故左搖右擺起來，似乎是出了點問題，還不斷地發出（嗄吱～嗄吱）這樣恐怖的聲音來。

跟隨其後居中的人從駕駛坐看去，意識到事態極之不尋常，連忘將車速減慢下來，但最後兩架房車的司機，並不了解前車的狀況，依然維持着原有車速前進。

事故就在一舜間發生，帶頭的兩部房車司機，終於操控不了方向盤，而引致兩部房車的車頭，互相碰撞在一塊，登時發出（碰～隆）的一聲巨响，由於車頭互撞的關係，令到兩部房車即時停在了車道中間。

兩部車子內的人還未來得及反應，便已因突然的碰撞，而震蕩得身體東歪西倒的。

事故發生得實在太快、太突然了，處於中段的另外兩部房車，雖然已經減慢了車速，始終收制不及，尾隨着撞上前面已經攔在車道的房車。

即時又發出兩聲（轟～隆），不下於之前碰撞的聲响，前面兩部房車的人，還未來得及反應，隨着這一次的撞擊，又再有兩部房車佔據着車道的一段，現在方開始有慘叫和哭喊之聲發出。

可能因為居中的兩部車子，事前已經減慢了車速，看來這兩次的撞擊並不太嚴重，但眾人卻萬料不到，緊接而來的第三次碰撞才是最致命的。

因為最後的這兩部房車的司機，像是真的酒醉未醒般，沒有及時踩上剎車脚踏，完全沒有意識到，前邊已經發生了車禍，而且還不是一次，而是兩次。

當他們發覺之時，已經攘成了六車連環相撞，不過已經是第三次撞擊之後了。這最後一擊，無疑就像是勾魂使者，從地獄中被呼喚了出來，把大部份人的宝貴靈魂勾去了，當中還有些是小孩呢!

命轉乾坤 第三章(幕後陰謀、五代十國)

因為這場事故，造成了七個家庭，超過二十多人半數以上的死亡。而事後，死難者家屬懷着悲痛的心情，經有關部門調查後的通知，才知道攘成這次嚴重車禍的原因，是因為天雨路滑，和在事故現場發現了一大灘油漬。

但最重要的，是有關部門証實，六部房車裏頭，其中兩部的剎車脚踏，有被人動過手腳的痕迹。

這無疑令倖存者們在互相猜疑着，到底是誰？又是在何時動的手脚？又是為了甚麼目的而做？還是他們八大文武生當中，有誰是別人的目標呢？

雖然事故後，得較早前結帳的英俊男子之父親，恩恤倖存者們，以及為眾死難者辦理身後事，但仍補償不到，家屬們失去親人的悲傷。

因為這次的意外，令他們這羣自稱八大文武生的組織，土崩瓦解了。但當時因為大家都難抵內心的悲痛，全然忽略了當晚有一個伙伴沒有出席。

那伙伴是屬於文派一脈，他還經常自稱為（八大文武生之首），曾惹得其餘六人甚為不滿，只有負責結帳的李先生，曾勸說大家不要為了虛銜，而傷了彼此的和氣，其餘六人皆對他十分敬重，這才不與該伙伴計較。

至於這次聚會，事前這個缺席的伙伴，曾卜算過會有大事發生，亦勸阻過眾人改期或押後，可惜沒有一個人相信，大家都只以為是他氣量狹窄，還記掛着上次為了爭奪八大文武生之首的名銜，而刻意嚇唬眾人。

怎料到卻真的發生如此大的意外，可惜已恨錯難返。到事後，大部份的死難者家屬於靈堂，都首當其衝的懷疑是他，策劃了這次報復行動。

到發覺之時，那人已經像人間蒸發般，不知所踪了，最後更因他的失踪，而令眾人反目成仇。當中一名姓「張」的武派中人，更揚言必定親手報此血海深仇。

因為算起來，他何是最可憐的一個，原本一家四口，現在只剩下他孤家寡人。每年一到春秋二祭、生死兩忌，獨自為亡妻和一雙年幼的子女掃墓。

但最令人同情的，還是那雙剛滿八歲不久的雙胞胎，從此便要與父親生死永別、陰陽相隔。

在某商業大廈的天台之上，當晚餐廳的兩名代客泊車司機，正在面向着對面的大廈，各自抽着香煙，像是在等人的樣子。沒多久，天台的門便被人輕力地推開，有一名穿着高級西裝的男子進入天台之上。

那男子年約四十出頭，文質彬彬的外表，予人一種是從商的感覺。此刻面上，他露出又驚又喜的表情，慢慢地步向那兩名司機處，而他們卻並未發覺。

中年男子一接近兩名司機時，立即不由分說，便把他倆雙雙從欄杆處推下樓去，當親眼見到他們身亡之後，這才讓那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四肢無力、攤坐於地上。

當然這只是那名中年男子，自己於腦內所幻想出來的景像而已。那名男子不慌不忙地，從上衣口袋處掏一個厚厚的信封，遞向兩名司機面前，並且向他們說着。

「這是這次行動的尾期，以後不要讓我再見到你們，知道嗎?」

兩名司機急不及待的打開信封一看，立即露出極為滿意的笑容。

「放心吧！安先生，有了這筆錢，我們會自動消失的。」

說完之後，便將他們手上剛吸完的煙支，隨手拋掉在地上，接着還雙雙往它身上踩了數記，然後揚長而去，獨剩下那位被他們稱作安先生的男子，目送着他倆的背影。

「姓李的！你何不要怪我，這都是你逼我的，要怪便怪你自己做事處處太盡，完全不留一點餘地，否則也不會招致今天的大禍。」

另一方面，正於古代開始，公元(九〇七至九七九年)史稱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極為動蕩的時期，歷時超過七十年以上。

自唐朝滅亡起，至宋朝統一中國為止，這段時期實際上是唐末藩鎮割據，和後唐政治的延續，唐朝滅亡後，各地藩鎮紛紛自主獨立，其中處於北方地區，軍力比較強盛的藩鎮國家，統稱五代。

五代雖然實力比較強大，但仍無足夠能力統一整個中國，只屬於北方的朝廷。而其他割據一方的藩鎮，大都自立為王，有些仍奉北方王朝為正統。

其中十個國齡較長，國力較強的則統稱十國，只以自己為中原未來霸主而發展。這段時期經常發生地方上的軍事爭鬥，互相不斷攻伐，都想把對方的國土吞併。

與及各自的叛變奪位時有發生，使得戰亂不止，統治者又多為重武輕文之輩，而這些內亂,也帶給契丹國南侵的機會，令到遼朝得以建立。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令到不少中國原有的周邊地區分裂出去，例如這段期間河西和交趾地區逐漸離心，交趾(越南)最終更脫離了中國獨立。

從唐朝滅亡到宋朝建立的這七十多年間，中原地區先後依次出現五個朝代，它們便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

公元(九〇七年)梁王朱溫篡唐建立後梁，這是五代十國的開始。及後晉王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滅後梁，建立後唐，後唐之後幾代君主，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孫及其部下，及後經歷後唐明宗的擴張和整頓，國力日益強盛。

但適逢發生內亂，被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引契丹軍攻滅，建立後晉，不久之後契晉之間的關係惡化，契丹乘勢揮軍南下滅後晉建立遼國，同時後晉的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太原府稱帝，建立後漢，復又收復中原北方。

四年後樞密使郭威篡後漢建立後周，北方開始漸催穩定。之後經後周世宗柴榮悉心經營之下，使得後周隱隱然有一統天下之可能，可惜柴榮在北伐燕雲十六州之時，不幸病故，致使這希望落空。

不久後，於公元（九六O年）後周被殿前司都點檢趙匡胤所篡，至此五代結束。

命轉乾坤第四章(大宋初起、孟家兄妹)

命轉乾坤 第四章(大宋初起、孟家兄妹)

而十國方面，江南以吳國最強，但及後被齊王李昪篡位，建立南唐，其次則有吳越與閩等國，湖廣則被荊南、楚國與南漢等鼎足而立。

而其中南唐國力最為強大，先後曾攻破閩、楚兩國，但頻繁用兵使得國力一度衰退，亦曾被後周世宗柴榮所敗。

蜀地則分為前蜀、後蜀兩個時期，國家頗為富強，是僅次於南唐的強國之一。北漢則是唯一在北方的十國，是後漢劉氏後裔所建之小國，但亦經歷四帝，達二十八年之久。

亦是最後一個被消滅的國家，被趙匡胤建立的宋朝所收服，最後在公元(九七九年)，和其弟宋太宗相繼掃蕩中原其餘地區，至此終於正式統一中原，結束長達七十多年的五代十國時期。
古代的故事，就在中原統一之前的十幾年前開始發生。公元(九六五年)，後蜀國君孟昶，被宋太祖趙匡胤親率十萬大軍西征。

因後蜀後主孟昶晚年奢持逸樂、朝政荒廢，以致軍力大減，士卒皆毫無戰鬥力。宋太祖親征後不久，適逢身體抱恙，手底下的四名大將爭相出戰，希望在太祖面前立下戰功。

太祖有見及此，遂應允四大將之願，派王全斌、崔彥進出鳳州(今陝西鳳縣)，劉光義、曹彬出歸州(今湖北秭歸)，東北兩路大軍同時殺入蜀中。

令到原本預計要至少百日才能得勝的戰事，竟然不出兩個月便大獲全勝，後蜀後主孟昶投降，至此後蜀滅國，兩路大軍之前因向宋太祖邀功，竟沿路大開殺介。

不論男女老幼，每攻陷一座城池或關隘都大殺軍民，然後將消息廣發出外，不但令到周邊國家不敢輕舉妄動引兵來援，更令到蜀中人心惶惶，很多城鎮的太守或者將軍，為免軍民無辜傷亡，紛紛自動開城請降。

據傳當年之戰，傷員就多達三十萬人，亡者就更超過二十萬之眾，雖然孟昶是被擒下了，而且還被四大將拿來祭旗，籍以平息因這次戰亂，而受傷及死去的後蜀國人民。

但卻被孟昶的侄子孟雄，和侄女孟優以及他們的一族人給逃脱了，有傳是得到後蜀國的吏部總監胡子嚴，及刑部侍郎許仲謙及早通風報訊。

致令四大將失去這兩個小輩的蹤影，反而被日後的宋太宗所彈劾，（將）了他們一軍，他更在朝堂之上，乘勢利用這個機會，說甚麼功不摭過，要求宋太祖削減他們的賞賜，在文武百官的面前挫其銳氣。

但被其兄即場反對，推說他們剛得勝歸來，如果不加以賞賜，將來還有誰肯為朝廷效力呢？這正是宋太祖的高瞻遠矚，看的是將來而並非單單是眼前。

還私下於退朝時向宋太宗明言，若要懲處他們，將來還是有很多機會的，即時令到其弟大表佩服，從此便更聽從宋太祖的教悔，暫時忍氣吞聲，試圖找出四大將的弱點，然後再逐一除掉。

至於孟雄和孟優兩兄妹，得到這宝貴消息後，立馬便不加思索，連夜就在他們的封地（涪城），帶同一族數十人及三千親兵，星夜就向南面的南漢國逃去，立定決心投靠他們的姑姑斐皇后。

因為南漢國裏頭有他們的姑姑在，她不是別人，正是南漢國的當朝皇后斐氏，而孟氏兄妹能依靠的，普天之下，相信就只有她一人了，明顯是想借助南漢國的兵力，意圖他日東山再起，還他們後蜀國這片大好河山。

雖然斐皇后是甚得南漢王（劉鋠）的歡心，但不知怎的，當南漢王得知孟雄兩兄妹要來，內心卻非常忐忑不安，深怕收留孟家兄妹，會因此而得罪宋太祖，給他一個出兵伐南漢的理由。

經常待候在旁的內監長莆公公見狀，深知主子憂慮何事，立時獻上一條妙計，教唆他這是一個重要時刻，必須要以唯一親人的恣態，熱烈地歡迎他們。

因為他們不單是斐皇后的親人，而且還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一棵祺子，他們有何作用？當然是為了日後，能奪取整個中原而利用了。

對外，則宣稱是斐皇后的親人，得知她生辰在即，特意舉家前來賀壽，由於賀禮大多為奇珍異宝，必須出動軍隊護送以策萬全，其實只是巧立名目而已。

而對內，則打着仗義抗暴的旗號，激厲全個南漢國的軍民，不可以向「暴政」低頭，因一向友好的後蜀國被滅，傷亡枕籍，屍橫遍野，實在慘無人道。

必須要站出來，聯絡全中原的各國，做好隨時作戰的準備，共同討伐宋太祖，以免他的暴政繼續肆虐，伸展向其他國家，屆時將有更多的無辜百性犧牲。

身為姑丈的南漢王，自當義不容遲的伸出援手，更在南漢國都（興王府），親自率領文武官員過千人，熱烈地迎接孟家兄妹等人的到來，令到他們熱淚盈眶、感動萬分。

他還當場承諾，到適當時機會出兵討伐宋太祖，為他們光復後蜀國，故暫時安頓他們於（柳城）註紮，訓練軍隊和屯積粮草，為報仇雪恨作好準備，為何會選擇柳城給他們呢？因為該城是原後蜀國和南漢國最近的城鎮。

他還派人刻意將這個消息發放出去，作用在於觀察多方的反應，首先當原後蜀國民，得知小主投靠了南漢王，即時便有人作出回應。

才隔不了三天兩日，之後的三兩個月間，每天便有數以百計的人，不惜攀山越嶺，帶同所有家財舉家前來柳城，投入孟家兄妹的陣營，令到中原各國都非常震驚。

大有如不復國，誓不還鄉之念，而且人數更高達三萬人之上，實在出乎所料，雖然有這麼多後蜀國民加入，但大半數以上都只是老弱婦儒。

真正能從軍發揮戰鬥力者，其實不足五千，但已難能可貴，不單孟家兄妹喜出望外，連中原週邊諸國國君亦大感羨慕，自嘆不如。

不如者？當然是自家的軍民，並未及他們鍾愛自己的國家，另外南漢王卻大喜，這樣便更可以好好利用，孟家兄妹這棵自來的棋子，作為先鋒軍隊，為自己日後討伐宋太祖之用，實不失為一着進可攻、

退可守的良策。

命轉乾坤第五章(暗藏禍患、傳奇人生)

命轉乾坤 第五章(暗藏禍患、傳奇人生)

宋太祖一方則大感頭痛，因為如此即顯示出孟家兄妹，在原後蜀國民的心目中，可能要比當國王的孟昶，更加重要不下百倍，在他的眼中，兩人的存在，無疑是眼中釘、心頭刺，比之四大將亦不遑不讓，如不趁早剪除，日後將後患無窮。

至於很多附近原居的小數民族，都無奈地忍著離鄉別井的痛苦，暫時逃到深山野外或其他國家避難，以免受戰火的餘威波及。

但他們絶大部份的人，不單止民族性强，抱着重建家園的決心，還懷着一棵復仇的信念，但到底向誰復仇呢？是發施號令要攻佔後蜀國的宋太祖？還是心狠手辣沿路大屠殺的四大將？

定抑或是從一開始便不肯投降，後蜀國君孟昶的後人呢？現在還不知道，但可以預告的是，以上所有人都脱不了關係，將來必定會碰頭。

宋太祖假意裝作不知道四大將的暴行，還在朝堂之上，當着文武百官的面前重重讚賞他們，催使他們開始露出野心，更在朝中目中無人，專横拔扈。

朝中更有不少高官貴人，以為他們得宋太祖的賞識和重用，爭相看風駛裡，和他們私下過從甚密，慢慢在朝中形成了一股新興勢力，但四大將也不是團結一致的。

他們也分成兩派，一派是以王全斌為首，崔彥進為從的粗野派，宋太祖對這一派並不太担心，因為他深知這兩人，皆屬於衝動魯莽之徒。

反而比較在意另一幫，這幫人則是以劉光義為主，曹彬為屬的精明派，他們素來做事的作風，和王全斌等人不同，每每做事之前，必定探清虛實，對己方有利，才會附諸行動，否則便會托詞不出。

宋太祖一方，則有其弟宋太宗，連同一眾忠心耿耿的大臣相助，一直拑制着四大將，未有將精兵交予他們，才未被完全把弄朝政，而太祖和太宗無時無刻都商議着，如何剷除這羣眼中釘，免得日後成為心腹之患。

另一邊現代，正值公元（二〇一七年）夏季暑假，適逢香港回歸中國二十週年，作為母國的中國，亦巧遇自戰後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的一大盛事。

正是內地超級富豪李正豐先生，連續二十年榮登中國首富的大喜日子，剛好和香港回歸是同一天，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中自有主宰。

說起這位李正豐的事跡，幾乎無人不知，大家都知道他是正豐集團的創辨人兼主席，人們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或見到報章雜誌、新聞播出他的消息之時，都會被深深吸引着。

無論是他的財富、生意，抑或身邊的人，都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充滿傳奇的人生，曾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現過，最讓人相信的有以下兩個：

第一個是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一個貧窮農民家庭出生，完全沒有受過任何基本教育，在他少

年時，目不識丁的他孤身一人，來到南昌這個大城市謀生。

最初進入一間工廠做學徒，三兩年後學得一門手藝，節衣縮食努力儲蓄之下，終於儲起了一筆小錢，之後離開工廠，自己租了一個唐樓小單位，開設一間小工廠，做起老闆來，而且訂單還不斷增加。

兩年不到，就由唐樓的小單位，搬到另一處工廠大廈去，規模和最初當學徒之工廠相近，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在一次傾談生意的時候，一位相熟的客戶見他年少有為，遂介紹他的女兒與他相親。

他見對方是大客戶，而且是同行之中的老行尊不便推卻，加上對方宣稱自己的女兒，婷婷玉立美麗動人，他只好硬著頭皮前住相親，當他一見前來相親的少女時，立馬就被深深吸引著，而對方亦對他表達出極具好感。

就這樣兩人一拍即合，於媒人撮合之下，擇定良辰吉日成其大婚，更於翌年誕下龍鳳胎，剛巧湊了一個好字。才二十多歲出頭，就已經擁有自己的事業和家庭，真的讓很多人羨慕不已。

而且之後的事業更一帆風順，不斷擴充工廠規模之外，更開始向其他行業進軍，包括醫藥、科技、地產及一般行業等，亦傳也有向考古及航天方面發展。

於短短二十多年間，才四十多歲，就已經首次登上國家首富這個顛峯，還在某世界性雜誌，登上年度風雲人物，簡直可以用無出其右來形容。

正於同年，有一位相熟的相士，曾經為他起命盤批命，但得出來的結果卻令他十分震驚。命盤中批言為「日出東方本自持，月落西山何所依？今世有緣能相聚，他生無份莫相逢！」

喻意他假如只是作一個平凡人，不去追求大富大貴、功名利祿，他便能像普通人般，盡享天倫之樂，亦能有人繼後香燈。但他生性喜愛挑戰，決不是個會偏於安逸的人，更不是一個輕易相信命運的人。

數年之後，那相士的批言，真的應驗了！令到他於一夜之間，面對了一幕人間慘劇，從而令到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接受命運的安排。

正是好景不常，於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當晚原本天氣不錯，但句鐘後，卻開始下着微微細雨，就在這時發生了一宗大意外。

他的宝見兒女和朋友們，在一次非常重要的晚飯聚會後，不知是否因天雨路滑，引致了一場六車連環相撞的嚴重車禍。

這宗車禍牽連甚廣，不單止他的宝貝兒子、媳婦、女兒和女婿，均在這次意外中喪生，還連帶他的朋友們，一共七個家庭、超過二十多人傷亡。

而他獨剩下一個孫女，和三個外孫僥倖生還，但三個外孫由於是未足月，只懷了七個月左右，兼且是剖腹救出的原故，在出生之後幾個星期，就被醫生判定為精神和意識不正常。

命轉乾坤第六章(大受打擊、正豐集團)

命轉乾坤 第六章(大受打擊、正豐集團)

生出來的竟然一個是白痴、一個低能、而另一個則是弱智，那名醫生還滿肯定地說，這是任何醫者都束手無策的，甚至還安慰他一番，不要因為三個外孫子的現狀，而放棄他們。

為他們驗証的那位醫生，全名叫歐陽全，在業界內，何是出了名（直言不違）的，絶對不會有所隱瞞，而且是一直替他們家族看症的，所以李正豐對於他的判症，毫不懷疑。

歐陽全當場便問李正豐，他為這三個外孫子，想好了要起的名字沒有。因為他還未從車禍的惡耗中走出來，所以就將起名字這麼重要的任務，旁落到醫生的手裏。

未知是否這個醫生，對他心懷怨恨，竟然為他三個外孫子，起了以下的名字，分別是老大名李白知，老二名李底能，老幺則叫李若智，還真起的十分貼切。

到他發現之時，想找醫生問話之際，歐陽全已經遠走高飛，可能是害怕李正豐找他晦氣，將最近所有的一切不快，全都發洩在自己身上，到時恐怕小命也不保。

李正豐何是對他窮追不捨，可惜遍尋不獲，無奈之下只好作擺，因為實在已再無精力去追究了。

但過後他竟然忘記了，為三個外孫子更改名字，之後便懸用至今，這卻苦了他們三兄弟，因為日後將會不斷受人恥笑，真可憐，嘻嘻！

自從李正豐夫婦，聽到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不單令到他自己大病了一場，更令到他的妻子，因抵受不住刺激而自殺生亡，只剩下自己一人面對四個孫兒。

他的人生可謂大起變化，自經歷了這麼大的變故後，就徹底令他改變了過來，他只專注於孫女的未來，和在事業之間遊走而已。

將孫女當成掌上明珠，對她特別的驕縱，事無大小都對她千依百順，以致養成了她日後極其嚴重的公主病。

至於三個精神有問題的外孫子，由於女婿的外家等人尚在悲痛之中，一見着他們的樣子，以及知道他們的狀況，便推說不能照養。

當然李正豐亦深深的明白，他們剛死了唯一的兒子之心情，再次感到無奈下，只好將三人交給佣人照養。

除了安排在別處生活，每月給予足夠的生活費之外，就只是探望他們兩次而已，對待他們的方式，完全和那個正常的孫女是差天共地。

但每次當他探望三個（問題兒童）之時，三人都表現出非常高興，仿似知道他是自己的血親般。

嬰兒時便對着他傻笑不止，更同時舉起一雙小手，嚷着要他抱，而他亦逐一抱過他們，哄着三人安睡了才回去。到三人學會步行之時，一見他來探望，便一直摟着他的足踝不放，像是深怕他會突然離開

似的。

當三人超過三歲才牙牙學語之際，見着他的身影，便不斷喊道「爺～爺～爺～」這樣單字的叫着，令他感到無比的欣慰。

到三人將近十歲之齡，只要每逢初二、十六這兩天，便會齊齊於門前等待他的到來，還不時的探頭張望，期待他的影子出現，感情是與日俱增，始終是血濃於水嘛!

可是生活上的物質比較，簡直可以用天堂和地獄來形容，根本不是親生孫子們應該過的模樣。幸好負責照養他們的佣人梅姐生性善良，幾乎將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孩子般撫養。

三個小孩也將梅姐當作是娘親，還喊她作梅娘，她們的感情亦日益深厚，生活才不致於太過悽慘，不過在學習方面，就比較正常同齡的小孩差一大截了。

而第二個說法，則是傳他由窮苦的鄉村地方，隻身來到南昌這個大城市，然後加入了某個地下組織，幹了不少非法的勾當，得到一筆為數不少的財富，跟著才轉做正行生意。

之後還迎娶了生意伙伴的女兒為妻，靠著岳父的強大勢力，幫他打好所有生意上的門徑，和上流社會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和中央政府的高層領導人拉上了邊。

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得到不少額外的援助，接下不少大型工程，從中亦賺了不少錢，使得他的財富急劇增長，之後在家庭上的事，就和前述所說的一樣了。

而社會上的地位亦越來越重要，致使他才能有今日的成就。姑勿論如何，他的流言仍在不斷地流傳，可能到他身故那天也不會停下來。

回說目前，一個極其龐大的宴會場內，投射燈正不斷轉動，映照着每個角落，仿似是在尋找着甚麼般。場內的記者羣，正緊張地握着手中的攝影機，半步也不敢離開，生怕會錯過甚麼似的。

超過上千名的賓客正在交頭接耳，雖然他們已等待了不下句鐘，但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可以感受到此刻的心情，已經顯得十分興奮。

沒有人敢說出半句怨言，因為能夠進入這個會場的人，只在少數之列，除了記者以外，不是政界高官，便是富商新貴，當然亦有其他領域的代表人物，可以說一句，平民百姓免問。

沒多久，一名身材極度高大，十分年輕的男子，正慢慢往演講台上走去，他用一早已握在手中的米高峰，遞向自己的喉頭，然後假咳了兩聲後開始發言。

「很多謝各位貴賓的來臨，今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現在首先有請正豐集團的創辦人兼主席李正豐先生，為大會致詞。」掌聲登時如雷般响起。

隨着他的介紹，一名已達花甲之齡的長者，在會場的投射燈照耀下，由兩位年輕少女陪同步上演講台。只見他健步如飛，完全看不出來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足顯身體仍然十分壯健。

他從司儀手中接過了米高峰，只聞他先清了清嗓子，似是想保持鎮定，然後用洪壯的聲音說話。

「本人是正豐集團的主席兼創辦人李正豐，很多謝各位來賓前來這個慶祝大會，因為今年對本人及集

團而言，是一個非常充滿意義的年頭，除了是本人登上中國首富的二十週年之外，在此我更要公佈一個重要的消息、、」

命轉乾坤第七章(主角登場、四小惡人)

命轉乾坤 第七章(主角登場、四小惡人)

說到這裡他突然停下來，問了問旁邊的一個中年胖子，而那個胖子在他的耳邊輕語了幾句，他邊聽着還邊點起頭來，咀角更流露出一絲滿意的笑容，似是解開了心中的疑慮。

半響後他又再開腔「末來的一年將會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已於國內某個地方，發現了一個歷史文化遺跡。在這裡先交給集團文化組的高級主任石博士，向大家稍為透露一點吧，有請石博士。」

他言畢之後，場內隨即就響起了一小片的掌聲，跟著剛才在他身邊耳語的胖子就信步上前，從他的手中接過了米高峰，然後又學著他先清一清嗓子。

「本人向大家正式宣佈，我們文化組近日已探得一個重大發現，相信在未來數個月、甚或半年至一年間，將會挖掘出歷史遺跡及文物出來。

而且據我們的精確分析，這次的發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龐大，在此請大家耐心等候，靜待佳音。現在我先將這個重要時刻，交給我們今天的司儀，亦是正豐集團的左副總管段浩恆先生。」

他言畢之後，場內隨即又響起了一大片掌聲，這次的掌聲比之前的兩次更熱烈，但前排座位上，卻有一名青年面露不悅之色，非但不給予掌聲鼓勵，而且還咀角在微動，不知在嚷着甚麼。

大家千萬不要輕視了此人，他是中原航空的董事長，安守業的獨生子安寅，正式是富二、三、四代，在中學裏頭，就只知道黏着那個名叫姚月兒女孩不放，還專和浩恒對着幹，很明顯兩人都對她有點意思。

總而言之，月兒一旦下達任何命令，安寅都會毫不尤疑的執行，所以是很多人心裏頭的眼中釘，而他本人卻並不自知。

跟著一名身材非常高大，而且極為年輕的男子，從台下的坐椅上站起來，亦即是較早前曾露面的司儀，只見他正慢條斯理的步上台，還邊向台下的觀衆笑意可掬的揮手。

惹得台下的賓客登時歡呼起來，但歡呼聲多為女性，而且還是年輕者居多。跟着他很自然地又從石博士的手中，接過那個米高峰，這次他沒有清一清嗓子便發言。

「很多謝各位貴賓的光臨，本人為了隆重其事，特意邀請了年輕美女鋼琴家姚月兒小姐，前來為大家演奏一曲，有請姚月兒小姐。」

他言畢之後，台上就慢慢地升起了一座非常華麗的鋼琴來，然後伴隨著一大片掌聲之後，有一位頗為年輕的少女慢慢地步上台去，她正是今次要演奏的鋼琴家姚月兒。

有傳今次能邀請到，這位正值當紅的鋼琴家前來演奏，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她是首位得到正豐慈善獎學金，而能夠到外國去修讀音樂的人，而且還學有所成地歸來，所以是出於對李正豐的感恩。

而另一個說法，則是傳她和段浩恒之間，有著非一般的關係，就是所謂的男女關係了，他們和另外幾個朋友，自少就在孤兒院認識，甚至一起長大、青梅竹馬，尤其他倆之間的感情十分要好，至於是那

一個原因，局外人自是不得而知。

當她正在演奏期間，台下絶大部份的賓客，都非常尊重地保持寧靜。柔揚的樂聲充滿感情，令人十分陶醉，會場內上千名賓客以及記者羣，都在靜心的細聽。

但是台下最前排的座位中，則有兩個少女在掩著咀細語，期間更不時發出笑聲來，此舉即時惹來李正豐之不滿，他立即向其投以一雙極其嚴厲的眼神。

但是她們仿彿沒有意會到他投來的眼神般，還在繼續細聲說、大聲笑的，惹得連坐於兩旁的石博士和浩恒，也齊齊向她們投以同樣的眼神。

接着連安寅也加入這個行列，而且向她們投射的眼神，比之前任何人更要凌厲，她們開始感受到四人投來的眼神，所產生的無形氣場。

立馬就收起愔笑的表情，還擺出一副正經八百的坐恣出來，雙雙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幸好場內的人正被那動聽的音樂所吸引著，才不致發現她們的醜態。

至於這兩個少女是誰，坐於石博士旁邊的是他的女兒，名叫石若蘭，因為父母於十年前離異，所以自小便學懂獨立自主，甚至還照顧父親的起居生活。

可能由於耳濡目染的關係，近年更開始在考古現場幫他父親，她本人亦非常有天份，除了深明中國歷史文化及地理之外，更學懂某些古代文字。

而唇語則是她的尊長，可以只看人家的咀唇，便能清楚知道對方在說甚麼，此項技能的確非比尋常，每每令她明瞭別人聽不到的說話。

不是她的相貌平凡，但生性粗野的性格，喜作中性打扮的外表，加上經常和女生混在一塊，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她（喜）女色，是女同性戀者，因而令大部份的男子對她卻步。

她旁邊的一位則名叫李芷筠，是李正豐的親孫女，就是自少父母雙亡的那位。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和嬌小玲瓏的身段，勘稱絶色少美人一個，的確是非常有魅力。

拜倒她石榴裙下之臣不下十數人，不是高官子弟，便是富商公子，每個都非富則貴，未知是否她心頭高看不上眼，所以都對他們不為所動，只是把他們當作「觀音兵」來使喚。

因為長久以來的驕蹤成性、加上家底豐厚，正是十指不沾陽春水，自少就已經把自己看作是一國的公主，經常對身邊的人呼來喚去，所以有公主這個稱號。

久而久之就人人都稱呼她公主了，而她卻十分享受別人對她作這樣的稱呼。而她的强項則是過目不忘的本領，任何東西只消看一眼，便能完全描述出來。

單就以一篇文章而言，無論字數多少，她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誦如流，足証她擁有非比尋常的驚人記憶力，絶對稱得上是獨一無二。

她們和另外兩個富家女生，名叫少逸和少悦的，經常走在一塊，慢慢就自自然然的聯羣結黨起來，還自封為（四小美人），到處惹事生非，專欺負一些弱勢人士，但其實人家在背後給她們起了一個綽號，名曰（四小惡人）。

命轉乾坤第八章(大出洋相、萬人迷)

命轉乾坤 第八章(大出洋相、萬人迷)

近年更開始越發瞧不起人，居然和新來的幾個下人少女鬥起來。也不知她們為了甚麼而鬥，但當中居半以上的，都和浩恒脫不了關係，這卻令他樂在其中。

身為男性有這麼多少女為自己爭風呷醋，自是令旁人羨慕不已，安寅便是其中一人。至於公主和若蘭她們兩個，都是自少和浩恒一起長大的一羣，幾個年輕人都跟公主一樣，稱呼李正豐為爺爺。

而旁人比較起來，姚月兒的成功，自是在她倆之上，加上月兒和浩恒的關係比較好，正因如此她們出於嫉妒，才會對月兒心生不滿，經常作弄及以破壞他們之間的感情為樂，兩個名符其實的壞少女是也。

她們的這種行為，只有為數少而又最親近的數個人，才會知道內裡底蘊，但旁人就會覺得十分霸道，但礙於她們的身份，大部份人都敢怒不敢言，生怕會開罪了李正豐，從而令到自己的生意或前途受到影響。

此時台上的演奏已告一段落，台下的賓客又再掌聲雷動，其中安寅和浩恒最為熱烈，沒有拍掌的，相信就只有公主她們了，可見女人真是極之小氣的動物。

月兒在台上謝過賓客的掌聲之後，正想找尋身為司儀的浩恒，而他正手持一大紮紅玫瑰，迅速地上台當眾送給她，惹得她登時兩腴腓紅、喜出望外溢於言表。

台下的賓客亦適時作出反應，齊聲向著這對緋聞男女，歡呼喊着「吻她～吻她。」的不斷叫。
令到這兩位年輕男女手足無措，更令到安寅這頭號情敵心生不滿，浩恒連忙看向爺爺的位置，似是徵詢他的意見般，然後才敢作出回應。

而安寅這個情敵，則將那雙怒目，瞪得比他手腕上的名貴手錶錶面還大。只見李先生亦笑着向他報以一個微微的點頭，似是示意他應該滿足台下貴賓的要求。

月兒亦仿似是等待著他的回覆似的，只是一動不動、默默的凝視著他，而且眼神還真的帶著一點期待，他唯有硬著頭皮，慢慢走向她身邊，飛快地在她的臉腴上偷吻了一記，嚇得她露出極度驚呀的表情，原以為他只是想在她耳邊輕語。

登時不理會場合，就在他臉上還以一記耳光，清脆的聲音可謂遠近皆聞，看來他是會錯意了，落得出現這個下場也是活該，惹得台下的賓客發出哄堂大笑，活像欣賞了一出喜劇似的，其中安寅的笑聲，應該是最為响亮。

但笑聲再怎麼大，也遮蓋不了公主和若蘭那泝近失控的狂笑，因為她們幾乎從坐位上掉下來，爺爺和石博士急忙各自扶穩她們正坐，避免這兩個尚未定性的少女大出洋相。

浩恒的無禮和她們不敬的行為，登時惹來安寅的怒目瞪視。而台上的月兒已羞得跑回後台休息室去，獨剩下姓段的小伙子在台上，面對台下的衆多觀眾。

安寅不假思索，便跟着往後台方向跑去，應該是想趁機安慰月兒，大獻殷勤了。回說台上，浩恒正孤

身面對上千賓客，大家可不要被他高大的外表所朦騙，以為他會不知如何圓場下不了台，這就大錯特錯了。

「很多謝姚月兒小姐，為我們演奏出這麽動聽的音樂，請大家再一次給她熱烈的掌聲，以作鼓勵。」

他自己則厚顏無恥地帶頭鼓起掌來，仿似完全忘記了剛才發生甚麼事般。

台下的賓客，無不非常合作地跟隨其後，此刻鼓起的掌聲最為响亮，不知身處後台的月兒，是否聽得到呢？嘻嘻！

當晚很多賓客都對段浩恒這個小伙子，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說他果然有大將之風、鎮定如桓，難怪爺爺會任命他為大會司儀等等。

有些人還說他，年紀輕輕便當上正豐集團的左副總管，據聞年薪超過百萬，而且賞金和福利、津貼，比任何一間公司都要高，正是前途無可限量。

不小富家千金都視他為理想對象，總愛貼在他的身邊，但他都只是當作普通朋友，保持一定的距離。至於公司裏頭的年輕女同事，更絕大部份的將他當作「男神」般看待。

開公司的都爭先和他拉好關係，希望籍此能得到生意上的好處，簡直可以說是「萬人迷」一個。
正所謂：「曹操都有知心友，關羽亦有對頭人。」萬人迷總有三兩個對手可不是假的。

工作上，石博士就非常不滿，因為浩恒只用了不足三年，便首先晉升左副總管之位，而他自己則在正豐集團，待了超過十五年之久，還在主任的位子上停留不動，實在令他非常氣憤。

除了他之外，就要數到安寅，因為兩人自小便相識，無論甚麼都要鬥上一鬥，但大多是安寅落敗，而且月兒對浩恒的態度甚為親暱，故此心裏頭對他極之不滿，相信除他倆之外，很難再找到一個這麼憎恨他的人了。

是晚的週年晚會，還請來了不少表演嘉賓，包括特技雜耍、神秘魔術、少數民族歌舞和武術表演等，可謂五花百門、應有盡有。餘下的安排，可說是完全掌握在萬人迷的手裏，幾乎所有來賓都盡慶而歸。

當送別賓客之後，爺爺和幾個少輩都累得不成人型，若蘭即時召來新司機智叔，着令他快速地送她們回別墅，一向沉默寡言的智叔也不打話，只是眼尾瞟了她一眼，也不知她和其他人是否看到。

待得所有人安坐車上「大家坐穩了。」話剛說畢，他就以風馳電掣的速度，極速飛回遠在數十公里外的別墅，全程只用了不足十分鐘，可想而知這個智叔的駕駛技術，足可傍美職業賽車手。

除了浩恒和石博士之外，其餘四人下車時，都顯得腳步浮浮、暈頭轉向，若蘭更差點跌坐在地上，幸好有他父親從旁摻扶才不致受傷，眾人都忍不往怒目瞪視著智叔，但他卻擺出一副與己無關的恣態，明顯是刻意為之。

命轉乾坤第九章(玫瑰園內鬥)

命轉乾坤 第九章(玫瑰園內鬥)

未知是否報復若蘭仗着和公主的親密關係，而對他經常頤指氣使，但爺爺卻示意大家不要再追究下去。

「大家還是早早回房休息吧，明天還有很重要的地方去，因為路途搖遠，所以必須早起。」

若蘭和公主無奈只好聽從，但就於內心刻下了一個洛印，兩女都不約而同、很有默契地，心懷怨恨的想着如何報復。至於爺爺為何不對這個，只是當司機的智叔加以追究，所有人都沒有追問。

因為他們根據以往慣例，可以在爺爺身邊做事，而且做錯事又不被他責備的，這個人的背景必定不簡單，所以大家都暫且忍氣否聲，待日後查明他的底細再施以報復，這是她們一向的做法。

當一行十數人，踏進偌大的別墅（玫瑰園）之後，由浩恒負責招待月兒入住客房，這座別墅為何會被稱為玫瑰園？大家何不要瞎猜了，不是這裡有很多玫瑰，現在何是一枝玫瑰也沒有，而是因為爺爺過世的妻子，名字就叫藍玫瑰而已。

玫瑰園就是當初他和夫人，購入這座別墅之時共同起的，他為何一直不願遷離上址，也是因為他心裡頭，仍然十分想念夫人所致，從這點便足証他是非常重情和念舊之人，決非只是唯利是圖之輩。

早幾年便開始有人勸說他，這別墅實在太殘舊了，應該是時候要轉往處，尋找一處比這裡更大、更鄒向自然環境的地方，這樣身心才會更健康，同時亦該是時候，放開他對夫人的無盡思念和執着，這樣才是真正對雙方都好。

回說大廳之內，只有爺爺、安寅和月兒寒宣了幾句，其他人則略顯泠膜地，各自回房休息去，當眾人各自起步之際，公主卻突然回頭喊着。

「你們千萬不要弄到這麼晚啊！段大哥可要小心身體呀！因為女人的須要可是無止景的。」

她的這句話，立即引來所有人注足不前，安寅更將剛踏上梯級的腳，硬生生地抽回來，大家同時看向浩恒兩人，似是靜待着他們的反應。

而且每個人的腦中，更浮現出一幕相當色情的畫面，眼神自是流露出心中所想，此情此景，惹得月兒即時向公主反唇相嘰。

「豈有此理！你這是在說甚麼，我和段大哥可是清清白白的，你可不要抵毀我們。」

當她們的吵罵聲一旦响起就遠近皆聞，連遠在二樓的人也聽得清清楚楚。看來她們的罵戰，並非今時今刻才開始，應是由來已久。

正於此時，二樓梯間响起了急速的脚步聲，一名少女以飛快的速度自梯間跑下來，眾人尚未見到人影，便已經聽到聲音，仿似知道來者是誰。

「若蘭！我們要小心了，她的爪牙來了。」

從梯間跑下來的少女，似乎是聽到了公主的說話。

「哼！你剛才說甚麼？究竟誰才是誰的爪牙了，看來她才是你的爪牙吧！」

該名少女邊說着，邊杏眼圓睜的瞪着若蘭，意在反說若蘭才是公主的爪牙才是真的，此舉即時惹來若蘭的不滿。

「哼！素芯！你這個做下人的，這裏何時輪到你說話了。」

被稱為素芯的少女，全名叫洛素芯，和月兒是髮少關係，兩人的感情特別要好，就像是親姊妹般。

「甚麼？我是下人，你不也是下人麼？」

若蘭一聽，忍不住就撲上前，想給她來個耳光，但卻被她給靈巧地閃開了。

在旁的安寅，深怕她們的爭執會央及月兒，連忙在旁邊守護。

「哎吔！要小心了，她們可是出了名有暴力傾向的，動不動就會出手打人，我們還是避之則吉吧！免得被這些壞傢伙借意發洩了。」

「對呀！不要跟她們一般見識，還是上房去吧，這麼久不見，有很多話要和你說呢！」

素芯說畢，就順勢牽着月兒的手，同時轉身往樓梯上跑，還有說有笑的，徑自帶月兒上客房去，拋下公主兩人置之不理。

氣得她們在原地跺腳，差點沒把地板給跺出個洞來，當然此情此景，也早在月兒兩人意料之中，明擺着是要刺激她們一番，她們被惹生氣的樣子，引來兩個高個子的暗笑。

除了浩恒和安寅之外，其他人則露出一副略為失望的表情，貌似是因為沒有預想中的劇情發生所致，只好各自回房休息去，智叔卻在旁全程掩着咀笑，因為剛巧給他看到了，兩人被奚落的精彩一幕。

月兒被素芯帶上客房之時，安寅還跟在她們後頭，想必是想一起進房去，但被她們一把推開，拒之門外，無奈下，只好失望地自個兒回房休息。

當她們進得房內，月兒就全無顧忌的一頭裁倒在床上，然後還將四肢伸直了一會，慢慢吐出了長長一口氣來，似是將一日的疲勞，全部都釋放出來。

「月兒，今天辛苦了，還是好好休息吧，反正有的是時間，明天我們再促膝長談吧。」

「也好，今晚真的很累，那明天我們再見吧！」

月兒一說畢，素芯隨即便退出客房，不再打擾她休息，盡顯細心之餘，亦顯示出果真如公主所言，她是依附在月兒身旁的一位手下?素芯此刻，卻面泛半絲不滿之色，難道並非如前者所言，她是另有想法？

一宿無話又到天明，各人先後齊聚於餐廳之內，而且還多了二十人之眾，分別有老花王秦氏夫婦、管

家茂叔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小秋，另有四名年輕女佣和四名男工。

接着還有專責醫療的見習醫生阿安，和資深護士阿萍，然後有屠大廚和廚房幫工老陳、秀姐，跟着還有四名保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高大的保鏢，專在爺爺身邊保護他的安全等。

這四名保安說來也真湊巧，他們剛剛是兩對雙胞胎，分別是馮氏兄弟和陸氏兄弟，由於兩對兄弟的樣子，實在各自長得太相像了，大家經常會把他們給弄錯，惹得他們很不滿意。

後來給浩恒想出一個法子，就是要他們戴上一個寫上自己名字的臂章，之後就再沒有人叫錯他們的名字了，但不知情的，或許會錯認他們不太正常。

命轉乾坤第十章(坊間謠傳、勇闖少林)

命轉乾坤 第十章(坊間謠傳、勇闖少林)

說實在的，這個別墅雖然不算大，但連同周邊設施，加上隣近的後山位置，也佔地有兩個足球場之大，加上地處半山，沒有車代步可是非常不便的。

爺爺為免大家遲到，便在後山之處，特別興建了一座樓高三層的宿舍，當然房間是絕對稱不上大的，而且樓齡還很長。

每逢天氣惡劣，就會出現天台滲水的情況，天氣冷的時候，還會出現牆身透風的恐佈現像，呼呼的風聲在晚上有如厲鬼在叫般，經常嚇得人不敢單獨睡覺。

有傳爺爺早已打算在別處，重新興建一座更大的別墅，規模可要比現在的大上百倍，不單將現在的人移送過去，而且還將其他地方的工人，也轉移到一塊去，傳聞有上千人之多呢，其目的以便於管理，不過這些都只是坊間謠傳而已。

曾有下人問過浩恒，他聲稱並不知情，亦有人問過石博士，他都表示沒有聽過，更有人直接問過公主和若蘭，但都得不到答案。

就是沒有人敢真的問爺爺，因為這座別墅，有着他和夫人幾十年的感情，亦是他第一座買下的別墅，象徵着他踏上中國首富的第一步，當中更包含着他人生的辛酸。

當衆人相繼就坐，開始早點之際「浩恒！那個計劃進行成怎麼樣？」

這句說話即時引起眾人的注意，他略為思考了一會後才回答。

「爺爺放心吧！一切按照原定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塗。」

當他拋下這段說話之後，所有人都禁不住瞪着他看，似是已知道他和爺爺之間，有着不尋常的秘密般，因為大家從以往的經驗中得知，當他們說起甚麼計劃呀、行動呀、如火如塗、順順利利這般字眼的時候。

隔一段時間之後，便會出現一些極其偉大的建設，或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來，所以大家都對這一類的字眼特別敏感。

跟着隔了不足半响後「石博士！那個行動進行成怎麼樣？」

此語一出，隨即又引起了衆人的注意。他又像浩恒般，略為思考了一會後才發言。

「老爺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正進行得順順利利。」

這次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轉移到他的身上，但大家都同時在腦際發出了一個問號。

「嘖！這胖子那會有甚麼秘密可言，極其量還不是關於考古的事情。」

「這傢伙不就是只知道吃嗎？根本就是個吃貨而已，絕對不會有甚麼大事，發生在他身上的。」

「唔！瞧他那副模樣，不就只是一個中年色鬼嗎？永遠不會有出頭的。」

各人心裏頭全都是些負面感想，可想而知他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是何其的婢微呢！

然後又隔了半响，這次輪到素芯了「素芯！那個行程安排成怎麼樣？」

衆人又將焦點集中在她的身上，她又像之前兩人一樣，略為思考了一會才回應。

「放心吧！一切已經安排妥當，吃過早點後便可以起行。」

公主聞言，隨即引發出她的好奇心「哦！爺爺！一會是要去甚麼地方嗎？」

他隨即面露認真的表情「是的，要去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假如你們有興趣，可以跟着一塊兒去。」

「那到底是要去甚麼地方，那麼重要呢？」若蘭亦難忍好奇心而追問。

「現在不方便說，總之那裏管吃管往、一應俱備，幾乎是人間樂土，去不去由你。」爺爺似乎是刻意賣起關子。

他才剛把話說完，浩恒和月兒不約而同的舉手「我要去。」之後還相視而笑。

惹得公主和若蘭互相打了個眼色，連忙亦舉手「我們也要去。」一副像是不想他倆雙雙前往的態度。

石博士見狀，露出一副像是唯恐會錯過甚麼似的表情，急忙舉手「我也要去。」

然後還有十多人相繼舉手「我們也想去。」整體立刻就像變了一羣小孩子般。

「哦！原來這麼多人有興趣，那就一塊兒去當是旅行，我們就在那邊嚐嚐當地的美食吧！」

眾人立即歡呼雀躍起來，因為每當爺爺金口一開，如是者便變成了假期，這何是極為罕有的。

衆人急忘把早點快速地送進口中，然後忽忙上房換過運動服，準備旅行去也。除了花王秦氏夫婦和管家茂叔夫婦，以及負責保安的夏氏、馮氏兄弟和四名男工，因有工作在身而沒法同行。

其餘人等皆全數參與，因為人數眾多的原故，連浩恒和屠主廚也要充當司機，經過昨晚的飛車驚險情況後，公主等五人加上月兒、素芯，爭先恐後的擠進浩恒的車內。

其餘不知情的，只好坐進智叔和屠主廚的車上，三部七人房車剛好全部滿座，齊齊向爺爺口中的樂土出發。由於路途摇遠，他們才剛上車，負責領頭的智叔便即時發動車子，浩恒和屠主廚隨即緊隨其後。

雖然他們是以高速駕駛，但今次沒有驚險飛車，中途更沒有發生意外。而且沿途景色優美、梯田處處，更有不少動植物穿插出現，天空的雀鳥正自由自在的飛翔，令人心頭無拘無束、心曠神怡，大家的心情正無比的暢快。

行車至途中，石博士似是發現了甚麼有感而發「咦？這裏不就是去、、」

他尚未把話說完，便已被爺爺一記强烈的咳聲打斷，而且還感受到一雙厲目，正緊緊地逼視着他，登時感受到一股無形壓力，之後他便不敢再發言了。

直至約差不多三個小時已接近中午，三部七人車才於一座碩大無比的寺廟前面停下來。

大家抬頭一看，高大的寺廟石牌偏上刻有（少林寺）三個大字，這才知道爺爺所說重要的地方，原來正正就是嵩山少林寺，真是令眾人意想不到。

但見這超過千年的宝剎，雖然經歷了多個朝代的轉變，以及戰火不斷的無情洗禮，但仍然屹立不倒，依舊莊嚴肅目，但兩旁有些樹木，卻有些破爛，令衆人有些在意。

屠主廚和浩恒卻不約而同的暗想着「想不到少林寺真的高手如雲，竟能將樹木打成這個樣子，一會定要趁機好好領教。」

命轉乾坤第十一章(慘被戲弄、接受挑戰)

命轉乾坤 第十一章(慘被戲弄、接受挑戰)

智叔見着那些破爛樹木之時「想不到距上次回來還不足百天，這裏的樹木已被破壞成這副模樣，看來師叔祖和師父之間的鬥爭，層次又升華了，不知今次師叔祖又在不在呢？

乞嗤！怎麼大熱天的，突然覺得陰風陣陣？難道是那老妖怪、、唏！他娘的，大吉利是、百無禁忌，不要想，不要想，不可能是真的，喃嘸阿彌陀佛，請佛祖保佑，弟子願意、、今天少吃一隻雞，少喝一杯酒，拜托。」

當眾人還為了那些破爛樹木感嘆之時，不覺正有一黑影在遠處窺視着他們。

「好呀！這麼多人來，肯定很熱鬧，不愁寂寞了，嘻嘻！」而眾人卻毫不察覺。

他們才剛把車子泊到古剎旁邊不久，就已經有幾個僧侶出來迎接他們，他們不由分說就張開雙手，想上前跟眾人擁抱，首當其衝的便是智叔。

衆人見他豪不猷疑便主動迎上，而且還面露笑容的向着那些僧侶「師兄！很久不見啊！」

跟着爺爺也跟其他僧侶，同樣的來個熱烈擁抱。到了這一刻，大家以為是當地一貫的歡迎儀式。

除了浩恒、石博士和素芯之外，其他人也就入鄉隨俗，和僧侶們互相擁抱起來。沒多久，又有一羣穿着僧侶服的人快步走來，但是全部都有頭髮的，衆人都認為他們是俗家弟子。

當中有兩個更施展輕功，只兩三個跳躍，便來到智叔的跟前，而且還三個人相擁在一塊，衆人以為因為他也是禿頭，所以特別受歡迎，不會有其他因素存在。

跟着其他俗家弟子也趕到來了，正當衆人張開雙手，想上前和他們擁抱之際，他們卻停下來看了眾人一眼，然後採取不予理會的態度，卻獨獨只和智叔相擁在一塊，剎時之間令到眾人不知所措，以為有甚麼地方出錯了。

他們開始聽到不論是僧侶，還是俗家弟子都稱呼智叔為師兄，所有人都帶着充滿疑惑的眼神看着爺爺。

「不要這樣子看我，因為他們真的是師兄弟。」眾人一聽均露出咤異的表情來。

只有浩恒等人沒多大反應，看來他們三個是知情的，難怪不加入這個擁抱的行列了，而其他人於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卻幹了這等像是傻子般的行為，純然令到他們有種被欺騙了的感覺。

紛紛對三人怒目而視，而且眼神還持續了長達數分鐘之久，直瞧得三人趕緊走向智叔的方向，勸他們不要再作此等久別重逢的行為了。

智叔他們正直高興之際，忽然被人打斷，雖然是出家人，亦難免有點氣上心頭，他們紛紛回頭向這些不速之客，投來了不甚友善的目光。

連身材特別高大，超過六尺開外的浩恒，也被唬得連退數步，至於素芯和石博士，早早就躲於他的身後左右，並緊隨着他的步跩連退數步。

正於此時，有三人非常勇敢地排眾而出，站於三人的前面，而且還雙手抱胸，擺出一副並不畏懼的姿態來，他們正是屠主廚和卞氏兄弟。

除了爺爺和少數人之外，安寅和公主等人亦信步上前，與他們並排而立，同樣雙手抱胸，明顯是要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嚴然一副要幹架的樣子。

爺爺見狀急忙上前分隔兩伙人「且慢動手！有話好說！」

話聲剛落，只聞幾聲（呼呼）之聲，跟着就有一位穿着袈裟的高僧，突然橫空出現他的身旁。

智叔和眾僧侶一見來者，盡皆表現出畢恭畢敬的樣子來，還雙掌合什的向其行禮，稱呼他為主持，原來他就是少林寺的主持（方圓大師）。

而智叔則迅速地往主持身邊一靠，還耳語了幾句，不知說了甚麼，竟惹得方圓大師露出些微錯愕的表情，但很快便自行平復下來，還揚手示意，作出不必担心的手勢，盡顯一派掌門之風範，智叔見狀便退過一旁靜候。

不過方圓的突然出現，還真的嚇了爺爺一跳「你這老和尚真豈有此理！每次都神出鬼沒的，要不是我與你相識多年，真想出兵、、」

說到這裡，浩恒和公主等人齊齊看着他，他方知道幾乎說了不該說的話，急忙扯開話題、援和氣氛「老和尚！別來無恙嗎？聽聞你們的齋菜比之前的更多款式啊，我特意帶些後輩前來品嘗的。」

「當然！不是我自誇，我敢保証，只要你們吃過少林寺的（絶頂齋菜），便不會再想吃其他地方的手藝。」

「嘿嘿！但不知他們有沒有這個本領呢？」

智叔此話一出，立時惹來公主等人的不滿，紛紛向他投以敵視的眼神。

「哼！好大的口氣，我們就偏要嘗嘗少林寺的絶頂齋菜，看它如何個特別法，大家說對不對？」

屠主廚說得理直氣壯，登時換來衆人很合拍的附和。

「這就要先問過我的弟子了，為表公平，我們絕不會以衆凌寡，忠於比武精神以一對一。

只要你們派出代表，若能勝得了我的弟子，便得絶頂齋菜一盤，但如若輸啦，何就要吃西北風了，也好讓大家切搓切搓，如何，敢挑戰嗎？」

由於方圓說話的態度極其輕挑，連浩恒也被惹得有點不忿。

「好呀！即管放馬過來吧！就讓我先打頭陣！」

剛才在寺門外窺視眾人的黑影，此刻卻露出笑容「好了！這會兒有好戲看了。」

屠主廚等人當下不約而同的高呼「好！姓段的有種！」

爺爺和方圓則對他有點在意起來，兩人不經意間向智叔打了一個眼色，他亦還以微微點頭，大家似是早有默契般「好！事不宜遲，十八金人，誰敢出戰？」

一個身材十分高大的僧侶排眾而出「就讓老子金臂來會一會你。」

衆人都想着為甚麼是十八金人，而並非十八銅人，是不是智叔讀錯了，他見各人一臉狐疑的表情，連隨便解說一番。

「你們不用傷腦筋了，我的而且確沒有說錯，因為他們全部剛好俗姓都是金，所以索性就叫十八金人了，嘻嘻！」眾人這才恍然大悟。

回說比武場上，其實只是一大塊草地而已，没有擂臺、更没有圍欄，但非常廣闊，足有一個籃球場之大。

浩恒和金臂站在相隔不足十尺之遙，面對面的互相打量着對方的份量，浩恒的身材冠絶衆人已是衆所周知，但再看看金臂的身型，一點也並不輸給他，嚴然兩個巨人在對峙着。

命轉乾坤第十二章(暗藏賭局、關係複習)

命轉乾坤 第十二章(暗藏賭局、關係複習)

公主等人見狀，為免殃及池魚，立即退開十多尺以外。完全不懂武功的安寅，深怕自己和月兒會被波及，立馬就硬拉着她躲得遠遠的。

但月兒到底還是緊張浩恒的安危，雖然內心有點害怕，卻慢慢又往他的位置附近走近。素芯則從未離開過她所站的地方，因為壓根兒在她的心裡頭，對他何是充滿信心的。

未幾，她們發現不見了爺爺和方圓的蹤影，再看向不遠處的大樹底下，始見到他們不知何時，已安坐於樹梢之下，定然因為正值炎炎夏日，適逢中午之際。

兩位老江湖當然不會冒着中暑的危機，置自己的老命於烈日下而不顧了，故此安排比武這個重任，就順理成章的落到智叔的身上了。

「方圓！今次你那妖怪師叔，該不會又躲在某處窺視吧！」爺爺用略微懷疑的口吻說着。

「老朋友！放心吧！直覺告訴我，今次那傢伙是不會出現的，我們只管欣賞好戲吧！」

「甚麼？又提你那甚麼鬼直覺？每次都是這樣說的，但以我記憶所及，你的直覺從來没有準確過，每次你這樣說的時候，都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

難道你這麼快便忘記了前幾次了嗎？那妖怪不是沿路監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嗎？到緊要關頭，便突然出現參一腿，你身為現任主持，經常將「高手」兩字掛在咀邊。

對那妖怪的存在，居然渾然不覺，真是枉我每年每月，給你們添這麼多香油，結果你倆又、、唉！拜托，今次可否正常點，讓老子欣賞一齣好戲呢？」

「老朋友！放心吧！老納保証不會發生同類情況，反倒是你帶來的人，份量是否足夠挑戰我的弟子呀，何不要像上次帶來的四個臭小子般，竟然不消句鐘便全軍覆沒，根本就與高手相距甚遠。」

「哼！上次是老子一時看走了眼，所托非「人」，才會招致如此慘敗，今次帶來的四個絶非等閒之輩，每個都份量十足，而且還獨當一面。

尤其是最高大姓段的小伙子，和留長頭髮往後梳成髮髻姓屠的男子。尤其是前者，他是於十多年前，曾打遍江南無敵手（雲南 - 段氏）之後人。

而後者，據報則是於（大清）立國之初，曾任職（刑部）首席劊子手的，（屠萬刀 - 屠家）之後人。

至於另外兩人，則是一對孿生兄弟，但來歷不明，只知道是孤兒罷了，前兩人應該是最厲害的了，保証不會讓你失望，我們就細心欣賞吧。」

「哦！這就好了，看來今次的戲碼相當不錯，希望你能扳回上次輸掉的一局吧！嘻嘻！」

看來這兩個老傢伙，是長久以來都利用某些人，在進行着一些類似（挑戰）或（比武）的賽事。未知

被利用的眾多當事人，和少林弟子們是否知道呢！

說回比武場上，公主一行人當然也非常精明，隨即就使喚同行的下人，到入口處取來兩把大型太陽傘，以及兩三張長木椅和長枱，即席就在觀戰。

回說浩恒方面，雖說是正豐集團的左副總管，但究其實他目前還是大學三年級生，在校內主修建築系，課餘則練習箭術及相撲，真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在大學裡可是出了名的校草，經常受到女同學們的包圍。

但之前大家都在同一所中學的時候，那些對他仰慕的女同學，幾乎每次都被公主和若蘭鬧跑了，幸好他比公主等人年長了三、四歲，所以近三年間，才得以脫離了她們的魔掌。

在中學時，只有月兒、素芯和他的年紀比較接近，加上大家都是同一所孤兒院長大的，故此就慢慢地站於同一陣線上。

因為她們幾個都在同一所中學，所以每天都圍着他轉，鬧出不少的事情來，而且久而久之的，他和月兒、素芯等就成為了被公主欺凌的對象。

長久以來他們都忍氣吞聲的，旨在自從十二年前的一場車禍，不幸地父母成為車禍的亡魂，令到他們盡皆成了孤兒，全然改變了往後的人生。

恰巧當時他和月兒、素芯等，被另一位車禍的受害者遺屬，安排到了一間名為（慈善之家）的孤兒院，而那個遺屬正正就是爺爺，慈善之家亦是他全資創建的。

但其實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至今仍無法接受當年那一場嚴重車禍，只是全屬意外這一說法，只因當年他們都只是幾歲的小孩子，對於意外發生時並無多大印象。

自開始上中學起，便不斷找尋有關當年車禍的資料，企圖找出真相，但只知道車禍發生當晚，正下着綿密細雨。帶頭的兩部房車突然失控，車頭互相碰撞在一塊，而且還阻塞着整個車道。

隨行的六部房車因收制不及，引發起連鎖效應，幾部車像串燒般撞在一塊，而且衝擊力更越發猛烈。事故之後，有關部門於現場多處地方發現大灘油漬，他們相信便是引發意外的原凶。

浩恒三人卻並非這麼想，因為他們當時就在現場，親身感受到整場意外的發生，雖然年紀還很小，直覺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這些新聞報導，完全是鬼話連篇而已。

但當他們不斷追問，爺爺等人都只是將新聞報導上的字句，重複又重複的述說着，不厭其煩的像錄音機般，替他們洗起腦來，久而久之大家都開始耳熟能詳。

在他們的面前，表現得像真的相信這就是真相，但浩恒三人卻在暗地裏不斷探查。

回說比武場上，浩恒畢竟血氣方剛，而且他還對自己滿有信心的，雙方只對視了不足一分鐘，他便首先發動攻勢。

只見他扭了扭身體上的關節，登時發出（劈～啪）幾聲來，然後便提氣運勁跑向金臂之處，金臂亦不慌下忙的揮動着雙臂迎上去，不足三秒兩個巨人終於碰上了。

四條手臂正互相搭着對方的肩頭，浩恒發力企圖拉扯動金臂的身體，但並不成功，只見他依舊紋風不動的，下盤就像緊緊釘在地面上一樣，再看看他的咀角，正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來。

命轉乾坤第十三章(雲南段氏、初戰得利)

命轉乾坤 第十三章(雲南段氏、初戰得利)

浩恒心知對方絶不簡單，立刻再發力托開他的一雙粗臂，然後雙掌左右開弓，不斷向對方胸前猛推數掌，不知是否金臂輕敵大意，只聞浩恒正不斷大喝着吐勁，將他推得雙腿慢慢離地。

浩恒把握這絶佳良機，暴喝一聲之後用半邊身體全力一撞，發出（碰～）的一聲，金臂立即應聲被撞得跌倒於數尺地上。

月兒和素芯等人見浩恒把對方擊倒在地，紛紛鼓掌高叫「好！打得好！」

而跌於地上的金臂，則不服氣的爬起身來「哼！我還未敗，再來。」

「敗就是敗，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輕敵大意，明白嗎？」

金臂雖然還想再戰，但仍聽從智叔的吩咐「謹遵師兄教訓。」

智叔點點頭後，向浩恒瞟了一眼「唔！來人呀，上菜～一盤。」

少女們聽到上菜兩字，無不歡呼雀躍地呼喊「段大哥萬歲！萬歲！」

而其餘人等則「段大俠！段大俠！」這樣子地叫着，一時之間，全因浩恒這個萬人迷的首戰勝出，令到全場氣氛比天氣更熱爆。

相信只有安寅和石博士兩人高興不出來，當然浩恒的勝利也令到爺爺、主持和智叔等三人更加關注。

而一直在遠處觀戰的黑影則狀甚欣賞，不斷地點頭。

「好小子！年紀輕輕便有此等力量，只是不甚懂得如何運勁，如若有名師指點，他日武藝必定能增長百倍。」

「看來這個姓段的小伙子，力量也不怎麼樣，他只是剛巧把握着金臂的一時大意，才會輕易取勝。

除非有高人相助，否則進境將會極之援慢，雖然是武林名宿（雲南 - 段氏）之後人，應是一塊練武的上好材料，可惜啊！可惜！」

爺爺聞言，連隨便搖頭嘆息起來，未知是否認同方圓的戰後分析。

那邊廂，未待齋菜的到來，智叔已急不及待的大叫「好！十八羅漢！誰敢出戰！」

此時於俗家弟子當中，又走出一個頗為修長的漢子出來「在下羅山，請問誰個與我一戰？」

這個僧侶感覺完全與金臂不同，謙恭有禮得出奇，可能是先禮後兵，令人感覺是一個冷静的人。

若蘭突然靈光一閃，臉上推砌出滿滿的信心「這些甚麼十八羅漢，必定是全部都剛好姓羅了，對嗎？

」

「哦！你錯了！他們都是（羅）字輩的弟子而已，全然和他們的俗姓無關，嘻嘻！」

當智叔這樣回話之時，純然讓她像是感到有種被愚弄了的感覺，還惹來下人少女們的嘲笑。

而站於公主左方，有一名下人少女信步出來「大宝！這次由你出戰有否信心？」

跟着走出一名身材高大的漢子「小昭！我有、、信心、、可以、、勝出、、」他還未把話說完，便已引得眾僧侶哄堂大笑。

連剛才那個躲在遠處的黑影，和被衆人認為謙恭有禮的俗家弟子，也情不自禁的各自笑出來。

但最可惡是笑聲最大的，居然是公主和若蘭兩人，此舉登時惹來被稱作小昭，和其他同行下人少女的怒目瞪視，被小昭稱作大宝的壯漢，則露出一臉無奈的表情，看來他不是第一次，被人家取笑他口吃了。

恰巧此時傳來陣陣香味，但見不遠處正有三名僧侶，捧着不少東西向公主等人走來。

他們迅速放下東西後「各位施主！請慢用。」原來是絶頂齋菜和香茶送來了。

公主見狀，全不理會小昭等人的不滿，徑自打開盤子察看，原來盤子極大且深，內裡的份量當真不少，絶對足夠五、六個人食用有餘。

只聞一股清香迎面撲來，百步之內可聞，惹得眾人食指大動，下人少女們急忙分發碗筷，正準備大快朵頤。

當分發好碗筷之後，公主卻不由分說的，將整盤齋菜拉到自己的面前，而且還率先開吃起來。

「哦！絶頂齋菜果非浪得虛名，若蘭！你們快嘗嘗。」

若蘭和兩名叫小逸、小悅的少女，立即夾起面前最大的一塊送進咀裏，還同時邊咀嚼邊點頭。

「哦！果然美味！我們快吃，免得齋菜涼掉就不好了，嘻嘻！」

跟着便旁若無人地繼續品嘗那道絶頂齋菜，全然不再理會小昭等人，這四個上流小惡霸你一言、我一語的，居然在耍壞，看來明擺着是要獨霸整盤齋菜了。

瞧得其餘少女兩腴鼓起，連浩恒和屠主廚等男士們也看得側目，至於石博士這個吃貨，當然就只能睜眼看着她們吃而已。

連那個黑影都為月兒和小昭等人不值「哼！這四個臭丫頭，竟然如此耍壞？待會他們比武完結後，本座便找個借口，狠狠地教訓她們一番。嘻嘻！」

那邊當月兒和素芯，還在惡狠狠的瞪視着公主等人，小昭卻突然收起不滿，還信步走向比武場邊。

「大宝！我們的午膳就要靠你了。」大宝這次學乖了，只見他用拇指向上的手勢，來表達他明白小昭

的用意。

然後回身就撲向羅山所站之處，羅山則採取不與之硬拼的戰術，不斷在他身邊遊走及尋找空隙，似是想先浪費他的氣力，然後才施以突襲。

那個黑影卻在暗想着「這個壯漢的力量，肯定比羅山那臭小子强上十倍，但如若繼續這樣子下去，他是必敗無疑的，除非另有他人提場，則另當別論。」

十數招之後，小昭大感不妙，似是察覺到羅山的意圖。

「大宝！小心，這傢伙想浪費你的氣力，然後就施以突襲，你要逼他和你角力、甚至硬拼，這樣才有勝機。」

大宝聞言，隨即轉身向她點點頭以示明白，正於此時，羅山等待的時機終於到了，只見他一聲不响的施展輕功，從大宝背後躍向上半空，想起脚踢向他的頭部。

但萬料不到大宝已迅速回身，並已勁貫雙拳，和他的飛踢來個結結實實的硬拼。

只聞（碰～）的一聲响，大宝微退五步，羅山則倒飛向俗家弟子羣中，幸好被他的師兄弟接着，否則就要撻在地上出醜人前了，很明顯大宝是以點數取勝了。

「要不是這個丫頭出言提場，羅山也不會輸的這麼難看啊，算了吧，大早也沒有言明不許提場，這點也是他們的實力。」

命轉乾坤第十四章(大清屠家、金刀大俠)

命轉乾坤 第十四章(大清屠家、金刀大俠)

智叔這個裁判亦算深明道理「來人呀！上菜。」以小昭為首的少女立即高叫起來「大宝萬歲，萬歲！」

屠主廚和浩恒等男士，無不給他一個拇指向上的手勢來表示贊揚，隨即令到這個六尺男兒，摸摸早巳羞得滿臉通紅的臉。安寅和石博士兩人立即鼓掌以示贊揚，因為這次應該有的吃了。

而那個黑影則略顯錯愕表情「啊！想不到這個壯漢雖然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但經這小娃子一提場，便能於瞬間完全發揮出他的實力，看來這小娃子的觀察力非比尋常，如能好好栽培，要比親身上陣的高手厲害得多了。」

「這個叫大宝的，本身便要比羅山强得多，臨場經那小娃子一提場，就更如虎添翼了，但若然於無人協助的情況下，以羅山的臨敵經驗非淺，戰果將可能要改寫了。」

爺爺聞言，連隨便點點頭，表示認同方圓的戰後分析。

未待巳經磨拳擦掌多時的二宝出來，屠主廚巳經忍不住排眾而出，爭着出戰了。

「好！老子手癢多時了，拳腳、兵器任你們挑，誰敢出戰？」

眾僧侶見他態度囂張，紛紛自告奮勇，爭先表示願意出戰。正於此時，又有一羣為數不小的僧侶經過，他們見到智叔到來，紛紛面露喜顏的走上前與他聚舊。

「啊！連忘我那廝也來了，這下子可精彩了，嘻嘻！」那黑影顯得越發興奮起來。

但見智叔和他們寒宣了一小會，側身對着屠主廚在指手劃腳，不知說了甚麼，惹得他們同時轉身指着他罵。

當中一名比較年長，而且衣着有點不同的僧侶，忽地向他怒目而視。

「哼！閣下好大的膽子！居然敢上來少林寺踢山，在此撒野？就讓本座來領教閣下高招。」

他話聲剛落，便有另一名年輕的弟子走出來「師父且慢動手！此等狂徒何須師父親身上陣？就讓少徒把他給打發掉吧！」

剛才動怒的高僧見他一臉誠懇，連隨便點點頭「唔！好吧！無塵！但點到即止好了，切勿傷及人命啊！」

「弟子明白！」

無塵得到師父的肯首，面上登時充滿信心「在下乃三十六房的棍房弟子無塵，敢問閣下尊姓大名、師屬何門何派呢？」

「只要你能接得了我十招，就有資格知道。」屠主廚此話一出，立即惹來一眾僧侶的哇然。

「哼！真狂妄，無塵，為師命你無須留手，全力出擊吧。」

「是！師父！」無塵應過其師後，隨即轉身面向他的對手「閣下用何種兵器，儘管道來吧！」

當他們談話的同時，第二道齋菜適時來了，小昭和素芯等人急忙分着吃，以免公主再次耍壞，安寅和石博士兩人，更像餓鬼般急急圍過去，活像已經三天沒有東西下肚般。

回說屠主廚聽無塵自稱是棍房弟子「既然你是使棍的，那麼我也用棍來和你過招吧！」他剛把話說完之後，即時就有僧侶將棍拋給他。

他接過來棍之後，立馬就於半空中揮舞起來，而且靈活自如，登時响起（霍～霍）之聲好不威風。

那黑影見狀大喜「好！非常好！到目前為止，看來這傢伙是最强的，等一下必須把握這個小有的機會，和他拼上幾十個回合才成，未知這傢伙達到（那個境界）未呢？

當他試棍完畢之時，下人中的一名少女忽地大聲高叫「屠大哥！努力呀！齋菜不夠吃呀！」

「放心吧！少秋！很快就能把他打敗，然後就有齋莱來了。」

當然不夠吃了，十多人圍着一盤齋菜，人家不知道，以為在玩着甚麼遊戲呢！他把話拋低之後，暴喝一聲猛地凌空拔起，其跳躍的高度竟然高可及人。

跟着使出一招名為（獨劈屠山）的猛招來，只見他雙手緊握棍尾，然後棍身就往無塵身上劈將下去，無塵雖然被嚇着了，但仍下意識的橫舉着棍試圖擋格，完全沒有半點要逃走的意思。

當屠主廚的棍即將劈到之際，他猛地收招落地，順勢用棍尖挑起了無塵的棍，然後給他來了一腳，這一腳只把他踹出丈外，剛巧回到僧侶羣面前，跟着還把他被挑到半空的棍接收了，才不過一招便完勝了。

無塵的師兄們見狀，立馬上前察看他的傷勢，一輪審視之後，竟然發現並無受傷，好明顯是屠主廚刻意留力了。

智叔只消一看他的起手式，便已料定無塵絕非其敵手，所以才一招之後，不由分說的便高喊「來人呀！又上菜啦！」

少秋等人聞言，立馬就在邊上大聲歡呼喝彩「屠大哥萬歲！屠大俠萬歲！」

一時之間，真是風頭無兩，完全蓋過了之前浩恒和大宝的勝利時刻，智叔和浩恒更對屠主廚份外留神，各自都認為他是自己的勁敵。

至此眾僧侶見狀，方始知道遇着了一等一的高手，連無塵的師父亦對他刮目相看。

那黑影更露出笑逐顏開的表情「好傢伙！果然没有讓本座失望。」

「好！不過這傢伙實在太强了，就算十個無塵加起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而且對比較早前那個姓段

和叫大宝的，兩人相加還要强得多，果然不槐是（大清屠家）之後人。」

而爺爺則邊聽邊不斷點頭，一雙眼睛正盯着屠一刀看，似乎是非常認同方圓的戰後分析了。

「多謝施主手下留情！請恕貧僧剛才失禮，閣下能達到收放自如、點到即止的境界，的確殊不簡單，但依貧僧剛才所見，閣下的招數應該並非棍法，而是刀法對嗎？」

這位高僧似是對他的武藝有所了解，就像琴師遇着了知音人般興奮。

「哦！晚輩屠一刀，請問大師法號，你又從何得知我使的是刀法呢？請不吝賜教。」

「貧僧法號忘我！乃戒律院首座，從前我曾與一高手切搓，他的第一招就和你的如出一徹，而且我還聽到剛才的姑娘喚你作屠大哥，敢問令尊是否名曰（屠百口）屠大俠，擅使一把大金刀呢?」

「請問大師為何知道家父之姓名，及所使用之金刀呢?」屠一刀從他的口中聽到父親的名字，甚感興奮。

「當年與貧僧切搓的高手，正正就是令尊(金刀大俠)。」

命轉乾坤第十五章(武林隱事、奇兵突出)

命轉乾坤 第十五章(武林隱事、奇兵突出)

「啊！看來忘我那廝，又想說他的陳年往事了，他這一開始，少說也要句鐘以上，本座還是先祭飽（五臟廟）再來未遲，嘻嘻！」

黑影隨即施展輕功離開，才一眨眼，便已失去踪影，足証其輕功快如疾風。

「啊！又來了，看來忘我這次又找到不少的聽眾了，他這一說，快則半句鐘，慢則非一句鐘不可，我們還是先進去內堂，茗口香茶吧，剛巧有善信於較早前，送來整箱上等（雨前龍井）呢！」

爺爺聞言大喜「啊！那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去吧！」

「敢問大師當年之戰，究竟誰勝誰負呢？」屠一刀忍不住追問。

「這已經是約三十年前的事了，當年我還未出家為僧，和令尊都是二十多歲的少年高手，那一戰並没有分出高下，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甚為可惜。

但我們卻完在沒有後悔，因為中途巧遇幾個被山賊搶劫的村民，令到貧僧和令尊即時擺戰，我們還帶同雙方的伙伴，一行十數人，問明村民山賊的所在，想趕往現場營救村民。

原來山賊就在離比武之地不遠的（牛頭山），當下我們便不假思索的立即飛奔前往，不消一刻便已在不遠處，見到山賊羣正在為非作歹，人數是我們的兩倍之多。

而且有人質在賊匪手中，其中一名更是弱質女子，令我們不敢輕舉妄動，正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令尊卻非常冷靜的示意我們兵分兩路。

一路由他帶領正面和賊匪對峙，以吸引對方的注意力，而另一路則由貧僧帶領，從左面山蹺過對方後面，形成一個包圍網。

對方初見令尊之時，見他只帶了數人，便胆敢想前來救人，加之有人質在手，完全無視令尊等人，而且還在哈哈大笑，態度極之囂張、、」

當他正想繼續說下去之際，忽地發覺有種壓迫感平白地出現，抬頭一看再掃視四周，方發現全部人都在靜心聽着他的陳年故事。

他見大家都聽得非常入神，於是便假咳兩聲後將故事說下去「令尊等人為了替貧僧這邊争取時間，故意用言語拖延時間。

只聞令尊大聲的道:「你們若然只是求財，現在我便可以將錢給你們，但必須把村民們釋放。」

對方賊首狂笑一輪後，還手持一雙大鐵勾在把玩着，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來。

「本大爺(肖剛)落草為寇已超過二十年，從來都沒有人敢與老子對着幹的。

之前曾有個短命種想像你一樣英雄救美，可惜被我給活生生的宰了，現在我是錢又要、人也要，你能奈得我何嗎？嘿！嘿！」

其餘山賊見首領意氣風發的模樣，也紛紛作勢陪着大笑起來。

他才剛把話說完，貧僧這一路人馬便已蹺到了他們身後，等待着令尊的指示。

當令尊見到我這一路人馬出現的時侯，便突然心生一計。

「好！如何才能讓你放了他們，你儘管道來。」

「唔！除非你們願意放下兵器，我就會放了他們。」肖剛說話的語氣，明顯並非真的想放人。

令尊等人禁不住一凜，在他旁邊卻有三人同時向他微微點頭，令尊如像收到甚麼暗號似的。

「好吧！只要你肯放了他們，萬大事都有商量。」跟着令尊幾個人便慢慢把兵器放下。

正於此時，令尊突然向着肖剛的右邊，大聲高叫起來「你們快快出來！」登時惹得賊匪們跟着向右邊看。

然後之前向令尊微微點頭的三個人，立即從腰間之處各自拔出飛鏢，同時以極為純熟的手勢，電射向三名挾持着人質的賊匪，說時遲、那時快，三名賊匪應聲中鏢鬆手。

令尊和其他人已相繼拾起地上的兵器，乘着這千載難逢之機，立即撲上營救村民，貧僧這一路人馬當然不會坐失良機，一見他們動手，便連隨從後方殺出。

賊匪們不料還有伏兵，加上已失先機、人質隨即已被瞬間救走，正在各自驚恐，分別被令尊和貧僧前後夾攻，殺個落花流水，最終只剩不足半數人大敗退走，期間肖剛更被令尊一刀分屍，正是惡人自有惡報、、」

所有人聽到這裡，無不大力鼓掌，為屠一刀的爹歡呼喝彩起來，純時令他一陣自豪感油然而生，他更即時向眾人舉手作揖，以示回禮。

「可恨的是我們一伙人之中，卻有一個於交戰之時，為救同伴而被賊匪所殺，他更是堂堂一派之掌門，如此無私的犧牲，堪稱一代英雄，只可惜自古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獨留下妻子和一個只有十多歲的兒子，真是讓人倍覺悽凉。

之後那被救的少女，亦為令尊的英雄氣慨所着迷，經村民作媒之下，最終撮合成為夫婦，她亦即是你的娘親了，現在看來你還真的有丁點兒和你娘親相似，而武功上則像極了令尊，充滿他那種正義陽剛之氣。」

「請問大師！剛才你提到有三人以飛鏢擊中賊匪，那三人所使的暗器是何種模樣，大師有否保存着，可否讓我們瞧瞧呢？」

忘我聽小昭這麼一問，即時從衣袖裡伸手一探，拿出一個錦袋出來，然後打開給大家察看，出現的是一把像極小劍的飛鏢，如手掌般長，粗幼約有一雙筷子左右，尾部附有一少撮紅絮，細看之下極為精緻。

小昭等人一看，登時像看見了甚麼特別物件似的，齊齊向不遠處呼喊。

「小真！小真！你在那裏呀？快回來吧，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問你呀。」

此時不遠處有一嬌小的少女，正向着他們一邊揮手一邊走來。

「小昭！我剛去了趟衛生間，究竟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呀？」

小昭連隨就着她看看忘我手上的暗器，不看尤自可，一看之下，小真就表現得非常緊張「哎！大師！為何你有這個護身符？」

她連隨亦從自身的褲袋中，取出一個錦袋出來，和忘我的錦袋差不多模樣，衆人都非常緊張的，一言不發地看着她把錦袋打開。

跟着於瞬間就出現了一個，和忘我手上的暗器，一模一樣的飛鏢出來，大家都感到非常詫異，還聚精會神的察看着兩者有何分別。

忘我大將兩枚飛鏢拿於手中，試着抨抨它們的重量和手感，發現無論外貌、重量都像極了，簡直就像倒模出來般，看得衆人嘖嘖稱奇。

命轉乾坤第十六章(唐門後人、漢唐交惡)

命轉乾坤 第十六章(唐門後人、漢唐交惡)

「小姑娘！敢問你姓甚名誰？你的飛鏢又是從何而來呢？」忘我立感事不尋常，連隨便反問小真。

「我也不知自己的姓氏，只知我的名單字一個真字，至於這護身符可是我的宝貝，自小就陪伴着我在孤兒院一起長大。

我只依稀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由一位叔叔帶着我去孤兒院，當時他臨走前交給我這個，說是父親留給我，還叮囑我必須好好保管，絶對不能遺失。」

忘我大師邊聽着邊點頭「唔！假如貧僧沒有猜錯的話，姑娘應該就是（唐門）後人了、、」

較早前離開了的黑影，像是（祭）飽了他的五臟廟般，懷着滿足的心情，又在遠處繼續他的窺視行為，但當他發現，忘我尚在細說着他的精彩故事之際，不禁露出有點失望的表情。

「他娘的！忘我這廝真混帳，每次有多人到來，便總愛訴說他的事蹟，而且還長篇大論的，害得本座浪費保貴時間，更失掉不少人生樂趣。

和他那師兄方圓不相伯仲，總愛在人前裝模作樣，簡直討厭之至，也罷！看來他是找到最多聽眾的一次，多給那廝多句鐘，本座先作個午睡，回頭再來。」

方圓和忘我卻於此時，同時連續打了三個噴嚏之多，他們還各自感到自身的後腦處，突然生出一片涼意，禁不住齊齊用手掌掃了一掃，然後側側頭暗想着「怎麼會忽然生出一股寒意呢？該不會是那傢伙在附近吧？」

回說忘我頓了一頓，然後調整自己衣領一番「先前貧僧提過有三位擅使飛鏢的高手，他們不是別人，正正就是（唐門武道館）的傳人，亦是三兄弟。

分別是老大唐龍，老二唐虎和老么唐豹，雖然他們是三兄弟，但是年紀卻分別相隔有十年八載之遠，以姑娘的年紀這麼年輕，貧僧認為他們三位都不是你的父親，只可能是祖父輩。」

一旦能有機會知道自己的身世，小真禁不住追問「請問大師他們三位之中，誰最有可能是我的祖父呢？」

「唔！依貧僧推測，老么唐豹因為當年才二十多出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於老二唐虎，自從老大唐龍因為救他而陣亡後，已即場當天發下毒誓，終生不娶，照顧他的妻少。

現在細心一看,姑娘的相貌還真比較像唐龍兄啊，由此推算你的祖父應該就是唐龍唐大俠了，過後沒幾年，於貧僧出家之後，唐家兄弟還將唐龍兄的骨灰和靈位，安放在少林寺供奉。

聽聞似是受到仇家追殺，不想牽連貧僧，所以就將骨灰托付於我，自此就不知所踪了，但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真是不勝悕噓呀！」

「啊！那麼小真就應該喚作唐真了，這不就是（唐僧）唐三藏了嗎？」

公主把話說完之後，還和若蘭三人在捧腹大笑起來，完全不理會剛知悉身世的唐真之感受。

除了浩恒和小昭等人，登時惹得僧侶們，學着公主等人大笑出來，忘我大師見狀，急忙大聲假咳兩聲，還用一雙怒目掃視着眾弟子，示意大家不要隨波逐流，拿人家的身世來開玩笑，因為這着實要不得。

返回古代，除了宋太祖感受到孟氏兄妹，已和南漢王聯成一線之外，尚有其他周邊國家亦明瞭，他們之間那種互相依附的關係，其中反應最大的，要算是南唐國的後主「李煜」。

他祖上三代都緊守南唐國超過三十年，自他於公元（九六一年）繼位之後，還對外宣稱他們才是（大唐正統），其先祖乃（唐太宗 - 李世民）之子，（唐高宗 - 李治）第八代世孫（李炯）。

而他本人則是第十三代世孫，身負統一中原之大任，正是任重道遠，眼見如今天下大亂，中原四分五裂、各自為戰，幾近每天每日都有紛争，以致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曾立下誓言，有生之年必定平定中原，讓天下萬民休養生息，但目前仍處於停滯不前之景況，只把祖宗留下來的（小壁江山）穩守着而已，雖然其祖父（李昇）及父親（李璟），亦曾攻滅（閩、楚）兩國，立下過不少蓋世戰功。

但到他繼位之後，便再無寸功，到近年，還被其他周邊小國質疑他大唐正統之身份，令他氣憤難平，當中以南漢王態度最張狂，想借此為名，向他南唐國發動「除名戰」。

還不時在距離南唐國所屬城鎮，（袁城）的接壤邊境，作出無數滋擾行為，惹得他暴跳如雷，無時無刻都想除之而後快。

而現在孟家兄妹投靠南漢王，李煜深怕會因此而助長了對方的氣焰，正想以大唐正統之名，向其發起一場（正名戰），以正自己乃大唐碩果僅存的正統。

此時二公子「李復」毛遂自薦，向其父皇作出驚人建議，甚麼建議如此驚人呢？原來他建議其父皇親率大軍御駕親征。

「父皇！此戰事關重大，關係着整個南唐國的生死存亡，必須父皇親身上陣，再配以大將作為先鋒，才能振奮軍心，屆時將能一舉把南漢國消滅。」

但生性膽小怕事的李煜聞言，即場就當着文武百官的面前，耍手搖頭、以示反對。

「怎麼可以呢？要是朕御駕親征，其他國家便會有機可乘，先不說其他周邊小國。

單是北面那個宋太祖，這吃裏扒外的臭傢伙，必定率領大軍前來襲我後方，屆時我軍豈非腹背受敵、進退兩難，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他本還想說下去的，但被當朝太師（盧國樑）出言阻止「啟稟皇上！老臣認為二公子所言有理，只是考慮未夠周詳而已。

皇上大可派遣使團前往宋國，先和宋太祖修好，以安定我軍後方，同時派人預備糧草輜重，操練大軍，老臣相信不出三個月，便能揮軍直搗對方的老巢興王府。」

命轉乾坤第十七章(殿前針鋒、招牌答話)

命轉乾坤 第十七章(殿前針鋒、招牌答話)

「啟稟皇上！本師認為此事萬不可為，南漢王那廝雖然十分可惡，經常與皇上作對，但以他目前的實力，仍未足以對我國構成威脅。

反之宋太祖才是我朝之大敵，他剛於不久前把後蜀國給消滅了，而且他一向視我朝為頭號大敵，他的下個目標，極有可能便是皇上你啊！

皇上可仿效戰國之名仕（蘇秦），派遣使團到南漢進行游說，這樣便可實行（唐漢聯盟），再集合其他小國，一起抗宋才是上策。

一則既為公事亦是大義，反之與南漢交戰，則只屬私事亦是小義，萬不能因私而忘公，棄大義於不顧而從小義，望皇上三思。」

看來此人與太師盧國樑，是持相反意見的，而且還是對立那種，但言詞慷慨盡顯忠心之情。

「對呀！父皇！皇兒絕對贊同皇甫元師之策、、」啊！原來較早前說得如此文縐縐，甚麼大義來、小義去的，便是統率三軍的，南唐國第一大將 - 皇甫元師。

說到他的事蹟何厲害了，他乃（三朝元老），先後跟隨兩位先皇南征北伐，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亦曾親身上陣，攻破閩、楚兩國的首府，威名遠播。

多次令到其他國家的侵略，因他的威名而不攻自破，是南唐國之國宝，時至今日，南唐國仍能堅守至今，全賴這位蓋世元師之威名，但在朝裏朝外，卻樹立了不少仇敵，想來盧太師和二皇子李復，或許亦是其中之一。

「皇兒更願意代父皇，親率大軍上陣，與宋太祖那狗賊決一勝負，皇兒必定不會辜負父皇的重托和期望，立下戰功、凱旋而歸，望父皇恩准，嘻！」

他才剛把話說完，皇上便輕撫下巴那略微呈現班白的鬍子，還露出笑意來。

「啊！想不到事隔十年多而已，愚兒便已能一次過的，說出這麼多句句子出來，看來自從拜杜太傳為師之後，心智的確是進步了不少，假以時日，說不定真能繼承朕之宝位、一登大統啊！」

較早前說話之人，便是南唐國的太子（李若愚），此子不足二十出頭，外表文質彬彬、弱不禁風，只比剛才向李煜，作出驚人建議的二皇子李復，年長不足一歲。

皆因兩人乃同父異母之親兄弟，只是他比李復早生了幾個月，便成為了南唐國的當朝太子，太子的生母劉氏，更因此而被冊封為皇后，實在是母憑子貴，母子倆從此一登龍門，聲價何止百倍，朝中的達官貴人更爭相巴結。

李復及其生母黃氏，便被冷落在旁，只被李煜安排在皇宮的偏隅一角之側宮而已，朝中大臣甚少與之來往，只有黃氏的娘家親戚和她哥哥，偶爾前來探望而已。

但隨着日子的流逝，幾年之後，李煜於一次無意之間，發現了一個驚人，且令他痛心不巳的事實，從而令到他對太子和劉皇后的態度，起了很微妙的變化，亦令到朝中大臣們，因此而分成了兩派。

就在李煜於李若愚八歲生辰的正日，特意為他慶祝生辰，還宴請群臣，筵開數百席之多，風頭着實一時無兩，更傳至別國成為一時之佳話，就在席間之上發生了一件事情，令到李煜知道其子李若愚、、

當晚每當有人前來為他賀壽，送上賀禮之時，他都只會重覆以下一句說話。

「多謝你大駕光臨，今晚很高興，招呼不到，請多喝幾杯，嘻！」

單是這短短幾句，當然發現不出有甚麼問題，還讓人覺得滿有禮貌，禮儀甚好呢！

但接下來才是問題之所在，因為正於這一刻，其母劉皇后發生了生理上的反應，須要前去偏殿大解，只留下一個小宮女和小太監，在太子旁邊待候着。

怎料到劉氏才剛離開不久，便即時有人前來大殿，但此人並非前來賀壽，而是前來找尋劉皇后的尚膳監（卞公公)，他們一見有人前來，立馬便露出驚慌失惜的表情，未知尚膳監是否有留意到。

「太子殿下！老臣恭賀你生辰快樂，快高長大，早承大統，請問皇后娘娘現在身在何處呢？老臣有些酒席菜肴上的事情須要知會她。」

「多謝你大駕光臨，今晚很高興，招呼不到，請多喝幾杯，嘻！」

卞公公一聽，登時受寵若驚「這何是老臣幾生修來的福份啊！」

「尚膳大人！皇后娘娘現在正有私事要辦，請待會兒再來吧！」

小太監急忙砌詞，想把他支走，卞公公唯有點點頭退下，他才剛走後不久，他們這才舒了一口氣。

不一會，又有人前來大殿，此人亦非前來賀壽，他是為了酒席坐位上的事，而來徵詢皇后娘娘意見的，禮部侍郎（曲長樂）。

「太子殿下！微臣恭賀你生辰快樂，快高長大，文武雙全、、」

他還未把話給說完，太子便回應曰「多謝你大駕光臨，今晚很高興，招呼不到，請多喝幾杯，嘻！」

曲長樂一聽，登時又露出一副受寵若驚的表情「這何是微臣的畢生榮幸啊！」
這次輪到小宮女回話「禮部大人！皇后娘娘現在瑣事繁忙，請待會兒再來吧！」

曲長樂無奈下只好點點頭退下，他走後不久，他們禁不住相視而笑，小太子見兩人在笑，不明就裡之下，亦露出天真無邪而略帶呆笨的笑臉出來。

這一刻仿佛是三人最快樂的時刻，但他們卻並未預料到，即將發生會改變他們命運的事情。

接着這次輪到太醫（霍長青），因為酒席的試菜事宜，前來和皇后娘娘商討。

「太子殿下！微臣恭賀你生辰快樂，高大威猛，英俊瀟灑、、」

太子又像之前一次般，未待太醫把話說完，便把他那句（招牌答話），述說一篇，登時又惹得他，露出受寵若驚的表情來。

小太監又把握機會，推說皇后娘娘不在，他不得要領之下，只好點點頭退下，他剛步出大殿不遠，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折返。

湊巧就在大殿門邊上，看見小宮女和小太監在大笑着，並且還互相於虛空中擊掌數次，狀甚愉快，似是在慶祝着些甚麼。

接着小太子見他們如此開心，還把他那句招牌答話，於無人到訪的情況下，又述說了一篇，登時惹得他們狂笑着鼓掌贊好。

命轉乾坤第十八章(驚人發現、挑戰公主)

命轉乾坤 第十八章(驚人發現、挑戰公主)

小宮女更脫口而出「太子殿下乖，只要好好記着這句說話，任何人到來也只說這句，明白嗎？」

小太子又情不自禁的，露出天真無邪而略帶呆笨的笑臉出來，還發出了一聲（嘻！）的聲音來。

在門邊上目睹了這一切的霍長青，霎時之間被嚇了一跳，因為他萬料不到太子殿下，竟然是這般呆苯之輩。

他立馬不動聲色，便前往二皇子李復的側宮，通知黃氏這個驚人的大發現，黃氏聞言大喜。

「霍太醫！你確定那臭小子真的是（那個）嗎？」

「小人絕對不敢欺瞞娘娘，憑小人行醫十數載的豐富經驗，就算不是（那個），也必定是（這個），這何是徹底翻身的大好時機，娘娘必須好好把握，切勿坐失良機，否則良機一過，將不復再呀！」

當黃氏想起這七年多以來，兩母子是過得如何的辛酸，便不再細想那經常沉默寡言的小太子，到底是這個還是那個，當機立斷的向霍太醫下達命令。

「你現在快前往通知皇上，便說本宮有緊要事情相告，懇請他提前擺駕大殿。」「小人得令！」

當他才剛開步走，黃氏便隨手招來兩名貼身丫鬟，吩咐她們立刻快馬加鞭，前往自己在京城的娘家，通知現正任職禁軍別將一職的兄長（黃歧山），帶兵入京協助她平反。

而她自己則帶着兒子，前往當時尚未任職太師的盧國樑之府邸，尋求他的協助，當年的盧國樑正正就是其子李復的老師，專責教授學問和德行予他，關係非常密切不比一般。

雖然禁軍別將的職銜並不怎麼高，以當時的官職體制（九品十八階）來計算，他只是一介五品中郎將而已。

而所掌握的兵權，亦只有區區數百人，但此人卻並不簡單，勝在做人極圓滑，除了懂得觀人於微，亦見微知著，更甚得當時的（禁軍統領 - 夏不凡）的賞識，以及一眾同袍的信任。

盧國樑和黃歧山一收到消息，便知道事關重大，更有感等待多年的時機，終於要來臨了，兩人不約而同，召集身邊可信之人，齊齊入宮面聖，為黃氏及李復兩母子平反，目的只在爭取應得的地位。

那還用說嗎？作為讀者怎麼可以這麼愚笨？當然就是指皇后和太子之位啦吔！拜托大家相應地提升一點，自身想像力的層次可以嗎？嘻嘻！

暫時回到現代，爺爺和方圓剛巧品茗過上等雨前龍井，回到比武場中，又剛巧聽着了公主在耍刁蠻。此刻在少林寺內，被羞辱的小真剛知自己的身世，不甘祖宗的姓氏被她們拿來開玩笑。

「哼!從現在這一刻起，本姑娘就是唐門的後人，不要自持是公主，便可以隨意拿人家的祖宗姓氏來取笑，我要挑戰你!」

此語一出，忘我即時作出一個拇指向上的手勢。

「好!真不愧是唐門後人，貧僧果然沒有看走眼，我這就帶你先去拜祭你的祖父，然後再傳你唐門絶技。」

小真聞言大喜「多謝大師成全。」

「哼！你可有胆量接受我的挑戰？」

「好呀！本公主也想開開眼界，看你唐門絕技有甚麼了不起的。」

「唔！在下建議，由於大家此刻身處少林寺內，所以必須依從武林規舉，要是有任何恩怨，就在這裏解決，過後回到玫瑰園不得再作追究，大家認為如何？」

衆人聞言都深覺有理，同時點頭以示應允，這次連忘我亦對浩恒刮目相看，深覺他日後必成大器。而爺爺和方圓亦不加以阻止，像是刻意讓她們來一場比武，以發洩彼此心中的積怨。

「好！那麼請兩位比武者出來，當着大家的面前，以三擊掌作為憑証。」

公主隨即就和小真同時站出來，互相瞪視着對方，跟着當衆憑空三擊掌，而每一掌都非常之响亮，還擊得雙方的手掌赤紅一片，足顯她們要取勝之決心。

三擊掌過後，一大伙就隨忘我到內院，跟着轉到左邊內堂處，而唐龍的骨灰及牌位就安放於最正中，大大的牌位顯得甚為矚目。

由於他生前沒有拍下遺照，牌位上只刻有（唐門武道館第六代掌門人 - 唐龍之靈位），下款則刻着（第七代掌門人唐虎暨唐門武道館仝人敬立）等字樣。

小真一見祖父的靈位，不禁漱然淚下，一眾人等無不愔然，婉惜一代英雄的韻落，只有公主等四人，自忖為上等人，還在嘻皮笑臉的，完全感受不到現場悽清的氣氛，簡直就如冷血無異。

爺爺和石博士見狀，本想上前當眾責罵，但卻被主持方圓阻止了，他還硬拉着他倆和智叔等四人，一塊兒的出去外邊。

「兩位不必担心！老納知道你倆怕她們會越變越壞，越發目空一切，將來早晚會惹事生非，對嗎？何不就乘着這個機會，好好的讓她們受點教訓，糾正過來呢？」

「是呀！這兩個黃毛丫頭自少嬌生慣養，就只懂得呼喝和使喚人，兩位就請先放開手，讓忘我代為管教一下吧！」爺爺兩人聽智叔之言，也覺甚為有理，連忙點頭認同。

不一會，大伙就全都退出內堂，往外邊的比武場外走，忘我突然就從衣袖內袋處，取出一個塑膠本子來交給小真「咦！差點忘了交回給你，這是你二伯唐虎當年交給貧僧的，着我要是日後遇到唐門後人，就將這個交給她。」

小真隨即謝過忘我，然後就當眾將它打開，但見內裡分成兩邊暗格，一邊藏着一張摺起來的相片，相片已經暗啞變色，而且充滿摺痕，可想而知年代已經非常久遠，相中有一男一女和一個手抱嬰兒。

「相中男子正是你的祖父唐龍大俠，旁邊的女子是你的祖母寧女俠，她手抱的嬰兒是你的父親，名叫唐正，現在可能是唐門第八或九代掌門，假如他尚在人間，現在應該有四十多歲了，可惜不知身在何方。」

小真把話聽畢之後，就急急想將藏於塑膠本子另一邊的紙張取出來，可能太久沒有打開過的關係，加上紙張有點厚，她深怕會弄毀有關祖父一切的點滴。

命轉乾坤第十九章(昔日巨變、當天立誓)

命轉乾坤 第十九章(昔日巨變、當天立誓）

遂請一向細心的小昭幫忙，合兩人之力，好不容易才將它取出來，她隨即小心翼翼的打開，方發現原來是一封信，紙張亦已變得昏黃不勘，雖然只有短短三頁，但當拆閱之下方知道，原來當年唐門的確發生了一場巨變。

某一日，有一個名曰（天勾門）的神秘幫派突然上門挑戰，他們不單人數衆多，而且所用之兵器奇特、招式古怪，往往令對手防不勝防。

交手幾陣下來，方發覺他們是不懷好意，完全不像是來切搓武藝，已經有不少弟子被其所傷，身為掌門的唐虎有見及此，就想着要先了解對方的來歷，才好作應對。

怎知一問之下，才知道為首的兩個，原來就是當年在牛頭山上，喪命之賊首肖剛的兒子，名曰肖權和肖猛，自他們得知父親命喪牛頭山之後，痛定思痛，加入天勾門，拜師於其父親的師叔天勾老祖之門下。

學得一身奇門武功，及後更不斷招兵買馬，將父親的舊部重新召集，訓練成一支部隊，天勾門本身便不是甚麼名門正派，為了錢便甚麼江湖道義也不管，不但殺人越貨，還會接受別人的委托，幹一些傷天害理的勾當。

自兩兄弟加入天勾門之後，除了繼續幹着山賊的勾當之外，更開始挑戰一些小門派和幫會，以了解自身的實力達到何種程度。

到最近，終於假借切搓為名，上山挑戰唐門，實為父親肖剛報仇雪恨，身為掌門的唐虎，當然知道必須打敗肖權和肖猛，才有機會保護唐門及一眾弟子。

當下他毫不尤疑地凝聚功力，使出唐門三大絶技的最强第三絶（天密指），先與身為兄長的肖權交手。

由於之前已窺探出他武功的弱點，加上功力遠比之深厚，交手下來十數招，便已將他的兵器打跌，更令他中招頻頻敗象已呈。

他的師弟肖猛見狀，本想趕上前加入戰圍，卻被一直留意他的唐豹從中攔截，很快的不出二十招，肖家兄弟皆被虎、豹兄弟雙雙擊敗，形勢霎時之間對唐門有利。

當他們滿以為可以令肖權兩人知難而退之時，怎料一聲暴喝之後，一名絶頂高手來了，原來是天勾老祖到了。

當天勾老祖得知肖家兄弟要登門報仇之後，他為防兩個徒兒有失，不惜破例下山為他們助拳，他的到來無疑是一大助力，純時令形勢再度逆轉。

他十招不到便將唐豹打敗，唐虎見大勢已去，立即着令寧女俠帶領衆弟子突圍而出，而自己則牽制着天勾老祖。

他們且戰且退的來到山腰之處，忽然有一羣人正從山下趕上來，個個衣服後面皆印有（鐵）字式樣，唐虎一見便知道援手到了「鐵扇公！我們在這裏。」

山下的人聞言，立即趕往山腰處，其中帶頭的老者更施展輕功，只幾個起落間，便已跳躍到唐虎和天勾老祖之前，更不由分說，便用手中的奇特兵器攻向老祖，只三兩招間便將老祖逼開。

老祖也不着急，定睛細看他手持的扇形兵器，和衣服上印着的鐵字。立馬便停下手來。

「閣下想必就是鐵扇公了，這是我們兩派之間的事，還望閣下不要插手為妙。」

被稱為鐵扇公的老者則振振有詞「哼！你的徒兒是來報殺父之仇的，這又與你何幹呢？我們鐵扇門和唐門世代相交，這趟混水我是管定的了，我看你還是擺手吧，免得丟了你天勾門的臉面。」

老祖經剛才數招，已知來者非比等閒，不過百招，是絕對不能與之分出高下，但百招之內，何是變數叢生，兩個徒兒恐非虎豹兄弟之敵手。

此刻有此強手，再放眼看去己方優勢已去，權衡輕重後，隨即高聲道「所有人停手！」

當下所有人真的停下手來，各自分成兩列，靜待着兩大高手的決定。

天勾老祖臨走前還恐嚇着「鐵扇公！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此事暫且不計，但你保得了他們一時，決計是保不了他們一世的，好自為之吧！」

他剛拋低這幾句說話，便着令肖權兩人帶同師兄弟撤退，經此一役，鐵扇公建議唐虎帶同門下弟子暫避風頭，待得風聲一過才重建唐門。

唐虎亦深明天勾老祖等人，並非善男信女，必定會再次上山報仇，但以他目前的武功修為，卻絕對不是他的對手，更何況今日之戰，已有多名弟子因此而受傷。

而鐵扇門的人，亦不可能長駐逗留於唐門之內，為了眾弟子的安危，只好忍痛，作出暫避風頭這個艱難的決定。

故此唐虎就寫下此書信，留給唐門子孫，望日後能重振唐門聲威，至此，小真終於了解上兩代的恩恩怨怨，乃是因為祖父唐龍當年救人而起，但這決非甚麼壞事。

「哦！原來是喪家之犬的後人，難怪會不知自己的姓氏了。」

當公主說完這話之後，若蘭等三人隨即捧腹大笑起來，此舉即時惹得小真等人，怒目瞪視著她們。

「蒼天在上！小女子唐真在此立誓，日後必定重建唐門，否則一生無伴、孤獨終老。」

當她把這誓言說畢之後，原本風和日麗的晴空，忽地來了一記重重的旱天雷，似是連上蒼也感受到了她的真誠。

伴隨着這一記悶响之後，唐真原本清秀的臉上，徒增了一點英氣，但這一記無名旱天雷，卻把公主等四名壞女孩，給嚇得全身一震。

「好！難得你有此決心，現在貧僧便代你祖父傳你唐門絶技，貧僧年輕時，曾與唐氏三兄弟經常切搓武藝，互相交換武學心得，所以也有涉獵唐門武藝，對唐門武學可謂耳熟能詳，滾瓜爛熟，熟能生巧、、」

「啊！老禿驢！不！這位大師，真不知你說的是真是假？除非你露兩手給大家瞧瞧，這才可証明是真的否則、、何不知一會兒，你會教了甚麼古怪武學給小真，那何是會誤人子弟的，又怎對得起整個唐門及唐龍大俠呢？」

若蘭說話之時言詞認真，刻意地一反常態，看似是站在她的立場，為了她將來重建唐門而着想，而實則上，當然是懷着私心而說，一半是對忘我的武藝有所懷疑。

命轉乾坤第二十章(唐門絕技、暗自偷師)

命轉乾坤 第二十章(唐門絕技、暗裡偷師）

而另一半，則是希望能先一睹唐門武學究竟如何，以備一會兒公主和小真比武之時，能派上用場。

眾人大部份都深覺若蘭所言有理，無不將視線，全都投射在忘我身上，登時令到他混身不自在。

屠一刀和浩恒及大宝兩兄弟，都想一睹唐門武學到底有多厲害，連隨互相打了一個眼色，更大步上前，分成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將忘我團團圍着，逼他作出回應。

其他少林弟子居然全部作壁上觀，無一人站出來為他解圍，想必是因為剛才比武之時，連敗了三陣所致，現在再不敢和屠一刀等人對着幹。

忘我被眾人包圍之下，兼且用眼神一再相逼，終於摭不住四人誠懇的態度，決定用行動來証明自己所言非虛，只見他稍為揚手，示意有話要說，屠一刀等人見狀，亦知情識趣地退過一旁。

「好吧！既然大家都想見識唐門武學，貧僧便破例一次，將唐門的三大絕技一次過演示出來，不過先此聲明，人家的武學，何不能亂偷學，這何是武林大忌。」

他話剛說完，便用很嚴厲的眼神掃視着眾人，此刻幾乎所有人都點頭應允。

「唐門共分三大絶技，第一是（唐門飛鏢）能百發百中，但練習須時，決非一時三刻所能練成。而第三絶的（天密指），乃唐門最高深的武學，如非根基深厚，是決計練不成的。

因為小真你從未習武，故此貧僧就先傳你唐門的第二絶（清風劍法），此劍法極易上手，就算無武功根底也能練成，貧僧就先將劍法的招式，演練一編給你看，你要好好看清楚啊！」當下忘我就即場傳授小真劍法。

基於武林道義，一眾僧侶及屠一刀等人都別過面去，絶不敢涉獵別派之武學，只有幾個小輩如公主、若蘭、小秋和浩恒等，盡皆不懂江湖規舉，全程都在聚精會神的觀看。

其間若蘭心生一計，在公主耳邊輕語「公主！我們也要學他三五七招，實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把她嚇個半死，如何？」

公主聞言大喜「好！果然妙計，就這麼辦。」

接着她還和小逸、小悦兩人交頭接耳一番，似是將這訊息傳達給兩人。

至於小昭等人，亦深覺單只小真一人學習清風劍法，並不怎麼化算，她亦和小知、小秋兩女在一塊耳語着，相信想法大底上，亦和公主等人相距不遠，如是者她們各有各學的，稍後就要看誰個的領悟力較强了。

不消一刻，忘我就將半套清風劍法演示出來，還示意小真將其演練一次，看看到底學着了多少，小真依言照辦，使將出來的招式，還真的有板有眼，令忘我大師也禁不住脫口讚好。

「果真有點唐大俠的風範，雖然現在劍法只有招式、並無口訣，但不要小看了這套劍法，皆因它是最直接、而且攻守有序的武學，當遇上危險之時，何是絶對有能力自保的。」

接着他走到距一棵大樹約二十尺之遙後轉身「貧僧接着便演示唐門飛鏢，給大家觀看。」

他隨手就在附近的地上，拾起了幾棵石子，石子的形狀，則接近呈長形，當他看着手中石子之時，咀角禁不住露出罕有的微笑出來，狀甚滿意的樣子。

「小真！現在貧僧暫時用手中的石子，代替你的唐門飛鏢，因為它們的重量都差不多，只是形狀略為有所不同而已，你何是要好好的看清楚，貧僧投擲石子的手法和恣勢啊！將來貧僧再詳細指點你方法。」

小真聞言大喜「小真知道！多謝忘我大師教導。」

接着他便面向大樹，雙手各握一枚石子，其餘的則放在衣袖之中，眾人都聚精會神地，留意着他的動作，唯恐稍一不留神，便會錯過精彩的部份。

只聞（颯～颯～）兩聲先後响起，他手中的兩枚石子，已經於轉眼間，深深地嵌在樹幹之上。

其速度之快，令大部份的人都看不清楚，能瞧個明白的，場中相信不足數人，其中屠一刀等四人各有不同感受，但他們都認為此唐門飛鏢，的確不容忽視。

「貧僧剛才所投擲的石子，你可看到其中的手法嗎？」

小真被忘我這麼一問，登時說不出話來，只是一個勁地猛搖頭，場面純時顯得尷尬起來。

公主等四人則相反，只是一個勁地捧腹狂笑起來，但究其實她們誰也看不真切，那有資格取笑別人呢？

至於小昭則開腔為她的好姊妹解圍「只是投擲一次，看不清楚有何奇怪呢？相信場中有不少人都是這樣，小秋！你們說是不是？」

小秋和小知連忙點點頭以表認同，小秋更附和着「對呀！有甚麼奇怪的，屠大哥！你說是不是？」

「不錯！我也看不清楚，可見忘我大師投擲的石子，速度可其之快，足顯唐門飛鏢，的確是一門非常高深的武學，難怪學成須時，小真！不能操之過急，現在大師只是演示給你觀看，讓你知道唐門武學博大精深，絕不能半途而廢。」

小真得多人開腔支持，純感鬥志旺盛「多謝各位鼓厲，小女必定努力學武，絕不負唐門之威名。」忘我見她態度積極純感安慰。

「好！現在貧僧便演示天密指出來，你就姑且作初步了解吧，因為這是一門極其高深的武學，你祖父唐龍大俠當年，就是憑籍這門絕頂武學，曾經打遍黃河兩岸無敵手，貧僧也是足足練了二十年之久，才練就今天這樣所的功力。」

他說完之後，便突然運用輕功，往剛才投擲石子的大樹飛蹤而去，接着同時勁運於左右雙指之上，猛地往粗壯的樹身之上（點）去。

只聞（伏～伏～）之聲數响，已然收招落地，然後示意小真過來觀看，她立即上前，當然其他人亦不甘後人，早已全程在等待忘我收招。

最早走向大樹之人，卻並非小真，而是浩恒和屠一刀，繼後便是小昭和小秋，然後是大宝兩兄弟，當四大小惡人也爭先圍上去之際，其餘僧侶已然沒有位置，只好離遠在邊上遠看，足証大家都對武學非常着迷。

命轉乾坤第二十一章(活人試招、心存怨恨)

命轉乾坤 第二十一章(活人試招、心存怨恨)

當眾人細看之下，發現樹身之上，出現了十個清晰指孔，而且位置不一，驟眼看去，似是雜亂無章，但屠一刀畢竟是一等一的高手，很快就瞧出端倪。

「忘我大師！天密指果然厲害，竟然能將如此强韌的樹身，破出這麼多個洞來，而且指洞的深度，足有兩吋之深，假如是往普通人的身上一點，恐怕不死也得重傷。」

「請問大師！這門武學能否隔空使出來呢？」浩恒這一問，即時惹得眾人齊齊盯着忘我。

「當然可以！不過、、」他沉吟着答話，但又欲言又止，似是有甚麼難言之忍。

「既然可以，還不快快使將出來，讓大家瞧瞧威力如何？」

當其正在吞吞吐吐之際，若蘭已忍不住追問。

「啊！原來女施主這麼有興趣，這就好辦了，我所憂慮的，正正就是沒有人肯幫我試功，既然如此，就請施主伸出援手吧！」

「甚麼？用我來試功，萬一出了甚麼差錯，豈非、、」

「若蘭！你忘記了為父曾多次向你說過嗎？像我們從事考古的工作者，必須要抱有隨時接受挑戰的準備，絕不退縮，這樣才有達到成功的可能。」

父親忽地正經百八地冒出此言，不禁令她狐疑了一會。

他話剛說完，餘下眾人即時起哄着叫喊「說得好！對呀！接受挑戰吧！」等字句出來。

若蘭被他的說詞所感動，以及眾人大力鼓厲之下，立馬就壯胆起來，還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好吧！你儘管放馬過來吧！」

「大師！小女就拜托你了，你儘管自由發揮吧！」

忘我邊聽着邊點點頭輕聲道「施主！你儘管放心吧，貧僧知道該怎麼辦了，嘻嘻！」

「施主！貧僧即將使出隔空天密指，但須要你的配合，方可成事。」

「大師！那要怎麼個配合法呢？」她好奇心純時被勾起。

「很簡單！你只須站到大樹之下，然後雙手將開，貧僧便將幾個水果，放在你的雙臂之上，接着貧僧會用隔空天密指，在距離約十尺之處，把這些水果一一打穿。」

一直聽着的公主大吃一驚「哇！大師！萬一打錯或是打歪了，那若蘭豈不是、、」

小秋和小真忽地同時在腦中，响起一個怪念頭，她們更互相打了個眼色。

「對呀！要是打錯了，那不就是九死一生了嗎？屆時便要辦喪事了，幸好這裏是少林寺，一應俱全，絕對可以風光大葬啦！」

小秋把話說完之後，小真更大笑起來，登時惹來其他人相繼發笑，四大小惡人禁不住齊齊怒視着小秋等人。

「各位施主放心吧！貧僧的隔空天密指，何是比當年的唐龍大俠，更爐火純青的。」

因為大早有言在先，自己還拍了拍胸膛當眾答應，若蘭無奈下，遂帶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站到大樹之下，忘我連忙吩咐弟子，往她的雙臂之上放置水果，所謂水果也只是蘋果而已，一共放置了四個。

忘我一看，像是感覺欠缺了甚麼似的，竟然走上前，親自在她的頭上放了一個，這才滿意的笑着退回原位，這下子卻把若蘭給嚇着了，先不說手臂上的，但頭頂那個嘛～嘻嘻！

正是騎虎難下，唯有自個兒在心裏頭祈禱，期望平安大吉、安然渡過吧！

擾攘了一番之後，眾人期待的絕頂武學隔空天密指，終於施展了，但見忘我提氣運勁，勁貫於雙手的四隻手指之上，登時發出幾响尖銳的（嗡～嗡～）之聲來。

接着只一瞬間，幾道無形但有質的指氣，向若蘭的身上勁射而至，隨着一聲慘叫，若蘭身上即時破開幾個小洞，血正從她身上泊泊而下，而她亦隨即倒於血泊之中。

哎吔！若蘭真可憐，忘我因一時貪（快），想特顯隔空天密指的威力，竟然失手了。

公主等人大驚，被嚇得花容失色，正顫抖着身子往她倒下的地方走去，面對多年好友突然慘死眼前，三人終於忍不住內心的悲痛，紛紛相擁着痛哭起來。

石博士更把持不了情緒，一把揪着他的衣襟，用一雙悲憤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看。其餘人則迅速地將忘我這個惡僧，重重包圍起來，唬得他竟然當眾尿褲子，簡直丟盡了少林寺這千年古剎的架，連方圓和智叔也不忍卒睹。

當然不可能哪！這完全是某幾個對若蘭心存怨恨的人，腦中浮起的私人畫面罷了，不過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嘻嘻！請各位讀者大人，快快將剛才的私人畫面給抹掉，然後回到現實吧。

說回被試招的若蘭之真實狀況，只聞幾聲（颯～颯～）的破空之聲後，她手臂上的四個蘋果，應聲被射出個小指頭般的破洞來，至於頭頂上的那個嘛、、

他刻意使出不同的勁道，居然把這個小傢伙，給射個一分為二，跌在她的腳邊，有如像中劍一般。

眾人急忙爭先拾起地上那個，剛被分屍的蘋果來看，行動最快者仍是屠一刀和浩恒，只見他倆同時將半截死蘋果，相互的對照起來。

從中看到近核心的部份，被指勁給削掉了，露出有點像被輕微燒焦了的模樣，兩人心中禁不住湧起了一個疑問，然後相視一笑，甚麼疑問？當然便是指勁的問題，人要如何才能運氣將力量，由手指頭向外發射而出呢？

因為這幾乎是所有習武者，畢生之所願，但這個世上絕大部份人，都不相信真有隔空氣勁這回事，只以為是武俠劇或小說之中，才有可能出現，在這裏，本人（帝玄）鄭重的告訴大家，隔空氣勁是真存在的。

這何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本人潛心修練數十載，可幸巳於十多年前，達至這不凡境界，而且還在繼續修練之中，相信假以時日，憑本人的絕頂天份，必然能更上一層樓。

信不信由你，甚麼？你們居然不相信，本人何不會信口雌黃，全心欺騙各位讀者，還是不信？豈有此理！你娘的臭傢伙，受死吧！看我（隔空乾坤掌）的厲害，殺、殺、殺你娘的一個片甲不留。

由於本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以致情緒一時失控，居然大開殺戒，引發一場不必要的大屠殺，對此本人實在十分抱歉，敬請各位原諒，嘻嘻！

命轉乾坤第二十二章(驚魂未定、正面交鋒)

命轉乾坤 第二十二章(驚魂未定、正面交鋒)

說回浩恒兩人，接着順手便將半截死蘋果，各自送進自己的口中，不一會還同時說好吃！

大宝、二宝及其他人見狀，紛紛仿效他們，拾起地上中劍的蘋果來吃，還邊吃邊說着「啊！好吃，！」

而若蘭經過試招之後，眼見幾個蘋果全軍覆沒的慘狀，禁不住冷汗由雙頰逕自流出來，神情更顯得有點呆滯，久久說不出話來，公主三人見狀，急忙上前安慰她。

而小昭等少女，則在暗自竊笑，因為忘我的出手，終於將這個四大小惡人的軍師之銳氣，給挫下來啦。

說起四大小惡人，她們當然是以公主為馬首是膽，是為幫主，其次便是若蘭，是為軍師，幾乎一切大大小小的主意，都是出自她的壞心思。

公主亦對她極之信任，很多事情都首先和她商量，可想而知她在幫中的地位，是何其的重要，而小逸和小悅兩人，雖然家底不差，但和公主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至於腦筋方面卻沒有若蘭那麼靈光，只像是她們的左右護法般而已，一旦有事發生，便會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地為幫主和軍師解決疑難，如今眼見軍師受嚇，兩人都不期然的，露出有點慌亂的情緒來。

爺爺和石博士等人，則頻頻點頭，認為忘我的出手，已收到預期效果，經過此役之後，她們的態度必然會有所收斂。當然不可能！因為公主眼見金蘭姊妹被欺負，隨即便找尋發洩的對象。

她第一時間，便記起和小真有比武之約「哼！小賤人，我們的恩恩怨怨，應該是時候算一算了！」

「哼！臭公主，本姑娘隨時奉陪，有甚麼下三濫的手段，儘管使出來吧！」

「豈有此理，你說甚麼？看本公主一會把你給弄死、、」

忘我見兩女在作口頭罵戰，急忙轉過半邊身，分隔開兩派人馬。

「大家不用着急，既然這一戰在所難免，為免發生流血事件，沾汚了我佛門聖地，貧僧建議用木劍比武，兩位意下如何？」小真聽罷深覺有理，隨即點點頭應允。

「對了！為免唐門又失去傳人，公主你何是要手下留情啊！」

啊！從若蘭的鎮定語氣中，看來她是徹底從剛才的噩夢中，清醒過來了。

「這也是，雖然只是一介野丫頭，但總得為唐門留點殘脈，免得被人說本公主以大欺少啊！」

此語一出，若蘭三人當眾嘻哈大笑起來，全然一副不將小真放在眼裡的意思。

其餘人等盡皆哇然，連忘我也深覺公主等人狂妄之至。

「唐施主！自古邪不能勝正，勝利之神最終都會站於你這方的，就像你的祖父唐龍大俠一樣，雖然是壯烈犧牲了，但卻換來了最終勝利。

你要將這份俠義精神承傳下去啊，何不要像某些人般，表面上是人模人樣，實質上內裡卻是來自地獄的魔鬼呀！早晚是會糟受報應的。」

他明顯是指桑罵槐，說公主四個不是人了，公主聞言立即就在耍咀皮子。

「是呀！只要勝了的一方，就可以留在陽間當人了，輸了嘛～就只好到地獄裏當魔鬼囉。」

說完後還和三人在嘻哈大笑一番，一副完全不將他的話放在心上的恣態。

她們的不屑態度，聽得場中稍有血性之人，皆為小真感到不忿，更有不少人暗想着，如非爺爺和方圓在此，不把她們狠狠地教訓一頓不可。

接着於智叔的安排下，比武場上擺了兩排木劍任由她們選擇，半响後兩位少女就各自手執一柄，英姿颯爽的站於比武場上。兩人尚未交手只在凝神介備，內心卻在忐忑着該如何作戰，才能把對方擊敗。

站於邊上的人，卻在不停的為她們打氣，小昭等三人在高聲大喊「小真小真打敗她！小真必勝！」

而另一方公主亦有支持者，分別是若蘭等三人在大聲喊道「公主公主打殘她！公主長勝！」

只有浩恒、安寅、月兒和素芯没有參與打氣，因為他們是雙方以外的第三股勢力，明擺着是要坐山觀虎鬥了。

四人心裏不約而同地暗想着「你們這羣臭丫頭，最好就是鬥個兩敗俱傷，省得我們出手。」

其他同行的人，當然知道他們的關係，所以都不敢參與其中，寧願作個局外人，靜靜的欣賞這場難得的比武，免得被當作敵人，而成為衆矢之的，日後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回說比武場上，因為她們都是第一次，於大庭廣衆之下進行比武，而且還是在少林寺，這麼莊嚴肅穆的環境，心情難免會覺得非常緊張，但當小真想起她祖父唐龍的犧牲，而且還要被公主等人取笑，便不再害怕了。

心裏頭將公主當成是殺祖父的仇人，右手緊緊握着劍柄「魔鬼公主！納命來。」跟着便提劍首先攻向公主。

公主見狀也大叫一聲「殺呀！」似是給自己壯膽般，緊握着木劍便迎上去，兩秒不到，雙方的兵器便已準確無誤的碰在一塊，跟着各自分開來，誰也沒有刺中對方。

然後大家都沒有退縮，再次提劍互砍，因為雙方都是初學乍練，起初使將出來還似模似樣的。

「果然不愧是唐門的後人，一學便會，而且還使得這麼好。」忘我起初還在贊賞她，但逐漸就越來越失去方吋，看得眾人慢慢的搖搖頭。

「這已經使得不錯的了，假以時日，必定能將整套清風劍法，練得滾瓜爛熟。」忘我還在如此認為，再過十數招之後，就完全變成了街頭的小混混在幹架般。

兩女的口中，有些還污言穢語起來，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女兒家，看得忘我不敢再妄下定論，但旁邊的浩恒等四人，卻忍不住捧腹大笑起來。

此舉登時惹來忘我，向他們投以一雙（如來怒目），他們急忙同時調整呼吸，强行將笑意壓下。

若蘭見公主未能取得上風，急忙衝出，從邊上的木架中取了一柄木劍，看來是要出陰招對付小真了。

小昭見狀大感不妙，立馬依樣葫蘆的，從另一邊的木架中取劍，衝出比武場，引得其餘四名少女全都跟風，有樣學樣的，也從木架中取劍加入戰團。

命轉乾坤第二十三章(少林寺少女羣鬥大會)

命轉乾坤 第二十三章(少林寺少女羣鬥大會）

忘我想阻止已然來不及，因為她們已經全部混戰起來了，要發生的始終還是發生了，大家可不要少看了她們，因為這一場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少林寺少女羣鬥大會），在別處可是花錢也看不到的，嘻嘻！

由於大家都雜亂無章的互砍一通，多人因此而受傷處處，公主和小真兩位原比武者，當然也不能倖免，有些人更因胡亂砍劈，致使多柄木劍也被破壞，何她們卻並未因此而收手，還改以另一方式繼續比武。

還能以甚麼方式呢？當然就是拳腳功夫了，亦即是群毆啦，當她們扭打在一塊的時候，那副模樣真是不堪入目，完全就是一羣無知少女在幹架而已，根本就脱離了單打獨鬥的行列，更和比武完全拉不上邊。

大家只是乘着這個機會，解決以往的積怨而已，看得忘我和一眾僧侶側目，但有些俗家弟子卻顯得十分興奮，開始在喃喃自語，不知在嘀咕着甚麼，因為對於長久在少林寺這種只有男人，沒有女人的地方生活及練武。

甚少有女性出現，有的只是村姑大嬸而已，那裏能像今天這樣，見到這麼多年輕貌美的少女呢？有些出家的僧侶，開始受到俗家弟子的影響，口中更發出（嘩～嘩～）之聲來。

連方圓和爺爺兩人，也忍不住的尖叫起來，像是看到了甚麼精彩劇目似的，登時惹來忘我和智叔的怒目瞪視，其他僧侶和俗家弟子見狀，急忙收起興奮的表情。

但忘我和智叔兩人，卻於轉身後，雙雙露出十分期待的表情，至於期待些甚麼？請各位讀者大人自行想像吧，嘻嘻！

至於浩恒等四人，卻看得非常高興，其中不知是誰，還手舞足蹈的叫喊「對了！扯爛她的衣服，拉她的頭髮。」

「是了！壓在她的身上，快快脱了她的褲子。」另有一人這樣的大聲叫喊着。

有一把女聲道「對了！快用你的秘密武器（超特大乳房），將她焗暈。」

「好呀！最好就鬥個兩敗俱傷，全軍覆沒吧！」另有一把女聲這樣叫喊着。

四人的說話，似是被場中正在惡鬥的人所聽到般，公主和小昭雙方的人馬，即時全都停下了手來，暫時將一場惡戰放下。

由於這場惡戰並無得勝者，眾女有的，只是滿身的瘀傷和不忿，而這個時候，竟然還被浩恒等人，拿來作為娛樂的戲碼，禁不住同時想尋找發洩的渠道，浩恒等人就正正能滿足她們的要求。

眾女齊齊轉身，八雙眼睛更惡狠狠的盯着他們，雙方的人馬互相打了一個眼色，然後還同時點點頭，更有些人咀角露出笑意，未知是否達成了甚麼共識，看來多半不是甚麼好事，瞧得浩恒等人心裏發毛

。

正當他們大感不妙之際，想遠離兩幫人馬之時，怎料已被瞬間包圍，想脫身已然太遲了，他們只是萬萬想不到，公主和小昭這雙對頭人，竟然會聯手對付他們。

其他僧侶和俗家弟子的興奮心情，又再浮現出來了，而且比之前些時更為熱烈，但也不及當中的四人。

他們當然就是方圓、爺爺、智叔和忘我了，因為他們不知何時，已經並排坐在一塊，更組成了（少林寺少女羣鬥大會）的比武評審委員會。

啊！對不起！在下一時看錯了，因為依照現時的局勢，她們已經升級了，實在應該改名為（少林寺少女群毆大會）才貼切，嘻嘻！

因為她們將會對浩恒等四人，發起前所未有的總攻擊，實行羣起而攻之，真的一如本人所料，隨着公主和小昭兩位頭領的一聲令下，她們似是已經分別選定好要攻擊的目標。

若蘭和小逸、小悅三人，同時攻向素芯之處，明顯是獨立針對她一人了，三人的攻勢雖然猛烈，但卻被一心維護她的浩恒擋在前頭。

另一邊廂，幾乎同時，小昭和小秋、小知三人，則齊齊攻向月兒一人，安寅深怕她用來彈奏鋼琴的雙手會受傷，立即毫不猶豫地用身體，為她阻擋小昭三人不少的攻擊。

但畢竟雙拳難敵四手，雖然浩恒等人加起來有八隻手，但對方有八個人十六隻手，況且月兒非常緊張她的雙手，全程就只懂得躲在安寅的身後。

只苦了安寅這個小伙子，因為憑他接近骨瘦如柴的身材，又那裏可以擋得住，她們如狼似虎的攻擊呢？十數記之後，已把他打得不住呼痛，這樣子下去當然不敵了。

及後月兒發覺他開始擋不住，便迅速的拋下他，竄到形勢比較好的浩恒和素芯這邊，免得自己受傷，安寅見狀，當然緊緊的跟過去了，這樣子四個人就又聚在一塊，但若蘭等六人卻圍着他們不停的打，而且還越打越起勁。

不久後，之前稍事休息的公主和小真，更加入圍毆的行列，令到浩恒四人全然陷入困景，看得所有人目定口呆，但卻並沒有人出手阻止，依舊專心的看戲，還看得十分投入。

不一會，素芯、月兒和本已受傷累累的安寅，因抵擋不了她們的猛烈攻勢，全都躲到浩恒的身後，他原本持着自己擁有高大的身軀，根本不放這些攻擊在眼內。

但一記出奇不意的重擊，就完全改變了他對眾女的看法，因為剛剛不知是誰竟然起脚，重重的踢向他的胯下，痛得他本能地跪於地上，雙手還掩着下體，避免再次受到攻擊。

安寅等人，急忙乘勢後退數步，原本中了這無情一擊，已經令他暫時無法活動了，更莫遑論要阻擋她們接下來的瘋狂攻勢，只見他的雙手正被人分別拉扯着，令到他無法動彈，然後頭部太陽穴兩邊，又再分別中了一拳。

才剛中拳，面門相繼又被人起腳踹中，跟着衆女還七手八腳的，朝他身體其他部位攻擊，又是打、又

是踢的，更有人用上咬的一大輪，令到她們十分响往，像是尋找到一個極好的發洩工具般。

命轉乾坤第二十四章(巨人倒下、戰後分析)

命轉乾坤 第二十四章(巨人倒下、戰後分析）

將一直埋藏在內心深處的不滿或不快，全部都往他身上發洩出來，那一刻，眾女興奮得完全忘記了，還有三個敵人存在，經過眾女一大輪發洩之後，令到他高大的身軀像山一樣，整個向後倒下，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

眾女見他倒地不起，禁不住有種似是小人國的人，經過大家齊心合力之下，終於把巨人給打倒了的感覺，紛紛歡呼雀躍起來。

當衆女正在享受着勝利時刻之際，月兒三人，慢慢上前察看浩恒的傷勢，發現他不單滿身傷痕，而且還面部臃腫，兼且更有一行鼻血，正自他的鼻子裡不斷流淌出來，嚇得三人下意識的不住往後退。

沒多久，其餘人亦按奈不住好奇心，想上前一窺究竟，剛剛倒下的巨人，終於再次慢慢地站起來，嚇得衆女連忙收起開心不巳的心情，同時回身凝神介備，其餘人則相繼退回原來所站的位置，不敢再作寸進。

不論敵我雙方，任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全都靜觀其變，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只見浩恒正獨個兒檢視着自己的傷勢，口中還不斷在喃喃自語，不過由於聲量太低，根本無人聽得出來他在說甚麼。

然後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液，更將正流下來的鼻血，一把的往褲子上抹拭，跟着用一雙厲目將眾女逐一掃視，但誰也不了解他此刻的心裡，到底在想着些甚麼，看得衆女越發心生驚恐。

而此刻場中，相信便只有若蘭（看）得出，他剛才到底在說些甚麼，因為她何是懂得唇語的，她俏俏地將看到的說話，向公主三人耳語了一篇，就是偏偏不讓小昭等人知悉，全心要她們感到害怕，這便是她的目的。

究其實浩恆是在心裡頭這樣暗想「他娘的！真要命！豈有此理！這羣臭丫頭，！出手居然這麼重？還使上撩陰腿這麼狠毒的招數，要不是剛巧老子今天穿的這條褲比較厚，豈不是被你們給拆了祠堂？

屆時豈非要改名為段公公？老子可是段氏九代單傳的唯一傳人，將來還要為段氏繼後香燈的，而且還未查明真相，為爹娘報血海深仇，這筆帳老子絶對不會忘記的，他日必定十倍奉還，屆時將你們逐一對付。

首先縛在床上，然後撕破你們的衣服，跟住逐一把你們給～哎吔！我到底在想些甚麼？現在何不是想這些的時候，應該是打探情報才重要啊！」

不覺間，他巳經下意識的，不知想到那兒去了，而且表情還隨着想法而不斷更改，為免被人發覺他的不潔念頭，他用極速的變臉功夫，於瞬間改頭換面。

當她們還未想到如何應對之際，他卻忽地提出「爺爺！時候巳經不早，該回去了。」

雖只是短短的兩句說話，卻有種令人不得不從的特別氣魄，但卻令爺爺、方圓以及忘我和智叔等，對他特別的留神。

眾女禁不住同時露出，像是舒了一口氣的表情，二話不說便急急整理佈滿灰塵的衣服，恨不得能即時回到別墅去，然後期望他儘快將今天的事情淡忘，不要記恨在心裏。

而這刻卻有人提出要上衛生間，於是便惹得所有人都嚷着要去，這也難怪，因為車程實在太長了，為了避免出現尿褲子的難堪局面，所有人唯有輪着去。

為甚麼不全體一起去呢？皆因少林寺可是名符其實的和尚寺，內裏所有衛生間，都沒有安裝坐廁，對於女生可是非常不方便，她們唯有選擇到寺門外的酒家去，其他人便只好在寺門旁的停車間等候。

而爺爺、方圓和智叔，則到內堂處喝着茶等，獨剩下忘我與一眾弟子，向其餘人講解少林寺現在的狀況，眾人方知道，原來爺爺一直給予不小捐獻。

自從十二年前那場意外發生之後，他正值萬念俱灰之際，聽了相士之言，說要他多行善舉，那樣他的四個孫兒，便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所以才會不斷的行善積德。

除了捐獻給少林寺之外，聽聞他還於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多所孤兒院，專門照顧一些孤兒，養育他們和供書教學，更幫助他們尋找親人，希望能讓他們一家團聚。

至於找不着親人的又如何？他一樣待得他們長大後，安排到正豐集團工作，可謂照顧周到，不失為一大功德也，說來也真湊巧，原本自小體質極其虛弱的公主，也開始越來越健康，而且還越發標緻。

至於那三個不甚正常的外孫子，他卻甚少理，只是定期前往探望，可能因為相士於當年意外發生前，亦曾批過他們會對親人刑剋，所以致令他，不敢將他們留在身邊。

「剛才他於第一場比武之時，所用的招式，以及最末被一羣少女圍毆之後，所作出的舉動，兩位何有發覺他有甚麼不對勁嗎？」

「首先，他於第一場比武之時所用的，只屬一般尋常招式，而且我已向金臂查問，他說當時只是他輕敵大意，才會這麼容易敗下陣來，假如是認真再比試一場，屆時誰勝誰敗，尚屬末知之數。

他還說，希望日後能多作今天這樣，和外邊高手切搓的安排，以增加眾師兄弟的實戰經驗，也好讓大家知道自身的弱點，這樣武功才會真正的有所改進。」

爺爺兩人聽後微微點頭，表示認同智叔所言。

「至於在最末之時，當他飽受一羣少女毒打之後，身心皆已受傷，竟然還能裝作若無其事，真茵是能屈能伸、能人所不能，決非大丈夫、真漢子所能為之，他日如若遇到重大危機，能夠直接面對的，他必然是首選人物。

怕就只怕、、他還未完全將當年的事忘懷，至於另外幾個嘛～老納相信，目前就只有屠施主一人，能與之相提並論，不過以他的武功脂造，可能另有志向也說不準。

再其次，便是那個名叫小昭的姑娘，雖然她不懂武功，但從剛才她向那個叫大宝的漢子提場，老納便發現她有種能洞悉先機的本領，這比武功更為重要。」

命轉乾坤第二十五章(廁格秘談、暗裡偷聽）

命轉乾坤 第二十五章(廁格秘談、暗裡偷聽）

爺爺和智叔禁不住同時點頭認同，他們說話的同時，可能太過專注，卻並未發現正有人在外偷聽。

「究其實當年那場車禍，是否真的純熟意外？可會是有人刻意為之呢？」

智叔問了這幾句之後，不單令到方圓看向爺爺，似是期待他再一次確認事件的真相，更惹得正在外邊偷聽的人，禁不住全身一緊，凝神靜聽。

先放下這邊不管，說回公主等少女，在寺前酒家借用衛生間之事，雖然可供借用，但廁格數量始終有限，加上又不是只有她們，尚有其他食客正在使用中，她們唯有三兩個進入，其他人只好在外輪候。

當公主和若蘭首先使用衛生間之時，若蘭就突然問公主「你有否聽說過呀，！聽聞爺爺請了那個非常聞名的算命家，就是那個叫甚麼、、（鐵算子）的，大後天會到別墅來呀？」

公主一聽大喜「甚麼？鐵算子？真的嗎？你何不要騙我啊。其實我也想問爺爺為何不請他作客，因為聽說他們是老相識、好朋友呀。」

「我更聽說呀，假若請得動他之時，每人便可以問他三個問題，或者三件事，不少高官富商在未發跡之前，都是因為遇到他，之後才出人頭地的呢！

想當年，他贈了幾句給爺爺，就令到他發達啦，而且現在還是中國首富呀，我已經想好要問他那三件事了，首先我要代老頭子問問他，可有甚麼（發達秘笈），讓老頭子嘗嘗當富翁的感覺。

其次便是問他，可有辦法令到老頭子和娘親和好如初、不再分離，最後便是我何時才能遇到～那～個～他。」

最後那幾個字，音量越說越細，像是在喉頭深處裏說出來般，相信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說的是甚麼。

「我何尚未想到要問甚麼呀，回去後要仔細想想才成，絶對不能輕易放過這個機會。」

正當她們在衛生格內談話之際，冷不防外邊正站着小昭和小秋，全然將她們的對話收進了耳中。

不一會，當公主兩人辦完了正經事後，從衛生格步出之時，小昭兩人，早早便已先她們一步使用完畢，退出走廊之外等待着，還露出喜悅的笑容。

原來她們已開始將剛才公主兩人的對話，和小真、小知細聲的分享着，惹得她們也在開始思考，自己想問那三個問題，但一見到公主便即時噤口不語。

回到少林寺內，神秘人正耐心地，靜待爺爺回答智叔那道問題，爺爺沉默了良久，嘆了一口氣之後，仿佛有着萬般無奈在心頭。

「其實當年車禍發生之前，（那傢伙）曾卜算過必有意外，還叫大家不要去的，就算要去，也千萬不要帶小孩子和孕婦去，因為當日正正就是他們八大文武生，組成六週年的大喜日子。

但他們偏偏不聽，還大伙兒的一個不小全都出席，唯獨只有那傢伙自己失約，獨個兒的逃過那一劫，對於眾同袍遭逢如此劫難，事後卻一點歉意也沒有，只懂得一個勁的在推說，已經一早提醒過眾人，真是恨滅人性。

到今天我還悔不當初，應該派人把那傢伙幹掉，送他歸西，免得他再為禍人間，到現在還不知有多少人被害呢！」

智叔聽着純覺義憤填膺「放心吧！老爺！只要你一聲令下，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找那傢伙回來，給你親自發落，讓你一解心頭大恨。」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業智！你雖有（北惡佛）之稱號，想警惡懲奸，但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十年前的事了嗎？要不是有李施主出手相救，恐怕你現在早已在佛祖身邊侍候了。

只要你在現世，便難一展所長，除非你能去到古代，那又另當別論，屆時老納非單不會阻撓，更會增派弟子相助，但大前提是你真有可能回到古代，今天這番話才作準，嘻嘻！」

那不就等於沒說嗎？智叔禁不住（瞪）了方圓一眼。

「好！你給我記着今天這番話，他日可不要抵賴，請老爺子作証。」

「算了吧！能回到古代再說吧！反正大家早晚也是要去拜見佛祖的，但絶對不是現在，但那傢伙大後天就有機會去見佛祖了，因為我派出去的人，終於找到他了。

原來自從當年一別，他不知何故，竟然孤身一人獨闖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且據稱在當地，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妻子，落地生根，還生了一對女兒呢！

方圓禁不住露出咤異的表情來「啊！老納真走眼！看不出來竟然有女子願意下嫁他，老纳還曾想招他進少林寺呢！」

「說的也是！不過已經沒這個必要了，因為我已經派人用重金作餌，假意為富商看家宅風水，實則是要再問清楚當年的事，約了他一家大小前來一聚，到時有人質在手，不到他不說真話，嘿嘿！」

說完最後，還露出極為陰險的咀臉出來，禁不住令一直在外偷聽的神秘人，內心打了個突。

剛巧此時，有極輕微的脚步聲由遠而近，神秘人雖然剛剛聽到了那麼驚人的內幕消息，但仍然時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覺性，所以他不加思索下，立即便迎向聲音出處。

咦！甚麼？他不是應該逃走嗎？怎麼會反而迎向來者的方向呢？因為他才走不了幾步，智叔就已經用輕功跳躍出來，而他亦揍巧地和進來的人，迎面接上了。

「你們在這裏幹甚麼？」兩人中的其中一個呆了一呆。

「啊！是這樣的，她們已經回來了，現在時候不早，應該起程了，是嗎？大宝！」

大宝連忙點點頭，表示他旁邊的人所言非虛。

智叔繼而關心的再問「浩恒！你的傷勢怎麼樣了？還能否駕駛回去？」

啊！原來這兩個人是浩恒和大宝，那神秘人到底是那一個呢？

「放心吧！不礙事，小小傷絕對難不到我的。」

他才剛把話說完，爺爺和方圓亦已從內堂步出，跟着浩恒便對他們重復剛才的話，之後大伙便出去停車間，果真見着眾人已全都在場。

命轉乾坤第二十六章（爭先拜師、錯誤引導）

命轉乾坤 第二十六章（爭先拜師、錯誤引導）

「小真！下次你們再來的時候，貧僧再將餘下的半套清風劍法傳授給你，如何？」

小真即時大喜「好呀！多謝忘我大師！」

「甚麼？還叫我、、唉！到現在你還不曉得嗎？你應該稱呼貧僧甚麼呀？」

小真露出有點不解的樣子來，小昭連忘在她旁邊提醒。

「小真！前輩不單將你身世之謎解開，還代你祖父唐龍大俠傳授家傳武學，難道這還配不上當你的師父嗎？」

其他幾個少女立時在旁邊竊笑起來，似是嘲笑小真這般愚笨，這才讓她像有種矛塞頓開的感覺。

不自覺的便雙膝跪地「徒兒唐真，拜見師父！多謝師父成全。」

小昭三人見狀，立馬就跟着小真一樣，自自然然的跪在地上齊聲說着「徒兒拜見師父，望師父成全。」

她們和小真是一伙的，見有此良機當然不會錯過，乘勢就行起拜師之禮來了。

此時，若蘭和公主等人互相打了個眼色，跟着同時雙膝跪地，竟然學着小昭等人「徒兒拜見師父！多謝師父成全。」

這四個上流小騙子，明擺着是要借勢拜師學藝了，因為她們都知道，如若不這樣，他朝有日，將會被小昭等人反過來欺負。

這裏畢竟是少林寺，原本素芯也想着要趁此機會，拜師學他一兩門功夫，用來報仇或傍身的，但卻被浩恒適時阻止，她只好懷着失望的心情，和月兒先行上車等候。

她們雖然不情不願，但內心其實是明白浩恒的用意，至於為何他會阻止素芯，跟她們一樣投身於少林寺呢？日後自有分解。

但兩人又豈是肯乖乖在車上靜待之人呢？只見們乘着浩恒回身之際，便躡手躡腳從車子的另一邊下車，然後迅速地繞路而行，從寺門的另一邊，再重返比武場的邊上。

接着躲於附近大樹之後，繼續探聽他們的動向，以防錯過了甚麼而不自知，從中可得知少女的好奇心有多厲害，可能連甚麼絕世高手也比不上，嘻嘻！

說回公主和小昭這羣少女，她們都先後向忘我拜師，純時令到他大感顎然，但又不能只收唐真一人，顯得厚此薄彼，一時之間，竟令他無法作出決定。

方圓見有可乘之機，便和爺爺打了個眼色，大家都禁不住點點頭，然後方圓還大笑着。

「忘我！既然她們態度這麼誠懇，你就破例把她們全都納入門下吧！」忘我似是明瞭方丈的用意般，立刻假咳兩聲。

「好吧！既然是方丈親自替你們說情，貧僧這次便破例，把你們全都納入我介律院吧！但先此聲明，既然你等今日拜入我門下，自當遵守我介律院的戒條，何有異議？否則將被視作破戒，那樣便得接受為師的懲罰。」

眾女即時各有不同反應，而且還不顧旁人的目光，四個人各自圍成兩圈的商量起來，她們先是發出一些微弱的聲音，吱吱喳喳的，像是幾隻蒼蠅在不斷的叫。

跟着指手畫腳起來，還時不時的，先後看向爺爺、方圓、智叔和忘我四人，看得他們產生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因為着實無法推測她們的想法，只好等待她們商量完畢，但就看得其餘人等不敢聲張。

因為他們都知道，眾女正面臨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時刻，所以深怕會因此而影響她們，屆時便會遭到記恨，後果着實不堪切想，而其他僧侶和俗家弟子，則不明所以地想開口問她們，但又不敢問。

正於此時，有一名極為年輕的僧侶，看他抱着大包小袋的，像是剛巧自山下回來，他一見到這麼多人，當中更有不少是陌生人，而且個個面上都露出非常沉重的表情。

內心登時產生莫名的恐懼，跟着見到智叔也在其中，連忙三步併作兩步跑到他的跟前。

「啊！師兄！很久不見了，來了這麼多人，他們神色這麼凝重，究竟發生甚麼事了？」

智叔沉吟了一會「無悔！你看見中間那一羣女孩子嗎？你千萬不要少看了她們，她們何是來少林寺踢山鬧事的，已經先後有三位師兄弟，慘敗在她們的邪門武功之下。

不單止我不敢接受她們的挑戰，連主持方圓大師也不願與她們為敵，現在她們正逼迫你師父忘我大師與之交手，假若真的交手，唉、、恐怕亦難逃一敗。」

智叔說得像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感覺，純時令到那被他稱為無悔的小僧侶大惑不解，此時較早前於比武中落敗的三名僧侶，見到他們在談話，便俏俏走來。

智叔就趁勢問三人「無悔剛剛從外頭回來，你們向他說說之前敗陣的情形，好讓他知道那羣人的厲害。」於是三人，便將落敗的過程先後向無悔述說一遍。

首先是金臂「你瞧見那略為高大的傢伙嗎！他就是用他那特別的身形，乘我一時不慎，將我撞倒於數尺之外。」

說着說着還禁不住流下男兒淚，他還用手指指向浩恒的方向，但恰巧被身材最高、胸部偏大的小知擋住，令到無悔以為他指的是小知，他看了看小知的身形。

「啊！她的身形果然非常特別，難怪師兄你會落敗，不要難過，假若換了是我，也是非敗不可的。」他還輕拍金臂的肩頭安慰他。

跟着輪到羅山「你瞧見那呆呆的傢伙嗎！他就是與其他人合謀，用言語引我進攻，墜進他們一早預設的陷阱，結果一招之後，我被反震得飛開丈外，幸得其他師兄弟接着我，才不致出醜人前。」

說着說着又忍不住嗚咽起來，還一頭栽進金臂的胸前，他還用手指指向大宝的方向，但卻被小真那天然呆的身體給擋住了，又令到無悔以為指的是小真，他看了看小真的表情。

「啊！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也難怪師兄你會中計，不要傷心，假若換了是我，相信一樣會中計。」他還輕撫了羅山的背部安慰他。

命轉乾坤第二十七章(佛門聖語、神秘高僧)

命轉乾坤 第二十七章(佛門聖語、神秘高僧)

接着輪到無塵「你瞧見那彪悍的傢伙嗎！他最為狂妄，竟然說、、假若我能接得了他一招，便告知我他姓甚名誰、所屬何派，但結果、、我真的連一招也接不住，不單兵器被奪，最後還被他踹了一腳，倒飛回師父的跟前，真是難勘。」

說着說着也情不自禁的痛哭起來，他還用手指指向屠一刀的方向，但又被某人擋住了，這次是經常作中性穿着的若蘭，這又令到無悔以為指的是若蘭，他再看了看若蘭那兇狠的表情。

「啊！果然非常兇狠，又難怪師兄你接不了她一招，不要灰心，假若換了是我，恐怕也接不到她一招。」

他這次輕撫了無塵的光頭安慰他。剛聽了三位師兄的遭遇，令到無悔內心無比激蕩，內心登時湧起一股正義感。

「無悔！那現在應該怎麼辨呢？你作為少林弟子，是否應該替你師父解圍呢？」

「對呀！今次就讓我出手，好好教訓她們一番，讓她們知道少林寺何不是好惹的。」說完之後就往忘我的方向走去。

「師父！弟子回來了，不用你出手，就讓弟子為你先打頭陣吧！弟子如若不敵，再請師父出手未遲。」

說完之後，也不等待忘我的回話，便徑自步向公主等人之前。

「大胆狂徒！我師父大發慈悲，多番容忍你們，你們還執迷不悟？阿彌陀佛！還不快快歸依我師父門下，改邪歸正，勿再多生事端，免得日後成為武林公敵，屆時將為時晚矣。」

這番說話，惹得眾女停止正在商量的舉動，眾僧侶一聽無悔之言，無不深感義正詞嚴，實真乃佛門最高之聖語，全部同聲脫口叫好，方圓、無我、智叔和爺爺等，更鼓掌以示贊賞。

他不單干擾到眾女商量大事，更惹來她們心頭的不快，當一聽見他用三言兩語，便將她們形容成邪魔外道，更因此而搏得全場眾人的表揚，禁不住同時心頭火熱起來。

首先她們用一雙杏目怒視着，繼而各自上下打量着他，跟着互相打了一個眼色，之後八個少女迅速行動起來，先是齊齊高聲大喝，繼而快速地將他重重包圍，令他無從逃走，嚇得他不知所措。

當他被包圍之時，眾女目露兇光，有些發出睜瞵的笑聲，亦有些發出咆哮的野獸聲，正慢慢圍着他轉起來，還開始將層次升級，有些用手指往自己的頸部，作出戒刀在戒頸的動作恐嚇他。

有幾個更時而揮動手腳，作勢做出一些，像是要攻擊的假動作，令到手無寸鐵的無悔，開始露出後悔的表情，暗想着師父是否為自己起錯了法號，內心擁起一股莫名的恐懼感，越發不知如何面對。

而旁觀的，卻没有一人出面為他解圍，只是在邊上看着事態的發展，更有些人開始忍不住露出笑意，

當眾女包圍着他越轉越快之際，他終於忍不住高聲向忘我求助，啊！不是的！嚴格來說，應該是求救才正確。

因為無悔正大聲高呼「師父！救命呀！她們很可怕呀！」

跟着居然蹲在原地，不斷的發出嗚咽之聲，一副無力招架的模樣，完全和當初義正詞嚴的樣子相反。

簡直就丟盡了少林寺的架，看得他的師兄弟們禁不住側目，更看得剛才為他鼓掌贊揚的四人，深感無地自容。

這刻，較早前去小睡一會的黑影，終於回到附近了，當他目睹了無悔的慘狀，則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

至於方圓等人，心裏頭則不約而同的暗想「哼！剛才真大意！應該看清楚形勢再鼓掌的，這都是無悔那臭小子的錯，應該罰他今晚不准用膳。」

無悔真可憐！原本是抱着要替師父解圍的他，竟然就因為被眾女的恐嚇所敗，而招來這樣的秋後算賬，其餘人則在邊上捧腹狂笑起來，本人看得出來，這可能是他們有生以來，重未嘗試過如此解放地笑的了。

無悔正於此難堪之時，忽地一陣怪風刮起，惹得眾人本能地伸手掩面，風力非同一般，眾女更有些東歪西倒的站立不穩，但除卻她們之外，其餘人等卻並未受到波及，明顯這陣怪風是衝着她們而來，兼且還是人為居多。

怪風過後，無悔不知何時已完整無缺的，站於爺爺和方圓的身旁，他身前卻多了一名衣着殘舊，年紀老邁的和尚，而他則露出像是得救的表情，還破悌為笑，而老僧面無表情的站立着，但眼神卻看着眾女，令她們禁不住大為緊張。

爺爺等人一見來者，便同時暗想「哼！這老妖怪每次都是這樣，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就在最後關頭才來，也好！就讓他好好教訓她們一番，令她們稍為收斂。」

「哼！雖然無悔是略為胆少，而且還從未見過甚麼大場面，但他畢竟是少林弟子，更是本座的徒孫輩，那容得你們這群小娃子來欺負。」老和尚在心裡暗忖。

接着突然於空氣中，响起一把聲音「施主！得堯人處且堯人，做人處事切莫太盡，否則緣份誓必早盡，屆時則恨錯難返矣。」此聲音一响起，即時惹來眾人的猜度。

當中有數人，像屠一刀般暗想「果真是絶世高人，未見咀巴移動，竟能發出聲音？而且還那麼清浙，遠近皆聞，難道這便是傳說中的神秘武學（入密傳音）？」

「啊！世外高人不愧是世外高人，果然不枉此行，看來今趟我並沒有白來，若能有幸拜得此絕世高手為師，將對我的大計有莫大的幫助。」

但見公主和小昭等人，則各有不同反應，小昭立感此乃世外高人之忠言，即時便拉着小秋等人退到一旁。

「多謝前輩提點，我等謹遵教晦。」

而公主等人則心存不服，若蘭更向着空氣說話「哼！藏頭露尾的，算甚麼英雄好漢，有種的便出來現身相見，否則便滾回去。」

好個若蘭！不愧是軍師，隨着她簡短的幾句，便惹得這神秘聲音的主人現身。

她話聲剛落，站在無悔前面的老僧，已於一瞬間站於她的身後「這位小姑娘！你這是在叫本座嗎？

不單嚇得若蘭全身一震，還把小逸兩人給唬住了，隨後的一分鐘，眾人完全不敢聲張，更不敢隨意亂動，時間仿佛就像停頓了一般。

命轉乾坤第二十八章(刁蠻任性、普渡禪師)

命轉乾坤 第二十八章(刁蠻任性、普渡禪師）

半响後，只有公主一人敢開口發言「哼！老禿驢，你何知道本公主是誰？看你衣衫破爛的，你是甚麼身份，居然敢來做架樑？定是活得不耐煩，想早點去西天向佛祖報到了。」

短短幾句說話，便盡顯她刁蠻任性的作風，老和尚但聽她說話的語氣，禁不住來回撓着圈，用極嚴厲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和若蘭等人。

看得四女混身不自在，若蘭更自感全身抖震起來，三女自自然然地，就往口出狂言的公主身旁靠去，但見老和尚略為別過身，然後退到一旁，與公主等人足有兩丈之搖。

讓四女以為公主剛才的說話，已經把他給唬嚇住，殊不知他忽地轉身，雙掌猛然向她們隔空轟出一記，發出（伏～）的一記長响，氣勁比較早前的怪風，強上不止兩倍。

令到她們像保齡球樽，剛被一個巨型保齡球擊中般，全部倒於地上，接着才相繼發出遲來的驚嚇聲，掌勁過後，四女隨即自發地撿視自己的身體。發現竟無一人受傷，老和尚的這一記猛招，只是把她們推跌於地上罷了。

即時惹來屠一刀和浩恒等男仕的驚咤，屠一刀更暗想「真想不到這老和尚如此厲害。竟能將隔空掌勁，拿扭得這麼精準，而且距離還這麼遠，細心一想，可能他還未盡全力呢！

我和他的功力相比，到底又相差多少呢？假如是我受他全力一記，結果又會如何呢？真想印証一番。」

而浩恒則暗自盤算着「真不愧是世外高人！更想不到的是，原來隔空氣勁是真的存在的，今日有緣得以一見，真不枉此行，若能有機緣得以修習此等上乘武學，便更是三生有幸了。

假以時日，到尋得害我父母之真兇，必定要他嘗嘗我（百步風雷隔空神掌）之威力！小時候爹曾經提起過，少林寺有一得道高僧，法號（普渡禪師），當年爹因醉研家傳武學，曾上少林寺挑戰當時的主持。

亦即是眼前的這位大師，雖然只是接了他數十招便敗於其手，但今日一見，從中亦可想像爹當年敗得並不冤枉，假如以我今天的武藝，到底又能接他多少掌呢？

不若就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印証一次，也好讓自己了解目前的實力如何，但絕對不能平白無事的，就要對方與我試招，必須找個合理的借口，才能令人信服，以免爺爺等人懷疑。」當他正在苦思良策，如何才能達成心中所願之際。

冷不防另一邊事件尚未平息，公主竟然心生不忿地再次站起來，又擺出一副臭架子，居然胆敢走上前用手指指向老和尚，然後更按着她的小蠻腰肢。

「哼！老和尚，你剛才是有點厲害，但要是和本公主的高手相比，恐怕還差了那麼一點，怎麼樣，要和他們幾個較量較量嗎？但先此聲明，他們較早前，已經將你其中三個徒子徒孫，給徹底的打敗了。

要不是本公主示意他們手下留情，恐怕你這三個徒子徒孫，一定比你更早上西天，長伴佛祖左右了，哈哈～哈哈！」

她娘的！公主這臭傢伙說這番話之時，不單態度囂張，而且還誇大其詞，明擺着是要激怒老和尚，和屠一刀四人一鬥了，果然激得老和尚青筋暴現。

「好呀！你們誰個有本事的，多少人也不相幹，即管放馬過來吧！本座多多都殺起。」

此話一出，即時惹來屠一刀和大宝兩兄弟的不滿。三人還想衝上前，要與老和尚來個即場比武呢！幸得浩恒居中調停，暫時平息了雙方的怒火。

咦？這不就是傳説中三十六着的借刀殺人嗎！想來公主雖然不知天高地厚，但卻竟然懂得運用此招，而且還用的不賴，至於她這招借刀殺人，究竟是借誰人的刀來殺誰，現在還未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場以四對一的集體比武，必定比之前的三場（小兒科），來得更激烈、更精彩，請各位拭目以待。

雖然公主揚言要屠一刀四人，代她出手教訓這老和尚，但浩恒等人原本就對公主不滿，那會這麼簡單就出手呢！這就要看取得首場勝利的段大俠，如何發揮了。

首先他就向老和尚表現得謙恭有禮「這位大師！請容我等先問公主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回頭再與大師切搓，如何？」

老和尚見他態度恭敬，與公主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便點頭應允「可以是可以，但不要太久，因為本座何是十分繁忙的。」

此語一出，即時惹來少林寺上上下下的不滿，但都只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一人表達出來。

浩恒得老和尚答應，立馬就争取時間，招來其餘三人一同走向公主面前，和她不知在商量些甚麼，由於大宝、二宝不擅詞令，全程都是浩恒和屠一刀跟公主交涉。

大宝兩兄弟則不斷的點頭和搖手，令到旁人無從得知她們談話的內容，但隨着時間慢慢的流逝，其他人開始覺得，他們正在商談着十分重要的事情。

不一會，若蘭和小昭見狀，終於忍不住同時走上前，加入交涉會議的行列，令到原本自稱非常繁忙的老和尚，也覺得應該尊重他們的會議，只是悠閒的在原地踱步。

未幾，終於見他們面帶笑容，兼且還齊齊鼓掌，似是已達成共識般，接着更一同走向老和尚的跟前。

老和尚見狀大喜「年輕人！怎麼樣？可以比武了嗎？」

「前輩！晚輩還未自我介紹，我乃雲南段氏（百步風雷勁）之後人段浩恒，我爹名段正賢，約於十多年前，曾與貴派一位名曰（普渡禪師）的高僧切搓武藝，可惜卻在數十招之後敗於其手。

家父曾囑咐晚輩，如若能得見那位高僧，首先便要向其扣拜三個响頭，以拜謝他當年於比武之時手下留情，我爹才因此而没有受到重傷，如此武德實堪稱一代（神僧）。

而且還要向他討教武藝，以改善我段氏武學之不足，未知前輩可曾認識那位普渡禪師呢？」

老和尚一聽，登時便開懷大笑起來「好個段正賢！得子若此，夫復何求呢？年輕人，本座正是普渡禪師。」

命轉乾坤第二十九章（三叩拜首、秘密會議）

命轉乾坤 第二十九章(三叩拜首、秘密會議）

眾人禁不住大吃一驚，因為眼前的這個老和尚，便是浩恒口中提到的武林高手，而且還是上一任主持，難怪隔空氣勁能使得如此出神入化。

當老和尚笑逐顏開的那一刻，浩恒便知道他的（奉承）策略湊效了，絕大部份人得到別人讚揚的時候，都必定會露出開心愉快的表情來，尤其是當着接近一百人這麼大的場面。

當中還佔了大半數是自己的徒子徒孫，普渡當然也不能例外，即場就露出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態度來，登時惹得場中三人甚是不滿，他們是誰？不就是方圓、忘我和智叔啦！為甚麼會這樣子？容本人日後再詳細解釋。

屠一刀等人，當知道老和尚便是傳說中的普渡禪師，便更感覺心痕難煎，全身上上下下，正不自覺的運起勁來，未知他們自己是否知道。

除了浩恒和少林寺四大高手之外，相信感覺到的人，着實不多，或許爺爺和小昭，是這少數中的兩人也說不定。

回說比武場上，浩恒這（七尺男兒），果然說得出、做得到，當眾就下跪向普渡這老和尚，連續叩拜了三個响頭，登時發出三記（伏～伏～伏～）之响聲來，可見誠意十足。

場中百人之眾，相信只要不是聾子，便肯定聽得一清二楚，包括偷偷從車上潛回附近的月兒兩人，當然，她們完全明瞭他此刻的所作所為，因為他正部署着一件，令眾人意想不到的事。

只聞他向普渡叩拜了三個响頭之後「神僧！家父生前曾有說話交托，着晚輩必須相告，但又不便讓其他人聽到，可否借一步說話呢？」

由於他言詞誠懇，加上神僧前、神僧後的，令他無法拒絕，遂只好笑着點頭應允，然後隨他走到一旁，正好就距月兒兩人所在之大樹不遠，她們當然把握這天賜良機，齊齊不動聲色，張開兩雙耳朵，像衛星的碟子般俏俏地偷聽着。

暫時返回古代那邊，宋太祖和其弟正於退朝後，於禦書房內，和五位近身大臣開著秘密會議，此五人是誰？他們分別是禁軍首長（江皆河）、太傅（孔博）、工部總監（文嵐）、京城府尹（鐵格），以及戶部總監（曹康）。

他們五人都是宋太祖的心腹，亦是當年（陳橋事變、黃袍加身）的帶頭者之一群，他們齊聚禦書房內，正為了一件大事而煩惱，是甚麼事令到他們如此頭痛呢?

其事有三，主要是為了應付遼國之入侵，以及孟家兄妹的復國戰，和後唐國向他們突然宣戰，而前者的問題尤為嚴重，比之後兩者雙加更甚，簡直已到了困擾的地部。

遼國的皇帝名（呼兒朮敖），他便是當年滅（後晋）的遼帝之子，據傳當年他只有十五歲，便跟隨其父（阿骨打大汗）南征北戰，殺敵無數，而滅晉之戰，更自告奮勇、身先士卒，充當先鋒大將，太祖對他尤為忌彈。

自於五天前收到邊防密報，呼兒术敖突然集結軍隊，於宋國北面的（幽州）邊境作亂，由於幽州地處宋國的要塞之地，令到當地鎮守的地方官員及將領十分緊張。

而且還有鎮守邊關的將領，親眼見到他的出現，認為開戰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不惜用上八百里快馬急傳，將這個震驚的消息通報回京。

當太祖一收到這個密報，卻將之封鎖下來，不於朝堂之上，與文武百官商議，而是召集其弟宋太宗，與及前述的五位親信大臣共商對策，因為不想四大將及其黨羽知悉，而有所行動。

至於孟家兄妹雖然已打響旗號，名為要光復後蜀國而作出準備，但卻一直遲遲未有出兵，只在不斷招兵買馬和訓練軍隊，令他感覺這完全是南漢王，在幕後教吮他們試探太祖的反應而已，大可不必理會。

而南唐王一方，太祖探明此人乃南唐國第三代君主，從未曾參與任何戰事，實乃一位文人皇帝而已，而南唐國之現狀，是分成太子和二皇子兩派的，這都是大早便已知的事實。

加之只聞南唐國會作出宣戰，但卻又不下戰書，邊境（鄂城）亦無任何異動，令人覺得純熟虛張聲勢罷了，於是太祖亦認為，這些只是南唐國內的某一派，想挑起宋唐交戰而從中取利。

「現在遼國的呼兒术敖正在邊境作亂，而我方守將快馬急報，卿等認為如何？」

「啟稟皇上！微臣認為應該速速派兵前往鎮壓，方何阻止敵軍進一步侵犯我境。」

「啟稟皇上！微臣贊同江將軍之言，遼國乃中原歷朝歷代之大敵，對中原何是虎視眈眈，如不予以重擊，實難保我大宋之安全呀！

工部總監文嵐和戶部總監曹康，互相打了一個眼色。

「啟稟皇上！微臣認為不可與之交戰，理應採取議和，正所謂先安內、後攘外，然後利用這段時間，將全中原的小國掃滅，最後才對遼國用兵，這才是上策啊！」

「啟稟皇上！微臣曹康贊同文大人之言。」

太祖見太傅孔博全程默不作聲，於是忍不住向其相詢「孔卿家！朕想聽聽你有何高見？」

其餘四位大臣急忙看向孔博，連太宗亦靜待着他的回話。

「啟稟皇上！微臣有一疑問想先問皇上，未知可否？」

「孔卿家！只要是有利於我大宋，你但問無仿。」

「皇上！內憂和外患，究竟誰個更重要，熟輕熟重呢？」

太祖和眾大臣聞言，旋即陷入一片沉思之中，當然連太宗也不能例外了。

半刻之後，太祖終於從沉思之中轉醒過來「孔夫子！朕以為兩者同屬重要，並無輕重之分，眾卿家認

為對嗎？」一時之間，眾大臣都在點頭稱是。

「皇上英明！皇上神武！」孔博卻突然揚聲發笑出來，惹得眾大臣大惑不解，全都瞪着他的臉上看，似是對他存有些許不滿，半响之後，孔夫子才停頓下來。

「恭喜皇上！賀喜皇上！收復中原、驅逐胡虜，指曰可待呀！」

「太傅！小皇着實有所不明，請孔夫子明示。」

命轉乾坤第三十章（發現細作、巧知秘密）

命轉乾坤 第三十章(發現細作、巧知秘密）

「二皇爺！其實道理很簡單！既然兩者同屬重要，又不能只取捨於某一個，那麼，只要安內和攘外同時進行，讓它們互相攻擊，不就能起一石二鳥之效嗎？」

太祖兩兄弟聞言，便齊齊放聲大笑起來，弄得其餘四位大臣一臉怔然，像頭腦摸不着邊際似的。

「四位大臣不必過慮，待小皇解說一篇，爾等自當明白。」四人聞言，便即靜待他的解說。

「首先，外患是遼國，而內憂則是（他們），那末，只要讓雙方互相攻擊，我們不就、、」

當他還想說下去之時，卻忽地頓住，江皆河見狀，立即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同時迅速閃身到門邊左右，齊齊用手指做出（三、二、一）的倒數手勢。

太祖和四位大臣見狀，料想兩人必是有所發現，禁不住同時噤聲不語，靜待事件之發展。

兩人跟着便分左右同時把門猛地打開，而貼於門外的人，不料他們有此一着，登時給弄得跌了個（狗吃屎），無所遁形地出現在宋太祖等人的面前。

江皆河立即伸頭往門外再探，發現並無他人，隨即便快手把門合上，太宗則一直用一雙厲目，緊緊的把倒於地上的人盯着，嚇得她不敢亂動，更不敢抬頭回望房內任何一人。

大家都刻意的默不作聲，旨在令到這個細作產生恐懼感，以便待會的問話，她能和盤托出不敢作謊。

「爾是何人？居然胆敢在門外偷聽？是誰個派你前來，在本官面前，怛白從寬、抗拒從嚴，還不快快從實招來？」

果然不愧京城開封府的府尹，語氣嚴厲之餘，亦顯出一股令人不得不從的正氣出來。

倒於地上的人，正全身顫抖着跪於太祖面前，不是回話而是不斷哭泣，「姑娘勿慌！如有難言之隱，你儘管道來，看朕能否助你解困。」

這是他們一貫所使的技倆，一個用嚴，而另一個則用柔，正是（一口砂糖、一口糞便），讓人不得不折服在前。

正在不斷哭泣的人聞言，慢慢地抬起頭來「當真？你何不要騙我啊！」

當她用嬌柔的聲音說話之時，不期然讓眾人往她臉上一瞧，想看清地上之人的相貌。

眾人細看之下，始發現原來是一位小姑娘，不單樣貌清秀，而且還極為標緻，驟眼看去，年紀大約在二十之間。

雖然身穿宮女服飾，但卻並無宮女之感，反倒予人一種大家閨秀的感覺，此刻卻露出非常憂戚的面容來，令人無不生出一股我見猶憐之感。

「姑娘你但說無仿，我皇兄乃一國之君，而且還一言九鼎，必能為你排難解分。」

小姑娘聞言大喜，瞬間便破悌為笑，接着整理了自身的衣裝一會。

「啟稟皇上！小女名（單敏），我父乃前朝後周之遺臣（單德光），原本被分配於京城以外的（許城）當縣官。

但在半年前，卻被丞相（陶承旭）召來京師，說我爹甚麼大材少用，應該在京城協助丞相，一展抱負才對，還不由分說，派人用馬車連夜趕路，將我們父女倆接往京城，怎料才一進京，我們便被送往京城近效，一間像是寺廟的建築物去。

之後更分開我和爹，不讓我們接觸其他人，至此我們始知受騙，但巳恨錯難返，為求保住家人性命，只好任由擺佈，跟着他要我為其辦事，否則、、否則將對我爹不利。」

說完之後還忍不住嗚咽起來，太宗見狀，連忙搭着她的肩頭安慰一番，此刻不單太祖，連眾大臣亦感到，太宗對單敏有着不一般的感情，太祖見狀，連忙示意她繼續說下去。

「之後陶丞相便着我入宮，安排一個宮女的位置，叫我監視你們的一舉一動，將打聽到的一切，全部向他稟告。」

「除此之外，陶丞相還有甚麼吩咐你嗎？」身為府尹的鐵架連隨追問。「沒有了！不過、、」

江皆河聞言插咀「不過甚麼？還不快快道來！」其餘人立時顯得緊張起來。

「不過他曾問我一些奇怪問題，令我耿耿於懷。」

這次輪到孔博的好奇心被勾起了「究竟甚麼事令你如此在意呢？」

「因為他於第一次見我之時，便問我爹有否交予一些東西給我保管，我便直說沒有，他還說只要將那樣東西交出來，他便保証放我們一家回鄉，着我細心想想，一旦想起便立即通知他。」

曹康便追問「那他有否形容那件東西，到底是甚麼模樣呢？」

「他曾形容過，那件東西可能是一副畫、一本書、一封信，甚或是一張地圖，諸如此類東西。」

當眾人一聽到最後出現地圖兩字之時，立時感到一陣貓膩，純感事態並不簡單。

因為眾人大致上都知道，單敏之父單德光雖然是前朝遺臣，但卻只是一介五品小官，在許城也許是一個公正廉明的清官，但哪裏值得陶丞相那傢伙去親自請動呢？

一直只聽不問的太祖，終於動金口「單姑娘！你何知你爹現今身在何方？」

「我最近一次見他，巳經是十天前了，陶丞相準許我們每逢初一、十五便見面一次，那時他還在寺廟裏面，我想、、如無轉換地點，應該還在那裏吧！」

「單姑娘！你何知那間寺廟名曰甚麼？座落於何處呢？」

「我不知道吔！因為每次他們都用馬車接送，而且感到路途遙遠，自從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想將窗帛打開之後，立馬就被隨行監視我的女子阻止，她還掌了我的咀呢！

之後每次接送我的時侯，便用布條矇着我的雙眼，直至帶我進入爹的房中為止，令我無從知悉身處何方。」

「單姑娘！你所說的是否全部屬實，所言非虛？你何敢向天立誓？」

「蒼天在上、皇土在下！小女子如有半句虛言，便讓我萬箭穿心、身首異處、不得好、、」

當她還未將那個（死）字說出去，便已被太宗阻止「哎！夠了！我們相信你便是，無須再說下去了。」

「若要知道陶丞相在玩甚麼把戲，必須向單大人當面問過明白。」

「不錯！如今距離初一，只有不足五天，我們要把握這次機會，掌握單大人的所在地，以便日後作出營救。」

「單姑娘！朕問你，如今你在宮中，何有人與你接頭？」

「我只知有位宮女名叫（陶詩）的，負責我在宮中的一切行動，每次我和爹的會面，也是由她接送。」

命轉乾坤第三十一章（陶詩屠屍、三招試功）

命轉乾坤 第三十一章(陶詩屠屍、三招試功）

「唔！如今單姑娘已逗留了很久，為免讓那個叫陶、、甚麼來着？」

「啟稟皇上！那宮女名叫（屠屍）！」

「甚麼？屠屍！連名字也起得這麼差，一聽便知道不是甚麼好人啦！」

單敏聞得太祖聽錯是屠屍，忍不住嫣然一笑，似是暫時把心頭的憂慮放下，太宗見狀亦於不覺間咀角帶笑，這些微舉動都被眾人收進眼底。

「皇上！不是這樣的，那宮女是叫陶詩才對！」

「屠甚麼也成，就是屠屍不成，人都已經死了還要屠屍，這不是太過份了嗎？現在單姑娘必須返回住處，以免引起她的疑心，過兩天待我們探明屠屍的底細，再商議如何營救你的父親。」

看來太祖是完全聽錯了，才會把陶詩誤作屠屍，尤如曾有一古代考官唱名時（錯把馮京當馬涼）。不過這次是同音別字而已，但眾人似是已習慣太祖的紕漏，只有孔夫人還在試圖糾正而已。

「對！現在由本皇先送單姑娘回去吧！」

「二皇爺！萬萬不可！絕對萬萬不可一口才呀！這樣子不是說明了，我們已經知道她們父女的事了嗎？這將陷單姑娘父女於險境呀！」

太宗聞言，有如當頭棒喝「啊！幸得曹大人提點，小皇幾乎誤了大事，亦差點害了單姑娘父女呀！」

「對！讓單姑娘自行回去，還有假若那叫陶詩的女子問起，為何你會逗留這麼久，你便答（因為皇上突然要品嘗茶點，所以拖延了些許時間。）

如她問起你何有打聽到甚麼，你便佯稱，稍微打聽到皇上即將兵發幽州，打算對遼國的呼兒朮敖開戰，反正這個消息他們是遲早會知道的，順勢可以察看所有人的反應，正是一舉兩得！」

太祖和孔博兩人聞言，連連點頭，似乎是極為贊同文嵐的方法。

「皇上！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小女這就先回去，靜待你們的佳音。」

說回現代那邊，當浩恒和普渡走到大樹旁，浩恒便臉露神色凝重。

「神僧！家父曾打遍江南無敵手，連他們自己組成的八大文武生之中，亦僅有（太極張三絕）一人，能與家父戰過平手，他唯獨只敗給前輩而已，說當今武林，神僧堪稱無敵，而他只敬佩神僧一人。

故着晚輩如若得見神僧，務必拜前輩為師，但晚輩無能，自家父不幸亡故之後，於無人指點之下，自行修練家傳武學百步風雷勁，可能練功不得其法，不懂掌握運勁竅門，以致武學修為極淺，實難與公主旗下的三大高手相提並論。

尤以居中那個名叫屠一刀武藝最高强，晚輩更聽聞他祖上有「大清第一劊子手」的稱號，曾經親手斬殺南明大將，國姓爺（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刀法堪稱天下無相，晚輩自忖，即使與其餘兩人聯手，恐怕也並非其敵。」

他說這番話之時，還不時用手指指向屠一刀等三人，惹得三人在各自不斷揣測。而爺爺和方圓四人，打自普渡這老妖怪的出現，便一直留意着他的動向。

如今眼見他和浩恒走到一塊，不期然露出憂心忡忡的表情，但又不能貿貿然插手干預，既然事已至此，只好靜觀其變，以防不惻。當浩恒提到太極張三絕的名字時，普渡卻於一瞬間露出不肖的面容。

「哼！太極張三絕？他還未有資格與你爹相提並論，更莫遑論與本座交手，當年本座與你爹的比武，足足用了九十三招之多，才能將你爹打敗，但假若是張三絕那廝，本座保証不出九十招，必能將之擊敗。」

「當年我爹也曾提及過，他之所以與張三絕戰個平手，全因要顧及八大文武生的和氣，才刻意保留實力，作個和局而已，而晚輩較早前，因寺內高僧金臂大師一時不慎，才讓晚輩有機可乘，僥倖勝出首仗。

今番晚輩奉公主之命，與三大高手同時和前輩較量，於此情況下，恐怕會惹來他們與及場中高手的恥笑，這將有損我雲南段氏之英名，求前輩指點迷津，以解疑慮，晚輩將感激不盡，没齒難忘。」

「小子果然不愧雲南段氏之後人，段正賢好福氣呀！能有此賢才，段家後繼有人矣！這樣吧！讓本座先了解你的造藝，再作決定吧！

你儘管用全力向本座連轟三記，記着不必留力，但先此聲明，假若你的實力未達本座之基本要求，那麼拜師一事嘛～何是要就此作罷囉！」

「晚輩在此先行多謝前輩成全！」說完後還拱手作揖以示敬意，月兒和素芯聽得全程對話，忍不住相視而笑，齊齊為他得此曠世良機，而鼓舞萬分。

當知道這可能是他唯一拜得名師之機時，浩恒此刻全身上下正湧出無比鬥志，務求施展渾身解數三擊成功，跟着他後退數步，隨即調整呼吸吐納運勁，貫於雙臂之上，接着猛地大步跑向普渡身前，先是向他迎面轟出一記。

眾人見他突然獨自向普渡攻擊，相信除了月兒兩人之外，無不感到驚詫萬分，他第一拳剛轟到普渡面門不足一尺，便已被其一掌摭住，而且拳勁像是泥牛入海，忽地從空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令他驚異莫名。

他立即再發第二拳攻向其頭部頂門，這次又被其一掌托過一旁無功而還，大家何千萬不要小看了這區區一托，因為他居然把浩恒這麼高大的身軀，帶得失了身型。

這無疑令他再一次明白，自身的實力與之相比，着實差天共地，亦令他更要把握這最後一擊，不容有失，正當他再退數步，調整呼吸想作最後一擊之際。

「我們的段左副總管，看來你的本事不過如此罷了，還是讓老子來吧！」

暑屠一刀說完之後，還當着眾人的面前，哈哈大笑起來，惹得全寺上下的人，也跟着嘲笑，當中笑聲最為响亮的，依次是安寅、石博士、四大小惡人和～對不起，因為為數太多，不能盡錄，祈為見諒，嘻嘻！

純然令到浩恒這個堂堂左副總管，感覺顏面全無，一下子引發出他體內的怒氣，令他情不自禁地仰天暴喝一聲，隨着這一聲暴喝，一陣涼風忽地刮來，連帶附近的落葉也被刮得飛舞，情景煞是古怪，亦把眾人的嘲笑聲猛地給頓下來。

命轉乾坤第三十二章（突破功力、即場拜師）

命轉乾坤 第三十二章(突破功力、即場拜師）

反觀普渡卻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像是終於發現甚麼似的，因為緊接而來的一擊，將會令全場人仕對浩恒刮目相看，更不敢向其發出半點嘲笑之聲。

浩恒暴喝過後，猛地全速飛奔，距普渡身前約兩尺餘之處，才突然躍起，以雙腿並合之恣，向其飛踢而去，這招正是其家傳絶學，百步風雷勁中的（風雷並起），亦是當中的一記殺招。

浩恒打自修練開始，便從無辦法掌握此招之竅門，如今經眾人集體嘲笑之下，竟然勉強自己强行使出，但見其速度之快、勁道之猛，遠比之前兩招相加更甚。

普渡即時舉掌相迎、、這就錯了，只見他於猛招臨門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刻意橫身閃過來招，令浩恒這記猛招，正正便打在他身後的小樹之上。

小樹雖略微不及人身粗壯，但卻應聲而斷，只聞一記（喀～裂～）的爆裂聲响過後，不單場中眾人哇然，連浩恒自身亦想像不出，此招竟有如斯威力。

爺爺和智叔兩人，從未見過他能發揮出如此猛招，禁不住同時面露半喜半憂之色，而方圓和忘我，則對他連連點頭，稱贊他運氣勁道拿捏準確，致令猛招得以完全發揮。

當眾人尚在啞口無言之際「恭喜段施主！你終於衝破（心坎穴）這道難關了，較早前你問本座，關於提氣運勁的方法甚為不當，以致勁道平庸無奇，其實全因你尚未衝破身上重要穴位所致。

雖知道人體身上穴位繁多，不單有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更有（任督二脈）和（生死玄關）和（九大順穴）。

當中亦有不少不為人知的奇經百脈，只要逐一衝破，便能令功力更上一層樓。

目下你剛衝破了心坎這個大穴，體內的氣勁正在運轉不息，必須傾吐而出，以發洩多餘的氣勁，否則會自傷身體，正巧我們有比武之約在前，你大可不必顧慮，全力向本座進攻，這樣將有助於功力增長。

而往後的日子，只要你依照家傳秘笈勤加苦練，必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他日如若遇有不明之處，儘管上山找為師，為師必定毫不吝嗇、傾囊相授。」

當他將為師兩字脫口而出，浩恒便不假思索地，再一次跪倒在普渡的跟前，接着當眾再行其三拜之禮。

「晚輩段浩恒拜見師父，多謝師父栽培。」

此語一出，登時令到全場近百人哇然，當中更有不少人，掛着既羨慕又妒忌的心情於臉上，因為作為（尚武者），終其一生，不就是想覓得良師，學得一身絕世武學嗎？

此刻這個機會，卻被他垂手可得，令不少人不期然的對他（赤目火熱）起來。而爺爺和智叔，原本便

已對他非常在意，如今將對他的關注度，更加地提升數倍以上。

而月兒兩人，對於他終於投身普渡門下，無不在心裏欣喜若狂，相視而笑，當浩恒行過拜師之禮後，普渡便對着月兒兩人所匿藏之大樹高叫。

「兩個小姑娘！你們還不快快出來見過本座？」

兩人本想稍作逗留再回車上，怎料卻被出言識破，但又不想就這樣子走出藏身之處，深怕會被浩恒責罵，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地（碰～）的一聲巨响，她們藏身的大樹猛地一震，頭頂的樹葉正大把大把地，往兩人身上掉下。

嚇得她們花容失色，急不及待雙雙從藏身之處跑出來，連隨更不顧儀態地，撥掉身上的樹葉枯枝，狀甚狼狽之至，惹得場中人等，登堂大笑之聲不斷。

連原本略帶微愠之色的浩恒，亦難摭笑意，陪着笑起來，月兒兩人見狀，始將內心的慌亂完全揮走。

「兩位小姑娘！本座早早便發現你們的藏身之處了，本座亦感到你們與我徒兒的關係，並非一般，故才一直裝作並未發現，如今你倆已聽到剛才我們的對話，故此亦無須再藏頭露尾，儘管放胆欣賞接下來的比武吧！」

當普渡把話說完之後，便作出手勢，示意屠一刀等三人與浩恒儘管攻來，擺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恣態。

「你們儘管來吧！無須留力，讓本座了解你們的實力，到底去到甚麼境地，何千萬不要留手，否則吃虧的何是你自己。」

說完後還大笑起來，惹得大宝等人極之不滿。

當下屠一刀首先縱身躍出，運勁於雙手當作（手刀）使用，隨即攻向普渡之頂門，將按奈已久的情緒發洩出來，大宝兩兄弟見狀，立馬加入戰團，兵分兩路，從左右攻向普渡兩側的肋門。

眾人無不金睛火眼地，緊緊盯着他們不放，半步也不敢移動，深怕會因此而錯過精彩片段。

尤其是爺爺等四人，剛才目睹了浩恒衝破心坎穴，所使出的風雷並起之威力，無不對他之後的表現，存有疑問，更對老妖怪以一敵四之戰深表好奇，當然更想看到他因此而敗下陣來。

小昭因對普渡敬重，加之如今他要以寡敵眾，決定這一戰不出言提場，以示公允。

說時遲、那時快，大宝倆將近攻到之際，普渡已舉掌與屠一刀的手刀硬擋了一記，登時發出一聲「伏」的沉响出來，經這一碰，屠一刀已被反震倒退於丈外，方站穩陣脚。

浩恒見狀不假細想，再次暴喝一聲，勁運雙掌仰天伸展，接着便從正面攻向普渡面門，浩恒尚未攻到之時，剛巧大宝兩兄弟已被普渡雙掌，分從左右震開十步之遙。

此時浩恒的一雙鐵拳適時攻到，但卻被普渡回防的雙掌所阻，還結結實實的硬拼了一記，當他們硬拼之際，屠一刀已回過氣來，亦仰天暴喝運勁，狀似提升功力，不過這次改攻向普渡的背門。

浩恒的一雙鐵拳亦不能例外，硬拼過後，他如山般的龐大身軀，竟然被震得比大宝他們還遠了些許。

他才剛震退，屠一刀亦已攻到普渡之身後，用雙手刀使出一招名為（共劈屠山），向他後腦劈下去，另一面大宝兩兄弟亦不怠慢，齊齊鼓勁分從左右再次攻上，以配合屠一刀的凌厲攻勢。

命轉乾坤第三十三章（以一敵四、未盡全力）

命轉乾坤 第三十三章(力一敵四、未盡全力）

好個普渡，！竟然無須回身，單用兩記（鳳眼拳）朝天迎上，便把屠一刀的惡招給破解了，又把他給反震開數步之外。

浩恒當然不會獨個兒在觀戰，立馬抖擻精神，後退數步，咦？竟然後退？不是應該進攻嗎？這小子該不會是害怕，而想避而不戰吧，怎麼可能？只見他定在距普渡約有三丈之處，不斷伸展雙臂，吐納運勁。

此時大宝兩兄弟亦已和普渡對上了，只見他倆這次勁貫肩膊，改用肩頭撞向普渡，實行左右夾擊，大家何不要小看了這招肩撞，雖然不是甚麼武功招式，但卻是最直接的攻擊方法。

以他們的身材和體重，普通人要是被這樣撞上一記，不立馬暈倒才怪呢？而剛被破解了惡招的屠一刀，亦捲土重來，再次用雙手刀改攻向普渡的氣門位置。

但見浩恒一番催勁之後，繼而大喝一聲，空氣之中又再刮起一陣涼風，和較早前使出風雷並起之時一樣，當他自覺氣勁充盈，應是出擊之時，接着快步疾奔向普渡的方向。

這次和較早前有點不一樣，他每踏出一步，地面都出現一個深陷盈吋的腳印，顯示他此刻的功力比之前更高。於這一瞬間，大宝三人的攻擊，已幾乎同時攻向普渡的身上。

但見他雙腿一蹬，有如踩着滑輪般，竟然將身子以肉眼難辨的速度往後退去，不單避過大宝兩人的攻勢，更令他們的肩撞落空。

正重重地互相撞在一塊，撞得兩人像滾地葫蘆般倒於地上，他們不料普渡有此一着，此招皆用上八成力量，只撞得兩人在地上呼痛連連，暫時失去戰鬥力。

回說普渡借一蹬之勢，身子向後退去之餘，更連消帶打，雙掌並出，以雷霆萬鈞之勢，背對着反攻向屠一刀的胸前，逼使他不得不改攻為守，抽回正進攻中的雙手刀，迎擋普渡這雷霆一擊。

這萬鈞一擊，亦於不足一秒的時間碰上了，這次屠一刀亦難逃被震退的命運，不過只被震得倒退數步而已，可能因為普渡尚要留力，迎擋接下來的猛招。

他才剛架下屠一刀的攻勢，浩恒的猛招終於殺到，不是別招，又是一式風雷並起，但這次使將出來，卻有別於上一次，因為這次不偏不倚的，擊在普渡回身迎擋的雙掌之上。

居然發出（隆然巨响），像真的從中响起一聲雷叫，不單這樣，浩恒更憑這招的風雷之威，把激戰至此的師父普渡，狠狠地逼退了數步之遙，純然令他撫鬚抑天狂笑。

「好！果然沒有令為師失望，如今你的功力，雖仍不及那姓屠的小子，但依為師之見，已和兩個高個子在伯仲之間，只要你回去勤加苦練，不出百日，必能略勝他們。」

至此，眾人聞言都對浩恒這（新少林弟子）不敢小覷，而和他合戰普渡的三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把他視為假想敵。

但此刻公主卻對浩恒他們的戰鬥力，抱着充滿懷疑的態度，令她不自覺的眉頭緊皺起來，在旁的若蘭，可謂觀人於微、亦見微知著，立刻發揮她的軍師本色。

「哼！浩恒！你何是我們正豐的左副總管，現在不會是因為拜了這老禿驢為師，便有所保留、未盡全力吧？」正當他想解釋之際。

「還有你們三個，身受公主（厚恩），竟不思圖報，居然放慢手腳，企圖朦混過關，這一切公主何是看在眼裏，容不得你們抵賴，如若想要取得厚恩，還不快快全力以赴，把那（魔僧）給打倒？」她才剛把話說完，公主連隨點頭表示贊同。

「對呀！應該用上十成功力～不！二十成功力出擊才是！」

「小逸！這世上那裏有二十成功力呢？十成功力不就已經代表是全部了嗎？」

「小姑娘！你這種說法便不對了，雖知所謂十成只是一種統稱，但人何是會不斷進步的，就像小徒一樣，不是已經一再突破了嗎？對比當初，絕對可以用得上那位姑娘的形容，將十成功力變成二十成有餘了。」

浩恒被其師當眾讚揚，純覺面上有光，內心一股身為普渡弟子的光榮感油然而生，而其餘人則一併將羨慕、护忌、討厭和高興等表情，一一往面上推砌。

反觀小秋被普渡當眾糾正她的說辭，禁不住往小逸的臉上一看，居然發現她正在偷偷竊笑，再看向公主等人，同樣地在竊笑着，忍不住看向屠一刀，而他則向其報以微微點頭，一切似乎盡在不言中。

「至於那兩個一模一樣的漢子，他們的而且確已經盡了全力，只是不懂把握時機而已，除非那小姑娘提場，這將會讓他們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否則何要技止於此矣。」

他說這話之時，最後還往小昭的臉上看。不問而知，他所指的小姑娘，當然便是小昭了。

「至於這傢伙嘛、、」他欲言又止的，所指不就只剩下屠一刀了嗎？惹得所有人的焦點，全都投射向普渡身上，巴不得他快快把話，給清脆俐落地說出來，不要再賣關子。

而屠一刀當然亦想知道，普渡對自己剛才的表現作何感想，自不然便靜心傾聽。

「唔！依本座剛才與你拆招之所感，肯定你只用了七成功力為了試探而發，這不是瞧不起本座嗎？一會本座將會對你橫施重手，你何不要再刻意保留，否則、、嘿～嘿！」

他說到最後，還面露不懷好意的笑容，這何把屠一刀給嚇得心內一怯。

「哼！老和尚！我屠大哥何是武功高強的，難道會怕你不成？對嗎？屠大哥！」

「當然！一會要你領教我屠家刀法的厲害。」

「老爺！還要鬥下去嗎？已經這麼激烈了，難道就不怕、、」

「是呀！老爺！再鬥下去，恐怕輕則會有損傷，重則、、」

她說到這裡便頓了一頓，似乎欲言又止，不敢說下去，惹得爺爺轉過頭來瞪着她看。

「甚麼？重則又怎樣？你倒是說來聽聽！」此話一出，登時唬得她低下頭去、不敢聲張。

命轉乾坤第三十四章（暗裡傳話、重大危機）

命轉乾坤 第三十四章(暗裡傳話、重大危機）

「重則當然便是死亡，難不成還會有別的嗎？」

說話之人正是專責醫生阿安，他說這話的恣態，倒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完全不像是刻意頂撞爺爺之意，但卻把爺爺弄得滿不是味兒。

旁邊的石博士聞言，急忙向阿萍打了一個眼色，像是在暗裡表達「他老毛病又發作了，我們何不要像他一樣，否則、、」

她感應到他的眼神傳話，連忙還以一個眼色「對呀！他這樣毫不保留地說出心底話，早晚會觸動人家痛處，到時、、」

此時他又還以一個眼色「是呀！他這種性格，正是開罪人多、稱呼人小，聽他自已說，是遺傳自同為醫生的父親、、」

輪到她又還以一個眼色「唔！依我看，他能活到現在巳經很不錯了，假如能少說話多做事，相信能多活數載也不出為奇、、」

接着他又還以一個眼色「哦！我倒不這麼認為，自古以來，不就有很多例子說明三歲定八十了嗎？人又怎麼可能突然之間，作出如此大的改變呢？依我看，他的下場多半不是橫屍街頭，便是屍浮大海咧、、」

眼神傳話到這裡，一種壓逼感突然充斥四周，令到他倆禁不住停下來，先將靈魂兒抽回現實，到他倆定下神來之際，這才發現多雙眼睛，正緊緊地盯着他倆不放，而且還不知盯了多久呢？

多雙眼睛的出處，正是來自爺爺等人，外加上安寅、月兒和素芯，正不動聲色地圍着兩人看，爺爺首先發言「你們呆着在幹甚麼？」

未待兩人回話，智叔接着發表意見「他們似乎在眉來眼去咧！」

安寅接着表達心中所想「依我看，他們多半在打着甚麼鬼主意啦！」

「啊！這不是叫眉目傳情嗎？」當阿安說出這話之時，眾人禁不住異口同聲的問「是這樣子的嗎？」

嚇得他倆立馬不斷搖頭擺手起來「不是！當然不是！怎麼可能呢？」

「我們只是在猜想、、他們以四對一，能否取勝而巳，阿萍！你說對嗎？」

「當然啦！要不然還能是甚麼呢！」

她說完之後，還向石博士回了一個眼神「這下子應該能騙過他們了吧？」

眾人見他倆先是反應如此一致，繼後又顯得有點忙亂，明顯是心中有鬼了，忙不迭的，各自露出一絲

詭異的笑容，然後徐徐散去。

惹得石博士兩人心頭一陣忐忑不安，同時打了一個眼色「不知能否騙過他們呢？」

在中原航空的辦公大樓內，董事長安守業正在和一眾高層進行會議，偌大的會議室內，數十人正圍着一張超巨型會議卓邊，從中可知，中原航空的規模已今非昔比。

但見有部份人眉頭深鎖，亦有少數人面無表情，不知在盤算些甚麼，更有些人間歇地面露小許喜悅之色，似是目下的景況，將會有利自身一般。

反觀安守業正聚精會神的看着電腦螢幕，冷汗卻不自覺地，從面頰兩側泊泊而下，半刻後，他始用一把撕啞的聲音發言。

「各位！公司面臨這次嚴重打擊，將影響我們任何一人，在此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共渡難關，你們有何解決方案，儘管細細道來，假如管用我必定採納。」

聽他此番言辭，看來中原航空正遭遇重大危機。

未知身在少林寺的安寅，是否知悉此事呢？先不管他知道與否，說回會議室內。

「董事長！如今在這個節骨眼上，你就不要再逞強了，還是接受對方的提案，將公司歸納入對方旗下吧，這樣至小能保住公司的名聲，與及一眾員工的飯碗啊！」

他說此番話的語氣，給人一種似是已成定局，不可拒絕的感覺，而且還略帶半威脅的恣態。

「哼！應超群！你這個叛徒！要不是你從中作梗，怎會弄到如斯田地！你以為我們不知道嗎？

我已經收到消息，對方給了你專務一職，着你於股東大會內拉票，務求要達到半數以上，通過這個混帳的收購議案。但我可以告訴你，只要有我安守正在此，絕對不會如你所願的，你等着瞧吧！」

說話之人正是安守業的親弟，他向應超群的一番責罵，立即便得到半數人的回應。

其中有些人更公開譴責他，為了權利和金錢，竟不惜出賣打拼了十年之久的公司，着實與賣國賊無異，但亦有少部份人反駁着，說甚麼這是大勢所趨，理應順從，才能覓得一條出路。

剩下默不作聲的，則是抱持觀望態度的一羣，亦即是所謂騎牆派，暫且兩不相幫，看誰個有利於己，便會傾向於那一方，何其現實和殘酷啊！

從目下的情況可以看出，中原航空不單受到外邊某集團的惡意收購，內部更產生分歧，處於分裂狀態。

一刻之後，由於各持己見的關係，會議最終未能達成共識，安守業只好下達散會的指示，當大部份人散去之後，只餘下安守正和數人留於會議室內，繼續進行他們的（拯救戰）。

「大哥！我已經計算過了，我們這邊所持的股權，合起來只有兩成而已，而想收購我們的（百奧）所持的股權，也在伯仲之間，這便要看其他股東的意向了。

但自百奧公開提出全面收購之時，外間便有傳我們經營不善，內部欠債纍纍的消息不脛而走，公司的股價更一直受挫，令到市值大幅下調，已經削減了將近三成之多，很多股東都在怨聲載道，要是再這樣下去，恐怕、、」他還未說完，便已被安守業打斷。

「不必說我也知道，目前形勢並不樂觀，想守住公司不被收購，着實非常困難，假如你們有甚麼奇謀妙着，不要再收着了，儘管說來聽聽吧，那怕只有一成機會，我也會冒險一試。」

「董事長！有一人肯定可以力挽狂瀾，但不知、、你意下如何？」眾人聞言大喜。

「陳榮！既然有辦法，你還顧慮甚麼？快快道來吧！」

「依我看，沒有別人，只有李正豐能辦到。」

當他說出李正豐的名字時，場中數人無不震驚不已，久久說不出話來。

未幾，當中一人顫抖着聲音再問「你說的，該不會就是正豐集團的李正豐吧？」

陳榮沒有答話，只是微微點頭，因為他知道，李正豐的名字，幾乎全中國無人不識，根本無須再作解釋。

命轉乾坤第三十五章（暗藏臥底、震破上衣）

命轉乾坤 第三十五章(暗藏卧底、震破上衣）

「大哥！此人何是我們的仇人啊！怎麼可以、、」當他說到途中，便被安守業舉手示意而打住了。

「守正！假如連公司也保不了，還談甚麼報仇呢？目下唯有先放下私人恩怨，待得守住公司才再作打算吧！而且不知道那傢伙、、會否接見我呢？」

「董事長！你儘管放心吧！我親弟在李正豐身邊待候多年，只要找他牽橋搭線，一定可以找到機會見李正豐的。」他此話一出，其餘人等，無不點頭争相附和。

「既然如此！此事關係重大！陳榮！正豐集團那邊就全權交給你處理，無論任何方法，務必一定要約他會面，守正！遊說其他股東的任務，便靠你們幾個了，只管儘你們的能力，明白嗎？」

眾人聽得指示，同時應允後各自散去，才剛散去不久，便有一人折返原路，但卻往另一邊方向走去，此人脛自往其中一間辦公室而去，在門前停頓半刻，左顧右盼一小會，發現並無旁人。

也不敲門便推門閃身入內，然後快速把門合上，顯然房間並無上鎖，而且一定不是所屬此人，因為房門外的名牌，清楚的印着（總經理 - 應超群）幾個大字，而此刻他正大剌剌地坐在辨公椅上。

他一見來者，便向他投以一個陰險的詭笑，對方亦報以會心微笑一道，令人一望而知是（同類人）。

「怎麼樣？（平原君！）收到甚麼情報沒有？」

被稱作平原君的人，故作神秘的樣子反問着「嘻嘻！你猜猜看？」

他的態度惹得應超群大為不滿，登時無名火起三千丈。

一把從椅上站起，伸出一記巨靈之掌，劈頭便往辦公卓的玻璃面拍下去，玻璃面登時發出（啪～裂～）之聲，給弄個四分五裂出來，他還用一雙厲目瞪着平原君不放，狀甚嚇人。

「嘩！師兄！請勿動怒，且聽我詳細道來。」

他這一說，才令到應超群收起怒火，慢慢坐回椅上。

說來也真神奇，雖然玻璃面被他打個四分五裂，但卻整整齊齊的，沒有半棵碎石彈跳出來，足顯他的掌力非凡，掌勁拿捏得十分準確，更完全沒有傷及自己的手掌。

「師兄！這也得全靠我僭伏在他身邊十年之久，才搏得他的信任而成，我打聽到安守業兩兄弟，一方面四處向其他股東拉票，而在背後正打算向李正豐求助。

而為他牽橋搭線的是陳榮，原來這廝的親弟，就在李正豐身邊辦事，難怪他會向其建議，萬一真被他找着李正豐出手，百奧這邊的計劃必定泡湯。」這次輪到應超群大表震驚，從他的面部表情可見一二。

「想不到安守業那廝，居然會願意找他的仇家幫忙。」

「師兄！那末，我們應該怎麼辦，已經收了百奧那邊一半訂金，總不能現在打退堂鼓吧？百奧何不是好招惹的，對方絕對不會就此罷休，而且我們亦已無退路，不如、、來個倒戈相向、、」

他吞吞吐吐地說着這番話之時，神態略顯閃閃縮縮的，像是甚為懼怕應超群這個師兄，但見他一聽到最後那句倒戈相向之時，所表露出來的眼神，立馬便唬得作為師弟的平原君，不敢再往下說。

「我告訴你！你想都別想那些古怪的鬼念頭，快快給我拋諸腦後去，我們一旦收了委托人的訂金，便絕無可能退出，我們已經是和他們第二次合作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目下只有全力幫助百奧，將中原航空弄到手，然後再把安守業兄弟置於死地，這才是我們的唯一活路。」

平原君聞言，猛地點頭以示明白，不敢再有半點遐想。

「那末，接下來是否應該把陳榮那傢伙給、、滅了。」

他說出滅這個字之時，應超群便已明瞭他所指何事。

連忙舉手示意他不必如此，而且連隨便發出笑意，平原君瞧見他這個熟悉笑容後，便知道他又想出甚麼好點子來。

忍不住好奇地問「師兄！是否想到有甚麼妙計呢？」

應超群並不答話，只揚手示意他靠過來，把耳朵貼近，然後在其耳邊耳語了一番，只把他給聽得越發高興、笑逐顏開。

「師兄！果然妙計，難怪師父當年給你起了（武諸葛）這個稱號，何真不是白叫的，小弟這就去辦。」

說回少林寺的比武場上，普渡正擺出架式，示意浩恒四人再次比武，四人互通眼神一會。

屠一刀也不打話，立馬暴喝一聲雙臂催勁，隨即發出（波～）的一聲震音，竟然將上衣給震個片片碎，飛蕩於附近地上，而且還露出一身健碩的肌肉，直把眾女瞧得目不轉睛。

石博士和安寅更忍不住，大力鼓掌以示讚揚，小秋見狀大喜「屠大哥！儘管使出（一百成）功力吧！」

屠一刀得小秋一再鼓勵，向她點點頭後，便縱身躍上半空向普渡頂門攻去，而其餘三人，則各自仿效他提氣暴喝催勁。

首先是大宝催勁之後，衣衫略微破裂，但並未能震碎上衣，眾女一見，紛紛轉移視線到二宝身上，石博士和安寅當下就在不斷搖頭，不禁令他露出失望的表情。

緊接着是二宝提氣過後，全力一催，即時發出一聲（伏～）的沉响，勁道立時把上衣震破，本人見狀，即時微開眼笑。

但卻並未有像屠一刀般，給震個片片碎，只像布條而已，而且還露出一身肥肉，眾女一見，立馬將視線別過一邊，全都轉到浩恒身上。石博士兩人則略為點點頭，以示鼓勵，剎那之間，把他的笑顏給冷卻了一半。

繼後到浩恒雙臂一展，仰天狂喝一聲，提氣催動內力，跟着雙拳互碰，只聞（裂～）的一聲微响，上衣的線口微微裂開，但仍沒有被震破，不禁令他純失所望，或許是因為剛巧衝破穴道，功力未達所致。

眾女一見，紛紛搖頭嘆息，還一致地舉起手指不斷向左右擺動，喻意他（不成氣候），顯得非常有默契，安寅兩人則擺出一副不屑的咀臉往天上仰，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內的恣態，登時惹來他反目一瞪。

命轉乾坤第三十六章（三人合攻、腹黑言詞）

命轉乾坤 第三十六章(三人合攻、腹黑言詞）

至此，三人的（震破上衣）行動，以失敗告終，令到三人乾脆將上衣脫下，免得阻礙自身，但當他們在嘗試震破上衣這個行為之際，那邊廂，屠一刀正孤軍作戰。

不消一刻，已經和普渡互拼了不下十數招，正被他壓得喘不過氣來，三人立馬加入戰團，共同合戰普渡，當然不啦！三個臭傢伙居然懷恨在心，為了未能震破上衣而袖手旁觀。

「豈有此理！你們三個還不快出陣？見不到屠大哥正被（魔僧）追打嗎？」

其餘人雖不搭話，但亦朝他們看去，像是在用眼神附和着小秋之言。

「啊！是嗎？不見得呀！大宝、二宝，本少爺現在有點口乾啦，讓我們先喝上一口茶再出戰未遲，對嗎？」浩恒說話的同時，亦露出略帶疲倦的神態。

大宝兩人聞言，隨即意會他的含意，連隨便同時點點頭，之後更隨浩恒往卓邊靠去，齊齊喝起茶來，此舉登時惹來小昭等人不滿。

小秋則在邊上獨個兒着急，因為才不到一會兒，屠一刀已連中數掌，撞到樹身再反彈於地上，而且口角更隱約有些微血絲冒出，經此重擊，顯然已受傷非輕，看來他與普渡之間的功力，仍有一段頗遠的距離。

「段大哥！你們還不快出手？屠大哥快不成了。」

「老爺！如此下去，姓屠的決計是捱不過三十招，要催促那三個傢伙嗎？」

「不必着急！她們自然會把那三個傢伙推上陣去。」爺爺正用眼神瞄向公主等人的方向。

「對呀！不要說本公主不提醒你們，假如還不出手，非但屠一刀戰死在此，屆時連你們的（賞金），也要落空啦！」

三人聞言，立馬便把手中茶一乾而盡，然後將茶杯拋向公主和小昭等人，嚇得她們急急張手迎接來杯。真現實！原來比武前他們在商議的重要事，便是賞金的事宜，但見他們如此着緊，相信份量一定不輕。

當下三人互通了一個眼色，便分從三個方位攻向普渡，逼使他不能再向屠一刀下重手，屠一刀得到這宝貴一刻，立馬運功調息，登時在他後背之間，冒出小量霞氣，纏繞四周。

少秋雖然担心他的安危，但亦知曉此刻正值他的關頭，故亦不敢上前打擾，只能於遠處默默為其（加油）。

「哎喲！真可憐！竟然被打到吐血，莫非真要戰死於此？公主！看來要為他額外預備（奠儀）了，不知應該交給誰呢？」

「哦！（帛金）那種東西，不是應該交給他的（未亡人）嗎？」

「啊！據聞他是孤家寡人呀！那有甚麼（未亡人）呢？」

「咦！那邊的，不就是他的（未亡人）嗎？」小逸說的時候，還用手指指着小秋。

她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儘是一些對屠一刀不利之話語，說得他像是真的因傷，而即將離開人世般。

一直為其掛心的小秋，着實難忍她們的（腹黑）言詞，遂轉身將一雙杏眼化作厲目相向。

接着指向她們「哼！你們不要得意忘形，早晚你們也會遇到心上人，假如同遭今番之景況，屆時便會明瞭我此刻之感受。」

她說話之時，還不自覺的滾出兩行熱淚，盡顯心中真情，確實無虛，令人聞者心酸聽者流淚。

話聲剛落，晴朗的天空，忽地出現一抹污雲，更响起（隆～）的一聲沉雷，雲層直直就往公主等人之方向飄去，當飄到其上空之時，竟然停留不動，壓在她們的頭上不去。

而且一股冷風冒然而起，連續刮向她們所站之處，刮得三女抖震連連，無不各自將她們惡毒的舌頭，暫時收得緊緊的，以免言詞之後，會招來甚麼（妖風怪雨）。

小昭等人則急忙摻扶着她坐下，端上一口熱茶，安慰着她那激動萬分之情緒。

至於公主等人，聽過小秋那真切的肺腑之言，無不各自猜想着自身假想的遭遇，純然立响忐忑之鐘聲。

說回浩恒三人，各分三方圍攻普渡禪師，經過初戰失利之後，加上目睹屠一刀與之單打獨鬥的下場，三人都深深地明白到，無論任何兩人夾攻，都不可能和他平分秋色，更莫遑論能佔得上風。

如今屠一刀已然敗下陣來，三人不得不傾盡全力，聯手夾攻，以期能取勝於一二招之間，但聞三人互有攻守，一個剛退去，另一個便旋即補上。

於並無小昭提場之下，能達至攻守有序，竟出奇地充滿默契，倘若有小昭從旁提場，戰況又該當如何呢？這何是要大家自行想像了，嘻嘻！

三人已和普渡激戰了過刻鐘，兔起鶻落之間，已然拼上了合共百招之多，三人都逐漸感到疲倦，反觀普渡卻是了無所倦，很顯然內力修為，遠比三人要深厚不知多少倍。

大家何不要忘記，比武至今，他還從未使出一招半式的隔空絕技啊！否則合四人之力，將不知能（撐）得上多少招呢？

命轉乾坤第三十七章（比武告終、隔空神技）

命轉乾坤 第三十七章(比武告終、隔空神技）

「老朋友！他們四個的武藝，的確比上次帶來的傢伙要强得多，尤其是那個姓屠的，想來我寺能與他匹敵的，實不足十人，而能和老妖怪較量的，更是寥寥可數。

如今他們敗象已呈，而老妖怪亦已飽嘗戰慾，看來，你應該是時候休戰認輸了吧？」

「唯有如此吧！要不是老妖怪又忽地殺出，依我看，認輸的反倒會是你吧？」方圓聞言，立馬便仰天狂笑起來。

而爺爺則用手勢給智叔來了一個指示，他連隨便將身上的背包給予方圓，方圓並不將之打開，更不查看裏面的內容是否屬實，便一把將之交到忘我之手，顯然是對爺爺這個老朋友十分信任。

忘我收到背包後，忍不住在手中（量）之一下它的重量，然後面露滿意的表情，當發現智叔俏俏地偷看他之時，隨即又裝出一副神態自若之感來，仿似從未發生過任何事般。

而屠一刀亦於此時伸展雙臂，長長的吐出一口濁氣，並立地而起，想來應該是調息完畢，恢復元氣了。

小秋見狀，立馬歡天喜地的跑上前，旁若無人地撲在他的胸前，還用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看，神情帶着悲傷和喜悅，兩者參半，真菌是（兒女情長愛、盡在心中藏）。

方圓見狀，並未理會兩人，只是步出比武場中，阻止正在酣戰中的四人，皆因激戰至此，浩恒三人已是頻頻中招，滿身傷痛，戰敗只是早晚之事，能頂到現在已是很不錯了。

只見方圓也不打話，隨手一揮，便來一記隔空掌，向正要攻擊大宝的普渡轟去，令到他不得不回防擋架，錯過了將要得手的一招，惹得他露出牙癢癢的表情。

剛逃過一劫的大宝大吃一驚，立馬向其餘兩人靠攏在一塊，免得再受攻擊，餘下兩人當然不會貿然進攻，三人遂一起退過一旁，採取（先遠觀、而後行）之策略，亦正好取得一刻喘息之機。

屠一刀兩人當然不會停留在其中，一見情勢有變，立馬拖着她的手退出比武場，經此一役，兩人的感情更上一層樓，盡把其餘少男少女，給瞧得既羨慕又妒忌。

普渡一見方圓忽地出手，居然打斷他的（好事），立馬便發怒「哼！臭傢伙！竟然敢壞本座興致，是否活得不耐了？」

「師叔！他們到底遠來是客，出手怎可如此重呢？得過甜頭，請師叔就此收手吧。」

「啊！這也是，他們實在也是（弱）了點，應該找個（強）一點的才對。」

說完之後，便拍拍身上的塵埃別過身去，眾人見狀，大都以為比武就此劃上句號，還收拾行裝，預備返回玫瑰園去。

浩恒則步向普渡之處，想向師父告別一番，怎料他走到普渡跟前不久，普渡在他耳邊耳語了幾句之後，他立顯震驚之色，即時拱手作揖、行過大禮。立馬便頭也不回地，跑向月兒兩人所在之處。

同時執起兩人之手，不由分說拔腳便跑，狀甚恐慌，弄得所有人一頭霧水，當眾人還在為他的舉動，而大感疑惑不解之際，一場意想不到的巨變，隨着一聲暴喝而揭幕，嚇得眾人立即回頭，察看究竟發生何事。

只見普渡正提氣運勁，以隔空掌攻擊方圓，而方圓則迅速地還以一記隔空拳，細看掌招過處，樹木不是倒折、便是爆破，氣勁極為淩厲。

眾人禁不住回想，起初踏入寺內之時，發現的樹木慘狀，原來皆是出自他倆之手，方圓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只聞他亦於其中施以還擊，氣勁所到之處，沙石四飛、塵埃飄揚。

表面上是功力相當，不下於師叔普渡，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普渡已比武兩場在先，而且還是以一敵四，反觀方圓卻是只在觀戰，一直處於養尊處休的境地。

此消彼長之下，才會出現旗鼓相當之局面，回看少林最頂尖的兩大高手，正在互相以隔空氣勁火拼，他們一旦交手，現場即時一片混亂，他們火拼的期間，還不斷的夾雜着一些句語。

「老妖怪！你不好好的待着，還經常出來破壞老子的好事，我早看你不順眼了，這次老子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哼！本座也忍得你久了，看你這個主持是怎麼當的，我才剛讓出主持之位不久，你便與姓李的傢伙勾結，弄得本寺像個遊樂園似的，完全失去（武林第一派）之光采，看本座好好的教訓你，重奪少林主持之宝座，撥亂反正。」

「好呀！老妖怪！儘管放馬過來吧！看誰個教訓誰？」

當普渡他們正在開打之時，公主等人正藏於椅卓之後，雙眼更不斷的，尋找着爺爺和其餘人的所在，但見忘我和一眾僧侶們，全都爭相走避，像是預知會有這等況發生般，才一瞬間功夫，便全都逃去無踪不剩一個。

打自浩恒首個（逃亡）開始，爺爺和智叔便雙雙失去踪影，禁不住令眾人慌張失措，公主等人更花容失色尖叫不斷，倒是屠一刀最為鎮定，立馬大聲呼叫，示意眾人往他的方向走，大宝兩人則配合殿後，這才讓眾人走出險地。

當公主等人出到外邊之時，已見爺爺等人在寺門處等着，還露出一臉悠閒的表情，她們禁不住破口大罵，喧洩不安的情緒。

「豈有此理！竟然拋下我們自己開蹓，真沒有義氣，更沒有風度，還口口聲聲說甚麼雲南段氏之後人，簡直辱沒家門、、」

當她還想臭罵下去之際，冷不防一聲隆然巨響，寺內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已被開戰中的兩大高手擊中，正正就飛跌於離眾女不足兩丈之處，唬得眾人心頭一震，眾女更尖聲大叫。

爺爺深知此番景象，亦即喻示（兩大狂僧）已廝殺到不遠處。「大家快上車！」

話聲剛落，自己巳第一時間（鑽）上房車去，智叔亦相當配合地跑進駕駛坐，立即發動車子的引擎。

其餘人紛紛起步爭先鑽上房車去，屠一刀等人立馬將房車駛離停車間，眾人才一駛出少林寺範圍不久，還聽到後頭傳來隆然數响。

但回頭察看，卻並未見他們殺出來，眾女才敢吐出心中的一口怨氣，調整各自受驚的情緒，一副像是剛剛從地獄的深淵中，爬出來的心情。

命轉乾坤第三十八章（差點釀禍、被人利用）

命轉乾坤 第三十八章(差點釀禍、被人利用）

「業智！你實話實說的告訴我，你覺得你師父能否將那老妖怪擒下呢？」

「老爺！依我之見，老妖怪比武在先，已消耗了部份功力，而我師父則一直保留實力，這一比較下高下立見，相信今次極有可能將師叔那老而不，手到擒來。」

從他的語氣可以聽出，智叔對其師方圓是何其充滿信心。

而此刻在少林寺內，普渡忽地於比拼中打了一個噴嚏，差點便中了方圓的一記隔空腿勁。

另一部車上正載着素芯和月兒等人「段大哥！現在你已拜入普渡禪師之門下，難道就不担心你師父的安危嗎？」

「啊！素芒芯這個你大可以放一萬個心，我師父神功蓋世，你們也是見到的，方圓那傢伙絕對不會是他的對手。」

當他此言一出之際，又輪到方圓打了一個噴嚏，幾乎便被普渡的隔空指勁射中。

「啊！你師父是方圓的師叔，而方圓則是智叔的師父，那末智叔又該是你的甚麼人呢？」

「哈!月兒你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想，他應該叫我一聲（師叔）才對。」說完之後還和她們哈哈大笑起來。

在後座的四大小惡人聽着，也甚覺有趣，連隨便跟着一起陪笑，但很快的便相繼停住了笑聲。

她們在齊聲發笑的同時，前車的智叔猛地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頭部撞在了方向盤上的响哐掣，登時响哐聲大作，當四大小惡人還在笑之時，公主卻忽地又耍刁蠻起來。

「哼！你別以為本公主不知你在盤算甚麼！目下就算拜得名師又如何？衝破了、、甚麼鬼穴道又如何？根本就不知道當年的真相，是否有仇家還不清楚？談甚麼報仇雪恨呢？」

「白痴！你父母不是也於那場車禍中喪生了嗎？難道你就連切膚之痛也沒有嗎？」

「臭傢伙！你說誰是白痴？看我的！」

公主一聽到浩恒罵她是白痴，立即便從後座猛地一把拉扯他的衣領，登時讓他感到一陣窒息，方向盤一時拿捏不住，令到車子霎時之間左搖右擺，嚇得眾女大驚不斷尖叫。

唬得最後房車上的屠一刀，急急減慢車速，避免與前車撞上，坐於他車上的小秋等人，原本因太疲累已然入睡，在此刻卻即時被他猛地弄醒。

那邊廂，素苾急忙把持着方向盤，穩定車身，若蘭則不由分說地拉開公主雙手勸說着。

「公主！千萬別這樣，很危險的，回到玫瑰園後，我們才合力懲戒他吧！」

其他人紛紛點頭稱是，因為性命攸關，無不顯得一臉惶恐緊張不已。

「好吧！本公主姑且暫時放你一條生路，記在帳上，下次再一併計算。」

其餘人這才舒了一口氣，禁不住同時抹拭掉額上的冷汗，心感回去玫瑰園後，必定要劏豬上香酬謝神恩，皆因剛剛又從鬼門關的大門前面，轉了一圈回來。

更令到浩恒三人，對報仇雪恨之決心更形堅定不移，而被罵白痴的公主，可能因為路途搖遠，加之連番受驚，剛把話拋下便靠着若蘭的肩頭入睡。

其餘少女亦如是地沉沉睡去，但卻渾然不覺正有一行眼淚，正由公主靠向若蘭的一邊流淌而下。

古代那邊，位於柳城的孟家兄妹陣營內，正在開着備戰會議，各人都面露無比興奮的表情，當中只有一人掛着担憂的神態，此人正是原後蜀國的吏部總監胡子嚴。

「公子！以微臣之愚見，目下養兵未足，加之糧草未全，實不宜提早向宋國用兵啊！」

「吆！胡總監！你此言差矣，陛下着本公公前來，正是為了糧草之事，陛下吩咐本公公帶來五千担糧草就在營外，以相助公子討伐宋太祖之用，望公子無須顧慮儘管出兵，陛下定然全力協助。」

「好呀！姑丈果然真心助我，有勞莆公公回覆南漢王，便說本公子將於月內兵發（涪城），希望屆時他能出兵於（黔城），以作照應。」

「本公公回去必定如實相告陛下，請公子如期出兵便是，老朽就此告辭。」

莆公公把話說完後，便着隨行的小太監一道離開。

「大哥！你真的相信剛才那陰陽怪氣的人所言？難道就不怕他只是奉了姑丈之命，前來催促你出兵嗎？」

「對呀！公子！請聽老臣一言，此刻出兵實無勝算，理應守候靜待時機，然後再一鼓作氣，施以全力一擊，這樣才有復國之可能呀！」

「胡總監！目下如此良機，怎可以白白讓它流走？公子！請讓微臣許仲謙作為先鋒大將，臣必務死奮戰，殺敵於涪城之下，屆時公子親自領軍打開城門，登上城頭，重新換上我後蜀國之國旗。

向世人通告公子復國之信念與能力，此舉必能振奮我軍之士氣，亦能打擊宋太祖之氣焰，再者更能令其餘小國，參與討伐宋太祖之戰，請公子勿再猶疑不決。」

「對呀！公子！許將軍言之成理呀，請公子刻日出兵，必能收復後蜀國。」其餘大臣和將領皆附和着如此叫喊，惹得孟雄信心大增。

「好！既然諸位都認為是時候出兵，本公子便定在本月三十出兵涪城，爾等必須在此之前，將糧草輜重預備好，但同時亦要將此消息封鎖，直至出兵當曰。

因為用兵之道，在乎兵貴神速，本公子意在殺宋太祖一個出奇不意，為免走漏風聲只好如此，爾等明白嗎？」

「臣等、末將謹遵公子命令。」

眾大臣均面露未開戰便已取勝的神態，仿似明天睡醒之時，便已身在涪城之內，而且城頭之上，更插滿了後蜀國之國旗。

而此際在孟雄的腦海裏，正映照出以下之景象：(於他策劃的首戰，後蜀軍正着着先機，打得宋軍節節敗退傷亡慘重，有些更拋棄手中的兵器和軍旗，爭相踏着掉在地上的軍逃走。

正不住向涪城以外撤退，守城的將領最終更棄城投降，本人還親自換上後蜀國之國旗，士兵們見狀紛紛争相仿效，不一會便插滿後蜀國旗，一時之間旗海飄揚好不威風。

他更於城頭之上向百姓承諾，有生之年必定恢復後蜀國之景象，城下百姓無不歡呼喝采，相信着真能成此壯舉，純然令到他感覺腦際一陣迷迷餬餬，輕飄於太虛之中。)

命轉乾坤第三十九章（美夢驚醒、兩方準備）

命轉乾坤 第三十九章(美夢驚醒、兩方準備）

但很快，他的美夢便被旁人所驚擾，因為正有一只玉手，不斷地拉扯着他的衣袖，把他逐漸地喚回現實當中。

「大哥！大哥！快醒醒！」

「啊！小優！發生甚麼事？怎麼你在這裏？」

「大哥！你的老毛病剛剛又發作啦！幸好此刻沒有旁人，才不致讓人發現，否則後果非常嚴重。」

「甚麼？那怪病又發作了？唉！真礙事！「它」不定時的便會發作，到底如何才能把它根治，永絕後患呢？要是行軍、、甚至兩軍交戰之時發作，豈非十分危險？」

「大哥勿憂！我最近聽聞有一神醫，他的醫術非比尋常，絕非民間郎中可比，有傳言說連宮廷太醫不能根治之症，只要經他之手，定能藥到病除、徹底痊癒。」

「當真？小優你何不要拿大哥來尋開心啊！那末，此人是男是女、師承何派，姓甚名誰，現在何處呢？」

「哎、、現在還不清楚啊！只知道他居無定所、行踪飄忽，無師自通，醫術精湛，專醫疑難不解之異症而已。」

「啐！小優，這不就等於白說嗎？枉我還滿懷希望，期待能把此異症根治，接着便能全力痛擊宋太祖那傢伙，恢復我後蜀國大好河山。」

「大哥勿掛心！小妹定然全力為你訪尋此神醫之所在，但你必須暫時取消攻取涪城之戰，以免小妹尋得神醫，大哥你卻身在涪城，豈非、、」

「哼！我明白了！必定是胡子嚴那老傢伙與你串通一氣，更篇出甚麼神醫，然後着你前來騙我不要出兵，是與不是？」

「怎麼可能呢？神醫之說何是真有其人，只是未能確定而已，不若給小妹百天，不！個把月的時間，小妹定能尋得神醫，帶到大哥面前。」

「小優！難不成你真把你大哥我，當作是傻子了？居然想讓我相信你口中的鬼話連篇，要是被你給騙倒了，還怎麼統率三軍，光復我後蜀國？」

「不要在這裡廢話，假如你真能把口中所說的神醫帶到我面前，屆時我相信你便是，快滾！」

當她被趕出主師營不久，便見到胡子嚴和一個年輕丫鬟，面露隱憂之色在外守候。

「小姐！怎麼樣？那塊（頑石）點得明嗎？」

「小菁！當然失敗啦！你還沒得出來嗎？老夫何是看着他倆長大的，性格是自小就培養而成，怎可能瞧不出來，而且公子更是自尊心特強，絕不會輕言相信他人之說。

不遏這是他的優點之一，但同時亦是缺點是也，今番看來，他出兵涪城是事在必行，我們唯有先作兩方準備，以期能保住大軍，他日東山再起、未為晚也。」

「啊！胡夫子！兩方準備是甚麼？請不吝賜教！」

「難得小姐有興趣，老夫姑且解說一番，還望小姐千萬不要告之其他人，以免公子誤會老夫想亂他軍心，可否？」

「當然！我家小姐何是出了名（口密腹劍）的，絕對不會隨意將他人之說透露半句，胡夫子你儘管放心吧。」

小菁說到口密腹劍之時，其餘兩人已難摭笑意。

到得她把整句話說畢之時，兩人已將那剛往肚子裡壓的笑意，一一併發出來，登時惹得小菁丈金剛、摸不着頭腦。

「小姐！胡夫子！你們到底在笑甚麼？快快給我說清楚，要不然、、」

「好、好！小菁！待本小姐細細道來，剛才你說的口密腹劍，你何知是何意思？意即咀裡說得動聽，心裡卻盤算着壞主意，當然我相信你不是這個意思，究其實是用詞不當而已。

應該用（金口敝舌）來形容，意即不張咀說話之意，放心吧！本小姐絕對會金口敝舌的，請胡夫子儘管解說吧。」

「啊！小姐不愧博學多才更勝男兒，是這樣的，何謂兩方準備呢？在這裏老夫是要做好勝與敗的準備，以防有變，首先是公子若然戰敗，以宋太祖上仗侵攻我後蜀國之時，其手下四大將的殘暴不仁，勢必會對公子窮追不捨。

亦料到公子必定會退回柳城穩守，而途中必借（巫道）而行，故此伏兵於此的機會甚大，倘若巫道被斷，公子勢必前後受敵遭到夾擊，屆時景況相信不用老夫言明，大家亦不難想像。」

「那末，胡夫子！有何良策救我大哥，懇請明言！」

「很簡單！老夫亦早置一伏兵於巫道，便能確保公子與我軍無恙，到時徹退柳城堅守不戰，敵軍必因糧草不繼而退兵，再者，此一路奇兵於開戰後，亦可於危急關頭趕往涪城救援。」

「那末，胡夫子認為伏兵應設多少，才最洽當呢？」

「小姐！以目前我軍之規模，僅有萬餘兵卒，當中新兵就佔了近半，本就不應進攻涪城，但公子執意而行，必定起精兵而去，老夫亦無可奈何，兼且還要留兵緊守柳城，試問伏兵又能有多少呢？最多不過二千而已。」

「至於勝之準備嘛、、取得涪城後，必須再取黔城和渝阜，彼此成犄角之勢，互相守備，方能進行長期作戰，否則必須班師回柳城，如若不然，身處孤城之內，將被敵軍切斷退路，屆時公子勢必被生擒

活捉。」

「那末，我方之伏兵將領，有誰可以担當呢？」

「小姐！老夫心目中倒是有一人選，不單武功高強，而且深通兵法，更是我後蜀國名將之後人，實乃朝中之宝、國之棟樑也、、」

「胡夫子！你不要一直贊揚下去，快說此人是誰，以免我家小姐胡亂猜測。」

「小菁！此人正是當朝元老，（金正義將軍）之子（金正武）是也，但自其父戰死沙場後，便久居深山足不出户，不是這麼容易請動的，但假若真請動的話，必定對公子復國大業能有所幫助。」

「請問胡夫子，金將軍之子現在身在何方呢？」

「金正武自其父陣亡後，便歸隱（天狼山），假若要到天狼山，便要進入黔城地界之內，因為天狼山就在黔城的東郊之末，但一旦被人認出，後果何是不敢想像。」

「你打算派何人前去天狼山，執行此艱巨的任務呢？」

「老夫原意是想親自前往，以誠意打動其愛國之心的，但因公子將留守柳城之重任，交到老夫手上，故此、、只好另覓適當人選。」

命轉乾坤第四十章（妙計得逞、驚聞詭計）

命轉乾坤 第四十章(妙計得逞、驚聞詭計）

「那麼這個適當人選，須要具備甚麼條件呢？」」

「小姐！不須甚麼條件，只要一胆量過人，而且能言善辯之士前往，鼓其三吋不爛之舌遊說，而且還要曉以大義，以天下百姓的福祉為首要，這樣或許能請得動此人。」

「夫子為何不在投靠南漢王之前，早早便去請他出山呢？」

「小菁！你有所不知，天狼山為何名喚天狼山，是因為不單地處偏僻，而且極多狼羣出沒，要算是山頭附近的獵户，大白天亦不敢孤身上山，晚上便更人跡罕至。

因為曾經有多次發生狼羣兇群而出，襲擊上山之人，它們將人活生生的噬咬致死，血流滿地，然後還爭先分屍而吃，不單頭顱被噬咬得掉在地上，四肢和內臟更滿瀉一地，狀甚殘忍、極其恐佈、、」

「哎～嘔～吔～嘔～）二女聞得如此恐佈形容，一股心胸作悶之感油然而生。

「啊！你們在斡甚麼，該不會是被嚇倒了吧？看不出來你們如此胆小，那便當老夫從未說過吧，嘻嘻！」

「哼！你這個胡老夫子！誰說我們胆小的，我們只是～只是身體一時不適而已。」

「哎！小菁！不得無禮，我相信胡夫子只是實話實說而已，請先生勿怪小菁，她只是小不更事罷了，請續說吧。」

「好吧！小姐果然明瞭老夫，天狼山上雖然狼羣無數，非常兇險，但唯獨他能獨居於山上，可想而知自有其過人之處。

只要於白天帶上十數武藝不凡之仕，便應能確保安然無恙地上得山頭，屆時便會見着一小屋，而金正武就在裏頭，屆時便可～唉！不過、、」

「胡夫子！何事唉聲嘆氣，但說無仿。」

「只不過老夫尚未能覓得此適當人選，令我十分頭痛哪！」

「如蒙夫子錯愛，小女定能請動金將軍出山，為我大哥復國大業添一分力。」

「啊！小姐真是深明大義，巾幗不讓鬚眉呀，復國有望矣，請受老夫一叩首。」

「哎！胡夫子快快請起，何須行此大禮，為國出力不單匹夫有責，女子亦應不遺餘力才對。」

「哎吔！這何不好說啦，須知天狼山位處黔城之內，而且極其危險，九死一生，隨時客死異鄉，一去不返，屆時老夫免不了要為兩位辦理身後事，這還不足以讓老夫向小姐一叩首嗎?」

「小姐還是不要去吧，天狼山那麼恐佈、、」

「唏！小菁！做人要言而有信，才能立足於天地之間，我剛答應了胡夫子，怎可出爾反爾呢？我們還是回去早作準備，後日一早便起程吧！」

「甚麼!我們?該不會、、」

「對!當然是我和你了，難道只我一人前去嗎?」「小菁當然不放心，讓小姐一人前去了！」

「好！老夫果然沒有看走眼，其實我早就料定，小姐必會願意前往，故此已早早安排人手，兩位只須收拾細軟，明天一早便可起程前往天狼山去也。」

兩女聞言，忍不住齊齊用雙手叉着她們的小蠻腰，口中卻將滿肚子氣往面上鼓起，模樣煞是可愛之至，惹得胡夫子撫鬚大笑，繼而轉身揚長而去，消失於夜幕辰光之下。

另一邊廂，於興王府內，一人正在失聲發笑，其笑聲之大，足以令殿外之人亦聽得出，此人的心情十分之高興、笑意甚深。

「莆公公！果然沒有令本皇失望，姓孟的那個小子，真的被本皇所送的糧草而打動，向涪城出兵了嗎？」

「啟稟皇上！微臣確定無誤，孟公子親口向微臣道明，於本月三十便會兵發涪城，屆時希望陛下响應其事，向黔城出兵，首尾呼應，一舉將原後蜀國之領地奪回。」

「唔！主意是不錯，但不知這如意算盤，到底敲不敲得响呢？」

「侬微臣之見，大可先觀察他涪城之戰如何，才再作定奪未遲。」

「啊！此話怎講，還不快快道來？」

「陛下只須要如此、、這般、、到時、、」

「哈哈～哈哈～莆公公不愧朕之良臣，就依你之所言吧！」

而站於殿之邊上的宮女，一直都將兩人之對話收進耳中，其中一人得聞他們最後之所言，禁不住身子一抖，冷汗直冒，但仍强忍震驚，以免被兩人發現。

當退得內殿之際，立馬不加細想便向斐皇后的住處飛奔，經過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後，始來到她的目的地（靜閒宮），但已上氣不接下氣，累得不成人型，昏倒地上。

正巧有兩名宮女經過，見到她深夜到來，暈倒地上無不大吃一驚，立馬知道事不尋常，不由分說便摻扶着她進靜閒宮內。

「哎！巧兒！怎麼你會如此，來人呀！快打一盤熱水來，還有熱茶、毛巾。」

「是！皇后！」幾名宮女應過斐皇后之後，急忙七手八腳為昏倒的宮女，寬衣解帶，用熱毛巾抹拭身上流出之汗水。

當她悠悠轉醒之際，一見着斐皇后的面孔，立即便情不自禁地，撲到她的胸前痛哭，嚇得斐皇后一把摟她入懷，好生安慰一番，其餘宮女見狀，無不為其担心不巳。

「巧兒別慌，究竟發生何事，向本宮慢慢道來便是。」

「皇后娘娘！巧兒從陛下的內殿回來，見到莆公公剛自柳城回來，向陛下回覆孟公子的決定，聽到他巳決定於月內出兵，攻打涪城。」

「唔！依本宮看，孟雄那小兒才來了我南漢不足半年，兵馬糧草並未齊備，正值尚未站穩陣腳之際，便那麼急於攻打涪城，必定是受到旁人慫恿，難道是莆公公那老怪物？」

當她說完這句之後，巧兒不住的猛點頭，一股淚兒還不住的自眼角處淌下。

「巧兒！你快把聽到的向皇后娘娘道來吧，娘娘一定有辦法為你分憂的。」

「對！惠兒說的一點不假，你儘管向本宮詳細道來吧。」

「是，娘娘！最後我還聽到莆公公向皇上進言，先袖手旁觀，看孟公子是否能取下涪城，如若成功，皇上便出兵黔城，與之合兵一處，向北揮軍，直取宋太祖的老巢開封府。

但如若失敗，皇上則、、則棄之不顧，以免因此而和宋太祖結怨，讓其有出兵南漢之借口，屆時將得不償失云云，請娘娘快想辦法，救救孟公子吧！」

命轉乾坤第四十一章（胸有成竹、靈魂出竅）

命轉乾坤 第四十一章(胸有成竹、靈魂出竅）

斐皇后聞言起先是面露憂、怒各半之色，但隨即沉默不語，似是正苦思良策，令巧兒一棵不斷着急的芳心，禁不住忐忑起來，良久，終於有回應自斐皇后的鳳咀內吐出。

「巧兒！本宮現在問你，你要如實告之，不得有所欺瞞。」

巧兒但聽娘娘所言，像是看見了一線曙光般，滿懷希望的表情直往臉上湧。

「皇后娘娘但問無仿，巧兒定當如實相告，不敢有半點欺瞞。」

「好！假若孟公子遭遇危難，只有你一人能為他解困，但卻會因此而傷及你的性命，你何願意出手否？」

「只要能救到孟大哥，巧兒定當全力以赴，不遺餘力，請娘娘儘管吩咐。」

「很好！本宮現在便修書一封，連同本宮令牌交予你，明日起程前往涪城尋找一人，尋得該人後，把書信交到其手上，聽從該人之吩咐行事，那末，孟公子將不費一兵一卒，便能取得涪城，而皇上亦會信守承諾，派兵馳援於他，攻取黔城。」

「娘娘！敢問此人是誰？竟能令公子如此輕易便能取得涪城？」

「此人姓白，單名一個霸字，不過是涪城一介城頭卒而已。」

「娘娘！如此大事，豈能只讓巧兒一人前往，不若讓我陪在身邊，道上如遇困難，也可互作照應呀！」

「對呀！如有惠姐在一塊，相信一定能馬到功成。」

「好吧！不過你們一定要萬事小心，除了白霸之外，切莫向外人表露自己身份，否則不單計劃事敗，令孟公子陷於困境，更會讓白霸惹來殺身之禍！明白嗎？」

兩女聞言，不住點頭以示明白，接着還相視一笑，雀躍的心情，剎那之間如山洪暴發般湧現，像是一雙被困於雀籠內的鳥兒，終於能在外間振翅高飛，見識雀籠以外的世界。

但斐皇后卻將兩女的神態，全都收進她那大大的眼眶子中，禁不住露出既羨慕又妒忌，兼略帶喜悅的複習表情於一剎，但很快便將之再次埋藏於心底。

皆因巧兒兩人正盯着她看，同時面露不解之神色，令她不得不趕到案上，揮筆疾書一封，連同腰間令牌一併交給兩女，讓她們憑着令牌，可出入無阻。

先轉回現代，當爺爺等人回到玫瑰園之時，天色已呈現淡淡的紅霞，略微昏暗的天空，顯示出已近黃昏，各人都掛着非常疲累的表情於臉上，還拖着重得不能再重的身軀，不情不願地被智叔趕下車。

浩恒有見及此，連忙向爺爺建議，不要再浪費力氣時間做飯，改為叫附近餐館外送，更來得方便快捷，屠一刀和智叔聞言登時盯着爺爺看，靜待着他的決定。

未幾，石博士這個極品吃貨，像是接收到這個訊息般，趕到他們的跟前，緊接着其餘人似是發現甚麼，也來湊湊熱鬧，把爺爺圍成一團。

還相互地互通眼神，像是在訴說着「爺爺！不用考慮了，就這麼決定吧！」

半响，爺爺終於抵擋不了眾人的眼神圍攻，以及無窮誠意的感動，作出一個英明的決定，便是採納浩恒的建議，霎時之間，大家再一次將疲倦的心情拋諸腦後。

屠一刀等人，更興奮得將爺爺舉起，拋到半空之中，當他再次落下之時，眾人又把他承托着，如是者達數次之多，弄得爺爺好不愉快，因他從未被眾人如此贊同過。

當他再次從半空中落下之際，滿以為眾人會理所當然地把他接着，怎料此時卻發生了一件事，令到諸位男士的眼光別到一旁。

只見滿臉倦容的月兒，打算獨個兒先行上房休息，怎料經過內門之際，卻不慎被門邊的把手，將她的緊身褲褲頭給勾着 。

只聞（裂～勒～）的聲怪响，將她整條褲子給一把地勾破，懸掛在門邊的把手之上，登時把她那雙白哲的玉腿，和那條米玉色的內褲，完全表露無遺。

事因呈現在眾人眼前的景象，實在非常吸引，令到一眾男仕無法抗拒，紛紛將正舉起的手，以肉眼不能及的速度，猛地縮回。

跟着更同時跑向月兒的方向，把尚在半空中的爺爺拋諸腦後，令到他在短短的數秒之間，立時感覺毫無重心，更無着力點。

一股莫名的恐懼感，正不自覺地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讓他感到，仿佛自己站立在懸崖邊上，欣賞周遭景色之際，冷不防卻被人從背後一推，將他一把推下無底的地獄去般。

當他那脆而薄弱的身子骨，被眾人冷待後，掉到水泥地上的一剎那，只聞（劈～裂～啪～勒～）之聲數响，爺爺那已歷大半世紀的靈魂，正孤獨地慢慢從他的臭皮囊，冉冉上升。

他的靈魂正無奈地回望，自己那已然體温漸失，血色慢慢退去的瘦細身軀，眼神中隱隱然浮現出依依不捨。

不期然想起（半生追逐、一生所求）究竟為何？到最後還不是落得（半點骨灰不留人、一殼塵土只留痕），令他心頭不勝唏噓，繼而別過雙眼，往極樂西天向佛祖報到去也。

當然不啦！怎麼可能呢？老爺子何是主角之一啷！以上只是爺爺自己的胡思亂想罷了，或許是少林寺之變，而啟發的誘因也說不準，嘻嘻，爺爺受此一嚇，加上年老之故立感不適，拋下眾人獨自上房小睡片刻。

說回眾人得爺爺肯首，無不争先點菜，大家都老實不客氣地，盡挑一些貴價美食，尤其小昭等當下人的，簡直便是機會難逢，正當眾人都挑好了自身喜歡的極品之際，沒有隨行到少林寺的茂叔夫婦，此

時才發現有點不對勁。

「咦？少秋、少知，怎麼你們的手腳這樣子的？受傷了嗎？在那裏受傷的，還痛嗎？」

「哦！茂叔你放心吧！她們今天很英勇，竟然到少林寺挑戰，寺內高手如雲，大都敗於她們之手，簡直難以置信。」

智叔把話拋低之後，即時惹來眾女的怒目而視。

「哎！智叔！真的嗎？那麼為何你沒有受傷呢？難不成你沒有出手、躲在一旁觀戰？」

命轉乾坤第四十二章（腹黑賤格、古代言詞）

命轉乾坤 第四十二章(腹黑賤格、古代言詞）

「嘻嘻！茂叔果然洞悉先機，小的因為武藝低微，又怎敢與寺內高僧為敵呢？令千金和一眾女將何不同了，她們居然合力將其中一名高手擊敗，那人的身材就像、、就像段副總管無異。」

這次輪到浩恒向他瞟了一眼，像在表達「豈有此理！你這臭傢伙在胡說八道個甚麼，還不給老子閉起你的咀巴。」

「啊！那麼厲害？哎！段總管怎麼傷得如此重，假如我沒有猜錯，他一定是遇到夾攻了。」

茂叔說話的同時，浩恒已將一雙怒目轉移到他身上，不過似乎他並未感到，眾女則仿似是慶幸話題移到了別家，而各自掩咀偷笑。

「誒喲！茂叔真不愧是閱歷過人，一看便知發生何事，那末，屠主廚等三人，你又認為狀況如何呢？」

「唔！依我看、、他們似乎是遭到了毒打，你看，不單衣衫破爛，身體多處受傷，手腳紅腫片片，面帶紫金之色，氣息窒礙不暢，屠主廚咀角更有些微血絲印着，絕對錯不了的，哈～哈～」

當茂叔越說越精彩，繪形繪聲之際，旁人不知，還誤以為他真的就在現場，身歷其境般，但這裏大部份人便剛於今天，親身經歷了略微與上述近似之體驗。

如今卻再次於智叔的大咀巴中描述出來，且還利用茂叔那天性多言的性格，分享着大家痛苦之遭遇，此舉實在腹黑、賤格兼而有之。

難免讓眾人對他倆，同時投以極度敵視之眼神，智叔當然清楚明白，因為他是一如既往刻意為之，根本對眾人之感受毫不在乎。

「啊!茂叔果然觀察入微，小的實在甘拜下風，那末，安公子之情況又如何呢?」

「既然你問到，我便姑且略作猜想吧，以安公子那骨瘦如柴的身材，面對寺內高僧，鐵定是必敗無疑啦，但如今只受皮肉輕傷，兼且仍能保得小命回到這裏，足証是有高手保護，對嗎?」

但茂叔何大不相同咧，他仿似完全感受不到眾人的敵視，還在繼續形容下去，初時興高采列，繼而更手舞足蹈，聽得眾人滿不是味兒。

坐於其旁邊的茂嫂，早早已然將此特異氛圍發現，還於有意無意間用腳跟輕踫其足踝，以作警示。

怎料卻換來其夫一句「你娘的！攪甚麼飛機？不見老子正說到精彩時刻嗎？滾到一邊去。」

就這麼一句說話，登時令到茂嫂拂袖而去，棄之不理，智叔見狀，亦仿似有預感即將有大事發生般，連隨便借勢而遁，以令人毫不察覺之速度消失無踪。

不一會，眾人的不忿，已然達至極點，尤如沸騰中過滿的一壺熱水，不吐不快。

禁不住讓眾人互通眼色，還不時作出搖頭和點頭之舉，似是未能達成共識，須要進行票決般。

但在茂叔眼中，卻誤以為眾人正聽得非常投入，便就繼續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述說下去。

未幾，眾人的眼神均露出同等之殺意，還相繼微微點頭，似是終於達成了共識，隨即同時發出會心的微笑。

「啊！你們也認為我說得對吧！」

「對你的鬼！」眾人無不這樣暗罵着，正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何是極罕有的一回事，尤其是身處玫瑰園之內，簡直就與異能無異。

眾人隨即同時起立，令茂叔拋出了一句「啊！雖然我自知說得動聽，但大家也不用如此厚禮，我何受不起啊！」

「放心吧！你一定受得起！」眾人又再一次於虛空中，用眼神發揮那罕有的異能。

「動手吧！不過不要弄出人命，要留着活口給本宮，明白嗎？」

隨着公主簡短的命令，大宝兩兄弟便拉着茂叔的兩邊臂膀，強行把他拉出後花園。

起初他不明就裡，沿路還在喊叫着「哇？幹甚麼，我說的這麼精彩、、哎吔～救命呀！」啊！忘了告訴他，精彩的現在才剛開始咧，嘻嘻！

只一盞茶時間，他已被（行刑）完畢，拖回大廳之內，跪倒於公主跟前，大宝兩人則站在兩旁。

除了爺爺外，公主便以身為臨時領導人之身份發言「哼！大胆茂叔！見着本宮你可知罪？」

茂叔一怔，剛被行刑之後，內心尚在恐慌之中未能平復，久久說不出話來。

「茂叔！娘娘與一眾友好及侍從，在少林寺遇襲、飽受驚嚇，爾等平民竟不知好歹，在殿上議論她之不幸遭遇，該當何罪？」

只聞浩恒忽地一言，這才如夢初醒。

「啊！請娘娘恕罪，小的只是一介平民百姓而已，實在不知當中發生何事，全都是業智那廝慫恿所致，望娘娘大人有大量，不記小人過，饒過小民一命吧！」

「唔！待本宮想想、、」

「娘娘乃萬金之軀、母儀天下！茂叔之所言，不無道理，主犯實乃業智那傢伙，娘娘理應派出大內高手，把其緝捕歸案，重重懲治一番，以還他一個青白，才能讓天下萬民臣服啊！」

「唔！待本宮又想想、、」

咦？她們在說甚麼？本宮、娘娘，又是平民、百姓，又突然來個萬金之軀、萬民臣服的，着實不甚明

白她們在演那一齣，請各位細心欣賞、自會明瞭！

「對呀！娘娘！小昭所言，正合大道，理應採納其意，微臣等只待娘娘鳳口一開，便會刻日起程，直搗業智那狗娘養、、啊！不！狗賊之老巢，將其剿滅，對嗎？段大人？」

「唔！待本宮再想想、、」

「是呀！屠護衛之言正合本官之意，他只一介平民而已，量他也不敢造次，請娘娘暫且放其一馬，好等他能治理傷勢，回家共聚天倫，實乃娘娘之恩典也。」

「唔！待本宮又再想想、、」

「對呀！正所謂救人一命乃七級浮圖，娘娘行此皇恩聖舉、澤披蒼生，必有好報，屆時福澤延錦、、

福星高照、福壽齊來、福頭壽臉、福到財來、福壽無疆、福慧雙修、福祿雙全、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甚麼？安公子你福完了没有，還壽比南山咧，現在娘娘正在主審重犯，你是在拜壽，還是來旁聽的、、」

命轉乾坤第四十三章（另一齣戲、突感怪味）

命轉乾坤 第四十三章(另一齣戲、突感怪味）

「哎！算了吧，石主簿！安公子文采風流，說得倒是頭頭是道，好吧，本宮這就上應天意、下順民意，放過這無知愚民一條小命。

段大人！業智這個無恥之徒就交給你處置，由於他是方圓那狂僧之首徒，本宮尚未知其武藝之深淺，暫不宜向其動手。

你給本宮打醒十二分精神，全力監視這個混帳，以防他對本宮不利，一旦知其是虛非實，嘿～嘿！爾等無須留手，立馬給本宮重重教訓一頓，明白嗎？」

啊!怎麼說到最後那語調和神態，似曾相識呢?哦，是和爺爺在少林寺等侯眾人之時，與智叔三人閒談間是一模一樣啦!不愧血濃於水，果然是盡得爺爺真傳。

「娘娘！臣等領命！定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巳。」

看眾人演得如此精湛，絕對不是一次半次的事，必定經過千錘百煉，才能有此成績，演技實在值得在那奧斯、、甚麼鬼的頒獎禮上，各佔一席位。

「茂叔！算了吧，這次那鬼公主巳經算是手下留情了，你忘記了嗎？對上一次段大哥開罪了她那猛鬼軍師，即場便被當眾淩辱，除了褲子被強行撕破之外，更差點、、」

「啊！差點甚麼？小知你快快道來。」

「差點、、差點被她們聯手閹割，變成不男不女的怪物，從此便要改稱為段公公了，嗚 ～嗚～」

茂叔見她說着說着，一時感觸竟忍不住哭出來。

另一邊廂，正在如廁的浩恒，突感一股寒意襲來，更連環作了三個噴嚏，令到身體不由自主地擺動不巳，冷不防將他那正往尿盤中，噴射的尿液，灑得滿褲子都是，嚇得他慌忙重新調整站恣，可惜為時巳晚。

茂叔那臭傢伙，竟敢連隨便順勢把她摟入懷中，而她亦於不經意間眼角瞄了瞄門邊，發現有人影將至，才半推半就地借勢倒向他的胸前。

他即時感到有股幽香和體温，自對方那雙超特大尺碼奶子，慢慢滲透而來，登時讓他純覺靈魂兒正升上九天，立馬將較早前的傷痛與恐懼，拋到一旁，現在恐怕連祖宗十八代也忘記了。

就在這短短的一秒鐘，人影巳將眼前震撼的一幕，盡收眼底，而她亦悄無聲色地靠近兩人，猛地從後一鼓掌，把正在温馨的兩人，嚇得全身一震。

「哼！你們這雙狗男女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老娘的眼皮子底下放肆？鐵定是活得不耐煩了，你這臭傢伙，剛被公主教訓了一頓，竟然不知悔改，轉過頭又與這個小妖精在鬼混？

還有你這臭丫頭，小小年紀已立歪心思，持着自己身材出眾，便來勾引人家的丈夫，看老娘把你們一併給滅了。」

「哼！你這臭婆娘，在說誰是小妖精？本小姐才不會勾引你的鬼丈夫，是他自己糾纏着我的。」

「碰～哎～隆～砰～吔～」

隨着小知針鋒相對地，回贈了茂嫂幾句之後，三人登時就在休息室內大打出手，上演了另一齣好戲，而且戲碼還絕對不比公主的鬧劇差。

但事後卻發現受傷最重的，還是茂叔一人，比較早前所受的行刑，還要嚴重十數倍，至於為何這樣，相信不用本人多費唇舌，各位聰明的讀者，必能猜想出其中奧秘。

至此，各位是否已明瞭公主她們在演那一齣嗎？這個爛臭公主何其變態，每每在別處未能稱心如意，便要眾人陪她進行這個不知所謂的舞台劇。

可想而知，自當年之變故後，經過爺爺十多年來的縱容，她的公主病，無可否認是提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了，要不是眾人為了生計，不合力把她給宰了才怪。

當兩齣好戲都先後落幕時，眾人所點的美食亦已送到，有些人的肚皮子更適時生出怪响。

像在訴說着（如不好生照料咱們，保証你有的好受。）

尤其石博士那像抱枕般的肚腩，正不斷有節奏地發出微响，活像鬧鐘的時針，剛踏正那預設的時間般，因為他何是切頭切尾的吃貨啊。

眾人都將身份地位，儀容恣態或甚尊嚴都暫且拋在一旁，狼吞虎嚥地不斷將食物朝咀巴裏放，只為祭飽自己那不爭氣的五臟廟，好讓它暫時停止呼救而已。

浩恒適時地回到大廳，急急安坐於中間的一張大餐卓旁，起先眾人不以為意，仍繼續進行食物消滅戰，未幾，開始有人感到不適停下手來。

「咦!公主!你不吃了嗎?還剩下來很多哪，菜式是否不合你意。」

「若蘭!不是的，你不感到有股怪怪的氣味兒嗎?」

她這一說，立馬引起眾人的注意，紛紛感到正有一股怪味兒，從三張偌大的餐卓之間飄散開來，惹得眾人爭相尋找氣味之出處，他們當中的一人立感不妙，但仍奘作若無其事繼續進膳，以免招人懷疑。

但公主等人的言行，已勾起眾人互相猜疑之心，令他們禁不住相互對望，試圖找出那真兇交給公主，借勢邀功。

「啟稟娘娘!請讓小民將功贖罪，為你找出原兇。」

「好吧!茂叔!就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吧。」

剛才奘作若無其事的人聞言，純感慌張，卻仍強自鎮定，獨自期望之前的一番苦心，能瞞天過海。

才半响，茂叔便已鎖定怪味之來源，並且確定真兇是誰。

「啟稟娘娘!憑小民數十年的經驗，這股氣味，肯定是洗手液混合尿液而成。」

眾人聞言，無不掩着鼻子，露出難以置信之表情。

「唔！娘娘！如此肮髒不堪之徒，實應予以重罰，就地正法。」

「對呀！小逸護法所言甚是，茂叔！本宮着你快快將那無恥之徒當場指証，以還天下人之大不爽。」

「是呀！快快把那廝給抽出來，拉到後花園施刑，以免影響娘娘食慾。」

「真不愧是本宮的小悦護法，處處為本宮考慮，好吧！就依你之所言，只要揭穿那傢伙賤格的真面目，就立馬拉到外邊正法吧！」

命轉乾坤第四十四章（找出真兇、創立門派）

命轉乾坤 第四十四章(找出真兇、創立門派）

當下茂叔就在眾女的監督之下，試圖把那無恥之徒的所在給指出來，即時便令到那仍裝强自鎮定的真兇，腦海裡浮現出以下之場景、、

(半响後，茂叔終於用他那十分浚厲的眼神，投射到自己的身上。

「哼！我以爺爺的名義起誓，經過我那極之靈敏的鼻子，一番檢索之下，終於知道真兇是誰了。」

即時惹起眾人的關注，靜待和猜想着，從他口中吐出的名字究竟是誰，而真兇自己的心臟，正（噗通～噗通～）地不斷亂跳，無法把持。

當他即場說出自己的名字時，眾人紛紛面露驚詫莫名的神態，繼而還同時指着他的褲子笑出來，其笑聲夾雜着多種不同的笑意，有不屑、忿怒、驚異、難以置信，以及十數種不能用言語形容之表情。

真兇純感名譽掃地、顏面無存，假如有個大洞、甚至黑洞在附近，真想一頭便往裡頭栽進去，從此不再出來，正是欲哭無淚，但已然來不及了。

因為當他的名字暴光之後，其餘人等已即時行動，將他團團圍着，令他無處逃走，接着更發起集體進攻，先是拳打、繼而腳踢，跟着還出動到附近的物件，盡往他的身上砸去。

當中計有茶杯、水壺、托盤、椅墊、垃圾箱、坐椅、沙發、還有那偌大的餐卓，物品的體績正越發地變大，連一些平日甚小出現的東西，亦相繼地露面，直把他那本已特别高大的身軀，完全覆蓋為止。

而在整個過程之中，還不時的充斥着無數喝罵，和夾雜着不小的污言穢語在其中，但大多是來自女生的聲音。）

正於此刻，正有一把聲音將那真兇從聯想中，硬拉回那殘酷的現實之中。

「娘娘！那可惡的真兇便是、、段大人！快把馮小弟那廝給拿下，他便是真兇！」

他這一說，立馬令到浩恒明白其意，隨即便捉着馮小弟雙臂，更一把捂着他的咀巴，不讓其發聲爭辯。

「好！茂叔！咱倆把這廝拖出去聯手行刑吧！」

兩人不容馮小弟抗辯，便已於瞬間合力將他拖出後花園，只餘下眾人在鼓掌歡呼。

「茂叔果真觀察入微，為本宮尋得真兇，好吧！本宮便論功行賞，向爺爺進言，打賞一下吧！今天着實累了，石主簿！快扶本宮回寢宮休息！」

「多謝娘娘殿下，娘娘鳳體萬安、如意吉祥。」

而這四大小惡人見事態已告一段落，便在眾人的贊言之下相繼離開。

但仍有人低頭，持續這些毫無意義的奉承話語「出入平安、恭喜發財、財源廣進、、」

「進你的頭！小知！試問那爛臭公主，何時真的有打賞過甚麼？平日便只懂得作威作福，那曾作過甚麼善舉。」

「對呀！小真說得一點也不假，尤其是那猛鬼軍師，經常想些鬼主意來折磨人，至於另外兩個跟尾的，根本便是助紂為虐之輩，想來你們也身受其害吧！」

「是呀！就以今天在少林寺之奇遇，不單得知小真的身世，還更因此而首次和她們正面交鋒，以她們的腹黑性格，他日必定向我們逐一尋仇，唉～想來以後的日子、、」

「對呀！我完全認同小秋的分析，那應該怎麼辦呢？」

「小知！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該作出反擊呢？就以今天少林之戰為例，對方是四個人，和我們人數相同，也只是戰個平手，那末又何須怕她們呢？」

「對呀！小昭之言不無道理，只要我們組成新門派，齊心合力苦練清風劍法，待得武功有所增長，時機一到便向她們報仇。」

「小秋！我們要起一個名字，來附合大家的新門派才成呀！」

「唔！依我之見，本來大家只是天真無邪的少女而已，不若就起名為（天真無邪教），以証我們之初心，大家認為如何？」

眾女聞言，無不歡呼雀躍，更同時圍成一圈，各自伸出雙手互相重疊，接着更齊聲大喊「天真無邪教，必勝！」

後花園這刻，茂叔與馮小弟正在細數着手中的一小撮鈔票，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掛着稱心滿意的表情。

「怎麼樣？這筆交易還算得上是不錯吧，從此以後，你倆給我閉緊那張咀巴，不要讓我從別處聽到今晚之事，否則、、休怪我心狠手辣。」

「放心吧！段大人，咱倆的咀巴永遠都與閣下同在，絕不敢透露片言隻語，對嗎，馮小弟？」

「當然啦！茂叔，小的以後還要倚仗段大人的提攜呢，怎敢作出如此大不敬之事啊，嘻嘻！」

「哼！你倆識相便好。」

浩恒把話拋低之後，便掉頭快步回房，期間還不斷四處張望，似是深怕會有人藏匿在附近的模樣。

當三人各自散去不久，有一條極纖細的身影，從後花園的花叢中俏俏地步出，兼且還搖頭嘆息。

「唉！想不出來段大哥是這樣的人，真讓人失望！」

兩日後，玫瑰園內內外外正張燈結綵，從眾人臉上那特別歡愉的表情，可以窺見他們似乎正要慶祝甚

麼的模樣，何眼下距離新年元宵之期，尚有頗長一段日子，難道、、

哎吔！本人差點忘記了，今天何是鐵算子老師父，大駕光臨的大好曰子呀，只要得見他老人家之（聖顏），便能發問三個宝貴的問題，而問過之人無不非富則貴，甚或（囗家富貴）。

難怪大家面露從未有過的歡顏啦吔，為免錯過這天大的良機，本人還是快快準備要問的資料為上。

正於此時，有兩條長長的身影由遠而近，明顯是朝着玫瑰園而來，惹得眾人大為緊張，紛紛放下手中的活兒，各自將一支管狀物件緊緊地握在手中，靜待那兩條人影的到來。

當那兩條人影逐漸接近之時，眾人的心情便越發莫明地忐忑，到那兩人完全踏進玫瑰園之後，忽地响起一聲像是爆竹般的巨响。

緊隨着十數人相繼撲出，朝着兩人舉起那管狀物件，迎頭相向，那像爆竹般的巨响此起彼落，不絕於耳，更有無數彩條向他們噴射而來，嚇得其中一人脫口而出「師兄！有埋伏呀！」

命轉乾坤第四十五章（不速之客、慘被發洩）

命轉乾坤 第四十五章(不速之客、慘被發洩）

那被稱作師兄之人，卻並未有因此而被嚇到，相反更露出開心的笑容，自個兒的接受眾人的歡迎，把剛才發言的人棄之不顧。

半刻後，當眾人手中的管狀物件，沒法再發出丁點聲响，與及彩條已盡之時，定睛細看才發覺，來者似乎並非他們期待之人，無不露出極之失望的表情，垂下手中那噴射式綵紙筒。

當中更有半數人以上，因為誤中副車，而帶着近乎絕望之心情，徐徐散去，獨剩下幾個穿着下人衣飾之少女，仍留在原地，似乎是想說甚麼來着。

「啊！平原君！看來我們來的不是時候呀，你看，還讓人家平白浪費了那些綵紙筒，多難為情呀！」

「哎！沒有的事，是我們錯誤以為先生是約定之人罷了，還向你們作了剛才的事，應該是我們賠個不是才真咧！」

「怎會呢？小姐真善解人意，咱倆兄弟能得到如此之歡迎，也感到十分之高興，請問小姐怎麼稱呼，李主席又是否在園內呢？」

當這男子把話說完後，場中一位少女突露警醒，忽地把剛才搭話的人拉到一旁。

「哎！小昭！此兩人來歷不明，切不可胡亂放其進入，以免招致無謂損失。」另外兩名少女連隨點頭以示認同。

「對呀！我們認為小秋說得一點不假，還是交給段大哥處理吧！」

「放心吧！小秋！我這就先問過段大哥去。」

小昭低聲輕語過後，便轉身再次面向剛才的男子。

「先生！真待慢了兩位，請問閣下尊姓大名，好讓小的去通傳老爺，請兩位在此等候片刻。」

「本人名曰應超群！我的兄弟叫平原君，來自中原航空公司，是有關於其公子的重要情報而來，必須當面告之李主席，有勞小姐通傳！」

小昭聞言先是一愕，繼後便點點頭後別過兩人而去。

兩人在等候的期間，見眾人正忽忙地收拾剛才的爛攤子，忍不住便招來了附近的小知。

「啊！小姐！你們大事鋪張，到底是要迎接何人，可否相告呢？」

「哎！你們不知道嗎？今天何是鐵算子老師父，載譽而來的特別日子呀，普通人可能一生也未能碰上一次，你們真走運，等會要是能得見真人一面，必須把握這畢生難求之機，問上那僅有的三個問題才對。」

「啊！原來如此！難怪大家這麼高興了，看來咱倆兄弟今天還是來對了，多謝小姐明言。」

應超群立馬向平原君通了一個眼色，像在表達「師弟!看來好運尚在咱倆身邊啦，陳榮那傢伙比我們慢了一步，辦完了正事非單有意外之財，兼且還可向鐵算子討教三個問題呢!哈～哈!」

平原君立即還以一個眼神，像在表達「妙呀!師兄果然神機妙算，臨時將陳榮的交易改在今天簽約，讓他分身乏術，而咱倆則提早一天，告之姓李的老頭這天大的消息，他要多謝咱倆還來不及呢、、」

當他表達到一半之際，立馬便被應超群用一個眼神阻止「哎!此事關係到咱倆的生死，不容有失，一會見着姓李的老頭，你千萬別作聲一切由我發言，否則以你的口才，恐怕會露出馬腳，明白嗎?」

「是!師兄!嘻嘻!」平原君亦還以這樣的一個眼神，來表達心中所想，完全把眼神對話之最高精髓，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他們正在眼神對話之同時，小昭終於找着了浩恒，將剛才見到和聽着的一切，全部一字不漏地告之一篇，浩恒聞言心中自是一凜，還在強裝着若無其事，但又怎麼瞞得着小昭那靈秀的雙眼呢？

「段大哥！莫不是與十二年前的車禍有關、、唔、、唔、、」

當她還想繼續說下去之際，冷不防被浩恒一掌封着咀巴，而且還摟着她那嬌小的身軀，兼用後背遮掩着，似是不想讓人聽着和看見。

此刻正有兩人剛巧路過，見着這個曖昧不清之景況，立馬露出不滿、雙手抱胸。

「你們在這裡幹甚麼？」

此言一出，嚇得他立馬將雙手縮回，小昭隨即就給了他一個巴掌，純然出現微紅的一片，然後瞪了他一眼後離去。

當他想向另外兩人解釋之際，其中一人猛地不由分說，便又給了他一記耳光，登時一個半紅的掌印，留在他的面腴之上，跟着瞪了他一眼拂袖而去。

「素芯！我們走！」「是！月兒！」

素芯正起步之際，忽地又轉過身來，走到浩恒的跟前向他微微一笑，接着狠狠地給了他一記耳光才離開，登時為他的臉腴，添加上一個(血）掌印。

响起的掌聲比前兩記相加還要响亮，不遠處的月兒當然聽到，未知已走遠的小昭是否聽到呢？

此刻在不遠處的假石山後，正有一人在竊笑着，回看月兒兩人，同樣各自露出會心微笑，似是終於把這兩天的不爽，狠狠地發淹了出來般。

浩恒真可憐！連續被三個少女贈送了這麼厚的（禮），登時讓他的面腴兩邊，紅腫得如同胖子無異，不知情者，或許會錯誤認為他是牙痛發作呢！

「咦？浩恒！你的面怎地紅腫得如此厲害，是剛與人幹架了嗎？」

「唔、、不是的！只是、、剛巧牙痛罷了，不礙事的。」接着他便將外面有訪客之事告之爺爺。

「甚麼？中原航空的應超群和平原君？他們來找我作甚？我與他倆素未謀面，不見得有甚麼理由，值得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趕走他們吧！」

「爺爺！人家說是有關於令公子的重要情報而來，必須得親見一面啊。」

「關於我兒、、李煜國？他人已經走了十多年，還有甚麼、、」說到這裏，爺爺猛地頓了一頓、陷入沉思之中，片刻後始回過神來。

「你出去先把業智給我喚來，接着才去帶外邊那兩個傢伙進來，緊記！這中間要保持至小五分鐘之腳程，明白嗎？」

由於爺爺說這番話之時，神態顯示出異常嚴謹，和平日粗枝大葉、毫不在乎的他極之不同，故此令浩恒深覺事不尋常「是！爺爺！」

不一會「老爺！我剛才進來之時，見到外邊有兩人頗生面孔，而且更是練武之人、一強一弱，不過都絕不是我之敵手，是否要、、」

命轉乾坤第四十六章（室內密談、貴人駕臨）

命轉乾坤 第四十六章(室內密談、貴人駕臨）

「唔！我叫你來，便是為了此事，未知他們是敵是友，一會便會進來，無論聽到甚麼都切勿聲張，只須守候在旁，保持警覺性便可，明白嗎？」

「遵命！老爺！」當他剛巧回覆不一刻，門外便已响起敲門聲「老爺！客人已帶到！」

「請他們進來吧！」浩恒隨即招呼應超群兩人內進，然後正想反手把門關上。

「浩恒！你先去預備歡迎儀式吧，鐵算子或許正在途上也說不準。」「是，老爺！」

他遂畢恭畢敬地退出房外，在外人面前，除了公主，其餘人等皆尊稱爺爺為老爺。

但浩恒此刻，卻深深感受到爺爺與他有着一道鴻溝，並且內裏正談論着一些，似乎與他有關之事情，所以爺爺才會刻意地支開他。

而外邊的人，見應超群兩人被邀請入內，加之較早前他們態度友善，大都認為與爺爺是友好關係，而對他們掉以輕心。

正巧此時，那舉世聞名的鐵算子終於大駕光臨，若蘭很早便奉公主之命，帶同左右護法前去(玫瑰大門)相迎，但見大門早早便已倘開，兩旁正站滿人羣。

除了爺爺等人和爛臭公主外，全玫瑰園的人，一個不漏地排在兩旁，連剛剛新來的下人阿花和易克光，也因收到這天大喜訊，而拋卻手頭的工作，爭相前來一睹這位傳奇大師的風采。

但見他們一行四人，一男一女外加兩個小孩，尚不知是男是女，年紀為何，個個頭戴面具，只露出咀巴部位，身穿華衣漢服，極像古裝劇中的人物，實難以確定其真正身份，正逐漸靠近。

正當眾人不明其身份，恐又再發生較早前錯認平原君兩人，是神算子此等弱智行徑，大家都未敢輕舉妄動，直至眼力非凡的易克光高聲叫喊着。

「肯定是他們了，鐵定錯不了，他們挽着的側身包，正正綉着(鐵板神算)四個大字呀!」

「好呀!等了老半天，要來的終於來了，大家快快預備，勿失禮於人。」

隨着若蘭這猛鬼軍師的一聲令下，眾人迅即從身後提起一些器具，調整呼吸，作出迎接(貴人)之準備。

就在一瞬間，那一行四人終於踏進玫瑰園的大門之內，眾人隨即奏响手中的樂器，登時於偌大的花園，响起了熱熱鬧鬧之聲，四人似是一早預料會有此一著，無不咀露笑意，接受這種歡迎儀式。

眾人於奏樂完畢後，更齊聲說出歡迎字句「恭迎鐵算子前輩大駕光臨，實乃我等之無上光榮，亦令蔽園逢華生輝!」

話聲剛落，令四人感到非常整齊、很有節奏，明顯是事前經過綵排。

「好!大家好!老夫鐵板神算應邀前來玫瑰園，為貴園之風水堪輿一番，特帶同妻少讓她們增廣見聞，請大家帶路，先讓老夫看過貴園之總貌，再作定斷。」

剛巧此時公主由於在房活得不耐煩、、「啊！哎～吔、、嗚～嗚，公主不要打我，小的一時寫錯，立馬給你糾正。」

「哼！還不快給本公主好好修改？你才是活得不耐煩了！」

「哼！正一爛臭公主，老子先把這帳暫且記下，他日、、再報此、、」

「甚麼？他日甚麼，你在嘀咕個甚麼，定是欠揍了？」

「啊！小的怎敢，請公主息怒。」

回到主題：應該是等得不耐煩，於是下到前園，剛好聽到奏樂聲响起，遂立即趕上迎接行列之末，至此以公主為首，陪着神算子一家四口，慢步園內、細意地欣賞四周景緻。

「李先生！本人有非常重要之情報，必須當面相告，未知可否、、」

「哎！他是老子的近身保鑣，從不離我丈外，反之兩位突然造訪，還說有關於亡兒之重要情報相告，加之與兩位素未謀面，實在難免令本人心生疑惑啊！」

「請恕咱倆兄弟冒昧登門拜訪，事因令公子於十多年前，對我們有恩，當得知此重要消息，便急急趕來告之先生，望先生不要見怪。」

此番言論一出，登時惹來爺爺滿心的疑惑，旁聽着的智叔，亦不自覺地露出近似之表情，不過爺爺畢竟是老江湖，試問又怎會單憑片言隻語，便相信他們的鬼話?

「啊！你這是要我相信，兩個從未拜祭過我亡兒之人所言哪？不要在我面前來這一套，立馬快快把話說清楚，否則！永遠都不用說！」

說着說着，還用一雙厲目逼視着應超群，智叔亦很配合地往前走上三兩步，而且在其身周，正慢慢散發一股無形殺氣，唬得平原君立即閃身到其師兄背後。

應超群立時暗想着「啊！真想不到這老傢伙身邊，竟有這樣一個高手，單憑這廝之殺氣，以咱倆兄弟之修為相加，亦未必是其敵手，犯不着與他結怨、、」

正於此時，忽地一隻玉手輕按着浩恒的肩頭，嚇得他靠在門外的半側身，立馬彈起三丈，啊！沒有這麼誇張，只一彈而已，嘻嘻！

他立即做出一個手勢，示意面前兩人不要聲張，她們立感事不尋常，連忙點點頭學着浩恒的恣勢，側身靠在門邊，登時三個人擺出上中下貼在門邊的滑稽動作，齊齊監聽着房內人之對話。

「李先生請勿動怒，小的便直言吧！我們都是生意人，今番只是為錢而來，希望閣下聽過消息之後，如若感到有價值，便打賞過一二吧！」

「唔！這才像人話，假如真有價值，老子必定不會亏待你們，但要是無中生有，嘿～嘿～我保証從此以後，你們將不會再呼吸到這個世上的空氣，還不快快道來！」

「李先生！你何知道十二年前究發生了甚麼事嗎？令公子與其他人又是為何而死嗎？」

短短的兩句說話一出，非單爺爺兩人大為緊張，連門外的三人亦大表震驚，或許由於這番說話太吸引了，讓外頭三人並未被發現。

「此話怎講！難道、、你知道內情？」

「當然！我也是到最近，才無意中聽到這個真相，原來當年那場並非單純的意外，而是有人受人指使，對他們的車子動了手腳，才會發生如此大的車禍。

至於幕後黑手，李先生你比咱倆兄弟更為熟悉，今天我們到來，相信不用明言，閣下也能猜到十之八九。」

命轉乾坤第四十七章（幕後黑手、鐵板神算）

命轉乾坤 第四十七章(幕後黑手、鐵板神算）

「甚麼？難道、、你所說的、、該不會是安氏兄弟吧？」

爺爺語帶顫抖之餘，還忍住半陣哽咽，其內心之震驚與悲憤，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而門外之三人，因為同受喪親之痛，其悲傷之情亦絕不比爺爺輕，只是目下仍須聽取情報，自是仍要克定心神，不敢發出半點聲响，以免被房內人發覺。

「公主！依本神算之見，老夫在來的路上，發現此園位處半山，地勢既非險要亦不算平坦，而且依山傍水，左有小湖、右有山路，沿途景色優美，實乃洞天福地呀！」

「那末，依大師之見，是否仍能長住久安呢？」

「唔！依本神算之見，有一国團黑氣於不久前飄至貴園，是和生死有關連的，正影響着貴園的命運，由此可見貴園之主人，應該正陷入痛苦之中，說不定還會作出驚人之決定也說不準，或許又會因此而改變了其他人的命運。

所以老夫在此特別提示大家，假若真有這個時刻，請各位務必冷靜對待，不要讓忿怒冲昏了頭腦，正所謂（人死總不能復生、冤冤相報何時了？）」

眾人聞言，無不感到一股寒意自後枕處，正不斷冒起。

其中有人更不期然地，作了一個大噴嚏，惹得其餘幾人亦連環噴嚏起來，登時噴嚏之聲、此起彼落，令到神算子等四人心內作怕，急步便往大廳內進，拋低仍在噴嚏連連的眾人。

公主和正常的人立馬緊隨其後，棄大伙於不顧，深怕會錯過神算子的堪輿定案，多於會因眾人連環噴嚏，而惹上疾病為多。

「你是如何得悉此消息，而又肯定並無差錯呢？」當爺爺斬釘截鐵一問，房內房外的人全都靜心細聽，唯恐會因此而有甚麼錯漏。

「本人也是於一次會議後，才得悉這驚人真相的，因為會議中提到，中原航空正面臨被百奧惡意收購，安氏兄弟為此而苦惱不已。

直至散會後，本人突然想到一個方案，或許能對公司有所幫助，於是便折回頭。

怎料便聽到安守業噢悔不已的說：（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要不是當年為了報父仇，又怎會派出殺手，在李煜國等人的車子動手腳，害得十多條人命，白白陪他上黃泉路，想來現在是報應降臨了、、）

聽到這裏，房內房外的人無不黯然神傷，一股復仇的衝動，正從內心慢慢地滋長。

「那末、、安守正有何話說？」

「他說、、此話當真不知該不該說，若然給他知道是我們通風報訊，我們是鐵定活不了，希望李先生能保守秘密！」

「你儘管道來便是！」

「他說，為甚麼不去找、、找正豐集團幫手？」

「甚麼？他娘的！那廝殺了我的兒子不說，居然還厚顏無恥到想利用我？我還未上門找他報仇啦！老子絕不會讓他安然渡過此難關的。」

不單爺爺滿胸忿怒，連浩恒三人亦差點忍不住推門入內，想親自問清楚他還有沒有未說的。

「李先生請息怒，我還聽到他已派了親信陳榮，要求他的親弟陳華拉線，請閣下向中原航空伸出援手，或許在一兩天內便到也說不準。」

「甚麼！陳榮？那廝要是真敢來，老子必定好生招呼他，保証讓他畢生難忘！至於其弟陳華，老智，他在何處？」

「老爺！他目前應該在前園處，幫忙迎接那傢伙，不，那貴賓。」

「唔！待得陳榮到來之日、、屆時交由你一併處理吧，切記！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是！老爺，小的從未失手，今次亦絕不會，嘿～嘿！」

兩人刻意在應超群面前，道出他們的計劃，便是要讓他們知道爺爺的行事作風，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即使天皇老子求情亦絕不改，因為他便是天皇老子。

而且他更要表達出，自己的實力有多强，絶對能把敵人徹底消滅，門外三人聞言，禁不住心中一凜，至此才知道爺爺原來是這麼黑暗，有着不為人知的一面，莫非真如外間傳言般？

公主等人剛步入大廳，便見着神算子四人在東張西望，不知是怎麼回事。

「啊！前輩！請問是否大廳有不妥善之處呢？」

「唔、、大大的不妥呀！你先說說衛生間在那裏。」

「前輩！衛生間就在這裡、、再入去的旁邊、、盡頭深處。」

鐵算子聞言，立馬帶頭衝向公主所指示之方向，其妻與一雙小孩，以像風一般的速度緊隨其後。

眾人見狀純感不對勁，立即一窩蜂似的起步開跑，在窄窄的走廊上爭先恐後地，撲往他們走去的方向，登時惹得眾人互相碰撞，更甚的是小逸和小悅被推倒地上，其餘人等有良心的，則跨步而過。

而有仇的嘛、、當然毫不客氣地，踏着她倆的屍體，啊！不，她倆的身體快步跑過，令兩人禁不住忍着痛楚，想回身看清楚該人是誰，但適時又被另兩人踏上她們的身體，快步走過，正好阻礙了她倆的視線。

但以本人銳利的眼光，卻發現了其中一人的卑鄙行為，她居然在小逸兩人身上連踏數記，才笑着急步離開，此人是誰？她便是、、大家還是自行想像吧，嘻嘻！

「老子倒有興趣想知道，大早你說突然想到的方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哦！本人只是想到，假若以全部股東及董事所持之股票，向銀行或其他大集團融資，未知能否力挽狂瀾，救公司於燃眉之急呢？

不過，當本人得悉令公子身故的真相後，咱倆已徹底打消了這個念頭，與安氏兄弟劃清界線，以免閣下誤會，所以極須一筆旅費，最好能讓咱倆遠走高飛，以免他會找上我們來尋仇。」

「放心吧！等一會我便着人為你們預備旅費，保証不會讓你們失望，你們就先在外邊等候一會吧！」

「慢着，咱倆還有一事相求，剛才來的時候，聽聞那中外知名的鐵板神算即將來訪，未知是否屬實？若然屬實，可否讓我們也參上一腿，一問咱倆的前程呢？」

命轉乾坤第四十八章（傷兵滿營、久別重逢）

命轉乾坤 第四十八章(傷兵滿營、久別重逢）

「哦！這麼快便傳到你們的耳中，這也是！否則今天你們也不會為老子，捎來這麼驚人的消息啦，好吧！一會你儘管問吧，但那傢伙答不答你，老子何管不了。」

「咱倆在此先行謝過李先生，祝願閣下能早報大仇、馬到功成，令公子與一眾死難者能沉冤得雪、旱登極樂。」

「唔！老智！招呼兩位到大廳先用茶點吧，給兩位泡一壺上等雨前龍井呀！」「是！老爺！」

外面三人聞言，不禁有點慌亂起來，其中一個示意浩恒他們先行離開，然後她立即抹拭掉面腴上的淚痕，扣起門上來。

「老爺！鐵算子老前輩來了！」

浩恒乘着她假裝通傳貴人的到來，立即躡手躡腳地，向旁邊的梯間輕步走，拋低那為他們分散注意力的少女，狀似對她甚有信心。

「啊！真想不到老鐵真的到了，也好！老智，就讓她招呼兩位客人吧，而你則去看看老鐵來了多小人，回頭再向我匯報。」

爺爺才剛把話說完，智叔已領頭把大門一把打開，露出素芯那雀躍無比的歡顏。

回看公主等人，經過一輪踐踏之後，能夠去到鐵算子那頭的，只有一半人，而另一半呢？已經陪同小逸、小悅，躺在地板上痛苦申吟。

當突破重圍的人，去到那隱蔽的衛生間門前，即時感到一大股惡臭，正自廁格裏頭飄散開來，而且其勢極速、中人欲嘔。

令到眾人純感呼吸困難、頭痛欲裂，一個念頭下意識地在腦際浮現，便是逃離這個像地獄般的現場，登時又一次發起，不久前的（走廊競跑大賽）。

較早前躺在地板上的人，此刻正相繼從地上坐起，有些尚在伸展她們的筋骨，完全未及料到，即將又要面對一次踐踏，真是人間悲劇呀！

既然在爺爺房外的是素芯，那末，浩恒身邊的人便不難想像了，猜對啦！各位讀者果然聰明，她便是月兒了。

此刻在後花園內，浩恒心中的怒火，正不斷地猛烈燃燒，活像火山爆發般、不能息止，恨不得馬上便往中原航空，把殺父仇人安守業碎屍萬段。

月兒何嘗不想報此血海深仇呢？只是她明白到，目下三人勢孤力弱，必須借助爺爺的力量，才能得報大仇。

「段大哥！我們還是讓爺爺出手吧，反正大家敵慨同仇，他喪子之痛，絕不比我們輕呢！」

「不！此仇不共戴天，我必須親手了斷，否則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顏面面對亡父，以及我雲南段氏列祖列宗呢？找了這麼多年，終於知道真相，難道你不想親報此仇嗎？」

「當然想報了，只是、、只是假若這個消息是假的呢？那我們豈非殺錯好人？那末安寅豈不是嘗到、、」

「哦！原來你是顧慮那臭小子，難怪你會阻止我了。」

「不是的，段大哥！我只是不想被人利用、錯殺好人罷了，這樣吧！先查明真偽，若然屬實，我決不會阻止你。」

「好！這何是你說的，屆時不要反悔，我想素芯也會支持我的。」

一刻後的大廳之上，呈現在浩恒兩人面前的景象，盡是傷兵處處，純然令兩人大吃一驚，誤以為是安守業那傢伙，得悉真相被揭穿，所以先下手為强，禁不住立即掃視現場，找尋爺爺的踪跡。

但矚目所及，連安寅和陳華兩人都有傷在身，只有素芯和剛才的兩位客人倖免於難，即時讓他明白到並非他心中所想。

剛巧此時，鐵算子一家四口終於辦完了大事出來，只聞他們所到之處，花草枯萎、人畜立斃，灰天暗地、了無生氣，一派死亡使者之格調。令人望之卻步、觀而生畏，直想立馬跳進另一空間躲避，可恨並無此等異能。

連作客中的應超群兩人，亦退避三舍，心念打退堂鼓之意，剛巧此時，救星終於到了，爺爺和智叔下來了，兩人聞得一股惡臭，本想掉頭便跑，但礙於眾人的目光，全都向他倆相投，故亦無奈地，打消此等正常的念頭。

「哦！老朋友！多年不見、別來無恙嗎？聽聞閣下在香港娶得嬌妻，還中年得女一雙，實是可喜可賀啊！」

爺爺說話之時，並未移動半步，只是面露歡顏、狀甚愉快，而鐵算子聞言，亦同樣咀角帶笑、似是高興，但亦並未挪動半分，只留在原地與其隔空對話，氣氛甚是蕭殺。

「呵呵！老朋友果然神通廣大，你我闊別十數載，居然對我的生活瞭如指掌，該不會是一直派人打探我的行踪吧？」

「哈哈！怎會呢？要是老夫一早知悉閣下之所在，怎會不立馬邀請到訪呢？只是一次機緣巧合，才啼做了這次相聚良機而已。」

「啊！如此說來，今番之主顧便是閣下了！單看玫瑰園之四周，着實與當年並無二致，足証老朋友是念舊之人，決不會因當年之事，而向我問責吧？」

「哈哈！怎會呢？今番邀請閣下前來，實是為園內眾人看相批命而已，由於人數眾多，請閣下一家小住數天，以方便其事，亦讓我倆把酒言歡、聚舊一番，如何？」

「哦！當然！那就有勞老朋友好生安排了，因我等久居南方小鎮，剛才便是因水土不服，而致令我們身體不適，還請各位見諒！」

說到這裏，那股中人欲嘔之氣味巳然散去，眾人才明白他們發出這股惡臭，亦屬合情合理之事，紛紛轉怨為喜，回復當初那熱切期待的心情。

而鐵算子的兩個女兒，正用一雙藏在面具下的小眼，目不轉睛地盯着浩恒，可能因為他的身材特別高大的原故，致令焦點每每集中其上，兩個小女孩此刻，咀角卻微微翹起，勾出半絲詭異的笑意，未知是否與其有關？

應超群兩人把握良機，連隨便當眾要求留宿，以便明日向鐵算子相詢命理，使得爺爺在大庭廣眾下，不好拒絕他的要求。

假借批命為名，如此便覓得探聽玫瑰園之虛實，正是一舉兩得，令兩人不覺間露出喜悅以外的神態，雖只一瞬間，但全都被智叔不動聲色地收在眼裏。

命轉乾坤第四十九章（互相試探、命定之人）

命轉乾坤 第四十九章(互相試探、命定之人）

當下便由一眾下人，簇擁着神算子等人上客房休息，而公主等上流小惡霸當然不會跟隨，因為她們此刻，只想把身上殘留住的那股輕微惡臭，盡快除掉，故此便快步趕回房中沐浴更衣。

那末招待應超群兩人之責任，便自自然然地旁落到浩恒和素芯身上，他們為免被兩人得知，自己已知悉那個真相，招呼的全程都保持冷靜，只露出喜悅表情，怎料應超群卻忽地發問。

「這位弟兄，你們在李先生身邊很久了嗎?覺得他的為人如何，可以信賴嗎?」

「我們只是區區下人，實在微不足道，請問先生為何如此發問呢?」

「哦!是這樣的，咱倆兄弟都是生意人，當然希望和值得信賴之人合作，難道還須要別的嗎?」

「啊!這層先生大可放心，我家老爺是個言而有信之人，而且還言出必行，承諾別人之事必定信守，在他手底下的人亦如是，等一會晚膳之時我會再來通知先生，請好好休息。」

「唔!這樣我便放心了，有勞這位弟兄!」

話聲剛落，應超群便慢慢掩上門，而就在這短短的兩三秒間，他和浩恒的眼神對上了，彼此都沒有吐出半個字，只是直至房門合上。

當他拖着素芯的手往回程的路上時，她感到有輕微的抖震，自他的手中傳過來，而且還帶有一股赤熱，讓她禁不住俏俏往他的面上看。

瞧見他的兩邊額角正有汗水流敞下來，而眼神正露出緊張之情，足顯剛才他與應超群之交流，當中發生了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令她忍不住大感狐疑。

「段大哥、、段大哥！」「啊！怎麼了？」

「你想甚麼這般入神呢？是否剛才那人、、」

「唔！不錯，剛才那人明顯是知道，我今天就在門外偷聽，但卻假裝不知道，而仍在向我試探，也許真如月兒所言，他們此番前來，似是不懷好意。

而且他是懂武功的，功力更在我之上，或許與屠一刀那廝差不多，至於另外那人則不怎麼樣，純屬武藝平庸之輩。

目下我們先將這個情況告示月兒，着她多加提防，和調查那個真相是否屬實，而我們則監視他倆，嘗試找出來這兒的真正原因，當然還要留意爺爺兩人的動向。」

素芯聞言，隨即點點頭，兩人更快步消失於黃昏的天空之下，繼而分道揚鑣各行其事，顯得頗有默契。

他倆才剛走遠不久，便有兩條人影於暗處俏然步出。

「老頭子!你不是說過金盤洗手後，便不再過問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嗎?怎麼又特別留意那姓應的兩人呀!」

「唏呀!老婆子!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啦?還提來作甚!」

「好好、、我不提便是，我們都已經七十了，下年便榮休安享晚年啦!你快說說究竟是為了甚麼?」

「很簡單!不為甚麼，就只為了玫瑰園的和平而已，你也不想想，假如當年不是他出手相助，我們的兒子和兒媳婦早早就被、、那還有兩個孫子繼後香燈呢?」

「那倒也是，好吧!反正我也瞧他們一副表裡不一的咀臉，滿不順眼的，但我們先約法三章，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男的聞言喜不自勝，女的亦露出會心微笑，接着還和她於隔空中互擊三掌，雖然彼此完全沒有接觸，但卻於空氣中响起(伏～伏～伏～)的三記微响，惹得兩老即時用手指貼在唇邊，慢動作地移動着離開。

此刻爺爺房中「老智！你派人立即調查安守業，務必要儘快查清楚那個真相是否屬實，若然屬無中生有，嘿嘿、、你應該知道怎麼辦了吧？」

「是！老爺！我這就馬上調查，憑老子的通天線網，明天必定有答案捎回來，老爺就請靜待我的佳音吧!。」

把話說畢之後，竟然從已張開的窗戶縱身往下跳，不是吧!爺爺的房間在三樓啦吔，該不會是受到太大壓力，一時看不開而自尋短見吧?

「夫人！你認為那老傢伙，真的純屬邀請我們前來堪輿嗎？」

「啊！難不成你還以為人家，仍在記恨當年之事？你早早不是已提醒了嗎，怪就只能怪他們不把你的說話當真而已，這也是天意呀！」

「娘親！我們好像遇到了那個（命定之人）呀！」

鐵算子夫婦聞言大吃一驚，禁不住齊聲一响「甚麼？在這裏？」

「是呀！就是最高大的那個男人！」

夫婦倆不禁同時回想，大廳之內究竟有甚麼男人。

首先剔除了爺爺、秦伯、茂叔和陳華這四個年長的，因為根本不可能，繼而閉起雙目，於腦中逐一細細分析。

之後腦海中浮現的，是夏氏和馮氏兄弟四人的影像，但覺四人非賤即鄙，夫婦倆立馬覺得不可能，連忙閉目讓四人影象消失、然後再想。

接着浮現阿安、安寅、應超群和平原君的影象，純感前兩人身材瘦削、而後兩人則表裡不一，非奸即盜，同樣也認為不太像，急忙又閉目讓他們的影象退去、跟着再想。

這次浮現出屠一刀、智叔和大宝兩兄弟的影象，即時令兩人心中打了個突，滿感他們賤肉橫生、兼且兇神惡煞之貌，實不配成為兩人之佳婿，立馬齊齊用手把四人的影象，從腦海中抹掉、接着再想。

這次浮現的，竟是常作男性裝作的若蘭，夫婦倆對視一眼，立即便知道她是女扮男裝，企圖混水摸魚，忍不住同時起腳，將她的影象從腦海中踢走、之後再想。

最後浮現的，只有剩下來的浩恒和易克光之影象，夫婦立感前者高大威猛、後者則氣宇軒昂，純然大感滿意，兩個女兒的命定之人，必是其中一位，情不自禁地便與兩人之影象擁抱一番。

究竟甚麼是命定之人呢？很快便會知曉，大家不用心急。說回餐廳之內，下人們為了得迎貴人，無不將玫瑰園內內外外都粉飾一番，更預備了不小美酒佳肴，在今次的歡迎會上享用。

當時針指向晚上七時多一刻之際，浩恒和素芯分別前邀請鐵算子及應超群等人，與此同時，全玫瑰園的人都陸陸續續地相繼現身，無一遺漏。

命轉乾坤第五十章（少藏大戰、指桑罵槐）

命轉乾坤 第五十章(少藏大戰、指桑罵槐）

「為了鐵板神算的光臨，大家乾杯！」

浩恒簡短的一句開場白，為今晚的聚餐揭開了序幕，眾人無不跟隨着他舉起手中的酒杯，把那呈現金黃色的液體一飲而盡。

「啊？這種味道何真特別呀，本神算還是首次得嘗，比我家鄉的白乾，要甘甜得多呢！」

「當然！這何是老子於少林寺，特意帶來的二百多年珍藏啊，說起來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呢!在少林何是有個名堂的，史稱(少藏大戰)，聽聞那一戰還非常之慘烈呢，雙方人馬死傷共計過千，簡直就與打仗無異。

據聞是上八代主持(雲海法師)，他得到善心的武林同道通風報信，更憑着精湛的修為，加上調配有方，以全寺數百高僧之力，把前來挑釁的上千西藏喇嘛給擊敗了。

而且還間接破壞了他們反清的陰謀，故此才得大清皇帝把這美酒賞賜，這場戰役雖然得勝，但也苦戰了兩日一夜之久，亦換來寺內高僧傷亡過半，才將那羣惡賊擊殺至極。

最終只餘數十人僥倖生還，夾着尾巴落荒而逃、滾回老家西藏去，從此少林寺便被大清封為(護國第一寺)之稱號，所以此等佳釀何謂得來不易、世所難求呀!。

更聞當年只釀製有十埕，而我寺則獲獎三埕，連上幾代主持都未能一嘗此佳釀，一直只將它們珍而重之的，收於(藏經閣)內。

今晚各位何謂走運了，因為有幸鐵算子前輩大駕光臨，故小弟亦不作保留，將珍藏之美酒與大家分享，也好代老爺一盡地主之誼。」

說到這裡，他方發覺場中異常寧靜、雅雀無聲，原來大家都張大耳鼓，在細聽着他精彩的故事，細看之下，當中有人還因此而聽出耳油呢!

哎?原來不是耳油，哇!是口水來的吔，一定是石博士那吃貨，才剛坐下半刻，便已難抵饑餓，咦?假若一天不給予進食，未知會否(升仙)呢?

說回正題「啊！原來如此，那末智叔，你又是因何得來這佳釀呢？該不會是、、」

「哈哈～哈哈～小昭！當然是憑老子的實力了，當年我何是將岳山六怪，以及他們的老巢給連根拔起的、、」

「甚麼？岳山六怪？莫不是南陽岳山那六隻老妖，他們山寨何是有數百人之眾啊！而且還設有不小機關，要算武功高強之輩，也未敢前去挑戰啊！」

「哦！鐵前輩也知道他們嗎？說起此等舊事，當年亦是有段悲壯故事的，絕不下於前述的少藏大戰，在少林寺史稱(滅妖之戰)，堪稱另一壯舉。

老子當年率領上百師兄弟，攀山涉水遠攻有數百里之遙，位於南陽岳山之巔的(南岳寨)，當時計有十八銅人、十八羅漢、三十六房、戒律院、達摩院、知事院、四大金剛等絕頂高手。

除了主持方仗普渡禪師，因正直閉關修練，寺內四大長老要為其護法，而師父及師叔伯等，又要與一眾剛剃度不久的小僧留守，故此無法參戰，其時何謂精銳盡出，幾近傾全寺之力、、」

「智叔!你所說的方仗普渡禪師，是否當日口口聲聲，說甚麼大大都殺起的老妖怪?哈～哈！」

「啊!公主果然(慧眼識妖怪)，一聽便知，哈～哈!」

「哎!那邊那隻最高大的，正是老妖怪的徒弟，豈非是小妖怪?哈～哈!」

「若蘭姑娘果然冰雪聰明，不愧是猛鬼軍師!哈～哈!」

「哎吔!不好啦公主，現在小妖怪已潛入玫瑰園，該不會把老妖怪也引來吧?哈～哈!」

「是呀!小逸姑娘說得一點也不假，公主應該防患於未然，及早把小妖怪消滅，才可保玫瑰園之安定繁榮呀，哈～哈!」

她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在眾人面前指桑罵槐，說浩恒兩師徒的壞假面，只有賓客們不知內情，爺爺等人滿以為他會於席間發難，但其以下的反應卻出人意表、、

「哦!這也是呀公主，小妖怪雖然已潛入玫瑰園多年，早前更有幸拜得老妖怪為師，但自問對爺爺忠心耿耿、可昭日月，更深感當年喪父後養育之大恩，有生之年必竭盡所能，以期能報厚恩於萬份之一，才不枉這七尺之軀。」

他的言詞雖非正經八百，但卻真摯誠懇、絕無虛言，登時把當年車禍的知情者，感動得眼角滲淚，霎時之間，更惹來全場絕大部份人的掌聲鼓勵，包括不知情的鐵算子一家，而且還表現得狀甚欣賞、咀角帶笑。

掌聲之中更混雜着以下話語「段大哥!說得好，果真是少林寺師叔祖的入室弟子!」

「不愧正豐集團左副總管呀!」

「從此玫瑰園安定太平，爺爺可以高枕無憂矣!」

「果然是雲南段氏(江南大俠)之後人。」

此等高度贊揚的場面，弄得如公主、智叔此等口舌招尤之流，紛紛噤聲不語、別過臉去，好不尷尬。

「啊!甚麼?原來你是段兄的獨生子，難怪這麼眼熟啦!果然有你父親的風範，高大威猛、英俊瀟灑、武功高強、位高權重、前途無可限量，好賢侄呀！哈～哈～」

當得知是故人遺孤，而且有可能是兩個女兒的命定之人，當下更贊不絕口，兼且還全家跑上前與之擁抱歡聚，果真不愧是萬人迷、風頭正盛，讓眾人完全忘記了，剛才的老妖怪前、小妖怪後之說，這還未算、、

「啊!說起潛入，這裡倒有一隻妖怪新近潛入不久，而且還是現任少林寺主持，方圓大師那大妖怪的首徒哪!據聞武功高強，不下於戒律院首座，忘我大師那中妖怪呢，哈～哈!」

「段大哥!那三隻妖怪這麼厲害，會不會突然襲擊我們呀?」

「是呀!素芯說得對，晚上睡覺豈非很危險?」

「月兒!這何說不準哪!據聞那些妖怪最喜吃人肉，尤其是小孩子和剛出生的嬰兒呀!大家何當真要格外留神了，晚上最好不要獨個兒睡，若只有一人，最好請定保鑣守在大門內，可保一時之平安!哈～哈！」

「哦!段大哥!為何請了保鑣，還只可保一時之平安呢?」

「素芯!你有所不知啦!因為那妖怪着實太厲害了，當他破門而入之際，你見到他那獨有的光頭特徵時，便好趕緊走，否則小命不保啦，哈～哈!」

說到這裡，眾人都忍不住笑意捧腹起來，有幾個不識相的，居然敢看向智叔，那被燈光反射得發亮的光頭，登時(吱~喳～)聲响，竟惹得他把手中的酒杯給壓個粉碎，但卻完全沒有傷及自身分毫，瞧得眾人目定口呆不敢再笑。

命轉乾坤第五十一章（滅妖之戰、輕曲妙韻）

命轉乾坤 第五十一章(滅妖之戰、輕曲妙韻）

說回上集，智叔被浩恒的言詞反擊，把他的光頭拿來與眾同樂，最終不堪一(激)，登時發作，把手中酒杯(磨)成微粉，唬得眾人大骸噤聲絕笑。

「啊!智叔!你尚未說到如何於滅妖之戰，大敗岳山那六頭妖怪呀!」

「哈哈!倒是小昭姑娘細心，提醒了老子這麼重要的事，現在就給大家說說這精彩的情節!」

當下又變回一個說書人，看來他和忘我一樣，都喜歡將自己的事蹟與人分享，而且還樂此不疲呢!

「當日我們去到之時，正值破曉之初，我等兵分三路，由我與三十六房弟子於寨門慢慢爬上去，而戒律院和達摩院，則分從左右兩邊側門潛入，當我們打算三面夾擊，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之際，怎料、、」

「怎麼樣?智叔，快說!」

「怎料三十六房的弟子中某人，學藝未精，竟從十多尺高的寨門上掉落地下，登時(碰～隆～)一聲巨响，驚醒了睡夢中山寨的人，紛紛探頭出來看個究竟，幸好我們三方已適時登入寨內，穩然奪得先機。

更乘着對方衣衫不整、手無寸鐵之剎那，立刻一股作氣，殺他娘的一個片甲不留，將他們的六肢斬斷，懸掛於寨門之上，以証我少林寺滅妖之戰的慘烈、、」

「哎!智叔!何謂六肢，人體不是只有四肢嗎?」

「小真姑娘有所不知了，除了四肢外，還有頭顱和下邊那命根子呀，哈～哈～」

說着之間還毫無廉恥地大笑着，完全半點少林弟子的樣子也沒有，惹得眾女羞紅了臉。

「剛才最後部份純屬說笑而已，我們少林弟子何沒有這般殘忍，當我們殺至一半之時，對方另一半人馬已然有所準備，純時令到戰局拉成了均勢。

結果鬥足一日一夜，由山寨內打到山寨外，雙方都鬥都至一兵一卒，幾經艱苦之下，才將這羣山賊盡殲。」

「智叔！那其餘兩埕美酒贈與何人呢？」

「哦！小知！它們仍在少林寺內，沒有送贈與人。」

「那為何只有你一人獲贈呢？」

「當然啦！小秋！老子何是唯一的幸存者，更是該戰的勝利者啊！因為其他師兄弟全部陣亡了，自不然便只有褒獎我了，哈哈～哈哈！」

眾人聞言，無不露出半信半疑的表情，但想深一層亦覺合情合理，皆因目下少林寺內的僧侶，全都是年輕一輩，其中更有人禁不住猜想，當年的一場大戰究竟如何個激烈法。

「甚麼？這傢伙真的是少林弟子？難怪他透發出來的氣場如此之强，還有那招待我的年輕人，亦不容忽視，至於場中、、至小還有六個高手之多，真想不出來，區區玫瑰園內竟然臥虎藏龍，我們要小心行事，否則，吃不了、兜着走。」

當他又再一次發揮，那像異能般的眼神傳話，將他掃視場中之後，得出的結論向其師弟表達，平原君已忙不迭的微微點頭。

「老朋友！你已見過玫瑰園內外，感覺如何、須要改變嗎？」

「唔！侬本神算初步觀察，此園經歷風雨數十載，已然殘破不堪，加上人面全非，本就應該早早搬遷啦！更何況當年之事已隔十數載，理應轉移陣地，才好再戰江湖呀！」

「對呀！爺爺！現在越來越多人啦，我們正豐在全國各地，不是還有很多人嗎？要是把他們集中一處，恐怕十個玫瑰園也不夠呀，是時候要另覓一處更大的地方啦！」

爺爺聞言不答，只是別過臉把眼光投射到浩恒的身上，像在質問甚麼似的，而他則微微搖頭，眼神中像在表達與己無關，她只是在發表心中所想罷了。

此時月兒似是為了打破這一刻的沉默氣氛，忽地提出要為大家彈奏一曲，一如既往，除了四大小惡人之外，紛紛鼓掌表示歡迎。

而就在她彈奏之時，大家都將那半僵的局面，暫時拋下，全程投入這優美的旋律之中，可能由於曲調輕快的關係，惹得幾個少男少女，更趁機走出餐廳旁的空地，權充舞池跳起舞來。

屠一刀更當眾邀請小秋跳舞，惹得小妮子羞得滿險通紅，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和他手牽着手步出舞場，翩翩起舞，更惹得旁人為他倆歡呼喝采，只有小部份人抱持不贊同的態度。

「啐！姓屠的那臭傢伙，正式賴蝦毛想吃天鵝肉，居然敢拖着我家千金跳舞？小秋何是要嫁給段副總管的，那才相配。」

「唏！正所謂女大不中留，她自己喜歡誰，哪輪到咱兩老去管？更何況浩恒那臭小子天生多情，又那裏瞧得上咱家小秋呢？」

「哼！老子就是瞧那姓屠的不順眼，區區一介廚子，能有甚麼本事出人頭地？人家浩恒何不同啦，現在已經是副總管，將來嘛、、更是非富則貴咧！」

「唏！臭老頭，你別插手她們的事，否則老娘何要發火了。」看來夫婦倆是各持己見了，先不管小秋這檔事。

兩曲過後，大家都掛着開心不已的心情回座，而屠一刀和幾個下人，亦向廚房的大門走去，像是要為大家下廚燒菜了。

不一會，廚房的門尚未打開，已聞一股清香由內向外慢慢飄至，惹得眾人食指大作，純感飢腸轆轆。

當秀姐和小秋等人，將擺滿食物的餐車推出來之瞬間，直把眾人的眼珠子給撐得不能再大，而且還讓當中的某些人，不自覺地從咀角流出口水來，石博士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因為呈現在眾人眼前的，不是甚麼生珍海味，亦不是甚麼鮑參翅肚，只是幾道尋常齋菜而已，但其香味四溢，卻令公主等人憶起少林寺的絕頂齋菜，不其然地與之比較起來。

智叔更感屠一刀是刻意抄襲，當下雙方更不由分說各自動手、、吃起來，一臉幸福的表情，紛紛湧現於眾人臉上，其實幸福便是這麼簡單。

「怎麼樣？比之你少林寺的絕頂齋菜，熟優熟劣？」

「嘿，還用說嗎？當然是屠大哥的手藝好得多了。」

此語一出，連公主等敵對之徒，都無不點頭稱是，接着低頭不斷狂吃，想來必定是已經被這些菜肴收買了。

命轉乾坤第五十二章（四大妖怪、力求平反）

命轉乾坤 第五十二章(四大妖怪、力求平反）

「嘖嘖、、嘖嘖，屠主廚此言差矣，雖知我少林寺人才輩出，上次你們品嘗的絕頂齋菜，只是（火工頭陀）的試菜而已，尚未是十足功力的最佳傑作。」

「甚麼？那下次何真是要好生領教了！」

眾人聞言立馬搖頭擺手，表示不願再去，只有小數如小昭與浩恒兩派的人，沒有作出上述行為，禁不住勾起新人阿花與易克光的好奇。

「小逸！怎麼了？瞧你們一臉害怕的，少林寺有甚麼嗎？」

「嗚！阿花！你們有所不知了，那處有～妖怪呀！」小悅這麼一說，登時吸引起眾人的關注。

「甚麼？小悅！少林寺乃佛門清靜地、一片祥和，高僧處處、香火鼎盛，那裏會有甚麼妖怪呀，必定是你們看錯了。」

「克光，你不在現場，當然不知道啦，那處的妖怪非常厲害，而且不只一隻，每每見有陌生人入寺，便會躲在暗處窺視，然後乘那人不覺，便突然出手襲擊人，這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對呀！阿花，公主說的一點也不假，而我見到的一隻，能從遠處發出怪風把人吹倒，甚至咀不張開便能發聲，更能於傾刻間便連逐襲擊數人致敗。」

「啐！小悅，你這隻才不怎麼樣啦，我遇到的那隻更厲害咧，能於虛空中飛翔，轉間便已站在爺爺身後啦，而且還能隔空噴出氣體，把大樹、巨石擊爆粉碎。」

「唏！公主，你的一隻也沒甚麼啦，我碰到的那隻才恐佈啦，能用石子把大樹擊出無數指頭般大小的洞啦，更能從手指射出氣柱，將蘋果給射穿，甚至一分為二啦，到最後竟還說要招收徒弟咧。」

當四大小惡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述說着在少林寺的可怕遭遇，還把所有少林寺的人都當成妖怪，不知情的當然深感興趣，知情者則不想回憶那慘痛經歷。

「姐姐！快說下去吧，我們很想知道呀！」原來鐵算子的兩個女兒，忍不住小孩子那特有的好奇心，讓它給浮現了出來。

「兩位小貴人，姐姐立馬給你們說下去、、」

「咳～唔！小逸，你這隻也不見得如何吔，我發現的那隻何與別不同啦，經常穿着人皮到處走，還在玫瑰園扮作人類工作，更不時欺負和欺騙我們啦，而且現在更與大家一起用膳呢！」

「哦！若蘭！竟然會有這種事，那大家不是很危險嗎？你說的是誰，怎麼我猜不出來呢？」

「阿花！你初來步到，當然有所不知咧，那妖怪剛剛還為鐵算子前輩，帶來了一埕上等佳釀呢。」

說到這裡，除卻本巳知情的人，其餘人等不期然地看着智叔，臉上露出甚為驚恐之表情，不敢輕舉妄動，尤其是馮氏兄弟和兩個新下人。

而智叔則擺出一副滿臉在乎的神態，將他那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剛才那四人旋即放下心頭大石般，繼續喝酒。

智叔突然猛地一掌就往卓上拍，隨着（啪～）的一聲沉响，登時把眾人嚇了一跳，剛才那四人更因受驚，而令手中的酒杯拿不穩，洒得一褲子和滿枱都是，惹得行兇者發聲大笑。

其餘沒被唬着的人，立馬跟隨大笑，尤其鐵算子的兩個女兒，開朗的笑聲中夾雜着天真爛漫，令被愚弄的四人看着，純然生不出氣來。

小昭見狀，為令他們好圓場，立即拉扯話題，試圖把眾人的注意力投向別處「鐵算子前輩，小女有一事好奇，可否相詢？」

「哦！但問無仿，老夫從來都知無言、言無盡、盡無不解、解無不安的！」

「敢問前輩一家為何全都戴着面具，而且身穿唐衣漢服如此特別呢？」

小昭這個提問，正正亦是大家心中所疑，無不將目光全都集中鐵算子身上。

「哦！哈哈～哈哈～小姑娘此事說來話長，請容我先乾過這杯，再向你慢慢道來。」

而鐵算子的兩個女兒則在盈盈而笑，似是為她們這身奇裝異服之扮相，引以自豪似的。

與此同時，場中有數人的目光，卻投向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就是剛才智叔拍打之枱面，這刻巳然出現一個掌印，雖深、只凹陷半分，但卻清析可聞，足証他的功力巳達爐火純青之境，惹得數人各自猜測。

「哼！此等功力，我屠一刀自問亦相差無幾，但我比你年輕，不足數年必能超越於此。」

「這傢伙真不愧是少林弟子，依這掌之勁度，拿捏的如此精準，難道是、、（大力金剛掌）？與老子的（黑砂掌）相比，究竟誰者更強呢？」

「哎！咱倆師兄弟所修的黑砂掌，都是源自少林寺，照這樣推測，豈非份屬同門？不！不對！咱師父（黑砂道人）根本不是少林弟子，而且與他們有怨，又怎稱得上是同門呢？應該是仇敵才對！」

「想不到智叔這個師侄功力這般深厚，以我目前剛衝破了心坎穴這關，與他相距仍甚遠，看來必須盡快突破（丹田穴）這關才成。」

「唔、、看來我沒有來錯地方，只要細心打探，必定知道我的身世！」

鏡頭一轉返回古代，前述黃氏得知小太子與別不同之後，遂策動政變力求平反，一干人等巳然在路上，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而皇上及小太子等人，尚未知發生何事，只以為壽宴將至，無不顯露雀躍神色，但他們又怎知道，一場宮廷內變即將發生呢？

先是劉氏回到大殿之上，小宮女兩人連忙向她匯報剛才有三人到來，只為公事、並非賀壽，劉皇后以為意。

緊接着皇上駕到，天真無邪的小太子，竟然向父皇劈頭便说「多謝你大駕光臨，今晚很高興，招呼不到，請多喝幾杯，嘻！」劉皇后與其餘人等，登時面色大變。

「啊！皇兒，說得好，父皇特意為你大事鋪張，安排了這場世紀壽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呀，你高興嗎？」

皇上的一句贊賞，才讓眾人轉驚為安，而小太子亦一如既往地回以天真無邪的一笑（嘻！）

此時黃氏兩母子趕到了「啟稟皇上！臣妾有要事啟奏、、」

她尚未把話說完，小太子便將他那句招牌答話，向她述說了一篇，即時又惹得劉氏等人心內一慌。

命轉乾坤第五十三章（揭露真相、救星趕到）

命轉乾坤 第五十三章(揭露真相、救星趕到）

劉氏還未來得及應對之際，只聞盧國樑巳帶着一羣文臣來殿上，除了黃氏兩母子，眾人知就裡，只以為是來賀壽，無不露出歡顏。

小太子更即時發揮他的天真無邪本色，把那句招招牌答話又述說了一篇，起先眾文臣聽着還覺有板有眼，但當黃氏向盧國樑打了個眼色後，他便知道這正是問題之所在。

「啟稟皇上！我與一眾大臣收到一可靠消息，是關於小太子的，有請太醫霍長青！」

劉氏等人聞言純感絕望，知道紙終歸是包不了火的，真相還是要讓皇上知悉，但仍抱着一絲希望閉口不語。

「啟稟皇上！微臣發現一特殊情況在小太子身上，未知可否直言呢？」

「哦！有何特殊，你儘管道來便是。」

「皇上！小太子是、、那個。」

「甚麼？那個是甚麼意思？」

「即是、、這個，臣不敢明言，請皇上賜臣不死，臣才敢直言。」

「唏！甚麼這個、那個，你就直接說吧！不要再拐抹角了，朕撓你不死。」

「是，皇上！依微臣行醫多年，小太子若然不是低商、便是失神。」

「甚麼？豈有此理，你胡說八道些甚麼，簡直可惡至極，人來呀！將這傢伙拖出去斬、、不！五馬分屍！」

「皇上開恩呀！你承諾過微臣賜我不死的，現正為何又賜我一死啊，嗚～嗚～盧夫子請救我。」

「請皇上收回成命，霍太醫並非胡說八道，小太子確是真有其事，只要皇上驗証一番便知真偽，若然屬作再殺未遲。」

當他此言一出，一眾大臣紛紛附和，令到李煜猶豫不決。

「好吧！看在盧卿家及一眾大臣為你求情，朕就給你一次機會，若然屬作，朕必斬不赦。」

「謝皇上暫殺之恩！謝盧夫子與各位大人！」

謝過各位大人後，他連隨便抹拭淚痕，走到小太子跟前。

「小太子！微臣現在有三個問題要問你，請你一一如實作答。」

只聞他發出一記微响，便又擺出那張無邪笑臉還（嘻！）出了一聲來。

「小太子！你今乃萬金之軀，蟒體貴庚呀？」

怎料他先是一呆，繼而道出那句招牌答話，把在場人等惹得半怔，不知作何理解，霍長青純覺心頭稍安，而劉氏等人則別過臉去，不敢觀看。

「小太子！你何知現今國號為何呀？」

豈料他又是先呆上一呆，復又把招牌答話拋將出來，這次把皇上也惹得不所以，甚為弧疑，霍長青見狀，立馬將較早前的死亡陰影一把揮走、繼續發問。

「小太子！你何知宋太祖是何許人也？」

相信這個問題，在全中原除了宋國，要算是三歲小兒，也懂得怎麼回應，熟料他又如前述，將那招牌答話一字不漏地，從他的咀巴裡吐出來。

即時惹得皇上緊張萬分地走向他的面前，握着他的一雙小手。

「皇兒啊！為何你答來答去便只有那一句呢？父皇問你，你的名字喚作甚麼？」

接着他亦再一次發揮他的記憶力，重覆着那唯一一句句子，最後還附加了一聲（嘻！）這樣的微响，仿佛世上已經沒有其他語言文字似的。

登時激得李煜雙腿一軟、一陣發暈，黃氏即時把握良機，拉着幼兒李復趕到他的跟前。

「啊！皇上！你怎麼樣了？不要嚇臣妾呀。」

年幼的李復似是早早便已知曉，會有此一幕般，連隨便學着母親，口出關切慰問之言，登時把心存窒礙的皇上喚回現實、龍目一張，感到希望猶在。

本想爭先慰問的劉氏，則摟着其子，跪在李煜身旁、未敢聲張，眼神更不敢與其夫相接，一副犯了甚麼過錯的樣子，而陪伴着小太子的兩人，更開始微微啜泣起來，一副大難臨頭的樣子。

在這尷尬時刻，忽聞人聲鼎沸，接着出現大批武將，原來是岐山趕到了，為首一人更是禁軍統領夏不凡，隨同的，還有其手下十數位別將，明顯是要來支援黃氏兩母子了。

「啟稟皇上！微臣等認為劉皇后，蓄意隱瞞小太子心智不全，實乃罪犯欺君，理應摘除后冠、打入冷宮，隨後待刑部發落。」

盧國樑此語一出，立馬得到場中絕大部份人支持，有的頻頻點頭，亦有的出言聲援，形勢已陷入一面倒傾向黃氏一方，全都是看風駛悝之輩。

劉氏等人無胆顫心驚，只待上一聲令下，隨時便會身首異處，皇上亦已怒目相向。

在這緊要時刻，忽聞腳步聲斷，從大殿邊上陸陸續續地，出現另一批文臣武將，當中以三朝元老皇甫

元師，與當時尚未是太傅的杜夫子為首。

當他倆出現的一刻，直把劉氏等人的希望之火再度燃起，小太監兩人更破悌為笑，至於他們因何會適時出現呢？

這何要將時光倒流至個把時辰前，當時霍長青一窺見小太子的天生異凜，便立即趕向黃氏的側宮，但一心只想邀功的他，卻全然不知正有一人和他一樣，將小太子的語出不凡看在眼裡。

由於霍長青所走之方向，別無他處、只能到達側宮，所以該人立即便想到，這廝打着甚麼如意算盤，當下不加細想便往相反之處跑，務求要快一步，把這消息告之皇甫元師等人。

皇甫與杜詩明聞言一驚，即時想到他是要通知黃氏了，由於她與皇后娘娘一直存有罅隙，恐會對其不利，當下毫不猶豫便率領眾大臣及將軍，趕到大殿之上，剛巧趕上了這一幕。

「且慢！皇上！微臣有要事啟奏！」

「杜卿家有何要事啟奏，不見朕正忙着嗎？留待明日早朝吧！」

「微臣正是為此事而來。」

「哦！此話怎講？快快道來。」

「是！皇上不覺小太子之事突然被識破，有蹊蹺之感嗎？」

杜夫子之言一出，立馬令到李煜如夢初醒。立即向場中的夏凡等人看去。

接着再回頭察看黃氏的眼神，發現其略帶畏首畏尾的神態，確實有點可疑，當下便整理龍袍、神態自地安坐於龍椅之上。

命轉乾坤第五十四章（家書訴情、互相指責）

命轉乾坤 第五十四章(家書訴情、互相指責）

「夏卿家！你等是因何得悉太子之不妥呢？」

「稟皇上！臣等早前便已窺聽小太子與別同，只是未能肯定，故此並未敢向皇上稟告，請皇上恕罪。」

「盧卿家！你又是從何得悉呢？」

「稟皇上！微臣是從霍太醫之口得知此事的，因甚覺不妥，故亦通知一眾大臣前來大殿，一窺究竟。」

「那黃美人！你又如何呀？」

「稟皇上！臣妾亦是於霍太醫口中得知，正想向陛下稟告之際，眾大臣亦相繼來到了。」

「那末，霍太醫！你又如何哪？」

「稟皇上！微臣是從霍太醫口中個佴得知、、」

「甚麼?你自己不就是霍太醫嗎?人來呀!拉出去斬!」

「皇上饒命呀!微臣只是一時快口說錯，其實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見到那小宮女和太監，教唆小太子一言一行的。」

「啊！真有其事，那麼為何不立即向朕稟告，而要四處張揚呀？」霍太醫立感語塞，不敢聲張退卻一旁。

「劉皇后！你又是從何時得知太子之事呢？」

此刻劉皇后已是受驚過度、能言語，但卻有一人代其解話。

「啟稟皇上！皇后娘娘其實早早便知小太子之情況，只是礙於太子尚年幼，加之皇上對其抱有極大期望，恐有損陛下之聖意，故亦不好向陛下言明。

因此早前曾着微臣為她修家書一封，以明心志，望陛下看過家書後，能明瞭她的一片苦心，對皇后從輕發落。」

話畢隨即從懷內取出書信一封，親手呈上皇上之手，李煜即場便把家書當眾朗誦如下：

（本為一孤女、天賜帝皇君。從此無憂慮、日渡歡樂年。夫妻十年情、同諧兼白首。有如龍鳳配、羨慕幾許人。喜獲一麟兒、尤勝得瑰宝。一家三口子、幸福正盛呵時。

養兒上八載、方知其愚笨。遍尋名醫治、已歷上五春。大江南北內、亦未竟寸功。心內如刀割、猶如

萬箭穿。本想訴夫君、奈何未敢言。唯欲借家書、盡告心中情。)

李煜但見書中言詞懇切，不單訴說着對兒子的關懷，更把夫婦倆相遇相知，以至結為龍鳳，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非凡生活。

及後更曾派人走遍大江南北，遍尋名醫果之痛苦，盡數道來，無不感慨萬千，登時當場摟着劉氏與小太子痛哭，三人即時沉浸在這漫天痛苦的情懷之中，直有容不得旁人過問之勢。

場中文臣武將無深感其情，紛紛各自流下男兒淚，只有黃氏及其黨羽故作飲泣，內心實則並未有半絲動容，獨在心中浮起如何善後而已

「啟稟皇上！微臣有事啟奏！」

「啊！黃將軍！有何事啟奏？」

「末將認為罪魁禍首，是小宮女兩人，竟敢教唆小太子理應問責，請陛下三思！」嚇得小宮女兩人立馬伏在地上大哭著求饒。

「對呀！黃將軍所言甚是，本統領甚是認同，應該處死那兩人。」

「不！微臣認為應該是霍太醫才對，事因他到處宣揚，才會引起此番軒然大波，請皇上三思！」

登時唬得霍太醫亦伏在地上求饒，更開始後悔不應向黃氏告發小太子。

「對呀！皇甫元師言之有理，本公公亦深表同感。」

如是者，你一言、我一語的，眾大臣便為了責任屬誰，而分成兩黨，展開了慢長的拉布式辯論戰，令到李煜非常頭痛，更令到眾人完全忘記了，今晚是小太子的壽宴。

至於被指是罪魁禍首的三人，則被眾大臣夾在中間伏案在地，不敢聲張，惶恐萬分，全因一條小命就在眾人之口。

「好了!好了!你們通通給朕住口，不用爭論下去了，何須煩惱?全都拖出去斬了吧!」

皇上金口一開，幾個御前侍衛立即將地上三人一把揪起，便想拖出去斬，但分別被盧、杜兩人同聲阻止。

「皇上他們都是為了小太子，實在罪不致死，應給予改過自身之機、戴罪立功。」

「哼!罪犯欺君，居然還想戴罪立功?你們認為該怎麼辦呀?」

「依微臣之見!目前國庫空虛，不若先扣減三人半年俸錄，以後但凡宮內犯事而罪不致死者，皆以此判罰，之後再將此一制度推行城、鎮以至於全國，這樣除可減損人命之不必要流失，更可為國庫帶來不小填補呀!」

「盧大人此策甚妙呀!理應褒獎。」霍太醫聞得眾大臣贊同此策，立馬心頭稍安。

「啊!盧卿家!如此妙策為何朕多番相問，竟無一人道出，而如今你卻朗朗在口呀，莫不是、、」

「皇上勿疑!微臣也是因為救人心切，加上霍太醫天資聰穎、十歲已能入太醫府學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中原第一人呀，加上醫術高明，不想如此人材就此斬殺，一時情急之下，才突然想到的。」

「微臣亦有一策能替皇上分憂，望皇上恩准!」

「唔!杜卿家!你儘管道來聽聽，看可行否?」

「啟稟皇上!區區小宮女與太監，竟能教得小太子這等禮儀字句，足証兩人並不簡單，假若能陪在小太子身邊照料，再加上覓一名師教小太子讀書，相信對小太子幫助甚大。」

兩人眼前立即湧現一線希望之曙光，立馬轉憂為喜，小太子見狀，亦向他們報以一記天真笑顏並（嘻！）了一記微响。

「那邊兩個，你們姓甚名誰為何入宮?」

「回稟皇上!小女姓平單名一個俏字，先父乃原京城府尹平北所，因早年病故以致家道中落，為了生計故才投身入宮，當其宮女，嗚～嗚～」

眾大臣眼見皇上因其慘痛身世感動，而流下龍淚，故亦為其所感，紛紛飲泣流悌。

「那末你呢?」

「回稟皇上!微臣在宮中被賜名小春子，因本姓海名春華，原乃京城富商海巨富之子，自小閱書無數、知書識禮，本想考取功名為國家效力。

奈何家父被山賊劫殺，無力維持家計，家中下人紛紛四散，以致家門破落，為了生計，唯有淨身入宮當其太監，嗚～嗚～」

眾大臣聞言，無不為其悲慘身世感動落淚，皇上更不斷抹拭兩眼、狀甚感動，令地上兩人純現一線生機，劉氏亦為此而感寬懷。

「啟稟皇上！微臣有事稟告，地上兩人的身世是否真確，仍有侍待查明、、」

命轉乾坤第五十五章（殿上診治、分成兩黨）

命轉乾坤 第五十五章(殿上診症、分成兩黨）

「啟稟皇上！臣妾可以為她們作保，因為她們入宮之後，便已直接到太子身邊待候，而我亦於當初之時，曾對他們的來歷查問過一番，亦如他們自述一般無異。」

平俏及海春華聞言，雙雙深感皇后對他們的關懷，更同時於心內決定，要守護小太子和皇后娘娘。

「啟稟皇上！微臣更可以為小太子覓一良師，屆時將對小太子的心智有莫大裨益。」

「哦！卞公公！此人是誰？竟能有這能耐？快向朕道來。」

「此人正正便是杜大人，嘻嘻！」

杜詩明聞言不禁心頭一凜，但礙於他之前曾向皇上進言，要為小太子覓一良師，如今卻被人往皇上面前推薦，故亦不好推卻。

「好吧！既然卞公公如此看得起我，微臣就卻之不恭啦！」

「啟稟皇上！本元師有事啟奏！」

「皇甫元師！你又有何事要啟奏呀？」

「本元師對霍太醫之醫術有所懷疑，請皇上批準他即場為微臣診治。」

明顯是要對霍太醫耍滿了，登時把他唬得不知所措。

「唔，朕對他的醫術精湛之說，亦抱有半絲憧憬，本想把太子的病，交由他醫理，但既然皇甫元師有所懷疑，朕亦想一窺究竟。」

皇上金口一開、勢難收回，霍太醫唯有帶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慢慢步向皇甫元師跟前，兩人就即席坐下，當眾把脈。

起初他是心驚肉跳的，以為他是不懷好意，想把他置之死地，但當他發現出元師之脈象有所不妥之際，便又心頭稍安、繼續把脈。

「元師！依你的脈象顯示，說明你的身體有點不妥，應該是因為長期憂慮引起，以致肝腎不足、氣血不暢。」

「啊！那依你之見，應該怎麼醫治呢？」

「唔、、這個病其實也不算嚴重，行軍打仗以及當官的，大都有這種徵狀，只須注意飲食、早睡早起、戒憂勿噪、好生調養自會不藥而癒。」

此刻的他已是信心滿滿、不再懼怕。其餘人亦認為皇甫他是真的求醫，而並非留難霍長青。

「哦！這麼簡單？那末，本師尚有一友人亦抱微恙，未知太醫能否為其診治呢？」

「請元師儘管帶來便是，小臣必定盡心盡力為其診治。」

「本元師先將他的症狀向你細細道來吧。是這樣的，他本來為人正直，從不與人結怨、更非結黨營私之輩，怎料不知怎麼，最近無意中聽得一個小道消息，竟然勾起他的歹念。

想利用這個消息換取榮華富貴，把他的那個口無遮攔的小毛病，一下子給併發出來，引致病情復發，如此下去、恐有性命之虞、、」

皇甫一邊說着，一邊用一雙極其淩厲的眼神盯着他看，問而知話中所指之人便是他了，唬得他心頭亂震、久久不能言語，其餘人等亦深知其意，不敢搭話，只有一人例外。

「哦！聽元師之言，此人所患之症，不過是小病而已，本將軍認為只須給予一服良藥，便即藥到病除，根本無須顧慮。」

「哦！本元師倒是有興趣知道，夏將軍的一服良藥又是怎樣的呢？」

「呵呵，很簡單，只須讓他遠走他方，遠離這是非之地即可，那樣便再無性命之危。」

兩人在話中交鋒，旁人又怎會知道呢？霍太醫處於兩人之間，一條小命就像懸於空中，隨時便會掉於地上，皇上就更是明白不過了。

「哎！兩位卿家都有理，朕倒是另有一藥方，能把此一小病根治，便是直接將他的舌頭割下，那樣便不會再發此病了，諸位卿家以為如何？」

李煜此語一出，立馬把霍長青嚇得坐倒地上，更猛地向其叩首求饒。

「皇上息怒！微臣不敢再犯此症，請皇上收回成命，小人做牛做馬，必定盡心盡力，皇上大恩不敢或忘。」

「唔、、好吧！念你入太醫府已有十數個寒暑，亦有點苦勞，朕便暫時容許你留着一根爛舌，但岩然再犯，嘿嘿，屆時便會兩罪並罰，知道嗎？」

「謝皇上大恩，微臣定當緊記、不敢或忘。」

得以挽回一條小命，尤如從鬼門關的門前繞道而行般，禁不住捏了一把冷汗。

「啟稟皇上！黃氏與二皇子久居側宮、已歷數載，現如今側宮已日久失收，每逢天氣佳之時，便會讓人不能入睡，應該修葺一番，請准許兩人搬到皇宮暫住。」

「啊！卞公公！真有此事？好吧，先安頓他們在西宮入住，你安排工匠修茸之事吧！」

「是，皇上！微臣遵旨！」

「啟稟皇上！今晚大殿之上，盧、杜兩位大人有良策、為皇上分憂，理應獎賞呀！」

「唔，曲卿家！的確如此，你倒是提醒朕了，容朕想想、、這樣吧！盧卿家便擢升為太師府，從三品弼官一職，負責替朕增加國庫收入擬定草案。

而杜卿家則擢升為太傅府，從三品弼官一職，負責替朕教導太子讀書識字，培養成材。」

盧、杜兩人聞言大喜「謝皇上！微臣謹遵聖旨！」皇甫、夏不凡兩人純覺亦有所得。

至此刻，南唐國內已然分成兩股勢力，互相較量着，亦暫時平衡着這個中原的和平。

暫時亦須回到現代，上回說到小昭向鐵算子相詢面具，與奇裝異服一事。

「呵呵！小姑娘！你們有所不知了，事因本神算相貌驚人，師父曾千叮萬囑我們的行業，於世上是極為敏感的。

故此自幼便着我戴上面具，不好以真面目示人，至於一身唐裝漢服，本就是我門派之特徵，而我亦只是將其承傳下去而已，所以一家四口便就一直如此裝扮示人。」

「啊！前輩，那沐浴更衣豈非多有便，總要把它脱下吧？」

小真這自然一問，卻換來鐵算子等人之大笑，登時令眾人不明所以。

「小姑娘！何須把它脱下呢？咱門派之習俗一向都是一個月，才沐浴更一次，怎會便呢？」

眾人聞言大駭，無不捏着鼻子與他們保持距離，更有些微微將座椅後退數步，登時惹得地板發出連環不斷的（嗄～吱～）聲响，惹得公主更追問起來。

「前輩！那末，你們對上一次是何時沐浴更衣的？」

命轉乾坤第五十六章（極品香精、公主耍壞）

命轉乾坤 第五十六章(極品香精、公主耍壞）

「啊！放心吧！我們昨天才剛把那一身污垢洗刷乾淨，然後再用咱門派的特製香精塗抹，才到貴園的。」眾人聞言這才舒了一口氣。

才感舒一口氣之時，方始發覺有股像是壇香的氣味，自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令人感覺靜心而神安，有人更禁不住好奇相詢。

「咦？前輩，這種香精的氣味真有點特別，予人感到安然寧靜、好不自在呀！」

「當然，這是集合無數珍貴花卉的種子，配合特別的草藥作為藥引，再經過一年的文火提煉，才能煉制而成的，而且當中還有不小因天氣受潮，或存放不善而要作廢呢，所以數量着實有限，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在外邊何是絕不可能買到的。」

他這一說，立馬便有人想一睹，該香精之盧山真面目了，小知便是開口的人中，最快的一個。

「哎！這麼珍貴的東西，前輩可否讓小女瞧瞧呢？」

鐵算子連隨便往其側身袋中，取出一瓶比茶杯要小的透明瓶子來，輕輕放於枱上、推向小知面前。

小知急忙小心翼翼地握在手中，慢慢湊近鼻子一索，登時腦內的海棉體逐一振動，像是接收到甚麼似的，令她感到心曠神怡、輕輕鬆鬆，全無憂愁似的自在。

席間之人見狀，知道此物並非凡品，無不爭相打其主意，但魂遊中的小知仍有一點反應，只把那瓶極品緊緊握在手中，一副決意不放的恣態，純然令到幾個少女當眾為其爭奪。

大失女兒家的儀態，活像幾個大男子在地上摔角般，場面好精彩，惹得餘人捧腹大笑起來。

鐵夫人與兩個小女兒即時加入戰陣，像是為免極品有所損毀，使得場面更形混亂，在應超群他們眼前上演了一齣好戲。

「通通停手！」爺爺的一句說話，為這場鬧劇劃上了休止符，眾女連忙整理衣衫，坐回椅上。

「啊！鐵前輩！這麼珍貴的香精，你會否相讓呢？」

哼！好個公主！竟然厚顏無恥到想用錢，將之據為己有，眾女無不靜待他的答覆。

「唔、、這是本門尊用的瑰宝，本神算手上亦暫時只有十二瓶，另外要留四瓶咱家用，所以只能出售八瓶，而且價值菲，怕只怕你們會覺得昂貴、、」

「鐵前輩儘管給本公主道個價目吧！」

鐵算子聞言，便慢慢地舉起一隻手指來，令到眾女無不以為他是出價一百塊而已。

「哎！一百塊，這麼便宜？」

若蘭禁不住吐出這麼一句說話，眾女登時歡天喜地，怎料他搖搖頭示意不對。

「啊！一千塊，價錢是有點高，不過也是值得的。」

小秋這麼一說，眾女紛紛點頭認同，誰料他又搖搖頭示意又不對，禁不住令到眾女一險疑惑。

「哎，前輩，莫非是、、一萬塊？」

小昭用略帶顫抖的語氣試探，這次他微微點點頭表示正確，不禁讓眾女大吃一驚。

只有公主一人在咀角冷笑着「嘿嘿，看來只有本公主能獨佔此極品了!」

她剛拋低這句說話，即時引來其他少女的不同目光，分別是以小昭為首的下人少女，紛紛用熱切的眼神看向她，像是幾個小乞丐般，請求她憐憫施捨，祈求得到那一瓶，比高級化妝品更名貴的香精。

至於另一方，則是以若蘭為首的上流小惡霸，正以一種特殊眼神投射向公主，像在表達(怎麼說你也是我們一幫之主啊!該不會想獨善其身吧?)瞧得她渾身不自在。

「好吧!既然如此，前輩你便把那八瓶香精全都讓給我吧!」

公主鳳咀一張，即時惹來眾少女們的熱烈喝采聲，無不大聲高呼「公主千歲!千歲!千千歲!」內心更對其以往刁蠻任性之本質，大大改觀。

而公主亦即場給予鐵算子一大疊鈔票，和他交換那八瓶香精，更露出甚為享受眾人贊揚的神態，這一刻的歡樂時光似乎只為她而設，爺爺為她這一美好轉變，幾乎感動到掉下淚來，純覺老懷安慰。

其餘人亦深感，將來終於有好日子來臨，但正所謂(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下一刻，便發生了讓大家意想不到的事來。

當下公主便在眾人面前，分派着那八瓶香精，首先依次是若蘭、小逸、小悅。

然後派到小昭之時，緊接着她便拋下了一句「這個你們分着省點用吧!」跟着便頭也不回，與前列三女急步回房去也。

一時之間，把餘下眾女弄得不明所以，而小昭手執該瓶香精，更不知如何處理，正是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之前對其歡呼喝采及改觀之人，無不更形忿怒。

爺爺更幾乎為此而哭出來，只是有賓客在此，才強自壓下罷了，就此，聚餐亦告一段落，大部份人都懷着一股爽的心情回房休息。

「怎麼可能呢？每一瓶何是要一萬塊的，本公主權衡輕重之下，當然便作出一個合情合理之決定啦，哈～哈！」

「對呀！這個決定是有點殘忍，但並沒有錯呀！你走在最前頭才沒有看到咧！她們的表情全部都一副不明就理的模樣呢！」

「是呀！若蘭說得一點也不假，我們走在最後面，何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差點忍不住笑呢！」

「哼！那爛臭公主，居然又耍壞，枉我還以為她終於改邪歸正呢！」

「小真！怎麼可能呢？須知道她們是四大小惡人呀，要是能作個好事，便已經是一大功德啦！」

「小秋説得不錯，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不要對她們有一點期望了。」

「小昭教主說得對！那麼這瓶小傢伙要怎麼處置呢？」小知一言，登時讓她們沉默起來，各自猜想着。

「不用想了，我們何是天真無邪教，要有志氣一點，而且早晚也是要和她們對上一仗的，今晚就把這瓶東西交回給她們吧，免得人家以為我們是一羣乞丐，更加看不起大家啦！」

餘下三女聞言，登時一股鬥志就從內心適時

命轉乾坤第五十七章（呃神騙鬼、表現不屑

命轉乾坤 第五十七章(呃神騙鬼、表現不屑）

「爹爹！今晚的收獲不錯啊！夠咱們半年之用啦！」

「對呀！相公，你鐵板神算之名何不是白叫的，只須要稍為描述，便令到她們信以為真了。」

「哈～哈！老子這招只是把她們的愛美天性，給勾出來而已，她們還不知道那個所謂香精，只是普通沉常的香水罷了，根本連一百塊也不值啦。」

鐵算子一說完，一家四口便齊聲的笑出來，似是為了今晚的作業，感到甚為滿意，看來他們的這種技倆，該不是一次半次了，未知爺爺和其餘人是否知道呢？嘻嘻！

一宿之後、又是天明，眾人又再齊聚餐廳之內，享用着一頓不算豐富的早點，正於途中，浩恒忽地靈光一閃，像是想起甚麼似的。

「啟稟娘娘！末將想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必須相詢。」

他這一說，即時引起其餘人的目光，而幾個賓客不知為何他會用這種用詞，純然覺得有種宮廷劇本中的對白似的。

「啊！段公公！有何要事，但問無仿。」

她這麼一句回話，登時惹得登堂大笑，兩個小女孩更是笑得合不攏咀，令到他感到非常尷尬，或許由於事關重大，他亦硬着頭皮繼續發問。

「娘娘！是這樣的、、」

他像是為了不被旁人聽到似的，揍近她的身邊耳語起來，但言詞之中似乎提到一個錢字，立馬讓屠一刀和大宝兩兄弟亦揍近來，眾人無不提高自身耳朵的接收功能。

「唏！白痴，你們不是在少林寺輸了嗎？居然還好意思向本宮索取打賞？不把你們重打二十軍仗才怪，還不快快給本宮下跪？」

她這一說，無疑是將四人戰敗之事，公告於天下了，更明顯是要賴帳了。

當日的打賞，何是經過商議後達成共識的，四人今天追討、實乃正當不過，但礙於公主位居要津，不得已之下，四人唯有作出下策，向其屈服下跪拜禮，看得眾人心頭一凜。

須知（男兒膝下有黃金），自古以來，男人都不是輕易向人下跪的，除了皇族和長輩、或者有恩之人，但目下他們，全都把她當成是真的公主無異，難道就只為了區區打賞？

「哼！依本宮看來，你們的武藝也不怎麼樣，一個就自稱雲南段氏後人，另一個就說甚麼大清第一劊子手屠家之後人，另外那兩隻呢，就是甚麼、、石主簿！他們叫甚麼來着？」

「回稟娘娘！他們叫（左右門神），負責玫瑰園的周邊巡邏，以及大門安全事項等，由於他們的相貌，與左右門神的畫象極為相似，故而得名。」

「哦！細心一瞧，的確是有幾分相似，那卿家們認為如何呀？給本宮出個主意吧！」若蘭三人即時交頭接耳起來。

未待她們發言，便已有一人跪下揚聲「啟稟娘娘！民女有事稟告。」

「啊！小昭姑娘有何事要向本宮稟告呀？」

「啟稟娘娘！民女認為在少林寺之役，他們已經是全力赴，奈何妖怪厲害，故而被打退，實乃非戰之罪呀，娘娘大度，請給予他們賞賜、以安軍心。」

她這一說，除了爺爺、智叔和賓客，其餘人等無不跟着下跪聲援「娘娘大度！請給予他們賞賜、以安軍心。」

眾人這一舉動，瞬時之間，讓賓客們以為他們是在為其表演。

「爹爹！他們的表演很精彩呀！」

鐵算子的兩個小女兒，像是觀賞了一齣好劇目似的，不斷笑着拍掌。不識相的平原君，竟如兩個小女孩般。

「啊！想不到他們的表演如此逼真，我還以為真的回到古代呢！」

他這一發言，立馬惹來眾人的怒目而視，唬得他掩着咀敢再聲張，這才知道他們不是在演戲，而是真的在為了賞賜之事，向公主請求，只是在用着另一套表達方式而已。

若蘭見民眾都代四人，齊聲向公主請求賞賜，便俏俏地行近公主的身邊耳語一番，眾人但見她們一邊耳語、一邊笑着斷點頭，似是想到甚麼好主意般，禁不住令四人心中一凜。

「唔，好吧！經過本宮與大臣們商議過後，為了穩定軍心，決定發下賞賜，但、、只有一半，直至爾等再立大功，才將另一半發放。」

四人聞言，亦感已是不幸中之大幸，紛紛向其叩謝曰「娘娘澤披蒼生，微臣等謝過賞賜，願娘娘福壽雙全、穩坐鳳椅、覓得佳偶、誕下天子、一登大統、、」

當他們不斷的說着這些，諸如此類的奉承之話時，一直看戲的兩個小女孩，亦笑着鼓掌連連，這次平原君不敢跟隨了，因為應超群正用眼神提醒着他，免得他又口無遮攔。

四大小惡人飽賞羣眾的當眾贊揚後，公主隨即從手提包內，取出一大疊鈔票撒在地上，然後懷着滿意的表情步向大廳，拋下眾人不理。

此舉直把賓客們瞧得雙眼放大、敢置信，如此不屑之行徑，竟然出自富家千金之手，無不讓他們感到此女的刁蠻任性，絕非尋常境界，而他們都對此抱持不同想法。

浩恒等四人都不假思索地，把地上的鈔票撿起來，然後細心點算着，接着把它分成幾份，派給屠一刀

三人之外，還給予其餘人各一小撮，惹得他們喜顏佈臉。

啊！看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演着剛才這齣戲，原來便是為了這些賞賜，但細看着他們的手中那疊鈔票，小的也有數千塊，多的嘛、、直瞧得鐵算子一家雙眼放大。

「哇！想不出來那公主竟如此闊綽，依本神算之仙目一看，這裡合起來絕對不會小於十萬塊。昨晚才剛花了八萬塊，買入那批垃圾。

一大早的打賞下人，居然就出此數，看來她才是大主顧呀，這次舉家遠道而來，必定要好好的撈她一筆、才不枉此行，嘻嘻！」

鐵算子心念一轉，隨即便示意一家步出大廳，似是有所行動，眾人見狀立刻便相繼跟隨其後。

命轉乾坤第五十八章（堪輿命理、驚聞噩耗）

命轉乾坤 第五十八章(堪輿命理、驚聞噩耗）

「啊!大哥!這麼早致電給我，所為何事?」

「哦!是這樣的，之前托你相約李先生一事，未知何有眉目?」

「有消息呀!大哥!老爺昨晚答應了啦!你們明天可以來呀!」

「當真!那我明兒一早便來，到時再談吧!」陳榮懷着無比興奮怕的心情把電話掛下。

鐵算子一出到大廳便安坐椅上，而其妻少更着手把枱上物件，悉數挪動到別處，再於其上擺設一些堪輿工具，手勢似是相當純熟。

未幾，案頭已立，眾人無不爭先恐後地湧上前，鐵夫人見狀，立即着眾人排好隊伍，眾人亦依言為之。

但當中有些人卻不守秩序、從旁插隊，眾人瞧見她們，心頭便是一緊，但亦無奈退後、讓出首席之位，這羣傢伙是誰？

「公主！這邊坐！」若蘭說完之後便一屁股在旁坐下，小逸兩人連隨便坐於後面，明顯是要尖隊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鐵前輩！是否可以問三個問題呢？」

「當然可以，每個只須、、」

公主之問，便又令他舉起三隻手指，似乎是要收錢的，當然啦！鐵板神算聞名天下，怎可能會免費呢？這世界又怎可能會有如此好事呢！

「啊！是三百塊嗎？那倒是便宜呀！」

鐵算子聞言又搖搖頭、示意對，惹得眾人不禁猜想。

「前輩！莫不是、、三千塊？」

若蘭說到這裡之時，已得到他點頭稱是的答案，眾人無不露出大為震驚的表情，紛紛在交頭接耳。

「哎喲！三千塊是貴了一點，不過本公主何一點也不在乎，若蘭你們不用慌，我自會為你們支付費用。」

然後便從手提包內，取出一大疊鈔票往他的面前一推，鐵夫人立刻當面點算，跟着向其夫點點頭以示無誤，立馬就把它放在一個鐵皮箱子中，何真是相金先惠。

眾人一聽公主的狂妄之詞，無不想起昨晚之事，不再對其抱有半絲期望，紛紛各自盤算着，是否要問

那三個問題。

其中有人想了一會後，忽然拍响小指頭輕語着「啊！我怎會這麼笨呢？其實無須用上三個問題呀，我只問一個或兩個不就成了嗎？」

「對呀！屠大哥真聰明，這樣便能省回不小啦！」

經小秋這麼一贊，令他登時面紅耳熱起來，其餘人亦笑着點頭、表示認同。

「前輩！首先我想問的是，正豐集團以後的命運如何？其次是玫瑰園之後會怎樣？最後是我的意～中～人是誰？」

「甚麼？公主！你可否把最後的一個說多一片，因為音量太小，聽得不是很清楚。」

公主聞言，不禁露出靦腆之神態「我的～意中人～是誰？」

「哦！原來是這個問題！首先依本神算推測，正豐集團的命運正值波濤洶湧，大約半年後吧，便會有一件大事發生，這單會影響它，更連帶到玫瑰園之沒落、、」

眾人聽到這裡，禁不住心頭一震，除了浩恒等三人，幾乎尖叫出來，事因與他們何是息息相關、設身處地的一大問題。

「前者尚未知是好是壞，不過，後者卻肯定是好事，正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來）想來亦屬天意、理當如此。至於最後的一個嘛、、」但見他屈指一算，接着露出半絲詭異的笑容。

「啊！說來也真揍巧，公主你要有心理準備，會緊接着突發一場大病，有性命危險，你的意中人會於夢中出現，只要能渡過此劫，你的他亦會於大半年後出現。」

當她聽到這裏，先是驚後是喜，而場中眾人只要不是聾子，便都聽到前述所言，大部份人都對上蒼心懷感激，為即將賜與她的大病，而於心內高興。

只聞她越聽越忐忑安，但仍追問他的意中人之事「那末，我的他是何相貌、外表如何呢？」

但見他這次張開手掌「公主這個是第四個問題了。」意即又要相金了。

此舉即時惹來眾人的疑惑「前輩！不是只能問三個嗎？」

「哦！那是因為她是公主呀，當然與別同了。」他這一說，即時令小知語塞，其餘人更不再追問。

公主亦從手提包中，再次取出一疊鈔票交給鐵夫人，她亦一如前述般，將之點算收好。

「公主！你的意中人相貌堂堂、身材高大，非常健碩、頭紮馬尾，武功高強、久居山中，乃一門派之主。」

咦？公主聽到最後一段，無不聯想着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難道不是現世人?所指的又是一個怎樣的門派呢？

「前輩！我的問題是，有何發達秘笈可讓人致富呢？另外有辦法令我老頭子，和娘親和好如初嗎？最後是我的那個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唔，依本神算推測，這個世上是沒有發達秘笈的，所以要向那方向想，一切都是經由人自己努力才成。至於你的爹娘，他們今生緣份已盡，不可强求，你亦應將之放下。至於你的那個他嘛、、」

說到這裏，他又屈指再算「啊!怎麼這樣揍巧，你的那個他和公主的那個是朋友哪，他的出現如前者般無異，而且若論相貌，則更勝一籌，只是、、」

「只是甚麼?前輩快說!」

只見他又張開手掌，擺了數記，明顯是要(加碼)了，登時惹得炉忌中的公主衝口而出「前輩!不是只能問三個嗎?」

「因為她是你的朋友呀，所以本神算便破例一次!」

他說的同時，若蘭正用一雙熱切懇求之目光，投射向公主，令到她在大庭廣進之下，不好拒絕。

「不過他的人生道路非常崎嶇，而且還會發生多次重大劫難，或許因此喪命也説不準!至於能否逃過劫難，便要視乎你倆之感情，是否堅定不移了，天機不可洩漏!」

聽到這裏，若蘭已忍不住輕聲飲泣，像是真的已經發生了般，惹得公主等三人急忙安慰，而除了小昭外，餘人都為此而感到爽快不已。

跟着到小逸和小悅，由於兩人事前已商量過，彼此所問之事大底相近，故此已組織過一番方才發問，為此，公主更即場贊揚兩大護法知慳識儉，為她省下不少，言即是否暗示若蘭多問了一個，而令她破費呢?

不過也不打緊，反正若蘭還在為尚未出現的那個他而傷心，想來她敢作敢為的性格，亦屬義氣兒女，在此，本人希望她的那位能逢吉化兇，啊!不，應該是逢兇化吉才對，嘻嘻!

命轉乾坤第五十九章（得聞喜訊、突然比武）

命轉乾坤 第五十九章(得聞喜訊、突然比武）

「前輩!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一位大恩人之女突染怪症，不過尚未知其病名，請問可否相告?另外是我們的一個兒時朋友，因早年發生了變故，已然失踪多年、生死未卜，想問她是否仍健在、現在何方？

最後是我們的三位長輩，曾欠下別人一大恩惠，無時無刻都想報此大恩，未知是否能一嘗宿願？」

「唔，依本神算推測，首先你的大恩人之女，目前尚未發病、故未知病名，但可知是與腦部有關。另外你們的兒時朋友、、啊！恭喜兩位，他尚在人間，而且就在不遠處，你們大半年後便會相見。

至於你們三位長輩的宿願，則存在着很多變數，目前尚不能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和你等將會有很大的改變，好壞參半，你等何要多加小心。」

小悅兩人聞言，純感半驚半喜，但後者則佔大半，心念一轉、隨即便棄公主兩人而去，似是要把這個答案通知他人，而公主兩人因得知自身的事後，雙雙受到打擊、正在發呆，全然不知道她們已經離開。

接着輪到屠一刀和小秋兩人「前輩！我們想問有關於我們的婚事、、能否成事、、」

他尚未把話說完，便已被人打斷。「哼！不用問了，我現在便可以答你，不、可、以。」

隋着茂叔斬釘截鐵的一句，立時令到場中氣氛，突然變得僵化起來，而屠一刀正用一雙怒目盯着他看，而小秋和茂嫂，則分別摟着他倆的手臂、面有難色。

眾人則快速地退後數步，與他們保持一段拒離，臉上紛紛露出一副，即將有事發生的模樣，鐵算子是老江湖，但見其勢已知（清官難審家庭事），當然不會插手他們的家事。

立馬就着夫人趕緊收起錢箱、帶回房去，果真是唯利之徒，但這一舉措，卻被某人一雙貪婪的眼、收進眼皮子底下。

茂叔已然忍不住痛罵屠一刀，說他一介廚子配不上咱家女兒，而屠一刀亦難忍氣吞聲，將積存在心頭之氣、一一併發出來，兩個女子就在旁邊規勸着。

正是初而口角、繼而動武，浩恒和易克光唯恐出事，雙雙上前想把他們分隔開來，但茂叔兩人正值火起，又那是這般容易勸開呢？

彼此間在互相推撞着，屠一刀蠻力暴發，竟將二人撞得倒在地上，禁不住令他們心頭一氣，兩人互相打了一個眼色後，便看向茂叔之處，他竟然笑着大力點頭，看得屠一刀眉頭一皺。

浩恒更向其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出去花園，然後自己亦和易克光雙雙往外邊走去，此刻大部份人都大致上知道是怎麼回事，只待屠一刀作何反應而已。

「屠大哥！不要去，他們只想找你麻煩而已。」

「放心吧！我是何許人，將來還要開設屬於我們的武館，今天正好用他們來試煉一下。」把話拋低之後，隨即便往花園走去。

眾人聞言，知道即將有好戲看，無不爭相趕上，佔據有利陣地，方便觀看比武，應超群等人遠來是客，當然希望籍此一窺他們的實力。

「易克光！這廝的屠家刀法十分厲害，你何是要小心，不要拖我的後腿啊！」

「呵呵，這倒是要見識見識了。」明擺着是要以二對他了。

「哼！廢話少說，來吧！」話剛吐出，便提氣運勁攻向兩人，他們似是預料到他會沉不住氣般，紛紛向兩旁躲避。

易克光與浩恒年齡相若，正是血氣方剛，才一避開便立即反攻。

但見他雙臂運勁貫於拳頭之上，向其背門攻去，而屠一刀亦已回過身來，彼此的（肉體兵器）洽洽便於一瞬間碰在一塊，或許由於他的勁道不足，竟被反震出丈外。

他才剛退去，浩恒已把握機會向其攻去，一雙鐵掌正以密集式的攻勢，不斷向他拍打，而屠一刀亦不退讓，運刀如風，與其互拼起來，「碰～碰～砰～砰～」之聲不絕於耳，異常激烈，瞧得眾人瞳孔擴張。

易克光見勢，立即把握機會，攻向他的左側，才剛攻到面前，浩恒已因力盡而被震退，獨剩下他們過招，浩恒立刻略作調息便又催勁。

但見他暴喝一聲、雙臂高舉，登時刮起涼風，風聲颯颯，令人感覺穩含大自然的威力，賓客們無不靜心察看着，想一窺此招之威力如何。

那邊廂易克光正坐馬沉腰，雙拳以沉雷之勢，使出一式名為（太祖推山），攻向屠一刀的腰腹處，而他竟不閃不避硬受來招，為的便是要向其拖以一招（雙屠問斬）。

大家都沒有退縮之意，只聞幾聲（伏～伏～蓬～蓬～）沉响過後，易克光被斬了十數記、倒於地上，屠一刀則被推中了多拳而退開數步，面有喘息。

正於此時，浩恒的殺招終於到了，不是別的，又是一招風雷並起，電光火石間已結結實實地，（隆～）的一聲擊中、、屠一刀身旁的小樹之上，登時把它給來個上下分屍。

「啊！好呀！非常好！果然不愧是宝貝女兒們的命定之人，這個小子要比地上那個强多了，無論外貌身形、甚至武功，都和當年的（江南大俠）十分相像啊。」

當屠一刀回頭看去，見小樹之慘狀，方才暗呼了一口氣。

「幸好我全速閃避才幸免於難，依這招之威力，看來這傢伙的武藝又有所增進了，比新來的小子略為高明，單打獨鬥他們絕不是我的敵手，但此刻兩人聯手、、」

正當他暗自盤算之際，突有一人揚聲「好！夠了！大家忘記了鐵算子正在等着嗎？」

爺爺一言驚醒夢中人，純時把眾人的注意力，再次帶到他的身上。

「哼！本大俠暫時便饒恕你這一次。」

浩恒拋低這句之後，便返回大廳之內，嚴然一副勝利者的恣態，把屠一刀和易克光棄置於花園之內。

氣得屠一刀不住跺腳，繼而隨口便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液，這麼骯髒不堪之行為，未知小秋是否看到呢？

命轉乾坤第六十章（大感不爽、重提舊事）

命轉乾坤 第六十章(大感不爽、重提舊事）

「唔，姓屠的這傢伙之武藝，與老子應該不相伯仲，剛才那招假如是我，便會選擇和他一拼，好讓我了解他的威力。

至於另外一個小子，所使的是（太祖長拳），雖然不是甚麼高深武學，而且以他的年紀，照理應該不會有此力量，除非、、先不管他，探明虛實為上。」

應超群的想法，正好與智叔有點近似，不同的是他的目標正是對方，故此對易克光並未太過在意。

茂叔見浩恒兩人，並未能把他的仇敵教訓一頓，便就不再與其爭執，反之想聽聽鐵算子如何解答，再作應對。

「前輩！除了較早前的一個問題，之後便是我們想創立一個門派、未知可否？」小秋一問，立馬就惹來鐵算子的一絲不快。

「怎麼了，只有兩個要問嗎？」小秋則略顯尷尬地微微點頭。

「唔，依本神算推測，你們的婚事確實有點波折，會有人從中阻撓，而且不止一個，能否共諧連理，則要看你們自己的了。

至於你們想創立門派之說，同樣滿途崎嶇，會有人從中阻撓，而且是小人、尚不止一個呢，故要三思而後行，方有成事之機。」

兩人聞言禁不住有點失望，屠一刀更大感不爽「哼！依我看，你的鐵板神算並不怎麼準確，老子自信必定能成事，等着瞧吧！」把話拋低之後，便拖着小秋的手掉頭而去。

而茂叔則在旁邊暗自偷笑着，仿佛鐵算子巳代其教訓了他，把一盤冷水迎頭澆到他們的身上，將他們心中的一團火給滅掉，正懷着愉快的心情去忙活，茂嫂則在後頭不斷搖頭。

到石博士和阿萍「老朋友！多年不見、風采依然啊！想當年咱們八大文武生、何其風光，何惜事移世易，巳經煙消雲散啦！」

「對呀！老子當年被推舉為八大文武生之首，何不是浪得虛名的，只可惜他們不聽我之言，才落得個悲慘收場呀。」

「前輩！當年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可否相告？」月兒此問，立刻便引起他的注意。

「啊！小姑娘，你的相貌與當年的姚兄弟，甚為相似啊，莫不是、、」

「對了，她名姚月兒，是（月下書生）的遺孤，故而神態甚為相像，現在是著名鋼琴家，想來是遺傳自她的母親。」

「提起她的母親名叫（曲琵琶），何是出眾的美人呀！更曾被喻為近代四大美人之一呢，一雙巧手能

彈奏出（鳳求凰）一曲、何其悅耳動聽，想當年迷倒不小人咧，大家還為她而争鬥不休呢、、」

說到這裡，已有無數眼睛盯着他們，除了不在場的人，意即全部，當中以女性的瞳孔張得最大，尤其是鐵夫人、公主、若蘭和阿萍。

「怎麼啦！怎麼不說下去呢？老娘倒是很想知道，甚麼四大美人來着。」公主、若蘭和阿萍聞言，即配以點頭稱是。

「好吧，就讓老子來說吧！當年除了她之外，其餘三人是：中原航空的空中美人（宋菲菲），之後成為了安守業的妻子、、」

「啊！那不是我的娘親嗎？」

當安寅聽到他提到母親的名字時，忍不住脱口而出，把石博士的說話打斷，立馬引來旁人向其瞪視。

浩恒和素芯更於咀角嘀嘀咕咕，不知說些甚麼，雖然眾人並未發現，但不要忘了，場中有一個人是懂得唇語的，而此人正正就把他們的微言細語，（看）在眼裡。

另一個是當時得令的女歌星（寧靜），未知是否真名，不知何故突然引退，最後更不知所踪，有傳她是遇到了意中人，亦有傳她是未婚懷孕，為免傳媒滋擾、才出此下策。

至於最後一人，則是咱們正豐集團總經理之夫人（雲中雪），亦即是公主的娘親了，可惜她與曲琵琶已經不在人世，嗚～嗚～嗚～」

說着說着竟然一度嗚咽起來，惹得爺爺和其餘人，亦不自覺地微微飲泣，獨欠應超群兩人不作表示，貌似是不想與他們有任何交流，定抑或是身體內流着的血是冷的呢？

此時一把小童聲音，將眾人喚回現實「爹爹！那四大美人究竟排名如何呀？又是誰個喜歡誰呢？」

這何真是童言無忌，短短兩句說話，便把眾女子的心底話給吐盡出來，令到石博士兩人不知如何解答。

「前輩！不若說回正題吧！」素芯這一句，立刻為兩人暫解燃眉之急。

「對呀！當年之事是這樣的，我們一伙遇到車禍，而這老傢伙事前曾經提醒過大家，唯獨他自個兒沒有出席，結果真的出事，所以大家都懷疑是他下手的。」

「甚麼？你臭傢伙，原來是你所為，難怪剛才把我們的問題，答得如此之差，害得我們還傷心了很久。」

「是呀！若蘭！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本公主足足找了他十多年了，今天就把你們一家就地解決，人來呀！」

眾人聞言，便知道是立功之時了，立馬就有數人伸出援手，幫公主把鐵算子一家拿下，當中最落力的要算是易克光，或許由於是他剛才一戰，未能顯露半點上風所致。

唬得四人瑟縮一起「寃枉呀！當年之事確與老夫無關，我只是出於好意作出提醒而已，要怪便怪他們

不聽本神算之言呀。」

「豈有此理！居然還在砌詞狡辯，妄想開脫？人來呀，給本公主動手！」

眾人聞言即時有所行動，易克光更一把拖着小女孩的衣領，想把她拉到花園之處，替公主施以刑責。

「且慢動手！啟稟娘娘！大家細心想想，若然他是真兇，又怎麼會回來呢，更何況是舉家？所以他們不是兇手。」

「對呀娘娘！小昭姑娘之言有理，真兇應該另有其人，呀！不若由他卜算兇手的資料，好令公主能得報大仇，如何？」

「對呀！公主！夏戰書護衛此法甚妙，先讓他卜算一番，若然屬實便饒他狗命，若是作假，嘿嘿、、再一併處決未遲！」

「唔，石主簿所言甚是，好吧！就依夏護衛之法吧！」公主鳳咀一張、不容有變，易克光無奈下亦只得放手。

命轉乾坤第六十一章（真相大白、痛下重手）

命轉乾坤 第六十一章(真相大白、痛下重手）

「哼！到口的肥肉竟然脫口，滿以為這麼快便能立功，看來要取信於她們，並非這麼簡單，要下多點功夫才成。」

「小昭姑娘！老夫在此先行謝過，大恩大德、没齒難忘，他日如若有事相求，只要我能辦到，必定不會推卻。」

小昭即報以微微一笑，而他的兩個小女兒，則同時還以一聲（嘻～）的微笑，兩伙人似是已達成共識。

眾人亦想一窺鐵板神算是否真才實學，定抑或是（蓋世神棍），全都靜心細聽，而知情者的爺爺等人，更想借此証實應超群所言是否真切。

當下他便屈指再算，更閉起雙眼聚精會神，狀甚嚴肅，眾人一睹，心頭無不更是緊張，良久，仍未見他有移動任何半分，像老僧入定般，不知情的還以為他睡着了，正當沉不住氣的公主，想開口催促之際。

「啊！公主！有了，老夫測到了，兇手有、、兩個人呀，都是男人～咦？」

「甚麼？怎樣，快快道來。」

「有了，公主！原來是有幕後主謀的、、是兩個人，都是男人，是從西邊來的，是、、他！」

眾人聞言，無不順着他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出現在大家眼前的，是剛巧從衛生間回來的安寅，莫非真是冥冥中自有主宰？

安寅的適時出現，無疑間接証實了應超群之言，十有八九是真的，爺爺更於此時，向智叔打了一個眼色，接着他們便一塊離開，獨剩下安寅面對怒火中燒的公主等人。

她亦不由分說，便以平常使不出的速度，向他飛也似的跑去，而且還向他拳腳交加。半响，又有另一人加入施虐的陣營，她便是素芯，她一腳便踢向他的腹部，把他蹬得倒地不起。

之後陸陸續續地有人向其施虐，真可憐！毫不知情的他，連喊叫求救的時間也來不及，便被打得遍體鱗傷、痛苦呻吟，不要忘記了，我們的段氏後人還未出手呢，否則極有可能把他給活生生的打死。

「哼！臭傢伙！你知道為何打你嗎？」倒在地上的安寅，實在不知內情，連忙搖搖頭，更顫抖着爬向他的唯一希望，姚月兒的跟前，期望她能替其解圍，弄得她不知如何是好，內心非常矛盾。

「月兒！事到如今你還想為他開脫嗎？就讓我把真相大白於天下吧！」素芯之言，立馬吸引起眾人的注意。

「甚麼？你知道，那為甚麼要隱瞞？難道你不想報仇嗎？」

「公主！我們也是剛剛才得知，幕後主謀原來是他的父親（安、守、業）！」

從浩恒口中，慢慢地把安守業的名字逐一吐出來，眾人聞言無不震驚萬分。

安寅更無法接受，尤如在他心頭，插上了一把刀般那麼痛，不！是比這更痛上千倍百倍，因為一向敬重的父親，竟然是當年釀成意外的幕後主謀。

更是殺害他心愛的人，月兒的雙親之兇手，此刻的痛苦，實非筆默所能形容，直把剛才的傷痛完全蓋過了。

「段大哥！你這消息從何而來？」若蘭這一問，他連隨便把脖子轉向另一方，用一雙眼神明確的眼，看着應超群兩人，因為此刻已是真相大白，已無隱瞞的必要。

「啊！我認得你了，你是父親公司的人，為甚麼要陷害他？」

「安少爺！你不能怪我們，咱倆只是把真相告之李先生而已，他們何是當年的苦主，難道就沒有權知道嗎？至於你的父親，他的惡行還不止此呢。」

當下他便把告之爺爺的一切消息，全部敘述出來，最後還加插了一段自己的往事，令眾人大表為其不值，更對安守業的行為深惡痛絕。

「本來我和宋菲菲是一對壁人，雙方情投意合，已到談婚論嫁的境地，怎知、、怎知於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菲菲被安守業那廝叫到他的別墅作客，不知他是否用了甚麼手段，還是下了迷藥，就在當晚把她、、把她佔有了，嗚～嗚～」

說的時候還流下男兒淚，當然這只是他的演技而已，為的便是搏取眾人的同情，至於是否真有其事，將來自有分解。

「不會的！我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你說謊，你寃枉他、、」

安寅實在難掩心頭的震驚，還想嚷着反駁下去，卻被易克光打了他的腹部一拳，登時痛得昏倒地上。

「應叔叔！你放心吧！大家敵愾同仇，你的仇、便是本公主的仇，我一定會這傢伙給滅掉的，你便留在玫瑰園等待好消息吧。」

「好吧！我便先多謝公主。」

如是者，他倆無須再找借口，便能繼續留在此地打探，還可以親眼見到安守業的下場，正是一舉兩得，平原君更禁不住幾乎笑了出來，幸得他師兄將他輕輕拍醒，這才沒有露出馬腳。

「那末，娘娘！這小子如何處置？」「唔、、」

「啟稟娘娘！微臣認為他還有利用價值，不若暫時把他給關起來，留待陳榮那傢伙到來之時，再作定奪未遲。」

「好！易卿家言之成理，就這麼辦吧！但陳華那廝呢、、哎吔！不會是給他開蹓了吧！」

當眾人滿以為因走漏風聲，已被陳華給逃脫之時，不遠處，正有一人提着他的衣領，把他給硬拖着過來，該人正是智叔。

原來較早前他已奉了爺爺的命令，先下手為强，早一步前去他的宿舍，剛巧把正在執拾細軟的他、逮個正着。

只見他哭喊着一路上掙紮「救命呀！不關我的事啊，放過我吧！」

「哼！還說與你無關，看你執拾細軟的，莫不是想去通風報信，提醒你大哥和安守業那殺人兇手？」

「不是的，公主！小的只是想回鄉探親而已，你相信我吧！」

「呵呵，這種鬼話連篇你也說的出來，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了！人來呀！給本公主打！」

正當眾人想對他施以刑法之際「且慢動手！啟稟娘娘！華叔確與此事無關，如若他早知其事，也不會在玫瑰園工作這麼久了。」

命轉乾坤第六十二章（美夢噩夢、同體之命）

命轉乾坤 第六十二章(美夢噩夢、同體之命）

「對呀！娘娘！小昭姑娘言之有理呀，咱夫婦倆可以作保，不若先把他關起來，待事情完結後才放他吧！」

「是啊！公主！茂叔夫婦說得對呀，不過，為免走漏風聲，全玫瑰園的人，暫時不能離開，而且所有通訊器具請交出來，否則將作同伙論。」

「好吧！暫且就依石主簿之言吧！」

由於事出突然，令到當年真相暴露人前，眾人無奈唯有依言照辦，剛撿回小命的鐵算子一家，紛紛抹拭額頭的汗水，轉身回房沐浴更衣去。

「董事長！好消息!這次有希望了，陳華已經替我約定了李正豐，我明天便到玫瑰園見他。」

「陳榮！辛苦你了，希望他會出手吧！」他們還未知道這已經是一個陷阱，正等待着他的到來呢！

當晚，能夠睡得安穩的，確實没有多少個，相信只有應超群兩人例外，他們不單睡的安穩，而且還不約而同地作了一個好夢，分別是見到他們的計劃成功。

應超群還另外作了一個美夢，夢中有個女人正哭喊着跪倒地上，女人雖然年過四十，但仍風韻猶存，他在她身邊耳語了幾句，未待她作回應，便慢慢摻扶着她起來，接着更將其一把抱起，向床邊走去。

女人没有作出絲毫反抗，他亦老實不客氣地，壓在她的身上狂吻着，而雙手則不斷地在那豐滿的身體遊走着，不一會，他未感滿意開始把她身上的衣服，逐一地脫下。

與其說是脫下來，倒不如用撕下來更來得貼切，因為此刻他正興奮得不能自已，用一雙祿山之爪，瘋狂地將她的衣服撕裂，弄得她有點遑恐。

未幾，她身上已是再無半片布料，美麗的臉孔、再加上動人的胴體，還有那豐滿的雙峰，已然表露無遺，一一呈現在他的眼前。

而他那雙貪婪的眼睛，仿似從未閉起過半刻般，緊緊地盯着她看，就像要把她給徹底地看穿似的，只把她給瞧得面紅耳赤地，慢慢將她那雙美目盼兮閉起來。

他的祿山之爪亦未有閒着，已把她的雙峰緊緊地握在手裡，不斷地搓弄着，一响後，更把其中一隻魔爪伸展到她的私處。

惹得她身體略為閃縮，但瞬間又回復原狀，口中更無病呻吟起來，從她的聲音聽來，像是被他弄痛了，亦像是有點享受般，未知熟誰，或許兩者參半。

接着他發覺身體的反應已到了某個情況，連隨便把他的那話兒，朝她的私處裏放，她似是預料會有此一着，自自然然地把她那一對長腿張開，迎接着他的那話兒。

這刻他體內正有一股能量，向着丹田之處進發，他連忙把他的那話兒在她私處，來來回回地出入無數次，弄得她的呻吟聲、更形响亮。

他的粗壯雄軀正像蠶蟲般，壓在其身上有節奏地蠕動，她的身體亦適時作出反應，全然在配合着那似是野獸才有的行為，從她的臉上表情，露出了那葵違巳久的歡愉。

他亦感覺那股力量直達下盤，巳經去到盡處，有種不吐不快之感，直至他作出最後衝刺，然後才、、啊！哎吔!哎吔!我在寫甚麼？差點寫成了色情小說啦！

「臭小子！本公主叫你寫的是（家族史冊），你居然把這麼色情的東西寫下來？上次我巳經教訓了你，今次竟然變本加厲，定是不想活了，人來呀！把他的（小雞雞）給我拔掉，讓他成為玫瑰園第一個小太監。」

「哇！不要呀公主大人！小的知錯了，求你開恩呀，小的乃家中九代單傳，今且年幼、尚未娶妻，求你大發慈悲網開一面、、哎她!去哪了？

噓！原來是作了惡夢，真把本人給嚇壞了，哼！最壞的還是應超群那臭傢伙，本小俠（瀟灑）將來定要把他的那話兒給、、嘻嘻！」

此刻應超群還在美夢中，享受着尚未發生的春光明媚之一刻，口中還嚷着那女子的名字。

「菲菲、、菲菲、、」這樣的輕叫着，而他卻全然不知，平原君巳把這些夢話，全都收進腦際。

翌日一早，鐵算子和日前一樣，巳經在前址擺好了陣，等待尚未卜算的人前來，昨天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的一家，竟一臉若無其事地繼續營業，可真是自信滿滿、處變不驚。

由於昨天他大展身手，眾人對他的卜算何是深信不疑，排隊的人還是很多，搶得首位的是夏氏兄弟，可能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這些人都對昨天之事都隻字不提，仿似從沒發生過般。

「前輩！我只想問咱倆兄弟的前程如何，以及天壽多寡？」

「唔，依本神算推測，你們的前程是一樣的，不過到目前為止還存在着變數，有兩條路，一是為兵、二是為賊，為兵者則早早戰死沙場，而為賊嘛、、真奇怪，則尚有一線生機，至於你們天壽多寡，亦全憑自身的決定。

你們的命運是(同體之命)，本神算卜算多年，亦甚少遇着這種命格，只是每隔十二年便會遇着一對，他們全都是雙生兒，對上一次，便是當年那場車禍中的一對，他們是一個伙伴的子女，去世時才八歲而巳，假如健在，應該與你們差不了多少。」

「前輩！那麼有否破解之法？」

「這何是第三個了，也罷，念在你們昨天曾為老夫美言，這個算是回禮吧！」

「啊！多謝前輩！」

「先不用謝，其實辦法很簡單，你們只須離開正豐集團，去從事一些和兵與賊無關的工作，那末自然能改變命運。」

兩人聞言不禁有點失望，皆因能在正豐工作已是不容易，如今在玫瑰園，更加是幸運的事，突然要作出放棄的決定，的確非常困難。

「前輩！我想知道親生父母是誰，是否仍健在，身處何方？」看來小昭的目的只有一個，這也難怪，因為她們大都是孤兒居多。

命轉乾坤第六十三章（身世曙光、照片之爭）

命轉乾坤 第六十三章(身世曙光、照片之爭）

「唔，依本神算推測，你的父親已然不在人間，但生母還在世，而且、、咦？老夫現在才發現，你的容貌和寧靜甚為相似呀，提起她的歌聲，何是冠絕天下的天籟之音、、」

當他在說着之時，冷不防鐵夫人在旁邊假咳兩聲，唬得他身體一震、不敢再往後說，眾人見着這滑稽一幕，無不嘻笑出來，亦把昨天的凝重氣氛援和了不小。

「咳～唔，說回你的母親，雖然測到她尚在人世，但不知身在何方，不過無須担心，一般這種情況，多數因為距離太遠所致，說起來你的樣子也有點像某人。」

他最末一句立馬惹來某人之不滿，把她氣得滿臉通紅，正目露兇光地緊緊盯着他，雙手則在不斷互相按摩，貌似是即將有所行動。

「前輩!像誰呀?」

「怎麼啦!又是女人嗎?這次又是誰家的女人啦?快給老娘從實招來!」

鐵夫人邊說邊用手拉扯着丈夫的耳朵，還不斷的向上扯，登時雙耳通紅，痛得他死去活來、狂呼饒命，再一次惹得眾人大笑。

他的兩個小女兒更在旁邊笑着拍掌「娘親好厲害，教訓爹爹大顯神威!」

此舉無疑是在為鐵夫人鼓掌打氣，可憐他已被當眾折磨得顏面無存，現在還被兩個小女兒奚落一番，莫不是他天生命犯女性?

所以說(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更不可惹怒女人。)這何是金石良言，大家要緊記呀!

不一會，他已受到了夫人的適當懲罰，接着從口袋中取出一張照片出來，它已呈半昏黃狀態，明顯是有些許時日，之後遞給小昭，相中有一對男女，男的英俊風偉、女的青春美麗，嚴如一對壁人。

「你看，我說你像的是這對男女!」此言一出，眾人無不爭相觀看，隨即面面相覷，紛紛露出狐疑的表情。

當小昭雙眼接觸相中人的一刻，立馬就像磁石般，被深深的吸引着，不能自拔。

鐵夫人亦被相中人所吸引，一時之間竟啞口無言，但隨即便恢復其醋妻之本色，從背後拿捏着丈夫的頸部。

「臭老頭！你竟然迷戀這樣的女子，老娘那裏比不上她？」

「哎～呀～這已經是陳年舊事，吔～你還為她生氣作甚？」

「不成！絕對不能再讓你想起這妖精、、你們快給娘親把照片搶過來，讓我作法消滅她！」

「不可以！小昭快保護照片，相中人哎～極有可能是你的～親生父母，絕對不能喲～落入她的手中，否則她會～施展法術，把她殺死～吔～」

小昭尚未聽齊他的說話，心頭已想着這張照片，必定與她的身世有關，下意識便往花園方向跑去，兩個小女孩已經動手來搶，幸好小真等人阻擋住。

但她們萬料不到，易克光和四大護衛竟然橫加插手，幫助鐵夫人搶奪照片，霎時之間，大家在花園之內、你追我逐。

大宝兩兄弟見狀，立馬便衝前想擋住他們，可惜人數不及，被馮氏兄弟的大哥（馮玉祥）捷足先登，一把將小昭擒住，立時把她嚇得哭喊起來，但仍然緊緊地把照片擁入懷中保護。

正當她在哭喊掙扎，極力保護可能是她的（宝貝），眼看快將失手之際，忽地橫裡一腿伸來，將馮玉祥狠狠地蹬開，危難中的小昭才得以暫時脫險，小昭一見來者，立刻便撲上他的胸前痛哭。

「哼！馮玉祥！你這臭傢伙在幹甚麼？還有你們竟然敢欺負幾個弱質女流？，究竟是怎麼回事，還不住手？」此人怒目瞪視着他，把他唬得退回一旁。

「呵呵，段副總管，我們只是想幫鐵夫人，取回照片而已，大家說對嗎？」易克光這麼一說，即時得到身後的人高聲支持。

「大哥哥！此事你就不要管了，它是屬於娘親的，我們只想拿回而已。」

「不成！，段大哥！那張照片可能與我的身世有關。」

「對呀！絕對不能落入她的手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彼此都說它是自己的，毫不退讓。

「甚麼事這麼吵，害得本公主想多睡一會也不成。」

「是呀，小昭發生甚麼事，為何在哭？」

原來他們的吵鬧聲，已經把其他人引來了，當下知情者便把剛才的事，向屠一刀和公主等人述說一篇。

「嘿嘿！依本公主之見，既然是屬於鐵夫人的東西，那當然要交還給她啦。」

「對呀！還不快快交出來？」

「當然不是啦！鐵前輩已經把它交給她，現在是小昭姑娘的，對嗎？小秋。」

「不錯！屠大哥言之成理。」

「哼！那便是要本公主動手搶了？人來呀，給我搶，誰個得手、重重有賞。」

公主鳳咀一張，眾人便知道打賞必定不小，而且有此强大後台作為後盾，原先動手的數人，立感信心大增，易克光更即時搶在前頭。

浩恒等人當然不會坐視不管，立刻便迎上對方，始終是浩恒這方實力比較强，馮玉祥等人佔不到半點便宜，只是呈拉据狀態，互相在緊盯着小昭追逐而已。

正於此時，石博士和阿安、阿萍，吃過了他們的第二早點，出到花園。

「老爹！你們快來幫手，只要把小昭的照片搶到手，便是大功一件。」

三人聞言便不假思索，為了前途、賞賜，立馬加入若蘭的陣營，由於金錢的魔力非常巨大，的確令人難以摭擋，連剛巧在衛生間出來的秀姐、阿花，也倒向了公主一方，令形勢急轉直下。

而浩恒等人則圍成一圈，把小昭保護在裡頭，不一會，茂叔夫婦聽到小秋大哭大叫之聲，立即趕到聲音來源之處，眼看女兒等人被人圍攻，立馬出手支援，局勢又有些微變化。

而樓上正有兩人把他們的一場鬧劇，細細地收在眼底「老爺！要我出手嗎？」

「哎，無須理會，這次不知又為了甚麼而爭吵，就讓她們自己解決吧！」

爺爺滿以為她們在少林寺，已見識了不小，這些小爭執、根本不在意，但正因為這樣，才給另外兩人有可乘之機。

命轉乾坤第六十四章（橫加插手、秘密行動）

命轉乾坤 第六十四章(橫加插手、秘密行動）

回說花園之內，浩恒等人憑着自身實力，雖然幾近以一敵二，但慢慢便將惡劣的形勢扭轉，二宝更反客為主，想來個擒賊擒王，攻向公主的身前。

眼看正耍得手之際，橫裹忽地伸來一記猛掌，二宝猝不及防之下，只能勉強側身用肩頭接下來招，只聞（碰～）的一聲巨响，他的身體巳如斷線風箏般，倒飛向小昭一方，幸得浩恒頂着，才不致壓在她們身上。

這一突變，令到眾人大吃一驚，紛紛停下手來，公主更即時看向她的身旁，想一窺救命恩人熟誰，呈現在眾人眼前的，不是別人，正是應超群兩師兄弟，他的出手，是否意味着巳倒向公主呢？

「應先生！你們是客人，怎麼可以插手別人之事呢，該不會是～又要收好處吧？」

浩恒這一言，立馬引得眾人交頭接耳、猜測起來。

「哎，段副總管！你們的事我本不想插手的，但剛才眼看公主危險，情急之下，才會忍不住出手，還望不要見怪。」

「那末，你出手傷了我們的人，這又怎麼算呀？」

「對呀！你看，二宝、、咦？怎麼～你不是受傷了嗎？為何一點事也沒有？」

小知這樣說之時，二宝則在旁撫着頭傻笑，狀似一點也沒有受傷，足証剛才一掌，並未全力而發，只是剛好把他震飛，但卻沒有傷着他，實屬點到即止，由此可見應超群的武藝絕不簡單。

「各位，本人眼見大家為了一張照片而起干戈，實在是不應該，只想作個旁觀者，說句公道話而巳。」

「那依應先生言下之意，應當如何呢？」

「啟稟公主！在下認為照片既然在小昭姑娘的手上，不若便暫且交給她保存，待得她查明相中人與她之關係，再作定奪未遲。」

在這場合，他竟跟隨大家貫有的說話模式，把自己當作身在古代的皇宮之中來迎合她，但又不確定站於某一方，此招無疑十分冒險，用得不當，何是會成為眾矢之的。

眾人聞言，方知他是中立派，怕就只怕爛臭公主不肯就此罷手而巳，這刻，若蘭等人亦圍在她身邊，不斷地耳語着，貌似是要商量一番。

「好吧！本公主就給應先生一點面子，依其意思吧，但小昭你這小賤人給我聽着，若然查明相中人與你無關，必須交還予鐵夫人，但假若真與你有關，嘿嘿、、屆時便休怪本公主狠下殺手了。」

她把這話拋低之後，便頭也不回地笑着揚長而去，剛才站於她一方的人，紛紛跟隨着她而去，易克光

更在地上吐下一口濃痰，四大護衛無不照辦煮碗、學着一樣，瞧得餘下的人別過臉，不想把這污垢不堪之景象，深刻腦際。

至此，四大小惡人與天真無邪教的鬥爭，正式浮上了水面，進入另一個層次，但卻把其餘人，拉到了他們對立的一方，而且當中還混雜了應超群，這兩個害群之馬，或許他的目的還不止於此，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但他們全部都忽略了，尚有數人沒有參與其事，老花王秦伯夫婦於所有人都離開後，才着另外四名下人出來打理花園。

幽州邊境附近的一處山頭「啟稟大汗！由於這數天雨水不斷、遼川氾濫，我軍行軍緩慢，精銳尚在途中，快則五天便到，遲則、、」

「遲則怎樣？」被稱作大汗的人冷言一問，立把其他人唬得不敢作聲，只有一人例外。

「大汗息怒！天氣如此，實非人力所能相比，更與眾將士無關，下屬相信，大軍最遲也須十天才到，目下我們可以做的，便是繼續派人在幽州城外作亂，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以待我軍精銳到來，然後才照計劃進行。」

「唔，應先生所言甚是，唯有如此吧！」

被稱作應先生的人、只須一番言詞，便令這族中首領拜服，可想而知他是深得其信任之人。

宋太祖的禦書房內「啟稟皇上！微臣已查明那女子陶詩，實屬陶丞相之義女，深得他的信任，幾乎事無大小都會和她商議，由此來看，她知道的必定不小。」

「唔，曹卿家！那查到單德光所在之處嗎？」

「稟皇上！暫時尚未知曉，但是已和單姑娘聯絡了，只待黃昏到來，陶詩便會前來接她，微臣已派人暗中監視，屆時只要跟隨其後，便能救出單大人！」

「不！啟稟皇上！微臣認為，先探聽他們為何要得到那張地圖，再作定奪未遲。」

「對呀！末將贊同文大人的方法。」

「皇上！老臣亦認為此法妥善，假若真的就此救出單大人，只怕會打草驚蛇，屆時便更難查明他的底蘊，望皇上三思！」

「好，就依文嵐之言。」

時值黃昏，正有一乘馬車停在皇宮的北門，而於另一頭走廊，有不小腳步聲正朝着這邊而來，但見單敏被兩個男子督促着前行，前頭則有一名女子領先而行，那人正是陶詩。

「快！快上馬車！」她一邊催促前行，自己卻在遊目四顧，一副深怕讓人看見的模樣，待得上到車上，立馬示意車伕策動坐駕前行，似乎是要爭取時間，往她們的目的地進發。

當馬車出得城門，便一直朝着城效之處而去，而單敏亦已被她用手帕，包裹着雙眼，為的仍是不想讓

她知道沿途風景，可見她們行事極之謹慎，可惜，百密難免一疏，她們的不遠處正有幾匹馬在沿途跟着。

一句鐘時間，馬車已到達一座破爛的道觀門前，偌大的牌匾上，正刻有（清雲觀）三個字，門前正有兩名穿著下人服的男子站着相迎。

待得馬車停下，他們便急不及待的接了單敏入內，陶詩亦緊隨其後，為免被人發現，馬伕更把馬車駛離門前。

正是前腳去、後腳入，馬車才剛離開不久，沿途跟隨的三匹馬，亦於此時到達附近，馬中人亦同樣避免被人發現，而將馬匹繫於樹身，接着躡手躡腳地靠近道觀。

命轉乾坤第六十五章（暗處打探、驚天消息）

命轉乾坤 第六十五章(暗處打探、驚天消息）

「爹！你沒事吧？」「敏兒！爹沒事，咳咳～放心吧～咳咳」

「爹！你還說沒事，怎麼咳得這麼厲害？是否他們虧待你了？」

「不！爹只是最近略染風寒而已，不礙事的。倒是你，怎麼瘦了一圈，沒有好好吃飯嗎？」

「没有的事，女兒很好、、」說到這裡，她禁不住向四週將望，確定没有人之後才輕聲說話。把自己無意中和宋太祖相遇，更得到他的幫助和盤托出。

「爹！我想問陶丞相這麼着緊找尋的，到底是甚麼東西呀？」

「敏兒！你有所不知啦！那是一張藏寶圖，指示出宝藏之所在，那裏埋着無數金銀珠寶，富可敵國啊！任誰得到這批宝藏，都足以改變整個中原之命運呀。

而且這是先朝太行皇帝交托給爹，着爹於國家危難之時，把其交到少主之手，以助他解困除憂，怎料到爹剛於許城走馬上任，便已改朝換代、、唉！徒歎奈何啊！」

「那末，藏寶圖現在何處呀？」

「敏兒，爹先問你，那宋太祖是怎樣的人，爹聽聞他手下四大將殘暴不仁、殺戮無辜啊，若把藏寶圖交給他，恐怕會助紂為虐呀！」

「爹！女兒只見過他一面，又怎知他是否好皇帝呢？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陶丞相絕對不是甚麼好人，與其被他要脅，不如告之太祖皇帝，讓其對付他不是更好嗎？」

「唔，事關大局，只要站錯了邊，弄不好便會成為眾矢之的，任何一方得到，更會影響整個中原的命運，待爹細心考慮，再作定奪吧。」

單敏聞言除感無奈，亦深覺父親之顧慮、不無道理。

「呀，差點忘了，你那護身符還在嗎，它是爹當年送給你娘的定情之物，亦是她唯一的遺物，你必須好好保管，切勿遺失呀，否則爹他日再無顏面，見你九泉之下的娘親啦！

另外，假若有機會出京，你便到許城的土神廟內，取回你娘的靈位返鄉供奉吧！老爹是絕對不想她流落異鄉，成為無主孤魂呀!」

他們的對話已被躲於暗處的人，細細地收進耳鼓之內，但此人卻不作任何行動，只是默默地等待，莫非是太祖派來的人?

半刻後，陶詩進來再次帶走單敏，她無奈下只好放下帶來的包袱，內有日常衣物和乾糧給其父，因為她深恐陶詩的人會對父親照顧不周，可見她的孝心何等之深，這也難怪自少便雙依為命。

此刻正依依不捨地向其父道別，心裡則暗想着，不知何時才能脫離陶丞相的魔掌，忍不住於最末一刻，潸然淚下哭成淚人，單德光看在眼裡，亦禁不了老淚縱橫。

而那個神秘人卻並未着急，雖然剛剛得知如此大的秘密，心臟正在七上八落好不精彩，但仍待得所有人遠去後才飄然離開，其耐性之高絕非凡人。

至於文嵐派出的三人，由於道觀太大，加上已然入黑，始終都找不着單德光之囚所，為免打草驚蛇只得徹退，雖然探不到內情，但知道他的所在，亦算有所交差。

翌日傍晚時分「啟稟大汗、軍師！天大好消息呀、、咳咳、、」「小決!先坐下來。」

此人見他意急敗壞的，連忙為他遞上温水緩解氣窒，未幾，才見他面色由青白轉為紅潤。

「啟稟大汗、軍師、、」此人名(元顏決)，乃軍師應先生的弟子。

他將昨晚在清雲觀聽到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告之大遼的國君呼兒朮敖，兩人聞言，不禁雙目發出異樣的神彩。

「小決!這消息何真確?」

「師父!事關重大弟子怎敢妄言，我已經監視了陶丞相一年，自從他軟禁那個姓單的前朝遺臣，便一直逼問着他要交出甚麼，直至昨天傍晚，才從他的口中吐出這個秘密給女兒知道，所以應該錯不了!」

「難道父汗臨終前，所說的那個傳說是真的?難怪他千叮萬矚，着本汗要留意那姓單的，怎知卻被陶丞相那廝捷足先登，真可惡!」

「大汗!依本軍師的推斷必定是真的，就只差欠缺那張藏寶圖而已，小決！以你所知，目前除了我們之外，還有甚麼人知道這個秘密？」

「師父！徒兒相信宋太祖已經起疑，或許並未知悉而已。」

「大汗！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强，把單家父女救出來。」

「應軍師！單憑小決是不可能辦到的，本汗是否應該親自出馬呢？」

「哎，大汗！萬萬不可！你乃萬金之軀，怎可以身犯險呢？本軍師打算出動我的（五行派）弟子，去協助小決完成任務。」

「啊！軍師願意出動他們？不是說要作為秘密武器，留待對付宋太祖的嗎？」

「是呀師父！假若你現在便用上了，他日便只剩下那羣（亡靈）作為後盾，未免太冒險了！」

「為師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為只要奪得那批宝藏，這個天下便會隨即落入大遼國之手，屆時其餘一切已經無關痛癢，小決！明日破曉時分，你便率領五行派的（土遁尊）出發吧！。」

把話說完之後便從腰間的錦囊中，取出一面精緻的小令牌出來，拋角向他處，他亦手急眼快地把它接

着，笑意盈盈的收入懷中「弟子得令！師父。」

「軍師對我大遼國真是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呀！」

鏡頭轉移到宋太祖一方「甚麼？見不着單德光？你們三個飯桶怎辦事的？」

「哎，曹卿家！他們已經盡力，只要知道他尚在人間，便可以在清雲觀救出來，你們先把單姑娘傳來，朕要當面問他父親的事、以作決策！」

「啟稟皇上！微臣認為不可再在禦書房詳談了，這裡裡外外都有陶丞相、甚或四大將的耳目，必須另覓別處才成。」

「唔，孔夫子言之成理，那末，眾卿家何有理想地點呢？不仿向朕道來。」

太宗聞言，突然靈機一動「皇兄！臣弟有一地點，可以直接傳召單姑娘去，保証不會被人揭破，而且還十分近，嘻嘻！」

命轉乾坤第六十六章（暗裡跟蹤、秘密營地）

命轉乾坤 第六十六章(秘密營地、暗裡跟蹤）

一句鐘後，太祖六人都巳齊聚一廳，內裡瓊樓玉宇、錦繡處處，而且花弃種類繁多，花香四隘，令人十分寫意，忘卻了心裡頭的煩憂。

眾人都對此地點十分滿意，尤其宋太宗、露出滿心期待的表情，這種微妙的神態，自是逃不過其皇兄與眾大臣的雙眼，只是他們尚未點破而巳。

「單姑娘到！」太宗聞言純感雀躍萬分，只是不好讓人知悉，獨自把這股興奮無比的心情，壓抑着罷了。

「單姑娘請。」「謝皇爺赐坐。」

「相信單姑娘亦想到朕召你前來、所為何事。」

「回稟皇上！民女巳見着父親，他並無大礙、只是略染風寒，嗚～嗚～」

「單姑娘勿慌！皇兄必定為你作主。」太宗之言，純然令她心頭稍寬。

「回稟皇上！爹、、爹說過陶丞相要找的、、是一、、」

只聞她說得斷斷續續，神態露出戰戰兢兢之色，更令眾人深覺他父親掌握着甚麼，脾氣剛烈的江皆河，正想出言催促之際。

冷不防有人早他一步，直走到她的身邊「單姑娘儘管道來，小皇必定全力營救你的父親，讓你們團聚的。」

太宗之言詞真切，令她感動得撲上他的胸前飲泣「我爹收藏的是後周藏寶圖！」

此言一出，無不令眾人震驚萬分，着她便把爹的說話，全部傾吐而出，除了他懷疑太祖是否明君之說。

或許亦因為這樣，致令他日發生一場藏寶圖爭奪戰。

「皇兄！我這就派兵前往營救單大人！」

「皇弟別急！事關重大，必須從長計議，否則反而會對單卿家不利。」

「二皇爺！陛下所言甚是呀，請冷靜想想，假若突然調派兵馬，必然令陶丞相有所防範，把單大人給轉移到別處也說不準。」

「對呀！文大人言之成理，我們要改派軍隊以外的人，才不會惹起對方的懷疑，陛下！微臣建議、、出動（他們）！」

「文卿家！你所指何人？」

「啊！文大人！你所指的莫不是、、他們？」

「對！唯有他們！才能完成這麼艱巨的任務，望皇上恩准。」

太祖正為此而陷入沉思之中，其餘人亦深明，要作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紛紛靜待他考慮下的結果，只有太宗在遊說着他。

「皇兄！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呀，臣弟願意親自率領他們，請皇兄恩准！」

「也好！原本是留待對付北方那些傢伙的，朕亦很想知道他們的實力如何，為免被人懷疑，這次只派（藍、灰）兩色人馬。

有勞孔夫子通知他們，今晚黃昏過後，於城北門外的樹林等侯，皇弟你則帶同近身前去接應，由昨晚監視的三人帶路，務必要救出單大人。」

「臣弟領旨！」太宗得皇兄給予重任，兼且有兩色人馬給予差遣，立馬信心大增，露出雄心壯志之神態，究竟眾人所說的（他們）是甚麼人呢？

「不過話分兩頭，皇弟！竟然給你想到借用皇太后的（安壽宮），來作為我們的（秘密營），的確不會令人起疑，可謂別出心裁，哈哈！」

得皇兄當眾贊揚，令他在單敏面前，平添不少好感。

另一邊廂「詩兒！怎麼了，有何不妥之處嗎？」

「義父！女兒發覺最近的單敏，好像沒有那麼憂愁，更甚的是還有點開心的模樣，她在宮中孤身一人，照理不會這樣，莫非、、」「莫非甚麼？」

「女兒懷疑、、她是否認識了某些人，甚至把單德光的事告之了他，豈非壞了大事？」「真有此事？」

「義父！女兒的直覺一向都非常準確，這你何是知道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不若、、先把他轉移，以策萬全。」

「好！義父知你一向謹慎，就依你所言，但必須小心行事，你便帶同兩大護衛去吧！」「是！義父。」

當她離開丞相府，正要有所行動之際，卻見着單敏從安壽宮出來，不禁心中一凜，隨即在附近隱藏，監視着宮門之處。

良久，還未見有一人出來，正想放棄之時，卻見到、、「義父，義父、、」「咦？你何事折回。」

「義父！剛才女兒見到單敏從安壽宮出來，過不了多久，你猜猜我見到誰？」

「見到誰，竟令我詩兒如此受驚？」「是鐵府尹！」

「哦？他乃京城府尹，素來退朝不逗留，亦未與其餘官員私交，以免讓人覺得他審案不公，更不會踏足其他宮門，與皇族有聯繫，但如今、、」

「詩兒！這次你又懷疑甚麼？」

「但見他神色凝重，似乎是有重大事情要辦，但不知所為何事？」

「唔，依義父之見，他能入得安壽宮必有特別事情，例如皇族高官犯案，莫非是單敏這臭丫頭供出了我們的事?這樣吧！你繼續去忙你的，他就交給義父吧！」

陶詩忙不迭的點點頭後快步離開，她走出丞相府不遠，便已被兩人跟踪着。

距宋國首府開封府，約三百里處的一條大道，正有數十騎飛也似的向前跑，仿佛是要趕着去甚麼地方般，弄得塵土四處飄揚，難為了跟隨其後的同伴。

但他們卻沒有半點怨言，皆因大家只有一個目的，便是要盡快去到目的地，故此正在爭分奪秒，細看之下，每個人身上都攜帶着兵器，而且還蒙着口面，身穿深啡色的服飾，貌似並非官府中人。

陶詩帶同的兩大護衛及其手下，正由京城北門出門，忽忙地朝着清雲觀而去，她還吩咐兩大護衛，沿路留意何有跟跡者或其他人，心裡頭卻泛起一絲不安。

而城北的樹林內「二皇爺！時候不是了，人馬已經準備妥當。」

「好！那麼我們也起程吧，這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明白嗎？」太宗一聲號令，登時振臂一呼、士氣高脹。

陶詩等人首先到達清雲觀，但見觀裡頭的人正進進出出、一片慌亂，其中一人見到她，便忽忙地走到她的跟前「主子，不好了！」

「發生甚麼事，如此混亂？」

命轉乾坤第六十七章（要人走脫、奇兵突出）

命轉乾坤 第六十七章(要人走脫、奇兵突出）

「姓單的老傢伙、、走脫了！」「甚麼？豈有此理，何時的事？快說」

她一聽便大為緊張，還揪着手下的衣領追問，狀甚瘋狂，和平日沉着冷靜的她、判若兩人。

「主子息怒、、是半刻前的事，相信走不了多遠，小的已經發散人手，要不了多久，必定能把他找着的，饒恕我吧！」

「哼！其他人給我分頭找，快！」

當下數十人分成兩批，急忙於裡裡外外找尋單德光的踪跡，卻不知這個消息，已經為人所知。

不一會，在附近的叢林內「報告大人！聽聞單德光剛剛走脫了，相信還在附近，要不、、我們也搜索一番？」

「也好，不過一定要小心，萬不能讓她們發現。」

「得令！大人。」就這樣，他們也在分頭搜索着，只是未知這伙人是誰、目的為何而已。

再過半刻之後，當前述兩伙人仍未找到單德光之時，忽聞馬蹄聲大作，像是有人即將到來，而且還為數不小。

惹得陶詩等人紛紛戒備起來「甚麼人，快快道來？」

為首的數人並未有答話，只把坐騎讓過一旁，給隨後的馬車趨前靠近，未幾，車內人於手下的摻扶下、到得地上，更於他們的簇擁下大步上前，獨留另一人於馬車內等候。

陶詩但見來者，便已知曉秘密外洩，禁不住盤算着如何應對，這羣人的到來，當然也驚動了叢林裡的人，只是他們不動聲色，貌似是要看清形勢而後動。

「哼！大胆陶詩，見到本皇還不下跪，交出單大人、束手就擒？」

原來是太宗及其人馬趕到了，他見着這混亂情況，深知必定有事發生，遂不作他想，直接表露身份、道明來意。

「二皇爺，既然給你找到這裡來，我們也不費唇舌了，大伙兒、給我上，宰了這個狗皇爺！」

「給本皇殺、救出單大人，生擒她，其餘一個不留！」雙方首領的一言不合，便令他兩伙人火拼起來了。

雖然陶詩等人為數不小，但仍未及太宗的一半，更不敵其手，不到一刻已落下風，被殺得不斷向觀內退去，可見他們的武藝不凡、決非尋常之輩。

正於此時，又聞無數馬蹄聲自遠而近，接着更有破空之聲自夜空响起，不到半响，便有數十支箭自空中飛來，射向太宗等人，短短數秒間，太宗等人便已受傷無數，明顯是敵非友。

陶詩眼見情勢有異，立刻吩咐手下暫且退回觀內，看清形勢再作決定。這伙人一見太宗便作出猛烈攻擊，而他亦催促手下向其還擊，兩伙人無故就撕殺起來。

又過半刻後，突然有人大聲喊叫，惹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紛紛停下手來，連躲於叢林裡的另一伙人，亦被吸引得瞪目張耳。

原來叫聲來源自單德光，原來他逃脫之後，聽見陶詩的手下找尋他的聲音，暗想着並未能走遠，故一直躲於觀內某處。

當聽到外邊打鬥聲大作，心想或許是女兒帶人前來相救，便冒險出來一窺究竟，怎料又被陶詩的人擒個正着，真是不走運。

他的現身，不單令場中三四百人關注，更令馬車內的人大為緊張，當她揭開馬車幕簾的剎那，登時露出盧山真面目，如此緊張的除了單敏還道有誰呢？

霎時之間，所有人都未敢輕舉妄動，唯有她「陶詩！快放了我的父親！」

「對！只要你放了單大人，本皇便既往不咎、放過你和陶丞相。」

「陶姑娘，你千萬勿信其言，只要你送出此人，在下保証你必無活路，而且還會令陶丞相滿門抄斬、誅滅九族，目下你只有與我聯手一途，才能得以活命，姑娘務必三思。」

「你不要相信他，此人來歷不明，全部蒙頭蔽臉，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試問世間又那有人會相信，如此狗偷鼠摸之輩？二皇爺則大大不同，行事光明正大，而且一言九鼎，你儘管相信吧！」

「呵呵，這位姑娘倒是能說善道，一介伊人尤勝不小文人雅士，確實殊不簡單，但你忽略了至為重要的一點，那便是我們一開始便替陶姑娘解圍，由此可知彼此是友非敵，而你們則別然，相信陶姑娘自會分析。」

此人個子不高，亦一直未見其動手，只在場中不斷指揮着，而且井然有序，能令己方的人，發揮出不下於對手的威力，還把局勢分析得如此明朗，令人感覺實與軍師無異。

三方人馬都在僵持不下，陶詩傾向於此人，只屬時間之早晚，而躲於叢林裡的人卻有所異動，為首的一人示意部下，慢慢向道觀的左側移動，他們能長時間不被眾人發現，足顯是受過特別訓練。

「敢問這位公子如何稱呼？能否告之小女閣下所屬何方？以作考慮之因素。」

「也罷，本人複姓元顏、單字一個決，來自北方。我的主子英明神武、雄圖偉略，乃一方之霸主，其實力絕不下於宋太祖，只須大軍一到，吞併中原、指日可待。」

此人道出來處，無不令人震驚萬分，盡皆不能言語。

就在他們大感震憾之際，樹叢裡的人馬突然殺出，攻擊陶詩等人，霎時之間，把她們攻過措手不及，其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單德光，眼看父親的安危又起波欄，嚇得單敏高聲尖叫，亦喚醒了場中所有人

。

當下大家都不再爭辯，只管在兵刃上決個高下，霎時之間，四伙不同的人混戰起來，兵器交擊之聲不絕於耳，殺意冲天，所有人都為了争奪他，而使出混身解數，只苦了陶詩一方，為保護他不被奪走而疲於交戰。

半刻後，始終是太宗的部下實力較强，把樹叢中殺出來的人，殺得遠離單德光之所在，他們見勢不利，最後更決定撤退，減小了這一威脅，正全力攻向陶詩，正當差點便要得手之際，卻被其兩大護衛緊緊擋住。

命轉乾坤第六十八章（早有埋伏、另有線索）

命轉乾坤 第六十八章(早有埋伏、另有線索）

元顏決心思敏捷，知道單敏在太宗身邊的地位、殊不簡單，遂分派人手攻擊她所在的馬車，此舉果然惹得他大為緊張，分兵回防保護她的安全。

元顏決即時示意陶詩，先行帶走單德光，他會為其殿後，擺出了已經是同伙的架勢，好讓她心頭一寬、依其行事，而她亦不加細想，立馬指示手下，向道觀的右邊山路移動。

此一策略果然奏效，太宗為了確保單敏的安全，無叚追截陶詩等人，才半刻不久，已失對方踪影，元顏決眼見目的已達，連忙策馬追在她的後面，拋下太宗等人不顧。

太宗見狀，當然不會任其帶走單德光，其部下中穿著藍色衣服的一伙，未待他的指示，便已分頭去追，而且其勢極速，表明不會就此罷休。

太宗見藍衣部隊已先行追趕，便想命餘下穿著灰色衣服的部下，留守現場、保護單敏。

「二皇爺！民女不要留在這，我也要去。」

「前邊太危險了，你還是留下來吧！」

「不、不要，我一定要去，求求你，嗚～嗚～」

他最終還是敵不過，女兒家的眼淚攻勢，只好即時策動馬車，帶同她追在後頭，灰衣部隊則領在前面。

只半刻鐘之後，便又聽着前方有打鬥聲，其激烈情況不下於前，只見陶詩等人，正被另一伙人團團圍住，但卻沒有受到攻擊，反之元顏決一方則和藍衣部隊，各自與這羣人苦戰着。

太宗眼利，見到他們當中有樹叢裡的人、混雜其中，不問而知他們是同一路的，而且人馬竟比之前多出數十倍之眾，明顯是早早便埋伏在此，對單德光是志在必得。

未待太宗吩咐，灰衣部隊已太即加入戰鬥，登時將戰況拉成接近均勢，惹得對方似是首領的漢子心內一凜，急忙再度向陶詩遊說，以期能完成任務盡快徹離。

「陶姑娘！你儘管相信我吧！我家主人絕對不會騙你的，況且他對陶丞相甚為欣賞，已預早派人前去迎接，你跟來便會與之相見！」

早前陶詩逃脫時，滿以為可以帶同單德光一走了之，然後再派人通知她的義父，好讓他能全身而退，怎料才剛到達山腰，便已被他們截斷去路。

再想回頭退走已然不可能，因為元顏決和藍衣部隊亦已趕到，把唯一退路給抹殺掉，正是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這個首領卻對她好生客氣，更痛陳利害、使之內心動搖。

目下形勢不由人，已不容她再考慮「好吧！請先生快帶路！」

漢子聞言大喜，隨即便把山路讓開，更命手下為其開路，使得她們步伐得以加快。

太宗和元顏決見狀，立刻命令部下追趕，但被漢子的手下全力阻擋住，只一刻時間，便又失去了陶詩和單德光的踪跡，惹得兩大主事人大為不忿。

元顏決見已失手，立感此地不宜久留，遂指揮着全體退去，獨留太宗等人在此，繼續與漢子的部下糾纏，而他們則撓過山頭，企圖追上陶詩。

漢子的部下見首領已經走遠，亦無心戀戰、相繼退去，其速度不疾不徐、井然有序，明顯是訓練有素，決非凡夫走卒。

不期然令他思考，在大宋境內究竟誰有此等能耐？為何會先他一步在此部署，明顯是走漏了風聲，難道有內奸在安壽宮？

說回山路之後便是大道，元顏決趕到之時，已經人跡渺渺，只餘下三兩個漢子的手下、未及離去，當他試圖把其生擒問話之際，沒想到他們竟然舉刀自刎。

寧願自裁、也不肯吐露半言隻字，足証這些人都是為求目的，不顧生死之徒，難免令他深思，這些人背後究竟是誰？消息又是從何洩漏？

三天後的破曉時分，（銀城）之內的殿上「詩兒！你回來便好了，為父多担心呀！還在為你憂心了半天呢！」

「爹！女兒回來了！」

說着說着，還把陶詩的一雙手緊緊地握着，父女之情、溢於言表，貌似是比真正的父女更像真的。

這一切都被此地的主人看在眼裡，他還鼓掌從殿側步出「哈～哈，恭喜陶丞相父女重逢！」

此人一話，立把喜悅中的兩人喚回現實，她禁不住遁聲看去，但見來者錦衣華服、頭頂弱冠，年方二十、氣宇軒昂，一雙龍目，更隱泛皇者之氣，令人半刻不敢直視，正慢慢地向他們走近。

「陶姑娘！實不相瞞，這位是我家少主，乃（定難節度使－夏國公）之子，而銀城則是少主的封邑，亦是我等起義之大本營，絕對不會被人發現。」說話之人，便是在山路接走她的漢子。

「（拓跋合）說得不錯，兩位大可放心，這裡非常安全，因為沒有人會想到，本皇子會出手，當然更不會想到接走兩位前來銀城。」

「敢問公子尊姓大名，好讓小女方便稱呼？」

「陶姑娘！你可喚我作（拓跋扈）！」

安壽宮內「皇弟！那羣傢伙真是棋高一著，竟然預料到我們會出手，非但接走了陶詩和單德光，更連陶丞相一家數十口，也於半天內不知所踪，府第內空無一人，真可謂神通廣大。」

「是呀！陛下，微臣聽從指示點齊京城捕快，一心想去丞相府中把其捉拿歸案，卻萬料不到已人去樓

空，實在太遲了，請陛下恕罪。」

「皇兄請恕罪，目下救不了單大人，更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我等該如何是好？」

「哎，兩位何罪之有，這次是朕太輕敵之過，應該先發制人於微時，現在還害得單卿家落入匪手，與單姑娘分隔地，單姑娘你不會怪朕吧？」

「皇上！民女不敢，民女突然醒覺或有一線索，請皇上細聽，未知可否？」

「啊！有何線索，單姑娘但說無仿。」

「回稟皇上！民女與父初到許城之時，曾向當地鄉民打聽風土人情，得知該處有一廟宇名（高神廟），此神十分靈驗，鄉民們非常信奉，故此香火鼎盛、供奉者無數。

爹更將娘親的靈位置於其中，多年來每逢初五、廿十便獨自到廟堂參拜，但卻從不帶我前去，我亦曾相詢何解，他只答話，想獨自與亡母相聚，現在細心想來、甚覺不妥。」

命轉乾坤第六十九章（六方新敵、驚喜交集）

命轉乾坤 第六十九章(六方新敵、驚喜交集）

「單姑娘！會否是你爹對其妻念念不忘，故而有此行為？」

「不會的！爹未到許城為官之前，根本沒有這種行徑！」

眾人聞言無不面面相覷，因為當年單德光遠走許城之時，正值太祖篡後周之初，在這節骨眼上相當巧合，令人不禁對他這一變異行徑、大為起疑。

「眾卿家對此有何想法，無須顧慮、但說無仿！」「啟稟皇上！老臣認為應該、、」

「且慢，皇兄!但有一事更為重要，必須先行解決!」

「皇弟！有何要事、但說無仿。」「臣弟懷疑此處有別的耳目!」

太宗之言，登時惹來眾人無比震驚的反應，紛紛靜默無言、不敢聲張，正在心裡頭忖測誰是細作？

幽州邊境、遼國大本營內「甚麼？你們怎樣辦事的，竟然被另一伙人劫走了他？」這大漢被激怒得暴跳如雷，只把地上數人唬得不敢作聲。

「大汗請息怒！這次是本軍師的失策，只派了土遁尊一行人，滿以為能把單德光手到拿來，萬料不到橫裡殺出個程咬金，實在是始料不及，請大汗責罰微臣！」

「哎！軍師何罪之有？但目前尚未知悉對方的身份，實在無從着手，這該如何是好呢？」

「大汗!相信宋太宗等人之處景，並不比我們好，或許亦在為此煩惱着，如今單敏在其手上，只要我們派人監視，早晚會有所得着，如有機會便把她活捉過來、查問一番。

另一方面，我已派人四處打聽那羣傢伙的下落，以那批人的身手如此了得，必然受過訓練，不是軍隊便是武林中人，相信不難找到!」

「對呀!大汗!小的與其交手，發覺對方些微帶有西北方口音，不像是中原人仕呀!」

「是呀!決師弟所言非虛，我更發覺他們所使的武功，只是尋常刀法、劍法，如非人數近千，寡不敵眾，我們也不會空手而回，小的更發現了件怪事!」

「甚麼怪事，快向本汗道來!」

「太宗帶來的人武藝之高，比我們略為高強，而且所使武功非常參差，各有不同，倒像是武林高手哪!」

「大汗!本軍師早年曾聽先汗，阿骨打大汗提及過一傳言，宋太祖於登基後，曾命其弟遊歷國內，拜會各大小門派，想把他們當作秘密武器收為己用，如今看來或許真有其事，看來我們五行派遇到勁敵了!

不過話分兩頭，土遁尊!你提及過劫走陶詩那批傢伙的特徵，倒令我想起了幾伙人最有可能!」

「軍師!他們是誰?不仿直言!」

「大汗!他們分別是北漢、定難、歸義、朔方和河西等，再其次便是吐蕃諸部，那裡有(沙陀皇)呀!。」

呼兒术敖聞得沙陀皇之名，純感心頭一凜，沉默了片刻才再發言「軍師！你覺得、、誰個最有可能？」

「大汗！依我之見，前述之中，只有沙陀皇的可能性最微，因為實在太遙遠了，要到中原何是要穿過，那非常臉峻的大青高原或者葱嶺，要算有响導，但十之六七會因此而喪命，我認為他們不會冒這個險。

至於另外五個，我認為不難分析，前述三個的可能性比較强，尤其是北漢，他們本來就是皇族，是後漢劉氏後裔，其首府在（太原府），自後漢滅國便退守一方，無時無刻都想光復它。

大汗！目下人手緊拙，實不能同時調查他們，我建議先對前述三個着手，比較洽當。」

「也好，有勞軍師安排。」

當晚銀城之內，（平中殿）上正有十數人歡聚一堂，除了有美酒佳餚之外，還有數名妙齡少女在載歌載舞，不單拓跋扈等人看得興致勃勃，連陶丞相和兩大護衛都看得如癡如醉，混然忘卻了此刻他們正寄人籬下、前途未卜。

只有陶詩一人獨個兒在喝着悶酒，其實心裡正在暗想着，父女倆該如何自處，但目下單德光已在他的手中，按理父女倆應無利用價值，為何還要千里迢迢接義父到此，而且還好生招待兩人，此舉不禁引起她的好奇。

「拓跋公子！請恕小女打斷大家雅興，皆因有一事着實不明。」

「哦！陶丞相與姑娘既為上賓，直問無仿！」

「好！本姑娘便打開天窗說亮話，敢問公子將如何處置，單德光和我父女倆，你儘管道來。」

她這一說，立馬惹來哄堂大笑，而且陶丞相的笑聲還甚開懷，似是終於找到立足之處，甚或即將迎來甚麼好事似的，瞧得她一頭霧水、甚是疑惑。

「詩兒！為父真善忘，竟然忘了告訴你一件天大的喜事，我已將你許配給拓跋公子，成為銀城的女主人，不久的將來，更會成為天下之皇后，哈～哈！」

「甚麼？竟然、、」

他突然於席間，公開宣佈如此大的消息，登時嚇着了她、驚喜交集，久久不能言語，讓她禁不住看向其他人的臉上，只見絕大部份的人，都掛着無比喜悅的神色。

唯獨只有自己和兩大護衛，這伙最後才到達銀城的人，同樣面露驚詫莫名之色，不期然令她想到，這樁喜事，貌似是義父私下和對方達成的，而（嫁妝）正正就是單德光和藏寶圖。

即時讓她感到，有種被人賣掉的忿怒之感，但義父自小便收養她，心裡頭有十載之情，此時此刻對義父的決定雖深感無奈，但亦不能毅然拒絕，只好暫時接受、靜觀其變。

但心裡頭卻想知道，拓跋扈究竟是怎樣的人，其實力又如何？她身邊的貼身女侍（任冰），似乎洞悉了其心意。

「小姐！伏護衛初到貴境，想與拓跋公子的手下切搓武藝，以對彼此的認識加深，方便日後行事，未知何否？」

「啊！既然拓跋公子是我未來夫君，總得露點功夫，好讓我見識其手下，是否有足夠能力保護我才是，相信公子不會拒絕吧？」

「呵呵！難得陶姑娘有如此興緻，本公子便着手下大將露點兒拙技吧，李元年！對方是賓客，點到即止好了，以免傷了大家的和氣！」

「遵命，公子！小的自當留力，不會傷了伏護衛的，嘿～嘿。」

「伏萬軍！你便與這位將軍較量一下吧，不過千萬不要使上全力，免得傷了人家，影響我們兩家的關係，明嗎？」

「是，小姐！在下知道分寸，絕不會讓李將軍有所損傷！」

兩人尚未動手，但言詞間已隱透點點火藥味，貌似同樣想在主子面前，顯示自己實力，以及給予對方些微下馬威。

命轉乾坤第七十章（自投羅網、追查真兇）

命轉乾坤 第七十章（自投羅網、追查真兇）

當日下午，玫瑰大門再現賓客，一名中等身材、年約五十的男子，正懷着充滿興奮之心情，徐徐步進他心中的希望之城。

在大門不遠處，正有兩個年輕人前來迎接，男的特別高大、英俊瀟灑，女的身材均勻、青春少艾，一抹期待已久的笑容正掛在臉上，令他感到此行必有收獲。

「你好，相信你必定是中原航空的陳榮先生了，我家老爺已經等候多時，這邊請！」

「請問這位小兄弟和姑娘如何稱呼？」

「我姓段、名浩恒，她姓洛、名素芯。」

當他被帶進去不久，忽聞背後有異响，回身一瞧，嚇然看到大門已被鎖上，有兩個高大的男人正站在兩旁，有如左右門神般、緊緊守着，接着他被催促前行，故亦不已為意。

再前行之後，他滿以為會被領往類似辦公室的地方，怎料半刻後見到的，竟然是一個頗大的後花園，而且正有三十多人圍成凹字陣式。

當中還擺放了一個大火爐，火勢正盛，貌似是要進行甚麼大型活動，爺爺則居中而坐，嚴然一派主持人之風範，顯得氣氛極不尋常。

而且還一瞼威嚴，正緊緊地盯着陳榮，那一張異常緊張的臉看，瞧得他混身不自在，那棵陪伴了他近半個世紀的心臟，正（噗通～噗通～噗通）地不斷亂跳、無法控制。

良久，爺爺等人似乎並不着急，誰也沒有發出片言隻語，仿佛是刻意營做這麼蕭瑟的氛圍，令到陳榮心存恐懼、不敢發出半點聲音。

一刻後，「爺爺！時辰到了，該帶他下來吧。」

浩恒這麼一說，讓他禁不住微微點頭，卻令到陳榮有種不詳之感、冷汗直冒。

不一會，有一個他不得不熟悉的人被帶到，並且給一把推到他面前的地上，此人正是其弟陳華。

只見他雙手被捆綁着，口裡頭則填充了布碎，再細看他的身體，已經有無數瘀傷痕跡，明顯是受到虐打所致，登時令他滿臉震驚、不明所以。

他連忙不顧旁人為其弟鬆綁「華弟！你怎麼啦，究竟發生甚麼事？」

安守業的大宅內「業哥！最近公司是否很忙，經常都不見你回來，整個大宅就只有我和傭人，實在很悶啊！」

「菲菲！公司正值緊張時刻，我實在走不開，你去找找寅兒吧，他經常貼在月兒的身邊，或許她們在

一塊呢？」

他把話說完之後，便隨即將電話蓋上聽筒，更一頭向辦公椅背後倒下去，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由此可見公司的事情，正把他忙過不可開交。

連嬌妻的通話，也只草草了事便帶過，看來他是真的對陳榮此行寄予厚望。

而宋菲菲則於過後，給了月兒一通電話，但她沒有接聽，因為她們的電話仍在公主手中，禁不住讓她聯想起她的所在地，當下不理因由，便驅車朝玫瑰園之處進發。

「大哥，我害了你啦，我不應該叫你來的，他們說當年的車禍是安先生所為，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呀？」他這一說，立馬讓他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更預料到他會有甚麼下場，但他心裡頭卻只想着，如何挽救中原航空和其弟，禁不住陷入沉思之中、不發一言，這倒反令爺爺等人有點愕然。

「怎麼啦陳榮，自投羅網的感覺如何，難道你就不想為自己伸辯嗎？」

「李正豐！今天我落在你的手中，亦知道無法安然離開，我只求你放過陳華，和幫助中原航空而已。」

「哈～哈～虧你居然還敢作此要求？你何知道這裡的都有誰？當中有些人便是當年的倖存者，你覺得他們會想我幫你嗎？」

「哈哈～哈哈～」「哼！你在笑甚麼？」

「我在笑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天這個局面，必然是有人向你們捎信兒，而且還是應超群、是否？」

在大廳一角，當他提到自己的名字時，立刻有一股殺意自他腦際湧現，恨不得即刻便把他幹掉，以免有更多不必要的話語、出自他口，但很快便被另一個念頭取代。

平原君則露出憂慮之色，他見狀立即趨前，朝他耳邊輕語了幾句，純然讓他的表情轉憂為安，更差點笑出聲來，幸好給應超群用手掩着咀巴，才不致被人安察覺。

後花園內「既然你已知道，應該死而無怨了吧！」

「我自問是死不足惜，但當年枉死的人在天有靈，卻必定不會安息！」

「哼！不要故弄玄虛，有甚麼遺言快快道來，免得我動手之時還喊冤！」浩恒已忍不住想動手，正當陳榮想發言之際。

「且慢，我知道你想說，我們便是當年的真兇、對嗎？李先生明察秋毫，怎會相信你想陷害咱倆的胡話。」

他應超群這突然一說，立刻讓眾人想明瞭究竟真兇誰熟，紛紛看着他們。

「大家不要這樣看着我，假若我知道，早早便道出來，怎會隱瞞、招人懷疑呢？」

場中人大部份都點頭認同，唯獨「豈有此理！應超群，你們明明就是真兇，竟然還裝模作樣，想蒙混過關？」

「你和安守業的對話，已經被我聽得一清二楚，當年是你建議安守業，找人幹掉李煜國，籍此打擊李先生的精神，以為可以就此奪取中國首富之位。

怎料卻讓他更專注事業，令你們的距離拉得更遠，今天可謂自食其果、怨不得人，咱倆只是棄暗投明而已，請李先生明鑑。」

「哼!簡直是歪理，當年收了報酬，還貪得無壓賴在公司，硬要安先生給你們增一職位，以作長俸，今天居然還來敲詐最大受害者遺屬，籍以致我們於死地，真是丁點兒人性也泯滅。

嗚嗚～嗚嗚～我是將死方之人、其言也善，但請李先生再次調查，切勿輕信此人，以免眾無辜死難者不得安息，嗚～嗚～」

「哼！死到臨頭，還想寃枉好人，李先生才不會相信你的鬼話，就此放過仇人，別再演戲了！」

眾人對他們的各執一詞，無不抱着疑惑的態度，爺爺等受害者遺屬更開始、、

命轉乾坤第七十一章（稀客來訪、法家門人）

命轉乾坤 第七十一章（稀客來訪、法家門人）

此時智叔卻於外頭圍牆縱身躍進來，立馬把眾人的注意力吸引着，皆因圍牆足有兩層樓高，要算身手了得，亦未必辦到，由此推算他的輕功實屬頂尖。

而且事非緊急、不會這樣子進來的「老爺！我查到、、」他的耳語極其輕聲，令眾人無從得知當中內容。

「易克光！你先把他們鎖到雜物房、聽侯發落，沒有我的批準，誰也不能見他們，包括公主在內。」

「是，老爺！」他即時叫上夏氏兄弟行動，爺爺此舉卻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爺爺！究竟何事？」浩恒剛拋低這句說話，便被他招到其身邊耳語一番，聽着聽着更全身一震，露出驚怒莫明之表情。

「甚麼？可能找到真兇的線索？」

「爺爺、智叔！真的嗎？」

「詳細情況仍未知道，但已有証據顯示是當年的代泊司機所為，只待消息肯定我便動手。」

此番說話聽在真兇耳中，未知作何反應呢?只把平原君給嚇出一身冷汗、微微抖震，應超群則仍舊鎮定如桓，一派從容自若。

宋菲菲到達玫瑰園，已是黃昏漸過，天色正慢慢地昏暗下來，對於忽地有陌生人來訪，的確讓爺爺等人意之外，更令到月兒不知如何應對。

經爺爺考量後，為免讓她懷疑，只好吩咐月兒和浩恒接待，盡快把她支走，其餘人等則不得與其接觸，以免露出端倪。

「安夫人！請用茶，未知突然到訪、所為何事呢？」

「哦！其實我曾給你掛了電話，是想找着寅兒的，但你未有接聽，一時情急便接登門，還望不要見怪。」

「怎會呢？只是安寅不在這裡，我們也不知他在何處，要勞你白走一趟了。」

「啊！原來如此，那我便告辭、、哎～那邊一位，不就是鐵哥嗎？」

「唉喲！那不是菲妹嗎？怎會這麼巧，多年不見、依然美艷動人呀！」

「你真是一點兒也沒變，變的只是那張面具，你為何會在這兒呢？」

「我是應邀前來堪輿命理的，而且還帶同妻女呢！」

「原來你已成家立室，真想不到啊！」

爺爺已經千叮萬囑過所有人，唯獨是漏了這個鐵算子，更令他們意外的，是他竟然（適時）出現，形成了這個聚舊的温馨場面，當堂存在很多變數。

「哎！既然一場來到，可否請你為我察看命理呢？」

「當然可以啦！只是、、咕～嚕～」

「啊！咕～嚕～哈哈！」

「是時候要祭祀五臟俱全廟啦，就讓我代李先生招待你。」

兩人為了肚皮子同時在叫，相視而笑，他居然還自作响導，引領她往飯廳之方向，浩恒不得要領，只好着月兒通知爺爺，然後跟隨其後。

爺爺聞言拍枱大怒「豈有此理！這臭傢伙真不知好歹，竟敢招蜂引蝶？」

「老爺！要把那個女的也綁下來嗎？」

「不！爺爺！她與此事無關，待她吃過飯後，再送走未遲！」

「對呀！有安寅在手已經足夠，加之還有陳榮兩人，犯不着再添新囚，待得事件告一段落，便把他們都放了吧！」

爺爺聞得月兒之言、亦感有理，便着他和素芯監視神算子，以及分隔開應超群兩人，避免再有紕漏。

飯廳內，鐵算子居然毫不忌諱地，介紹妻女與她認識，仿佛完全忘記了，之前提到四大美人之事，而鐵夫人亦表現出落落大方，純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啊！原來鐵夫人是（法家）門人，據聞這門派有很多不同法術，可否道來聽聽，讓我增廣見聞？」

「當然可以，難得你有興趣，其實在我故鄉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法家流派，主要是修習(六壬神功)，俗稱(神打)的一種法功，此功能刀槍不入、水火不侵、、」

正於此時「啊!如此神奇?有機會真要見識見識!哎!應先生!這麼巧你在這裡?」

「是呀安夫人，我剛巧有公事到此，亦有幸得遇鐵前輩，故此留宿數天，以便能請教命理！」

「哎！如此說來，我是否也可以留宿於此呢？」她居然厚顏無恥地向浩恒作此要求，純然令他不知所措。

「安夫人！在下不能作主，待我請示老爺再向你回吧！」他話剛拋低，月兒兩人便步進飯廳，可惜已經太遲。

至於鐵、應兩人則在不斷和她閒談，一副久別重逢的模樣，暫時忘記了較早前的（公審大會），浩恒

連忙着素芯通知爺爺。

「甚麼？他娘的，又多個應超群，這個臭傢伙在打甚麼主意？」

「爺爺！聽聞兩人原本是一對，後來被安守業橫刀奪愛，可能對她還未忘情，會否為她、、」

「唔、、這樣吧！先答應着她，但要密切監視他們一舉一動，隨時向我匯報！」

素芯聞言便點點頭，隨即將他的指示通知其他人，獨剩下智叔留在房中。

「老智！假若真如素芯所慮，他大有可能為她劫走安寅，你今晚必須徹夜監視着他，絕對不能讓此等事情發生！」

隨着智叔點點頭後，便又從窗口縱身一跳，似乎已經對此習以為常，爺爺正自心煩，亦無霞理會他的（自殺式）行為。

鏡頭轉回飯廳之處「而我所修習的有以下多項，包括（打小人）、（問覡）俗稱（問米）和（延年續命）等，大都是以替人消災解難為原則。」

「哇！真厲害，這麼多種法術，那何種最為高深呢？」

「每種都各擅勝長，實在難分高下，當中以延年續命最為高深，因為修練須時，至小要十年才略有小成，所以大都從兒時學修，像、、我女兒這般年紀吧!但最多人要求的，以首位居多。

皆因施法簡單，故收費便宜最受歡迎，又或許由於現今的人太多煩惱，爭執磨擦不斷，致使樹敵無數，打小人便是替他將不滿甚或仇敵的人，向他施以法術、令其不利。」

「啊！那被施法的人會有甚麼反應呢？」

命轉乾坤第七十二章（嚴懲夫君、三大法術）

命轉乾坤 第七十二章（ 嚴懲夫君、三大法術）

此刻在雜暢物房內「救命呀!月兒!快放我出去!我要通知父親，應超群那傢伙、、」

「少爺!你還是省點力氣吧!這裡位處地壚，而且隔音效果特佳，上面是聽不到的。」

「唉!少爺!華弟，我連累了大家，更害了你父親，假若他們再問，我必定把真相和盤托出、絕不隱瞞!」

「受打者會慢慢出現以下徵狀、感到不適，起初會頭痛若裂、、」

她說之同時，忽聞鐵算子在一旁雙手按頭、西色慘白、狀甚不適，眾人觀之、不以為意。

「繼而會四肢無力、渾身疼痛、、」

這次他突感四肢乏力、全身劇痛，伏於枱上、痛苦呻吟，眾人觀之，無不大骸。

「之後便會嘔吐大作、不能控制、、」

他突感胃中一陣抽搐，連忙趕到附近的垃圾桶，大把大把地嘔吐出來、其臭無比，嚇得眾人爭先彈開數尺、掩着咀鼻。

「最嚴重的會腹瀉不止、、」

她還未說完，他已不理儀態，連爬帶滾地朝衛生間爬去，惹得眾人各自猜測。

良久，鐵算子總算是活着回來了，但已面色蒼白、尤如帶病之身般虛弱。

「娘子！為夫不敢了，請手下留情、感恩不盡！」

「唉喲！爹爹你就不對啦，要不是娘親當年見你流落異鄉，盤纏用盡、收留於你，還不理掌門反對、委身下嫁，你哪來現在風光之境。

目下你不知感恩圖報，居然四處留情，緬懷過往認識的四大美人，對我娘態度冷淡，如此忘恩負義，你自問該當何罪？」

「對！對！是爹爹不是、爹爹該罰、爹爹該打，你們快替爹向娘親求情吧！」他說之同時，竟然還自我掌摑。

眾人聞言無不感嘆萬分，天下聞名的鐵板神算，竟然有這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更感慨他居然忌妻無比，一代神算也不過如此。

「哼！這次老娘便略作小懲大戒，假若還有下次，我便會將法術升級，令你生不如、、」

「不敢、以後不敢啦。」

「鐵夫人果然法術高明，那末再升級又當如何呢？」

「屆時便要在驚蟄節進行（祭白虎），用黃色的紙老虎寫上受打者的資料，跟着用生豬肉沾上豬血，放入紙老虎口中，效果將會更厲害多倍，哈～哈！」

眾人聞言，見其態度囂張、引以自豪，無不深感法家法術之高深，當中更有不少人，各自盤算着如何利用呢！

「哎！那問覡又有何作用呢？」

「素芯姑娘問得好！它是專為招來親人亡魂，上施法者的肉身，與陽間的人相聚而施的法，但每次只能逗留約半刻鐘、不能持久，完事後還要送先人下去，着實不容易，故此收費較昂貴。

此舉亦屬（功德法）之一，而法力共分九層，事因損耗精神體力極鉅，一般每次只可招來一個亡魂，但亦偶有特殊情況，屆時可能會身不由己，任其交替出現，不過便會較為危險。

但凡法力高深者，亦有可同時招來一雙的，而最高境界則是連續招來三雙，但此等法力高深者，實屬世所難尋，當年掌門亦只達到第五層而已！」

「鐵夫人！甚麼是特殊情況呢？」

「那便是它們剛巧同時身故、感應特強，或是其一即將投胎轉世，得鬼差寬容所致，更有可能突然被附近的遊魂野鬼，滋擾而出意外，所以並非輕易施法，必須先測過命格是否相容。」

當聽到遊魂野鬼，無不讓眾女感到心裡一寒，而男仕們則自持剛陽過人，紛紛嗤之以鼻，未料一股寒風慕然而至，令到他們突感後腦一涼，冷汗直冒。

茂叔更噴嚏連連，惹得茂嫂急忙為其添衣，即時令小女孩們揚指嘻笑，讓夫婦純感尷尬哭笑不得。

「那末，有可能招不上來嗎？」

「當然有可能！那便是已經投胎，或因生前作孽而受苦，以及罪大惡極，已灰飛煙滅、永不超生，又或成為鬼差、正執行任務，更甚是已得道飛升、位列仙班等等！」

眾人聽聞法術如此神奇，無不抱着懷疑與相信的態度參半，當中一人靈光一閃，暗自突發其想。

「鐵夫人！敢問你現在達到何種境界呢？」

「本夫人現在亦已達到第五層，假以時日必能更上一層樓，突破昔日掌門的境界，屆時領導七十三派，成為法家盟主，哈哈～哈哈～」

當說到盟主之時，竟旁若無人地狂笑，令人深感這婦道人家，其野心之大、不下於六尺男兒，紛紛對她刮目相看、甚或忌彈。

她的兩個女兒聞言，便跟隨着一道笑起來，其笑聲竟然一致地節奏均勻，立馬讓眾人猜測着，她倆是

否也懂得法術。

「那最後的延年續命，是否顧名思義，真有神效呢？」

「公主!這個何高明了，其作用是替人用假死的屍首，來騙過鬼差，同時再為委託人安排，新的名字和時辰八字，當渡過(危險時刻)，便再次施法讓其甦醒，便算完成。

這樣便能籍以延年續命，直有改寫（生死冊）之神奇力量，絕非每個法師都懂，要算是懂、也有法術高低之分，出來的效果便大不相同，更絕非每次都能成功。

小則延長十二個月，多則能達到極限十二年，但施法者會因此而大傷元氣，要算道行高深，一生中極其量亦只能施法三次，但足以讓委託人完成某些心願，無悔無憾，故此亦索價不菲，並非平常人能所使之法。」

「哎！如此神奇，真的還是假的，那樣豈非不用見佛祖？哈哈～哈哈～」

「嘿～嘿，智叔言下之意是不相信了？」

「怎敢，只是未有憑證，不敢苟同而已，況且在下乃學武之人，從來只信佛祖和自己的一身本領，未敢對別家學術存有幻想，免得將來飛升極樂，無顏面對佛祖也，嘻嘻！」

他的嘻皮笑臉，惹來不小跟隨的笑聲，適時緩和了大家對法術的迷信，亦好讓眾人暫時收起胡思亂想之心思，免得被騙了也不自知。

但卻惹來她母女們的記恨，三雙怒目正狠狠地逼視着他，而他卻好整以暇，一副準備吃飯的姿態，令到氛圍不太對勁，小昭連忙分散眾人注意力。

「啟稟公主！這是你送贈之香精，我們深感無功不受祿，故此決定將之歸還，懇請另覓佳人，以免白白浪費一番心意。」

命轉乾坤第七十三章（誤中副車、晚不安寧）

命轉乾坤 第七十三章（誤中副車、晚不安寧）

眾人無不大惑不解，若蘭更即時和公主三人圍成一圈（退庭商議），明顯是感到當中或許有詐、一時之貓膩也。

未幾「既然小昭姑娘有自知之明，本宮亦不便勉強，只好轉贈有功之仕，段公公！你屢立功勛，這個就賜給你啦！」

「回稟公主！臣最近於少林寺未竟全功，實不敢領受如此厚愛，屠主廚則不同了，早前的玫瑰齋菜、更勝少林，理應嘉獎！」

「這何不對啦！讓公主品嘗美酒佳餚，實屬責無旁貸，豈敢存有邀功之念，馮玉祥就不同了，他於昨天大發神威，曾替公主生擒仇敵、實屬佳作，應該受獎！」

「末將怎配呢？易克光則不盡相同，他視力非凡，方圓一里之物皆看得清清楚楚，此物實應配他！」

「不！末將只屬微末道行，智叔則不同了，他曾生擒姓陳之賊匪，如此大功，實屬當仁不讓，此獎該給他！」

他們互相推卻着這份獎賞、不敢接受，令一眾賓客百思不解，尤其是宋菲菲，她已經嗅到香精的獨有香味，不知不覺間正被其吸引着。

「不成！末將純熟一時僥倖，反之石博士則不同了，昨日之役他尤為英勇，實在是諸臣之塝樣，此獎非他莫屬！」

「那在下就卻之不、、」

「不！家父年已中旬，此等極品實乃年輕一輩，或女仕之敫物無疑，不若就賜給、、素芯吧，嘿～嘿！」

「不！民女最近的皮膚敏感，實不能使用香精，月兒則不同了，她的一雙手何等保貴，必須用此極品不可！」

「甚麼？秀姐多年為玫瑰園出力，正是無功勞也有苦勞，此獎理應給她、不作他選！」

「哎！不成，我們忽略了一位貴賓，今晚有緣相聚，此等極品應該贈送給她！」秀姐所指的正是宋菲菲。

眾人不禁露出稱心如意的笑容，她亦老實不客氣地接過那瓶香精，繼而往鼻子前一嗅，然後高興地收入手提包裡。

當晚她便即時使用那極品香精，還邊用邊哼着歌兒，滿享受的神態，但當晚並不寧靜，先後有多起事情發生。

「小昭！未知安夫人是否正用那極品呢？」

「依我看，她十有八九正在享受呢！」

「是否享受還未知道啦，不過就一定畢生難忘了，哈～哈！」

「咦！小知！為何這樣說呢？」「因為我巳、、」

「哇！不是吧？弄不好可能會很嚴重的，難怪你們着我不要用它！」

「放心吧，小真！我只是滲入了丁點兒而巳，殺傷力絕對不大，原意是用來對付公主等人的，怎料卻被她領去、、」

「算了吧，或許這是天意，讓我們代段大哥，教訓安寅的母親也說不準！」

「對呀！這何是我們天真無邪教的，第一起任務啊！」說完後還齊聲笑出來、狀甚滿意。

囚室內「唏！你們三個臭傢伙，好好吃做個飽鬼吧，免得閻羅王責怪我們招呼不周。」

「易克光！可否轉達老爺，我們有要事相報。」

「嘖！與我何幹，我為甚麼要幫你們？」

「小兄弟！只要你肯幫我捎信兒，這些全都給你！」

「對！我們的也給你、求求你！」

「唔，我儘管試試吧，但不要期望太高，甚麼消息快說！」「是這樣的、、」

一刻後又有兩人到地壚「怎樣了，是否有消息、、」

「嘿～嘿～會有甚麼消息呀，安寅！」

「怎麼會、、是你們，哼！想怎樣？」

「還用說嗎？當然是來看你們落難的模樣了，而且你母親巳經落在我們的手中，哈～哈！」

「我不信！娘親怎會突然在你們手中？必定是騙我的！」

「安寅！他沒有騙你，是我親眼所見的！」

「當年的事的確是父親不對，但與娘親一點關係也沒有，希望你放了她！」

「這個我何不能作主啊，不過你放心，她這般美艷，正享受着貴賓的招待呢，哈～哈！」

「你說甚麼？豈有此理，不要走、快回來、、」

「唏！不要衝動，或許是他胡說，刻意刺激你呢！」

雖然陳華這樣安慰着，但他們知道浩恒的性格，不是會隨便胡言亂語的，純然令三人多了一份憂慮。

此刻在爺爺的房中「甚麼，此話當真？」

「陳榮是這樣說的，小的聽他言之鑿鑿，不像是為求活命而耍手段。」

「易克光！假若是真的，便是大功一件，待我查明之後，再論功行賞！」「多謝老爺誇獎！」

「老智！要加緊調查了，我已經收到消息，他們會於八天後票決！」「是，老爺！」

同一時間，在沐浴更衣的宋菲菲，開始感到不對勁，身體不單癢斯斯的，繼而還有些微紅點浮現，令她不住抓癢。

不一會已紅腫片片，唬得她立馬停下來，改用消毒清潔液塗抹，才稍感舒暢，繼後便上床，但卻久久不能入睡、癢不湛言。

又一刻後，地壚附近正有一條黑影，躡手躡腳地靠近雜物房，來者輕手把門打開，似是不想弄醒內裡的人，一雙狡猾多詐的狐狸眼，正在不斷探索他的目標。

由於囚室昏暗，只能從衣服辨識，待得探明之後，立馬便不由分說，一把扯着他的衣領，另一掌則貫勁，朝他迎頭拍下，同時露出極度陰險的笑容，當他滿以為得手之際、、

橫裡卻電射出一拳，向施襲者迎面轟去，只聞（嗡～嗡～）的破空之聲大作，逼使他不得不鬆開獵物、避過來招。

那一拳未到，拳勁已隔空轟在大麻石牆上，爆出（轟～隆～）的沉响，足証這拳勁道殊一簡單，絕非自己所能比凝。

神秘人驚見囚室竟有此等高手，暗想必是爺爺之所為，為防人証被滅，故特派高手保護，但勢想不到以己之武藝、竟然失手，方始感到對方功力深不可測。

痛定思痛、既已事敗、跋腳便跑，以免聲音驚動其他人趕來，屆時便原型畢露，但囚室的人卻未見追來，似乎並非他的敵人，不禁讓他胡亂猜測起來。

而囚室內「多謝前輩相救！想不到那廝如此毒辣，想殺人滅口，要不是得你出手，相信我們三人全都命喪於此。」

「我是死有餘辜，但他兩人卻與此事無關，望前輩救出他們，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哎！話說在前頭，老夫只能確保你們在這裡的安全，其餘事情皆不會過問，你們還是好好休息吧！」

老者斬釘截鐵的推卻，禁不了讓三人大失所望，把以為另有轉機的心情、一掃而空。

命轉乾坤第七十四章（夢遊神技、互相懷疑）

命轉乾坤 第七十四章（夢遊神技、互相懷疑）

另一邊神算子的房外，亦有一條暗影，正用工具把房門打開，只見他純熟的手勢，不消一刻，便伴隨着（咔～）的微响打開了，但見他先確認房內人巳然熟睡，才躡手躡腳地進去。

首先便尋找他的目標，不一會便面露喜顏，似是巳有所發現，開始放輕腳步，朝與他相距十餘尺的衣柜，前邊兩個（相金箱）步近，原來此人是瞄準了它。

當他移動的同時，忽聞（哎～）的一記微响，嚇得他不敢輕舉妄動，慢慢回頭察看聲音出處，只見其中一個小女孩正呻吟着，似是做夢之中，但未有醒來。

於是他再向目標進發，才剛踏前不足三尺，便又忽聞一聲微响，這次回頭一看把他嚇着了，只見另一個小女孩正坐起身來，睡眼矇矓地似醒非醒的，登時又讓他不敢移動半分。

接着她竟然緩慢地起床，朝着他的方向走近，令他誤以為發現了他，正想着是否要撤退，怎料到他附近時，便徑自直行而過，原來是要去衛生間。

不過才十數秒，便又讓他打消了這個認為，皆因她行到門前，便又轉身回到床上，此等行為起先令他大惑不解，但隨之而來的一切，才令他了解是怎麼回事

只見這個剛趟回床上，他就又繼續前進，才不到五秒，另一個就重覆以上動作，未幾，連鐵算子夫婦也像她倆般，先後重覆着此等毫無意義的行為。

而且還很有節奏地、巡環不息，到最後居然還把兩個相金箱，搬上床上、雙擁入眠，然令他嘆為觀止，不得不放棄目標而去。

平原君房內「師兄！你知道嗎？原來鐵算子一家有（夢遊症）的，而且還很嚴重呢！所以便無功而還啦！」

「哼！他們這點小錢算不了什麼，不要再打它的主意了。今晚我遇到的，才是絕頂高手，比之那個叫業智的還要厲害，竟能隔空吐勁、直達三尺開外，要不是閃避及時，恐怕、、」

「那麼厲害？那豈不是和師父的修為差不多，目下應該怎麼辦？」

「幸好囚室昏暗，我也看不透此人的真面目，相信他亦不例外，只要你裝作若無其事，察看大家的反應再作定奪吧！」

翌日一早，中原航空的董事會上，剛剛達成了一致，決定七天後票決收購議案，登時讓安守業一伙大表緊張，無不想即時找來陳榮，了解李正豐的想法。

但卻遍尋不獲，令他們心如懸石、惶恐終日，他久經沉思之後，決定親身上玫瑰園一探究竟。

回說玫瑰園內「哎吔～救命呀～」這把淒厲的尖叫聲，幾乎把所有人都引來一窺究竟，首先到達的是誰？

「安妹！你怎麼樣了？發生甚麼事、快開門吧！」

鐵算子着緊地詢問之際，其他人亦已相繼趕到，沒多久，房門從內裡徐徐打開、、

「哇！有鬼呀！」為何眾人這樣驚恐地喊叫呢？皆因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張滿臉紅腫、班點處處的人皮，直有（聊齋）裡頭，（畫皮）之角色無異。

更有人因太驚嚇而迅速開蹓，只剩下數人關心她的情況，包括所有賓客，和浩恒、月兒、素芯等。

「安夫人！為何你的臉會、、你慢慢道來，看我何否為你醫理？」

當下她便把用過香精的，以及出現不適述說了一篇「哦！原來如此，待我先看看香精的模樣，再作定奪吧！」

「哎？依本神算看，這個東西不是變了質，便是被人下了手腳，莫非、、」

「鐵前輩！難道你懷疑某人，對安夫人不利？」

應超群此話一出，大家無不面面相覷，貌似是想到一塊去。

「這樣吧！我先送安夫人到醫院治理，以免她的病情惡化！」

未待浩恒回覆，應超群已着手替她執拾隨行物品，似乎是想借勢開蹓。

「哈哈～哈哈！應先生是我的貴賓，此等差事，哪用得着勞動你呢，還有更重要的事要你去辦啊！

夏戰書！你和小知送安夫人到正豐醫院治理，記着通知他們是我的吩咐，要叫最好的醫生，盡快為安夫人把病醫好，所有醫藥費都掛在老夫的帳上，明白嗎？」

「知道，老爺，安夫人請！」

隨着爺爺的出現，立刻將他的鬼主意消滅，唬住了所有人，亦間接告訴眾人，未得他的肯首，絕不容許應超群兩人離開。

而通風報信者，正笑逐顏開地，點算着她手中的鈔票，她正是新來的阿花，看來她尋找到一條發財之路。

當眾人散開之後「你們給我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着他們一舉一動，老智已經調查着他們的底細，尤其是姓應那廝。」

「爺爺！安守業那邊又如何？」

「放心吧！中原航空那邊我自有打算，我承諾大家有生之年，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他的，我要他嘗到失去一切的滋味，嘿～嘿！」

「浩恒！這個終極任務，我相信你當之無愧，而且還是夢寐以求，你出去之後如此這樣、、」

三人聞言，無不大感震骸，因為他們從未想過，爺爺會在心裡有此打算，紛紛認為他的手段極之高明，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爺爺！真不愧是老江湖，果然好計謀，這樣便能一箭雙鵰，哈～哈！」

爺爺、月兒和素芯從未見他笑得如此暢快，無不同聲開懷大笑，同時把心中的怨恨發洩出來。

現在看來，這個陰險而熟悉的笑容，或許是一眾遺屬最想看到的，因為代表血海深仇必然得報，正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

囚室內「哎！剛才的是甚麼聲音，你們有聽到嗎？好像是母親的聲音，難道、、」

「不會的，一定是你昨晚被姓段的影響，才會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出現幻聽罷了。」

「對！我也認為不太可能，她未必知道這裡，除非、、」

「除非甚麼？榮叔快說！」

「除非是月兒說的，因為她曾向我打聽你們的關係，我便把月兒的聯絡方式告之了她，莫不是、、」

「不會的，榮叔你胡說八道，月兒不會害我娘的，快開門呀，我要出去救人呀，嗚～嗚～」

命轉乾坤第七十五章（暗使狠招、高人輩出）

命轉乾坤 第七十五章（暗使狠招、高人輩出）

後花園內假石山旁「甚麼？消息準確嗎？」

「當然準確啦，是鐵前輩親口確定的！」

「好吧！這是你的情報費，記着假如收到甚麼消息，立馬通知我！」「得令，軍師！」

此人點算着手中的鈔票時，正露出笑逐顏開的咀臉，咦？怎麼像是某人呢？

平原君房內「師兄！怎麼辦？姓李的貌似是發現、、」

「哎！不必緊張，我告訴你資料早早便已銷毀掉，除非是他，但我肯定他於多年前移民美國，姓李的不太可能尋得着。

所以你只須閉緊咀巴，一隻，不！半隻也不要吐出來，那末亦奈我們不何，至於中原航空，來這裡之前我已留下一手，可分化安守業的人，其餘就留待斯主席自己看着辦吧，哈～哈！」

平原君聽得師兄之言，無不深感其計劃周詳，實在是非常可靠，亦是一個可怕的敵人，禁不了心中一凜。

中原航空內正有不小傳言，伴隨着它們曠散開去，公司內的人無不收到一份傳單，上面印刷着關於收購細節，以及股份比例，明顯是惡意宣傳、擺弄人心。

安守正等人當然亦不能倖免，視之無不大骸，驚魂未定之際，忽聞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副董事長！不好了，有很多記者在外邊想進來採訪，公關部的人正拖延着，你快下去、、」

安守正二話不說便領頭衝出去，其餘人等紛紛跟隨其後，狀甚緊張萬分，顯然是想不到，對方會來這記狠招，因而全無防備、狼狽不堪。

「大家請讓路，副董事長有話要說。」

公關部的人一揚聲，當下所有人都站於兩旁，靜待安守正的發言，未待安守正整理好思緒，已有一人排眾而出、搶先開腔。

「本人相信大家都是，為了這些傳單而來，但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些全部都是百奧，在幕後策劃的謠言，就是為了達成惡意收購，請各位傳媒朋友不要輕信。

另外中原航空營運上並沒有問題，而且正和其中一間龐大的集團，洽商合作方案，但絕非百奧，我們很快便會達成協議，屆時便會向公眾公開，請大家耐心等待。」

「宣傳部長！據聞現在你們的股權不足兩成，比百奧略微小了一個巴仙，請問你們會如何應對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將會有大財團注資，所以百奧所持的股權略多，根本無傷大雅，甚至毫無影響。」

「那末，可以公開洽商的大集團，究竟是甚麼名字嗎？」

「對不起！因仍在洽商，我們有責任為該集團保密，請各位不要胡亂猜測，多謝合作！」

此人名（習奇謀），是新近到來的宣傳部長，可謂人如其名、冷靜沉着，三言兩語便替安守正，把這些記者羣招呼過去，而且還暫時穩定了軍心，實屬能言善辯之輩。

更明顯是並非百奧與及應超群的人，當記者羣散去後，他們立刻簇擁着他到會議室，到了這刻，安守正等人才敢呼一口大氣，可想而知剛才情況多麼危急。

「習奇謀！剛才幸好有你，否則可能巳、、你到中原多久了，之前是幹甚麼的？」

「回副董！我來了近一季，本來是想重投企劃部的，但被總經理分配去現在的崗位、、」

「甚麼？又是應超群那廝，像你這樣的人才，怎可大材小用，屈就於宣傳部呢？」

「對呀！副董，目下形勢危急，理應為才是用，古有名言：（難得將才、更勝萬軍）呀！」

「習奇謀！你也知道中原現在的情況，何有良策、不仿直言，讓我們參詳一番？」

「各位！首先我要表露我的身份是、、」

眾人聞言，無不為其遭遇驚嘆不已，更痛恨高高在上的人之手段。

「我知道你們派了陳董去請李正豐出手，不過遲遲未有消息回覆，必然是出了岔子，恐怕兇多吉小，所以我勸大家不要再存有寄望，必須通知主席回來、以免有所差池。」

「當真！我也覺得不太對勁，快快通知大哥回來，否則送羊入虎口、大大不妙。」

「另外，我有辦法可以改變劣勢，剛才的傳單內容失實，你們所持的股權其實比百奧多！」

「啊！此話何解？難道我們計算錯誤嗎？」

「不！副董你們沒有計錯，只是忽略了其中一人！」

「居然有這樣的人，是誰？」

「副董！主席得知消息，現正趕回來，真是萬幸！」

「非常好！只要大哥安然無恙，便能扭轉乾坤。」

「她便是安夫人！現在持着中原三個巴仙的股權，雖然不多，但足以和百奧看齊！」

「要算是這樣，也不能把百奧這羣傢伙踢走，危機依然未除！」

「辦法倒還是有的，不過要忍痛割愛，將安家大宅和名下數部房車，向銀行抵押，相信能再添一個巴仙。」

「才丁點兒，實在未能讓人安心啊，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這個嘛、、那何是要兵行險着，我不敢説、、」

「形勢已經如此，實在刻不容緩，你儘管道來聽聽！」隨着他的一句說話，習奇謀便把他的險着公開。

「甚麼？這何真是非常兇險啊！必須等大哥回來商議才能決定。」究竟是何險着容後便知。

鐵算子的房內「爹爹！那個姨姨真的是因為，用了那個才會這樣嗎？」

「小美別怕！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所致，我們手中的並不一樣，可以放心使用！」

「相公！出了這等大事，名堂會否受損，我們還可以在這裡做生意嗎？」

「必須找出真兇、還我清白，否則我鐵板神算，以後還怎麼在江湖上立足？」

「爹爹！還有昨晚的賊子呢，我現在想起還很害怕啦，嗚～嗚～」「我也是呀，嗚～嗚～」

「別怕！有爹在，小美、小麗真聰明，竟然臨時想到，假裝夢遊來騙過賊子！」「嘻～嘻～」

「對呀！幸好我們配合演了這一齣戲，才不致失去兩箱相金，但可惜當時太暗，看不出他究竟是誰呢？」

「必須揪出這個臭傢伙，狠狠地懲罰、以儆效尤，否則真是睡不安寧，呵～唔！」

命轉乾坤第七十六章（各有軍師、盟生怪念）

命轉乾坤 第七十六章（各有軍師、盟生怪念）

正豐醫院內「安夫人！幸好你來得及時，此刻只待針藥生效，便會消炎退敏，但必須戒食、留院觀察。」

「醫生！那會否、、留有疤痕、影響外觀？」

菲菲顫抖着問醫生，旁邊的小知隱隱然心頭一戚，戰書看在眼裡純感疑惑。

「放心吧！只要你依時吃藥便會回復原貌！」

三人聞言，不禁同時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與放下心頭大石無異。

「哎！你倆也嚇着了吧？」「不、、怎會呢？」

「究竟是誰弄的鬼呢？居然敢向安夫人動手？」

公主房內「哇！大家見到嗎？安夫人的皮膚變成這樣，尤其是面部，簡直與鬼無異！」

「是呀！大白天尚且如此，要是晚上豈非把人活活嚇死，哈～哈！」

「對呀！假如是我，不立刻去自殺才怪呢！哈～哈。」

「公主你還笑的出來嗎？你們想想她的成因？」

「我們怎麼知道？當一見着她已被嚇跑了。」

「是呀！小逸還首先大喊有鬼呢！」

「才不是我，是小悅你最先尖叫的！」

「唏！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我收到驚人消息，她是用了昨晚那瓶香精，才會變成這樣子。」

「甚麼？難怪小昭她們會甘於捨棄啦，原來是動了手腳。」

「哇！幸好本公主聽從軍師之見，否則便會變成這樣的（活死人）！」

「公主！她們顯然是有計劃謀害你的，我們必須施以還擊呀！」

「那麼軍師有何妙計，可以一雪前恥，甚至把她們一網打盡呢？」

「唔、、公主！我們可以如此、、這般、、哈哈！」

「果然不愧是猛鬼軍師，哈哈、、」

百奧公司內「豈有此理！應超群那兩個傢伙到底去那了，該不會是、、漏夜潛逃了吧！」

「斯主席！不會的，他們是去了玫瑰園，現在應該已經讓姓李的出手，加入對付安守業他們，而且我還根據他的指示，剛剛散發了收購傳單，相信過不了多久，中原便會陷入混亂之中。」

「當真！仇中原！我視你為軍師，但怎麼中原的股價，今天竟然有所回升，反之我們的股價卻下跌呢？」

「斯主席不必担心，所謂久跌必有一升，股票市場便是這樣，只屬曇花一現，我們只須繼續購入中原的股票，籍以能壓過他們，收購必將成功！」

「唔，就這麼辦吧，七天之後中原便是我的，哈～哈！」

看來百奧的斯主席是志在必得，笑得何其燦爛，但全然沒有察覺，仇中原的笑意比之更深，似是比之得益更大更深。

中原航空內「守正！幸好你通知及時，差半刻鐘我便去到玫瑰園，現在還未有陳榮的消息嗎？」

「安董！他們兩兄弟也聯絡不到，恐怕已、、遭遇不測！」

「不錯！李正豐並非善男信女，否則也不可能蟬聯首富二十年之久，他的手段相信不用我說，大家也都清楚，就以我父親的下場為例！」

「說來也真揍巧，你父親習仲謙和我曾經有生意來往呢！真想不到他一手搶辦的（奇妙公司）也是被百奧吞併的，而且還因此令他自殺未遂，變成植物人、長睡病榻，更令你苦不堪言。」

「不錯！在公在司也要先把百奧趕走，保住中原才能與正豐爭一日之長短！」

「那麼大家認為，習軍師的方案如何？」

「大哥！事到如今，這可能是唯一活路，輸了就失去多年心血，屆時便會像奇妙般，放胆一搏還有一線希望呀！」

「對呀，安董！時間無多，要把握這宝貴的七天啊！」

「習軍師！依你看，成功的機會有多小？」

「安董！在下自問只有三成把握！」

「好！三成足矣！兵貴神速，在這七天裡要將百奧的陰謀粉碎！」

正豐集團大本營內「浩恒！怎麼樣？收購到多少？」

「爺爺！事前我已散發負面消息，相信不用多久便有反應，故此不能操之過急，要先待價位下調，才有十足把握。

為免被他們發覺，我已組成上百人的團隊，利用過百個帳號，分別趁低吸納，目前雖然不足半成，但相信不用七天，必定能把它併購入正豐之內。」

「好！我就在玫瑰園等你的好消息，應超群那廝我會看着辦，你不用担心，哈～哈！」

兩人幾乎都在放下聽筒的剎那，齊聲大笑起來，貌似是計劃正稱心如意地進行。

看來一場收購戰，要擴張至三方勢力交鋒，到底誰勝誰負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是商業史上，前所未有地激烈的一戰！

玫瑰園內「月兒！我們職責所在，未得老爺的肯首，不能放你進去，請回吧！」

「兩位就讓我見安寅一面吧，就一刻，不，半刻而已，保証不會惹來麻煩！」

當她還在苦苦相求之際，馮氏兄弟卻全然不覺，她的歉疚之情，只有她例外。

「爺爺叫我來送飯食入去，開門吧！」素芯的適時出現，像是為了給她借口而來。

馮玉祥無奈地開門「你們不要太久，否則老爺知道何担當不起！」

囚室內「是誰？是月兒嗎？」「是我，安大哥！你怎麼樣了，這裡有些藥物給你？」

「等等！我娘親是否在這裡，她現在怎樣？快答我。」

「她、、嗚～嗚～」「你哭甚麼？不要嚇唬我、、」

「你娘親已經被毀容，送了去正豐醫院，恐怕、、」

「哈哈～哈哈！你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還有心情担心她嗎？倒不如想想有甚麼遺言，寫下來要強的多啦！」

「哼！素芯，你胡說八道，我娘親不會有事的、、」

「對！一定是她在嚇唬你而已、、」

「月兒！我們走吧！你千萬不要忘了，他父親是我們的仇人，這種人不可以同情的！」

「你們騙我的，快回來說清楚，嗚嗚～不會的～嗚嗚～」

她無奈下只好退出囚室，不期然浮現出一絲內疚的表情，但當想起宋夫人的慘狀，還禁不了盟生出一個怪念頭，還想着如何實行呢！

命轉乾坤第七十七章（私放囚犯、分析案情）

命轉乾坤 第七十七章（分析案情、私放囚犯）

翌日早點期間「老朋友！本神算有感金漆招牌受損，你身為一園之主，必須主持公道、還我清白才是！」

「怎麼個受損呀？不仿說來聽聽～」

「本公主知道，一定是香精事件，對嗎？鐵前輩！」

「老夫正值事忙，既然是此事，就交由公主全權處理吧！」爺爺拋低這句，便着二宝侍衛着他上房。

「公主果然冰雪聰明，還有一事非常嚴重、可否相求？」

「有何要事儘管道來，若然與玫瑰園有關，本公主必定傾力相助！」

「昨晚有賊子潛入我的房中，企圖打老夫的相金箱主意，幸好被兩個小女悉破、才無功而返！」眾人聞言無不震驚萬分。

「甚麼？此等劣事竟敢在本公主的領地發生？我以爺爺的名義起誓，必定會抽出兇徒，就地正法！」

「有公主相助，必然是信心保証，老夫舉家在此先行謝過！」

「那末，早點已吃過，現在便共商案情吧！」

她拋低這句說話之時，用眼神與小逸交換了一次，隨即令小逸暗裡而去。

隨即公主鳳咀一張，為免被她懷疑，眾人不得不一同前往大廳，再將兩起案子逐一舉証，期間若蘭更不斷在她耳邊輕語。

「經本公主詳細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便是兩起案件的兇徒，極、有、可、能、同、屬、一、人！」她還刻意地把最後一句，逐個字高聲道出。

為求要引起眾人的關注，更邊說邊用她的鳳指，向每個人的面上逐一指點，仿似是要告訴他們，她對兇徒是誰已是了然於胸。

眾人瞧見她滿臉得意的神態，除了不知情的賓客，大都認為又是在借題發揮，胡說八道而已，故亦全然不放在心上。

「公主！敢問兇徒是誰呢？」當鐵夫人一問，大家無不臉露緊張的神色，朝着她看。

「嘿～嘿！兇、徒、是、小、昭、她、們！人來呀！快擒拿賊子！」

她的命令一出，立馬便有數人衝出，朝着小昭方向成包圍網，似是早有準備而來，來者何人？

還用問嗎？當然就是（惡人幫）的三大惡人啦！不到一秒，小昭三人已成甕中之鱉。

不單如此，之前失手的馮氏兄弟和易克光，亦加入捉拿的行列，明顯是乘着浩恒與智叔不在，而趁機公報私仇兼且邀功了，但別忘了還有屠一刀在。

「哼！你們想怎樣？憑甚麼認為小昭是兇徒？」

他大喝過後，更和大宝立馬從中穿插而進，分隔開她們，其餘人見狀，自覺地歸附於兩方陣營，至此又形成了對立的局面。

賓客們早早已經觀察出，她們正處於分裂狀況，極輕微的事情，也會惹來一觸即發之戰，貪生怕死的鐵算子一家，當然躲得遠遠的。

但應超群則不同，他正在審時度勢，目下正值園內空虛，只有姓屠的和二宝，他自問假若站於公主一方，合她們之力必能取勝，但昨晚囚室內的神秘高手，才是他最為顧慮之人。

正當他仍在盤算之際，忽聞「公主！既然你認定小昭是賊子，想必是有真憑實據了，可否呈遞給大家一見呢？」

「素芯說的對！無憑無據怎可胡亂冤枉好人？」

「嘿～嘿！本公主就知道你們會抵賴，我現在要求查找宿舍！」

「小昭！不用怕，我們真金不怕紅爐火，就請大家作個見証！」

中原航空會議室內「安董！我剛剛向銀行抵押了安家大宅，以及你名下六部房車，幸好有熟人在內洽談，價格比預期要高出兩成，貸款三天內便會過數。」

「那末，股票方面呢，進行成怎樣？」

「大哥！不能操之過急，最近股價突升，已搶回一成升幅，這都歸功於軍師。」

「副董！在下不敢當，大家敵愾同仇，那只是我的份內事，依目前走勢，應該還有三兩天的升市，我們要在最接近高位才動手，屆時相信貸款可以配合整個計劃。」

「好！幹得好，只要我們齊心協力，一定可以保住中原、踢走百奧、再戰正豐！」

百奧大樓內「斯主席！好消息呀！又購入多一個巴仙股份啦，合共有二十一個巴仙，突破了五份一之數。」

「仇中原！不要忘記，距離目標二十六個巴仙，還差的遠，尚有不足六日，你知怎麼辦吧！」

仇中原只是笑而不答，但卻令百奧斯主席陪同在笑，把收購的一切事項全都交托給他，明顯是對其十分信任。

正豐集團大本營內「爺爺！中原的股價仍然在升，不宜購入太多，目前已有一成，其餘的相信於票決前便能齊備，仍須耐心等候。」

「浩恒！那末，百奧情況如何？」

「那邊的股價正慢慢回落，三天之內，應該會去到某個數字，嘿～嘿！」

「啊！那就照原定計劃進行吧，哈～哈！」

玫瑰園內，當公主領頭朝宿舍方向而去，眾人無不貼步跟隨，只有一人例外，她正靜俏俏地，獨個兒往囚室走近。

此時只有夏大禹護衛在外，她手執一籃子食物，掛着笑意盈盈之態而來。

「啊！月兒姑娘，怎麼到此呢？」

「爺爺見你守衛辛苦，特意着我送來慰問，來！不要客氣，這裡有上等紅酒！」

「那我就卻之不恭啦！」不一會，只聞（咚～伏～）之聲，他便倒地昏睡過去，她立馬從他身上搜索一番，未幾，終於找着她要的東西。

她三步併作兩步跑入地壚，用剛才搜來的小傢伙打開大門「安寅！你們快走吧！」

「啊！月兒，你怎麼會有鎖匙的？難道、、」

「唏！不要說這麼多，快把握機會、、」

當他們想囚室出去之際「你們想到那裡呀？」

此人雖然只是老婆婆，但卻隱透出一股非凡氣度，令人望之卻步、不敢寸進。

「你是、、秦婆？我們有十分重要的地方去，可否讓路？」

「哈～哈～當然不可以啦！雖然並非老身負責守衛，但我夫君昨晚承諾會保護他們，月兒姑娘就不要插手啦！」

「前輩！原來昨晚救我們的高人是秦伯，眼下真的很危急，求求你讓我們走吧，我必須去救父母親，此思此德、沒齒難忘！嗚～嗚～」

一時情急，竟然聲淚俱下、跪倒跟前，讓她禁不住浮現一絲動搖之神色。

「也罷！反正咱夫婦倆已退隱江湖多年，這趟就算老身看不到，快走，不要回頭！」

「多謝前輩高抬貴手，我等必銘記於心！」

四人立馬慌不擇路，滿懷希望地直往大門而上，但出現在眼前的光景，卻把他們的曙光幻滅。

命轉乾坤第七十八章（殺雞警猴、即場挑戰）

命轉乾坤 第七十八章（殺雞警猴、即場挑戰）

但見一羣人正於門外不遠處等候，正是公主等人，為何她們會出現在此？這便要回到一刻鐘前的宿舍外。

「公主且慢！」「怎樣啦？素芯，剛才你不是說要看証據嗎？現在卻想阻止本公主，你們該不會、、是同一伙吧！」

「怎會呢？不過有件事比之更加緊要，假若現在起行還趕的上，否則過後你會後悔莫及！」

「哼！別跟本公主耍花招，快快道來！」

「你們不見有人沒跟來嗎？」她這一說，眾人始發覺失去月兒踪跡。

「哎吔！不見了月兒，她莫不是、、快去囚室！」

就這樣，便剛巧於地壚外，與他們碰個正着，一舉擒下四人。

「哼！姚月兒你這個賤人，竟然私放囚犯？該當何罪？」

「對呀！幸好素芯棄暗投明，否則被你等逃脫，將不知如何向爺爺交代！」

此刻應超群卻在盤算着，大好時機就在眼前，是否可惜故剷除陳榮等人！

「素芯！我知道是我不對，但你也不應該出賣我呀！」

「月兒！你忘記父仇了嗎？還有顏面見他嗎？還有段大哥和這裡很多人的仇，要是被你放走了他們，你將會被千夫所指呀！」

「說得非常好！看來月兒已經是敵人，絕對不能讓她離開玫瑰園半步，人来呀，把她也囚在一塊。」

「公主！正所謂：（有仇不報非君子），何況已經等了十二年，今天卻竟然出現奸細，我建議（殺雞警猴）！」

眾人均猜想不出，素芯竟會吐出此等惡言，無不面露震驚之色，反之卻令他有可乘之機。

「唔，素芯言之成理，四個人質着實太多，應該殺那個呢？」

「哼！既然主謀是我爹，要殺便殺我，與其他人無關，放他們走吧！」

「公主！安寅是人質中之皇牌，暫時殺不得，月兒是浩恒的心頭肉、暫留一命，至於陳華本與此事無關、不殺也罷。

而陳榮嘛、、嘿～嘿～這傢伙何是罪魁禍首，簡直罪大惡極、必須剷除，否則難消死難者亡魂之怨恨

，請公主立斬不赦！」

「石軍師果然分析得頭頭是道，令應某甘拜下風，公主得此賢士，玫瑰園無憂矣！」

得他當眾贊揚，若蘭純感面上貼金、沾沾自喜。

「公主！如此大事，要否先徵求爺爺才決定呀？」

「小昭！你無故替其求情，難道你也是他們一伙？」

「不，怎會呢？只是他們是全民公敵，怎可輕易便殺呢？而且段大哥又不在場、、」

「對呀，公主！還是通知老爺比較穩妥！」

「哼！簡直婦人之見，還說是大清屠家後人，誰個願意為本公主執行刑法、重重有賞！」

公主鳳咀一張，眾人無不震骸、瑟縮不前，唯獨他、、

「末將易克光，願為公主效犬馬之勞！」

數天相處下來，眾人均知其乃世間小人，無時無刻想向公主邀功，反之應超群卻暗自歡喜，無須親自動手，便能除去心腹大患。

「好！易卿家果然忠心耿耿，事成後必論功行賞！」

「哼！屠一刀你們識相點，最好不要插手、壞本公主大事，否則休怪我心狠手辣！」

得公主當眾贊揚，更令易克光自信滿懷，手底下正勁貫雙臂，逐步靠近他的目標，一股死亡陰影正籠罩陳榮全身，令他下意識亦寸步後退。

「喝～吔～」隨着他拉腰坐馬、暴喝吐勁，一招太祖推山，迅速轟向陳榮胸腹之間，此招勁道之猛，比初戰屠一刀之時更甚，大有一招必殺之意。

所有人滿以為此招得手，但忽然狂風大作，橫裡有雙掌以肉眼難辨之速、抵住猛招，登時爆出（波～）的巨响，更把易克光震飛丈外。

突生變數，眾人紛紛細察來者何人，但只見到秦伯夫婦，與月兒她們談話，場中只有五人清楚高手是誰，包括被震退的易克光、屠一刀、大宝和應超群兩人。

其餘人均露出不解表情，還遊目四顧，試圖找尋，當然不果，因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前輩！閣下武藝高强，晚輩決非敵手，但今有任命，還請高抬貴手！」

經易克光這麼一說，餘人方知秦伯夫婦，便是破壞他行刑之絕頂高手。

忽地一把聲音，於空中迴蕩着响起「小伙子！你殺性太深啦！雖知人命宝貴，絕非輕易而來，請收斂吧！」

登時惹得公主等人聯想起，老妖怪－普渡禪師的入密傳音，正當她們不知如何應對之際，忽地兩人排眾而出。

「啟稟公主！難得前輩武藝如此之高，應某正值手癢、想領教一二，也好方便易護衛與其他人，執行公主的任命，以免鳳威受損！未知何否？」

此言一出，若蘭即時向她耳語一番，未幾「既然應先生有此雅興，本公主理應恩准，不過拳腳沒眼，還望大家點到即止。

反之易卿家便無須顧慮，全力執行任命，另外馮護衛三人會從旁協助，直至任命完成。」

「呵呵～呵呵～如此說來，公主是絕不罷休啦？咱倆老骨頭也好久沒有動過啦，正好鬆鬆筋骨囉！」

「老頭子！你何要留力呀，這個姓應的畢竟是賓客，若然傷及了他，便不好向老爺交待囉！」

「晚輩應超群！未知前輩尊姓大名？份屬何派？」

「呵呵～老夫只是一介老花王而已，又哪有甚麼門派呢？來吧，讓我見識你昨晚未曾得手的猛招吧！」

其實他亦猜疑秦伯，便是昨晚囚室內的神秘高手，如今從他口中道明身份，更顯得是一心要保護安寅四人，只是尚未明瞭其中因由罷了。

目下既已挑戰在先，唯有合師兄弟倆與之周旋，望易克光等能把陳榮幹掉，才是其真正目的。

易克光亦沒有閒着，揚手示意馮玉祥三人出動，每人都深明秦伯厲害無比，故對秦婆亦不敢掉以輕心，四人迅速把她們包圍，尋找空隙出擊。

唬得月兒四人退回大門邊、互相保護，小昭等人礙於公主氣焰熏天，故未敢隨便插手，只得在旁觀戰，心裡卻在為月兒等人担憂。

應超群為了增加易克光等的信心，率先摧動內力（喝～嘍～波～）上衣即時被震得片片碎，露出一身勁骨豐肌，殺向秦伯，平原君見狀，立即加入戰鬥，明擺着是以二對他了。

易克光思量了一會，指示馮氏兄弟分頭撲上，而他自己則與夏大禹，聯手對戰秦婆。

馮玉祥兩人輕易便撲到安寅面前，正分別和他們扭打在一塊，已經擒拿陳榮控制住局勢，月兒更被推撞至門邊、受傷痛哭，惡人幫眾同時臉露喜色。

冷不防從旁閃出四人，把馮氏兄弟撞開，原來是一向跟隨秦伯的四名雜工，他們更反攻起來，令到馮玉祥等節節敗退，給月兒等人喘息之機。

命轉乾坤第七十九章（黑砂雙煞、秦家神拳）

命轉乾坤 第七十九章（黑砂雙煞、秦家神拳）

惹得公主牙癢癢不斷跺腳，沒料到素芯比她更緊張，竟然率領小逸、小悅、秀姐加入戰團，雙方純時拉成均勢，引發了一場混戰。

另一廂，應超群了無懼色，竟然正面雙掌攻向秦伯，此招名為（黑砂齊出），秦伯不慌不忙舉拳相抵，登時（啪～呼～）之响不斷，當中竟還帶有輕微烏煙冒出。

一招過後、互相分開，他被震退丈外，秦伯則微退兩步，才剛分開，平原君已攻至，又是同一招，仿似是刻意逼他互拼般。

這次平原君下場一樣，秦伯則只微微欠身，但雙拳表面卻已有微焦，似是被甚麼燙傷了般。

「好傢伙！（黑砂老道）是你們甚麼人？」

「前輩果然是高人、好眼力，咱倆兄弟正是（黑砂幫）弟子－（黑砂雙煞）。」公主聞言，方知應超群兩人大有來頭。

「應先生既然身懷絕技，大可不必留力、盡情發揮，若能取勝自當厚酬！」

「好！承蒙公主賞識，咱倆自當使出渾身解數，望能決勝於微！」

秦婆這邊同樣受到夾攻，易克光為主、夏大禹為副，正鬥得激烈，但見易克光正使出一招，名為（太祖連環），雙拳正面狂轟而至。

夏大禹則騰空而起，飛腳踢向她的頭部、其勢甚速，惹得她先避過來招，才敢以攤掌接易克光的猛拳。

只見她閃身一旁，他猛拳已到，她不慌不忙用攤掌將拳勁一一卸開，令他的攻勢無功而返，但並未因此讓她閒着。

夏大禹又飛踢而至，這次速度更快，一腿剛落空，另一腿又緊接而來，雖然勁道不大，但已然給予他的戰友可乘之機。

（喝～戚～）一招（太祖下凡）隨聲而來，她抬頭一看，易克光已躍至半空，雙拳夾如雷之勁猛轟而下，但此際她正被夏大禹糾纏住、無暇回身。

同一時間，另一邊的秦伯亦不好過，受到（黑砂雙煞）的猛烈攻擊，被他們左右夾攻，逼得左支右絀。

再看安寅一伙，雖然得秦氏四子相助，但本已受傷纍纍，及後素芯四人橫加插手，純然令到戰局由勢均力敵，漸次轉為惡劣。

公主眼見己方人馬取得優勢，禁不住仰天狂笑起來「哈～哈～看來兩個老傢伙也不外如是，居然敢來

作架樑，看來是要受點教訓，才董得本公主的厲害！」

惡人幫眾自當跟隨其後，邊高叫着（公主鳳威、旗開得勝）這口號，邊鼓掌助戰。

若蘭更用眼神向其父示意跟隨，石博士礙難照准，唯有與阿萍、阿安強顏歡笑，參與這違心之行為。

鐵算子一家眼見如此混戰，紛紛不敢靠近、躲於遠處，但又不願離開，無非就是想觀戰而已，全都敵不過好奇心的誘惑。

而小秋等人眼看秦伯等人處於劣勢，無不暗自為其担憂，屠一刀兩人更差點忍不住、撲上參戰，但被她阻止。

「不必緊張、會有轉機。」小昭輕描淡寫的一言，仿佛對秦伯等人充滿信心，餘人紛紛重燃半點希望。

爺爺房中，二宝似是聞得打鬥聲响，正用手勢向其表達。

「唏！此等小事無須理會，而且還有他們在，會出甚麼事呢？由他吧！」

比較劣勢的秦氏夫婦，忽地齊齊暴喝一聲（哎～咤～），猛然聚勁而吐，唬得惡人幫眾心頭一震。

秦婆首先使出（橫山太斗），轉身把夏大禹的飛踢撥開，接着順勢而轉迎上，剛巧與易克光的雙拳接觸，一經碰上純生（碰～啪～）巨响。

易克光被震飛一丈，秦婆則倒退三步，才剛定下身來，夏大禹又殺至，使出勁招（萬馬奔騰），無疑是不讓其有喘息之機。

而秦伯則使出隔空絕技（秦秦善誘），將應超群兩人轟開數尺，暫時拉開距離。

「哼！（黑砂掌）果然厲害，今天便讓你們見識（秦家神拳）的精髓！」

「甚麼？原來前輩便是當年，打遍淮北無敵手的（北神拳）秦家宝？」

超群之言，立馬引起眾人注意，紛紛停下手來，暫時小休片刻、調息再戰。

「嘿～嘿～你既已知老夫名號，還不罷手退下？」

「哈～哈～前輩於三十年前，與我師父（南殺掌）齊名於南北，均是天下四霸之一，想不到竟匿藏於此，委身作一低微花王，實屬可悲可嘆啊！」

「咱夫婦倆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絕不作此助紂為虐之事，何其自由快活，試問到底誰個可悲可嘆呀？哈～哈～」

「晚輩倆乃恩師南殺拳之傳人，難得碰巧遇着前輩，更不能白白錯過此等，可以領教之良機，就讓我倆一睹秦家神拳的神技吧！」

「好呀！老身也讓你倆小子，見識我的（葉家詠春），保証令你們知道老身的厲害、嘆為觀止！」

雙方了解對方底細後，再度掀起一場惡鬥，令到餘人無不屏息觀戰，屠一刀等更是不想錯過。

應超群自持比較年輕，加之與師弟聯手，自信滿懷地率先搶攻，（喝～嘿～）過後，已催運起殺招（黑砂旋風）， 平原君緊隨其後，使出（橫掃黑砂）配合着他。

秦伯得知應超群乃南殺掌之首徒，加之修為非淺、兩人聯手，故亦不敢輕敵，決定主力和他對攻，遊避平原君的攻勢。

（喝～嘍～）催勁過後，先使出（秦秦欲動）佯攻平原君唬住他，逼使應超群來援，待得他將到之際，忽地轉身與之硬拼。

互拼數招下來，憑着超過半世紀的深厚功力，把他震得飛跌丈外，但卻被陰險鬼崇的平原君得手，背門中了一記（黑砂齊出），登時發出（伏～）的微响、附有微煙。

但他全然不作理會，回身向其轟出一記（秦不後悔），爆出（碰～砰～）巨响，平原君應聲飛蹤十尺開外。

另一邊的秦婆亦大發神威，先是一招（撥雲見日）卸開夏大禹的腿招，接着使出（雲踪魅影），全力攻向易克光。

但見她以肉眼難辨之速度，分別從不同方向攻擊他，令其不知她的真身何在，緊接着的一剎那已連中掌、跌倒地上，夏大禹救駕已遲，只來得及把她逼開。

而素芯三人畢竟女流之輩，久戰之下亦未能取勝，加之目睹秦氏夫婦已取得上風，遂着眾人暫時罷戰，退回公主身旁、聽其決策，若蘭見狀立馬出謀劃策、耳語於她。

命轉乾坤第八十章（明臂為奸、各出奇謀）

命轉乾坤 第八十章（朋臂為奸、各出奇謀）

不一會「哼！秦氏夫婦！好大的胆子，竟敢以下犯上，維護囚犯，視公主如無物？」

「呵～呵～老爺曾有恩於咱倆老，大恩不敢忘，自是不敢開罪公主了！」

「對呀！只是我們曾承諾他們，在玫瑰園內會保其安全，故亦不能看其受害，只好插上一手囉，呵～呵～還望公主見諒！」

「對！只要你不傷害他們，咱倆老便袖手旁觀而已，如何？」

「啟稟公主！目前智叔仍在調查，不若暫且把四人收監，待得有進一步消息、再行發落。」

「好！把月兒和三人囚在一塊，今天這帳本公主會記着的，你們好自為之！」

秦伯遂讓馮玉祥等人，把四人監禁於囚室內，但卻不離開，明擺着是信不過她，要留下來監視了。

公主莫可奈何，只好吩咐馮氏兄弟留下監視，大伙撤退回大廳。

「哼！豈有此理，那兩隻老而不，居然是武林高手，公然與本公主對着幹，破壞我的好事？」

「公主息怒！只可惜應某功力低微，未能與之抗衡，師弟因此受傷，更影響你的大事！」

「應先生此言差矣！幸得你們在陣，否則單靠四大護衛，恐怕早早便已敗下陣來。」

「軍師此言甚是，如今兩老妖這麼厲害，他們會否對本宮不利？」

「應先生武藝高強，不若留在公主身邊侍衛、以策萬全。」

「對呀！未知應先生意下如何？本宮自當厚酬！」

「應某亦有同感，只不過、、未知李主席作何想法！」

「爺爺那邊不礙事，應先生儘管答應吧，萬大事由本公主一力承擔！」

她說話之時，還拿出一疊鈔票，明顯是要用銀彈手段。

「啊！既然公主當眾保証，應某便卻之不恭，聽候差遣，但易兄弟他們也有出力，這些理應與大家共享！」

他這麼一說，登時令眾人面露喜顏，公主見軍心大振，連隨便點頭應允。

「公主！你是否忘記了老夫的事呢？」鐵算子適時提醒了仍未消氣的她，登時又讓她雄心壯志起來。

「嘿～嘿～對呀！還有未完之事，大伙兒跟我到宿舍！」

當她們到達之時，只見素芯才從另一方向而來，不禁讓眾人有點介懷。

「啊！素芯！你剛才去那裡了？」

她並不答話，只是舉起已受傷的手，不問而知是去包紮了，眾人也就不以為然。

「公主！為免浪費時間，我建議人三一組、分頭搜查，互相作証、以免抵賴！」

「石軍師果然好方法，師弟！咱倆何要好好學習了！」

「應先生過獎了，這是本軍師份內之事而已，來，大家動手吧！」

應超群再次於有意無意間，當眾贊揚若蘭的本事，除了讓當事人感覺飄飄然，更令公主臉上貼金。

間接令惡人幫眾，把他倆當成自己人，而遂漸對其掉以輕心，而此等情況，全都收進了敵對陣營眼中。

分頭行事果然快速，不一會已搜查完畢，但卻毫無所獲，禁不住令惡人幫眾心生狐疑。

「公主！既然找不到証據，我們便不是兇徒了，理應再查、找出原兇，還鐵前輩公道！」

「唔！小昭姑娘真是深明大義，那末，本宮今天已疲、明日再查吧！」

但見毫無所獲，不能入罪於小昭，爛臭公主竟然拋低爛攤，意圖不了了之，把輸打贏要，發揮得淋漓盡致，本人也要向其多多學習才是，嘻嘻！

大家是否認為公主會就此罷休？這想法便大錯特錯了，她們一行十人，正浩浩蕩蕩向她房中而去，原意是要商議今後之策略，怎料當她打開房門、、

出現眾人眼前的東西，令四小惡人面色大變，只有應超群兩人明白，其餘人則不明就理，因為它們正是香精和相金箱。

為何它們會出現在公主房中呢？這便要倒數回今早，她們一干人等去大廳之際，只有小逸獨自離開。

原來她受命於公主，將眼前的東西偷偷放於小昭房中，企圖插贓嫁禍，讓她們蒙受不白之冤，意圖一網打盡。

接着囚禁起來，再向其行使私刑，此等行為何其惡毒，骨子裡與應超群別無異致，他看其臉色當然明白。

「啟稟公主！較早前素芯並非與我們同行，莫不是、、」

「應先生一言驚醒夢中人呀！八十不離九是她所為！」

「她剛才向公主示好、出賣月兒，參與了一場大戰，還受了傷，為何又會倒戈相向，幫助小昭那賤人

呢？」

「依本軍師看，她和月兒是真的心有蓬隙，加之不能讓她放走仇人，但小昭等人則不同，因為智叔和浩恒不在，她對公主是有所忌彈，故而出手相救，以免孤掌難鳴。」

「石軍師果然精闢獨到，分析得頭頭是道，她們一伙最厲害，相信便只有屠一刀，對嗎？」

「應先生果然眼利，大宝兩人相加亦未必是其敵手，而小秋是其心頭肉，只要把她擒拿、、」

「不！這樣只會令他找瘋，或許會向秦氏夫婦求助，應某有一計可不費一兵一卒，令這兩伙人自相殘殺。」當下他把妙計道出，無不讓人贊嘆不巳。

「但此計尚須一與大家，無甚關係的女子執行、方能成事。」眾人禁不住看向阿花。

而囚室外不遠處「老頭子！你怎麼樣？有傷着了嗎？」

「不礙事！那小子的兩掌雖然不弱，但比之那姓應的仍差的遠，他傷的比老夫還重啊，呵～呵～」

「師祖！假如師父、師母在的話，不把那而個壞傢伙打死才怪！」

「哎吔！你們千萬要沉住氣，凡事不能去得太盡，你們師父、師母便是因為沉不住氣，才會錯手打死人，落得監禁十二載呀！」

「對呀！要不是得李老爺出手相救，他們早便執行死刑啦！所以目下最緊要執行命令，才不負老爺之大恩！」

「是呀！只要等多大半年，便是出獄之時，屆時我們秦氏便能團聚，咱倆老便會歸隱田園，（神拳門）會交到他們主理。」

陳華房內「素芯！為何叫大家來此？」

「因為這裡最安全，她們絕對猜不出來，正好將段大哥與爺爺的計劃，向你們道來，而且剛才、、」

「啊！怪不得找不到証據，原來是你所為，那他們有甚麼計劃？須要我們幫忙嗎？」

「是這樣的、、大約還有兩天，所以必須你們配合，才能成事！」

「但這樣不是很危險嗎？弄不好何是會出人命的！」

「放心吧！屠大哥！屆時無論是我們那個，只要隨機應變、必然成功！」

「好吧！但必須小心行事，不要露出馬腳，否則可能弄假成真，那可真不妙！」

是夜囚室外「馮玉祥！我們來換班的，去休息吧！」

「哎！那她呢？」「她當然是來送吃的啦！」「哎！較早前不是巳、、」

「唏！公主吩咐、、這樣、、」「是，我們走，嘻嘻！」

易克光帶着另一人來換班，自己守在外頭，讓那人進入囚室內，她剛踏進去已被人發現。

「怎麼會是你？」

命轉乾坤第八十一章（上國天軍、私下打賭）

命轉乾坤 第八十一章（上國天軍、私下打賭)

古代，銀城之內、平中殿上，李元年與伏萬君的較量、已然展開，由於早有明言點到即止，故此雙方都赤手空拳。

兩人都施展渾身解數，務求將對手擊倒人前、為主子爭光，雙方拳來腳往、好不激烈，二十招下來，李元年漸處下風。

「公子！小的手癢難耐，請准許參與較量！」

拓跋扈亦看出己方不利，遂點頭應允，拓跋合立即跳到陣內，實行以二對一。

陶詩見狀，唯恐伏萬軍不敵，立馬指示另一護衛，（仇千眾）上陣參戰、平衡實力。

他們更於比武間互換對手，一度拉成了均勢，精彩的比武，更惹來坐上賓客的掌聲鼓勵。

半刻後，比武已進入白熱化階段，由於李元年早段便受傷，現狀已然更是惡劣，戰敗只是遲早問題。「你們兩個給我退下！」

隨着拓跋扈威嚴一語，拓跋合連忙擺脫伏萬軍的糾纏，朝仇千眾位置趕去，替李元年解圍，以免落得出醜人前。

「陶姑娘好福氣呀！竟然有兩位武藝不凡之仕，難怪於清雲觀能力保不失，假若我軍中將士，多些這樣的人才，何愁大事不成？」

「拓跋公子誇獎了！他們只是與兩位將軍戰個平手，根本不值一提，只適合作為我的護衛而已。」

「呵～呵～詩兒！難得拓跋公子有此心意，不若就隨公子到其軍營視察，也好了解夏國公之實力，與及公子的兵馬怎樣威武，如何？」

「好！既然義父這麼說，我們便走一趟吧！」

一刻鐘後，她們登上銀城城頭，已得見城外駐有兵馬，井然有序地等候着她們，明顯是有備而來。

隨着拓跋扈的眼神示意，剛才比武的兩人，即時揮動起手中的旗幟，城下的將領，立馬指揮兵馬移動。

只見他們正演示出不同戰陣、能攻能守，令人嘆為觀止，士兵威武不凡、戰馬威風凜凜，兵器鋒稜銳利，堪稱上國天軍。

陶詩禁不住暗想「難怪他充滿雄心壯志，不單軍容整備，兼且運籌帷幄，比其他周邊小國强得多，連義父亦對其贊不絕口，此人或許能一統中原！」

「陶姑娘！覺得本公子的兵馬如何？不吝賜教。」

「公子有此神勇兵馬，足可爭雄於中原，當今天下能與之匹敵者，實乃寥寥可數！」「願聞其詳！」

「北有大遼，西有吐蕃、大理，中有大宋東有吳越，南有漢、唐兩國，其餘皆不足為懼矣！」

「分析果然精闢獨到，真不愧是陶丞相之千金，如若得姑娘不嫌棄、委身下嫁，與我夫婦同心，本公子必能開創豐功偉業、名揚四海！」

「這要看公子你有何本領，決心多大、志氣多高了！」「陶姑娘！你有何要求、但說無仿！」

「唔、、目前雖然已有單德光，他卻三緘其口，故亦未得藏寶圖，若公子能奪得藏寶圖，小女定當下嫁，與公子締結良緣、共創大業！」

此時忽地有一人一騎急策而至，馬上人全然不顧旁人所想，急步朝城樓登上，當來至拓跋扈身前，李元年兩人並沒有護主在前，明顯是己方要人。

他更即時貼近其身耳語一番，然後舉手作揖而去，當真是行動迅速、來去如風，當他聞得此人捎來信兒，不自覺於咀角流露半絲微笑。

「好！請陶丞相與諸位作証，哈哈～哈哈～」陶詩從他神態中已經看出，他似乎胸有成竹！

安壽宮內「二爺！此話怎講？可否明言！」

「江將軍勿急，大家試着微格分析，我們的計劃只有在座七人知道，而清雲觀之戰和搜查丞相府，卻雙雙被人知悉和破壞，明顯是有人洩漏消息，或者隔牆有耳。」

「對呀！大家都是朕的心腹，朕寧可相信在座各位，也不願互相猜疑，鐵卿家！你先從身邊的人開始調查吧，以免影響營救單大人！」

「臣鐵架遵旨！」「陛下！是否應先前往高神廟呢？」

「對呀！否則不知何時，又讓人捷足先得，那何大大不妙啦！」「皇兄！請讓皇弟去吧！」

「又是你？」「末將願領兵前往！」「甚麼？還領兵哪？江將軍不會以為是去打仗吧？」

「陛下！請准許二皇爺將功贖罪，單姑娘從旁協助！」「對呀！應給予二皇爺機會才是！」

「陛下！為求穩操勝券，二爺帶同藍旗，江將軍則帶上灰旗，兩色人馬、兵分兩路最為妥當。」

「文卿家！不愧朕的智囊，但單姑娘應跟隨那邊呢？」

「唔、、這樣吧，既然方案是智囊所出，那明早便有勞文卿家，陪江將軍走一趟囉，哈～哈～」

「哇？不是吧！微臣只會動動腦筋、說說而已，嗚～嗚～」他的悲鳴即時引來哄堂大笑，緩解不小緊張氣氛。

門外兩人聽得此消息後，其一立馬閃身離開，而另一人則留守附近、繼續監聽，觀其身影，似是上次

監視陶詩的兩人。

幽州城外山頭「啟稟大汗！小的已探明宋太宗明日出發高神廟，屆時會兵分兩路。」

「應先生！經上次一仗，單靠土遁尊明顯是有所不足，是否、、」

「大汗之憂慮甚是，老臣亦有同感，故此我早早便已調派（火焰尊），相信此刻已在開封府附近。

小決！你即刻帶同土遁尊與他會合，你亦來個兵分兩路，假若真是藏寶圖，傾盡全力也要把它奪到手，不可有失、明白嗎？」

「是！徒兒一定不負重托！」當下又收到其師拋來的一面令牌，上面刻有（火）的字樣。

「大汗！我們只須備好慶功宴，靜候他們的佳音便可！哈～哈～」

「哦！看來應先生是滿懷信心了，好！人來呀！替本汗鑄造宝劍一把，若小決能立此大功，便把它相贈，但若失敗啦、、便用它來把他斬首，哈～哈～」

應先生聞言並無驚惶失色，反之小決則於此時、突感心寒，大大的作了一個噴嚏。

銀城之內、平中殿上「陶姑娘！本公子收到密報，宋太宗會有所行動，我會把藏寶圖搶過來，屆時你何不要反悔啊，哈～哈～」

「就憑拓跋合兩人？恐怕沒有這般容易吧，宋太宗的手下不簡單，還有北方叫元顏決的一伙，亦絕非善男信女，萬一他也插一腳、、這樣吧！不若我們作個打賭如何？」

「如何個打賭法？」「我們雙方各派一隊人馬、互為接應，若你方先奪得藏寶圖，我便履行諾言，但假若我方先得手嘛、、此門喜事便就此作罷！」

「好！有意思，我們便擊掌為誓、不得反悔！」（啪～啪～啪～）

命轉乾坤第八十二章（高強廟祝、兵分兩路）

命轉乾坤 第八十二章（兵分兩路、高強廟祝)

翌日早上「皇兄！臣弟等出發了，此番必定凱旋歸來！」

「微臣亦必定奪得藏寶圖，絕不讓二皇爺專美，請皇上備好酒席、以作慶功！」

「好！既然兩位都躊躇滿志，曹卿家！你便替朕凝好酒席。孔夫子！你則打造一面大金牌，刻上（奪宝奇兵）四字，待得他們回來，朕便賞賜予他，哈～哈～」

如是者，三方陣營不約而同，各出兩支人馬，藏寶圖到底花落誰家？請大家拭目以待！

距許城不足五十里處，宋太宗一伙正於一間茶居停歇，而略遲出發的江皆河等，則仍在路上。

「二皇、、」「哎！不是叫你稱呼我作宋公子嗎？」

「是！現在離許城不遠，為何不趕路盡快入城呢？」

「不必着急！稍事休息，對餘下的路程更有利，兩個時辰內必然到達！」

「不知怎的，我感到好像有人沿路跟踪，而且還不止一伙呢！」

「唏！不要太大聲，你道我不知道嗎？但我們目下人手不多，不宜與之硬拼，等江將軍到來才好動手！」

他刻意壓低聲音，不讓躲於暗處的人，發現他已有所察覺，說話之間，還向藍旗的人打了眼色，示意他們小心介備。

不一會，有一伙人自不遠處策馬而至，個個頭戴面紗、只露出雙眼，惹起太宗等人的注目，但他們卻沒有停留，直往許城方向而去。

未幾，又有另一伙人趕到，太宗眼利，見到為首一人正是元顏決，雙方打了一個照面，他一伙人立馬策騎而去，惹得太宗等人未待江皆河到來，便即時起程追趕。

而躲於附近草叢的兩伙人，亦各自緊跟在後頭，此時剛巧江皆河等人已到，見得前面突生異動，當下深怕太宗等人出意外，立即與灰旗從後追趕。

一時之間、演變成六伙人互相追逐，惹得塵土飛揚，嚇着了茶居的客人，雞飛狗跳般、好不混亂，可憐茶居老闆被這麼一搗，茶客趁勢走避，當然無人結帳了。

正在痛哭之際，忽聞其妻拉扯他的衣衫，似是發現了甚麼般，着他一同前往察看，原來有數錠金子，深深地撳入抬面之上。

夫婦倆即時破涕為笑，好比犯了死罪之人，剛剛得到皇恩大赦。

說來奇怪，這場追逐戰的幾方人馬，於進入許城後，似是達成共識般，立馬作鳥獸散，獨剩下太宗等人，在城門口等待江皆河。

太宗深怕單敏會遭遇不測，吩咐四名高手沿途保護她，而他自己亦守候在旁，和江皆河等小心翼翼向目的地前進。

「宋公子！高神廟就在城西兩里處，那些人可能已經趕去了，我怕娘親的靈位會遭破壞，還是快趕去吧！」

「單姑娘！切不可操之過急，剛才那些人數目是我方兩倍之多，假若真是敵人，我們將會陷入苦戰，而且我方在明、他們在暗，必須謀定而後動、才是上策。」

「對呀！二皇、、不，宋公子說得極是，眼下我們先到高神廟、探清情況，取回你娘親的靈位，便即時撤退、不作逗留，馬上回京。」

「好吧、、」於是一行人向着高神廟而去，原本信眾絡繹不絕的，但沿途竟然人跡罕至，氛圍極之古怪，不禁令眾人步步為營。

當她們步進廟宇裡頭，純感一片清然，內裡雖然不大，但仍有小數善信在參拜，太宗忍不住向其中一人問話。

方始知道原來陶丞相當日，接走單德光父女之時，已搜尋過廟宇多番，鬧得滿城風雨，嚇着了一眾善信，故此令到香火大減。

此時有一穿道士袍之小廟祝，似是認得單敏，她亦肯定對方是廟宇內的人，遂主動向其打探。

「啊！你不是單姑娘嗎？自從你們離開之後，發生了很多事呀！」「小道兄！我想問娘親的靈位還在嗎？」

「唉！真是一言難盡！官府不知為何派兵來搜查，還抓住主持問你的事呢！」

「甚麼？那主持現在怎樣？」「哎、、請問這位公子是、、」

「小道兄請放心，他和我是一伙的！」「這裡不方便說話，請你們隨我到內堂好嗎？」

她向太宗打了個眼色，他立即又向手下還以同樣的眼色，然後着四名高手陪同入內堂。

入得內堂便見着主持，坐於一把木椅上，身邊則有另一廟祝，正侍候着他進膳、好不自然，主持見着她時，露出滿懷安慰之色。

「咳～唔～是單姑娘嗎？」「主持、、小道兄！為甚麼主持會變成這樣子的？」

「嗚～嗚～因為遭到陶丞相用刑審問，以致身受重傷，仍無法下床啦！」

「對呀！不過單姑娘請放心，師父絕對沒有透露半個字吔！」

「是呀！幸好他早着先機，被抓之前便命我們轉移（那東西），所以陶丞相搜不出來，才把師父放回

，否則、、嗚～嗚～」

「是呀！他更着我們，假若見到你回來之時神態自若，並無被贅持之感，便將它交還給你！」

「道兄！那東西究竟是甚麼呢？」「啊？原來單大人還沒有告之你嗎？那是一張大羊皮啷！」

「是呀！小廝一時好奇看了半眼，上邊畫了很多地方名和標示，不知有何用途，嘻嘻！」

「甚麼？那現在放在哪？」「阿强！你留下照看師父，我帶他們去吧！」

「阿高！不過要早去早回，否則入黑何不得了！不一會便會有狂風雷暴！」

「阿强！你放心好了，天未黑便會回來！」

「甚麼？正值天氣晴朗，怎也看不出來會有狂風雷暴啊！」

太宗留下數人保護主持兩人，其餘人立即出發，朝阿高所領的目的地而去，不須半個時辰，便見得一處山腰。

離遠巳嗅到一股異味、中人欲嘔，惹得單敏三人急忙用手掩鼻，阿高不知何時巳蒙着咀鼻，可見他早有準備。

江皆河和藍、灰旗部隊皆用布蒙之，只有太宗三人欠奉，場面好不尷尬。

「阿高！這裡是甚麼地方，怎會那麼臭？」

「你們不知道嗎？這兒是專門處理（夜香）的，一般人是絕不會來！」

三人聞言禁不住心頭一悶（嘔～哎～喲～）嘔吐起來，阿高即時彈跳起來、何其醒目！

接着他不再理會兩人，走向樹叢察查，不一會便揮手示意他們過去，三人尚未調息完畢，只好揚手吩咐手下前去。

阿高指着其一大樹地下，表示大羊皮就埋在下邊，然後跑回單敏身邊、翹起雙手，擺明要他們自己挖掘。

江皆河立馬瞪着他看，但他仍是一副絕不動手的恣態，其手下沒撤只好動手挖，不一會便挖出一個錦盒。

江皆河立馬走前打開，內裡果然有張羊皮，張開一看，正正就是藏寶圖。

命轉乾坤第八十三章（四方豪傑、奪寶奇兵）

命轉乾坤 第八十三章（四方豪傑、奪宝奇兵)

藏寶圖一旦暴光，立馬惹來四方八面的關注，，附近的樹叢不斷擺動，幾支人馬尤如餓狗搶屎般，分從不同方向撲來。

完全敵我不分之下，場面異常混亂，太宗等人本巳料到有敵在側，但勢想不到竟然齊聚於此，登時不假細想分兵拒之。

殺聲响激山腰，遠在里外清激可聞，隨即驚動了城內士兵、趕來巡察，以為發生甚麼事，插手入這場大混戰中，令形勢更趨混亂。

太宗恐防單敏、文嵐有失，連忙留下數人保護，阿高見勢不對本想開蹓，但被多人廝殺所阻，好不容易才退回她身邊、縮於其後。

藏寶圖原本在江皆河手中，但經多方人馬衝擊後，緊捏着的手竟不勘一踢，眾人拼命爭奪的（宝貝），隨即飛上半空，而自己則跌倒一旁。

哇！乖乖不得了，（四方豪傑）全於這短短剎那，飛躍半空搶奪，電光石火之間，竟巧合地各執一角，互相爭持不下，但仍各自回身以兵器拒敵。

江皆河巳然失手，藍、灰兩位頭領當然不會放棄，各自施展生平輕功，分從兩方意圖搶回宝貝，但卻被四方豪傑共同阻擋。

藍旗頭領一時情急之下，竟放出脫手刀，剛巧命中它的中央摺疊位，由於四人皆不願放手，這一刀之力竟把整張偌大的羊皮，給一下子分成四塊。

連太宗等人亦萬料不到，會出現此等情況，眾人先是一呆，但四方豪傑各執一片，卻是不爭之事實，各自盤算下，皆認為對己有利，決定撤退。

為首四人隨即响起暗號，部下立馬作鳥獸散，由於他們人馬眾多，加之現有四個目標，霎時之間令江皆河不知所措。

激戰至此，城內士兵見他們厲害，早早便巳逃去無踪，簡直就是一羣窩囊廢。

倒是藍、灰頭領明瞭事關大局，半响一呆巳然率眾去追，只留下數人保護太宗他們。

可惜呀！可惜，他們追到城門時，巳失四方豪傑之踪影，無奈下只好折返回覆太宗，他們無不震驚萬分。

可憐單敏痛失宝貝，再無籌碼換回父親的自由，不由得陶號啕大哭，哭喊之聲直與喪父無異，真是悲天憫人、孝感動天。

一响後竟惹得（雷公）回應、悶雷作動，不一會連（風伯）、（雨使）亦受感動，緊接而來揍揍熱鬧，登時狂風暴雨不斷，罵醒了眾人一棵絕望的心。

太宗唯有脫下披風，為她遮風擋雨，更吩咐藍、灰頭領開路，先行回高神廟歇息、從長計議，阿高見單敏慘狀，禁不住想開口慰問，但欲言又止。

一伙人回到高神廟已近黃昏，盡皆疲累不勘，完全是鬥敗公雞的模樣，單敏更因悲傷過度、昏睡過去，太宗很温柔地抱她入廟休息。

阿强兩師徒連忙追問情況，阿高只好把經過，原原本本地述說一篇。

「咳～唔～阿高你便咳～幫幫單姑娘吧！須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呀！」

「啊！此話何解？」「因為阿高身懷絕技、、！」

「甚麼？為何你不明言，害我們白走一趟、痛失宝貝，這可能讓單大人被、、可惡！人來呀，拉出去斬啦！」

「哇！不要呀，你們大早又沒有問，嗚～嗚～你們這麼壞，殺了我也不會幫你們，哼！」

「且慢動手，二皇爺請息怒，如今斬了他也於事無補，不若、、」

「文大人，果真是再世諸葛亮，就依你之言。」

至於四方豪傑正兵分兩路，一伙向西、一伙向北，雖然只有兩片，比之太宗空手而回，狼狽不堪之態，亦可謂凱旋而歸。

西方豪傑首先回到根據地－銀城，但已是翌日早上，平中殿上又再載歌載舞，無疑是為了慶祝他們得宝而回。

「哈～哈～兩位果然沒有令本公子失望，竟然同時得勝而歸，理應大大嘉獎，有何要求儘管道來。」

「多謝公子贊賞，伏萬軍只是遵照主子命令而已，實在不敢居功！」

「是呀公子！若非伏護衛出發前，告之陶姑娘的策略，着我們必須拼除成見、互為協助，又怎會取得佳績呢，所以功勞應當歸其所有！」

「陶姑娘不愧聰慧過人，那末應作何賞賜才對？不若便把本公子當作獎賞，如何？哈～哈～」

「哎！且慢，公子言之尚早，不要忘記目前合起來，只有半幅藏寶圖，太宗雖然失手，但元顏決與我等一樣，同有半幅，實不可輕視。」

「陶姑娘說得對！慶功之後，還是儘快破解藏寶圖秘密，待得手後再正式提親，哈～哈～」

當得到半幅藏寶圖之後，純然令到拓跋扈信心滿懷，雖仍未破解圖中之秘，但其心內仿似將天下，已當成囊中之物！

時值黃昏，幽州城外大遼本陣內，呼兒术敖等人正於營外，臉露緊張神態，似是等候甚麼，應先生卻仍舊一派從容自若。

一刻後，終於出現千思萬盼的人，他們正是北方豪傑，個個臉上無不掛着滿載而歸的表情，令人不言而喻。

「參見大汗、軍師！」「諸位多有辛苦了，藏寶圖、、」「大汗！在這裡！」

「咦？為何會有兩張的？」「我們入帳再詳述吧，嘻嘻！」

小決便把整個奪宝過程，一五一十、繪聲繪影地詳述出來，聽到大汗冷汗泊泊而下，其餘人更興奮得為其鼓掌，令到三人禁不住沾沾自喜。

「不過最大功勞的還是兩位師兄，全憑他們據勢力爭，此番任務才得以成功，否則下場就像太宗那傢伙般、一無所獲。」

「對呀！你們沒有看到他的表情，一臉震驚萬分不說，還和單敏龜縮在一塊兒，哈～哈～」

「好！為本汗奪得宝貝，兼且狠狠地教訓了他，本汗必重重有賞，人來賜酒，哈～哈！」

「不過最可惜是失了另外半幅，否則、、」「火焰尊！知道對方是誰嗎？」

「其中一人是陶詩的護衛 - 伏萬軍，而另一人則是上次劫走她的人，擺明是巳經聯手了！」

「依我所察，該人的口音略為不同，徒兒大胆推測，可以併除（六方新敵）的一半。」

「小決！快快道來！」

「首先是沙陀皇，他們言語不盡相同，其次是朔方、河西，兩者都只會偏遇一方，互為唇齒相依，並非懷才之輩、大可不理。」

「為師贊同小決的分析，範圍便大大縮窄了，我會將探子集中剩下的三個,務必要盡快探出對方是誰，然後把那半幅藏宝圖也搶過來，為大汗奠基立業！」

命轉乾坤第八十四章（默畫宝圖、不速之客）

命轉乾坤 第八十四章（默畫宝圖、不速之客)

「好！小決果然儘得應先生真傳，取宝劍來，嘿～嘿～」

「哇？大汗饒命呀，小的巳經盡心盡力，嗚～嗚～」

「唏！誰說要殺你了，此宝劍是褒獎予你的，哈～哈～」

聞得此言，方始破涕為笑，但巳嚇得半棵心冰冷無比，尤如懸掛雪山之中、取不回來，可見呼兒朮敖脾性、喜怒無常。

「應先生亦應記一功，要何賞賜儘管道來！」

「我不要任何賞賜，只須大汗履行諾言，把宋太祖一伙全部消滅便可，尤其是四大將！」

「當然！本汗承諾你的必然辦到，請應先生為我籌謀劃策，屆時必能把他們一舉清除！」

開封府 - 安壽宮內「請皇上為民女作主，嗚～嗚～」

「甚麼？豈有此理，拉他出去斬，以慰單大人在天之靈！」

「嗚～嗚～不是說不殺我的嗎，怎麼又出爾反爾、、」

「皇上且慢呀！其實錯不全在他，要怪便只能怪某人，竟然連一張羊皮也拿不穩，還枉稱將軍！」

「甚麼？文嵐，你不是早早便躲於一角嗎，簡直是縮頭烏龜，還枉稱是智囊！」

「最差才是二皇爺啦！整天便只懂得貼在單姑娘身邊、袖手旁觀！」

「對呀！還眼白白看着那羣傢伙不知所踪、理應受罰！」「是呀！就罰他一個好了，嘻嘻！」

說來說去，矛頭竟然直指太宗，兩人擺明是卸責了，壓根兒把單敏和阿高拋下，更完全忘記了藏寶圖與單德光的事。

「他娘的！你三個臭傢伙，出了事竟然互相推卸？人來呀！每人重打二十大板！」

太祖金口一出，數名守衛立即衝出，揪着三人的雙臂，想把他們拉出宮外行刑，惹得阿高在旁暗笑。

「且慢！請皇上收回成命，其實錯不在他們，怪便只怪民女命苦，嗚～嗚～」阿高看在眼裡，禁不住心頭一酸。

「好吧單姑娘！小高就把藏寶圖默抄出來吧，你不要再哭了，這樣便能用它換回單大人啦！」

「當真？你真的可以辦到？」「我小高說得出、做得到！」

「單姑娘請放心吧！阿高擁有過目不忘之神技，只須看過一眼，不，半眼，他便能記着，簡直是怪物，嘻嘻！」

即時惹來哄堂大笑，緩解了大家担憂的心情不小。「那末要多久呢？」

「回皇上！小民只要三師徒吃得飽、穿得暖、睡得穩、兼且有銀両傍身，感覺踏實，便能馬上動工，七天吧，便可以完成！」即時惹來眾人怒目瞪視。

另一邊廂，四大將的劉光義，正值母親六十大壽，於其將軍府延開數十席，正禾曹彬掛滿喜顏接待賓客，當得見其餘大將出現，立馬上前相迎。

「呵～呵～這麼巧呀！兩位居然一塊而來、、」

他還未說完，王全斌面露緊張神態，向其通了個眼色，他立刻把兩人招呼入內堂。

「劉將軍！我們並非來賀壽的，你知否陶丞相、、」「實不相瞞，我早早便知道他的事！」

「啊！那末，你認為應當如何？他們下個目標會否是咱們？」

「不必担心！我已派人跟踪，相信過不了多久，便知其下落！」

「太宗等人剛剛回來，似是已經有所行動，而且還帶來三個廟祝，不知所為何事，要否、、」

「放心吧！我已安插線眼在安壽宮，很快便能知悉葫蘆裡賣甚麼藥！我等靜心等待吧！」

「那便等你的好消息了，既然一場來到，也好順道喝杯喜酒，哈～哈～」

是晚酒席散後「哼！崔彥進那兩個傢伙，真是無事不登三宝殿，居然道明並非賀壽而來，簡直厚顏無恥，非好好教訓不可！」

「哎！此時此刻不可意氣用事，目下陶丞相失踪，他們只佯稱是回鄉祭祖，但又不言明何時回朝，更無人事前知悉，明顯是出事了。

我倆雖知太祖不取信於他、處處提防，但並無跡象他有不軌企圖，更想不出會有作反之舉，一切都有待探子回來才明瞭！」

「對呀！暫且按兵不動，等小枝從安壽宮回來再問吧！」

翌日中午，安壽宮內「怎麼樣，畫了多小？」「二皇爺！才剛開始不久，半成也沒有吔。」

「甚麼！為何這麼慢？不是說七天完成嗎？」

「正所謂萬事起頭難嘛，你不要催促阿高，反而會適得其反，你只要多拿些好食好喝的來，我保証進度會理想！」

「哼！敞若你們不好好的完成，本皇亦保証你們下場－絕對不好！」

「哎吔～哎吔你不要嚇唬我，會令我病發的！」「是呀！阿高一旦病發，可能會忘記一切！」

「你娘的！敢向本皇來這一套？人來呀！給我狠狠地打！」

「哇！單姑娘救命呀！有人濫用私刑、、」「二爺且慢動怒！他們只是想吃好喝好而已！」

「阿高、阿强咳～唔～怎可如此對二爺，這圖關係到大宋，與單大人的安危、豈可兒戲？」

「是師父！徒兒立馬動筆！」主持聞言露出歡慰，隨即吩咐宮女，推他出花園散步。

是夜劉將軍府內「主子！有驚人消息呀！」「小枝！怎樣了，快快道來！」「是這樣的、、」

「甚麼？為了一幅圖，山長水遠帶三個廟祝回來！」不禁與曹彬面面相覷。

「主子！我還聽到他們說關呼大宋，與單大人的安危呢！」

「小枝！你繼續監視他們，一有任何消息立即匯報，明白嗎？」

「是，主子！」她拋低這句後，便從側門而去。

另一邊王全斌府「大哥！你真的相信劉光義嗎？」「那你又怎樣？」「在下完全沒頭緒啦！」

此時忽地有人從房中步出，來者婀娜多姿、清麗脫俗，感覺完全與兩人不咐。

「兩位叔父何事憂愁，待小女為你們分憂，如何？」「啊！信兒！來得正好，是這樣的、、」

「原來如此，難怪你們愁眉苦臉，要想探明其實不難，儘管交給我吧，明天必有消息！」

「當真？此事關係重大，你何不要愚弄我們啊！」

信兒只笑而不語，轉身便回房去，獨剩下兩人繼續煩惱不解，只以為她是信口開河，逗着他們而已，至於她是誰？下回自會分解！

命轉乾坤第八十五章（家有軍師、巧遇同援）

命轉乾坤 第八十五章（家有軍師、巧遇同援)

翌日早上，便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從信兒口中吐出。

「甚麼？真的假的？消息從何而來？絕對不能拿來開玩笑啦！」

「此事千真萬確，我是從太后口中得知、絕無花假！」

「敞若是真的，那陶丞相便是已經投敵了，我們該何去何從？」

「兩位不必慌張，目前緣由未知，大何裝作毫不知情，於早朝遇事則推說身體微恙、無法遠行暫避風頭，同時將任務推給劉、曹二人，那末便可起一石兩鳥之效！」

她的一言仿如救命佳音，令兩個雄赳赳的漢子，活像小孩般鼓掌起舞，惹得她嫣然一笑，紅粉緋緋、嬌俏可人。

「兩位叔父請放心，你們的養育之恩，信兒銘感五內，時刻都想着找機會報答，以後讓我為你們收集線報、出謀劃策吧！」

「好！得信兒為軍師，勝過甚麼諸葛亮啦，哈～哈～」

呼兒朮敖與拓跋扈兩方，同樣仍未破解到藏寶圖的秘密，為何如此困難？皆因遇着同一難題！

平中殿上「公子！這半幅圖裡有很多地點，用硃砂做了記號，實在分不出究竟那處是真的！」

「陶姑娘有何高見、不仿直言！」「我認為首先要區分兩者的分別，才好再進一步分析！」

「難怪你堅持留單德光一命！」「當然！宝藏一天未到手，他還有利用價值！」

「我相信元顏決那廝同樣未能拆解，此人心思敏捷，我們必須早他一步、方可成就霸業！」

幽州城外「甚麼！仍未破解到秘密，究竟困難何在？」

「回大汗！這半幅圖雖有很多標示，但不知熟真熟假，總不能每處地方都去吧！」

「那末有何良策呀？」

「我們沒有單敏父女在手，尤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目前我只能將兩者個別分析，嘗試找出當中端倪！」

「小決！須要為師幫忙嗎？」

「師父！我只須要三種人，一是熟悉天文地理，二是通曉中原歷史，三是知悉各國語言文字！」

「啊！本汗今次帶同數名大修士，或許能協助於你！」

「當真？快快傳來吧，必須要比陶詩更快一步，否則後果與太宗無異！」

兩日後傍晚劉府「小枝！你確定他們提到那三個字嗎？」「小技聽得清清楚楚是 - 藏寶圖！」

「大哥！這樣兩件事便連得上啦！」

「原來陶丞相打着這個如意算盤，相信他一定是失敗才畏罪潛逃！」

「小枝！目前小廟祝畫成怎樣？」

「我臨離開時，他向太宗說巳完成三份一，相信要多數天吧！」

「好！待得他臨近完成時，我們便來個黃雀在後，嘿～嘿～」「哎！那誰是螳螂呢？」

劉光義對曹彬所問笑而不答，相反小枝卻在旁插咀「還用說嗎？當然就是陶丞相啦！」

這個消息同樣被信兒捎來「兩位叔父！大消息呀！」「啊！怎樣的大消息？」

「是這樣的、、」「哇！信兒！假如屬實，該當如何？」

「唔、、我們如此、、這般、、嘻嘻！」「好計策呀！不愧是我們家的軍師！」

另一邊廂黔城門外五十里處，一處客棧「小姐！我們今晚就在這兒留宿一宵嗎？」

「當然啦，現在巳近黃昏，假如再趕路，恐怕未到城門巳經天黑，還是明天一早再起程吧!」

「小姐!那要預備多些乾糧和食水啦。」「小菁!為甚麼呢?」

「因為天狼山太恐佈了，我們極有可能半途便巳折返，所以必須要有糧水，否則最終餓倒山頭，成為狼羣美點，我們如此年輕貌美，必然是美味無比，說不定還可以分作數頓，吃上兩三天呢!」

「豈有此理!你個臭丫頭、、」「哈~哈~」「哎!真對不起姑娘，我的丫鬟不是有意的!」

「不打緊!也沒甚麼，聽兩位口音像是本地人，有點事情想問一下。」

「不!我們並非本地人，只是以前哎?幹嗎、、很痛。」「只是曾經少住數月而巳!」

「原來如此!我還想向你們打探一個人呢!」「姑娘不仿說來聽聽，或許我們剛巧認識呢!」

「他只是一名城頭卒，姓白名霸!」「甚麼?你們到底是誰，為何要找白叔叔?」

「哎?你們真的認識他!我們是、、」「且慢!巧兒!這裏不方便說話，請隨我到房中詳談，未知可否?」

「公子!似乎、、不太穩妥啦，我家小姐怎可咦?你的鬍子、、」

半刻後「哈~哈~真想不到惠姐你是女扮男裝啦!」

「小菁!你還笑?我更想不出斐皇后，會派你和巧兒來請白叔叔幫忙!」

「真是上天有眼!公子有救啦!幸好在這裡遇着你們，否則還不知仍有同援呢。」

「小姐!眼下我們應該如何呢?」「依我看，我們先找白叔叔會比較穩當，然後要求他和我們一塊上天狼山，這便安全得多了!」

「啊!小姐，說來說去，你還不是怕死嗎，哈~哈~」「你這臭丫頭!我們現在就把她給宰啦!」

「好呀!把她就地正法!」「我也來哈~哈~」「哇!三對一不公平呀!哈~吔~」

在這刻，四個少女都暫時把大事，給拋諸腦後，盡情享受這難得的自由與歡笑!

一宿很快便於瞬間流逝，她們忽忽換過行裝後，立馬結帳出門，由熟路的小菁領在前頭，孟優則居中而行，惠兒兩人守護左右，嚴然一副大人物巡遊般。

非常引人注目，隨即被市集的某些人瞧見，當中一人見着孟優，面露詫異之色，示意身旁的人繼續監視，自己則掉頭而去。

當去到城西的白宅時，發現已被官府查封，她們捎事商議之際，發覺附近無人，決定入內一窺究竟，四人隨即充當臨時盜賊，由巧兒踏着惠兒的肩頭，挎過牆頭入內開門。

費了一番功夫，才完成這小小的任務，但整個過程已給躲於暗處的數人瞧見，這伙人非常有耐性，只是按兵不動默默守候着，仿似已經監視了很長一段日子般，變得駕輕就熟了。

當她們入到宅內，分頭找尋蛛絲馬跡之際，入到柴房的巧兒，忽地被一隻巨靈大掌掩着咀巴。

命轉乾坤第八十六章（結成同盟、狼禍之變）

命轉乾坤 第八十六章(結成同盟、狼禍之變）

對方更強行拖她出去，但適時被惠兒撞破，她本想高聲呼救，卻被該人以不知何種方法點了穴道，登時動彈不得，一棵心正在乾着急，禁不住流下淚來。

正於此時「白叔叔！你是白叔叔嗎？」原來她們的動靜引來了孟優兩人。

「啊！你是、、小優？還有小菁？」「白叔叔請先放開我的朋友！」

白霸聞言隨即鬆開巧兒，解開惠兒的穴道時，又有（伏～）一聲微响，接着一棵豆子掉落她的脚邊，眾女細看之下，才發現是花生。

禁不住令眾女面面相覷，小菁更吐了吐舌頭，無不對他的武藝感到驚奇不巳。

「小優！這裡非常危險，你們怎麼會來此？」「還用問嗎？當然是來找你了！」

「此地不宜久留，跟我來！」（砰～碰～）他話聲剛落，大門巳被人一腳踹開、衝入數人，阻擋住去路。

另一邊同時有兩人翻牆而過，迅速形成包圍網，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唬得眾女驚魂未定，紛紛躲於他寬廣的後背，一場打鬥貌似是勢所難免。

雙方都不發一言，只是互相對望，良久「白大哥！我們一直都在等你，為何要躲避我們？」

「韓非！何必苦苦相逼呢？後蜀國巳屬宋太祖之所有，你們區區十數人，還能怎麼樣？」

「哎？且慢！白叔叔他們是甚麼人？」

「姑娘！我等是白大哥的舊部，自從他被貶為城頭卒，復又遭到新來的太守誣衊抄家，致令他不斷逃避官府追捕、尤如過街老鼠、、」

「豈有此理！沒有這麼難勘，老子早晚必定把（羅盛）那廝給宰掉，為天下除此大害，為免讓你們受到牽連，故才避之。」

「白叔叔！既然彼此是友非敵，我們有要事相求！」於是小優便把兩個任務和盤托出，隨即惹來他們全部下跪！

「原來是小姐回來，我們後蜀國有望了，嗚～」「對呀！可以趁機把那狗官給滅啦！」

「小優！既然是胡夫子與斐皇后所托，老子便出手吧，但你們要依計行事、不可妄為，以免誤了大事，明白嗎？」

「一切聽從你的指示！」眾女與韓非一伙，幾乎同聲答應着，及後還傳出零碎，嘻嘻哈哈之笑聲，登時惹來白霸的怒目而視。

如是者數伙人結成同盟，踏上前往天狼山的探險之旅，為免被人發現，一行人兵分兩路，分別由白霸、韓非率領，當去到城北已近黃昏。

「小優！現在天色已晚，實不宜上山，今晚暫且在客棧過夜，明日一放亮便起程！」

他們以為客棧很安全，全部都把今天的驚險刺激放下，齊齊進入夢鄉之中，但客棧外邊正人影竄動，而且為數還不下百人呢！

忽地一陣猛烈的拍門聲响起「小優！大家快起來！」「白叔叔！怎麼、、回事？」

突然被喚醒，眾女仍帶着睡眼矇矓之態，只有韓非等人驚覺事不尋常，立馬拾起兵器介備，還從窗戶朝外看。

「白大哥！有官兵，客棧已被包圍，怎麼辦，要衝出去嗎？」

「哼！必然是店家向官府通風報信，小姐至為重要不能有失，否則無顏面對先帝及斐皇后！」

「白大哥！我有一策或能逃脫。」「韓非！說來聽聽！」

「我們可於客棧四處放火，然後由我等引開官兵注意，你則帶女眷朝天狼山逃走，或許有一線生機！」

「不！太危險了，應該我留下，你帶她們走！」「不！白大哥！還是我留下抵擋官兵、、」

正當他們爭論着誰個留下之際，忽地（啪～）的一記拍枱聲，嚇了兩人一跳、呆若木雞！

「哼！爭甚麼爭，一個也不許落下，放火吧，我們一起衝向天狼山！」

她的果斷，登時一呼百應，振奮了大家的逃生意志，眾志成城地四處放火，獨剩下北面側門，當衝出北門時，官兵立馬湧上來。

白霸一馬當先衝出重圍，其餘人無不緊隨其後，韓非則負責殿後，由於早有默契且戰且退間，已離天狼山不足三里。

但是官兵畢竟人數眾多，追逐間又把其包圍起來，武藝高強如白霸、韓非，亦只能疲於奔命，阻擋其攻擊小優等人。

但已然有多人受傷，忽地長空中响起（嗚～嗚～嗚～），像是有獸聲由遠而近，不出半刻間，為數不小的狼羣猛地撲來，直把小優等人唬得失聲哭喊。

但見它們只撲向官兵處，完全把白霸等人拋在一旁，明顯是將官兵視為目標了，剎那間出現一幕驚心動魄的場面，夾雜着被襲者的驚恐叫喊。

狼羣像是訓練有素般，不斷襲擊、撕咬，沒有遺忘任何一個，直把這支超過百人的部隊，全部咬至奄奄一息、無法動彈為止。

不遠處又忽地响起（嗚～嗄～）的怪聲來，狼羣似是懂得其意，逐一停止那瘋狂的噬咬，只於倒地的士兵間慢慢遊走，仿佛在巡視有否生還者。

它們當然不會錯過享受，這些突然而來的美食，接着的情景頗為怪異，把吃剩的屍體，拖入樹叢深處無一遺漏。

出來後更於現場，用爪子擦拭地上的沙泥，才半刻功夫，便把血跡清理不留半點，看得人嘖嘖稱奇。

接着十來人策馬而至，當中幾個屬於早前市集監視之人，為首的戴着面具應是頭領，看不出任何表情，平白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當中一人正向小優走近，白霸、韓非雖然因狼羣而脫險，但仍敵友未分，急忙護衛左右、以防不測。

「小人阿福！請問閣下是孟優姑娘嗎？」「小女正是！你們為何出手相救？」

「我等奉少主之命前來相救！」「請問是否金正武將軍呢？」

「姑娘果然冰雪聰明，少主正在等候，請隨小的回山相聚！」「那邊戴着面具的、、」

「哦！他名（費韜），是少主的結拜兄弟，狼羣是他自小所養、訓練有素，可抵千軍。」

眾人聞言無不對其深表佩服，紛紛向他舉手作揖致謝，但他卻依舊冷若冰霜、毫無回應，而且還率先策馬上山，惹得白霸等人略為不滿。

而費韜的手下，則在忙於撲滅火種，貌似是不想再把甚麼人惹來。

此行目的正是邀請金正武出山，無奈下亦只好隨同他們，於談話間狼羣似是已執行任務，無不跟隨費韜後頭，只有兩頭例外。

（嗚～嗚～）之聲不斷，它們似是發現甚麼般，令到費韜猛地策馬而回，眾人亦大為緊張、回身介備。

命轉乾坤第八十七章（仙鄉國度、張三李四）

命轉乾坤 第八十七章（仙鄉國度、張三李四）

白霸等更走入樹叢察看，接着便拖出四人，正是客棧掌櫃與店小二。

「饒命呀！大俠嗚～嗚～我們願意為牛為馬、、」「哼！這些臭傢伙，居然敢出賣我們？」

「小姐！這些人太壞了，應該用作狼羣美點！」「是呀！絕對不能放走，否則後患無窮！」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無非是要斬草除根，但經剛才（狼禍之變），卻勾了眾女的側隱之心。

「白叔叔！他們或許是逼於無奈，才出此下策，不若就此放了他們。」

「對呀！我認同小姐，只要帶同上山、囚禁起來，待得辦完正事、再放未遲！」

經巧兒兩人這麼一說，逐漸多人表態支持，費韜只好示意手下紮起四人，暫帶上山，其時客棧火勢已滅，獨剩下渺渺煙霞，飄散於漆黑的晚空之中。

同樣地眾人亦結伴而去，沿途地勢險要，九曲十三彎的，實乃易守難攻之地，若非有人領路，相信很難獨自前行，她們上得山上已近破曉時分。

第一個映入眼廉的景象，並非如胡子嚴所言，甚麼獨自居於山上小屋、全然不是！

只見山頂處面積寬廣，一列列的房屋批鄰而建，更有不小井口置於其中，山頭北面梯田處處，有一魚塘在其下面，幾乎能用（仙鄉國度）來形容。

完全可以自給自足，根本和胡夫子所言大相逕庭，難免令小優四人感到，有如墮進了（絕世騙局）之中，一股無名火，不自覺由內心湧現。

「公子！我們接孟姑娘回來了！」

阿福話聲剛落，便有很多人笑着，從四面八方撲向她們，當中男女老幼、年紀不一，唬得眾女不知所措、無言以對，紛紛看向阿福。

「這些人都是當年，跟隨金老將軍的人或其後人，自老將軍不幸陣亡，大伙便追隨少主，及後更得費兄相助，於天狼山立下據點，以備他日（反宋復蜀）。」

「不錯！如今得孟姑娘親臨，必然軍心大振，只要和令兄聯手，復國指日可待！」

「少主！這位便是孟優姑娘！其餘的是、、閒雜人等而已！」

「甚麼？你說多一篇、、」阿福說得直接，惹怒了眾人，立馬閃身到金正武背後。

「各位請勿見怪，稍後會有酒菜敬奉，讓我一作地主之誼，你還不向各位陪個不是？」

經他一聲叱喝，阿福急忙道歉，盡顯將軍之威嚴，他還命人帶眾人上房休息，只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原來當探子回報，便已早早吩咐下人預備，另一面則着費韜驅狼羣相救，足不出戶便能達成謀略，可見一切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此刻柳城之內「甚麼？仍未找着小姐，已經五天了，該不會是出了甚麼意外吧？」

「公子勿憂！連小菁也不見了，想必是在一塊！」「你們有甚麼想法，快快道來！」

孟雄明顯是十分緊張其妹的安危，但良久也得不到眾人回應，只見他們在交頭接耳，期間只提到攻取涪城之事。

一刻後「哎～吔～我知道啦！或許她們是去尋找那位高人呀！」

此言一出立馬惹來眾人注意「胡夫子！此話怎解？」「公子！就是早前小姐提到的那位咧！」

說得如此隱晦，當然無人明白所指何人，惹得孟雄心急追問，於是他便在其耳邊輕語一番。

「胡夫子！你該不會是戲言吧？」「老夫從來都很認真，你不是很了解嗎？」

他這一反問，隨即令其回想以往的點滴「那末，她向何處尋找呢？」

「我只聽聞她向黔城而去！」

「黔城？離此不遠，假若日夜兼程，兩天之內便到，好！我馬上出發、、」

「公子！萬萬不可，大戰在即，你身為主師，豈可不顧而去，若真要去，也只可派別個去！」

「許將軍言之有理，我們再從詳計議吧！」

「哎～我有兩個上佳人選，適合執行此次任務，他們兩兄弟本來便是黔城人士，熟悉地形，必定能找到小姐兩人！」

「快傳他們進來！」未幾，便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出現眼前。

「咦？不是吧，他們如此瘦弱，怎可担當重任？」

「他們叫（張三李四），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他們的本領何是非常厲害的，露兩手功夫出來瞧瞧！」

當下他們便在眾人面前，露出了獨門秘技，眾人無不贊嘆萬分，孟雄更不斷鼓掌脫聲喊好。

天狼山上，雖無珍肴異饌，亦無美酒佳餚，但卻讓眾人感到温飽暖腹，吃得津津有味。

白霸還把那些碗碟上的菜汁碎餤，用（舌頭功）給送進咀裡，純然令到它們光可照人、不留痕跡，只把山民們瞧得目定口呆，有些小孩更忍不住嘻笑出來。

「白叔叔！你、、很久沒有東西下肚嗎？」「小姐！怎會呢？昨晚客棧裡不是吃過嗎！」

「不是的小菁！昨晚那些屬於三天前的份兒！」「甚麼？那現在這些呢？」

「還用問嗎？這些當然是兩天前的份兒了，晚一點我再補充昨天的份兒，嘻嘻！」

「金將軍！瞧你山寨這麼多人，打算何時舉事呢？好讓我通知大哥作出配合！」

「小姐！目下黔城有上萬精兵把守，我山寨雖有六千之眾，但能用之兵實不足一千，現在舉事太冒險了。」

「費公子的狼羣不是可敵千軍嗎？」

「話雖如此，孟公子起兵涪城在即，斐皇后不是說白兄能讓城將投降嗎？假若當真如此，便能免卻無辜犧牲啦！」

「唉！數月前老子還有信心，但自從被羅盛那狗官陷害後，相信涪城內的親人亦不好過，現在更可能已、、」

「那就是沒有辦法啦？」「辦法也不是沒有，但着實非常危險，而且要小姐出手才能成事。」

「你儘管道來，只要不用大哥冒險甚麼也成！」「啊！難得小姐以大局為重，請受我一拜！」

「哇！千萬別這樣，上次胡夫子亦如是一拜，結果幾乎令我死於客棧啦！」

「不是的，先聽我說，如此、、這般、、哈～哈～」

「哇！怎麼可能得手，你不要叫白霸，應該改叫白痴才對！」

「不是呀！我覺得只有小姐出手，這個方法或許行的通哪，其他人必敗無疑！」

金正武這麼一表態贊同，眾人無不付和支持，看來小優又要被逼，向高難度任務挑戰了！

命轉乾坤第八十八章（冒死進城、立軍令狀）

命轉乾坤 第八十八章（冒死進城、立軍令狀）

相距出兵涪城還有七天，孟雄等人正在備戰，他的雄心壯志正朝頭上湧，看來孟優小妹的失踪，並未能對其購成阻力，加之張三李四巳趕在黔城途中，足証他對兩人極之有信心。

而金正武與白痴，啊不是，是白霸才對，巳經凝定策略，務求令到小優一去不返！

三天後涪城門外，但凡有重要人物身故，必然惹來四方關注，她的死亦不例外，此刻正有一條隊伍於城外哭喪。

為首的三數百人披麻帶孝，手執數支大白旗，個個愁雲慘霧、呼天搶地、哭喊不止，後頭還有上千民眾，手執她生前喜愛的向日葵、沿路送喪。

白旗上面寫着（孟家公主小優，不幸妙齡病故，蒼天無眼、嗚呼哀哉、今返故鄉、請准進城、入土為安、何其幸哉！）

由於涪城原是她兄妹的食邑，當然有不小人支持她們，當她病亡之消息一旦公告，不消半天四海惋惜，原蜀國民眾無不淚流滿面，悲痛欲絕。

不小城中百姓紛紛哭喊，要求太守（田廣）讓她進城，城頭有不小兵卒見狀，深受感動，加入要求之行列，但卻被其一一拒絕，竟然還、、

「哼！此女乃我大宋國之敵人，絕對不能讓她入城下葬，人來呀！用箭火焚燒其屍，令她灰飛煙滅，哈～哈～」

真想不到這臭傢伙，竟然如此心狠手辣，連屍體也不放過，除了讓百姓、兵將不恥之外，更令白霸等人心頭一凜、冷汗直冒。

未知敞於木頭車上的小優，此刻正在想甚麼呢？

另一邊廂柳城之內，孟雄收到小優之死，立馬令他病發，但卻不是出現（夢呆）徵狀，而是更厲害的七孔流血，坐倒地上、不能言語。

嚇得眾人急傳營內大夫為其診治，他把脈良久也沒有回應，只是一個勁地搖頭，病情貌似非常嚴重，只把眾人担憂的心情，更形着急。

終於有人忍不住相詢「趙大夫！公子病情究竟怎樣？你快說吧！」

「胡夫子！天大的喜訊呀！恭喜公子、賀喜公子，或許因為大受刺激，致令穴道暢通無阻，連原本的舊患也一一清除，只須休息一晚，明日必然無恙。」

眾人聞言無不臉露狐疑之色，未幾「趙大夫！你早前是否曾於宮中作為御醫？」

「胡夫子！你真消息靈通，去年我還為皇上，把他的頭風病診治好呢！」眾人聞言禁不住面面相覷、

交頭接耳。

「那末，你今年貴庚，何有成親、還有家人嗎？」

「本人仍未立冠，尚是孤家寡人，亦無親人在世，難道有好姑娘相親？」

「是的，不過或許要於下邊成親！」「許將軍！下邊是那裡，莫不是南漢南唐之地？」

許仲謙聞言只在搖頭擺手「不是的，因為下邊正是地獄，人來呀，把他拿不！」

「哇！幹甚麼，為何抓我，不是巳把公子治好了嗎？」

「豈有此理！居然敢蒙騙我們，七孔流血哪有這樣簡單便好，拉出去斬啦！」

「不要呀！你們要相信我，嗚～嗚～我還想娶親哎！」

「哎～吔～且慢，起兵在即，小姐失踪、公子大病，不宜行刑呀，不若等待至天明，若公子仍未好轉、再殺未遲！」

「胡夫子言之成理，好，就先留你一條狗命，把他囚起來！」「多謝胡夫子相救！」

興王府內「這消息何真確？」「稟皇后！千真萬確，嗚～嗚～」

斐皇后面色青白，禁不住跌坐地上、飲泣起來，宮女大驚下，趕緊摻扶着她起來！

「想不到當日一別竟成永訣，尚未復國、又添新魂，如今芳魂、未知何往，獨留親兄、孤掌難鳴，蜀國臣民、舉國痛悲，嗚～嗚～」

「娘娘！小的、、心有所想，可否直言？」「有甚麼便道來吧！」

「為何孟姑娘病故，只有她身邊的人向涪城舉喪，孟公子則不在一塊、、」

「孟雄正值備戰涪城，怎會、、哎～不對，難道是計？快擺駕，本宮要面聖！」

大殿之上，南漢皇劉鋠與羣臣早朝，正值尾聲、即將退朝，勿聞連串急促腳步聲，可見來者極之緊張。

「皇后駕到！」隨着太監揚聲高呼，眾大臣紛紛向她回應。

「臣等見過皇后，祝娘娘鳳體安康，千歲千歲千千歲！」「啊！皇后何事忽忙到此？」

「皇上何知孟優身故？」「如此大事何人不知？」

「那末，皇上作何打算？」「娘娘！人既病故還能怎樣？」

「莆公公此言差矣！此乃孟家兄妹之謀略，實為奪取涪城而作！」

此言一出，無不令人震驚萬分，劉鋠更瞪視着莆公公，貌似是對其懷疑，瞧得他心驚肉跳。

「敢問娘娘何有憑証？」

「哼！本宮早巳派人潛入涪、黔二城，對方的虛實巳在掌握之中，豈是你等奴才可比？」

「皇后此言當真？」

「鳳咀一張、絕無兒戲，請陛下立即兵發黔城，以作響應，屆時必能把二城收入囊中！」

「娘娘何知軍國大事、不能參與？」「哼！大胆奴才，居然敢質疑本宮？」

「奴家只是據實如報，望娘娘恕罪！」「對呀！皇后不應插手、、」

「陛下！兵貴神速，若然錯過時機不再呀！」「哎～吔～你們不要再爭論，令朕很頭痛呀！」

兩人見劉鋠顯得非常煩惱，不禁停下口來，大臣們更是不敢插咀，以免觸怒龍顏，惹來殺身之禍。

良久「這樣吧！既然兩位各持己見，你們敢否立下軍令狀？」

兩人聞言，不禁尤疑起來，更互相瞪視，露出一副不能退縮之表情，接着還同聲答應。

「好！難得兩位如此有信心，若然皇后之言屬實，朕必立斬莆公公，但假若屬作，則把皇后廢位、貶為庶人！人來呀，點兵一萬兵發黔城、刻日出師！」

「皇上英明，刻服中原、指日可待！」「哈哈～哈哈～」

回到黔城之內，天狼山上「費公子！狼羣怎麼樣？少主臨行前交帶之事，何有困難？」

「阿福！狼羣只有一百頭，而且當中一半不是年幼、便是老邁，要執行這般艱巨的任務，確實不容易，容我再想想！」

「不要想太久，明晚便是行動之時，必須配合才能成事，實在不容有失，假若功虧一簣，我們一族人下場、、」

他們不知在謀劃甚麼，見其眉頭深鎖，想必是關乎生死之大事，或許由於太過專注，竟然被門外的人窺探也不發覺。

命轉乾坤第八十九章（裡應外合、奪城之旅）

命轉乾坤 第八十九章（裡應外合、奪城之旅）

是夜三更時份，天狼山上的人無不進入夢鄉之中，只有狼羣在山腰之處巡戈，此刻卻有人從睡床上慢慢下來。

但見此人躡手躡腳走向囚室，輕易便把門給打開，然後走到內裡的囚間，即時惹來裡面的人走近門邊，此人示意不要聲張。

跟着和四人輕語了幾句，他們立馬點頭應允，此人便把門打開，帶他們離開下山，途中偶遇把守的狼羣，把囚室中的四人嚇唬得停下來。

起初只是嗚叫了幾聲，領頭人隨即從帶來的大袋中，取出肉塊拋到一旁，狼羣立馬跑去搶吃，四人見狀相繼模仿。

如是者趁機直奔下山，於沒有阻攔的情況下，安全離開，迅速朝城太守府第跑去，其時已近破曉時分。

（啪～啪～啪～）（啪～啪～啪～）一輪急促的扣門聲，驚醒了府第的人。

「來了、、來了，大半夜的甚麼人呀？」「我們有重要事求見太守老爺，快快通傳！」

「哎！你不是城北客棧的掌櫃？」「別說那麼多，我們直接見太守老爺去、、」

「哇！等一下，這不合規舉、、」「規你娘的，滾開，人命關天啦、、」

「甚麼事、、這麼吵呀？」「老爺！他是城北客棧的、、」「這我知道呀，究竟甚麼事？」

「太守老爺！天狼山的逆賊，正密謀作反，打算明晚舉事，一方面驅策狼羣對付你，另一面派賊兵佔領城頭，放外面的同伙入城，實行裡應外合。」

「外邊還有同伙？」「他們正在謀奪涪城之中，現在或許已經成功，正趕來啦！」

「甚麼，此事當真、何有憑証？」「你們只須派人去客棧，附近樹叢一看便知！」

「好！師爺！命你點上五百精兵，隨我走一趟，掌櫃！你們也跟來以作見証！」

「哇！不是吧，那裡這麼恐佈、、」

掌櫃四人無不臉露驚慌失措，反之救他們的人，卻咀角掛着半絲笑意，但於瞬間便平復下來。

柳城孟雄帳外，眾大臣心糸公子安危，早早便齊聚一堂，許仲謙還特意拉來趙大夫，當發覺公子有不妥，便當眾斬其（墊屍底），待死之軀正不斷顫抖！

忽聞呻吟微响，眾人立馬趨前察看，只見孟雄正悠悠轉醒，趙大夫純然舒了口氣，胡子嚴遂摻扶着他

，但被其一把撥開。

「幹甚麼？這麼多人，許仲謙！兵馬齊備沒有？」「啊！公子醒來便好，感覺怎樣？」

「你真奇怪，才不過睡了一覺，還會怎樣？」「不是呀！你剛大病一場，還七孔流血啦！」

「白痴！甚麼可能、沒有的事！說回正題，兵馬如何？」「回公子！已然齊備！」

「好！即刻兵發涪城、救出小優！」

看來他是把孟優小妹的死訊忘掉了，眾人禁不住驚喜交集，但亦同時看向趙大夫，投射出充滿疑惑的眼神。

而於此時劉鋠的大軍，經過連夜趕路，已在黔城不足三十里處安營紮寨，領兵的（漢將軍）只忠心於他。

正在山腰高處窺探着敵情，並不急於進攻，可見他非常謹慎，但見城頭並無異樣，但城北之處塵土飛揚，還有野獸聲高鳴、似有異動。

不一會，城頭忽地响起零碎打鬥聲，城門更不知被誰打開，未幾，城外不遠處有軍隊出現，為數約有三千，未知屬誰？

漢將軍未敢輕舉妄動，耐心細看，當這支軍隊接近邊上，發現師旗寫上孟字，他不假思索立即出兵配合、進攻黔城。

這支孟家軍一進城便立即緊閉城門，才半個時辰，連零碎打鬥聲也靜止下來，明顯是已經分出勝負。

當漢將軍來到城下舉頭一看，發現掛於城頭的國旗，已由大宋換成後蜀，城門上數人正看着他們在笑，而且還非常高興。

再細聽之下，城內百姓正高呼着（敗宋復蜀、先取涪城、再取黔城、後奪渝阜、三城鼎足、互為攻守、再戰中原、指日可待！）

「我乃漢將軍，今奉南漢王之命，前來為孟公子助戰，如今既然你等已成事，可否打開城門讓我等入內商談？」

「漢將軍！我乃孟優！你來遲了，我兄長不在城內，不便讓你進城，請回覆姑丈，今天得勝他日必登門拜訪，酬謝大恩。」

漢將軍聞言不禁一陣錯愕，金正武和費韜等人，則在旁竊笑，惹得他有種被愚弄了的感覺。

「還有請將軍代小優謝過姑母，來日還須倚仗姑丈的幫助，擊敗宋太祖此等劣徒，蜀漢結盟、永為友邦。」

「既然孟姑娘執意如此，本將軍亦不勉強，我必轉達閣下美意！」

漢將軍沒澈，只好班師回朝，但卻於其心內暗裡欣賞、為她高興！

至於為何她會出現在此，這便要返回昨天涪城門外，大伙哭喪之時，聞得田廣揚言放箭燒她屍體，她大驚之下竟然跳起來。

「豈有此理！你這個混脹還有人性沒有？如此惡毒之事也作的出來，城內將士百姓聽令，今天就把這個狗官拿下，恢復後蜀國之所有！」

原後蜀國兵將及百姓，聞得孟優未死，登時振奮人心，將士卸甲、百姓高呼（反宋復蜀）的口號，全都作反啦！

涪城雖有八千守軍，但卻只有三千餘，是田廣由宋國帶來守城，現在全城哇變起哄，加之有人打開城門，放小優等人進去。

此消彼長之下，不單擒下田廣，還瞬間平定（宋國叛軍）掌控大局，小優施行仁愛，將餘下的三千宋軍收降。

命白霸、韓非留守涪城，同時留下巧兒、惠兒等候孟雄的到來，打算給予這份厚禮兼驚喜。

自己則和金正武，帶同五百天狼族人，另加二千多涪城軍趕赴黔城，與費韜來個裡應外合，結果適時配合，一鼓作氣連奪兩城。

得眾人通力協助，及白、金兩人之謀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作了一回兩日一夜（奪城之旅），簡直戰績彪炳。

相信宋太祖與各國皇侯公爵，亦始料未及，皆因他們正忙於（尋宝遊戲）之中！

至於費韜等人與狼羣，為何安然無恙？原來相救掌櫃之人，正是他安排的細作，目的是引城太守到客棧，然後施以突擊。

再換取士兵們的軍服，掩人耳目開城迎接孟優等人，由於事出突然、守備薄弱，故而大獲全勝。

命轉乾坤第九十章（約法三章、各自解密）

命轉乾坤 第九十章（約法三章、各自解密）

除此之外，亦有兩個不速之客，踏入黔城之內，他們正是張三李四，不過已無用武之地，雖然失望亦只好表露身份、道明來意。

「甚麼！大哥真的相信我的鬼話？」

「對呀！所以請小姐跟我們回柳城吧！」

「哎～且慢！孟公子居然派兩個，這麼瘦弱的人來找小姐，你們有何本領，快快使出來！」

小菁這一問，登時惹起金正武的疑惑，還拔出劍來，搭在李四的頸項「哼！你倆該不會是細作吧？」

「哇！怎麼可能？是胡夫子舉薦我們的！」

「當真？」「果然！」「肯定？」「絕對！」

「好吧！那末還是露兩手吧！」

結果還得演示獨門秘技，眾人一瞧無不與孟雄等鼓掌喊好。

「小姐！若能學得此秘技，必能隨心所欲、縱橫天下呀，哈～哈～」

「說得也是、、」

「不成！絕對不成！師門絕技未經許可不得外傳，否則會被師父廢掉！」

「有這麼嚴重嗎？」

兩人只是一個勁地猛點頭，可見其師門規甚嚴「那留在我身邊幫忙，總可以吧！」

「這個倒是可以！」

「目下還欠渝阜未取，留着他們或許有用得着之時！」

安壽宮內「阿高！怎麼樣，完成了嗎？快給我瞧瞧！」

「二皇爺！給你看也不會明白啦！」

「阿强！此話何解？」

「因為要解密才知真正地點，而且密碼極之深奧，所以那四個盜賊肯定在傷腦筋啦，嘻嘻！」

「阿强！你怎麼知道，該不會是信口開河，愚弄本皇哪吧？」

「哼！不信你自己看看，我的責任已完，勞煩給我們一點盤纏，三師徒告辭囉！」

「你臭小子！我早看你不順眼，人來呀，拉出去斬啦！」

「哇！你們看，他動不動又殺人啦，若給你得了宝藏還得了！」

「且慢！二爺不是不信你，只是突然走出來個密碼，有點手足無措而已，小兄弟請勿見怪！」

「對呀！阿强！假若你懂得解密，就請幫幫忙救我父親吧！嗚～嗚～」

「看在單姑娘的臉上才幫你這次，不過要約法三章，否則免提！」

「是那三章，快快道來！」

「首先，不得胡亂殺人！」

「唔！這也合理，第二呢？」

「第二，要照養我們一生，把高神廟修繕一新！」

「啊！這個易辦，第三呢？」

「第三，要讓出皇爺之位，由我來當！」

「哦！這也簡單，哎～甚麼？敢愚弄本皇！」

「說笑而已，甚麼爛臭皇爺，給我也不當，暫時未想到，想到再通知你吧，嘻嘻！」

「阿强！那要多久才能解密？」

「唔！依我對山川地貌、歷史文獻，以及語言文字的認識，小說也得三、五、七天吧！」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我們爺爺是前朝大學士（李威）！」

「甚麼！那個博學多聞，勘稱（天下第一學士）的李夫子？」

他們的對話，當然被小枝收進耳鼓裡了，她雖然只在遠處的邊上，但仍聽得清清楚楚，這正是她（順風耳）的獨特之處。

她亦不急於一時，只是緩慢地推着主持向花園而去，務求不惹起眾人的懷疑。

而信兒為何會收到消息呢？當然是從皇太后處得來，因為她一直把信兒視作孫女看待，兩人幾乎無所不談、來往甚密。

她們兩個前後腳的，朝着自家陣營而去，把這個新消息向主子通報，得出的結論還是按兵不動，留待李強解密再作定奪！

至於大遼、定難那邊，則各自有所發現，最先還是元顏決。

「回大汗！現在得出了兩個地點，分別是（邢州）、（鄴城），分別在大宋與南唐境內。」

「小決！真確嗎？」

「絕對錯不了，我認為不可同時找尋，免得讓人起疑！」

「對！本軍師贊同，先立最近的邢州為首要目標，全力尋找最為穩當！」

「眼下精銳亦已抵達，大可以攻取幽州來聲東擊西，另一面則派小決、土、火尊者，前往邢州尋宝，兩邊同部進行！」

「好！應先生果然妙計，小決！你們三個即日起程，務必要快一步挖出寶藏帶回來！」

「得令！我們一定不負大汗、師父之重托！尋不到寶藏，決不回來！」

銀城之內、平中殿上「甚麼？仍未破解密碼？一羣飯桶！」

「公子！如今唯有帶他上來、一問究竟！」

「陶姑娘！莫非是指單德光？他不是不開口嗎？」

「我們可以如此、、這樣他或許會說也不准！」

「儘管一試吧！你們請他上來，緊記要非常恭敬，知道嗎？」

「得令，公子！」

不一會，他便被任冰摻扶着上殿，但見他容顏憔悴，咳聲嘆氣不斷，拓跋扈見狀，立馬傳太醫為其診治。

「單大人只是略感風寒，加上長期憂慮所致，只要心無雜念安心休養，數天便能痊癒。」

「有勞太醫！」

「單大人遠道而來，必然是十分想念女兒了！」

「敏兒現在宋太祖處、又能怎樣？」

「我可以令兩位相聚，但請你替我們解密！」

「呵～呵～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寶藏？」

此時拓跋扈突然跪拜於他的跟前，令他大感錯愕。

「請單大人以天下蒼生為念，勿讓宋太祖那暴君捷足先登，否則他將如虎添翼、塗炭生靈，像滅後蜀國般、大開殺戒呀，嗚～嗚～」

原來他是聽從陶詩之言，使出這招（以天下為念），來試圖感動他的側隱之心，還聲淚俱下、七情上面，比之目睹父母同時遇難，更形傷心欲絕。

此等演技相信連某某影帝、視帝，亦自愧不如，單德光不虞有詐，生性魯直的他，便就此上當啦。

「公子快快請起，折煞老夫呀！」

「先生可願助我推翻大宋，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要老夫幫你不難，但必須約法三章！」

「先生但說無仿！」

「首先，不可大動干戈、濫殺無辜，赦免有罪之人！」

「這個不難辦到！」

「其次，若得寶藏，必定要好生使用，先救濟貧苦之人！」

「這個自是當然！」

「最後，若得天下，必要輕搖減庫、恩澤萬民，做個好皇帝！」

「這不是理所應當嗎？」

「那末，敢問先生寶藏何處呢？」

「就在兵家必爭之地－（岐山）！」

「公子！我們快出發吧！」

「且慢！岐山之內有宋軍精兵三萬駐防，不能硬闖！」

「各位不必担憂，只須帶上老夫預備充足，本山人自有妙計，！」

「但先生身子骨如此、、」

「太醫不是剛說過，只須好生休養數天便無恙嗎？三天後我們出發吧！」

命轉乾坤第九十一章（立斬不赦、以害制害）

命轉乾坤 第九十一章（立斬不赦、以害制害）

興王府內「此話當真？」

「回陛下！千真萬確！她還囑咐我代為多謝大皇和皇后呢！」

「哈～哈～好個孟優，巾幗不讓鬚眉，比其兄更勝一籌，看來復國有點眉目。」

「陛下！早前立下的軍令狀，該是時候執行了吧！」

「啊！皇后說得極是，此人禍國殃民，簡直信他一成、雙目失明，把他拉出去立斬不赦！」

「哇！陛下饒命呀，嗚～嗚～」

雖然莆公公還在掙扎求饒，但待衛像失聰般，並未有停手。

只聞（哎～吔～）的微弱之聲，他的腦袋已然與身體分家，永遠也不能接上。

可惜任憑他如何呼喊，朝中也沒有人敢為他求饒，因為任誰也知道，與斐皇后對着幹的下場便是這樣！

三日後涪城的門前「你們快打開城門出城投降，否則休怪本公子動武！」

「公子且慢！有點不對勁呀！怎麼城頭上一面旗幟也沒有！」

「是呀！連一個人也不見，會否暗藏伏兵，我們不如撤退、、」

許仲謙話聲剛落，原本水靜河飛，幾乎連蒼蠅兒飛過，也能聽到的城頭之上，突然人影晃動、鼓聲如雷，無數旗幟平白升起來，一時之間旗海飄揚，嚇得孟雄等人大驚、兵荒馬亂。

半刻後鼓聲停下，城門慢慢打開，首先露出孟優的俏險，繼而出現一臉寬心的巧兒，惠兒、小菁看在眼裡，卻笑在心頭。

「大哥！怎麼樣呀，你們怕甚麼？不是要來攻城嗎？哈～哈～」

「小優！你不是在黔城嗎，到底怎麼回事？」

「我等已把兩城拿下，你們進來再說吧！」

「甚麼，你不是開玩笑吧，這可不能兒戲！」

如是者，孟雄便領着五千精兵進城，孟優更將她巧奪兩城之精彩過程，描述得繪聲繪色，只把他們聽得甚不是味兒，尤其是一心想邀功的許仲謙。

「大哥！根據胡夫子所言，必須再取渝阜互為攻守，才能奠定根基！」

「小優！這個我也知道，但渝阜並非那麼好攻取，必須先取渝山，居高臨下，但此舉必然驚動對方，以我們的兵馬，實在不足以成事！」

「那麼不若再向姑丈借兵？」

「不！先穩守兩城，再從長計議，免得顧此失彼、得而復失！」

開封府朝堂之上「啟稟皇上！幽州傳來急報，呼兒朮敖親征，已兵臨城下！」

「甚麼？他果真是要攻取幽州！有多小兵馬？」

「據報有三萬精兵，正勢如破竹呀！」

「那幽州守軍如何？」

「回皇上！不足兩萬！」

「諸位卿家誰願領兵前去救援？」

「回皇上！末將舉薦劉將軍，他領軍有方，必能大敗遼兵！」

「末將認為崔將軍武藝高強，由他領軍至為洽當！」

「不！此等大事應該交給曹將軍！」

「我反對！王將軍乃國之猛將，由他上陣必定能大獲全勝！」

刻下幽州正值危急，可惡的四大將，居然將軍機大事互相推搪，壓根兒知悉此戰甚為兇險、難言勝敗，故並無打算領軍救援。

登時惹得太祖面上陣紅陣綠、莫逆奈何，此時忽聞有人跑進殿上、高聲疾呼，令全場人大為震驚，四大將眼神更發出異彩。

「啟稟皇上！天大喜訊呀，寶藏就在幽州城、、」

揚聲者不是別人、正是李氏高強兩兄弟。

「回皇上！末將願意領軍救援幽州！」

「不，崔將軍武藝低微，應當由我去才洽當！」

「不，劉將軍領軍不善，由我前往才對！」

「曹將軍怎能担此重任，理應由我上陣！」

霎時間四大將全都推反前言，爭相嚷着前去幽州，不問而知是為了寶藏啦！太祖看着高強兩兄弟，立馬知道消息是假的。

連忙打蛇隨棍上，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以四大將來制衡大遼，實行（以害制害）先減除北方害。

「難得四位如此齊心，但寶藏乃影響我大宋國運之所在，實不容有失，望諸位能同心同德，打退強敵，取得寶藏回朝！」

由於他們太着緊寶藏，未查明屬實便答應領軍，太祖當眾便吩咐高强，手抄兩份藏寶圖，同時更講解寶藏之所在，說得頭頭是道，令他們深信不疑。

而且還帶同小枝、信兒，翌日一早便趕路，但他們並非同行，各自向東西而去，皆因阿强所指寶藏共有兩個，只好兵分兩路。

他們出發的同時，另一個壞消息傳到，不是別的，當然就是痛失涪、黔兩城了，而且還傳來渝阜附近有異動。

更震憾的是阿强終於破解首個密碼，而地點正正就在渝阜，這下子何好啦，太宗立即請纓上陣，望能一雪前恥。

江皆河自是不甘寂寞，也來參一腿，由於事關大局，失城事小、失宝事大，故亦答允要求，務求一舉成功。

太祖唯恐再出差錯，不單請准出動（紅、綠）兩旗人馬，更決定從岐山抽調上萬精銳，給予兩人調度。

由於岐山距渝阜甚遠，足有數百里之遙，最快也得數天才到，故太宗等先行起程，還帶上單敏與高強兄弟。

另一邊拓跋扈親自出手，為免打草驚蛇，先派三百人探明岐山情況，自己則只點上百人，聯同拓跋合、李元年刻日出發。

百人尋宝隊中更有陶詩主僕，當然小不了單德光啦，可謂精銳盡出、志在必得。

至於北方豪傑元顏決，已早一步率領土、火尊者，朝着邢州之方向趕路，沿路上不斷有逃難的人，向北面以外的路而去，阻卻了他們不小時間。

此刻他的雄心壯志又冒出來，還會是誰？當然是孟雄了，他派韓非、小菁當使者，前去向劉鋠借兵。

漢將軍由於上仗佔不了戰功，今仗毛遂自薦，得斐皇后美言下，南漢王終於肯首，遂達成了（漢蜀同盟），領軍一萬前往助戰。

而孟雄則率領原蜀五干精銳，外加抽調涪、黔兩城兵馬合共一萬，登壇點將，由許仲謙、韓非為左右先鋒，金正武、白霸為前後大將。

自己則居中謀劃、掌控全局，其餘人等留守三城、以防萬一，對渝阜之戰是胸有成竹。

但他不知太宗等人正在途中，雙方都不容有失，一場大戰勢之所趨，不知今回鹿死誰手？

至此，四方尋宝團加上城池爭奪戰，已是敲响戰鼓、一觸即發，到底（宝）落誰家？

命轉乾坤第九十二章（復仇意念、計謀成功）

命轉乾坤 第九十二章（復仇意念、計謀成功)

現代，玫瑰園囚室內「大家不必担心，是素芯叫我來的，她已經和小昭等人聯手，今天只是演戲而已，就是為了取信於公主。

她還叫我交這個給你們，只要跟足指示，明天中午動手必能逃脫，屆時便能趕去救你爹。

但要讓她們相信，必須假戲真做，要逼真點，我自然會有辦法，令到公主等人不出手。」

「那相信你啦！你何不要騙我們呀！」

「月兒！我從來都不會騙人的，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該人把話說完後，交了一件東西給安寅，立即從囚室上回地壚外，像是深怕被人撞破，接着向易克光打了個眼色，頭也不回快步離開。

翌日早上，百奧公司大樓，此君正在大發雷霆，其幾近扭曲的面容，逼使身邊的人，全都退出會議室，獨剩下他、、

「仇中原！你到底怎麼辦事的？為何越是收購中原的股票，我們的越是下跌，你解釋清楚？」

「斯主席！請稍安無噪，再過數天便是股東大會，只要票決通過，屆時百奧的股票必然暴脹，說不定能再創歷史高位呢！」

「哼！你給我看緊點那鬼市場，不要再讓我蒙受損失，明白嗎？滾出去。」

在旁人眼中，或許會覺得十分委屈，但他卻默默承受。當步向衛生間確定內裡空無一人，反鎖關上門後的剎那。

再也忍不住尖聲怪叫起來，還用拳腳不斷擊打牆身，狀甚瘋狂，他當然感到痛楚，但流露出來的表情，卻告訴世人並非如此。

從他的眼神中可以感到，集興奮、恐懼、傷心、痛苦、以及期待於一身，但他知道，此刻仍未能暴露出他的真面目。

他心裡在暗想着「五天，就只差五天，便大功告成，屆時便是把真相大白之時，那個其臭無比的傢伙，將會嘗到跌進地獄的感覺，嘿～嘿～」

中原航空會議室內「安董！好消息呀，找到夫人了，原來她生病入院，但不礙事的！」

「在那間醫院，我馬上過去！」

「大哥！最近為了公司的事，忽略了嫂子，現在已有解決方法，你便留在身邊照顧她吧！」

「且慢！我跟你一塊去，因為這場硬仗，極須她手中的股票，那何是三個巴仙，成敗得失可能就在這裡，為免讓她誤會，一會兒、、」

「好！全依你的！」

正豐集團大本營「浩恒！目前情況怎麼樣？」

「爺爺！進行得頗為順利，尤其是百奧那邊的人回覆，只須等到票決當天，必然成功！」

「如此有信心？不會出甚麼岔子吧？」

「放心吧！那個人的復仇意念絕不比我輕，是一旦動手絕不罷休的人，你們那邊怎麼樣？」

「這兒沒甚麼特別，只是老智原定今早匯報消息，到目前尚未見人而已！」

「爺爺！要提防應超群兩人，我感覺必定與真相有關，勿讓他與公主等人走得太近，我已交帶素芯監視他們！」

「不必担心，我有兩個絕頂高手，正在囚室外把守，陳榮那廝沒可能走脫的！」

「但願如此吧！」

其實浩恒心裡最担憂的，並非陳榮會否逃脫，而是應超群那人，令他內心湧起了一種莫明恐懼感，比之年失去父親時更甚。

回說玫瑰園內，正值午膳時間，公主吩咐小昭等人，送飯菜給囚犯。

正巧小真、小昭兩人手上有活忙，遂由小秋、阿花一道前往。

守於外邊的馮氏兄弟，與阿花暗裡交換了個眼色，隨即讓她們入內。

小秋領頭負責開門，阿花則捧着食物跟上，沿路也見不着秦氏一脈，顯然他們並無入內。

當小秋將門打開時，阿花刻意讓過一旁，使得狹窄的通道，變成有點寬鬆。

而囚室內的人，仿似早料是小秋進來般，默然不語地等在囚室兩旁。

就在門打開之剎那，小秋轉身向阿花示意之際，忽地一隻粗糙，兼且有些皺紋的手，猛地從後一把箍着她。

然後有另一隻同樣的手，拿着小刀子架在其頸項，嚇得她不敢亂動。

「小秋！我們也是逼於無奈才出此下策，只要你乖乖地合作，我保証不會傷害你！」

她狀似是受驚，身子抖震地點頭，在陳榮的挾持下，齊齊步出地壚。

當月兒等人，滿以為只有兩人把守時，冷不防公主等人已包圍着他們。

「哼！你們真斗胆，居然敢挾持人質、妄想逃走？」

再細看眾人的咀臉，均露出一早預料的神態，至此方感到，已墜進公主的陷阱中。

但事已至此，已無法改變，只好硬著頭皮，照她們的劇本去演，希望能有一人逃脫。

正當雙方在對峙之際，秦氏一脈與屠一刀等人，亦相繼應聲趕到。

「你們在幹甚麼，快放開小秋！」

「是呀！要算這樣，也不會放你們走的，還是放人吧！」

「你們不要逼我，只要放他們走，我便留下、兼且放人！」

「不可能，快放了小秋，否則我不客氣啦！」

「姓屠的，你不要出手，他們的安全由我們保護！」

「豈有此理，老子才不受你這套，吔～嘍～」

「好小子！讓老夫來會一會你，喝～嘿～」

大宝兄弟與秦婆的人，亦已交戰起來，雙方一言不合，便動真功夫啦，何其衝動。

公主等人則旁觀着，兩伙人互相打鬥，壓根兒沒有阻隔的意圖。

她們正在沾沾自喜，為了這個計謀成功，而暗自樂透呢！

反觀應超群正用他那雙鷹目，緊緊地盯着他的獵物 - 陳榮，看來是想乘亂趁機下殺手了。

暗裡只有兩人並無出手，躲於暗處窺視着某人，貌似是等待他，忍不住要釋放內心那頭猛獸。

此刻場中，以屠一刀惡戰秦伯至為激烈，或許秦伯上仗中已受傷，目前和他是不相伯仲之勢。

而秦婆這邊，正被大宝、二宝夾攻，但她倚仗半世紀的詠春絕技，並未見處於下風。

至於秦氏四小僕，則擋住小昭等人營救小秋，正在糾纏之間。

陳榮見勢即時把握機會，示意安寅帶月兒先走，他兩兄弟押後。

應超群立馬向公主打個眼色，她連隨便點點頭，平原君率先便撲向陳榮，但被秦伯橫裡一記隔空拳逼退。

他終於忍不住出手了，蘊含至小八成功力的（黑砂滔天），正迎面轟向陳榮與小秋面前，大有一舉把兩人同時擊殺之勢。

命轉乾坤第九十三章（心頭刺、眼中釘）

命轉乾坤 第九十三章（心頭刺、眼中釘）

只消兩秒，不，甚至無須一秒，便能剷除這棵心頭刺。在這剎那，連他自己也認為這兩掌必中無疑。

陳榮正担憂着他兄弟的安危，仍未來得及閃避，更無暇推開身前的小秋。

她正首當其衝，面露自出娘胎以来，從未有過的恐懼，默默地迎接着，這雷霆萬鈞的一擊。

眼看便要命中的剎那，場中人分別浮現表情不一。

先是公主等惡人幫眾，同時面露喜顏，像是終於除去這棵眼中釘，突顯出她們的勝利。

而小昭、小真，與躲於暗處的兩人，則掛着無比担憂於面上，但卻愛莫能助。

茂叔夫婦只能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愛女，即將慘死於面前，幾近白頭人送黑頭人，真是慘絕人寰呀！

易克光等護衛，望之純感心裡涼快，將上仗敗軍之劣態、一掃而空。

大宝兩兄弟因距離太遠，正是鞭長莫及、欲救無從呀。

最痛苦的還是他，正與秦伯鬥內力之際，根本不能抽身而退，更莫遑論去救。

正是遠水難救近火，屠一刀只能睜開眼，看着這慘痛的一幕發生。

於這關鍵時刻，救星終於到了，是浩恒？還是智叔？通通都不是！

但見他人未到，超強的隔空指勁，已把黑砂滔天瓦解，拯救了小秋這隻待宰羔羊。

氣勁之强，更把應超群震退丈外，幾番貫勁下盤，才站穩腳步，免卻一跌之醜。

他是誰？正是來探望入室弟子的老妖怪 - 普渡禪師是也！

但見他好整以暇的，邊撫着鬚、邊仰天而笑，完全不把應超群放在眼裡。

場中人無不罷戰、察看是敵是友，陳榮連忙鬆開箍着小秋的手。

小秋得救，更立刻撲向屠一刀身上、喪哭不止，他連隨便摟抱入懷、温言安慰。

活脫脫一對剛經歷生死的戀人般，只懂依偎在一塊，暫時忘卻了老妖怪的相救。

墓地殺出這樣的絕世高手，不單破壞他的好事，更差點令他出醜人前，唬得他不敢輕舉妄動。

暗自盤算着如何善後，下意識地請示公主，試圖將惡局推向她處，剛巧正中她的下懷。

「哼！老禿驢！好大的胆子，居然擅闖本公主的玫瑰園？」

「嘖～嘖～嘖～嘖～本座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乳臭未乾的丫頭！」

「老妖怪！真是稀客呀，多少年不見啦？」

「哎～喲～我道是誰？原來是兩個老傢伙！」

「真是揍巧呀！這裡還有老朋友的徒子徒孫在！」

「哦！除了我新收的入室弟子，還是誰？」

「剛才被你震退的，是南老殺的傳人，另外站於公主左後側的，相信是西老魔的徒孫！」

「甚麼西老魔？我師父是西幻腿！天下四霸之首！」

此時剛巧夏戰書與小知回來，聞得師父名號被抵毀，立馬反駁過去。

「啊！原來是徒弟、不是徒孫！」

「老夫才是天下四霸之首！」

「真不要臉，本座正正就是天下四霸之首、不容你們抵賴！」

「好呀！只要你打敗他們四個，老婆子我便承認你這稱號！」

「哦！當真？那何是要玩意兒啦，來，有多少斤両儘管使出來，讓我好好的享受，嘻嘻！」

言下之意是要以己敵四，接受夏氏兄弟，與及應超群兩人的聯手了。

四人對於老妖怪的狂妄，純感自身門派名號受損，紛紛看向公主請求出戰。

「好呀！既然老禿驢這麼大口氣，你們便跟他比一比，看誰家武藝高！」

得公主出言指示，當下四人毫無顧忌，迅即躍出把普渡團團圍住。

餘下人等無不退過一旁，騰出空間讓他們比武。

但卻全然忽略了，已被月兒等人走脱，獨剩下陳榮留下，足証他是言而有信之輩。

暫時把比武撥過一旁，回說安寅等剛逃出玫瑰園，便慌不擇路趕往醫院探望母親。

當到達之時已見父親在場，母親則安然無恙，一家三口亦不理旁人，互相擁抱狀甚溫馨。

月兒見狀甚是羨慕，陳華亦禁不住流下男兒淚，為他們團聚而高興。

良久才分開，並互訴大家這幾天的遭遇。

從父親口中才知道，當年確是僱人，對李煜國痛下毒手。

只是萬料不到會牽連這麼多人，致使攘成大禍，現在回想仍感後悔莫及。

「爹！這位是？」

「哦！他叫習奇謀，是來幫我打退百奧那伙人的！」

「世伯！那末兇手究竟是誰？」

「你們還不知道嗎？那便是應超群兩人呀！」

「甚麼！不成，我們要趕回去告訴爺爺！」

「月兒！沒有証據，他們大可推得一乾二淨。」

「那要怎麼辦，難道當睜眼瞎子，放過他們嗎？」

「月兒！我知道你很想報父仇，要怪就怪我利慾薰心，才會令這麼多人受苦！」

「哎！不對呀，大哥還在那裡，剛被那個高人相救啦！」

「是呀！他那麼厲害，不若向其說明原委，請他出手如何？」

「好主意！爹你留下陪娘親，我們快去。」

「安董，既然是你們的家事，我先回去辦事了。」

「也好，你們各自行動吧，不過務必小心為上。」

如是者，月兒等人趕回玫瑰園。

習奇謀則把握機會，將從宋菲菲處得到的股權，立刻轉移到安守業名下，其效率之快，與某個人有點像？

玫瑰園內，暗處的兩人開始對普渡產生好感，更期望他能把應超群兩人擊殺，以雪心頭大恨。

「唔～四個之中以你最厲害，通通報上名來，本座不與無名小卒交手！」

「前輩！我叫應超群，那是我師弟平原君，我們是黑砂雙煞！」

「我叫夏戰書，他是我雙生兄弟夏大禹，師父命名為幻腿雙魔！」

「呵～呵～又有雙煞，又是雙魔的，本座乃少林普渡禪師，一會讓你們敗得心服口服！」

四人不再打話，互通了個眼神後，分成東南西北包圍着普渡。

率先發難的是應超群，一如既往，他為了提升士氣，猛地催勁把上衣震個片片碎。

（喝～吒～）聲之後，掄起（黑砂問路），疾攻向普渡面門。

其餘三人當下不敢怠慢，分從不同方位攻擊，以配合應超群的攻勢。

但見普渡站在原地，動也不動、閉起雙目，仿佛老僧入定般，對此等攻勢全不在意。

當黑砂問路快將攻至之剎那，他猛地睜開雙眼、勁貫四指，先與面前的猛招硬拼。

只聞（波～）的聲响，應超群此招被瓦解兼震退丈外。

而普渡則借這反震之力、後退兩步，剛巧避過夏氏兄弟的飛踢。

更乘勢反身使出（劍指南山）攻向平原君，（嗡～嗡～）之聲响徹四周、劍氣縱橫。

命轉乾坤第九十四章（天下四霸、殺人滅口）

命轉乾坤 第九十四章（天下四霸、殺人滅口)

任誰也知道老妖怪這招氣勁淩厲，唬得平原君不住後退、不敢迎擋。

眼看已退到地壚門前，已然退無可退，唯有使出（黑砂迎天），勉力擋架。

眼看雙方即將接觸之際，普渡眼角已窺探到人影異動。

忽地一股強橫氣勁掩近，夾雜着黑煙而至，極其詭異莫明。

逼使他將指勁改為掌勢，以（撥雲見日）挪移開整個平原君。

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又再使出劍指南山，躍上半空與來者的惡招硬拼起來。

（吱～波～）之聲不斷，雙方沒有反震開，而是互拼了十數記之多，才收招下地。

眾人相當好奇，究竟是誰能與老妖怪，鬥個旗鼓相當呢？「徒兒拜見師父！」

隨着應超群兩人的一聲問候，其餘人方始知道是南殺掌來了。

「嘿！你兩個為何不使出絕技，與前輩過招呀，難道是怕他接不下來嗎？」

「噫～真可笑！他們聯手也不會比你強，更何況是我天下四霸之首？」

「哼！老夫不跟你耍咀皮子，我是來帶兩個孽徒走的！」

「哎～吔～吔～那就不對啦，本座的雅興才剛開始，那容得你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老子有事忙，不跟你玩意兒，要想比武，再等個半年吧，屆時老子必定奉陪到底。」

「好！你何不要當縮頭龜，秦老頭你倆見証，約戰之期在此相見！」

把話拋低後便颯然而去，完全忘記了是來找浩恒的，真是來去無踪。

南殺掌也不打話，着令應超群兩人隨他而去，不知有何要事，走得如此忽忙？

獨剩下夏氏兄弟失去對手、呆立當場，無用武之地。

但卻讓眾人見識到了，絕頂高手的小試牛刀，決非尋常小輩可比。

陳榮亦當眾向小秋道歉、束手受縛，以暫解大家的糾紛。

當一切塵埃落定，而躲於暗處的爺爺和素芯，亦同時現身。

此時月兒等人剛巧回來，可惜並未趕上，只好將安守業的話告之大家。

「果然如段大哥所猜，真兇是應超群兩人！」

「甚麼？真兇是他們？該不會是你爹為了推卸責任，而胡說八道吧？」

「怎麼可能？安叔叔已承認是他指使，便沒理由誣衊他們！」

「我可以作証，當年是我替安董牽橋搭線，找他們辦事的，一切都是我的錯，要殺要割、適隨尊便！」

「哼！本公主便先宰了你，人來呀，動手！」

「且慢！我們剛才看見應超群那廝，根本便是趁亂殺人，想把陳榮給滅口！」

他們說話之時，忽地有人從高高的圍牆上躍下，此種熟悉的行徑，不問而知是誰了！

「哈哈～哈哈～素芯說得一點不假，因為他尚有線索在陳榮手中！」

「老智！你這才回來呀，查到甚麼沒有？」

「老爺！原來當年、、這樣、、」

「啊！如此說來，也許安寅的爹和你，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十惡不赦。」

「當真！我爹真的不是那個人？」

「安寅！你先別開心的那麼早，要找得着那人問過才知！」

「啊！陳榮！現在是你將功補過之時，你還有那些人的聯絡方法嗎？」

「讓我想想、、呀！有了，如無意外，應該藏在我家的衣柜裡邊暗格！」

「那事不宜遲，我和易克光陪同陳榮回家去找！」

「那我們便在此靜待佳音啦！」

「等一下！鐵前輩為何你不告之我們，真兇是誰呀，害得白白讓他逃之夭夭？」

「對呀！你不是號稱鐵板神算嗎，莫不成是假的？」

「弱智！你們根本沒有人問過本神算！」

眾人不禁面面相覷，回想當初，的確無人相詢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以致與仇人相處數天而不自知，公主等更與之為伴。

差點便被其利用，成為殺陳榮滅口之幫兇、鑄成大錯，紛紛坐倒地上、飲泣起來。

「別哭啦！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了解真相，以後就別胡亂相信人！」

「爺爺！誰說我哭啦？我只是、、只是有沙子，剛巧往眼睛裡跑而已！」

公主這一解說，立馬惹起小美、小麗的嘻笑，繼而引發哄堂大笑，適時緩和了日來的緊張氣氛。

而南殺掌三師徒究竟去哪？但見他們正在名貴房車內，向其目的地風馳電掣。

半句鐘後便到達一棟建築物，平原君抬頭一看，禁不住脫口而出。

「師父！這裡是、、」

「對！是百奧大樓，斯主席已經找了你們好幾天，實在是沒辦法，才找到我那兒去！」

「好吧！相信是出了甚麼岔子，我們這就上去了解一下！」

「記着，他是我們的（金飯碗），必須要令今次的收購成功，為師走啦！」

「且慢師父！是這樣的、、」

「唔，留着他的確是一個禍患，這麼點事便交給為師吧！」

兩人向其師行禮後，徑自朝斯主席的房間而去，但究其實是不想見着，他那極其討厭之咀臉。

兩人更暗想着，若非師父來找，他們情願繼續留在玫瑰園，探聽虛實。

現在非但取不到李正豐的打賞，還失信於公主，以後很難再次進入玫瑰園找好處。

但他們卻不知道，若非師父出現，何別妄想從虎穴中逃脫出來呢！

當去到處於三十樓的辦公室時，剛巧被某人於不遠處瞧見，驚詫之色猛地從他面上浮現出來。

他更迅速地閃身到轉角處，明顯是要避免與兩人碰上了。

那人胆子非常大，居然於兩人進入房中後，貼近門邊偷聽。

當聽到斯主席提到，股票市場有異動時，立馬毫不猶豫地，朝升降機處飛奔。

其時升降機正由低層逐次上升，未幾，便聽到一股極其急促之腳步聲，由遠而近。

惹得他心急如焚，不斷地按着升降機按扭，極度期望它能即時打開。

腳步聲似是催命符般，一直纏繞着他，令他巴不得擁有瞬間轉移之異能。

兩秒後它終於到達三十樓，打開門的剎那，他全然不理會內裡有否人，只一個勁地往裡頭衝。

萬幸是剛巧無人，他立馬按關門及大堂的按扭，而腳步聲正越來越近，仿佛下一秒就會有人出現面前。

當門正在合上時，他眼角瞥見了兩個，讓他十分害怕的人，正是應超群這個殺人滅口的傢伙。

命轉乾坤第九十五章（刻不容緩、借刀殺人）

命轉乾坤 第九十五章（刻不容緩、借刀殺人)

於最後的一剎那，應超群趕上了，但、、門已經緊緊地閉起，而且還朝着大堂而去。

只把他們氣得面紅耳熱，立刻按旁邊的升降機按扭，希望能趕得上追着那人。

不一會，升降機開門了，他們立時驅動它往下開，而它亦不負所望，於短短十數秒間到得大堂。

兩人很有默契地分頭去找，務求要把剛才的人一把揪出來。

半刻鐘後，始終遍尋不獲，唯有拖着疲乏的身軀，返回大堂。

當見着讓那人走脱的升降機時，他們不顧旁人的目光，將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其身上。

（碰～砰～轟～隆～）的一倫，登時嚇着了所有人，但沒有一人敢上前阻止。

因為親眼看着升降機門，被徒手打得扭曲變形，試問還有誰敢發出一個（哼）字呢？

經過一倫宣洩後，似乎仍未能把心裡的不快壓下，應超群瞥見旁邊的垃圾箱，不假思索便起腳踢過去。

只把它給踢至飛上老半空，再跌回雲石地板上，慘被摔個稀巴爛，這才略微順氣地離去。

他們消失踪影後半刻，始有女性的哭喊聲相繼响起，但仍未有人敢通知安保人員。

「你們進來吧，只有我自個兒住！」

「你不是說藏在衣柜嗎？快點找出那個小册子吧。」

智叔和易克光正於陳榮家中，待他找出那些代泊司機的，聯絡小册子，立馬便會去查探他們的下落。

當陳榮搜索一番後，一如他記憶所及，終於在衣柜最入邊暗格，找出一本小册子來。

「有啦！在這裡！」

「慢着先讓我瞧瞧！」

「是這個，絕對錯不了！」

「我們快回去！」

忽聞（轟～隆～）之聲响起，窗戶已被人用隔空勁強行破壞，接着一雙勁掌疾撲向陳榮。

只有智叔來得及反應，（金鋼開路）猛地迎上去，逼使對方放棄眼前的獵物。

雙方短兵相接拼了數招，隨着（伏～）的沉响後各自退開。

但智叔比來者多退了三步，比對方距離陳榮之處更遠，明顯是功力有所差距。

突然又遇襲，早已令到他有如驚弓之鳥，下意識猛地後退至易克光身前。

但神秘人並未有放棄，尚未站穩陣腳，便已於半空中催勁，（嘶～嘶～）之聲大作。

很快一股黑氣凝聚於雙掌，易克光不料對方功力如此精湛。

竟能瞬間吐納使出隔空掌，連出手相救的機會也來不及。

「快閃身、、」

智叔的一句話尚未說完，陳榮胸腹間已中半招（黑砂無定）。

登時整個人如斷線風箏般，直直地撞上易克光處，連消帶打震得兩人連環倒地。

與此同時，智叔亦向神秘人施以還擊，（伏～伏～）之聲不斷，（金鋼碎石）已儲勁待發。

神秘人亦不怠慢，剛吐勁不久，便又催動內力，黑氣再度浮現。

智叔發勁之剎那，神秘人亦已儲勁充盈，兩者幾乎同時出手，各自的氣勁正面地碰在一塊。

霎時間爆出如雷貫耳之聲，雙方並未有再度交鋒，皆因神秘人乘着反震力，順勢施展輕功開蹓。

智叔深感其厲害，故亦不再追趕，連隨便先察看陳榮傷勢。

「陳榮！你怎麼樣？」

但見他胸腹間焦黑一片，兼有微微烏煙冒出，更口吐鮮血，已是氣若游絲、奄奄一息。

而他手中仍緊緊握着那本小冊子，可想而知，他是懼怕神秘人來搶奪了。

他們立刻把其送去正豐醫院，同時通知爺爺等人，這個又驚又喜的消息。

於駕駛途中「智叔！我知道神秘人是誰！」

「甚麼？快說。」

「他是應超群的師父－南殺掌！

「真想不到！居然是天下四霸之一，難怪內力這般深厚！」

當去到醫院不久，爺爺及中原的人亦陸續趕到，連本身在病房的安守業兩人，也跑出來察看他的情況。

眾人見着已是待死的他，無不心頭一緊、悲戚連連。

連公主等受害者遺屬亦如是，陳華更是早已泣成聲，安寅連忙摻扶着他、免其暈倒。

現場一片愁雲慘霧，仿似再沒有任何人或物，能改變這個不爭的事實。

只待充當死神的醫生，前來告訴大家，已為他於死亡冊上留名而已。

眾人正在呼天搶地時，陳榮顫巍巍地慢慢舉起手、向着爺爺，似是有說話要吐出。

他立即趨前握着其手，智叔見狀亦趕到他的身後、貫輸內力，試圖為他延續生命，好讓他把遺言盡訴。

「李、、主席、、請原諒、、我家、、老爺，救救、、中原吧、、」

「放心吧！我甚麼都知道，一定不會讓百奧那羣傢伙得逞的！」

當爺爺答應請求後，他再也支持不了，無法再吐出片言隻語，撒手西歸見佛祖去啦！

安守業等人無不感到婉惜，失去了一個無人替代的戰友、伙伴，此刻已是淚流滿面。

臨死也為了主子安守業，與中原航空的命運，全然不顧自身安危。

無私的奉獻，以及忠心耿耿的行為，實在世所罕有，令眾人心底盟生一股敬重之感。

「陳華！真是苦了你，但你放心，你兄長的仇，我必定會為你報的，亦會為他操辦身後事。」

「多謝、、老爺、、嗚～嗚～」

「另外，據他生前提起，你是為了向我報仇，才指使應超群行事，這當中必定存着誤會。」

「此話怎講？我是收到消息，得知父親於飲宴後，被你派人推下樓梯摔死的，難道有錯嗎？」

「我不認識你父親，更與他無仇無怨，怎會下此毒手呢？莫不是、、老智，你去查明原委！」

「老爺！據易克光所說，兇手是南殺掌！」

「甚麼？原來是他，難怪連你也救不了陳榮，那傢伙極其厲害，你打算怎麼辦？」

「我想上一趟少林寺，請師父出山！」

「唔，老妖怪與南殺掌較早前，曾先後上來玫瑰園，他們還立下半年之約。

依我看，不若等他一回，一邊尋找証人，另一方擊破百奧的陰謀。

屆時一併解決掉三人，以祭所有犧牲者的亡魂，大家認為何好？」

爺爺道出這個策略，眾人連同陳華在內，紛紛點頭贊好。

命轉乾坤第九十六章（逃出生天、票決之期）

命轉乾坤 第九十六章（逃出生天、票決之期)

當下智叔便依計行事，前去逐一找尋小冊子內的，每位代泊司機，期望能有好消息帶回來。

而他則趕緊通知浩恒這個消息，着他加快計劃進程，以期能於票決當天大敗百奧。

回說百奧大樓內「甚麼？被仇中原那廝逃脫了，這該怎麼辦？三天後便是票決之日了。」

「目前我們手中，已有接近四份一的中原股權，相信成功的機會很大。

但百奧的股值不斷下跌，才是讓我最担心的，背後可能有人在動手腳也說不准。」

「那應該怎麼辦？」

「斯主席！依我看，可能有人想打百奧的主意！」

「甚麼，居然有這種事？」

「對方或許就是正豐集團！假如屬實便麻煩透頂啦！」

「那是否要把收購撤回？」

「不，暫時靜觀其變，保持着己方股權不被收購才是上策！」

「真想不到仇中原那廝是叛徒，怎處理他？」

「現在大戰在即，暫時擱下來吧，以免分心。」

「好吧！應超群！這兩趟事就全交給你了，千萬別讓我失望呀！」

此刻在百奧大樓不遠處「吁～哈～從未試過這麼驚險，真想看到他們的表情，一定是一個面紅、一個面綠，哈～哈～」

應超群的宅內「哈～哈～徒兒，為師給你們捎個好信兒！」

「啊，師父是否已經、、」

「當然啦！你道為師是誰，那廝中了殺招黑砂無定，絕不可能有命活下去。」

「師父才是真正的天下四霸之首。」

「徒兒說得一點不假，哈～哈～」

「對呀！剷除了這個禍根，便能全力將中原據為己有，接着便輪到正豐集團，哈～哈～」

三日後玫瑰園內「老爺！查到了，但只有一人仍在世，而且已經早早移民美國，尋找不易。」

「老智！要你走一趟遠路啦，必須得找到此人，才能指証應超群，還那些亡魂一個公道呀！」

「老爺別那麼說，這是我的職責，要算天崖海角，我也要把他帶回來！」

「這可能須要很長時間，這些是路費，一有任何發現，立即通知我吧。」

「爺爺！我跟他一起去吧！美國我曾待過兩年，相信會有點幫助！」

他們二話不說便起程，公主、素芯等紛紛期盼着，他能盡快把証人帶回來，拆穿應超群的魔鬼面具。

正豐集團大本營內「爺爺！幸好仇中原避開了他們，否則下場將不知怎樣。」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為了當年之仇，老夫何不想再添新魂，否則怎對得起他爹呀？」

「放心吧爺爺！我也是八大文武生的後人，這個仇大家都有份兒，我只是略盡綿力而已。

今番已在其內部下了手腳，就只待明日票決、一決雌雄吧！」

中原航空會議室內「安董！我已依照計劃進行，現在我們的股權，提升了三個巴仙，相信有機會踢走百奧！」

「話須如此，但不知怎的，眉頭總是不斷在跳，心裡頭很不踏實呀？」

「大哥別担心啦，李正豐不是已答應相助嗎？相信陳榮在天有靈，必定會保佑我們成功的！」

「對呀安董！請相信我習奇謀，我們會旗開得勝的！」

票決當日，所有大小股東，陸陸續續出現投票會場，由於今次規模極大，吸引了很多傳煤到場採訪。

而且還是直播節目，令到全世界第一時間知道，何謂非常轟動。

至於投票是有時限的，於一般辦公時間內進行，股東必須親身到場投票，每半個小時便會當眾點票一次。

並且即場公佈，絕不容許有人耍手段，好讓大眾了解最新情況。

時至中午，經過統計下，中原這邊正處於下風，以二十三個巴仙，略遜於百奧二個巴仙。

安守業等人當然着急，但仍未見李正豐出現，正值午休時間，只好小休片刻，同時聯絡他。

短短的一句鐘，感覺尤如一輩子那麼慢長，安守業這刻如坐針氈，半刻不敢放鬆。

局勢不利，要算山珍海錯擺於面前，亦令眾人食不下嚥，這頓只草草了事。

午休過後恢復投票，但仍未能聯絡上李正豐，不期然讓眾人心頭一緊。

「哇～哇～大家快看！」

「百奧領先很多呀！」

「哇！中原一定會被收購啦！」

「哎吔！我手上還有中原股票呢，真不知是好是壞！」

才半句鐘到了發表時間，結果一出，即時惹來所有人如上哇然。

其餘的股東，未知是否受到羊羣效應，紛紛於再開段便投向敵營。

令到彼此差距更相形見絀，已有六個巴仙之距。

斯主席則露出勝利者之恣，於會場大放厥詞，更擺出不同恣態任由記者們泊照。

反觀安守業立感一陣暈眩，安寅和安守正立即摻扶他坐下。

宋菲菲則遞上温水一杯，一家人互相關懷，盡在不言中。

應超群則表情甚是複習，既有羨慕、妒忌，亦有憎恨，無奈，復現痛苦、難過之情，名符其實七情上面、盡在其上。

沒多久，他們各自的表情全然消失，記者羣更爭先朝入口處湧，像是發現了甚麼大人物般。

因為他們終於來了，以李正豐為首，浩恒、仇中原伴着左右，還有無數人跟隨其後。

一大伙像軍隊般，浩浩蕩蕩地步進會場、好不威風。

爺爺更渾身散發着皇者風範，令人望之肅然起敬。

攝影機的手正忙不過來，活像安裝了摩托般，沒有一刻停下，當眾謀殺了不小菲林。

安守業等有如蒙主寵召般，紛紛面露喜顏迎上去，全然與剛才的愁眉苦臉、截然不同。

再反觀斯主席等，正感受到非比尋常的無形壓力，剛才的意氣風發，早早便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正當眾人以為爺爺會去投票，但他卻一屁股的坐下，揚手示意左右辦事，嚴然一副黑道頭子的咀臉。

只聞仇中原一聲令下，身後近半百人隨即前往投票，原來都是中原的小股東，必定是他們找來助陣的。

命轉乾坤第九十七章（正中百奧、世紀商戰）

命轉乾坤 第九十七章(正中百奧、世紀商戰)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啦，集合的力量迅即令差距，縮至只有兩個巴仙。

斯主席等看在眼裡，以為會有極大衝擊力、但不盡然，隨即心頭稍寬。

「哇～哇～李正豐來了，中原有救啦！」

「當然啦！我們老早就想到他會出手了。」

「幸好我還持着中原的股票咧，明日一定大升啦，哈～哈～」

「嘖，你們言之尚早啦，現在才剛開始，等一會必定打到百奧，無還手之力呀！」

場中人紛紛各自發表意見如上，盡顯正豐集團的舉足輕重。

安守業等則禁不住，露出稍為失望的表情，還齊齊看向爺爺，活像受過訓練，顯得頗為合拍。

爺爺隨即（啪～啪～）的弄响手指頭，浩恒手執公文袋排眾而出，走到投票箱前轉身。

「這裡是兩個巴仙的中原股權，我現在投給安主席。」

他刻意用高八度的聲音道來，目的當然是要告訴世人，正豐集團站於安守業這方。

再透過傳煤，吸引外邊尚未投票的股東，前來投他一票。

雖然尚未知成效如何，但此刻彼此的差距，已然抵消得一乾二淨、同得二十八個巴仙。

他的兩下板子，迅即扳平局勢，亦令到場中人，作出以下七嘴八舌的談論。

「哇～哇～好呀！李正豐萬歲、萬歲、萬萬歲！」

「哇！幸好收到小道消息，叫買中原的股票，我便信啦，沒買的何真走宝咧，嘻嘻！」

「好了，終於追回了，剛才還以為會就此投降呢！」

「正式弱智！那有這麼輕易敗下來？他何是李正豐呀！」

斯主席立馬向助理耳語一番，他即時用手指，在平版電腦上不斷撥弄。

不一會便向主子點點頭，他不由得將陰鷙鷙的咀臉、掛在嘴上。

這點絕對不下於爺爺，由此觀之他們應屬同類，只是別具一格。

一隻是貪婪無比的豺狼，而另一隻則是，狡猾多詐的老狐狸巳。

至於誰者熟誰，請大家自行判斷，我這（說書人）便不作評論啦！

甚麼！看了這麼久，還未知道我是誰？真混脹，猜得到，給你一文錢買紅棗，嘻嘻！

「哈～哈～我道有何本事，就這麼點嗎？平原君！還不拿你的半個巴仙去投票？」

原來應超群還留有（惡魔）一着，就是待對方先發投手，然後再施以還擊，好讓他們再次失望。

形勢瞬息萬變，大家就在半個巴仙之距爭持着，進入拉据戰。

非單場中人緊張萬分，連正在收看直播的人，亦關注着整個局勢。

事因自正豐插手，巳經並非中原與百奧之爭，而是正豐與中原合戰百奧。

正豐的實力，當然不容置疑，遠比巳經壯大的中原更强大。

但百奧的規模，亦不容忽視，是美國首屈一指的集團。

打從百奧暟睮中原開始，便醞釀着今天這場（正中百奧、世紀商戰）。

今番兩雄雙遇，必有一場龍爭虎鬥，此時有人再度出手，純然令局勢再度升温。

「嘖～嘖～本少爺早料到你有此一着，萬幸我早有準備，這半個巴仙有用武之地啦！」

仇中原隨即向安守業，投下了（神聖）的一票，雙方又再勢均力敵啦！

就在這個緊張的節骨眼上，突然又有人來了，原來是中原的小散戶股東。

而且為數不小，足有上百之眾，還絡繹不絕。真有點像去嘉年華般，個個歡天喜地的來揍熱鬧。

會場雖大，但巳被其擠個水洩不通，此刻就像個遊樂園般、擠湧非常。

相信他們都為了，能親身參與這場世紀商戰，而感到自豪及榮幸。

這些人都無甚所屬，完全未知是站於那方陣營的，禁不住惹人猜測。

但很快便知道答案，因為斯主席聽了助理的耳語後，便咧嘴一笑、態甚詭異。

過不了半句鐘，又到了公佈臨時結果，當爺爺等瞧見那數字後，簡直不敢置信。

皆因數字正顯示他們一方，又再落後了百奧三個巴仙之遙，看得斯主席等，笑個合不攏咀。

眾人正在為此而大傷腦筋，仇中原和習奇謀等，更企圖找尋原因。

但浩恒比他更為着緊，將手機遞向他們面前，有段留言在網路發佈。

（中原股東只要投票給百奧，使票決通過，屆時將獲發紅利）云云。

連爺爺亦想不到，斯主席會為求取勝，出此（拋磚引玉）之策，實行以本退敵。

不自覺地竟然鼓掌起來，場中人無不察其舉動，猜想究是何意？

但相信只有極小數人，才會明瞭他的真心本意。

反惹得斯主席眉宇之間、戚上戚落，煞是難明。

此刻距離投票截止時間，剩下不足一句鐘，形勢已全然傾向百奧一方。

只待大會負責人喊停而已，令到安守業等如熱窩上的螞蟻、焦急異常。

而大會中央掛着的大鐘，正不斷跳動，仿佛提醒着場中人、時間無多。

一分一秒的在倒數，時間正俏然逝去，連帶中原的命運亦如是。

斯主席又再堆滿着，那意氣風發的雄恣，剛巧與垂頭喪氣的安守業，形成強列的對比。

聰明的記者羣當然不會放過，此等相映成趣的模樣。

紛紛將其攝進鏡頭裡，大部份還打算用作頭版之用呢！

其時雙方的差距，已增至三個半巴仙以上，似乎是難以反敗為勝。

場中人又發表下列意見，盡顯羊羣效應，三心兩意之徒居多。

「哎～吔～慘啦！我全部家當都押下去了，今匀血本無歸矣，嗚～嗚～」

「我比你更慘呀，我還問人借錢押下去了，嗚～嗚～」

「你們不要難過啦，此番失利，下回再努力吧！」

「怎可能沒有下回呢？假如此次被收購了，我們不跳樓是不成啦！」

「大家不要想不開，我剛剛在百奧賺外快來，我請吃飯吧！」

「哎，為何百奧會給你錢？」

「啊！你們沒收到消息嗎？他們說只要向其投票，便有分紅啦！」

「那你投了嗎？」

「當然投了啦！」

「豈有此理，原來是你這臭傢伙，快把他抓起來，假若真輸了，便先把他推下樓去。」

「哼！好呀，正好為我們陪葬。」

「哇～不要呀，也不是只有我一個，為何抓我？」

「正式低能！你面目可憎還不足夠嗎？」

命轉乾坤第九十八章（峰迴路轉、邪不勝正）

命轉乾坤 第九十八章（峰迴路轉、邪不勝正)

正於此時，大門外有一羣少女闊步前進、勢不可擋。

由於大都年輕貌美、身材出眾，無不把場中人的靈魂兒，全都吸攝過去。

登時（哇～哇～）之聲不斷，盡皆為其吸引，無不議論紛紛。

接着還响起一把嬌滴滴之聲，讓爺爺等純感熟悉無比，全部猛地朝發聲處掃視。

「本公主持有三個巴仙股權，現在、、嘿～嘿～應該投給誰才對呢？」

好個公主居然在此耍壞，究竟目的何在，難道會傾向百奧、違逆爺爺？

「是呀！我也有半個巴仙，該怎麼辦？」

「哎吔～我也有半個呀！」

「還用問嗎，當然是投給中原了，難道你們想投給百奧不成？」

「爺爺！這何說不准啊，反正股權是我的，本公主喜歡投給誰，你管不着！」

「哎吔！公主，是這樣的嗎？那我們唯你馬首是瞻啦！」

「公主！我是應超群呀，怎麼這麼巧，想不到你也是股東。

既然適逢其會，假若你相信在下的話，便跟我一樣投給百奧吧，保証你以後安枕無憂。」

「啊！真的嗎？那我們相信你便是！」

「那我們也去！」

「不要呀！白痴，你快給我住手！」

「公主！不要呀，求求你，嗚～嗚～沒了、、中原沒了，嗚～嗚～」

這齣鬧劇盡數映入，場中人的眼廉中，惹得半數在嘻笑，另半數則在担憂。

聽着安守業等的哭喊聲，純然令到應超群等心中涼快。

斯主席更忍不住當眾狂笑，仿似是已經勝卷在握，對手已無法力挽狂瀾。

「若蘭軍師！為何你們不去？」

「去甚麼？我們也沒有股權！」

「啊！原來你們是窮等人家，難怪、難怪。」

「豈有此理，你在說甚麼，滾開。」

經過她們一番擾攘後，又到了公佈時候，其時只剩下半句鐘而已，似乎真的大勢已去。

當數字公佈之剎那，場中絕大部份人都錯愕不已，尤其是雙方陣營主要骨幹。

「哎～吔～哎～吔～怎會迓這樣？」

「是呀！那豈不是還有一線希望嗎？」

「對呀！我們不用跳樓啦，哈～哈～」

「那我也不用陪葬啦，哈～哈～」

較早前的人，又再發表自身的感受，而且還極其人性化呢！

「甚麼，你有否點錯？怎會只相差不足半個巴仙？」

「哈哈～哎吔～肚子痛～哈哈～」

「豈有此理，公主！你為何出爾反爾，這不是愚弄我嗎？我究竟那裡開罪了你？」

「現在還不是時候，到你師父的半年之約，屆時便會告之，你耐心等候吧，哈～哈～」

公主這種反覆無常的態度，的確令應超群等難以捉摸。

不單戲弄了他，還令戰局變成勢均力敵、勝負未定。

連己方陣營的人，也被她們精湛的演技，騙得暈頭轉向、欲哭無淚。

真不愧為四人惡人，不，應該追封別號為（四大話精）才貼切。

不過她們亦開心不了多久，因為百奧的殺手鐧來了，正是南殺掌，難道他想當眾殺人不成？

聰明過人的讀者當然不會相信，只有白痴才會，啊！在下不是說你，嘻嘻！

只見他手握着公文袋，昂首闊步走到應超群面前。

陳華即時盯着這個殺兄仇人，幾乎衝動得撲上去，但被浩恒阻止了。

「徒兒！還是你早作預備，這裡是半個巴仙的股權，否則何是要哉筋斗啦！」

「嘿～嘿～這下子你們敗得心服口服了吧，正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哈～哈！」

眾人聞言立馬心頭一冷，更想不到應超群這廝，竟然還再留有後着。

又再一次令到氣氛高賬，議論之聲不斷，攝影機亦忙個不可開交。

於此緊要關頭來這一手，無疑是雪上加霜、冰上加冰，令百奧領先低於一個巴仙。

但勢想不到的事緊接而來，某個人的一句話，勾起了他拋諸腦後的記憶。

「安寅！你不是中原的小少爺嗎？你有否股權在手？」

「哎吔～月兒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的確是曾經給阿寅半個巴仙，你快去查詢！」

大會負責人即時為其查核，萬幸真有其事，才挽回這些微劣勢。

但仍不足以力挽狂瀾，尚欠半個巴仙，才能戰勝百奧這羣惡魔，時間只剩下一刻鐘。

於這緊要關頭來了幾個人，原來是公公婆婆羣，正握着手杖顫巍巍地步進。

浩恒等即時趨前摻扶他們，斯主席則不屑一顧，只有應超群趕上前。

「婆婆！我們正豐是來幫安主席的，請投票給中原吧，百奧那邊是壞人，千萬別相信他們。」

「公公！我們百奧是世上最大的，請投給我們吧！那邊正豐是不懷好意，千萬別理他們。」

雙方都為了得到他們投票，而實行拉票行動，而且還越來越多人參與。

公公婆婆羣受到熱烈歡迎，並未有驚惶失措，反而還自得其樂。

完全沒有任何表示，各自投票去，惹得眾人各自猜測，究竟會投給誰呢？

這下子連爺爺這個首富也沒撤，雙方只好求神問卜，祈求幸運之神降臨自家了。

投票時間終於截止了，再沒有任何人或事能改變，即將公佈的終極結果。

（噔～噔～噔～噔～）場中像是响起了一串，頒獎前夕的奏樂聲般。

惹得場中人正金睛火眼，凝神靜聽着，這歷史性時刻的到來。

「以下公佈最後投票結果，首先是百奧公司，獲得三十八個巴仙支持。

接着是安主席一方，獲得三十八點一個巴仙支持，議案正式被否決。」

由於主持人的語氣極其緩慢，令到所有人均大為着緊、心急如焚。

當答案公佈之後，仍有人無法理解，臉上堆滿極其疑惑之色。

只有當安守業等高呼萬歲之時，才得悉已經分出勝負。

哇哇之聲登時不絕於耳，半數人更歡天喜地慶祝起來。

「好了！真的不用跳樓啦！」

「那我也不用陪葬啦！」

「那我們去吃飯吧，我作！」

「不，大早説好，應該我作東才對！」

「不，我們取勝啦，由我們來，去，哈～哈～」

人性的一面表露無遺，正是悲亦喜時愁中有樂。

公公婆婆羣即時眉飛色舞，開心得手舞足蹈，原來都是支持安守業的。

全憑他們的最後衝刺，才能化危為安，安守業等紛紛趨之若鶩、上前道謝。

命轉乾坤第九十九章（半年之約、昔年火災）

命轉乾坤 第九十九章（半年之約、昔年火災)

當下雙方的神態，完全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彷彿互換了靈魂般。

精靈的記者羣，立馬把其收納用作頭版，更將較早前的照片給擦掉。

未待報章刊登，廣大的市民已於直播中得悉勝負。

全都在留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因為極有可能影響金融市場。

斯主席等恐怕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被他們反敗為勝，而且還只差了些微。

無奈下瞪了安守業一眼，正想拂袖而去，但卻被人喊停下來。

「嘿～嘿～斯老兄！怎麼走得這麼急呀？老夫還想送你一份厚禮呢！」

「哼！李正豐！你能有甚麼好東西給我，難道是讓出正豐集團不成？」

「哈～哈～怎麼可能呢？我還想告訴你，我正在收購你的百奧呢！」

「甚麼？你、、豈有此理，原來是你在搞鬼，難怪最近的股價不斷下跌！

我不會如你所願的，走着瞧吧，我們走！」

「哈～哈～」

「多謝李先生，多謝大家鼎力相助，謝天謝地，終於把那頭豺狼給打跑啦！」

「好啦，接下來便輪到我啦，這次交給浩恒、仇中原，給點顏色他們瞧瞧！」

經過驚心動魄的拉据戰後，這場世紀商戰終告落幕，而另一場爭霸戰，正在醞釀着。

爺爺等亦返回玫瑰園「哼！要不是本公主出手相助，安寅這臭小子早當了敗家子啦！哈～哈」

「嘖～你還好說咧，居然連我們也騙了，害得大家白担心了一場！」

「當然啦，這樣才能看那傢伙，被騙透了的樣子嘛，哈～哈～」

「對呀公主！這下子算是暫時報了半邊仇啦！」

「幸好軍師出謀劃策，我們才達成此事，應該大事鋪張、好好慶功！」

另一邊廂，百奧大樓內「應超群！現在怎麼辦，姓李的老頭何不是好惹的！」

「既然收購中原不成，當務之急是抽調回資金，以備戰才是上上之策。」

「這也沒辦法，全都交給你啦，絕對不能讓他們得手！」

「放心吧！同坐一條船，正是唇亡齒寒，我當然會全力以赴，把他們擊敗！」

「但願如此！說起來究竟仇中原，那臭小子是甚麼人？」

「據瞭解，是當年那檔事的遺孤之一！」

「那檔事、、莫不是十二年前的車禍？」

「正是，而且我更查探到那些死剩的人，幾乎全都在李正豐身邊！」

「原來如此，難怪、、」

「師父已和他們立下半年之約，屆時必定大動干戈、惡戰一場。

對方高手如雲，我亦要及早備戰，找尋高手助陣，否則難以取勝。」

「對方有這麼厲害？你師父不是甚麼、、四霸之首嗎？」

「話雖然如此，但當我親自領教過，少林寺那老妖怪之後，便有所改觀啦。」

「那你心目中何有人選？」

「有，只有請西幻腿聯手，才能與之一決雌雄。」

美國紐約，智叔兩人經過長途跋涉，剛剛抵達這個陌上隴間。

於他而言，何是從未踏足之地，對於尋找証人，完全茫無頭緒。

幸好有月兒同行，才不致落得個四處奔波、費時失事。

「月兒！這個地址已是十年前的十月，還真不知道是否仍在呢？」

「我們先到附近找個地方落腳吧！」

「這也對，人海茫茫，急也急不來！」

未到某酒店，便已見附近人頭湧湧，個個手執鮮花，愁眉苦眼地朝不遠處而去。

他們隨即進入酒店查詢，從職員口中，聽到某個可怕消息。

原來今天剛巧是，某場火災的十週年紀念，故此出現剛才的奇境。

再細問之下，方知道火災，是發生在當年的十月中旬，剛巧與証人移居日子吻合。

不期然令他們再追問，火災地點，揍巧便是証人所住之處。

那處已被改建成為公園，供民眾休憩，及祭祀當年的死難者之用。

他們聞之色變，問明地點後，立刻飛奔而去、查個究竟。

發現花園中央建有一面墓碑，碩大無朋，上邊刻上死難者之名字，足有上百之眾。

由此觀之，當年的災情何其悽慘，她們立即嘗試找尋証人的名字。

「哎？月兒！有發現呀！」

正豐集團大本營「哈～哈～看着姓斯的失望表情，真是大快人心。」

「當然啦！到頭來一場歡喜一場空啦，哈～哈～」

「我想呀！到現在他還未知我是誰呢！」

「他又哪裡想到你是臥底，與我們裡應外合，翻了一番百奧的股咧！」

「不過剛剛大戰一場，我們也沒沾上多小甜頭，若要收購它決非易為。」

「現在時機尚未成熟，或許會得不嘗失，有何妙計可嚴懲他呢？」

「唔、、我有一計，可對他迎頭痛擊，但須要中原那邊協力、方能成事。」

「怎麼樣，仇中原！說來聽聽。」

「我們先把手上的、、這樣，嘻嘻！」

半夜玫瑰園後花園，有條黑影無無息躍進，而未被人發現。

落地無聲，足顯其輕功之高、世所罕見，大有比老妖怪過之而無不及。

神秘人似乎對園境頗為熟悉，不假思索便朝宿舍而去。

到得其一房前，（喀喀～喀喀喀～）這樣子輕敲着，似是一段暗號。

未幾房門便打開，神秘人立即閃身而入，房內人迅速關門，擺明是不想讓人瞧見。

「徒兒參見師父！」

「好，最近怎麼樣，過得可好？」

「師父！最近、、」

「這麼巧？我們天下四霸，居然先後出現在此，他們還立下半年之約，有意思，有意思呀！」

「師父！那我們怎麼辦？」

「還能怎樣？如此盛會，當然不能錯過，正好讓你們見識一下。」

「但以我們現在的武藝，恐怕、、」

「哎，尚有半年時間，待為師替你們推宮過血，再加上自身努力，武功必然有所增長！」

「那會否損耗師父的、、」

「為師修為深如大海，絕不會有損於己，反之你們何別浪費，我的一番苦心，明白嗎？」

「多謝恩師栽培！」

中原航空會議室內「安董！恭喜你擊退强敵，重奪控制權！」

「歸根結底都拜習軍師之助！」

「對呀！要不是你提出兵行險着，再加上與正豐聯成一線，才能扭轉乾坤呀！」

「安董！雖然危機暫除，但仍須提防，因為正豐已向百奧宣戰，他們極有可能抽調資金。」

「說得不錯，目前最重要是穩定股價，以免再被人有機可乘。」

「話雖然如此，但假若正豐要求，是否須要伸出援手呢？」

「這個恩情當然要還，但可以選擇金錢以外之方法，正好給百奧狠狠地還擊。」

命轉乾坤第一百章（爭奪渝山、偶遇鹽幫）

命轉乾坤 第一百章（爭奪渝山、偶遇鹽幫)

先回到古代，上回提到四方尋宝團，及城池爭奪戰正密鑼緊鼓。

由於各方豪傑先後出發、各有遭遇，這便要看誰個本領高強。

此刻正有快騎朝渝阜而去，顯示出十萬火急，距城門只有目測之遙。

其勢雖迅，但馬匹似是力有未逮、半途跪下，把馬背上的人狠狠地摔跟頭。

城頭兵卒早早已瞧見來騎，不斷留意來者何人，有何標誌、以之識別。

當他摔下來時，始發現是自家使者，相信必定是朝廷派來。

立刻打開城門派人相迎，尚幸使者只受輕傷，連忙帶回城中相詢。

「太守大人！這是八百里快馬急報，二皇爺交帶，請大人務必如實照辦！」

「唔，待我先了解，到底是何事如此緊急！」

當他看畢密函後，禁不住冷汗直冒、雙手顫抖。

「大人！這般大事，我們恐怕未能應付呀，可否要求支援？」

「有支援呀，不過遠在岐山，正是遠水難求近火呀！」

「那總得執行皇命呀！」

「不若我們兵分兩路、各守一處，互相照應、等待援軍，可好？」

「不成！城中兵馬只有八千，亦無大將把關，此舉實屬兇險非常。」

「但萬一渝山有失，你我都担當不起呀！」

「尤將軍！城若有失，將無處避身呀？」

「這樣吧！你給我三千兵馬，先到渝山駐防、以免被人捷足先登。

另外再派人到（合川）借兵，以防萬一，你看何好？」

「唉！只好見步行步吧！」

他們派人請援之際，岐山精兵剛出山谷，最快要五天才抵達，但已被某方探子窺見。

另一支兵馬已俏然接近，他們正是孟家軍，由孟雄親率五千精兵，到底誰更快呢？

「孟公子！我相信你這次一定能奪得渝山，達到三城互防。」

「當然，巧兒！這何是首先一步，我必定會傾盡全力的。等會若然遇到敵軍，你必須緊靠着我寸步不離，這樣我才能保護你，明白嗎？」

「知道了，孟公子。」

「未知小菁與韓副將，能否借到援軍呢，那個南漢王只是想利用我，單看莆公公那不男不女的妖怪，便知他並非全心相助。」

「今時不同往日了，據聞莆公公已被處死，由斐皇后輔政，形勢今非昔比，她必定對孟公子全力相助，你儘可大展身手，一嘗復國心願啦！」

「當真？巧兒你可別騙我哦，我對你何是推心置腹，比我家小優更信任啊！」

巧兒但聽他直言無諱的心底話，純感心頭甜絲絲的，彼此間的距離，像一下子拉得近近的。

由拓跋扈親率的百人尋宝團，已到（慶州）不遠處。

未知是否受到幽州城戰影響，沿途暢通無阻，正於茶居內午休，是最順利的一伙。

「單大人！尚有不足三天腳程，可否相告妙計何在？好讓本公子早作預備。」

「哎～吔～你們就別着急啦，現在告之也沒法準備，待去到岐山附近再說吧！」

他向拓跋扈與陶詩通了個眼色，為防走漏風聲，明顯是不想吐露太多。

當下他們亦不再作聲，俏俏地留意茶居內的人、有否異樣。

更示意拓跋合等，裝作去矛廁而外出，查實是一貫暗號。

實則是吩咐探子，四出明查暗訪，了解附近虛實，以防遭到埋伏。

片刻便過，伏萬軍突感異動，未待探子回報，示意眾人即時起程。

才剛離座，便有無數人從四面八方湧出來，把整個茶居重重包圍。

「大胆！你們是甚麼人，想怎麼樣？」

「嘿～嘿～好說啦，這裡是我們（鹽幫）的地頭，這麼大伙人闖進來，也不招呼一聲，究竟是那一路的，還不快快道來！」

「這位兄弟請勿誤會，我們商隊只是路過貴境、並無惡意。」

「小姑娘！你該不會是覺得我好騙吧？哪有這麼大的商隊、兼且手持兵器的！」

「哈～哈～老兄果然不是蓋的，大家都是武林中人，就別說廢話啦！

我們有要事在身，你就開個盤口，讓我還個價，也好讓你交差，如何？」

「甚麼？你這是瞧不起我們啦，兄弟們動手、、」

「哎～吔～大爺們且慢，請聽老夫一言。」

「好！老頭子，有何話快說。」

「我看你們如臨大敵，想必是有對頭人即將而至，對嗎？」

「啊！好眼利的老頭，難道你是他們的幫主？」

「不！老夫乃一介文人，何談甚麼幫主呢？只不過不想睜眼，看着大家自相殘殺，而各自的敵人，卻在暗裡笑而已。」

「哦！如此說來，你們不是（巨鯊幫）的人？」

「甚麼巨鯊幫，從未聽聞！」

「對呀！我們是從北面來，打算到西面去辦事而已！」

此時雙方的手下，有三兩名突然趨前，向所屬首領耳語一番、神情緊張。

宋太宗與江皆河已出發三天，卻仍未離開宋境，暫時在（金城）下腳。

皆因同行有兩個麻煩傢伙，不是要這、便是要那，諸多問題挑三揀四，致令速度一再延誤。

但眾人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對此行尤為重要，還會是誰？當然是高强兄弟啦！

事因只有兩人知道，寶藏之所在地，即使無奈亦不能向其發作。

只求盡快取得寶藏、班師回朝，再對他們秋後算帳，嘻嘻！

「又怎麼啦！原本昨天上午便應該到此，你們看看外邊，天已經全黑啦！」

「對呀！阿高，再耽誤下去，恐怕連岐山的軍隊，也超過我們頭上。」

「好啦！你們就不要催促好嗎？又不是不知，我們從未出過遠門。

上趟由許城去開封府，已經是自出娘胎最遠的一次，怎也急不來呀！」

「是呀！你們沒有聽過嗎？人生要順其自然才會好的。

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或許我們遲到才有利也說不准！」

「你們兩個臭小子、、」

「二皇爺！算了吧，還是早點休息，明日再趕路。」

「都是單姑娘温柔體貼，善解人意。」

「對呀！何不像某些人，老是發脾氣，專罵人咧！」

「豈有此理，找死、、」

「二皇爺！不要，你不是已約法三章嗎，必須遵守，去睡吧！」

「單姑娘就說得對啦，二皇爺還是早點睡吧，請勿打擾咱倆兄弟，也讓大家睡個安樂覺吧！」

「你兩個小傢伙，居然敢用這種語氣跟小皇說話？」

「二皇爺請息怒，你便海量汪涵，就別跟他們計較吧！」

「好！要不是單姑娘你求情，小皇定必狠狠地教訓他們不可。」

單敏好不容易，才讓太宗克制下來，要不是她在此，恐怕兩人早早已人頭下地了。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一章（巧遇敵軍、聯手禦敵）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一章（巧遇敵軍、聯手禦敵）

元顏決這邊也不好過，剛剛擺脱沿路難民，正先後踏進（易鎮）地界之内。

「小決！已經延誤了很久，我們先行一步吧，相信火焰尊會趕上咱倆的。

「好吧！不過要小心，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今番絕對不容有失，否則無法回去交差。」

「當然！哎，說起來未知陶詩那邊，情況如何？會否也解密成功呢？」

「依我看，相信頗難，你想想要不是有高夫子在，我們幾經周折才破解一個。」

「但是她們有單德光啊！」

「除非此人願意相助，那就另當別論、否則免談。」

「由易鎮到邢州少說也要三天，我們先派些人沿路打探、比較穩妥。」

「也好，總比一大伙惹人注目來得好，是時候起程啦。」

他們前腳剛拔起，後頭便已有兩人跟着，一身骯髒衣服，令他們大意忽略。

但見這兩人並不着急，只是離遠俏俏地吊着尾，明顯是不想被他們發現。

臨近黃昏前夕，元顏決等終於進入易鎮之内，隨即便到客棧投宿。

吊在後頭的兩人，並無跟隨入内，為首的人遣使同伴回去，自己則繼續監視。

不一會，火焰尊等亦已到達，經手下通知趕來與他們會合，發現了監視的人。

他故意不動聲色，實則派人進行反監視，那人不虞有詐、仍在原地等待同伴。

火焰尊當然立即告之元顏決，他幾經思量後，認為敵友未分不可妄動。

決定留宿一宵，明早破曉起程，着令火焰尊等在外監視。

更命留宿的手下嚴密介備，要算睡着也得睜開一隻眼。

渝山南面正有兵馬抵達，正是渝阜的尤將軍，率領兵馬趕來駐防。

當他吩咐手下駐紮之際，冷不防在不遠處，窺見其他軍隊。

大家就隔着一條小溪遙遙相對，大眼瞪小眼地呆立當場。

彼此都對此等景況，頗感意外，全都心裡沒底不知所措。

當孟雄和尤將軍見着對方，立馬知其非友，趕緊下令進攻。

雙方為了爭奪山頭，隨即爆發大戰，殺聲响徹夜空。

連不遠處的渝城士兵，仿佛亦聽到嘶拼之聲，感受到有多慘烈，只是未敢輕舉妄動。

一句鐘後，始終是孟家軍訓練有素，把兵微將寡的尤將軍一方，殺得落荒而逃。

只剩下二千餘逃回渝阜，剛巧在城門外，偶遇合川派使通報，五千援軍已到城外一里處。

太守立即把握機會，企圖利用援軍奪回山頭，未待援軍入城，便先令尤將軍於城門外接應。

但來援的（余將軍）卻另有作戰方案，他起初並不贊同。

但經其一力承擔，加之自己剛剛新敗未敢言勇，故便依其事而行。

孟雄等剛打跑了敵人，正在懷着愉快的心情駐防，全然不知敵方已有高人相助。

心想着等待其餘兩路兵馬到來，便一舉攻下渝阜，達致當初三城聯防之念。

是夜三更時分、夜闌人靜，正是熟睡之時，渝山除了北面，皆有無數士兵俏然淹至。

負責巡守的孟家軍皆為精銳，立刻發現通報，可惜為時已晚，於瞬間已被包圍。

余、尤兩將更突然發動攻勢，亂箭掃射，孟家軍猝不及防、痛失先機，慘被夜襲。

部下更多人中箭、死傷無數，兵荒馬亂、盡處下風，整個山頭一片哀嚎、屍橫遍野。

孟雄更聞得巧兒受驚之聲，忘不迭的在旁温言安慰。

許仲謙見大勢已去，為免全軍覆沒，規勸孟雄暫且撤退。

但他生性剛愎自用，又哪會聽得進耳，反被其交托照看巧兒、先行避身。

獨自領軍從中切入，衝鋒陷陣，企圖扭轉乾坤、克敵制勝。

但卻未能成功，反被逼得節節敗退，徒添更多傷亡，無奈只得從北面撤走。

余、尤兩將並未乘勝追擊，其本意是奪回渝山、立即穩故佈防，作長久之戰。

余將軍此招攻其不備果然奏效，同用五千兵馬，便能戰勝與敵相同之數。

正所謂：兵不在多，只須調配得當，看來此人善於用兵、實力非凡。

當下他回渝阜親自報捷、順道運送糧草，着尤將軍分兵四處、嚴密緊守。

其時正值破曉，孟雄垂頭喪氣的帶着殘軍，退到三十里處，見着巧兒等平安無恙，始放下一半担憂。

「孟公子不必灰心，只要待得白將軍到來，定能重奪渝山。」

「但願如此吧，巧兒，哎，你看那不正是白霸嗎？」

「哎，真的呀，天降奇兵反攻有望啦！」

剛巧遇着涪城軍，令孟雄等重拾信心，將一切希望賭在白霸身上。

孟優得悉其兄先勝後敗，更損失千餘精銳，立馬便問白霸有何退敵之策。

「孟公子已連戰兩場，兼且剛剛新敗、士氣受損，實不宜再戰。

而且對方有備而來，似有名將領軍，還是先探明虛實再作部署吧！」

「居然敗在對方偷襲之下，這口烏氣怎也吞不下去！」

「孟公子勿氣餒，如真想奪回渝山，也不是沒有辦法，但須預備以下東西！」

「當真！你儘管道來，本公子立馬派人置辦。」

當聽聞白霸有良策，純然令到孟雄雙眼放光，雄心壯志重返面上，喜怒哀樂表形於色。

其妹為他的突變，像換了個人似的般而嘻笑不止。

巧兒則對他重拾信心，而暗裡為他打氣，期望此舉能反敗為勝。

剛才的孟雄如鬥敗公雞、銳氣全消，不知往那去了。

說回拓跋扈等於茶居內，被鹽幫的人糾纏，雙方手下突傳驚訊，令眾人大驚失色。

「甚麼？過千人殺將過來！老兄你究竟開罪了誰？快快道來！」

「當然是巨鯊幫啦，還用問嗎？」

「廢話少說，見我們在一起，必定認為是同路人，現在怎麼辦？」

「對！目下只有聯手才有活路，你有多小人馬？」

「好說啦！我們也有上千之眾，是大幫會咧！不過目下只帶上三百人而已。」

「唏！那不是沒嗎？」

「大家不要太過担心，我除了派人偵測外，另外還點員千將。

為避免惹人注目，着他們兵分四路、於前後方潛伏。

相信總有一支在附近，李元年！你立刻派人找來護駕！」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二章（煽風點火、丐幫盯梢）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二章（煽風點火、丐幫盯梢）

「護駕？公子究竟是誰，既有高手相隨，更有軍隊護衛，決非凡夫俗子，在下真想認識呢。」

「哈～哈～待得擊退强敵，本公子便考慮告訴你吧！」

話聲剛落，已聞得馬匹聲漸近，接踵而來的是喊殺的人，把鹽幫的人嚇着了。

正是人聲鼎沸，探子回報着實不假，用軍隊來形容絕不為過。

迅速包圍着茶居，令眾人欲退無從，而且還不由分說地發動攻擊。

對方不分青紅皂白，兩伙人正值騎虎難下，唯有放手一搏，以期救援趕到。

他們相加才不過四百人，對方何是有三倍以上，兼且還要保護單德光。

拓跋扈方雖有不小高手，但始終寡不敵眾，不一會敗象已呈、多人傷亡，正向林中且戰且退。

金城的破曉時分，為了趕路，太宗便吵醒高强兄弟，不容分說，便硬拉着他們上馬車。

先江皆河等出發，免得又再耽擱時間，被四方豪傑捷足先登，那何大大不妙。

弄得兩人心不甘、情不願，就在車上繼續睡懶覺，沿路居然沒哼一聲。

到得午膳之時，又露出龍精虎猛之模樣，其時已抵達（通縣）。

已是原後蜀國之舊域，距渝阜尚差兩天路程，大前提是、、如無意外。

當他們進入偌大的酒館，發覺客人眾多幾近百數，而且向他們投來猜疑之眼神。

正當進膳之際，忽聞旁邊的幾名食客，不知因何與其他人吵起來。

「哼！你們這些臭傢伙，本店不做你的生意，快滾，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你甚麼意思，就只因我們是宋國人嗎？」

「就是因為你們侵襲，你何知當年死了多少人？幾多人無家可歸呀？」

「那也不幹我們的事呀？上一家已經如此，現在你們又這樣，那讓我們吃甚麼啦？」

此時再旁邊的食客，忽地笑着插起咀來。

「還能吃甚麼，當然是吃夜香啦，哈～哈～」

「對、對，飯是我們吃的，夜香嘛，就留給他們這些宋國人，哈～哈～」

「此言極是呀！既然大家認同，不若就請他們吃上一頓，我們後蜀國的絕頂夜香吧，嘻嘻！」

「好呀，嘿～嘿～」

他們談話之時，竟然於不知不覺中達成共識，紛紛行動起來。

霎時間除了太宗一伙，整間酒館的人像發了瘋般，正慢慢向這幾個宋國人圍上來。

唬得他們不住往後退，太宗見狀正欲相阻，但被藍、灰兩位首領制止。

意指切勿多管閒事，以免惹禍上身，影響往後路程，勢難執行皇命。

但以太宗的性格，又豈是袖手旁觀之徒，二話不說便排眾而出，好管閒事去。

「你們幹甚麼，還不快快給我住手？」

「這位大爺！請救救我們！」

「哼！你們是誰敢作架樑，難道是一伙的，抑或你們也是宋國人？」

此時一句說話，不知有心還屬無意，竟令到氣氛更形惡劣。

「是呀！我們全都是宋國人！」

「阿强，你這是在煽風點火嗎？」

「藍統領！不是呀！我們只是如實相告而已！」

「嘿～嘿～兩個小兄弟真坦誠，大爺們不會傷害的，至於這些不誠實的人嘛，我們就不要客氣啦，有仇報仇、大伙兒上！」

一言不合，整間酒館的人即刻發難，登時引發一場混戰。

兩個出言挑釁的小傢伙，迅即躲於枱底、以免傷及無辜。

太宗為了保護單敏，急急拖着她退到一旁，迅即有多名手下讓身保護。

剛才被包圍的幾人，見勢亦閃身到太宗旁邊、尋求保護。

由於酒館客人本巳不小，此時掌櫃更不知從那，帶來大批民眾前來增援。

聲勢浩大的村民，尤如發現殺父仇人般紛至遝來，兼且還手執攻擊性武器。

霎時間竟令藍、灰兩旗陷於苦戰，無瑕抽身而退，更莫遑論保護他人。

太宗等唯有自求多福，但卻未為意身旁數人，似有異樣。

是夜深宵，元顏決等投宿的客棧，內外都有人在監視着。

他的房外正有人在窺探，而客棧不遠處亦有無數人，朝此處而來。

未待他們到來，元顏決等已率先發難，挾持着房外監視的人、破門而出。

對方未料他們早已發現，兼且早着先機，紛紛未敢輕舉妄動、察言觀色。

「哼！爾等是何人，究竟意欲何為？」

對方先是一愣，隨即有位像是首領之人、排眾而出。

此人衣衫襤褸，衣服上更掛着幾個小布袋、不明何用，但人卻非常健碩。

再細看之下，其餘人衣着亦如是，只是很多沒有小布袋，有顯著差別。

土遁尊似是有所發現，連忙向小決耳語一番，令其聞之色變。

未幾，對方率先發話「不用猜了，我們正是丐幫，快放了他。」

「師兄！先放人吧！」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丐幫，貴派號稱中原第一幫，敢問何以監視我等。」

「這是我幫的一貫作業，如今戰亂不息、萬民受苦，我幫有責任保護中原，免受侵擾。

當弟子發現非中土人仕入宋，便會對其監視，再了解情況。」

「原來如此，閣下萬勿誤會，我等只是路過貴境，前往（北漢國）拜訪而已。」

「既然如此，為何這麼多人，還帶着兵器，莫不是另有圖謀？」

「怎麼可能？閣下如若不信，大可派人跟隨便知真偽。」

「這個自是當然，不打擾你們休息啦，大伙撤！」

待得他們一退，火焰尊便從暗處現身，原來他們一直在窺視着。

以防對方動手，便衝出相援元顏決，當下三人回房內商議對策。

「小決！怎麼辦，難道真的去北漢不成？」

「去，為免被其糾纏，只好引開他們，但並非全部，要兵分兩路。

我等已暴露在前，唯有演這一齣戲，火焰尊便照原定計劃進行。

另外派人通知師父，請他作出支援，以免影響大事，絕不能空手而回。」

「對，絕不能小視丐幫，北方來此路途遙遠，我這就立刻派人去辦。」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三章（反敗為勝、惺惺相惜）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三章（反敗為勝、惺惺相惜）

回說孟雄等聞得白霸之策，連忙命人砍伐樹木，而且還越來越多。

幾乎把附近山頭的樹全都伐掉，變成光禿禿一大片，好不自然。

此舉將失去屏障，把軍營暴露於野外，着實兇險無比，故亦為兵行險着之一棋。

不日已收集到所須數量，命人把之削成矛狀，再將布條紮緊一端。

至此孟雄等終於明其用意，純感勝機再現壯志凌雲。

連隨着人加緊速度，務必於入黑前齊備妥當，再奪渝山去也。

黃昏剛去、夜幕沉沉，渝山之內尤將軍等正大事慶祝，因打跑了孟雄反敗為勝。

得到渝阜太守的贊揚，正好不威風地向士兵，述說着鄺世策略如何成功。

究其實功不可沒的是余將軍，他只是沾上半點光而已，便毫不客氣地歸沛於己。

簡直恬不知恥，只董貪功之輩，當為輕敵之徒是也，實不知敵軍已俏然掩至。

只聞嘶～嘶～之聲不斷，無數帶火的箭矛和箭矢，正漫天飛舞於山頭半處。

突然攻其不備，當然是孟家軍之所為，數十台木製的發射器正不停運作。

每台每次能發射十支火矛，而且還可調較高度，改變射程範圍、確實厲害之至。

能製作出如此兇物，當世屈指可算，白霸便正正是絕無僅有之一。

尤將軍等料想不到，孟家軍會捲土重來，半邊山頭純時陷入一片火海。

登時哀鴻遍野、死傷枕藉，另外半處山頭的士兵見狀，立刻趕來救援。

可惜火勢已乘風加劇，一發不可收拾，欲救無從，徒勞無功而已。

尤將軍已被嚇得不知所措，呆立當場，完全未能適時領兵撤退。

洽逢冷箭飛襲，剛巧命中他的頭臚，登時一命嗚呼、早登極樂。

命該如此徒嘆奈何？蛇無頭不行，導致兵荒馬亂，再添新魂。

幾位百長見狀，已是返魂乏術，立即下令撤退，棄之如敝屣。

五千援軍只餘不足半數，能暫保小命，無不連爬帶滾逃之夭夭、返回渝阜。

孟家軍聞得敵方慘叫逃亡，紛紛歡天喜地敲响勝鐘，報回新敗之仇。

此番奇襲竟不廢一兵半卒，便能大獲全勝，實歸功於白霸之奇謀。

白霸連忙吩咐下去，即時截斷半邊山頭的火勢，以免越燒越旺影響駐紮。

孟雄更重整旗鼓，把握機會加緊佈防，以免重蹈覆徹，將得不嘗失。

「恭喜孟公子，終於奪回渝山。」

「巧兒，這都全倚仗白將軍之謀略，待我們站穩腳步，便一舉攻取渝阜。」

「當然，白大哥乃當年涪城之名將，不單武功高強。更深蹈攻略，曾破敵無數，立下不小戰功呢！」

「惠兒！你太誇獎了，對此我只是略盡綿力而已。」

「惠姐！你很小誇讚別人的，但卻對白將軍贊不絕口，莫不是？」

「巧兒！你胡言亂語甚麼，看我怎麼整治你。」

「哇！小優快來救我。」

「怎麼可能？惠姐有理當然是幫她了，哈～哈～」

三個女孩子家，便當眾嘻戲起來，引起一眾士兵哄堂大笑，為緊張的戰事援和不少。

自黔城白宅相遇後，惠兒便對他留下深刻印象，此番無形中他亦感受到她的心意。

「孟公子切莫操之過急，還是等金將軍到來，待其出謀劃策吧！」

「唏，有你在不是一樣取勝嗎？」

「話不是這麼說的，雖知他是名將之後，如非有他又怎會輕取黔城呢？」

「這個並非我親眼所見，倒是未有甚麼說服力，除非他能奪得渝阜，我便封其為後蜀國重光大將。」

「大哥，軍中無戲言，這何是你親口說的，敢立軍令狀否？」

「好，君無戲言，拿文房四宝來，大家作証。」

至於拓跋扈與鹽幫兩伙人，正被打得節節敗退，逼至樹林之中。

正當滿以為會同斃於此之際，冷不防林中左右同時異動。

無數人疾撲而出，眾人還猜測是否新敵，拓跋扈卻面露喜顏兼高喊着。

「金旗、銀旗快來救駕，鹽幫是朋友，把其他的殺個片甲不留。」

未待他命令，兩旗將領已區分敵我，並有所行動，合共五百精銳迅速反攻。

兩旗雖只半千，但久經戰陣，皆能以一敵眾，尤如三兩千大軍般。

巨鯊幫不料還有強援，完全沒想到停手罷戰，一輪交鋒之下死傷無數。

反被其壓制得喘不過氣，頭領見形勢逆轉，已無勝機，紛紛往林外逃命去。

經此一役，雙方皆有所損折，亦可謂不打不相識，無不惺惺相惜。

「兄台的部下果然厲害，用不上半句鐘，便把（黑鯊）那廝給打敗啦！」

「當然！他們何是百戰百勝之雄師，要算多數倍人也不怕，甚麼黑鯊？何懼之有？」

「在下鹽幫幫主（龍泉），還未請教公子怎麼稱呼，也好交個朋友，如何？」

「哎，我等只是萍水相逢，你就叫我拓公子吧，我們還要趕路，就此別過。」

「好！今日相救之恩不敢忘，假若有用得着我之事，萬勿客氣、儘管找我，請呀！」

彼此告別過便分道揚鑣，雖然拓跋扈對鹽幫並不在意，但陶詩卻暗裡記下來。

正當藍、灰兩旗正被村民們糾纏住，無瑕保護太宗等，而他旁邊的人卻有所異動。

千鈞一髮間，忽聞馬蹄聲由遠而近，該人更被同伙抑制住，頓下手來。

原來是江皆河等趕來了，紅、綠兩旗更加入戰陣，驅趕村民。

「江將軍！不要傷害他們，都是些百姓而已。」

「是，二爺！」

不一會，便把村民們驅散得潰不成軍、各自逃去，畢竟只是烏合之眾，怎成大器。

「吁～幸好江將軍來得合時，否則不知如何是好。」

「真想不到原後蜀國民，竟對大宋憎恨至此。」

「說到底，還不是四大將，所犯滔天大罪之過嗎？」

「還有兩個罪魁禍首呢？」

「哦，二爺，究竟是誰這般斗胆、冒犯尊駕？」

「唏，還能有誰？不就是躲於枱底下的，兩只小老鼠嗎，哈～哈～」

「哼！我們才不是小老鼠咧，沒有我們，保証你們空手而回，無顏面聖。」

「哼！你們小在此得意，假若失手被人捷足先登，你們也不好過！」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四章（莫名其妙、孟雄中伏）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四章（莫名其妙、孟雄中伏）

「對呀！屆時不知有何刑罰呢，或許會先把主持送上西天吧！」

「我倒不這麼想，一般都是把男罪人去勢，淨身後踢入太監院充其太監吧！」

「哇，你們別嚇唬人，我們才不要當甚麼太監。」

「對呀二爺，你就別嚇唬他們吧！」

「那就快上路吧，免得一再延誤！」

「哎，且慢，多謝幾位大爺救命大恩，如蒙不棄，何否帶上我們呢？」

「不成，我們有要事在身，不能同路，請自便吧！」

「不要呀，大爺，剛才那些人必定會窮追不捨的。求求你，就讓我們跟上一段吧，只要離開合川便成。」

「是呀二爺，只帶上一段，應該無關痛癢！」

「唔～那好吧，但一出合川，我們便要各奔前程，屆時何別再作糾纏呀！」

「多謝大爺！氣度如此寬宏大量，必定是人中龍鳳呀！」

就此便相信陌生人一同上路，實在過於輕率大意，正是前路茫茫、吉兇未卜。

會招來甚麼還是未知之數，但江湖經歷豐富的四旗統領，卻已對其暗起疑心。

另一方，元顏決把重任交托給火焰尊，暗自盤算着易鎮來回的路程。

丐幫乃中原第一大幫，弟子遍佈大江南北、黃河兩岸，據聞有上萬之眾。

耳目眾多、眼線極廣，實不容忽視，故打算先到（代州）擺脱他們。

接着經（太原府）易裝橫下邢城，再與火焰尊等會合、共謀大事。

心念至此便坐言起行，連隨囑咐土遁尊，派人回幽州稟明師尊。

着強援直接刻邢城等待，以便與火焰尊互相照應，一同尋找寶藏。

未待早上放晴，他已着火焰尊先行一步，漏夜出城，免被丐幫發現。

翌日早上，客棧外早已有丐幫人馬守候，貌似是真心跟隨，以証真偽。

「各位早，還未自我介紹，在下丐幫六袋長老（莫名），人稱（莫名其妙）是也。」

「莫長老各位早，在下姓顏，單字一個決，現在正起程去代州。」

「我們便遙送公子去易鎮邊境吧，那處畢竟是北漢之領土，故送到便走。」

「那便有勞莫長老了，正好一道欣賞沿途景色，了解風土人情、增廣見聞。」

由易鎮到代州也要整天方可，正好讓元顏決，了解這中原第一幫之虛實。

以便他日攻陷幽州之時，南下中原將會遇到甚麼阻擋。

但這個長老何真不愧莫名其妙，對於其所問之事，均答非所問。

走了老半天，都探不出個所以然來，令他無從入手，確實高深莫測。

不得要領之下已近代州，唯有打消這個鬼念頭，照原定部署執行。

「莫長老！這趟有勞各位，請勿遠送，就此拜別！」

「好，顏公子！請自便吧！」

這個莫長老口裡雖客氣，但人卻非常謹慎，居然就大剌剌地停在邊界。

遠看着他一伙進入北漢國境，良久亦未見其散去，明顯是對他抱懷疑之態。

這個自是當然，因幽州戰事剛起，難免對外族族群心生疑慮。

渝阜城內，當太守得知噩耗，登時雙腿一軟，幾乎暈厥過去，副將連忙在旁摻扶。

「甚麼？尤將軍已也陣亡了，那該如何是好，二皇爺即將抵達，怎麼交代呀？」

「大人勿慌，依末將之見，此番再次失利，實屬尤將軍輕敵之過。

仍有辦法再奪渝山，但須兵行險着，未知大人可敢否？」

「當真？余將軍乃真將才，心有良策但說無防？」

「我們只須如此這般，依孟雄之脾性必然中計。」

「將軍果然足智多謀，文武雙全，這樣便能恭迎二皇爺啦，哈～哈～」

未到黃昏，已見有傷兵及百性三三兩兩，朝着渝山方向而去。

經過之時，難免被孟家軍攔截下來，一經問話之下，方知渝阜糧草不繼。

只夠三日充飢之數，連百性也無法忍受，何況守城的士兵呢？

孟優見狀起側隐之心，想把他們收留寨中，但被白霸斷言阻止。

「小姐！萬萬不可，山寨的糧草並不太多，只夠兄弟們十天之用而已。」

「但他們很可憐啊，白叔叔！若不接濟，必然餓死荒野呀！」

「對呀白大哥，他們終究亦是後蜀國民啊！」

「白將軍！惠兒此言非虛，那些人也是我的國民，怎能見死不救呢？」

「是呀！兄長此言甚是，理應接濟啊！」

「此事萬萬不可，尚未查明是否細作，還是靜觀其變比較穩妥呀！」

「如今渝阜已亂，正是千載良機，依我看應速速派兵前去攻取。

或許不費一兵一卒，他們便會開城投降也說不定呀，哈～哈～」

「公子切莫大意，那有這麼揍巧湧出逃兵和難民，萬一是調虎離山計怎麼辦。

這其中必然有詐，還是靜待金將軍的援軍，合兵攻城方為上策呀！」

「哼！你若不敢去便留守山寨，本公子親率精兵三千，奪過城池再回頭教訓你！」

「公子萬不可操之過急，來人呀，快攔下他。」

可惜他置若罔聞，一經敲定主意便執意為，何其衝動、急功近利之輩是也。

白霸莫何奈何之下，唯有着仲謙緊守寨門，期待孟雄再次敲响勝鼓、輕取渝阜。

自己則帶數十輕騎，追趕孟雄身後以防萬一。

才半個時辰，孟家軍便已輕騎掩至，但見渝阜此刻卻城門大開。

城頭空無一人，旗幟破爛跌於門外，完全失卻應有之光采。

驚慌喊叫之聲不斷，逃兵與百性，正忽忽忙忙地出走。

正因為如此才讓他掉以輕心，驅軍企圖入城接收。

但才剛接近城門不久，便已聞得背後有人高喊甚麼，原來是白霸趕到。

「公子且慢，提防埋伏呀！」

話聲剛落，便有無數敵軍站於城頭，箭矢更鋪天蓋地如蝗飛射。

幾路人馬之中，拓跋扈一伙巳是較為幸運，經初步點算，只損折了三兩十人。

剛擺平了巨鯊幫的衝擊，再度化整為零重新趕路，望能盡快抵達岐山。

沿路並未遇任何障礙或奇人異事，直達（寧州）時巳近黃昏，正是夜黑路難行。

他和陶詩權衡輕重，與岐山之距不遠，決定暫且投宿客棧，部署明日到岐山之措。

為免惹人注目，其餘（金、銀、銅、鐵）四精銳，便分佈附近山頭駐紮。

「單大人！此刻巳到寧州，所須何物、不防直言！」

「哈～哈～其實很簡單，漫山遍野比比皆是，隨處可見，亦隨處可取也。」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五章（湧泉相報、震骸莫名）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五章（湧泉相報、震骸莫名）

「啊，莫非是石頭樹木之類的東西？」

「公子！石頭就不必啦，倒是樹木何真小不了，而且還要很多才能成事。」

「要這麼多，到底有何用武之地？」

「還不明白嗎？寶藏就在岐山之內，兼且還是軍營附近。

現在有宋軍把守，正是不得其門而進，所以必須把他們趕走、方能挖掘。」

「哈～哈～本公子明白啦，你是打算用火攻燒他們營寨，對嗎？」

「正是如此，但絕不能讓其知悉我們存在，所以還須用上調虎離山計。

否則惹起懷疑便前功盡棄，屆時非單奪宝不成，更可能招來大軍圍捕。

少不免有殺身之禍呀，而且你我曾約法三章，能夠遵守便是最好！」

「這個自是當然，本公子亦不想來硬的，若能智取，便任憑單大人的指示。」

「公子！據探子回報岐山有異動，昨天忽然抽調兵馬而去！」

「甚麼？這樣巧，抽調了多少？」

「不多不少，剛好一萬精兵。」

「知否去那、所為何事？」

「未明目的，只知往西南方而去。」

「好，再探再報！」

「換句話說只剩兩萬兵馬，對我們不是更有利嗎？」

「對呀，他們必定削減營寨數量，也許還會拔營起寨，另覓山頭駐紮也不定啊！」

「我勸兩位先別高興的太早，待明日親臨岐山，自有分曉！」

當他們在客棧商議大事之時，隔壁廂房中正有幾個人、豎耳傾聽。

但很快便被拓跋扈手下揭破，正是隔牆有耳，連隨便被帶到他的房中盤問。

「怎麼會是你們，難道一直跟踪而來？」

「別無其他，我們只想報個恩而已。」

「龍泉！你們究竟聽到甚麼沒有？」

「真的沒多少啦，只聽聞你們要去岐山罷了！」「當真？」

「老子也算是一幫之主，半生浪跡天涯，沒有必要騙人，你們救命大恩，自當湧泉相報！」

「說得好，爽快，既然如此，明日早上再聚，屆時再告之閣下。」

「好，拓公子請呀！」

待得龍泉離遠，陶詩禁不住心中矛盾，連忙輕聲追問拓跋扈。

「公子為何剛才答應他們，難道不怕其中有詐？」

「不是不怕，只是不想再折外生枝罷了。」

「那你打算作何決策？」

「我不想傷害他們，只要達成目的，而又不被其探知便好。」

「那我心有一計、未知公子贊同否？」

「願聞其詳！」

「去到岐山後，我們可以這樣～」

「哈～哈～陶姑娘果然胸有成竹，誇你想到這樣的計謀，正是一舉兩得呀。」

「多謝公子誇獎，這還得龍泉之眾合作，才能完成咧。」

到底是怎樣的奇謀妙計，令拓跋扈開懷大笑，容後再談。

未待太宗等人出到合川，大批兵馬便已趕其頭上跨夜前行，已是越來越近。

如雷蹄聲連環不斷，尤如山搖地動，令人錯誤以為是地震呢！

立馬把剛入眠的眾人驚醒，四旗統領大為緊張，即時窺探軍隊屬誰？

探子用他如鷹鼻鷂眼，聞得軍旗印着大大的宋字，而軍服與兵器皆為宋屬。

立馬心頭一寬回稟太宗，其時馬蹄聲忽頓，有數名將領陪同探子進客棧。

當得見其盧山真貌，驗証探子並無虛言，立刻下跪拜禮。

「末將等參見二皇爺，願皇爺千歲、千歲、千千歲！」

「哎，眾將皆有皇命，免禮！你們岐山軍為何延誤至今？」

「稟皇爺！因籌辦糧草輜重費時，晚了五天，故星夜趕路，望皇爺恕罪。」

「好啦！突然調動的確不易為，這樣吧，眾將士也累啦吧。

今晚就在附近安營紮寨，明兒再趕路未遲，免得驚嚇沿途民居。」

「末將等領命，你們快快歇息，明日早上趕路！」

或許因經歷酒館之亂，致令太宗深感民怨，未敢再作出驚擾之舉。

同行跟隨的數名宋人，雖報稱為經商而往（大理國）而去。

但所攜帶的商品，只是極為尋常的茶葉、布匹，並未有足夠說服力，讓人相信。

就在當晚，可能由於岐山軍從天而降，令這些人終於沉不住氣、出手了！

其貌不揚的他們，一直裝作流落異鄉的宋商，還自信滿滿的以為騙過眾人。

當知悉目標獨自在房，無不認為時機成熟，正躡手躡腳地打開其一房門。

領頭人瞧見床上的目標，發出了微弱的近乎呼嚕～呼嚕鼾息聲。

証實熟睡無誤，連隨便默不作聲，揚手示意同伙進房。

於三兩息間，四匪已圍在床頭，各自拿出隨行工具，準備好好招呼床上人。

未料突然一聲叱喝，猛地撲通一聲彈出數人，嚇唬住四匪。

未幾，烏燈黑火的廂房中，更飄來數枚火把，霎時間燈火通明。

純然令四匪無所遁形，床上人亦於此刻坐起身子，與數匪打照面。

「哎，你是誰？單敏在那兒！」

「本姑娘在這裡！」

「哼！究竟是誰派你們來的，還不從實招來！」

「既然事敗，我亦不隱瞞啦，是大遼國的應軍師派來的。

要殺要刮適隨尊便，但懇請閣下高抬貴手，放過我這三個兄弟。」

「爾等本為漢人奈何作賊，莫不是有難言之隱，儘管道來，看小皇能否為爾等解困？」

「大哥！還是說吧，或許能救得了爹呢？」

「怎麼可能，已經這麼多天了，也許元顏決早已得手了！」

「爹呀！嗚～嗚～孩兒不孝，未能救你出虎口，我們就在地府團聚吧！」

「哎，有話好說，你們應知小皇是誰，能救你爹的非我莫屬。」

「對呀大哥，爹現在也許仍在途中呢！」

「好吧！我全都說啦！」

當下他便把元顏決去邢城，尋宝之事和盤托出，他爹便是宝圖解密者之一。

太宗等聞言，無不面面相覷震骸莫名，不知所措。

當下元顏決等也不停留，連隨便踏入代州地界，把丐幫的人拋諸腦後。

大伙兒更馬不停蹄，朝南面趕去，企圖於入黑前先進入（太原府）。

始終路途遙遠未及趕上，只好於相距數十里之處，一片茂林下腳。

他更早着手下們換過漢服，掩人耳目方便再次上路。

此舉果真揍效，沿路通行無阻，更沒遇到半個丐幫弟子。

但幽州城內卻極不太平，自遼軍犯境以來，已近十天仍攻其不下。

只因惹來了不速之客，正是一心奪宝的四大將，合共兩萬大軍。

雙方正酣戰至白熱化，各不相讓之下，純時陷入了拉据之中。

遼軍大本營內「豈有此理！為何到口的肥肉，卻突然跑出四頭野狗來爭？」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六章（鳴金收兵、虛傳軍報）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六章（鳴金收兵、虛傳軍報）

「大汗請息怒，平日這四大將，並非積極愛國之徒，何如今卻如此賣力，其中必有原由。

目下正值膠著狀態，不若暫停攻城、休養生息，待探明虛實再行定奪吧。」

「好吧！就依應軍師之言，傳令下去，大軍後撤三十里、安營紮寨。」

「大汗！快馬來傳，小決那邊遇到丐幫糾纏，向為師請援。」

「哦，是那個號稱中原第一幫？」

「正是，據報已於代州擺脱他們，現正南下邢城，與火焰尊會合。」

「那還須要增援嗎？」

「大汗應該了解小決，若非事出危急，他是不會隨意作此決定的。」

「這也是，那你打算派誰去？」

「唔，既然被丐幫盯梢，自是不容忽視，必須連木、水兩尊都派去，方可克敵制勝。」

「那五行派豈非全員出動？」

「不，保護大汗要緊，金尊者必須留下來，也是時候對他們委以重任啦！」

「對呀，只要奪得寶藏，這天下便是大遼的國土，又何須執着區區一個幽州城？哈～哈～」

此刻幽州城內，四大將忽聞鳴金收兵之响，更見遼軍全部撤退，均大惑不解。

遂一方派出細作偵察原由，一方修補城池備好糧食，穩固陣線，以防遼軍再襲。

「相信各位都知道，遼軍攻城之目的，我們必須儘快找出寶藏。」

「對呀，只要挖出寶藏，立馬棄城而去，免得再起干戈，作這無謂之戰。」

「目下既然暫停攻城，不若分派人手四處挖掘，如何？」

「且慢，這樣子胡亂挖掘，只會焦頭爛額徒勞無功。

我初進幽州之時，已問當地鄉親，城內城外之地貌古蹟。

發現最有可能的不足十個，我們首先集中人手，於以下地點看有否成效。」

「不愧是我家軍師信兒，部署妥當足智多謀，可堪大任呀！」

「甚麼你家軍師信兒，現在同一陣營，不是應該守望相助嗎？」

「對呀，當挖出寶藏，何絕對不能小了她一份呀！」

「大家不要期望過高，這可能是小女思慮不周呢！」

回說渝阜城下，白霸剛趕到，已聞得城上忽有異動、箭如雨下。

「有埋伏，快撤，快撤。」

「全軍退回渝山，快保護孟將軍！」

城下登時兵荒馬亂，更聞得城門處喊殺聲不斷，而且塵土飛揚，似有敵軍追出。

純然令孟雄更加焦慮，忙不迭的策騎前行，步兵見勢顧前不顧後，怱忙逃命。

尚未正面交鋒，才一刻便已潰不成軍，敗退而回。

當他們尚未走遠，城門卻忽地緊閉，完全失卻敵軍之踪影。

城內士兵紛紛歡喜欲狂，尤如剛剛如獲至寶般，更勝新婚。

「恭喜太守大人，果然一如余將軍所料，孟家軍中計已落荒而逃。」

「孟雄！接下來好戲在後頭呢？」

當白霸等趕回渝山途中，遇着出逃的部下，方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不單山頭再次被奪，連孟優亦失手被擒，唯有帶着孟家軍暫回涪城，再作打算。

尚幸許仲謙救出了惠兒兩人，形勢才不致於更形惡劣。

何於半途巧遇金正武，遂告之實情，卻忽聞他仰天長笑、令人費解。

「金將軍！眼下小姐被擒，閣下居然還笑的出來，究是何意？」

「哎，諸位請勿誤會，小優與我有言在先，絕對不會出甚麼大事的。

倒是你們要相信我，依從計策行事，今晚便能再次奪回渝山。」

眾人聽着禁不住面面相覷，但觀乎他的神態，似乎真的胸有成竹，只好靜待黑夜的到來。

此刻渝山內「孟姑娘！這番失手被擒，怕是始料未及吧，哈～哈～」

「哈～哈～你認為真的得手了嗎，將軍何知渝阜，已被我兄長佔據啦？」

「哼，小小丫頭，居然敢在本將軍面前撒謊？」

「假如不信，將軍何不派人探明真偽？」

「何用你說，我早巳派了人去，很快便有消息回來，若然是假的，嘿～嘿～便有你好受！」

半個時辰後「將軍！大事不妙啦，渝阜被攻陷，太守大人被生擒了。」

「甚麼，此話當真，怎會這樣的，到底是那裡出錯？」

「怎麼啦，現在相信了吧！哈～哈～」

「絕不可能，孟雄應該中了我計，一定是假報，不必理會緊守山寨。」

「萬萬不可呀將軍，要是真有其事，太守大人有失，我們何担當不起。」

「唏，人來呀，把她好好看守着，速點兩千兵馬，隨我回渝阜救太守大人。」

哇!乖乖不得了，余將軍的担心過慮信錯人了，兵馬去到半途，便遇伏遭到夾擊，不消說，當然是孟雄與金正武了。

方知敵情虛報，牽掛太守安危之下，全然沒料到這是孟優之計。

想回渝山巳被斷路，只好鼓其餘勇，催軍向渝阜處衝，試圖衝出重圍折返渝阜，再另覓良策。

雖然成功，但兩千精銳只餘半數，過後入得城內，仍餘悸猶存呢！

孟雄與金正武打跑了他，自是趕回渝山救小優，當守城士兵得知，余將軍巳敗退回渝阜。

當下便拋低孟優不顧，從山頭別處出逃，棄之如敝屣，終於順利救出孟優。

「金將軍果然謀略過人，處變不驚，只消略施小計一通假報，便能引蛇出洞。

枉那姓余的，還道自己是甚麼名將，居然還真的輕易中計，哈～哈～」

「那大哥是認同金將軍的實力，履行軍令狀，賜封他為後蜀國重光大將了？」

「哎，現在還言之尚早，只要他奪得渝阜，本公子自當履行承諾，決不食言。」

「金大哥！這是我為你爭取的立功機會，你何是要加把勁了。」

「哦，竟有這麼回事，難得孟姑娘如此看重，金某自當傾力而為，建功立業，絕不辜負你的厚愛。」

小優聞言純感芳心一甜，面鼓兒登時赤紅一片，像煞有介事般。

惠兒、巧兒看在眼裡，自是明瞭她的心意，在旁暗自竊笑起來。

只把諸位男士弄個不明就理，個別猜想而不自知，這正是女兒家的心事。

但渝山又再得而復失，而且還是自己中計引致，那還有顏面見太守。

心念至此，余將軍便拔出宝劍，朝自己脖頸子上架，意圖引頸就戮。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七章（暫停鬥爭、突生惡耗）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七章（暫停鬥爭、突生噩耗）

說回現代，自中原之爭閉幕後，世紀商戰便啟動，掀起全球關注。

百奧更與正豐正面交鋒，在股票市場上爭持着，雙方各出奇謀互有損失。

直至引起金融風暴，驚動各國元首出面調停，事件才暫告一段落。

美國紐約境內，智叔兩人得悉，當年火災慘絕人寰，亡者多達百餘人。

立刻前去紀念碑查察，期望証人不在其內，否則車禍寃魂將難以安息。

「月兒！快來看看，是這個名字嗎？」

「哎，真的一樣呀，但年紀似乎有點年輕，要再核實才清楚啦！」

「希望不是吧，要不言真兇便永遠逍遙法外。」

可是一經查核下，有喜有愁，喜的是亡者並非，他們所尋的証人。

愁的卻是此人遍尋不獲，仿似從未入境，或甚從未存在過般、人間蒸發了。

無奈下唯有向爺爺通報，然後先回國再另覓蹊徑，始終還是徒勞無功。

其時卻發生了一件大事，令眾人的焦點全都投放其上。

原來經鐵算子推測，考古現場的墓園，月內將有突破性發現。

果然不愧鐵板神算，鐵齒銅牙絕無虛言，爺爺為表謝意，便留他們作顧問於玫瑰園內。

猜想日後或許還有利用之處，他們一家難得受到重用，亦欣然接受。

事因早前發現的歷史遺跡，終於有眉目了，石博士父女更即時通知爺爺。

即時被爺爺擺在了首位，將正豐之事暫托仇中原打理，全力探求個中秘密。

此刻李氏墓園內「爺爺！依我們推斷，遺跡雖深處近百尺地殼之下。

但我們有精密儀器，兼且隊員經驗豐富，有信心不出半年，便能完全發挖出來。」

「半年還是太久啦，我這副老骨頭很不耐煩，終於能在有生之年一窺究竟。」

「老爺！這也沒法子呀，你便張就些耐心等待着，我們必定盡力而為，務求儘快完成吧！」

「如此我便先回去，你們定期要向我匯報，還有事關大局，絕對不能讓外邊的人知悉。

尤其是那些記者羣，全都像餓狗般，一旦被瞄準便咬緊不放，真拿他們沒辦法。」

當爺爺返回玫瑰園途中，浩恒忽地一通電話，令他掛起滿面笑容。

「爺爺！好消息呀，（城堡）已大致上興建完工，只餘後期裝修粉飾工程。

如無意外，相信月內便能入伙，屆時便可實踐那個計劃啦。」

「唔，非常好，但我這幾天忽地湧起一個構想，假如於城內外加建一些商檔，無須太大，百平方呎來着，給她們作小買賣便很不錯，你道如何？」

「哦，難得爺爺有這心思，那我便儘快把工程趕起，預期要多百天才成。」

「這倒不是問題，全權交給你啦，屆時便給她們一點驚喜吧，哈～哈～」

至於月兒兩人回來後，得知考古有了進展，紛紛嚷起來要到墓園參觀。皆因離玫瑰園只有五十里路，不用句鐘便能到達。

「唏，現在去也沒用，沙塵滾滾，不就只見到工人施工嗎。小蘭說啦，至小也得半年，才能一窺盧山真面目。你們倒不如向餐館方面查探，看有否遺漏甚麼！」

「老爺說得極是，我這就去辦。」

「也不急於一時，你們才剛下機，周居勞動，先休息個三幾天未遲。倒是老妖怪的半年之約，剛巧與考古之期接近。你要想辦法，別讓他們來墓園搗亂，免得破壞那些國寶何不妙！」

「對呀！過兩天我便上少林寺一趟，請師父出手廣發英雄帖。將半年之約的地點，改在少林寺進行，那便萬無一失了。」

「若能如此自是最好不過，否則屆時便要早作準備，甚或要撤離玫瑰園啦！」

「爺爺別太担心，或許這半年之約，會取消也不一定啊。」

「月兒說得不錯，我倒是比較担心，應超群會使甚麼陰謀詭計。那傢伙絕不會單刀赴會，屆時極有可能邀請其他高手助陣，也不足為奇！」

「老智你說得對，那傢伙工於心計絕非庸手，看來少林寺亦不容易取勝。

還得在外尋覓一些高手助拳，增強己方實力方為上策。

另外公告園內的人，加緊勤練武藝，以備戰於半年之約。」

「老爺！尚有一個問題非比尋常。」

「還有甚麼樣的事，儘管道來吧！」

「那便是夏家兄弟，他們是西幻腿的弟子，留下來恐怕極為不妥，要麼～」

「唔，這點我也考慮過，若把之趕走有欠公允，思前想後，還是以不變應萬變比較穩妥。我已着大宝兩人俏俏監視，若有所發現，便先不手為强。」

担心歸之於虛幻不實，時光飛逝很快便四個月過去。

少林主持方圓推卻了他們的請求，認為這是老妖怪自訂之約，與少林寺毫無關係。

故此應在園內進行比武，方為洽當，明顯是不想來趕，老妖怪這趟混水了。

屆時他只可考慮派高手守衛，以確保他們安全云云，着實讓爺爺氣憤難平。

無奈下亦得接受現實，唯有早作部署，以備戰於玫瑰園內。

餐館那邊終因事過境遷，已是人面全非，欲問無從，証人之去向毫無進展。

雖則如此，但經武林同道幫忙下，終於得到了唐門後人的消息，據聞身在台灣。

使得爺爺立派智叔求証，由於未明台灣那處，只好帶同忘我大師與小真同行。

這一去可能大費周章，趕不上來半年之約，便將令園內失去此等强手。

故懇請方圓大師，派高手到園內守衛，但到出發台灣前夕，仍未得到回覆。

確是讓眾人惶惶然，戰意大減，有的更盟生逃走之念。

而浩恒負責的城堡項目，已迎來了尾聲，就只待爺爺一聲令下、便實行計劃。

石博士傳來佳音，考古方面的進度十分理想，還須個把月便完成。

爺爺滿以為，可以給眾人來個驚喜，殊不知突生驟變、傳來噩耗。

公主突感不適，於用膳間忽地昏倒，嚇得眾人不知所措。

眾人還猜道，她是否裝模作樣戲弄人呢，反而是小昭細心，觀察入微。

一探方証真偽莫辨，眾人純時大為緊張，屠一刀立馬驅車送其入院。

爺爺大吃一驚，已經年邁的他，急忙陪伴在側，唯恐因此而失去了她。

這也難怪，自一雙宝貝兒女仙逝後，已經歷了一次，白頭人送黑頭人之悲劇。

公主便是世上唯一至親，自是緊張萬分，絕不想再歷那塵世之苦。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八章（指點明燈、邪派聚會）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八章（指點明燈、邪派聚會）

當大伙上車後，素芯和小昭分別通知餘人，趕往正豐醫院探望。

但當浩恒、若蘭等人得聞噩耗，火速抵達之時，公主卻仍被眾醫生診斷中。

只有鐵算子一人，敢誇誇其談，說公主是應了半年前之批命。

腦袋瓜出了問題，應屬惡性腫瘤之類，命中注定會有此一劫，欲避無從。

他還說，如想得救必須遠赴美國，若能渡過七七四十九天，自當不藥而癒。

眾人全都為公主安危着急，卻忽聞他有此一說，像是將責任推卸開去。

亦仿似是賣弄自己的本事般，令人無所適從，不知該相信堪輿之術，還是昌明的醫學。

由於事關公主健康，數位名醫不敢輕率，故經多番診察，始能斷症。

其時已是深夜，大家雖然疲累不堪、呵欠連天，但卻沒有一人願意離開。

雖則平日對她的態度不滿，此刻緊要關頭，卻顯出人間有情。

一刻後，醫療室的門終於打開，幾位名醫懷着忐忑不安之心，面對眾人。

爺爺更一馬當先的，衝前追問病況，可想而知內心何其心急如焚。

「李先生！請作好心理準備，令孫女的病情並不簡單。」

「你儘管道來，我多少也猜到一二。」

「她現在非常危險，腦內忽地長出了腫瘤，而且還是惡性的。」

當醫生這麼一說，眾人無不轉身，把焦點全都投向鐵算子之上。

但他卻一如既往，露出事不關己的態度，令人討厭之至，爺爺連忙回身追問下去。

「你老實說，那動手術能救得活嗎？」

「對不起，我們沒有這個能力，除非是送她去美國，或許能有一線生機。」

醫生的率直之言，一再印証了鐵板神算的非凡威力，再次讓眾人的視線，落在鐵算子身上。

「老朋友！她是我的命根，請你念在多年交情上，為老夫指點明燈吧！」

「就正因為如此，我有話要說在前頭，不是本神算不想幫你。

而是天機不可洩漏呀，否則會影響未來的，難道這樣你也不後悔？」

「老夫已年過花甲，奮鬥了大半輩子，享盡榮華富貴，亦嘗盡人間悲歡離合。

除了家族墓園之探秘，尚有待考証外，真可謂無悔無恨，無欲無求了。

現在只求孫女跨越此劫，平安渡過定必厚酬，那裡還顧得及未來呢？」

鐵算子一家聞言，罕有地放聲大哭，貌似是為他肺腑之言，而深受感動。

「老朋友既然如此想，本神算算不上甚麼，但畢竟相識多年、淵源甚深。

如今合咱夫婦倆畢生之能，望能助她渡過此番大劫，亦不失為一大功德。

但必須依從我們的指示，否則中途若有差池，非單咱們一家惹禍受劫。

更連帶公主會一命嗚呼，屆時將恨錯難返，追悔莫及矣。」

「多謝老朋友，怎樣都可以，只要救得了芷筠，一切都依你的！」

另一邊斯主席的宅弟內，正多了十數名不速之客，令到現場氣氛極不尋常。

而他的頂頭老闆，卻堆起了滿意的笑容，不是別人，正是百奧的斯主席。

因為聽聞已找着西魔腿，剛巧他亦從招來了數名高手，特意相聚共謀大事。

正是人強馬壯之時，但似乎彼此都看對方不順眼，擺出劍拔弩張之態。

身為斯主席的得力助手，應超群自是要擺出架勢，否則難以駕御羣邪。

「各位武林同道，在下應超群乃斯主席的私人助手。

今天邀請大家前來，不為別的，正是為了即將屆滿的半年之約。」

「咱倆兄弟當然知道，目標是玫瑰園的一伙，對嗎？」

「不過你們或許並未完全了解，內裡高手如雲，決非容易對付的。」

「老夫的稱號乃（神拳太祖），行走江湖數十年，相信沒人不知我們（太祖門）。

不要拐彎抹角，你便直接入正題，說說裡面都有甚麼高手吧！」

「前輩大名如雷貫耳，正巧園內便有擅使太祖長拳的，你何認識？」

「當真？對方多大年紀，功力如何？」

「他只是年約二十多的年輕人，武功造藝卻不簡單，像超過二十年功力般。」

「知否他姓甚名誰麼？」

「只知他叫易克光！」

當太祖聞得易克光之名，禁不住臉露狐疑之情，良久也沒有作聲。

貌似是猜度甚麼，甚或過於半年之約，令眾人大惑不解。

應超群觀之刻劃出另一幅景象，但暫且留於心裡，繼續發言。

「請大家靜聽在下分析，園內有北神拳，與我師尊同是天下四霸之一。

咱倆師兄弟曾合戰於他，亦非其之敵，武藝自是非比尋常。

他的數名弟子，卻屬平庸之輩，大可不必理會。

其老妻乃詠春高手，功力與其相若，曾同時克制易克光與夏大禹，絕不容忽視。

東佛指這老妖怪至為厲害，曾以一敵四而面不改色，更處處佔上風。

他的師侄業智，曾與我師尊南殺掌交手，練成了大力金鋼掌，亦絕不簡單。

至於少林寺之眾，會否前來助陣，則存在很多變數，尚有待查明。

還有大清屠家後人屠一刀，此人武藝與我在伯仲之間，決非等閒之輩。

另有雲南段氏後人段浩恒，身材雖極為高大，身手卻非常靈敏。

與易克光年紀相約，但家傳絕學百步風雷勁，卻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有兩對雙生兄弟，高大的名喚左右門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恐武有力之徒。

另一對名叫馮氏兄弟，略懂尋常招式而已，於大局並無影響。

聽聞還有其他門派的人在內，但都只是年輕女流小輩，實不足為懼。

適逢那舉世聞名的鐵板神算，鐵算子一家也在內，聞名遐邇不在話不。

屆時可把他們擒下，堪輿自身命理，亦未嘗不可，哈～哈～」

應超群所描述而不作，在玫瑰園短短幾天，便對他們瞭如指掌。

真是讓人心悅誠服，只把眾人聽得疑慮全消，最末還一道放聲同笑。

但在座卻有兩人對此並不在意，全程並未搭上半句話，仿似是啞巴一般。

命轉乾坤第一百零九章（嵩山論武、交托重任）

命轉乾坤 第一百零九章（嵩山論武、交托重任）

但斯主席卻間歇性，向他們投以充滿信心之顏，兼且還禮待有加。

因為是他最近遊歷香港，親眼目睹他們神奇的法功，然後重金禮聘回來的法家高手。

他們所修習的（六神功），據聞（壇數）極高，一身（神打）秘技，刀槍不入、水火不侵。

斯主席曾目睹兩位掌門，當眾演示六壬神功，可謂神乎其技，無出其右。

身中多刀竟無受傷，口吞玻璃竟如飯食，腳踏火炭尤如無物。

過後細細檢視均完好無損，令人嘖嘖稱奇難以置信，讓他驚喜莫名。

至其弟子演示神功，皆如前述之態，他立馬道明來意。

互通始末後，三人深感此乃天意，遂一拍即合，整派跟隨回國助陣。

斯主席在應超群面前，何是對其贊不絕口，更着令他好生招待六壬教，作為秘密武器之用。

「不！其他的我們不管，鐵算子一家，必須交給我們處置。」

「哦，兩位掌門難道與他們有過節？」

「哼！姓鐵那臭傢伙當年，不知用了甚麼妖術，竟然把小師妹給騙了。

兩人更挾帶私逃，把鎮派之宝（玉佛令）帶走了，漏夜私奔遍尋不獲。

師父更因此鬱鬱而終，撒手塵寰，臨終前着我們必須找其出來，取回至宝。

我們必定將他們一家，生吞活剝淩遲處死，以祭師父在天之靈。」

眾人始知其恩怨早在十二年前，難怪他們肯千里迢迢，從香港到此。

「哦，女流之輩？這個咱倆兄弟倒是滿有興趣，不防說來聽聽。」

「她們分別是八大文武生，的洛家後人洛素芯，她的洛家棒法本屬絕技，奈何她練功不得法，只懂皮毛。

唐門武道館的傳人唐真，和她的幾個少女朋友，新近拜師學藝於少林忘我，只懂清風劍法初階。

還有公主的惡人幫眾，不過全屬武藝平凡之輩。憑兩位肖兄之身手，大可手到擒來任憑處置。」

「哈～哈～正合老子心意，尤其是唐門那死剩的，屆時必定要她死去活來。」

「天勾門果然名不虛傳，居然連小娃子也不放過。無怪乎當年率眾上唐門趕盡殺絕，原來早有積怨。」

「這是我們的私仇，與閣下丁點兒關係都沒有，屆時你別插手，否則休怪我撕破臉不認人。」

「哼！你說甚麼，老夫乃天下四霸之首，論輩份比你要高半輩，竟敢在我面前撒野？」

「怎麼樣老傢伙，難道要動手不成，咱倆兄弟何不怕你。」

「老西魔你別胡說八道，我南殺掌才是實至名歸的四霸之首，難道你忘了當年之戰嗎？」

「師父！難道你說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嵩山論武）？」

「當年那場比武極之轟動，老夫亦略有所聞，東佛指以少林主持身份，廣發英雄帖，邀請武林同道齊聚少林作証。獲邀的武林人仕幾近過千，乃近半世紀之武林盛會。」

「那師父為何從未聽你提起呢，莫不是你沒有獲邀？」

「當然不是啦，老夫亦是獲邀之列，只可惜當時正值閉關，無緣親上少林寺觀戰，實乃畢生憾事呀。」

「不愧是神拳太祖，老妖怪當年亦曾問及，為何你會缺席，原來是在閉關，現在想必功力更上一層樓啦？」

「呵～呵～不敢當，又怎及在座兩位同屬四霸之一呢！」

「肖家兄弟，難道沒有聽你師父天勾老祖提起嗎？」

「提倒是有提過，之不過卻未道明誰勝誰負啊？」

「老夫聽聞當年之戰，足足打了一天一夜，互相之間對拼招式幾近半千。

中途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但仍是未分勝負，不知熟真熟假？」

「哈～哈～太祖兄果然見多識廣，雖屬江湖傳聞，但亦相距不遠。」

「師父！那最終何者稱霸呢？」

「還用問嗎？當然是為師西幻腿了。」

「哼，你這老傢伙真厚顏無恥，明明是我打勝了，居然敢在此大放厥詞、顛倒是非。」

「你才是恬不知恥，輸了便得承認，竟在此歪曲事實，企圖混淆視聽、魚目混珠。」

「哎，兩位不必爭論，公道自在人心，距半年之約尚有個把月而已。

屆時四霸亦重聚一堂，定能在玫瑰園之戰，分個高下，以証兩位之說。」

「太祖兄說得極是，超群，接着你作何部署，正好說出來讓大家參詳一下。」

「且慢，現在說的是甚麼話，難道由你當盟主，號令我們五大派？」

「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我的徒兒沒這個本領嗎？」

肖權明顯是不服應超群，擺出挑釁的態度來，令太祖面露不屑之色。

但迅即便把其內斂，讓旁人無從察覺，足証他江湖閱歷豐富。

而六壬教的正副掌門，卻依舊紋絲不動，似乎對誰當盟主莫不關心。

「哎，各位不必如此，先聽他細細道來，再從長計議吧！」

「好，太祖乃當世英雄，今天就賣你一回人情，快說吧！」

「我也不拐彎抹角，此番雖借助西前輩兩位高足，來個裡應外合。

不必等待期滿，提早兩天殺上玫瑰園，先把公主擒下作為人質。

然後包圍他們切斷退路，便能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屆時新仇舊恨盡皆可報。

否則若然少林寺插手，這將會是硬拼硬，鹿死誰手尚是未知之數。」

「唔，此法雖然是有點卑鄙，但不失為良策，老夫先此聲明。

我們四霸之戰，絕不容許旁人插手，其餘的盡歸你們處理。」

「西老魔！這個自是當然，我也不喜跟蝦毛雜碎動手，簡直有失身分。」

「這樣更好，其餘的傢伙便交給我天勾門，六壬教與太祖門收拾吧！」

「有勞各位高手，一切就照計劃進行，此番絕不能留下半個活口。

事成後我絕不會虧待大家的，哈～哈～」

應超群得到兩霸支持，順理成章地成為，五大邪派的盟主，內心不期然雄心萬丈。

已想着打敗玫瑰園後，矛頭便直指少林寺，要一統江湖，成為真正的武林盟主。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章（慷慨激昂、高手遇竊）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章（慷慨激昂、高手遇竊）

反觀玫瑰園內突生噩耗，正是屋漏兼逢夜雨，將如何面對這股惡勢力呢？

正豐醫院內「浩恒！公主如今病重，幸得鐵算子鼎力相助，老夫必須依其行事，方有望能救得芷筠。

明日他們一家將起程，陪同前往美國，屆時玫瑰園便托付於你。

所有人的安危亦全倚仗你了，快請你師父下山坐鎮，以防應超群突襲呀！」

「爺爺你儘管放心吧，你忘記了嗎，我何是雲南段氏，百步風雷勁之傳人。

我早兩天便已請師父下山，相信他已在途中，甚或明日便到。

我絕不會讓應超群那廝得呈的，你只管公主的病便成！」

「爺爺！我們要陪在公主身邊，若蘭正忙着考古的活，我們也好照顧她呀！」

「對呀爺爺！她們姊妹情深，就帶着一起去吧！」

「好吧，還要帶多兩個人做跑腿呢。」

「何不帶陳華和月兒呢，沿路可幫你打點一切，亦正好減輕我的壓力呀！」

「好吧，就依你的，正豐那邊我已着仇中原，和習奇謀緊密聯繫，應該問題不大。」

交托重任後，翌日一早爺爺等便起程，開始為期七七四十九天的，神奇破劫之旅。

浩恒連忙吩咐眾人，進入緊急狀態，日夜分批巡邏。而自己則趕上少林寺，去請師父下山。

原來之前與爺爺所說，均屬違心之論，只想減輕他的担憂而已。

目下危機逼近，那裡還能靜待老妖怪來坐鎮，他立馬趕上嵩山。

但浩恒上到少林寺後，卻聞得普渡剛剛下山，撲了個空，令他心急如焚。

「主持師叔！玫瑰園正值生死存亡，請念在與正豐過往之交情。

兼且晚輩亦屬少林一脈，正是敵愾同仇，就請伸出援手吧。

他日退敵定必為古剎重新修揖，更會贈與貴寺四大金剛！」

「此話當真？段師侄何別騙老納，那是會被佛祖懲罰的！」

「少侄怎敢在此妄自尊大，說到底我也是正豐左副總管，自然能作此決定！」

「唔～好吧！即使這樣，他們也不一定肯隨你下山，還得先問過他們才成，隨我來吧！」

（嘿～嘍～）之聲不斷由遠而近，當來到昔日之比武場，便見到大羣少林弟子正在練武。

當他們感到浩恒的存在，有些感覺詫異，亦有些面露不悅之色。

「哼！此人是老妖怪的入室弟子，定是來找渣子的。」

「各位師兄請勿誤會，在下這番前來，全因玫瑰園有強敵將至。

故懇請各位師兄乃念份屬同門，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圖，下山相助以退强敵。」

「嘖！玫瑰園與我們何幹，為何要幫你，每次你們上來，也把少林寺弄得一團糟，令我們忙裡忙外的，不甚高興咧！」

「那要怎麼樣你們才肯出手，道個方子來吧！只要我能辦到必然照辦。

要算是讓我豁出性命，也在所不辭！」

浩恒慷慨激昂之言，令眾僧義不容辭，無不爭相下山相助退敵。

當然不可能啦！只見眾僧紛紛交頭接耳，似是商討對策，良久仍未有回覆，反令浩恒忐忑不安。

「這樣吧！別說我們留難你，只要你能連勝三仗，我們便應你之所求。

但我有言在先，若是當中一場輸啦，便就此打住，另請高明囉，你何敢否？」

「吾乃普渡禪師的高徒，亦是雲南段氏之傳人，何懼之有？來吧！」

另一邊玫瑰園內「素芯！這事不能拿來開玩笑，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小昭！玫瑰園是我的家，兼且此事與小真息息相關，我這消息很難才得到的。

而且廣州離此不甚遠，無論發現與否，月內必能回來，難道你們不想知道嗎？」

「話雖如此，但段大哥和智叔已去請援，假若連你也走了，將不知如何是好！」

「不！素芯之行或許有利，要是真找着他們，對我們何是一大助力。

就讓她走一趟吧，但無論找着與否，都必須趕在期內回來！」

「這個自是當然，時不我待這便出發，有勞屠主廚代我通知段大哥。」

「屠大哥！你覺得她的消息準確嗎，該不會是貪生怕死，想借機開蹓吧？」

「不會的，相對多年，素芯絕非如此之人，而且據聞消息來自鐵前輩，決非信口開河之態！」

「那你是說我對她存有偏見，還是你對她存有私情啦？」

「怎會呢，我只是以事論事而已，你千萬別誤會！」

「哼！我才不理會你，幹活去！」

「小秋！你就快別生氣啦！」

小兩口兒雖然為了此等小事而爭吵，但感情卻從沒有改變，而且還與日俱增。

智叔一行人剛到達台灣，便遇到麻煩事，此刻在高雄市中心，上演着一齣追逐戲。

三個人正在鬧市追着一人，只見該人左穿右插，於商場中不斷遊走，顯然對環境十分熟悉。

智叔與忘我雖輕功卓越，追逐半句鐘卻仍擒拿不果，小真更是被拋離遠處。

眼看他們無影無蹤，自己則無法跟得上，只落得個氣喘吁吁地休息。

半刻過去始見兩人回來，未待開口已知道答案，因為他們臉上正堆滿敗容。

「唉！真可惡，我們已傾盡全力，那傢伙真狡猾多詐，竟然利用地形擺脱我們。

這次真丟臉，身為少林弟子，兼身懷絕技的我們，竟然遭遇竊賊，回去何千萬別跟人提起。

回頭假若能抓住那廝，必定要他嚐一嚐，老子的大力金剛掌。」

「算了吧業智！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那廝既然熟悉地形，自是很難找得着他。

小真你也不要自責，我們不應把路費全都交給你管！先點算一下損失多少吧！」

「萬幸護照等未有失去，只是路費所剩無幾，可能連酒店住宿費，也沒多少天啦！」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一章（智擒竊賊、樂不可支）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一章（智擒竊賊、樂不可支）

「唔～依我看，遠水救不了近火，現在開始省點花，改租廉價賓館。

或許能多留幾天，若能找到人自是最好，若真沒法亦只好先回去啦！」

「貧僧倒是不打緊，但就要小真屈就一下咧！」

「師父為何這樣說呢，難得有父親的消息，我怎麼樣也沒相幹！」

但半句鐘後，她便開始有點後悔了，因為智叔所領之路極之不堪。

雖非頹垣敗瓦，但卻十分殘舊，一望而知是經年累月所致。

但見沿途烏煙瘴氣，路人隨地吐沫，更有小孩兒當眾便溺，衛生情況極度惡劣。

當去到賓館門前，烏燈黑火尤如鬼屋般，令小真盟生懼意想打道回府。

此時卻有人相迎，觀其衣衫似是賓館的人，智叔連忙探問一番，方知房租費極之便宜。

原本是繁榮昌盛之地，但經歷了近半世紀後，已變成貧民窟般的存在，令人不勝唏噓。

登記後上得房間，當小真抖抖簌簌地打開門時，還猜想着會是何種惡劣情況。

殊不知內裡出現另一番景象，因為舊式建築大不相同。

非單比想像中更為寬敞，而且還一應俱全，全然令小真改變觀感。

經過中午的折騰後，已是筋疲力盡，肚子正傳來饑腸轆轆之訊號。

三人聞之不禁相視而笑，將被小偷扒竊的不爽，暫且拋諸腦後。

未幾，於附近覓得一食店，小真正想跨門而入之際，卻被智叔橫腰阻止。

「幹嘛？智叔你～」

「噓，先別進去，師叔！你瞧見那個人麼？」

「哎～吔～他不就是～」

「嘿～嘿～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呀！」

半刻鐘後，智叔所指的那廝剛用膳完畢，正臉露極其滿意的歡顏，捧着小肚子朝大門口走。

但當發現智叔面露狡笑，雙手抱胸守在食店門口，當機立斷轉頭就走向後門。

雖是驚弓之鳥，但卻十分鎮定，不一會便消失無蹤，顯示那廝亦熟當地環境。

自以為逃出虎口，暗自得意之際，猛地腿部一痛，不由自主地攤跌地上。

腿邊出現一棵小石子，想必是被其擊中，可見投石之人問對了路。

那廝從夜空明月，投射向地下的光線中，可以看出三個人影，正把自己包圍着。

因為腿部受傷，想跑也跑不了，此刻如熱鍋上的螞蟻，竟暗自心焦得哭出來。

「哼！你別裝模作樣，老子何不受這套，快把我們的錢拿出來。」

「對呀，他何不是說笑的，這樣至小能小受點皮肉之苦啊。」

智叔兩人軟硬兼施，卻只換來那廝的飲泣聲，惹得北惡佛大怒，正是佛都有火。

當下他一把揪着那廝衣領，竟將人拋上半空之中，而自己則勁貫於掌，看來是要狠下殺手了。

那廝料想不到他有此一着，於半空中不斷驚呼，一副束手待斃之態。

於千鈞一髮之間，一把聲音喊停了智叔的殺招，還把那廝接回地上，但已把其嚇至昏過去。

原來是小真眼利，從對方的帽沿兒，分辨出對方的真身，這才免卻一縷芳魂，往地府報到去。

小真更把對方的帽子脱下，瞧得兩個少林弟子目瞪口呆，久久未能發話。

「智叔！看你剛才那副模樣，若非我察覺及時，鐵定把她打死啦。

想來你曾道於滅妖之戰，盡殲南陽岳山之妖，想必已是嗜殺成性。

無怪乎我經常感受到，一股濃烈殺氣，自你四周擴散出來，聞之令人心驚膽跳。」

「嘻嘻，怎會呢？老子已經把它收得密密的，未想到它自自然然走出來而已！」

「業智！看來你的修為仍未逢化境啊，連武藝低微如小真，也感受如廝。

老納便不同凡響啦，想當年牛頭山上殺賊無數，時至今日殺氣仍收放自如。

可謂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這點你便遠遠不及了，哈～哈～」

「嘖，不就是比我早殺幾人而已？若干年後老子修為，必定超越於你，等着瞧吧！」

「唏！你們在爭論個甚麼，先把她帶回賓館，待她醒來再問明原委吧！」

「那我去買點吃的吧！」

「師叔！甚麼也可以忘，但別忘了要有酒，還要有肉，否則我食不下嚥！」

「這個自是當然，放心吧，包你滿意！」

「哎，酒肉相加，那不是破戒了嗎？」

「怎會呢，老子已經還俗，要怎麼樣也可以！」

「那師父是少林弟子，該不會犯戒吧？」

「這個嘛，你自己問他吧，嘻嘻！」

此刻爺爺等剛抵達美國紐約，雖說是人生路不熟，但此行有月兒隨同打點，已讓眾人心頭稍安。

才剛踏足機場，已有數百人列隊相迎，還有機場突警封鎖通道，正是閒人勿進。

觀其排場，直與國家元首不遑多讓，可見其中國首富的地位，絕非浪得虛名。

當中計有多間集團之首腦，亦有預訂之酒店和醫院之代表，當然更小不了傳媒的人。

為表現出他超凡的身份地位，以及令這趟神奇破刼之旅，得以順利完成。

爺爺擺出親民友好的恣態，和他們逐一握手言歡，任由拍照面不改容。

他更罕有地向傳媒，落力推介鐵板神算，令大眾的焦點全都投射向鐵算子一家。

登時讓本已聞名遐邇的他，更是蜚聲國際，足把一家子全都樂不可支。

經過老半天的忙活，尤如記者招待會般，眾人隨即入住預約之酒店。

其時已近黃昏，眾人都拖着疲憊不堪之軀休息，但大都被興奮的心情影響，而無法入眠。

只有公主獨個兒，陷進深沉的夢境之中，爺爺等卻在暗自担心，期望她能早日康復。

也許被時差影響，眾人感到像是剛進入夢鄉，便迎來了清晨。

太陽伯伯正向大地打着招呼，和旬的陽光幾乎照遍每個角落，讓人感到充滿生機與希望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二章（命數使然、孤身尋人）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二章（命數使然、孤身尋人）

而公主亦適時醒來，雖表現出半點病容，但仍頗具精神，只是略感疑惑而已。

爺爺連忙解說前因後果，卻換來她一句全無印象，似是失了憶般，反令眾人嘖嘖稱奇。

爺爺見狀立刻詢問鐵算子，經他屈指一算，道出另一個令人震驚之答案。

「老朋友！由於已離開玫瑰園，從那時起便已啓動了，這次神奇破劫之旅。

當事人自動將該晚突發情況，隱藏於大腦深處，實屬正常現象，大可不必担心。

到醫院作澈底檢查亦於事無補，只會發現腦腫瘤而已。

不過仍須先行診察，以確保真偽，過後咱夫婦倆施法，便知本神算真有神效。」

「嘖～嘖～爺爺你何別相信他，這傢伙只是胡說八道，企圖騙你錢財而已。

本公主何來大病，一定是他施了甚麼邪術，才會讓我暈倒，以証他堪輿命理之說。」

「哦，既然公主對本神算有所懷疑，可敢與我作一打賭？」

「好呀！待本公主揭穿，你這蓋世神棍的真面目，怎麼個賭法，快說？」

「很簡單！假若經醫生診斷是腦腫瘤，便証了本神算之說，自當依從我的方子來根治。

如若不然便屬你勝，老夫鐵板神算的金漆招牌，從此消失於天下！」

「好呀！這何是你親口說的，在場的人均可作証！」

公主與鐵算子的打賭，讓眾人不甚樂觀，皆因腦腫瘤已被証實，此刻只屬公主獨自呈强。

當經過兩日以來，一連串精密醫學反覆診斷後，把公主的自信，完全抹殺得一乾二淨。

活像把她從天堂仙境，一下子推向地獄深淵，將她短暫的人生，劃上了休止符。

只差在牛頭馬面尚未現身，勾走其魂魄到地府報到而已。

讓她落得個哭喊不止，完全無法接受眼前事實，小逸等連忙好生安慰。

「公主！放眼天下只有咱夫婦倆，才能把你救活，實是命數使然。

不過這反而可能是好事，你何記起當初，本神算批命之言？」

「當然記得，你曾說約大半年後，便能遇着我的意中人，啊！難道是他終提早出現嗎？」

「那倒未至於，不過只要我一經施法，他或許會於夢中現身，與你相見！」

「當真？你何別騙我啊！」

「哈～哈～這便要看你與他之緣份深淺了。之不過一旦施法，便不能中途停止。

否則倒行逆施，非單斬斷你們之情緣，更會危及你我之性命。」

「老朋友，若然施法成功，芷筠還可活多久呢？」

「一般續命破劫，皆非人力所能控制，更無保証之說。

早在十年前咱夫婦倆，曾在香港為一富翁作法，至今該人仍然在世。

雖已年近八十，但卻精神飽滿，如同剛過花甲，比老朋友還要年輕呢！

本神算便依書直說吧，每次被作法之人，皆有命數在身，而且每人不盡相同。

就以剛才所提之人為例，是於七十之齡續命，以玄黃術數計算。

只能多活十二年，雖然是極限，但已經很不錯，可以達成不小心願。」

「但我年芳十八，還很年輕啊，當然希望在有生之年，達成更多心願了。」

「能續命多久，本神算目前也推算不出，並非你應該担憂的，首要是確保作法成功。

你便嘗試把心思，放在心上人處，若於夢中相見，便把情況如實相告。

假如得他搖距保佑，或許會增加成功之機呢！」

「那怎麼知道他會保佑我呢？」

「這個簡單，你只須於夢中，與他交換定情信物，若他接受，即表示你將得救。

不過或許並非一次便成，可能須要耐心嘗試多次，方能成功！」

「老朋友，你何時為芷筠作法呀？」

「明日中午烈日當空，便是吉時適宜作法，屆時要預備清單內之物品。

而且絕對不能讓人打擾，否則前功盡棄、後果堪虞。」

「老夫先瞧瞧，哇？這都是些甚麼，恐怕沒那麼容易齊聚吧！」

「老朋友，破劫續命絕非易事，清單所列決不能有所遺漏，加之公主性命要緊。

還是爭取時間吧，我們先去休養生息，以便明日作法之用。」

素芯已經抵達廣州三天之久，卻仍未探得所尋之人的踪跡，禁不住有點氣餒。

究竟她所尋之人是誰？竟不惜孤身上路，還說與小真有所關連，着實令人摸不著邊際。

「哼！若非鐵前輩臨行時，把這麼重要的消息告之，我也不會大老遠走來此地。

難道真的不幸被小秋言中，要我白跑這一趟，真不甘心啊！」

時至中午，正感肚子空空如也，連忙碰着食店，便一股勁兒的栽進去。

剛巧遇着門前有人相阻，但見該人手執一疊單張，隨手見人便發。

派到她手上之時，並未細看內容，只順勢朝褲袋中一擠，便衝進店內。

於祭五臟廟期間，卻忽聞旁卓的人交談，談話內容於腦中一閃。

令她震骸莫名，讓她把剛進口的飯菜，也噴將出來，弄得滿枱都是，好不尷尬。

「幾位叔伯兄弟，小女子初到貴境，正值入新路不熟。

聞得剛才之言，到底熟真熟假，何否詳告一二？」

「當然是真的，我的親朋好友曾經受到重傷，也是倚仗他們才得保一命。」

「對呀！雖然他們位處偏僻，但很多人都慕名而來。」

「更有些人想拜師學藝，卻並非每個都招入門下，可見是如何嚴謹。」

「那他們身在何處呢？」

「哎，剛才不是有弟子，在門外派發傳單嗎，難道你沒有接到？」

那人一言才讓她如夢初醒，立馬拿出傳單一瞧，尚幸上面印着地址。

只是竟然有時間規限，兼且路途搖遠，現在找去已然趕不上。

唯有明早再起程，無意中得悉這個消息，何謂更勝如獲至寶。

把剛才想放棄的念頭，全部拋諸腦後，純時讓她喜上眉梢。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三章（三堂之首、邪派內鬨）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三章（三堂之首、邪派內鬨）

此刻浩恒正滿面春風地，帶着一眾少林弟子，浩浩蕩蕩下山回玫瑰園助陣。

究竟他戰勝了那三位高僧，才換來這些援手，這便要倒序於數天前了。

「你們派誰上陣，挑選好了嗎，都站出來吧！」

「唔，老子乃十八金人之首，理應代表。」

「說得好，我乃十八羅漢之首，怎可缺席！」

「俗家弟子以我最強，餘下一席，該歸我了吧。」

「好呀，都有點份量，誰個先上？」

三人都爭先恐後，嚷着要一展所長，方圓連忙橫加插手，給他們凝定次序，以免浪費時間。

依次亦無甚變化，初陣乃金腿，次陣為羅天，末陣則是俗家弟子的朗雄。

他們三人的武藝，的確殊不簡單，首席之名並非白叫的。

遠比上次比武的三人高強得多，從中可見雖屬同列，亦有參差之別。

與金腿的比武，用了超過三十招才把他擊敗，但浩恒當時仍未使出猛招。

到與羅天交手，則逼使他使出家傳絕學，方能克敵制勝於三十招之間。

但已令他氣喘吁吁，明顯是已耗力甚鉅，正是一仗難於一仗。

最後的對手朗雄，純然讓他陷入苦戰，雙方鬥得難分難解，只在伯仲之間。

四十招過去仍未分出勝負，激戰至此浩恒已疲態畢露，勝負只在一招之間。

至緊要關頭之際，朗雄忽地右腿脛微彎，身形略欠，露出一個破碇。

身為老妖怪的入室弟子，當然不會錯過此等良機，立馬把功力凝聚。

使出一招名為（風雷掣電），整個人急速旋轉，雙臂聚勁平申橫掃而去。

朗雄只來得及，以雙臂遮擋住上半身，但此招旋勁猛烈，令雙臂凌厲無比。

一經觸碰便尤如遭到電極，令朗雄雙臂麻痛不已，再中數記便告無力招架。

浩恒卻並未因此而收招，仍繼續橫掃向朗雄，情勢變得非常危急。

瞧得眾少林弟子瞳孔擴張，担憂之情盡注臉上，想出手相救卻功力未及。

千鈞一髮之際，一記隔空掌把風雷掣電剎停，救出半隻腳巳踏於鬼門關的朗雄。

兩人皆失形倒於地上，場中還有誰這般能耐，除了主持方圓便只有他了。

來者後發先至，救朗雄於燃眉之急，足証修為尤在方圓之上。

激戰三仗至此，三堂之首終歸不敵，浩恒雖巳然獲勝，卻巳疲憊不堪，面色灰敗如死。

非單半點力氣無法提起，更連說出半個字也辦不到，難道就陣亡於此？

「你們幾個摻扶他倆，背靠着坐起來吧！」

眾弟子依言照辦，卻猜不透老妖怪的意圖，及至他下一刻之舉措，方明白過來。

只見他亦盤膝而坐，勁貫雙臂四指之上，全身上下隱泛金光。

緩緩地伸出指來，一股無形有質之氣，正滲透向浩恒丹田穴內。

不單讓他感到混身舒暢，更令其面色逐漸紅潤，尤勝決戰之初。

半刻後老妖怪雙掌一轉，把他卸過半圈，剛巧把藏身背後的朗雄，送至面前。

他又依樣畫葫蘆般，貫注內力於其丹田穴內，助他推宮過血運功療傷。

不消半刻又巳完功，老妖怪這才收勁調息，看得眾弟子羨慕不巳。

浩恒兩人則先後睜開眼睛，神元氣足地仰天長嘯，狀似較之比武前更充盈。

金腿和羅天見狀，立刻湧前察看，其餘弟子禁不住好奇，紛紛加入行列。

「哈～哈～恭喜兩位，丹田穴乃九大順穴之首，現在巳通一半。

往後只要勤加苦練，衝破要穴實屬早晚，這都得有賴師叔慷慨就義。」

「朗雄多謝師叔祖出手相救！」

「徒兒多謝師父，但早前聞說你巳下山，莫不是？」

浩恒的疑問，把眾僧的焦點，全都吸引過方圓身上。

「咳～嗯～別這樣子看我，老納身為少林主持，怎會口出誑言。」

「嗯～嘿～真的是這樣嗎？師叔！」

浩恒這一說，令老妖怪亦暗生疑惑，雙目如炬緊緊盯着他不放。

「怎會呢，師伯德高望重，正所謂出家人不打誑語，我相信主持。」

「好啦！別為了此等小事尋根究底，師侄你不是來找師父的嗎？」

當下浩恒便把數月來發生之事，詳告普渡，只把場中人聽得津津樂道。

面露複習無比之表情，無不吵吵嚷嚷地，爭先去玫瑰園痛擊惡賊。

「哎，大家別着急，眼下距半年之約尚有近月，現在下山實在太早。

師侄難得一場來到，不若就小住數天，待我們從長計議吧！」

「對呀師兄，既然我們有緣，正好趁機切搓武藝呀！」

「為免素芯等人担心，必須通報一聲才是，讓我先給她們一通電話。」

當他發覺接聽之人並非素芯，從小昭口中始知她，孤身遠赴廣州尋人。

「小昭！你確定嗎？」

「我相信鐵前輩絕不會信口開河，素芯姐也是出於一番好意，段大哥就別怪她了。」

「既然如此，也只好期望她能找到那位前輩，安然無恙回來吧！」

言語間盡顯担憂之情，可惜電話那頭並非素芯，只聽得小昭驚喜交集，獨嘆自身並非素芯。

斯主席的大宅內，眾邪派高手正閒着無聊，各自於花園內練功。

雖則斯宅比玫瑰園不遑多讓，但始終人數眾多，五大門派又互不相讓。

數天下來，產生磨擦自是在所難免，此刻正為了獨佔練武地，而爭吵不止。

身為邪派盟主的應超群，正歇力抑制各派的弟子，以防未進攻敵人，自家便已內鬨打起來了。

「哼！姓應的，憑甚麼要老子聽你的？」

「我師父武功蓋世，若非當年閉關，嵩山輪武那有你師父的份兒？」

「廢話連篇，論武功首推我們六壬教，刀槍不入水火不侵，你們有誰能辦到？」

「怎麼啦，既然對我師兄有所懷疑，莫不是要手底下見真章？」

「好呀，來吧，誰個怕誰也未知！」

「哎，此刻已結成同盟，大家千萬別內鬥，否則最大得益者，何是敵人啊！」

「嘿～嘿～你倒是說着漂亮話，莫不是武藝低微，不敢與我過招啦？」

「哈～哈～肖兄這是那門子的笑話，不若這樣子吧。與其在這作口舌之爭，倒不如覓個機會顯露身手，以証各位武藝之高低。」

「好呀，怎麼個比法，你開個道兒來吧。」

可是當應超群開出道兒之後，眾高手皆臉露猶豫不決，究竟是怎樣的道兒，令他們反應如此？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四章（十旗令牌、北漢郡主）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四章（十旗令牌、北漢郡主）

現代的數月間，於古代已發生了很多事，令整個中原內外再起波瀾。

當太宗等聞得這驚天消息，無不心頭震憾，久久未有人敢發一言半語。

「二皇爺！切勿輕信這片面之詞，可能是他為求活命，而胡芻而已。」

「哼！將軍你若不信，便當我沒有說過，就此殺了我吧，但請放過我的兄弟！」

「且慢，二皇爺，他不像是說謊，還是派人查明為妙，免得耽誤大事呀！」

「單姑娘果然慧眼明察秋毫，江將軍你差點拖累小皇，何要好好學習啦！」

「哼！末將這便派人去查探！」

「等一下，你們姓甚名誰，同為宋人，父親為何會替遼國辦事呢？」

「姑娘有所不知，我們姓姬，父親乃前朝後周之大學士之一。

因國家覆亡心灰意冷，故辭官歸穩田園，曾立誓終生不再為官，滿以為能安享晚年。

可惜好景不常，早兩年的某夜，忽地闖入一羣黑衣人，用迷香把我們迷倒。

最後舉家被擄去大遼，不得不聽其命令行事，一夜之間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此番派我們來，原意是捉拿單姑娘，以彌補上次，未能擒獲單大人之過。」

「那你們豈非認識我爹？」

「我們只是略有所聞，但我爹曾與單大人同朝為官，這倒是不假！

據我們所知，呼兒朮敖今次派遣五行派高手，去邢城已經多天，對寶藏是志在必得。

你們現在才派人探查，這一路長途跋涉的，一來一回恐怕已被其奪宝成功。

屆時我爹已再無利用價值，以遼人之心毒手辣，恐怕會遭到不測。

還請二皇爺斟酌一番，作出明舉方為上策。」

「唔，姬兄弟此言極是，務必要想個兩全其美之策才成！」

「二皇爺！在下有一計，或許能阻其奪宝，兼且救出姬大人！」

「哦，紅統領有何計策，儘管道來！」

「眼下岐山精兵就在外邊，只須調遣一千給我，讓我趕往邢城便可。

明日再請示皇上，把身在京城附近的黑、白兩旗，先派去邢城查探。

這樣既不礙二皇爺的行動，亦能達到兩邊兼顧，實是一舉兩得。」

「啊！紅統領不愧智勇雙全，但向皇兄請示也須時日，恐怕還是趕不出來。」

「這個二皇爺倒是不必担心，皇上早料此行多擾，早已把十色旗令牌交予老夫。

着我遇事不必稟告，大可相機行事，眼下正是如此，明日我便隨紅統領一塊起程。」

「皇兄果然料事如神，連這一着也想到了，小皇真是自愧不如，如此便有勞文大人了。」

「幾位姬兄弟熟悉情況，明日亦應隨老夫一同上路，營救姬大人才更有把握。」

「這個自是當然，為了救出老爹，要算是龍潭虎穴，我們也願意一闖。」

元顏決等於代州與丐幫分手，迅速變換行裝，隨即南下北漢太原府。

本來沿路暢通無阻，滿以為此計得逞，兩日後便能邢城，與火焰尊等會合。

料想不到剛到城門，便遇到大批官兵攔路搜查，介備深嚴如臨大敵般。

元顏決於不遠處窺見其狀，深感本部人馬眾多，恐會遭到阻攔甚或扣查。

心念一轉以大局為重，交帶土遁尊等切勿硬闖，將部下化整為零分批入城。

還着部下切勿多言，遇查即託詞因幽州戰亂，南下避戰去也。

他這臨危不亂之策果然湊效，只有兩小分隊被扣查，其餘全都安然過關。

「土遁尊！快去打探究竟何事，如此勞師動眾！」

當下便於酒館落腳，順道祭飽五臟廟，還未開口張問，消息便已不徑而走。

「你們聽到嗎，那淫賊簡直膽大包天，居然明言會對郡主出手。」

「老兄，小弟剛剛進城，淫賊到底是怎麼回事，可否詳告？」

「據聞淫賊昨晚潛入皇宮，留書道明三天之內，必與郡主來一夕之歡。

皇上聞言龍顏大怒，郡主得悉花容失色，整個皇宮登時亂成一團。」

「哦，只是區區一介毛賊，何以懼怕至此，不是有禁軍把守嗎？」

「小兄弟有所不知啦，那淫賊如入無人之境，竟連他影子也看不見呀。

現在已出皇榜，如若擒得淫賊者賞金萬両，兼且招為郡駙馬。

郡主正巧於來年秋季生辰，屆時便雙十年華，加之早已號稱北漢第一美人。

若能結成良緣，從此一登龍門，升格何止百倍咧，很多武林高手都去報名啦！」

「甚麼，萬両黃金？小決，不若我們也去碰碰運氣吧！」

連土遁尊也被迷起貪欲，可想而知這筆賞金，是何等的吸引人。

「好吧，我們也去湊湊熱鬧，看都來了些甚麼人，再作打算了。」

當去到皇宮不遠處，便已瞧見人頭湧湧喧鬧不已，把廣場擠個水洩不通。

觸目皆是一些匹夫漢子，夾雜着些武林人仕，亦偶有奇裝異服之人。

他們有些頭戴草笠或是面具，頗具神秘色彩，但亦更引人注目。

當下細看雖近千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凡夫俗子，實屬陪襯角色而已。

究其實小決聞得郡主，年芳十九花容月貌，只是想來一睹芳容，實志不在此。

而且大汗與師尊之重托，不敢或忘，實未想因私忘公，旁落奪宝大計。

但當場中聞得一言，卻令他停下本已轉身之軀。

「郡主駕到！萬民叩首！」

「郡主千歲、千歲、千千歲！」

只見由眾宮女簇擁而來，一位面戴白紗，錦衣華服雍容華貴，之少女於評選台上。

雖未能一睹芳容，但已感其氣度不凡，羣眾無不歡呼雀躍，氣氛熾熱無比。

但元顏決卻感其徒具虛形，只不過是掛着郡主頭銜，的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正於此時，忽地十數人施展輕功，手執兵器攻向郡主，其勢頗急且猛。

隨侍在側的禁軍立刻護駕，雙方登時兵刃相接，郡主與眾宮女花容失色。

相互擁在一塊躲過一旁，霎時間驚呼尖叫之聲不斷，台上台下亂成一團。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五章（孟優獻計、貪生怕死）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五章（孟優獻計、貪生怕死）

當孟雄再次踏足渝山寨內，禁不住長噓短歎，令巧兒這傾慕者充滿疑惑。

「孟大哥！為何重奪渝山，還鬱鬱寡歡呢？」

「巧兒你是未明公子之心思啦，依我猜度，渝山曾數度易主，今雖被公子重奪。

但已造成不小傷亡，當中更有一直追隨之孟家軍，與及後蜀國之兵民。

究其實只是自相殘殺而已，實非你之所願，對嗎公子？」

「白將軍果然深明本公子心思，若能智取渝阜，自是最好不過，幾位何有良策？」

巧兒聞言，純感自身對孟雄之心思，仍未完全了解，忍不住臉露內心之不快。

「巧兒！我們別阻礙他們商議，出去走走吧！」

「我們知你為剛才之事不開心，請勿怪白大哥，他只是有話直說罷了。」

「對呀，尤其是正在談論軍國大事，自是直言不違了。」

「嗚～嗚～那我該怎麼辦呀！」

「哎，你先別急，本姑娘有一計，定能讓大哥對你刮目相看！」

「當真，是怎樣的，快說來聽聽！」

回到中軍脹內「稟告公子！探子快馬回報，發現宋軍於合川出現，兵馬甚多，而且、」

「兵馬怎麼啦，快報！」

「大軍約有一萬，而且掛着岐山師旗，看來是岐山精銳。」

「甚麼，太祖為了區區渝阜，竟大老遠從岐山，調兵遣將來攻伐我等？真是難以置信。」

「公子勿慌！眼下南漢王的援軍何在？」

「回金將軍！漢將軍親率大軍一萬，據聞皆為精兵剛過涪城，正向渝山進發，相信不日便到。」

「唔，來得正好，待漢將軍與岐山精銳一鬥，我們則智取渝阜去。」

「金將軍有何良策，請明告本公子，好讓我派人好生預備呀！」

「孟公子勿急，容末將細細道來，嘻嘻！」

三個時辰後渝阜城內，余將軍因中計痛失渝山，無顏見太守，正想引劍自刎。

「將軍且慢，千萬別尋短見呀，若將軍自刎，渝阜將更難以保全啦！」

「是呀將軍，別拋下我們，我等誓死追隨將軍左右。」

「對呀余將軍！只要我們萬眾一心，必能保住渝阜，等皇爺援軍一到，便能重奪渝山。」

「好，現在先緊閉城門，固守不出靜待援軍。」

他這話剛吐出來，城門處已湧進不少難民，似是為了避戰而來。

剛巧有探子回報，一則訊息卻讓太守兩人生疑，正在反覆思量。

「余將軍！看來孟雄等是糧草不繼，不敢再佔據渝山為寨了。

我們大可趁機取回渝山，也好向二皇爺交差呀，你道如何？」

「但末將才剛中了計，而金正武廝詭計多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末將實不敢輕信此等謠言，免得連渝阜也失去，屆時無顏見二皇爺矣！」

「將軍不必過慮，咱倆親睹孟家軍不斷撤離，到五十里外才回報將軍的。」

「五十里外，此話當真？」

「千真萬確、絕無虛言。」

「余將軍！你儘管去吧，本官會緊閉城門，靜待你的報捷佳音。」

「好！既然太守相信，末將便領三千精銳速奪渝山，才不負朝廷之重托。」

他才剛踏出大門，太守即招來近身，向其耳語幾句，那人急忙點頭快步離開。

陶詩等剛踏足岐山地界，便探得岐山軍閉寨不出，似是調動後之穩妥舉措。

「單大人！眼下他們是絕不會輕出寨門，更莫遑論棄寨而去。」

「依本姑娘看，龍大哥該是時候報恩了。」

「啊，只要我們鹽幫派上用場，你儘管道來吧！」

「敢問龍幫主，今趟帶上多小人馬前來呢？」

「不多不小足足一千，我只留下三百人鎮守總壇而已。」

「很好！難得龍幫主傾力相助，眼下有兩件事情要辦，請務必與我等通力合作。」

「這個自是當然，請陶姑娘道來吧！」

「首先請吩咐閣下的幫眾，砍伐附近山頭的樹木，但切忌勿讓宋軍發現。

越多越好，這兩天必須齊備，然後等我號令，可以嗎？」

「好，我這就去辦！」

翌日一早，當太祖等人醒來時，岐山軍依言剩下一千聽其調動。

其餘早已破曉上路，趕在往渝阜之途中，真個兵貴神速，半點不敢耽誤。

何絕非高強兄弟般，純粹抱着遊山玩水之態，不急之務而來，直把太宗戲在頭上。

「二皇爺！時不我予，萬不能再耽擱，老夫與紅統領等必須起程。」

「文大人以江山社稷為首任，本皇實在自愧不如，期待文大人等馬到成功。」

「二皇爺！老夫承你貴言，大家早日完成皇命，屆時在京師同慶，哈～哈～」

「好，我們也上路吧，已經比預期足足晚了七天，回去要被皇兄責罰了。」

「管理無方理應問責呀，對嗎阿高？」

「這個理所當然啦，尤其是那些位極人臣，像是皇親國戚的。」

「說得對呀阿強，就正因為如此，才更應該數倍，不，百倍於罰才對，否則難以立信於天下啦！」

「你們哼哼唧唧的，到底想說甚麼，本皇何不喜歡這一套。

有不滿意的，便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本皇盡量滿足便是。」

「這何不敢當咧，須知道渝阜只在不足百里之遙，明日必能抵達。

聽聞孟家軍早已攻至，現在勝負難料，而且雙方皆有強援助陣。

屆時可能引發大規模戰爭，咱倆兄弟乃九代雙傳，只想留得小命。

為李氏祖宗繼後香燈，開枝散葉於願足矣，二皇爺可敢保証？」

「嘿～嘿～兩個臭小子說到底，還不是為了小命。

倒不如向本皇直言，自己貪生怕死，想受到保護便是！」

「原來如此，怪不得一路耽誤時間，哈～哈～」

「哼，你們愛怎樣說都成，快給我們一個答覆！」

「兩位放心便是，二皇爺兵強馬壯，高手如雲，必定保你們周全。」

「單姑娘真明瞭本皇心思，綠統領從現在起，你們整旗人馬，只負責高强兄弟的安全。

無論發生何事，那怕本皇危在旦夕都别管，只要對他們寸步不離，明白嗎？」

「是，二皇爺！在下等領命！」

「多謝二皇爺，咱倆兄弟定必竭盡全力，為你尋得寶藏，嘻嘻！」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六章（挖地三尺、必爭之地）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六章（挖地三尺、必爭之地）

北漢皇宮偏殿內，正因突如其來的突襲，而引發起莫大混亂。

由於這羣施襲者衣着平凡，除了攻向台上的郡主，還向台下的人投擲噴煙的物體。

致令眾人敵我難分，一時之間竟惹得上千人，互相撕拼起來，全然無法制止。

元顏決等本排於最外圍，並未牽涉其中，本可置之不理揚長而去。

但突然間聞得女子尖叫聲，心頭一戚下，竟情不自禁心牽郡主安危。

「土師兄，立馬派人上台救郡主和宮女，外邊由我疏散人羣，」

「是，你們跟着我來，快！」

土遁尊一說完，隨即與眾部下施展獨門神技，登時雙腿像強力電鑽開動般。

挖地三尺，繼而鑽進地下，以難以置信之高速，直向郡主所處之地前進。

不一會便已上得台上，正擋在郡主等女眷身前，與施襲者們火拼起來。

而元顏決則與半數部下，於入口處取來北漢國旗，分別撲滅地上噴煙之物體。

兼且指示眾人從中撤離，而台下上千人，經他這一調配，形勢即時有急劇變化。

半個時辰未到，便已控制大局，疏散大部份的人。

而台上的土遁尊等，與北漢禁軍亦已把郡主等女眷，由內至外團團圍住。

保護得密不通風，施襲者們眼看事敗，忽聞一記哨响自不遠處而來，急忙各自撤退。

瞬間便消失無蹤，竟無一人落下，可見訓練有素，絕非尋常高手可比。

當余將軍率兵朝渝山而去，一個時辰後，渝阜城頭便响起零星打鬥聲。

才一盞茶時間，城門已被打開，而且還有陣陣黃煙，自城頭處向外飄散。

「孟公子！小優等得手了，我們快去接應！」

「好！孟家軍聽令，他們都是我後蜀國人民，不許傷害百姓。

若有棄械投降者不殺，只活捉太守，能辦到者賞金百両！」

一時之間軍心大盛，八千精銳尤勝五萬大軍，渝阜守城士卒紛紛投降。

滿以為可以生擒太守，為連場爭奪戰，而死傷的原後蜀國民生祭。

怎料入到太守府竟空無一人，禁不住讓孟雄老羞成怒，一劍把小樹砍斷。

「豈有此理，那臭傢伙必定是聞風逃竄，逃向渝山而去了！」

「稟報孟將軍，探子剛目睹太守及其家眷，從西門奪門而去。」

「甚麼，那為何不去追截？」

「我們追不上，因為隨行有其本部兵馬，二千宋兵阻擋在城門前。」

「孟公子！這也不能怪他們，相信是逃往渝山，與姓余的會合了。」

「這樣也好，我們本意是奪取渝阜，達至三城聯防，現在成功了，哈～哈～」

「這也得歸功於巧兒她們，理應記上一功呀！」

「這個自是當然，真想不到她們能辦到，起初我還担心着呢。

萬一被人揭破她們的身份，屆時非單妙計失敗，連帶會陷入困境呀！」

「想來今晚必須好好慶功，為幾位女將祝捷一番才成，哈～哈～」

「哎，孟公子切勿高興太早，渝山乃我等之門户咽喉，正是兵家必爭之地。

必須連渝山也奪過來，才真正是穩如泰山呀！」

龍泉等經過連日來的砍伐，加之有定難四旗兵馬相援，樹木柴支已近齊備。

「單大人！你確定東西，就在岐山大寨內嗎？」

「事到如今，老夫怎會騙你們，只要把他們逼離，我們就可在寨內挖掘。」

「陶姑娘！一切準備就緒，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任務非常重要，今晚你們兵分兩路，如此這般～明白嗎？」

「放心吧，只要是拓跋公子的事，鹽幫定必全力以赴。」

「非常好，龍幫主與四位旗主先去休息吧，待養精蓄銳，今晚兩更行動，務求一舉成功！」

噹～噹～噹～噹～「起火啦！糧倉起火啦，快救火呀！」

岐山大寨於二更忽地起火，而且火勢異常猛烈，迅即漫延開去，一發不可收拾。

負責守衛糧倉的宋軍，正忙個不可開交，仍未能把火勢撲滅。

只惹得火勢越燒越猛，無奈下只好向上級匯報，尋求他的指示。

「甚麼，糧倉怎會突然起火，大家別慌，聽從本將軍的號令。

一半兵馬緊守寨門要道，另一半分成多隊，一邊救火一邊搬走糧草。」

這位將軍倒是了得，經他調兵遣兵調將下，情況終於有顯著改善。

「司馬將軍！糧草只搬出七成，其餘不是被燒，便是濕透不能食用了！」

「救出七成已經很不錯，那末火勢又如何，撲滅了沒有？」

「弟兄們已焦頭爛額，火勢雖然撲滅了，但難保不會死灰復燃。」

「將軍！火勢像隨風而起，眼下應該怎麼辦？」

「依現在的天氣尚在春分，沒道理會這麼巧起火的，何有檢查起火原因？」

「因為天色尚暗，仍在查察之中，相信早上便有分曉！」

「那要否搬營到別處山頭？」

「千萬別輕舉妄動，岐山乃歷來兵家必爭之地，皇上明言大軍不可亂動。

以免被敵軍乘虛而入，較早前被抽調了一萬精銳，更是要小心提防。」

看來這個司馬將軍，並非等閒之輩，面對如此景況，仍舊氣定神閒。

此刻在渝山寨內，太守得親兵拼死保護，才撿得舉家平安。

「大人！未料到他們有此一着，竟然來個調虎離山，兼派人裡應外合。

看來是有高人相助，才能同使兩計，連末將也自愧不如呀！」

「當然啦，你何知敗給誰，他便是原後蜀國，金正義將軍之子金正武！」

「難怪！難怪！據聞此人文蹈武略，真將才也，余某輸得心服口服！」

「唉！現在我們只有五千兵馬，加之糧草不繼，如何才能奪回渝阜呢？」

「稟告太守，探子回報，有大批兵馬正朝渝阜進發！」

「何知兵馬多少，何人領軍？」

「剛剛發現而已，尚未知其底緼，屬下已派人沿路查察，再過一個時辰便有消息！」

「很好！若然是岐山大軍便有望了，只要合兩軍之力，末將定能重奪渝阜！」

「余將軍！切莫高興太早，若是敵方援軍又當如何，屆時恐怕連渝山也不保呀！」

太守一言，余將軍純感語塞，兩人禁不住忐忑起來，純感前路迷茫。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七章（結拜兄妹、又生變故）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七章（結拜兄妹、又生變故）

「漢將軍！這裡是渝山與渝阜交界，我們應去那一邊？」

「韓將軍！連日趕路多有勞累，先待探子回報再作定奪吧！」

「說得也是，我們這趟足走了近個把月，難為了大軍長途跋涉。」

「對呀，本姑娘從未走過這麼多路，雖然有馬代步，但也甚感疲憊不堪咧！」

「哈～哈～小菁姑娘真是清心直說，為人率直，像極某個人啦！」

「漢將軍！我到底像誰呀，別賣關子，快說嘛！」

「不是別人，正像我亡妹啦，只可惜她自小體弱多病，終於前年病故！

其時她才芳齡十六，假若仍在世，年紀應當與你相若。」

「啊！真抱歉，令你臆起這樁傷心事！」

「天意如此，徒嘆奈何！」

「漢將軍，此行兇險難料，既然有緣相聚，你倆何不結成異姓兄妹？」

「對呀，如蒙漢將軍不棄，小菁願意結為兄妹！」

「當真！好妹子我們就即席結拜，請韓兄弟見証吧！」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在下漢寶德願與歐小菁，結為異姓兄妹。從今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信女歐小菁願與漢大哥，結為異姓兄妹。由此刻起憂戚與共、悲喜同渡！」

兩人當天立誓，繼而相視而笑，忽地探子回報，打破此刻美意。

「稟報將軍，探子回報，孟家軍已奪得渝阜，但渝山卻落入敵軍之手。」

「啊，竟有此等事，那麼我們先到渝阜，與他們會合再從長計議吧！」

才半個時辰後，便發生一起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更令到這對兄妹命運多舛。

「司馬將軍！前方約七里處有大隊兵馬，正向我們迎面而來呀！」

「甚麼，何知是那國來的，兵馬多少？」

「由於天色昏暗，目前還未確定，但觀其陣形超過一萬，渝阜軍遠不及此數呀。」

「卑職斗胆判斷，極有可能是孟雄那廝，來截擊將軍的！」

「快傳令下去，各營兵馬介備，長矛手在前，弓箭手居中，隨時迎擊敵軍。」

此刻五里處外，漢將軍的探子，同樣探得有敵軍在前方，惹得他們亦深表緊張！

「大家別慌張，何知對方是何方兵馬，何人領軍、目的何在？」

「正值霧鎖長空難以目測，詳情仍未知曉，只知對方約有一萬，正衝着我們而來！」

「漢大哥！孟家軍沒有那麼多呀！」

「對，末將認為必定是太守，從別處商借的援軍，意在奪回渝阜。」

「我也是這麼想的，不若先把他們解決掉，生擒領軍之將領。

再到渝阜交給孟公子，讓他樂上一樂，你們認為如何？」

「好，一切都聽從大哥指示。」

「等會兵兇戰危，小菁定必要緊跟着我，我會保護你的！」

「小菁當然跟着你了，還能跟誰？」

「哈～哈～果然牙尖嘴利，不愧是我的好妹子，韓老弟你何要好好保護她呀。

若有任何閃失，我這個當大哥的，何要問罪於你啦。」

漢將軍等尚在嘻笑怒罵之際，冷不防巳被對方探子，得悉他們的意圖。

「稟報將軍，探明對方是南漢國的漢將軍，現在三里外，隨軍還有一雙男女。

探子還聞得他們之目的，是要生擒司馬將軍，交給孟雄發落呀。」

「豈有此理，胆敢口出狂言，本將軍身經百戰，倒要看你有何本領。

傳令下去，對方是南漢國之敵軍，陣中有一男一女，若能生擒者賞金百両。」

那邊廂，岐山軍的司馬將軍巳被激怒，正想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

「稟報將軍，巳探知前方的是岐山精銳，正在一里外，擺出戰鬥陣式。

還聽聞領軍的司馬將軍，下令要活捉誰人，若有得手者重賞百両黃金呀！」

「甚麼，他竟敢如此囂張，本將軍殺敵無數，倒要看他是否有三頭六臂。

傳令下去，若能活捉有軍階者，本將軍定必論功行賞。」

這邊廂兩雄雙遇，各為其主，加之兩將心懷叵測，一場血戰在所難免。

而太宗等則剛出合川，原本是追在岐山軍之後，但不料途中又生變故。

「稟告二皇爺，前方正有大隊兵馬，向渝阜方向而去。」

「岐山軍早於小皇等起程，究竟是何方兵馬？」

「二皇爺！待我灰旗部下去查探吧，他們最擅長這些。」

「對呀，為何小皇想不到，這就有勞灰統領了。」

才一刻便有灰旗的人回報，兼且還帶了兩位將軍模樣的人回來，把太宗等嚇一跳。

「末將等參見二皇爺，願皇爺千歲、千歲、千千歲。」

「好啦，既然是自己人，快說說情況如何！」

「末將等乃遂州之將領，得到渝阜太守急報，着我們派兵增援。」

「派兵增援，莫非渝阜有失？」

「不是的，渝阜安然無恙，但丟失了渝山。」

「甚麼，豈有此理，小皇早有明言，着他早早佈防，萬不能丟失渝山。

老天爺呀，現在該怎麼辦，你快來指點小皇迷津吧！」

「二皇爺別着急，凡事必有辦法解決。這位將軍請你把詳情告之於我吧！」

「二皇爺！這位姑娘是？」

「你儘管說吧，她是小皇的要人。」

當下這位將領，便把渝山之爭奪戰，繪聲繪影地描述出來，尤如親歷其境般。

只把太宗等人，聽得心慌意亂，暗想着怎樣善後，該如何向皇上交代？

「敢問將軍，你所屬兵馬多少？」

「我帶了五千兵馬前來，幾近遂州半數了。」

「很好，二皇爺前有岐山精銳，如今再有遂州援軍，三軍聯合超過兩萬。

兼且皆屬精銳，當可再奪渝山，而且依單敏之愚見，孟雄等應當未知我等此行目的。

他一心只想奪取渝阜，達至三城聯防，穩固其陣線而已。

只要把他們趕離渝山，屆時便可以完成皇命啦。」

「對呀！單姑娘分折得頭頭是道，幸好有你在旁，不若就權充小皇的軍師吧！」

「二皇爺過獎了，單敏怎有此能耐呢！」

「小皇真心相求，就這麼決定吧，那我們就先到渝阜，與太守共商對策！」

「對呀，有單姑娘主持大局，遠勝那些甚麼名將、軍師啦！」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八章（助擒淫賊、立功不賞）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八章（助擒淫賊、立功不賞）

北漢皇宮內，雖然施襲者已被擊退，但觸目皆是屍體，幾近過百，傷者更不計其數。

此刻正於地上痛苦呻吟，可想而知剛才情況，是如何的混亂失控。

禁軍為了保護郡主，自當不理對方是誰，見有人舉兵器衝來，便施以還擊。

加之對方使用噴煙的奇特兵器，導致引發此等慘劇，全然中了敵人之詭計。

「郡主！你們有受傷否？」

「幸好有公子出手相救，我們才幸免於難，請問公子如何稱呼？」

「在下姓元，與師兄只是路過貴境，聞得皇榜之說便適逢其會，剛才出手實屬巧合。

如今惡賊已退，我們亦要趕路，不便逗留，請郡主保重，還望海函。」

「哈～哈～果真是英雄出少年，不貪功，不驕傲，難得、難得。」

「參見皇上，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公子請接受郡主的心意，否則若傳出去，會說我北漢有失體統呀！」

「那，這便卻之不恭啦！」

北漢皇宮內，因元顏決等護駕有功，被郡主以貴賓式招待下來。

席間被問及從屬何處，又往那兒去，似乎是想對他們多作了解。

而且北漢王還對他讚不絕口，郡主更暗示他屬如意郎君，令他有點不知所措。

「元公子！惡賊今雖已退去，但聽聞他們一伙十分厲害。

竟混進招考者之中，着實防不勝防，令本皇極之担憂呀！」

「對呀，懇請元公子暫留皇宮，幫忙捉拿惡賊。」

「是呀，若擒不着那惡賊，本，啊不，是郡主必定不能安睡啦！」

「那淫賊明言三天之內必然得手，據聞這是他的諾言，從不食言。

如今已過天半，懇請元公子多留兩天，助擒淫賊，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元顏決與土遁尊相互對望，微微點頭達成共識，決定多留兩天。

他這一答應，剛才失言的宮女，立即臉露喜顏，好像比郡主更形開心。

北漢王見狀，撫鬚暗自歡喜，土遁尊兩人卻並未察覺，此番玄妙之情。

渝阜城太守府內，正有人為了立功不賞，而當眾大吵大鬧。

「大哥！這次全靠我們深入虎穴，才輕易把渝阜奪來。

尤其是巧兒，差點便被識破身份身陷險境，難道還不足以誇獎嗎？」

「對呀，要不是我們這些女將，孟家軍不知又要犧牲多少人咧！」

「是呀，是呀，請孟公子獎賞眾女將！」

「哎吔，這並非本公子之本意。」

「哼！到底是何人疏擺，大哥你快快道來，讓小優即場教訓他！」

「對呀，那傢伙如此小氣，怎能振奮士氣，叫孟家軍如何奮勇殺敵？」

「是呀，應該拉那臭傢伙出來，狠狠地打他三十軍杖才對！」

「小優，是我的意思，請勿怪你大哥，目下必須以大局為重。

剛剛探子回報，有兩批軍隊正朝着我們而來，而且陣容不下一萬。

尚未知是敵是友，只距渝阜不足十里，我已吩咐下去探明虛實。

另外叫孟家軍嚴密防守，以防是太守的援軍，待得擊退敵軍再行獎賞未遲。」

「原來如此，金大哥調動有方，不愧為重光大將軍，小優全力贊同。」

「甚麼，剛才不知是誰，說要即場教訓人咧？」

「對呀，還說甚麼重打三十軍杖呢！怎麼忽地轉口風啦？」

「那怎麼相同呢，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嘛，當然以大局為重了。」

「你低能，總不能因為是金將軍，而網開一面，小優你這不是假公濟私嗎？」

「你弱智，既然你們這樣子，那下回要是白大哥犯錯了，便罰他喝三杯酒了事。」

「你白痴，他們兩個怎麼能跟，我的孟大哥相提並論？」

「哼！你這丫頭是甚麼意思，敢跟本姑娘這樣子說話？」

「小優你才是，憑甚麼要我們聽你的。」

「對呀，要不是我們，你早巳在天狼山，作了狼羣的美點啦！」

「好呀，你們是乘着小菁不在，聯手欺負我來啦，金大哥你來評評理。」

當他們還為了小優的變態之舉，而指桑罵槐，探子巳快馬回報。

「唏，你們一隻二隻吱吱喳喳，猛在這裡吵吵嚷嚷的，先聽聽探子怎麼說吧！」

「稟報公子，剛才那兩軍正在渝阜，與渝山交界處大動干戈呀。

正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殺聲震天價響。」

「別說沒用的，快說重點！」

「啊，是，他們一方是岐山精銳，另一方則是北漢精兵，雙方勢均力敵。

彼此正面交鋒，全然沒有留力，正展開從未有過的殊死搏鬥。」

「唏，你娘的，只說重點！究竟戰況如何？」

「是，他們鬥得難分難解、旗鼓相當，死傷無數，卻沒有撤退之意。」

「既然如此兇險，那你為何安然無恙，卻能把他們之戰，看個一清二楚？」

「啊，這得拜我師父所賜，全倚仗他傳授的絕頂輕功。

小的於執行這般危險之任務時，才得以屢次三番地保住小命，實在尤如再生父母呀！」

「哼，是嗎，人來呀，把這臭傢伙拖出去砍掉雙腿，看他還怎麼施展輕功！」

「哇！不要呀，饒命呀孟公子，小的也沒做錯甚麼，嗚～嗚～」

「是呀大哥，這樣太殘忍啦。」

「哼，剛才他儘在廢話連篇，愚弄本公子，若不懲罰他如何立軍威？」

「哎，待我先問一句未遲，江湖上擅使輕功的不少，但真正超凡的卻未多少。

少兄弟你師承何派，師父是誰，為何來投軍呢？」

「且慢，記着說重點。」

「真可惡，如此大火，竟然沒有撤離，還把山寨守得如銅牆鐵壁。」

「是呀，連本姑娘也大出意料之外，相信領軍的決非等閒之輩。」

「陶姑娘！我們應該怎麼辦？」

「龍幫主先別急，莫非是要出奇招才能收效了？」

「啊，陶姑娘若有奇謀，請快快道來！」

「使出這招，或許會暴露我們的所在，屆時得不嘗失，實在是下下之策。

如非萬不得已，本姑娘是不想用的，還是再作他途吧！」

「這樣，單大人何有應急之策，不防道來共同參詳，以解燃眉之急？」

「辦法不是沒有，但可能要委屈陶姑娘了，未知你敢否！」

命轉乾坤第一百一十九章（面見俘虜、太宗遇伏）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一十九章（面見俘虜、太宗遇伏）

「是何計策，單大人儘管道來，看可行否！」

當單德光說出計策之後，眾人均覺得甚為冒險，但又似乎可行。

陶詩更向拓跋扈通了一個眼神，徵詢着他的意見，只把他給弄得異常苦惱。

良久，他便長長的吁一口氣，繼而擺起手來。

「不成，這方法太危險啦，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陶詩眼看着他的表情，明顯是作了一番掙扎，才忍痛作此決定。

憑着女子直覺，純感他對己之担憂，絕非憑空演戲，故而芳心暗喜。

「多謝拓跋公子關心，陶詩自信能騙過他們，而且我才不會獨個兒去咧！」

當太祖等與遂州援軍，接近渝阜城約十里處，忽聞探子快馬回報。

「稟報二皇爺，咳咳，大事不好啦，渝阜已被孟家軍攻估了。」

「甚麼，那太守與其餘將領何在？」

「據聞尤將軍不幸陣亡，太守與余將軍同在渝山，岐山軍剛剛大戰北漢軍。

咳咳，戰況異常激烈，雙方皆有大量傷亡，現在亦已到達該處。」

「不是說渝山已失嗎，忽地又冒出個北漢軍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咳咳，此事說來話長，這其中的消息一定有誤，渝阜現在非常危險。

方圓十里介備森嚴，請先避過他們，到達渝山後，再詳問太守吧！」

「啊，你見怎樣了，受傷了嗎？」

「這點小傷不礙事，多謝二皇爺關心。」

「你叫甚麼名字，現屬何營？」

「小的叫（尤成天），乃尤將軍的親侄，請二皇爺替我叔叔報仇雪恨，嗚～嗚～」

「原來是忠良之後，好，這個仇小皇答應你，一定替尤將軍手刃仇人，以慰他在天之靈。」

為了避開孟雄伏兵，尤成天引領着眾人，蹺了大半個彎，足足多走了十里路。

才抵達渝山範圍，途中見到不少屍體橫陳地上，足証尤成天所言非虛。

觸目所見，正正剛經歷了一場大屠殺般，令高強兄弟心驚膽跳，縮作一團。

單敏更情不自禁地哭出來，太宗連忙摟抱入懷，温言安慰。

此刻渝阜城內「甚麼，小菁不知所踪？韓副將，你不是一直和她在一塊嗎？」

「小優對不起，都怪我沒有好好照顧她，請孟公子降罪。」

「哎，這不能全怪韓老弟，剛才和岐山軍血戰，實在自顧不瑕。

本將軍已與小菁結拜，難道我就不担心她的安危嗎？」

「哼，這就是他的錯，枉小菁對他青眼有加，現在不知身在何方呢？」

「小菁自小與我一塊長大，情同姊妹，嗚～嗚～」

「好了，請大家冷靜下來，容我細細分析，再作定奪吧！」

當下他們各自述說着，連日來發生之事，但當聽到這次抓了幾個俘虜。

金正武便突然好奇，說要面見那些俘虜，惹得眾人大惑不解。

但見幾個俘虜面帶懼色，衣衫破爛，瑟縮在一塊，狀甚恐慌。

「你們別慌慌張張，本將軍有事要問，你們必須如實答話。

若稍有虛言，給本將軍知道，嘿～嘿～下場一定會比死更難受！」

金正武說話之間，還一掌拍下茶几處，竟把小小的茶几，震個稀巴爛。

只把俘虜們嚇得身子猛震，連小優等女將亦噤若寒蟬，站過一旁靜觀其勢。

將剛才大吵大鬧之態，各自收藏在櫻桃小咀之內，霎時間又變回女兒家。

「你們岐山軍領軍何人，到渝阜來所為何事，還有何人到此？」

俘虜聞言，禁不住面面相覷，觀其神色貌似並不清楚，良久也答不上來。

「將軍！我們只是雜兵，負責日常雜活而已，哪知道這麼機密的事呢？

只知道是司馬將軍領軍，大軍是要開往渝山而非渝阜，其餘一概不知！」

「是往渝山並非渝阜，照常理應反過來才是，還為此而長途跋涉。

莫不是那裡有金山銀山，特意到來尋宝不成？哈～哈～」

「唏，白大哥！那裡會有這種好事，你別開這種玩笑！」

「對呀！一點也不好笑。」

「金大哥！既然如此，不若放了他們吧！」

「小優所言極是，留着他們也沒用，不過放虎歸山似乎不妥，嘿～嘿～」

「哇，大哥該不會是想把他們，全都殺掉吧？」

「將軍別殺我們呀，家中還有老少，等着回去照顧，嗚～嗚～」

「孟公子算了吧，他們也是身不由己，就放走好了！」

「多謝將軍不殺之恩，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俘虜們才剛鬆懈下來，忽聞有探子回報，難免心裡一凜。

岐山山寨的道上，正有十數人朝寨門而去，狀甚急趕萬分。

未及上得山寨，已被岐山軍攔截住，其中一個女的更不支昏倒。

「你們是甚麼人，來此作甚，還不快從實招來？」

「這位軍爺，大事不好了，我們是二皇爺近身護衛，途中受到埋伏。

此刻正身陷入絕境呀，快前去相救，要不然後果堪虞呀！」

「甚麼，如此大事你可有憑証，那個女的又是何人？」

「她正是單敏姑娘，二皇爺交托令牌，命我們前來請援呀！」

「令牌先讓我瞧瞧！」

「副將軍！好像是真的，還是帶他們面見司馬將軍吧！」

「你忘記了嗎？他正氣在頭上，你還敢去惹他，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這位將軍，不能再耽擱了，二皇爺處境不妙，十分危急呀！」

「對呀將軍，怪罪下來，誰也担當不起呀！」

「好啦，先把他們帶上山寨，問明原委後，由司馬將軍定奪吧！」

陶詩聞言大喜，向伏萬軍等，通了一個眼神，示意一會見機行事。

「甚麼，二皇爺在通縣遭遇埋伏，正身陷險境，不是有人護駕嗎？

較早前已抽調我軍相援，為何不向他們求救，反倒回來找我呢？」

「因為他們已開往渝阜，此刻正在與敵軍作戰，實在分身乏術呀。

交托我們救出單姑娘後，把她帶上岐山，將軍務必要出兵支援。

否則二皇爺若有閃失，皇上怪罪下來，任誰也担當不起呀！」

「人來呀，把他們通通擒下，你們以為本將軍，是這麼容易騙的嗎？

把他們全都拉出去砍啦，先由這個女的開始，然後把屍體拿去餵狗。」

「我們沒有騙你呀將軍，不要殺單姑娘呀，她是二皇爺的心頭肉。

要殺便殺我吧，請你相信我們出兵相救，實在刻不容緩呀！」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章（逆天改命、好奇追問）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章（逆天改命、好奇追問）

現代這邊同樣非常緊揍，台灣高雄市的一間破舊賓館內。

智叔擒來的傢伙正悠悠轉醒，但當張開眼睛之際，卻把她嚇得瑟縮起來。

原來小真三人，正圍在床邊緊緊盯着她看，似是發現了驚天秘密般。

很簡單，因為擺在三人面前的，原來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

但見她清秀脫俗，杏眼櫻唇、長髮披肩，完全稱得上絕色小美人呀。

只是一直穿著工人連衣服，加之把秀髮藏於帽內，才讓人誤會是男生而已。

「姑娘別慌張，我們是好人，不會傷害你的！」

「嘖，我們當然是好人咧，何不像她是小偷，應該拉出去斬掉雙手才對！」

「嗚～嗚～不要呀！」

「哎，別這麼說，你嚇怕她了。」

「是呀，師父說得對，像你這種粗手粗腳的人，不說話也會嚇死人啦！」

「別說這些沒用的，先把我們的錢交回來，也許本大爺會網開一面。

作個好心，一掌送你上極樂西天，提早向佛祖報到，免受人間疾苦。」

「嗚～嗚～別殺我，家中還有婆婆相依為命，等着我照顧呢！」

「智叔，都叫你別說了，人家只是女孩子，當然會害怕，別理他。

告訴我們你叫甚麼名字，為何要幹這種勾當，是否有難言之隱咧。」

「對呀，老納乃少林寺高僧，或許能替你解困啦！」

「我叫敏兒，因為婆婆年紀老邁，身體抱恙行動不便，而我年紀太小。

沒有人願意招我打工，見你們是外地人，一時興起便動貪念。」

「敏兒，老納見你年紀輕輕，但輕功卻不賴呀，想必是受過高人指點。」

「是呀，連我師父與師叔，追逐了數條街，也碰得一鼻子灰咧。」

「說得也是，可否告之我們師承何派，說不定是認識的呢。」

「我沒有拜師學藝，只是幼時經常運動，故此跑得比人家快而已。

這些是你們的錢，婆婆還在家中等我咧，你們不是少林派的嗎？

就作個善心讓我回家吧，我保証從今以後，不會再幹這種勾當的。」

三人聞言，相互打了個眼色，便應允敏兒之要求。

小真怕她深夜回家恐有危險，想送她一程，卻遭她强烈婉拒。

只好送她離開賓館，便返回房間休息，敏兒見狀心頭稍寬。

本想快步離開，奈何足踝受創，只好半拐着遁入橫街窄巷之中。

此刻爺爺等正齊聚一堂，於酒店的總統套房露台上，見証着逆天改命的開始。

爺爺費盡心機好不容易，才集齊清單內之祭品與用具，剛巧趕上了吉時。

正在抹拭着額角汗水，除了爺爺因年邁不獲參與，眾人正依從鐵算子的指示。

根據不同方位，分別圍坐於公主四周，正手牽着手替其作法。

形成一個八卦陣式，眾人事前已深知儀式極不尋常，絕對不能中途停止。

故儀式開始前，皆未敢大吃大喝，以免進行時，突然人有三急影響大局。

但見鐵算子不斷作法，口中念念有詞，未知所說何話。

眾人聞之卻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放鬆，內心竟不約而同，湧現仙景異象。

加之陽光明朗照人，令人心曠神怡好不舒服，像完全脫離了現實世界般。

陣中的公主更失卻自我，陷入深層夢境之內，只有爺爺獨自清醒。

經過一個時辰之後，首次作法總算平安渡過，眾人被鐵算子相繼喚醒。

紛紛感覺身體飄飄然，靈魂兒像剛鑽回來般，有種不踏實之感覺。

但又深感輕鬆歡愉，而其時剛過中午，讓人還以為已近黃昏那麼久。

只有公主仍在夢中，面上掛着無比笑意，爺爺等才稍事安心。

「噓，千萬別吵醒她，現在才是重要時刻，過不了多久公主自然會醒。

大家也辛苦了，我們先祭飽自身的五臟廟才說吧！」

眾人立馬趕到餐廳，以極其驚人的速度，把食物殺個片甲不留。

「老朋友，這個法事要進行多久呢？」

「不長也不短，足足七七四十九天，每天同樣時辰，不能多也絕不能小。

而且最好是於戶外有陽光之處，借助日照大神之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所以啦，從剛才起大家的性命，不再只屬自己，某程度更屬於公主的。

大家必須照看自身，絕不能生病，更不能受傷，以免功虧一簣。」

眾人聞言忙不迭地點頭，爺爺見有一絲曙光，展現久未有過的歡顏。

回說素芯於廣州市，早早便乘坐公交車，朝傳單上印着的目的地出發。

由於位處偏僻，足足超過兩個時辰的車才抵達，直把她的腰板子拗得動不了。

近看該處人跡罕至，漫天遍野極度落後，尤如第三世界國家無異。

平日絕小有人願意前來，幸好此公交車，是專為接載善信而設。

全車乘客不是居於附近，便是慕名而來的善信，素芯才不致那麼驚恐。

但見乘客們都自覺地，沿着山路前行兼交頭接耳，貌似是熟悉環境。

「哎吔，陳大哥，這麼巧呀，你也是來找令公的嗎？」

「當然啦馬兄弟，要不是有他在，誰個願意走來這個，荒煙漫草之地呀？」

「說得極是呀，不過話分兩頭，為何要找這處設道觀呢？」

「對呀，這位大哥，你知道嗎？」

「啊，小姑娘你頗生面口，是從別處來的嗎？」

「是呀，我也是接到傳單，慕名而來的！」

「啊，那你有所不知啦，據聞他們是為了躲避仇家，不惜千里迢迢。

從（鐵柱山）舉派搬過來的，不過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你知道他們的仇家是誰嗎？」

「我怎麼知道呢，只聽聞是有血海深仇，才逼使令公一派撤走的。」

「那你知道令公一派，現在有多小弟子嗎？」

「小姑娘你問這麼多幹嘛？莫非～」

「諳別誤會，我只是特別好奇而已。」

素芯的追問，純然令到兩位善信大表疑惑，惹得兩人同時盯着她看。

前後左右的善信，把她們的對話盡收耳中，亦禁不住露出狐疑之目光。

只把她給瞧得混身不自在，連忙快步前進，企圖躲避旁人的視線。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一章（武林盟主、定期會議）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一章（武林盟主、定期會議）

沒多久，一座寬宏雄偉的道觀出現眼前，素芯終於尋着她的此行目的。

而道觀前面設有數排長椅，正有數人在等候，相信是前一列公交車的善信。

她本想隨隊坐於椅上等候，冷不防被喝罵聲阻止，更引得旁人注視。

「大家快捉着她，此人是令公的仇家，找上門來尋仇的。」

原來是剛才的陳大哥，與其他善信商議後，發現她形跡可疑。

逐趕上來揭破她的身份，以防眾人尊貴的令公，會遭她毒手。

「哇，不是的，我只是來尋人而已，哪是甚麼仇家。」

「陳大哥，她只是一介弱質女子而已，怎也不像是來尋仇啊。」

「這位師兄，你千萬別讓她的外表給騙了，她背上掛着的必定是兵器無疑。」

「不是的，這哪是甚麼兵器，只是～」

「唔～既然如此，請姑娘解下背上的東西，讓大家瞧瞧吧！」

這位道觀弟子之言，純時令素芯有點尤疑，不自覺地退後數步。

「怎麼啦，不敢讓大家看見，裡面藏的還不是兵器？」

「哼，看來陳、馬兩位兄弟猜得沒錯，師兄有敵人呀，快來擒賊！」

「對，大家快把她包圍，別讓她給跑了！」

「師弟，賊子在那？」

「師兄們，就是她了，她是來找師叔祖尋仇的！」

「甚麼，豈有此理，我們合力拿下她，交給師叔祖發落！」

「你們欺人太甚了，休怪本姑娘下手不留情！」

浩恒在少林寺已兩天了，正在追問方圓，究竟派那些弟子相助玫瑰園。

「師侄不必着緊，這半年之約，不是還有大半個月嗎？」

「話雖如此，但應超群那廝陰險狡詐，爺爺認為他會突襲我們呀！」

「你師父我也沒着急，你着急個甚麼，讓為師先勝了他這局才說吧！」

「師父你武功蓋世當然不急，但園內還有婦儒，假若遭襲恐非敵手呀！」

「師侄過慮了，不是還有業智和姓屠的嗎？唏，老妖怪將你的軍！」

「師叔你在少林甚小下山，當然安全無比，但現在戰場是在玫瑰園！

而且智叔已遠赴台灣，極可能趕不上來，屠一刀與我正值孤掌難鳴呀。」

「不是還有北神拳夫婦嗎，以他們的修為應該無懼，唏，本座反將你的軍！」

「師父你有所不知啦，兩位前輩上仗在囚室外，憤力保護月兒等人。

遭受邪派圍攻，早已身受內傷，恐怕未能支撐不了多久呀。」

「以老納所知，還有其他小輩，武功也不錯的呀，等一下舉手不回！」

「師叔你們別淨在下棋，我說的何是人命關天。你們身為佛門中人，而且還是得道高僧。

不是應該替天行道，誅滅這羣邪魔外道。還天下一個太平盛世，以証武林盟主之位嗎？」

「甚麼，且慢，這回將軍，你這臭傢伙還不敗下陣來，哈～哈～」

「豈有此理，必然是你利用徒兒，假借求援借將為名，滋擾為實。

令老納分心慘敗，這局不算數，我們再下一盤，否則此事免談。」

「身為少林主持輸了就得認，否則趟若傳了出去，如何面對武林同道。

正如徒兒剛才所說，本座不單是四霸之首，更是（武林盟主）。

理應挺身而出主持大局，率領羣雄匡扶正義，剪除這些妖魔鬼怪。

以解放武林為己任，重新把天下第一派之名號，扣在少林寺之內。」

「師父果然不愧武林盟主，義正詞嚴令徒兒獲益匪淺呀。

那應該把整個少林寺，馬上搬來玫瑰園便是，嘻嘻！」

「怎麼可能！」

兩大狂僧首次如此合拍，同聲拒絕，這個荒謬絕倫的要求。

「那總得給我一個明確答覆，好讓我心中有底吧！」

「唔，依老納之見，忘我不在令我非常繁忙，故此達摩院和知事院要留下幫忙。」

「唔，本座認為此戰意義非常重大，正所謂英雄出少年，十八金人應當下山見識。」

「對呀，反觀四大金剛，乃本寺之中流砥柱，兼且正在閉關苦修，決計是要留守少林的。」

「對呀，十八羅漢亦屬年輕一輩，理應為少林出力，同爭一份殊榮。」

「是呀，火工頭陀職責尤其重要，絕對不能讓他下山。」

「是呀，俗家弟子中，亦不乏少年高手，正好讓他們一展身手啊！」

「哎吔，木人卷內還要有人坐鎮，戒律院弟子必須留下來。」

「哎吔，三十六房弟子中，亦有本座的徒子徒孫，要讓他們增加實戰經驗才成。」

兩人這樣子你一回我一着的，各自把少林寺的人分配，浩恒幾乎無從爭辯。

「哎？就這樣，全都是些武藝低微之輩，萬一遇着超級高手，恐怕～」

「對方哪裡有甚麼超級高手？充其量便是南殺掌那廝！」

「對呀師侄，現在有此近百人大軍相援，你還不心滿意足嗎？」

此刻玫瑰園內，眾人正憂心忡忡，食不下嚥睡不安枕。

由於浩恒、智叔不在，暫時由屠一刀主持大局，開着定期會議。

「小知，智叔那邊何有消息回來？」

「屠大哥，較早前聽小真說，他們遭遇竊賊，失去了大部份路費。

故改住廉價賓館，希望多撐幾天，以期能找到唐門後人咧！」

「這樣吧，小昭你稍後給錢她，你以爺爺的名義，匯多十萬塊給他們吧！」

「好呀，小真的便能有機會，尋得自己親人了！」

「小秋，素芯那邊何有進展？」

「啐～那傢伙說茫無頭緒，仍在廣州市轉來轉去，想必是趁機開蹓啦！」

「不會的，素芯絕不是這種人，她只是想幫小真和段大哥而已。」

「這何很難說咧，遲不走早不走，偏偏在這緊要關頭，難免讓人起疑啦！」

「她是得到鐵前輩推測，才決定此行的，我相信她們！」

「大家勿再爭論，此時此刻我們必須，齊心合力共抗强敵。

以保玫瑰園及大家安全，才不負爺爺的一番重托呀！」

「小昭，浩恒那邊又如何？」

「他已見到其師普渡，及主持方圓大師，據聞正在商議請援之事。

故此尚要多留數天，相信他定能說服兩人，派出高手相助我們。」

「但願如此吧！」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二章（清風劍陣、一家團聚）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二章（清風劍陣、一家團聚）

「阿花，何知公主的病情怎樣？」

「據聞她們剛於醫院檢查，腦腫瘤依然存在，美國名醫都束手無策。

怕是很難醫治啦，爺爺唯有寄望鐵板神算，施展逆天改命之術。

但要等足七七四十九天，才能知曉成功與否，大家只好聽天由命啦！」

「呵～呵～這真是天大好消息咧，公主不在，從此天下太平了！」

「唉，雖然公主刁蠻任性，但並非大奸大惡之徒，也不至於香消玉殞呀！」

「對呀，小秋你就別那麼腹黑吧！」

「你忘記了上一回在少林寺，她們惡人幫是如何，詛咒屠大哥的嗎？教主！」

「甚麼教主，小秋你說誰是教主？」

「哎，屠大哥你別管她，她在胡說八道而已！」

「那好吧，繼續和他們保持聯絡，加強介備，等待浩恒和智叔回來吧！」

他們散會之後各有各忙，小昭和小知則拉着小秋，到宿舍房內談話。

「小秋，不是說好了暫時隱瞞，我們天真無邪教的存在嗎？」

「對呀，為何出爾反爾，萬一被細作聽着了，大家都會身陷險境的。」

「現在玫瑰園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所以才更要告之他們。

有我們的存在，好讓緊要關頭，從旁相助屠大哥，屆時他立下大功。

我們也可以理直氣壯，向爺爺提出合理要求，改善日後的生活呀！」

「小秋說得也有道理，但此次半年之約非同小可，隨時會有殺身之禍。

兼且未知對方有何戰略，單憑我們幾個弱質女流，又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小昭你太杞人憂天了，雖然我們的清風劍法，尚未達到爐火純青。

但只要我們勤能補拙，不難殺退強敵，在眾人面前立下汗馬功勞呀！」

「小秋說得有理呀，我贊成。」

「好吧，既然如此，以我們三人之力，今晚便苦練清風劍陣吧！」

「甚麼清風劍陣，怎麼從未聽師父提過？」

「你們當然未聽過，這是我自創的陣法，可以集眾人之劍式。

互相彌補對方的不足，令敵人防不勝防，打敗武藝比我們强的對手。」

「當真，但時間這麼短，會否練不成？」

「不會的，越多人威力便越大，我原意是想四個人一起練。

但現在三個人也不錯，待小真回來後，再將劍陣轉授予她吧！」

她們說得眉飛色舞，實在太投入了，完全察覺不到，正有人於門外偷聽。

敏兒在橫街窄巷轉來轉去，足足半句鐘後，才到達她的真正目的地。

但見她快速隱身於，像是破落廢墟的梯間，尾隨的三人立馬趕上。

或許因她腳傷不便，非單動作遲援，而且還於梯級响起了迴音。

令自己忽略了後頭，正有人緩緩跟隨，無意中成了千古罪人。

「敏兒，怎麼這麼晚，師父很担心你呀，師叔更出去找你來着！」

「我有點事，所以晚了點！」

「且慢，有人跟踪敏兒，（葉暢）你們快關門。」

「碰～砰～隆～啪～哎～吔～」

「嘿～嘿～憑你們幾個黃口小兒，也想擋住老子，簡直就是螳臂擋車！」

「啊，原來你們一直跟踪我，真卑鄙！」

「敏兒，我們沒有惡意，只是想了解你的情況，幫助你而已。」

「哼！還說沒有惡意，那為何又破門硬闖？」

「對呀師父，他們必定是那些人派來尋仇的，大家快戒備，先把他們給宰了。」

「好呀，你們想動手，老子便奉陪到底，來呀。」

「大家先別動手，一場誤會而已，我們只是來尋人，先把話說清楚吧。」

「哼，臭和尚還想着騙我們，眾弟子聽令，大家快包圍他們。

先把這個女的擒下，必要時可用獨門飛鏢，屆時便不由得他們不投降。」

「是，師父！」

「好呀，老子乃少林北惡佛，正手癢得很咧，全部一起上吧，免得浪費時間！」

「喝～嘍～看我們的清風劍法！」

「嘿～吔～嘗嘗老子的大力金剛掌！」

「甚麼，清風劍法？所有人都住手！」

雙方正火上心頭，對忘我的說話，那裡聽得入耳，已經殺得性起啦！

連對方的師父也親自出手，正與忘我交上了手，只有敏兒怕得早早瑟縮一角。

小真知道他們正是唐門的人，無奈下唯有揭破喉頭，高聲狂喊。

此舉果然有效，立馬令一干人等，紛紛停下手來朝着她看。

「小娃子，你在大聲嚷嚷個甚麼？」

「爹！你就是我爹，我是小真呀，你記不起來了嗎？」

「甚麼，小真，你真的是我女兒小真？你沒騙我吧！」

「爹，我怎麼會騙你呢？我找得你很苦呀，嗚～嗚～」

「師父慢着，這伙人來歷不明，別輕易相信她的話。」

「大師兄說得對，你有何憑証，証明自己的身份？」

「爹，我真的是小真，我有這個為証！」

當小真拿出她的護身符，以及那些書信、照片等，他們這才相信小真的話。

「小真，這些年委屈你啦，竟然讓你委身於少林寺，是爹的錯。」

「唐大俠，你誤會了，容老納細細道來，小真乃玫瑰園之人。」

當下忘我便把小真，於少林寺巧遇自己，然後得知身世和盤托出。

只把眾唐門弟子，感動得淚流滿臉，唐正與敏兒更哭不成聲。

「敏兒，快來見過姐姐！」

「甚麼，難道敏兒是我妹妹？」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她是我所收的義女，等同是你的妹妹。」

「敏兒，從今以後我便是你的姐啦！」

「小真姐姐，嗚～嗚～」

「敏兒在哭甚麼，是否天勾門殺到來？」

「呵～呵～原來是唐豹兄呀，回來得剛是時候，多年不見別來無恙嗎？」

「啊！你不是卓溪兄嗎？不，應該喚你忘我大師才對！」

「師叔，真是有緣千里能相聚呀，你看看這是誰？」

「師叔祖，我是小真呀！」

當下他們互通近況，才知道當日為免全派被滅，不單把小真送去孤兒院。

更把其兄先送去台灣，事隔一年後才舉派到此，但對他已遍尋不獲。

經過二十年分別，更是音訊杳然、無從着手，而唐虎更為此而含恨薨斃。

唐豹唯有接任掌門，帶領大家落地生根，過着逃避仇家的日子。

小真聞得他們落難景況，不禁悲從中來，發誓必定揭盡全力光復唐門。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三章（人間仙境、走火入魔）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三章（人間仙境、走火入魔）

當爺爺等人巳飽餐一頓，正在悠閒地欣賞當地節目，公主卻仍在夢鄉之中。

自施法的一刻起，她便如眾人般感覺飄飄然，靈魂兒更像自體內輕脫而出。

此刻一道温馴暖和之光線，正自頭頂上方投射向她，令她感到混身舒暢通無阻。

過不了多久，光線慢慢緩淡，接着出現她眼前的，是一幅從未看過的景緻。

高山流水、湖光山色，鮮花處處、雀鳥共鳴，風和日麗、清幽靈秀，溪水長流、鯉魚遨遊。

蝶影雙雙、蜂羣採密，小亭聳立、石山古樸，綠意盎然、藍天白雲，人踪杳然、遠絕繁囂。

簡直就是人間仙境，令她情不自禁地飛撲而上，在草地上不斷打滾。

這一刻的她，直把身患重疾之惡劣心情，拋諸腦後，達至混然忘我之境界。

趟於地上的她，正感受着自出娘胎以來，最不為其知的歡樂天地。

未知過了多久，一道與起初無異之光線，把她引領回現實世界之中。

「不要，不要趕我走，我要留在那裡。」

她被逼返回現世的驚醒聲，把爺爺等一個不漏地，召喚到露台的床邊。

「芷筠，怎麼了，你見那裡不適呀？」

「公主別怕，我們都在這裡。」

「對呀，告訴我們，你見着甚麼了？」

「老朋友，為何她會這樣子呢？」

「哎，大家別慌，這是正常現象呀！」

「你們別吵啦，先聽公主姐姐缶說話吧！」

眾人的驚恐爭論，反被兩個小女孩喝止，登時面紅耳熱噤聲。

「鐵前輩，我去到一個仙境之中，我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地方。

當正在享受着之際，但不知怎的被趕了回來，我想回去卻又不能。

你快告訴我應該怎麼辦，應該怎麼辦呀？」

「待本神算先推算一下，唔～哎喲，恭喜你啊，這可是天大好事呀。

夢見仙境足以証明施法有效，只要持繼進行，必能撤底根治頑疾。

老朋友，你大可每隔一個小週天，帶公主往醫院作身體檢查。

屆時便會發現她的腫瘤，正續漸縮細，直至施法完畢，便會消失無踪。」

「此話當真？你何別騙老夫呀！」

「是呀，萬一不對，豈非一場歡喜一場空？」

「小逸，這是不相信本神算了？那末我們來一場打賭，如何？」

「甚麼，又來？賭便賭，本姑娘才不怕你。」

「小悅，別上他當，我們當然希望公主痊癒了。」

小逸兩人當然希望公主痊癒，但又對鐵算子的高敖頗感不滿。

每每都把事情拿來作賭，卻又逢賭必勝，正是既矛盾亦無奈。

面上陣紅陣綠，只把公主瞧得脫口而笑，露出自病發後久未得見之喜顏。

「哈～哈～知道本神算的本領了吧！」

鏡頭一轉，去到廣州市的偏僻郊野，素芯正被觀內數名弟子包圍。

「把她活捉着，交給師叔祖便是大功一件，大伙一起上。」

「枉你們自稱名門正派，居然人多欺人小，算甚麼英雄好漢？」

「好呀，量你也走不到那裡，我們就一對一，要你敗得心服口服。」

激將法果然湊效，素芯連忙解下背袋，將內裡的枝狀形物體取出。

但見她隨手大力一揮，所持的尺餘小枝，登時暴長至接近三尺。

原來是一支伸縮棒，揮動手中棒子虎虎生風，把善信們嚇着了。

「哇，大家快看，當真是兵器呀。」

「對呀，她定必是令公的仇家無疑。」

「師兄，殺雞焉用牛刀，待我來會一會她！」

「哼，讓你們嘗嘗本姑娘的厲害！」

對方提着兵器便殺上，兩人一輪短兵相接，便已交手數招。

但見素芯所使棒法刁鑽，雖然對方兵器奇特，一時之間竟取得上風。

手中棒子連環揮動，再過不了數招，已連對方的兵器也打掉。

「嘿～嘿～本姑娘還道你們，有何通天本領，竟如此不勘一擊。」

「臭丫頭，大言不慚，讓我來收拾你，嘿～嘍～」

「嘿，看本姑娘收拾你才是！」

此人武藝較之其師弟，的確略微高強，但於二十招不到，也難逃一敗。

素芯連勝兩仗，不禁囂張起來，居然主動攻向對方，狀似是師兄之人。

此刻於她心裡正暗自高興，想着自少林寺之後，得普渡暗裡傳授武藝。

令她得以把家傳武學，洛家棒法之訣竅掌握，武藝進景一日千里。

此番首次與人交手，連她自己亦大吃一驚，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魔女非常厲害，我快支持不住了，你們快通知師父。」

素芯越打越起勁，像走火入魔了般，把對方當作殺父仇人無異。

二十招未到，便逼得對方左支右絀，節節敗退，戰敗只是早晚的事。

忽地觀內電射出一人，替那弟子擋架住重招，讓他得以喘息一番。

「大胆魔女，竟敢在此撒野？看老子（鐵扇回問）的厲害！」

「哼，老頭子敢作架樑，看本姑娘（洛神回望）的精妙！」

此人武藝之高，決非素芯可比，十招不到便已打得其兵器脫手。

「給我把這魔女拿下，帶入觀內面見師叔！」

「是，弟子領命！」

「哇，我才並非甚麼魔女，你們快放開我。」

「本掌門多謝各位善信相助，才得以把魔女擒下，此魔女胆敢獨自登門挑戰。

加之打傷本門弟子，着實來者不善，必須嚴加審問，請各位入內作個見証。」

道觀掌門親自出手，便把素芯擊敗，確是非比等閒之輩。

而且義正詞嚴，半點不帶敖漫，充分表現出央央大派之風範。

純然令一眾善信心悅誠服，掌聲如雷貫耳，無怪乎甚得當地人之敬重。

反觀素芯被押解入內，沿路不斷叫罵，兼且還企圖掙扎逃走。

致令剛才戰敗的弟子，用繩索把她捆綁，更將布條朝她口中一送。

登時作了秋季大閘蟹，被五花大綁，動不得其正，連罵人的本領也失去。

半刻後被帶進大殿，但見一位穿著道袍之人，正盤膝而坐背向着她。

再瞧瞧整個大殿，燈燭輝煌、寬敞闊大，正有十數善信向其合什扣拜。

而眾弟子則分站四角，氣氛莊嚴肅穆，殿內中央立了三尊高大神象。

所供奉的自是玉清 - 元始天尊，上清 - 靈寶天尊，和太清 - 道德天尊了。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四章（泰山北斗、口舌之爭）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四章（泰山北斗、口舌之爭）

「師父、師叔呀，這何不好說啦，萬一應超群那廝找來別派高手。

憑他們這點微末實力，恐怕只是人多而已，但起不了甚麼作用咧！」

「師侄言下之意，是對他們沒有信心，那要否給他們來一場歷練。

讓他們一展所長，以証明其實力非凡？」

「師侄不敢，嘻嘻！」

「徒兒，你單槍匹馬上少林寺也不怕，還有甚麼不敢呀！」

「不若這樣吧，讓師侄問過他們的意向，再作定奪，如何？」

當浩恒與兩大狂僧，尚未達成協議之際，忽地寺內响起猛烈鐘聲。

令普渡、方圓大表震驚，同時施展絕頂輕功，向寺門入口處飛去。

用飛去來形容，何一點也不為過，因為浩恒只眨一眼睛功夫。

便已失去兩人踪影，更莫遑論跟得上，連忙不由分說追向鐘聲出處。

只聞一大伙人手持兵刃，個個面目可憎，正粗言穢語於寺內叫囂。

而達摩院和知事院首座，正率領連同戒律院弟子，與他們對峙着。

「哼，臭和尚，快喚你們的主持出來，向爺爺我們請安。」

「對呀，要不然把少林寺夷為平地，哈～哈～」

笑聲剛落，忽地空中响起一把聲音，把這伙人中的大半數嚇得愣着，引起眾人關注。

「這位施主，你要見老納嗎？」

「誰？究竟是誰，敢在大爺面前裝神弄鬼，給我滾出來！」

「本座滾出來了，你又能如何！」

普渡突然橫空現身，把剛才向天空呼喝的天勾門弟子，嚇個屎滾尿流。

肖權則於瞬間把他拉後，自己已閃身上前，身法之快不下當年天勾老祖。

普渡現身了，方圓當然不會躲着，亦於瞬間出現在太祖門弟子跟前。

兩院首座見兩大狂僧出面，純然感到信心大增，着令弟子無須懼怕。

更踏步上前與應超群，舉目對視，其餘弟子自當跟隨其後，舉刃雙見。

應超群身後的人，自是不甘被壓，紛紛湧上來與少林弟子對峙。

霎時間劍拔弩張，氣氛圍着整個少林寺揮之不去，浩恒這時才姍姍來遲。

雙方動手只在瞬間而已，忽聞一人足不掂物，竟能踏空而來，惹得眾人注目。

「哈～哈～東佛兄，多年不見，別來無恙嗎？」

只聞聲到人到，其輕功絕不下於兩大狂僧，已飄然落地無聲無息。

正站於應超群跟前，與普渡相對而視，更把兩伙人分隔開來。

太祖露這上乘一手，登時把兩大狂僧的氣勢，猛地壓制下來。

少林僧眾瞧見此等絕頂高手，無不暗自心驚膽跳，應超群等則喜上眉梢。

「呵～呵～原來是太祖兄呀，無怪乎輕功超卓。」

「想當年你廣發英帖，約戰於這嵩山之巔，何是舉世矚目之事。

只可惜老夫適逢閉關，未能參與此等盛舉，實屬畢生憾事呀！」

「本座未能與太祖兄切搓武藝，也深感抱憾終身，實在激夜難眠呀。

如今太祖兄親上少林，該不會只與本座聚舊，把酒言歡這麼簡單吧？」

「哈～哈～果然不愧天下四霸，老夫亦不拐彎抹角，今次前來少林寺。

全因幾位武林同道相邀，都說貴派乃泰山北斗，想領教眾高僧之武藝。

而老夫的成名絕技太祖長拳，亦早已蓬化境，想與東佛兄一較高下。

以証武藝遠高於天下四霸，東佛兄該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吧，哈～哈～」

「呵～呵～太祖兄真善忘，本座早於三十多年前，便已被公認為四霸之首。

如今更是武林盟主，容不得旁人抵賴，有誰不服大可挑戰，本座多多殺起！」

「哼，老禿驢如此囂張，未經各大派推舉，竟敢自封武林盟主？」

「是呀，我第一個不服，師尊武藝高強，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一會便挑戰你。」

「弱智，我師父乃一代神僧，只須手指尾一動，也能置你於死地。」

「白痴，我家掌門縱橫天下，半世紀功力非比尋常，罕逢敵手。」

「低能，我師叔祖天下無敵，隔空絕技無人可比，你沒瞧見附近的破樹石山嗎？

那些全都是他的傑作，待會你們報上名來，讓小僧替你們早作準備。

山墳墓地、靈位金塔，骨灰龕位、義葬崗場，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哈～哈～」

「豈有此理，臭和尚你說甚麼？看老子把你宰了。」

「哎，請容應某說一句話，各位都是當世英雄，武林中響噹噹之人物。

更有不小乃武林名宿，不宜作此口舌之爭，不若各派精英切搓交流。

以証彼此武藝之高低，亦可一証名號之說，各位認為如何？」

浩恒等聞言互通了一個眼神，無不暗想着這是應超群，一手策劃的精心佈局。

而且還請來這麼多援手，連太祖此等絕世高手，亦被其羅致於旗下。

禁不住重新考量他的心思，但目下邪派高手雲集，其意矛頭直指少林。

假若被其一舉撼動，少林寺雖是千年古剎，恐亦會從此煙沒於武林。

遂不得不應其詭允，以傾寺之力，殺敗强敵於前，才能力保少林不失。

「哈～哈～我們真是有緣呀，居然在少林寺偶遇應先生！」

「哎喲，原來段老弟也是少林弟子，我還以為上一回是在說笑呢？」

「哎吔，師兄你這麼快便忘記啦，據聞他的師父是三大妖怪之首呀。

等一會要是碰上他，何要小心他的妖術，否則着了他的道兒才不妙啦！」

平原君這麼一說，邪派中人紛紛揚聲大笑，有的更甚至指着少林僧眾。

令到老妖怪與眾少林弟子，怒不可遏，直想把應超群等送上西天。

「正所謂不招人妒是庸才，我恩師名聲早已在外，甚麼綽號未聽聞過？

平原君你儘管放心，師尊絕不會與你此等劣手，根根計較的，哈～哈～」

浩恒輕描淡寫，便即時為普渡挽回面子，更把平原君踩在脚下。

少林弟子無不歡欣鼓舞，笑罵之聲不絕於耳，响撤整個嵩山之巔。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五章（各出強手、仙境驟變）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五章（各出强手、仙境驟變）

「哎喲，差點忘了，想來小妖怪乃少林入室弟子，應當盡得老妖怪真傳。

在下自問黑砂掌不弱，一會何是要好生領教，望師兄成全呀！」

「呵～呵～這得要問問段老弟，何有此等胆量啦，就怕他會借傷為名

寧作縮頭烏龜，也不敢與你交手，恐怕傳出去，會成為少林寺的笑柄呀。」

「哈～哈～這是那門子的笑話？平原君乃南殺掌之愛徒，在下仰慕巳久。

恨不得立刻便與你過招，待會你别一如既往，縮頭縮尾的，躲於師兄背後才是。」

「好呀，那就手底下見真章吧！」

「嘿～嘿～既然如此，就别浪費時間，各選高手出陣吧。」

「眼下雙方人數不小，不若就以三局定勝負，應兄認為如何呀！」

「不成，三局這麼小，其他高手豈非無緣上陣？至小也得九局吧！」

「不成，不成，九局這麼多，豈非太陽下山也沒完，五局就正常啦！」

「五局怎麼足夠，我願意，太祖前輩也不願意，我想七局是免不了啦。

莫非堂堂少林寺，連七個高手也沒有，這不是讓人貽笑大方嗎？哈～哈～」

「豈有此理，姓應的你欺人太甚，去叫火工頭陀出來。」

「哇，師叔，萬萬不可呀，當日之約你忘記了嗎？那傢伙若出手必有死無傷。」

「唏，不理啦，快叫他出來。」

「哎，師父請息怒，難道你忘了還有我嗎？計算在內剛好七人呀。」

「但你剛重傷未痊癒，若勉強上陣恐有不測，還是叫火工頭陀來吧。」

「這就對啦，免得一會我出手太重，一不小心把小妖怪給打死了。

不就英年早逝，老妖怪豈非失去傳人，屆時白頭人送黑頭人啦，哈～哈～」

「師父放心吧，徒兒巳今非昔比，絕對不會辱沒少林寺的威名。」

普渡與方圓聞言，禁不住相視而笑，貌似是被浩恒所打動。

此刻武鬥已成定局，雙方陣營皆各自盤算，派出誰個勝算更大。

少林寺正值缺少高手，方圓似有隱憂，卻堅拒請火工頭陀出手。

目下唯有普渡、方圓、達摩院首座、知事院首座、浩恒、金腿和朗雄上陣。

邪派一方則以太祖（楊千）為首，其後有肖猛、肖權、其子（肖角）。

應超群、平原君，以及太祖門大弟子，亦是其義子（楊貴）等列陣。

由於早前已浪費太多時間，七場比武同時進行，將為正邪之戰揭開序幕。

眾人此刻夾雜着興奮、無奈、喜悅、担憂、雀躍、憤怒，與及未能用筆墨。

所能形容之心情於一身，全然察覺不出，不遠處有兩條黑影在窺視，這場龍爭虎鬥。

至於為何六壬教一伙，以及天下四霸另外兩位，未有參與這場前哨戰。

事因兩日前斯宅內的爭執，應超群為了息事寧人，亦想親睹眾高手之武藝。

遂作出挑戰少林之建議，只有上述人等不願前往，推說留力進攻玫瑰園。

這也怪不得六壬教，其意只在鐵算子一家，以及鎮教之宝玉佛令而已。

但南殺掌與西幻腿，卻刻意錯過此等重要場合，未免令人感到難以捉摸。

美國紐約方面，公主剛進行了第二次施法，再次進入那個人間仙境之中。

正沐浴於温和的光線底下，一股暖流溢滿全身，令她感到說不出的享受。

當她睜開眼睛之後，映入眼簾的仍是那幅美景，但卻好像有點不一樣。

起初公主以為，剛置身其中仍未習慣罷了，但隨着她逐步向前走去。

眼下的景象微有變化，才數百步之後，天色竟已由中午化作近黃昏。

身旁的風景亦同步漸變，涼亭化作村屋，小橋幻成蕉樹，流水轉移作小湖。

石山漸趨井口，花田變了稻田，蝴蝶成為秋蟬，雀鳥皆作夜鴉，蜜蜂化成悉蟀。

才不過盞茶功夫，所有的一切盡皆扭曲變形，有如進入異度空間之中。

像是自然現象，亦似神仙操縱，如非身歷其境，着實令人無法置信。

除了讓她感覺，新鮮驚詫之外，亦令她的强烈好奇心，再度被勾起。

此刻的她已然身染頑疾，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無懼眼前的變化。

還開始把其當作理所當然，心裡頭將這兒當作，自己的家園和樂土。

當她正在享受着之際，冷不防又自動紮醒，登時又在床上大吵大鬧。

一如既往公主病又發作了，可見此乃她的本性，並未因重患而有所更改。

爺爺等憂慮不減，連忙聞聲衝前，但聽其詳述後，即時舒捲自如。

「鐵前輩，為何這次又自動醒來，不能再逗留多些時間嗎？」

「公主，正所謂萬物皆是自然，萬法皆有定律，萬變不離其宗。

萬般皆為下品，萬代始出優良，萬人獨有良才，萬里都屬皇土。」

「唏，鐵前輩，你萬完了沒有，何不直接解話？

非單公主心急，連其他人也心急啦，小美、小麗你們覺得是嗎？」

「是呀，是呀，爹爹快點說吧！」

「好啦，其實真的未萬完，不過算了，待本神算向你們細細道來吧！

公主的情況實屬正常，而且還是一份福氣，若是別人早已殞命。

又何談將來及志向，所以必須對眼前福份，珍而重之不可或忘。

而以後的四十七天，公主都必定會進入仙境之中，內裡景象還會不斷變更。

或許過了一個小周天，你的意中人會現身其中，這將要看你們的緣份啦！」

「啊，說實話，小周天是甚麼，我們也不知道？」

「甚麼，不是吧，連小周天也不清楚？就讓本神算好好的解說一番吧！

所謂的小周天，以道家學說便是地球自轉一周，日出日落意即一天。

但在本神算的流派，卻有所不同，當公主進入仙境之內，會出現時差。

物理巔倒的情況下，夢裡的七天，才等同現實的一天，所以要耐心等待囉，呵～呵～」

「哎吔，不是吧，要等這麼久？嗚～嗚～」

雖素未謀面，但公主心掛意中人的模樣，令眾人感到滑稽不已，無不放聲同笑。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六章（有所發現、擒獲孟優）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六章（有所發現、擒獲孟優）

古代這邊亦進入白熱化，不經不覺幽州已停戰數天，而四大將正把握時機。

根據信兒的情報，分派數個小隊於各處，實行挖寶大行動。

但已去其半，仍絲毫未有丁點發現，禁不住令眾人感到被騙。

「豈有此理，竟然毫無所獲，一定是太祖那廝的詭計。」

「對呀，難道只是騙我們來此，抵擋遼軍攻取幽州？」

「哎吔，你說得沒錯，想想也覺得是這樣，我們還是棄城而去吧。」

「大家別這樣，尚有半數地方未找，也許正正就在其中呢！」

「信兒姑娘說得對，還是一股作氣，把那些地方找一找，才再決定吧！」

「倒是劉將軍沉的住氣，好吧，信兒，我們下一個地點是那兒？」

「離這裡很近，就在五里外的（博望亭），我昨天已派人開始挖掘。」

她還未說完，忽聞一騎奔馳如飛，正是從博望亭方向而來。

「稟報將軍，有發現呀，博望亭有東西藏着。」

「當真？好，我們快去看看。」

眾人聞言大喜，興奮雀躍之情，盡往面上展露，令報信的探子愕然。

此刻眾人無不暗想着，究竟宝藏有多龐大、如何個壯觀法。

快馬加鞭之下，不消一刻便已瞧見博望亭，部下們仍在繼續努力挖掘。

觸目皆是泥土沙石，馬道兩旁堆積如山，但見地穴寬敞闊大如陵墓。

深約兩丈，但掘出之泥土仍然乾身，除了顯示出久未有雨水落下。

亦表明此處久未被人移動，是經年累月的成果，不禁讓眾人有所懷疑。

但卻有很多黑壓壓的物體，正半呈現眼前，不計其數、實在無法估計。

「你們幾個，快集中挖掘其中一處，讓我們瞧瞧是甚麼東西。」

「得令，信兒姑娘！」

只聽部下們的回話，便知信兒的地位何其重要，部下對她何是言聽計從。

當然了，這些挖掘小隊，都是她於四營兵馬中，親自挑選出來，只聽命於她一人。

再經過半個時辰後，由於泥土長壓其上，好不容易才掘出兩個箱狀物體。

重量大得驚人，須要用起吊支架，幾經反復之下，才能把其吊上地面。

箱子外邊似是曾有封條，但此刻已極為殘破，無法辨識所寫字體。

而體積大得足以把人放入，從外表衡量，與官家押運糧餉之箱甚為酷似。

正當曹彬與崔彥進急不及待，想把之打開的剎那，忽地被人喝止。

「且慢打開，兩位將軍，難道你們不怕當中有詐嗎？」

「甚麼有詐，區區箱子，莫非會有機關不成？」

「這何說不準，埋得如此之深，本姑娘倒認為，不太像後周世宗之所為！」

「我也有同感，還是小心為妙，免得中招，將恨錯難返矣。」

「對呀，先找個人打開它比較穩妥。」

「你兩個過來打開它！」

「哎，我們？不要吔，為何是我們，你找別個吧！」

「甚麼，居然敢違抗軍令，定是活得不耐煩啦，人來呀，拉出去就地正法。」

「不要呀，信兒姑娘救救我們呀。」

「且慢，義父，何大、何二都是挖掘能手，殺不得，不若這樣吧。

你們先做足預防功夫，用厚布包着雙手，再用鐵盾擋在身前。

然後於旁邊用挖掘工具，把它們打開，這樣便能以策萬全了。」

「唔，好吧，算你們兩個走運，就依信兒之言試試吧！」

「多謝信兒姑娘相救，我們一定歇盡全力。」

何家兄弟依言照辦，或許由於年代久遠，幾經艱苦都未能把它打開。

惹得眾人心急如焚，王全斌更一把推開兩人，徑自踏步上前。

「義父，小心呀，勿正面向着箱子。」

只見他微微一點頭，便提氣運勁暴喝一聲，揮動着手中的大關刀。

只聞虎虎生風好不威猛，揮動了三數記後，忽地一把戮向箱子底部。

居然將奇重無比的箱子，整個挑起撞上樹身，可見其臂力何等驚人。

當箱子與樹身一碰，登時聞得咔～的聲响，整個箱子純然跌回地上。

厚重的蓋巳被撞擊得張開，但落地之剎那，卻又聞得颼颼數响。

有數枚物體衝箱而出，其勢若電非肉眼所能目測，正反方向朝信兒射去。

那邊廂太祖得尤成天領路，整軍通行無阻，安然無恙地抵達渝山寨外三里處。

太守與余將軍經過連番中計、戰敗、再中計之後，巳成驚弓之鳥。

雖有岐山軍來援，但又剛剛與敵大戰傷亡不小，只好龜縮於山寨內不敢輕出。

此刻忽地又有兵馬靠近，難免讓他們疑心生暗鬼，以為是孟雄來襲。

連忙着探子去探，當傳來是太宗援軍駕到，眾人無不歡天喜地。

有的更相擁痛哭，較之岐山軍的到來，更高興百倍千倍以上。

當中只有一人例外，太守正想着人開寨相迎，卻被該人阻止。

「太守，孟雄有名將金正武，而那廝又詭計多端，不可輕信探子回報。

否則一旦又再中計，將連渝山也會丟失，實在後果不堪設想，請三思呀。」

「那該如何是好，若真是二皇爺豈非受責？」

「不若這樣吧，讓末將帶一千精兵前去相迎，若非二皇爺，我即派人回報太守。

敞若是真的，亦正好以禮相迎，好讓他感受我們的禮數，你看如何？」

「啊，這想法不錯，難得你有此心思，就這麼辦吧！」

余將軍才剛出城不久，便於不遠處遇着太宗等，當下確定是本尊無誤。

心頭立馬稍寬，連隨便領路入渝山寨內，與太守及岐山軍相聚。

太宗見着眾人，立即相詢目下情況，太守等遂將來龍去脈相告。

「你們幹得好，今番幸保渝山，要是相互調換，後果堪虞矣。」

「啊，敢問二皇爺，我等實在不明，為何要堅守渝山而非渝阜呢？」

「哈～哈～這一切都是皇兄之意，事關大局恐防消息外洩，故不便提早相告。

現在就讓小皇道明原由，其實渝山埋藏着寶藏，這都拜後周世宗所賜。」

眾人聞得此驚言壯語，紛紛面露難以想像之神態，而且還議論紛紛。

「大家聽清楚，由於寶藏事關我大宋之興盛，更可望籍此而一統天下。

故此刻起不得向外宣揚，免得被其餘國家前來爭奪，否則將後患無窮矣。」

「得令，二皇爺。」

「現在已然入黑，明日開始進行挖掘，你們立刻加緊佈防戒備。」

「二皇爺，我們岐山軍較早前，與北漢軍一戰擒下俘虜數人。

當中發現有年輕女將存在，但幾經審問下，皆未能探得任何情報。」

「二皇爺，年輕女將，莫不是孟優？」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七章（文采風流、司馬世家）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七章（文采風流、司馬世家）

北漢皇宮內正嚴密戒備，除了成千上萬的禁軍，還有元顏決等人。

他們被安排於郡主近身，與幾個宮女同出同入，無疑是對其十分信任。

「郡主，敢問閣下何曾見過那個淫賊？」

「元公子，我們從未瞧見他的影踪，只是三天前的早上，忽地發現他留書一封而已。」

「何否讓在下過目呢？」

當下郡主與其一宮女互通眼神，然後該宮女便從床邊小柜，取出書信與一枝花來。

「哎，除了書信，竟然附帶蘭花？這淫賊何真有意思。」

土遁尊此言，未知褒貶不一，但卻惹來郡主與眾宮女的，不友善目光。

唬得他即時道歉不再作聲，元顏決連忙細看書信，但見內容如下：

（我輩本英雄、應與美人配，久聞在北漢、有一小郡主，花容兼月貌、婀娜又多姿。

好比小西施、浣紗若沉魚，尤如王昭君、可比作落雁，亦似小貂蟬、實為閉月臉。

堪稱楊貴妃、擁有羞花態，偶一遠觀之、果真如傳言，芳踪揮不去、故挺而走險。

夜潛入皇宮、想一睹芳容，今晚近處看、實屬小美人，吾本無惡意、奈何心難煎。

測得三日後、正值是佳期，決意留書信、表明吾心跡，期到必親臨、與妹共巫山。

願妹明瞭我、早早作準備，候床第之間、待吾之到來，同牀兼共枕、覆雨亦翻雲。

若是逆吾意、相拒於門外，我必不客氣、殺意心頭起，吾武藝之高、想必妹不知。

曾於一夜間、盡屠一村莊，亦於較早前、滅了龍陽幫，屆時一出手、誓必開殺戒。

望妹勿聲張、更莫請援手，以免吾得知、將不予留情，請妹多考量、務必要三思。）

「啊，好詩、好詩，果然是文采風流，看來這個淫賊並不簡單。」

「元公子，今晚便是期滿之時，你還有心情贊揚他的詩句？」

「對呀師弟，信中提及的龍陽幫，我亦略有所聞，的而且確於數月前被滅派。

據聞一門近百口無一生還，發現之時幾乎全部，於三兩招間便被擊殺。」

「啊，實在抱歉，請郡主放心，今晚我等就在房外駐守，絕對不會讓那廝得手的。」

「元公子，那淫賊如此厲害，你們有何對策，何否詳告呢？」

被郡主近身宮女唐突一問，純然令兩人不知怎樣回答。

「啟稟郡主，皇宮外有十數人，報稱是元公子的部下，為首一人更～」

「為首一人怎麼了，燕兒，不防直言，我相信元公子不會介意的。」

「對，姑娘直言便是。」

「那燕兒不客氣啦，為首一人更宣稱是元公子的師兄，該人頭戴古怪面具。

衣飾亦十分奇特，髮型更是古靈精怪，手持一雙輪狀物體、應是兵刃。

目光如炬瞧得人好不自在，實在無法形容，不過可能是絕頂高手。」

「啊，世間竟有人這樣？那何是要瞧瞧啦，我們一起出去吧！」

「咳～嗯～未明對方身份，郡主是否應留在這裡，以策萬全呢？」

回說渝阜城內，幾個俘虜剛聞得將被釋放，其一正暗自舒一口氣。

殊不知忽地探子回報，惹得他們心裡喘測，忐忑不安籠罩四周。

「稟報將軍，屬下已探明，較早前一戰，小菁姑娘落入岐山軍之手。」

「消息何真確？」

「屬下曾混進軍營，親睹小菁姑娘與幾人，被捆綁手腳已成俘虜。」

「大哥，那該如何是好，她與我情用姊妹，必須救出小菁呀。」

「對呀，她是我們的好姊妹，必須想辦法才成。」

「孟公子，小菁被擒，全因韓非不力所致，末將願領兵前去相救。」

「哎，大家勿慌，既然知道小菁所在，相信他們不會貿然把她殺掉。

呀，有了，不若就將這幾個人，用來與他們交換人質，你們覺得這方法可好？」

「不要呀將軍，你不是說會放了我們嗎？只是幾個伙頭卒，他們不會應允的。」

「啊，是嗎，本將軍有答應嗎，怎麼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枉你堂堂一代名將之後，出爾反爾算甚麼英雄好漢？哎～」

金正武的突然失憶，令俘虜中的某人心生不忿，情難自禁地出言駁斥他。

但當盡吐心中不滿後，才深後悔不已，想把說話吞回肚中已不可能。

「等等，怎麼你的聲音這樣？你給我站出來。」

「不要呀，快放我走，否則我爹會派大軍，來剿滅你們這羣惡賊。」

「人來呀，把這傢伙給我拿下。」

「嘿～嘿～好呀，居然藏着匕首，看我的，嘿～嘍～。」

「哎～吔～你持強凌弱，我不服，嗚～嗚～」

「哇，大家快看，原來是個女的，怪不得一直默不作聲。」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剛才大言不慚，說甚麼你爹不會放過我們。

那你爹又是誰呀，儘管說來聽聽，看我們認識否？」

「哼，我叫（司馬弓兒），我爹便是名滿天下的（司馬就），正是岐山軍之守將。」

「哇，原來是司馬世家的將軍呀，據聞他是司馬懿的後人，世代修習兵法。

深通蹈略不在話下，兼且文武雙全，堪稱宋國棟樑，比那四大將厲害百倍呀。」

「嘿～嘿～知我爹的名號了嗎？還不快放了我，這樣本姑娘便既往不究。」

「對、對，本將軍有眼不識泰山，還不快解開司馬姑娘？」

「哼，算你知機啦，哎～幹甚麼，不是放我嗎？」

「哈～哈～你是司馬就的千金，怎可能就此放你回去呀，至小也得，嘿～嘿～」

「對呀，把她們通通押下去，讓我們想想怎麼對付她，哈～哈～」

「金正武你無恥，孟雄你卑鄙，你們給我記着，本姑娘不會任你擺佈的。」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八章（調虎離山、糧草不繼）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八章（調虎離山、糧草不繼）

「將軍你就只殺我好了，但懇請你務必派兵，前往營救二皇爺。

要算小女身處陰曹地府，亦無怨無悔，不枉我曾為二皇爺捨命相救。」

「哎，等一下，姑娘果真義薄雲天，請起來再說，本將軍相信你們便是。

但眼下岐山早有調動，大軍不宜一而再分，你先說說遇襲情況怎樣，好讓我作安排。」

當下陶詩把早已和眾人，默記於心的假劇本，一字不漏地背誦如流。

只把司馬就與其他副將，聽得聚精會神不住點頭，似乎深信不疑。

「司馬將軍，若還不派兵相救，二皇爺恐怕已危在旦夕，嗚～嗚～」

「唔，好吧，常言道兵貴神速，救人如救火，（雷勁）你速帶三千兵馬。

前去營救二皇爺，記着只要得手便即撤離，莫要貪功冒進。

如有任何異動，切勿輕舉妄動，即時派人回報，明白嗎？」

「哎，將軍，只有三千兵馬這麼小，能否救出二皇爺呀。

敞若有失恐難向皇上交代，不若多派兩千，勝算不是更高嗎？」

「單姑娘不必担心，我岐山軍乃大宋精銳，個個身經百戰不在話下。

更曾有擊退吐蕃兵，大敗遼軍於（雲州），以及重創南唐等佳績。

最後更奪得南唐三城，數百里之地，試問普天之下有誰能出其右？

但此去通縣路途遙遠，加之正確地點未明，非得有人領路不可。」

「那事不宜遲，我便着數名手下，跟隨雷將軍為其領路。

好讓大軍能盡快抵達，救出二皇爺為要。」

其實陶詩早已預料，對方會有此一着，當下便跟從計劃進行。

她與伏萬軍及數人留下，而仇千眾則與餘下的人，權充響導跟雷勁同行。

臨出發岐山前，她亦早跟拓跋扈明言，若此番不幸失手，只可嘆兩人有緣無份。

而他的雄圖大業，亦只能獨個走下去，屆時唯有寄望來生再續情緣。

但拓跋扈聞言卻輕握其手，沒有吐出片言隻字，只是情深款款地凝視着她。

她亦含情脈脈地回望過去，彼此眼中只有對方，混然忘卻周遭一切。

仿佛世上獨剩兩人，不一會更把她擁入懷內，雙方緊緊相互抱着。

就像連體嬰般同氣連枝，此刻已成一體，感受着對方傳來的體温。

那温馨甜蜜柔情似水，洋溢着這片小天地之中，兩人活像假石山般。

聳立着動也不動，良久也沒有分開，直至有不識相的傢伙前來打擾。

「啊，兩位原來在此，怪不得尋遍尋不獲，我還想着會否在外呢！」

「龍幫主，如此忽忙，找我們何事？」

「哦，是這樣的，剛才我稍作點算，發現有大問題，目下共計有兩千餘人。

咱們沒有多備糧草，眼下只剩七天左右，那該怎麼辦呢？」

文嵐與紅統領連夜趕路，三天併作兩日，現在已接近（汝州），已經相當之快。

距離邢城尚有數天路程，中途派出的部下，已先行趕往通知黑、白兩旗。

剛巧探子回報，沿途順風順水，一切依計進行，可謂天公作美。

「文大人，還未傳來邢城消息，依目前進度，或許真能趕的上呀。」

「但願如此吧，不過始終是對方先手，我等能否後來追上。

仍屬未知之數，往後的日子，還須加快腳程方為上策。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欲得山中寶、還得多費心）。

（欲建功立業、尚要多用功），（欲成帝皇君、仍須天注定）。

（欲成夢裡鴛、慨嘆待鴦來），（欲作龍飛翔、巧遇鳳來舞）哈～哈～」

「文大人好文采，敞若救出我爹，定能與閣下鬥文論句、不亦樂乎。」

「是呀大哥，不過事隔已過半月，未知老爹身體怎樣呢？」

「對呀，臨分手時，還聞得爹輕咳不斷，身子骨似有微恙呀。」

「哎，幾位不必担憂，吉人自有天相，老夫相信你們定能與姬大人重聚。」

幽州城外遼軍大本營，自鳴金收兵後，應軍師便派人潛入幽州城。

打探四大將此行虛實，但遲遲仍未有回覆，令呼兒朮敖心急如焚。

「大汗不必着急，城內此刻加緊盤查，幾近堅壁清野，尋常細作甚難進入。

本軍師派出的皆為能手，依我看，很快便有回報。」

話聲剛落，忽聞有人急步而來，正是他們朝期晚待的細作回來了。

「稟報大汗、師父，師兄們探得特殊情況，故此着我速報兩位。」

「怎樣個特殊法，快快道來。」

「發現他們到處挖掘，像似尋宝無異，為首的並非四大將，而是一個女子。」

「甚麼，竟然是一介女子，知否現今情況如何，有否發現甚麼？」

「這個女的很不簡單，挖掘小隊皆由她挑選，其中兩位師兄有幸被其挑上。

但卻從未向他們提及，究竟所為何事挖掘甚麼，保密功夫極其嚴密。

她把部下分成幾個小隊，分散各處同時挖掘，而且還派人監督整個過程。

早幾天已挖了數處，全都無功而返，但較早前剛於博望亭有所發現呀！」

「當真？何知是甚麼東西？」

「目前尚未明朗，據說是一些黑壓壓的物體，體積不少且為數甚多。

兩位師兄正巧於該處，據他們形容，可能是箱子、木柜之類東西。

依小的看，極有可能是真有其宝，後周世宗之寶藏呀。」

「軍師，這就讓本汗有點不明，小決不是已前去邢城尋宝了嗎？

為何還有寶藏於幽州，難道不只一份、而是多份？」

「大汗英明，事因為免被人早着先機，故當小決與大學士們拆解密碼後。

便決定先奪取眼前宝，待事成之後，再回來拆解其餘密碼。」

「哦，原來如此，幹得好，那些大學士現在何處，為何不自行拆解？」

「因為最熟悉邢城那個，已陪同小決上路，剩下的均無法比凝。

此人姓姬、名節，乃前朝後周世宗柴榮之恩師，比在下更厲害。」

命轉乾坤第一百二十九章（心生疑竇、再顯奇技）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二十九章（心生疑竇、再顯奇技）

「快，傳那個女俘虜前來，小皇要當面核實其真身！」

「是，二皇爺。」

沒多久，小菁便被帶到主營帳內，得知是二皇爺，卻仍不肯下跪。

更側身而立不屑一顧，擺出了無所懼之態，正是其獨特性格本色。

「大胆孟優，得見二皇爺龍顏，該當何罪還不快快下跪？」

小菁聞得余將軍喚她孟優，便知他們誤會了，但假若糾正其流弊。

道出自己乃一介丫鬟，恐有殺身之禍，遂將計就計扮作孟優以觀其意。

「哈～哈～既然知道本姑娘，乃後蜀國之公主，身份自當尊貴無比。

一介尋常匹夫武將，竟敢觸碰本公主的鳳體，縮開你的髒手滾邊去。

區區小國皇爺，怎配得上本公主跪拜，快替我鬆掷放我回去。」

「你真的是孟優？據聞她博學多才、巧言令色，深通蹈略更勝男兒。

三城被奪更與其有關，何如今你卻這般粗野，難免讓小皇心生疑竇呀。」

「哼，你若不信，大可查問其他俘虜，以証真偽便是。」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帶其他俘虜上來。」

吐出來的話，尤如覆水難收，小菁無意中提醒了太宗，但後悔莫及矣。

只好見步行步，祈求南漢國的士兵，會替她圓這個大謊言吧。

未幾，為數不多的俘虜，被推逼着跪倒在太宗跟前。

小菁立刻向他們通傳眼色，但他們卻無動於衷，似乎並未真正認識她。

太宗等看在眼裡，甚感奇怪，單敏更於其身邊耳語一番，似是有所懷疑。

「你們幾個告訴小皇，何認得眼前女子呀？如實相告便考慮放你們走。

假若胡說八道欺騙小皇，便立即拉出去砍掉腦袋，還不快快道來？」

「回皇爺，小的實在不知她是何人，只知是孟公子派來的使者而已。」

「你究竟是甚麼人，居然敢假冒孟優，企圖蒙混過關？」

「哼，他們只是隨行雜兵，你就放了他們吧，要殺要割便朝本公主來。」

「哎吔，我想起來啦，她是後蜀國的公主呀。」

「對呀，我也覺得她有點眼熟，原來真的是孟公主呀。」

「哼，現在你相信了吧，只要我作人質便成，其他人都放了吧。」

「好，留住你一人足矣，其他的放走便是。」

「哇，多謝公主求情，多謝皇爺不殺之恩，我們必定銘感五內。」

「好，你們回去告訴我大哥，就說我在渝山作客，受到二皇爺的禮待。

着他們不必担心，更不要帶兵前來，本公主很快就會回渝阜。」

「公主，小的必定轉告孟公子。」

當郡主等出到皇宮門前，大批禁軍正圍着一伙人，狀甚緊張狀態不善。

原來燕兒剛離開不久，他們便與禁軍起磨擦，全因元顏決師兄的奇特造型。

「郡主，他的的確確是我的師兄，請高抬貴手。」

「所有人住手，他們是元公子的人。」

「木師兄，你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裡？」

「各位，此處不好說話，不若先進偏殿吧。」

「有勞燕兒姑娘。」

一行人便隨燕兒，到偏殿相聚，隨行只有小數禁軍，何見郡主對元顏決何其信任。

「小決，你還未了解木師兄之本領嗎？」

「對呀，有甚麼消息是他不知道的，倒是你們為何在此逗留。

難道忘記了師父的重托嗎？」

「授業恩師養育大恩，小決怎敢或忘，要算肝腦塗地，亦難報寸恩。

只是機緣巧合，得知郡主蒙難，不忍就此別去，故暫留兩天。

待得擒下淫賊，自當速離此地，執行師父委托，懇請師兄見諒。」

「唔，小決，為兄知你素有俠義精神，但師父重托不得不從。

而且你們不知淫賊底縕，便向郡主許下諾言，此舉未免過於草率。」

「啊，莫非師兄明瞭淫賊真身？」

「哈～哈～那淫賊外號（鐵拐子王），擅使一雙鐵拐、招式變化萬千。

與我的（無定飛輪）不相上下，我倆亦曾數度交手，始終未分勝負。

這裡沒有人是他的對手，郡主不若暫避別處，待得風聲過去才回來吧。」

「哎，不成，郡主乃北漢千金，象徵着北漢國，豈可委屈逃去？

若傳出去，恐會成為萬民笑柄，以後還怎麼活下去，還有人願要她嗎？」

「是呀，木師兄，既然你曾與其交手，相信只有你才能把他擊敗。

不若你便留下，助我們一臂之力，活捉那個鐵拐子王，好解郡主之困呀。」

「對呀，木大俠求求你行過好心，皇上必定心懷感激、厚酬閣下的。」

（木輪尊）見小決執意留下，兼且眾宮女，為郡主安危憂心忡忡。

連土遁尊亦進言相勸，讓他想起鐵拐子王，禁不住令他猶豫不決。

渝阜城內，孟雄等正商議如何救出小菁，冷不防兩人自動請纓。

「孟公子，你忘記了咱倆兄弟了嗎？」

「哦，原來是張三、李四兩位，難道你們有奇謀妙計？」

「哎，對呀，我想到啦，有他們在，必能救出小菁無疑！」

「你們所說的，怎麼我一點也不明白？」

「金大哥，你有所不知啦，待他們顯露兩手，你便猜到我的用意。」

「對，你們快表演一下，本公子很久沒有欣賞啦。」

當下兩人又再使出看家本領，令眾人紛紛拍掌歡呼，高喊奇人奇技。

究竟是何種奇技，那般讓人贊嘆萬分？過不了多久自有分曉。

「孟公子，若只有咱倆兄弟，並不足以救出小菁姑娘。

至小得一輕功能手接應，負責接送，方能有望成事呀。」

「白大哥吧，他不單武藝高強，而且輕功卓卓越，是不二人選咧。」

「不成，他的樣貌這麼出眾，任誰一看便認出來啦。」

「那金大哥吧，他比較生面，輕功亦非比等閒之輩，應該不成問題。」

「不成，他是我的左膀右臂，萬一有所閃失，豈非影響大局？」

「那我去吧，救出小菁乃末將之責，着實合情合理呀。」

「不成，較早前的大戰，你的樣子已經曝光，現在去不是送羊入虎口嗎？」

「這個不成，那個又不成，大哥你究竟想不想救小菁？」

「救，當然救，此時此刻，那傢伙就派上用場啦，既生面口，輕功不弱。

而且還貪生怕死，必能担此大任，他才是不二人選咧，嘻嘻。」

「孟大哥，你說的那傢伙究竟是誰？」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章（再燒岐山、幸免於難）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章（再燒岐山、幸免於難）

仇千眾別過陶詩等後，隨即便與雷勁的大軍上路，剩下伏萬軍等留在岐山。

時已近黃昏，眾人略顯疲態，她們連隨進過晚膳，便向司馬就求得一屋。

暫時棲身稍事歇息，他亦應其所求，就這樣一宿無話、安然渡過。

當然不可能啦，只聞二更剛過、四更未到，正值熟睡的重要時刻。

大部份人都進入夢鄉，有些與元聖周公下棋，另一些和詩仙李白吟詩作對。

亦有些跟漢壽亭候關公、關二哥練兵學武，各式各樣未能盡錄。

但卻被鼓樂喧天而嚇醒，更聞得火箭不斷，如雨般射向山寨內。

「有敵施襲呀，快起來，噹～噹～噹～噹～」

「着火啦，大家快救火，燒向糧倉啦，叮～叮～叮～叮～」

一時之間，叮叮噹噹之聲不斷，把熟睡中的岐山軍，全都吵醒了。

這何是破題兒第二遭，而且還是專燒他們糧倉，似乎認定了這是死穴。

司馬就顧此失彼，忙裡忙外的忙於救火，忽略了假單敏等人。

她們趁機分頭行事，於寨內各處點火，實行裡應外合盡燒山寨。

逼使司馬就遷離上址，好讓拓跋扈達成心願，奪得寶藏而歸。

將近個把時辰後，火勢始被控制，但未完全撲息，但已燒掉半邊山頭。

當岐山軍忙個不亦樂乎，敵人卻像從未出現，平空消失無蹤。

陶詩等亦手持水桶，適時現身於其眼前，扮作幫忙一起救火。

此招果然湊效，司馬就枉稱名家之後，難道就這樣栽跟斗不成？

而鹽幫與四大旗主等，正於另一邊山頭小事慶祝，述說着剛才一幕。

龍泉更手舞足蹈，滔滔不絕地，把他們的戰績，描繪得精彩絕倫。

「各位，剛才一仗多有兇險，手底下的人何有傷亡？」

「鹽幫只傷了十數人，正在療傷，不礙事。」

「四旗兵馬亦差不多，都是些輕傷，正在休息。」

「唔，很好，這樣本公子便安心了，因為密林一役，損折了多位弟兄。

亦令鹽幫傷亡不小，傳令下去今晚好好休息，以待明日變化。」

「龍幫主，幸好有你們鹽幫相助，否則單憑我們四大旗，人手還是略微不夠。」

「哎，四位旗主過謙啦，這一仗全憑你們調度有方，才能一舉燒其山寨。」

「你們別在那兒互相抬舉，這趟雙方都有功勞，事成後本公子定必論功行賞。」

「拓跋公子，都是你早着先機，這次他們的糧倉一再被燒，糧草估計所餘無幾。

一定到附近城鎮購置補充，但必然勢想不到，已被我們購入大部份。」

「對呀，屆時勢必趕去（隴山），或（鳳翔府）搶購，這來來往往的。

又將耗費不小時日，平白為我們爭取了時間，都拜公子奇謀妙略呀。」

「哎，大家且慢高興，現在還言之過早，一切仍有待陶姑娘回報。」

「對呀，那邊如此大火，未知她們是否安然無恙呢？真讓人担心。」

拓跋扈何嘗並非這樣想，只是身為定難節度使之子，不好表露自己心意。

還有雄圖大業未完成，亦未與陶詩結成鴛侶，暗自肩負起一切重任。

這些都被其收進眼底，不過未有表露出來，只在默然不語地觀察。

幽州城內博望亭之處，大箱果如信兒所料，暗藏機關正射向她。

眾人均來不及應變，眼看便要擊中信兒，冷不防有人從旁一推。

登時响起叮噹數响，原來是何家兄弟，不知哪兒來的靈機一動。

竟於千鈞一髮間提盾相救，救信兒於電光石火間，才讓她幸免於難。

四大將與小枝連忙趨前察看，幸運之神站於她處，只是倒於地上而已。

反觀地上正有數枚鐵釘，粗大如筆，兩頭皆尖銳非常，比飛鏢暗器更勝一籌。

「信兒你沒事就好啦，讓我們多担心呀。」

「對呀，你不愧是我們的軍師，要是隨意打開，必定非死即傷。」

「所以說咧，不聽信兒言，吃虧在眼前，哈～哈～」

王全斌之言，立馬引得場中人哄堂大笑，連剛於鬼門關打轉的她也不例外。

而且還面向何家兄弟，露出盈盈笑意微微點頭，似是十分感謝剛才相救。

信兒的清秀脫俗、天生麗質，只把劉光義與曹彬，看得目瞪口呆。

「好啦，別拿本姑娘尋開心，先看看裡頭的，都是些甚麼東西吧，但要小心啊。」

經她這麼一提，四大將才記起箱子已打開，連忙小心翼翼走近。

箱子發射完鐵釘後，便倒於大樹旁，此刻正呈現翻置的狀態。

崔彥進向曹彬通了個眼色，分別從左右，用手中長槍往底裡輕挑。

前車可鑒，他倆亦不敢托大，慢動作逐吋來，其餘人則步步為營地靠上來。

一大伙對付個破箱子，比千軍萬馬更艱辛，情景煞是好看至極。

靜極而動，直把眾人瞧得心跳加速，仿佛空氣中，只聞得彼此的心跳聲般。

過不了多久，終於有東西露出來，而且還是金光澄澄，拳頭大小的好傢伙。

它們一隻接着一隻地湧出來，看得人情不自覺地，露出世上獨有的會心微笑。

兩大將索性一挑而盡，把金元寶都暴露人前，正是眾人朝思暮想的宝貝。

小枝與四大將更一湧而上，緊緊捉着那些宝貝不放。

像是生怕它們會，突然長出腳丫子，自己跑掉似的。

有的則往空中輕拋，試圖度其重量，然後舉於空中，讓日照曬上一回，看有否脫色。

某君則抹拭表面，跟着朝口邊靠，張開那血盆大口，把它吞下去。

當然不可能，只是用牙細咬，看會否輕易咬破，以証其真偽而已。

也有人正在點算數量，計算着箱子裡頭，到底藏有多小金元寶。

亦有人用力扭動自己的皮膚，當感覺痛起來，才相信眼前的均屬事實。

只有她例外，仿似對眼前萬眾矚目，兼夢寐以求的東西，毫不上心般。

靜靜的欣賞着他們，顯露那貪婪的人性，還咀角微翹，狀甚滿意的模樣。

「好啦，既然知道是寶藏，便把握停戰的機會，將它們全都掘出來。

然後運出幽州城，事成之後必定重重有賞，保証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一章（硬接三掌、碎屍萬段）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一章（硬接三掌、碎屍萬段）

文嵐與紅統領日夜兼程，才兩日一夜便已從汝州，趕到接近開封府。

姬家四子正暗自高興，於酒館稍事歇息之際，忽聞快馬急騎而至。

「文大人，黑、白兩旗統領已抵達（相城），聽聞一則江湖傳言。

令統領們深感疑惑，覺得或許有所關連，故着小的快馬急報。」

「哦，是何傳言，快快道來？」

「當他們想離開相城之際，忽聞當地有很多乞丐聚集，為數近千。

而且還探得附近城鎮亦如是，全部都集中京師北方而聚，似是有所圖謀。」

「乞丐，莫非是丐幫？」

「紅統領，他們也是這麼想的。」

「哎吔，如果是真的便麻煩了。」

「怎麼了，丐幫有那麼厲害嗎？」

「此事說來話長，我們邊走邊說吧。」

「對呀，黑、白統領正在相城監視丐幫，小的亦須盡快回報。」

「好，事不宜遲，大家快起程。」

「文大人，你有所不知，丐幫號稱中原第一幫，其弟子遍佈大宋全國。

據聞有上萬之眾，幫主（東方學）武藝高深莫測，排在天下前十之列。

乃當今武林盟主，大宋立國之初，二皇爺曾登門拜訪，意圖向其招安。

但被他堅決拒絕，說甚麼江湖中人，不與朝廷為伍，更留難二皇爺呢。」

「甚麼，居然胆敢如此，那怎麼個留難法？」

「當時咱們十色旗人尚未集齊，只有在下與黑、白、綠三位統領。

護送着二皇爺而已，不料他竟說要接他三掌，才肯讓我們離開。

否則便要留在丐幫，當一個月的乞丐。」

「甚麼，不是吧，那你們怎麼辦，誰個去接他三掌？」

「在下自問武藝不弱，當然上陣，但被黑大哥阻止，說我們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必須兩人一組才能接招，當下我與黑大哥一組，白、綠統領則為一雙。

勉勉強強才能接得了兩招，但已被其隔空掌震傷，第三招已是無力再接。」

「哇，那第三招怎麼辦，該不會是二皇爺來接吧？」

「怎麼可能呢，雖知二皇爺略董武藝，但決計不比我們高。

當下便採取第二策略，大伙便安然無恙地，回到開封府向皇上匯報了。」

「哦，是何謀略竟能立馬湊效，那何不一早便使出來，豈非更省事？」

「很簡單，把身上的銀両都放下來，我們便就揚長而去啦。」

「嘖～老夫還以為是甚麼神技，那豈非被打劫無異？」

「對方可是武林盟主吔，要是當初能招安他們，把丐幫歸納朝廷之下。

憑他們的通天本領，這個天下恐怕早已統一了，又那來的爛攤子呀。」

「是敵是友還是未知之數，只要趕到相城自有分曉。」

「甚麼，這消息何是真確無誤，不是說有所發現了嗎？」

「的確是挖出了東西，但全都是些尋常陪葬品，只有小數金銀珠寶，與寶藏之說相距甚遠。」

「軍師，那末該怎麼辦？繼續打探，還是恢復攻城。」

「唔，依本軍師之見，這當中必然有詐，挖掘情況你何是親眼所見？」

「師父，徒兒並未親眼目睹，只是聽兩位師兄之言。」

「唔，這不怪你，看來他們是叛變了，真後悔派他們去。」

「甚麼，他們何是你的弟子，怎麼會？」

「大汗言之有理，師父待我們恩同再造，自少栽培傳授武藝，師兄們應該不會吧。」

「小樂，這人呀～分成兩類，你和我都屬於忠心耿耿的一類。

而另一類嘛，便是見利忘義、貪圖安逸之輩，不是金錢便是女人。

你上次不是說過，負責督工的是個女子嗎，依我看呀～他們是兩者都有啦。」

「應軍師，那本汗就立刻派兵攻城，把城與寶藏都一併奪過來啦。」

「哎，大汗勿急，剛才純屬本軍師之猜，還須查証才好作行動。

小樂你先回去，裝作若無其事，暗裡這樣～明白嗎？」

「是，師父，徒兒一定不負所托。」

「大家聽我號令，岐山軍負責於四周佈防，若有任何異動即時匯報。

余將軍和太守，分別於兩邊山頭挖掘，要算是些微發現也要立刻匯報。

這作業可能曠日持久，遂州軍立即去附近城鎮，添辦糧草輜重。

而小皇則居中而動，靜待各位佳音，事成後必上報皇兄、重重有賞。」

話聲剛落，全員便作鳥獸散，滿懷希望地尋宝去也，暫時把假孟優棄於囚房。

剛開始不久，大家都興致勃勃非常賣力，但到臨近黃昏，依舊一無所獲。

禁不住讓眾人大感失望，紛紛看向二皇爺，似是期待他的答覆。

他則順時鐘方向瞧着單敏，眼神傳來之態，貌似是希望她能解話。

於是她便往旁順序，瞧着江皆河，明顯是將這個難題推向他了。

他當然一無所知，連忙順勢朝李高處看，認為理應由他解答。

但當才一轉身，便瞧見高強兄弟躡手躡腳，正朝寨門方向走。

「豈有此理，居然敢欺騙小皇，快把他們抓起來。」

「是呀，找了老半天，非單說是寶藏，連一文錢也見不着，十有八九是說謊啦。」

「哦，一文錢嗎，我有呀，這個給你吧。」

「甚麼？臭小子胆敢愚弄本將軍，看來是不想活了。」

「對呀，小高，這何是天大事情，容不得拿來開玩笑咧。」

「哇，不是這樣的，請聽我們慢慢道來。」

「我們沒有騙人，寶藏的確是在渝山，你們還有甚麼地方未挖過呀？」

李強這麼一反問，惹得眾人交頭接耳，互相詢問對方情況。

「唏，你們不用想啦，不就只剩下這兒未挖嘛。」

「哎吔，對呀，怎麼忽略了這兒呢？」

「那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挖挖看。」

「江將軍，你是白痴嗎，天色已暗，讓人怎麼挖呢？」

「你臭小子，句句頂心頂肺，看來非要我出手教訓不可。」

「哎，江將軍何須動怒，小孩子直話直說而已。」

「是呀，李高之言不無道理，還是翌日一早才動工吧。」

「哼，就看在單姑娘的面子上，暫時放你們一馬，這裡若然挖不出甚麼。

嘿～嘿～休怪本將軍下手不留情，把你們給碎屍萬段！」

江皆河的恐嚇言論，只把高強兄弟給，嚇得身體顫巍巍，暗自祁求上蒼保佑。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二章（驚現臥底、夢裡受驚）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二章（驚現臥底、夢裡受驚）

玫瑰園內，屠一刀剛與眾人散會不久，正想代小秋向其他人，為會上她的言論道歉。

但當瞧見一條人影在小昭房外，立馬便躲於一旁，細看他的行為態度。

才一刻後，那人便快步離開，卻沒有發出半點聲响，顯然輕功不弱。

小昭等亦適時開門出來，屠一刀依舊繼續監視，靜待下一刻的變化。

當眾女朝他步近時，他立刻轉移到另一邊，刻意與三人避不見面。

到兩刻過去後，証實那傢伙並未隨行，始再往找小秋等人。

於廚房外一見着小秋，立馬便把她拉到一旁，向其耳語了幾句。

惹得她面露震驚表情，然後他示意其不要聲張，以免被人知悉。

晚飯後，終於到了那廝負責守衛，亦是他們商討的最佳時機。

屠一刀戒心極高，並未相信園內所有人，尤其是新來的阿花。

與及被浩恒點名，列入監視名單的夏氏兄弟，只招來了舊識幾個。

「屠一刀，你忽地開這個會議，究竟所為何事，快快道來。」

「噓，輕聲一點，免得被他們聽着，是這樣的～」

「哇，不是吧，假若他是臥底，我們豈非很危險？」

「噓，都說輕聲點咧，這何是千真萬確的。」

「小知的担憂，亦正是我們所想，你們記起上次嗎。

他與應超群走得相當近，莫不是那時已被其收買？」

「那怎麼辦，要把他擒下嗎？」

「不，尚未証實他真心本意，要擒下他不難，難就難在要瞞得過其他人。」

「莫非裝作若無其事，繼續放任他在身邊嗎？」

「小昭說得對，不過要派人盯着他，現在大宝兩人已有目標、分身乏術。

而他的武功不弱，在下仍須主持大局、應接不瑕，可否請兩老輪替監視？」

「這倒並非難事，就交給咱倆老吧！」

屠一刀所說的究竟是誰？怎麼這樣笨，不是巳呼之欲出了嗎？

正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小真三人在台灣，總算是找到父親與其弟子。

但重聚的一刻，始發現他們景況悽涼，除了居於破屋，衣衫還很殘舊。

表面雖然健康，但卻略微偏瘦，像是食不充饑，髮型更土裡土氣。

外觀上極之不勘，實在令人慘不忍睹，幾乎可以用乞丐來形容。

此時忽聞咕嚕怪叫，原來有些弟子難抵饑餓，忘我遂宣稱未用晚膳。

與眾人到附近用餐，三兩下功夫，便點得滿卓都是，但瞬間便被消滅。

細問之下才知道，全都沒有工作，只偶爾靠打黑市拳擊，來餬口而已。

「爹，我們要重建唐門，而且玫瑰園強敵將至，跟我回去吧。」

「唉，不是我們不想回去，你都看見啦，我們沒有錢，連三餐都成問題。

天勾門曾經來找我們，有幾次差點被他們找着，還是留在這裡比較安全。」

「小真，既然如此，我們無謂強人所難，就讓他們繼續當縮頭龜吧。」

「臭和尚，你說甚麼？」

「沒說甚麼呀，就是說事實而已，再者老子早巳還俗，並非和尚囉，嘻嘻。」

「智叔，不是的，爹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嘿～嘿～若然是這樣，就請証明給我們看吧。」

「哼，師父，就讓我上陣吧，這樣就能証明唐門的人，並非縮頭龜。」

「好呀，誰個來老子都奉陪。」

「唔，你說的是那個嗎？」

「大師兄，你上仗的傷還未痊癒，不若由二師兄出戰吧。」

「敏兒說得對，今晚就好好休息，明晚以最佳狀態，顯露唐門的精粹給他們看。」

「是，弟子謹遵師父教誨。」

「怎麼是明晚，難道還要擇時辰不成？」

「怎麼啦，急不及待的那麼想輸，連一晚也等不上了？」

「哼，臭小子，本大爺會輸給你，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沒胆量便乾脆認輸，免得明晚才臨陣脫逃，丟人現眼咧。」

「嘿～嘿～老子曾代表少林寺，出戰無數、皆未逢敵手，從未退縮過一仗。

小真，把老子的威風事蹟，說給他們聽聽，讓他們知道吾之厲害。」

「哎，那麼要將你較早前，要打死敏兒的事，也說一篇嗎？」

「甚麼，居然有這樣的事？我們要替敏兒報仇。」

「對呀，連敏兒這麼小也不放過，還有個綽號名北惡佛呢！」

「甚麼，原來你便是，大名鼎鼎的北惡佛，看來是要老夫親自領教了！」

「師叔祖！」

很快公主靈魂兒又飄進，她那獨有的仙境裡頭，要說是獨有，一點也不為過。

這已經是第三天了，還未見到別人，更別說是聲音，仿佛只有她一個存在。

一如既往，沐浴完聖光之後，她便加快步速，進入村屋裡看個究竟。

內裡雖然簡璞，但卻幾乎不缺用具，正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她更一頭栽進大床上，感受與家中的有何不同，才一會便昏昏欲睡。

腦際適時响起疑問，令她立馬坐起身子，以免一睡着後又返回現實。

接下來充分發揮其好奇本性，東摸摸、西碰碰的，每樣物件皆不放過。

跟着了解過後，又走到小湖邊，看着湖光山色，清徹無垢清涼無比。

自自然然冒出怪念頭來，游目四顧未見人踪，不假思索便寬衣解帶。

安放衣物隨即跳入湖中，即席便洗起澡來，企圖把剛才的汗臭味沖刷掉。

發現湖中原來有魚，在其旁邊轉來轉去，似乎對這陌生人甚是歡迎。

而且還種類繁多，五彩繽紛各有不同，惹得她伸展四肢和它們逗趣兒。

這種恬靜自然的感覺，是自出娘胎以來，從未有過、亦未想過的。

不禁讓她悠哉悠哉，完完全全地放鬆，把自己身心皆交托給仙境。

讓這刻暫忘凡塵俗世，的所有起落勝負，悲歡離合、生老病死。

當她全程投入之際，冷不防不遠處傳來異响，而且聲音還越來越近。

似乎正朝着她而來，引得她不斷四處張望，試圖找出異响來源、以安己心。

但卻不得要領，下意識地慢慢向湖中後退，正自焦急忽現黑影撲來。

「哇，不要呀，求求你別嚇我呀，嗚～嗚～」

「芷筠別怕，爺爺在這裡。」

抬頭一看有着爺爺慈臉，其他人亦圍着她瞧，才知已返回現實。

禁不住撲入其懷內放聲大哭，把剛剛真實的經歷，向他們描述一篇。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三章（比武揭幕、不醒人事）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三章（比武揭幕、不醒人事）

道觀內的善信與弟子，正在不斷辱罵素芯，還說她是復仇魔女。

千里迢迢找到廣州，就是為了親報大仇，善信還初而出口、繼而動手。

走上前用手指戮她頭部，跟着用掌摑其耳光，及後拉扯她的秀髮。

接着更出腳踹她身體，然後向她口吐濃痰，當中幾個更揮拳相向。

有些突生怪念頭，笑意淫淫地扯她的衣服，正想發揮殘酷本色之際。

卻聞得令公輕咳數聲，立馬不敢造次，無不停止暴行退過兩旁。

但飽受虐待的素芯，由於受驚過度，正在全身顫抖哭喊不止。

「好啦，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乃萬物之靈，道乃法之根本，我輩乃俠義之士。

理應秉承正道公義，發揚善意普及天下，警惡懲奸去惡從善。

密林乃仙境之界，道觀乃法家之所，實不能成為行惡之地。

她只是一個小姑娘，現在已受到應得懲罰，我等便放她一馬吧。」

「是，師叔祖，弟子這就替她鬆掷。」

替她鬆掷的，正是剛才觀外與其交手，被師父出手相救之弟子。

才剛一鬆掷之剎那，便乘着該弟子一時鬆懈，反身箝着他的脖頸子。

隨即從褲腳側袋，拔出狀似匕首的物體，壓在他的脖頸子上。

眾人料想不到，她不知悔改竟有此一着，紛紛驚立原地不知所措。

「你們快讓開，否則休怪本姑娘無情。」

「哎，小姑娘勿生惡念，只要放開本座徒孫，自當放你離開決不吃言。」

「道長，其實小女今次上山，並非前來尋仇，實為尋人而已。」

「哦，你所尋何人但說無防，老朽若是知曉定當相告！」

「請問這裡是否鐵扇門？道長又是否鐵扇公？」

雖然風和日麗萬里晴空，着實是天氣大好，但少林寺內卻不平靜，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因為集體比武即將開始，雙方精銳共計十四人，已站於寬敞的比武場上。

早前言明七局定勝負，為免費時失事故同時進行，但尚未決定彼此對手。

剛才舌劍脣槍，皆以浩恒與應超群為主，仿若陣營代表無疑，遂由他倆選拔對手熟誰。

「嘿～嘿～比武對象自當要份量相等，才能盡情發揮，太祖武藝超凡。

相信貴寺只有東佛指前輩，才能與之相提並論，亦正好嘗其宿願。」

「呵～呵～在下早前已明言，要與平兄一較高下，自是理所當然。

但方圓師叔乃一派掌門，武藝僅在師尊之下，而天勾門之首，亦為一派之尊。

武藝自是不凡，理應配成一雙，才能分個高下。」

「肖猛兄武功高強，相信只有達摩院首座，才勘與他匹敵。」

「知事院首座德高望重，唯有應兄此等強手，才勘配為一雙。」

「太祖門大弟子楊貴，深得其真傳，而肖權兄之子肖角，亦盡得天勾門絕學。

貴寺的兩堂之首，亦練就一身少林絕技，就由得他們自選對手吧。」

他這一說，令四人不禁互相對望，用眼神尋覓自身的對手。

金腿與朗雄接着領頭，慢慢步向場中另一邊，餘下兩人亦步亦趨，貌似是已達成共識。

「應兄所言甚是，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在令小弟佩服、佩服。」

「那裡、那裡，段老弟亦安排得當，調動有方值得學習。

素聞段氏秘技非比尋常，等會與我師弟較量，何是要手下留情啊。」

「咱倆的功力實在超凡，為免誤傷無辜，就到後山比武吧。」

「好，東佛兄請。」

太祖遂其所願，跟老妖怪到後山，而躲於暗處的其一黑影，亦漸次其後。

「肖掌門，咱倆功力亦僅次於他倆，不若就於側園切搓，你道如何？」

「好，請領路吧。」

方圓兩人才剛起步，另一獨處之黑影，不加考慮便慢慢移動追隨。

臨比武前浩恒向羅天耳語一番，應超群亦向其弟子（苗栗），交代一番。

似是各有部署，雙方人馬皆離場百尺，靜觀這場曠古絕今之大戰。

五雙高手隨即互通眼神，也不知道是誰領頭，接着便交起手來。

只聞砰碰之聲不斷，瞬間便已十數回合，戰意正逐慚提升。

未知是否巧合，忽地來了一大羣遊客，為數近百踏入寺門之內。

當見着正在比武，立馬取出攝錄器材，就把精彩過程拍下來。

而躲於暗處的兩條黑影，正分處兩地，各自欣賞着兩雙絕頂高手之戰。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小真倒是走運，剛巧收到小知匯來之路費。

但當向她提及這裡現狀，小知純感驚詫莫明，未敢全信小真所言。

「小知，我怎麼會騙你們呢？經我初步計算，最小也得二十萬塊。

才夠他們裝身路費啊，你就把這個情況，先告訴屠大哥吧。」

「好吧，但是要開會討論才能回覆，你們就稍作停留吧。

哎，且慢掛斷，還有重要情報告之，是這樣的，我們發現～」

當下她便壓低聲音，把發現懷疑人物之事，一字不漏地描述出來。

「哇，不是吧，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呀，放心吧，我會告訴其他人好生提防，就等你的好消息啦。」

小知才剛掛斷電話，冷不防一轉身就見着某人，立馬被嚇了一跳不敢作聲。

或許基於在背後說別人壞話，尤如作賊心虛，深怕剛才話語被其聽着。

一棵心正在劇烈跳動，七上八落心如鉛墜下，目測能辨清晰可聞。

下意識地壓低着頭，未敢與對方眼神接觸，唯恐會露出馬腳。

該人亦面露狐疑神色，眼睛直直揪着她看，從未離開過一分半秒。

雙拳緊握有聲，正在碎步走近，週遭透發殺氣，仿佛死神降臨。

令她內心遑恐不安，自然而然地後退，她每退一步，他便踏前一步。

亦步亦趨、從不間歇，恐懼感跟血壓同步飆升，直逼使她靠着電話機旁。

忽地他目露兇光，猛一抬手，巨靈之掌似是有所動作，快速地朝她拍下。

嚇得她蹲下來，雙手抱頭鼠竄，尤如過街老鼠，逃避獵人追殺。

方走出鬼門關不久，便與某人撞個滿懷，弱小心靈再度受創。

登時眼前發黑，天旋地轉、四肢無力、軟攤地上、不醒人事。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四章（交給上蒼、緣起緣滅）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四章（交給上蒼、緣起緣滅）

小真收到匯款，隨即將壞消息告之餘人，智叔立刻怒極，把身邊柜子打碎。

「豈有此理，真想不到那臭小子，竟然是臥底，打我們玫瑰園的主意。

老子回去必定把他生擒，煎皮拆骨、生吞活剝、千刀萬剮，嘿～嘿～」

「哎吔，這個我好不容易，才從二手市場購入的，現在已經買不到啦。」

「唏，小廢話，你們跟小真回去，老子百倍還你，如何？」

「哎吔～哎吔，連椅子也破了，這何是敏兒最喜歡的咧。」

「嘖～嘖～區區破椅，只要跟我們回去，老子送你百張如何？」

「哎吔，師父，不單大門破爛，連那面牆壁也裂縫滿佈，即將倒塌。

天氣預報還會刮風呢，看來今晚有的好受了。」

「哼，這樣的破屋子，你們跟我回去，老子送你百間。」

「甚麼，百間，此話當真？」

「智叔，你何別隨隨便便就說，那裡可能送百間。」

「百間倒是不可能，但玫瑰園肯定比裡，好上千倍百倍。」

「嘿～嘿～真大言不慚，昨晚與師叔祖之戰，不是輸了一招半式嗎？」

「呸、呸、呸，老子瞧他一把年紀，才讓其三分，否則只是平手而已。」

「呵～呵～是嗎，不若這樣吧，今晚之戰，你若能連勝三仗。

我等便隨你回去，更襄助玫瑰園殺退强敵，大家認為如何？」

這個唐門二師兄（趙少康），巧言令色，、把握機會，將去留問題擺上枱面。

惹得眾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各持己見，一時之間未能達成共識。

「老納乃出家人，就讓貧僧說句公道話吧，現今世代已然不同。

決非數十年前可比，但自古正邪不兩立，如若墨守成規故步自封。

一切都沒法改變，不若破舊立新斬斷舊仇，重新開始豈非更好。」

「忘我兄果真得道，這樣吧，就依少康之言，還看今晚之戰。

老夫就將唐門的一切，都交給上蒼好了。」

場中人聞得唐豹之言，各自顯露心裡所想，浮掛於五官之內。

公主雖然受驚失色，但仍把遭遇敘述得真實生動，有如活現眼前。

「鐵前輩，夢裡竟有別人，公主豈非很危險嗎？」

「對呀，萬一在裡頭被人給～」

「唏，小逸，你想到那裡去。」

「是呀，我們李家，何是名門之後，大有來頭咧。」

「真的嗎？爺爺，怎麼從未聽你提起過。」

「呃，那個，容後再談吧，老朋友，你先解釋這個情況，看看有甚麼可幹的。」

「這有甚麼好解釋的，你們忘記了嗎？大早不是說了。

公主的意中人也許會出現，只要是有緣份，任誰也能進入她的夢境。」

「甚麼，你不早說？」

「對呀，那就是說我和小悅也可以了？」

「老朋友，連我這個當爺的也成嗎？要是這樣那便安心了。」

「爺爺，為何會安心呢，你又不能替我打跑壞人。」

「雖則我不能，但是我可以派人入去保護你呀。」

「嘖～嘖～全部都錯了，你們把緣份想的這麼兒戲？

不防想想過往的夢境，到底出現過那些人和事，有否公主或親近的人？」

鐵算子之言，立即勾起眾人的回憶，純時鴉雀無聲、極之寧靜。

良久，眾人臉上掛上不同表情，分別有疑惑、苦惱、難過、慶幸、高興。

以及一些非筆墨所能形容之神態，一一刻劃出眾人內心之感受。

「怎麼啦，返思了這麼久，還是對緣份有所懷疑呢？」

「老朋友，你說的一點也不假，老爺子我活了大半生。

還真的未能參透箇中玄機，此刻正值回想，可否詳告一二，小小相金不成敬意。」

爺爺金口一開，相金立時奉上，大疊鈔票擺在面前，鐵算子一家八目齊張。

瞳孔登時變大數倍，擠壓着各自的眼眶子，大有可能就此掉在地上。

眾人無不注視他們，看其反應凝神靜聽，鐵算子不愧老江湖。

首先擺脫貪財妖精的附身，假咳兩聲似是暗號，其妻立時感應醒來。

即時把小美、小麗，互相碰撞助其甦醒，怎料卻適得其反。

兩個小身軀經此無情一撞，登時金星冒昏倒過去。

當然不可能啦，這只是某君的個人念頭，純粹討厭他們貪婪的一面而已。

說真的，面對大筆鈔票，有誰會不動心？

相信除了爺爺，恐怕便只有平日花費，大手大腳的爛臭公主了。

隨着兩聲假咳，鐵夫人未經點算，便袋袋平安，行為態度極其自然。

「老朋友，其實每個人的緣份，都不盡相同，亦在不斷改變。

一半問天、一半由人，自有其定律，亦是自然法則、眾生如是。

只要通過後天努力，凡事皆有可能改變，只是多小問題而已。

試想想當年車禍，如若聽本神算之言，現今又會怎樣呢？」

「嗚～嗚～對呀，爹爹他們為何不聽，鐵前輩的提醒呢？

要是其中一人反對，你們說那該多好呀，那樣便可一家團聚啦。」

「芷筠，那都是陳年舊事，就別提啦，現在你才是最重要的。」

「老朋友，正好說出了重點，已經發生了的事，絕對不可能改變，除非～」

「除非甚麼，鐵前輩你快說。」

「算了吧，那只是一個傳說，現世裡頭應該沒有，還是說回緣份吧。

人的緣份會通過以下幾點，增加或減少，甚至緣起緣滅。

例如生老病死、認識接觸、了解思念、歡喜討厭、仇恨哭笑、救人傷害、甚或自殺殺人等。

簡而言之，亦即七情六慾、行為態度，但此刻情況着實不同。

若真想進入公主夢中，保護她決非易為，須得是與其緣份極强之人不可。

一生裡頭何沒有多小個，大家試問誰有資格，或此非凡能耐？」

他這一問，眾人隨即相互對望，試圖找出合適人選，但大都似是而非。

又讓他們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仿佛跌進無底深淵，不能自拔、萬劫不復。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五章（失望而回、叱吒風雲）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五章（失望而回、叱吒風雲）

「小姑娘，你先答本座兩個問題吧，你手中的唐門飛鏢，是何人給你的。

另外聽徒孫們說，你所使的是洛家棒法，對嗎？」

「老前輩真乃絕世高人，實不相瞞，小女此行是代友尋人。」

於是她把小真身世，與及到台灣尋親之事，和盤托出。

而自己則是洛家後人，受鐵算子之托，前來助找鐵扇公等，出山相助玫瑰園。

「唔，原來如此，這豈非我的徒子徒孫，怪錯於你了，還望姑娘海量汪涵。」

「我等心掛師叔祖安危，請洛姑娘萬勿見怪。」

善信們聞言，登時臉露尷尬之色，有些更為其舉措，而深受感動淚流滿面。

紛紛趨前向她陪罪，而她亦既往不究，場面感人肺腑，一切盡在不言中。

「洛姑娘，既是故人後人之友，我們就邊走邊說，正好帶你到師父墳頭參拜。

而你所找的鐵扇公，正是老夫的恩師，但他早於我們剛落腳於此不久。

便巳仙遊而去，為免仇家追殺而至，我們才將鐵扇門，易名為（鐵令觀）。」

令公領路訴說着往事，門下弟子與一眾善信，不疾不徐靜默跟隨在後。

驟眼看去，近百人的隊伍，好比孝子賢孫登山掃墓，可見鐵令觀於當地，何等受人敬重。

「敢問老前輩貴派仇家，何是天勾門？」

「洛姑娘倒是清楚，當年恩師曾相救唐門，因此結下半世樑子。

到唐門瓦解逃離中原，他們遍尋不獲，竟把矛頭直指我鐵扇門。

二十多年前，天勾老祖突然率眾尋來，適逢師父有病在身。

久戰之下不敵其深厚功力，肖氏兄弟更向我們，發動凌厲攻勢。

故着我等先行撤退，而自己則殿後阻擋，幸偶遇少林主持普渡禪師。

與一眾少林弟子出手相救，才不致整派覆滅，但師父巳身受重傷。

在少林寺療養傷勢，始終未見起色，及後遷徙到這密林隱居。

最終久病不起，臨終前叮囑老夫，更改門派稱號，更切莫為其報仇。

這一晃眼，便二十年過去，觀乎洛姑娘之年紀，相信還未出生呢！」

談着談着，不覺已到後山墓地，當中以上任鐵扇公的墓碑為首。

於其兩旁則分別立有，歷任掌門以及弟子的墓碑，數量竟多達近百。

至於左右兩排，都是善信鄉親之墓，規模亦不小，可謂十分壯觀。

從這狀況看來，鐵令觀已於當地紮根，禁不住讓素芯難以啟齒。

「洛姑娘，貧道年紀已大，身體多有抱恙，較早前你曾提及之戰，恐怕未能參與其事了。」

素芯聞言，似是早料合該如此，但仍難掩其失望神態。

回說少林寺內，七雙高手比武之間，眾遊客有幸適逢其會。

除了拍攝之聲不斷外，更有人評頭論足，惹起所有人的注意。

「哎，你們看，那位大師武藝很高呀，而且衣着不同，一定是高僧。」

「哇，你們快看，那個人很厲害，觀其衣着，應該是挑戰者啦。」

「當然啦，那是我的師父，黑砂掌的首席傳人，亦是下任掌門。」

「啊，原來如此，失敬失敬。」

言談之間，居然還把各邪派上山，挑戰少林之源由細細道來。

言詞之內，盡是批評指正少林之不是，甚或武藝低微，不配號稱中原第一派。

惹得羅天反脣相稽，苗栗不忿出言頂撞，雙方人馬劍拔弩張。

適時被浩恒瞧見，立馬示意平原君暫停，雙雙處理眼前糾紛。

以免引發一場混戰，傷及無辜遊客，最終敗壞少林千載名聲。

其他高手見狀，紛紛暫停罷戰，靜待他倆回報。

只有其餘四大絕頂高手，尚未知有此突發，仍在裡頭拼鬥。

「各位貴客，在下乃少林神僧普渡禪師，的入室弟子段浩恒。

今日適逢少林與各大派，集體比武於此，為免誤傷大家，請勿靠近比武場。

假若覺得任何一方武藝高強，請高聲吶喊助戰，更可作打賞給予支持。

少林寺定必悉心戮力，將少林武藝，發揮得淋漓盡致。」

「不錯，我們挑戰者一方，計有黑砂派、太祖門、天勾門等。

請各位踴躍參與多作打賞，支持爭奪武林排名，我們定當竭盡全力、不負眾望。」

兩人慷慨激昂之言，立馬引得眾遊客高呼喝采、掌聲如雷貫耳、響徹雲霄。

浩恒更即時着羅天，命人拿來兩大瓦缸，用作收取打賞之用。

才拱手行禮回去告之餘人，無不讓眾高手雄心壯志、鬥志高昂。

鐘聲一响，戰幕再度揭開，場中高手互打眼色，不約而同盡皆搶攻。

才一開始楊貴面對金腿，便已佔得上風，用掃堂腿把其掃跌。

立即得到不小遊客，高喊太祖門之名號，以及作出不小打賞。

旁邊的朗雄見狀，即時發勁把肖角震開數尺，衝前替金腿擋架住楊貴一擊。

立時又得到遊客們，高呼少林寺之大名，同樣獲得相當打賞。

四人了解彼此實力差距，更趁機互換對手，可謂別無他途。

忽地一聲沉响，驚醒場內之人，接着出現方圓與肖權，於上空十餘尺高處，互相追逐較量。

相信是於側園之內，聞得外邊人聲鼎沸，借交手為名，觀察為實打將出來。

此舉立馬惹來不小評論，而且眾遊客還慷慨解囊、大力打賞，接着便打回側園而去。

「哇，你們快看，絕頂高手呀，竟能御空而行。」

「對呀，我還以為只有電視劇，或是小說、漫畫才能看見咧。」

「才不是啦，依我看，簡直就是神仙無疑。」

不一會，便輪到老妖怪與太祖，由後山之處雙鬥至比武場上空，其高度比之前者為甚。

當瞧見有遊客觀戰，老妖怪竟突發隔空指勁，太祖連忙閃身一避。

指勁即時打於大樹之上，把它爆個破碎，引來遊客們大叫少林寺萬歲。

太祖亦不甘示弱，一記隔空拳回贈，老妖怪旋即避開，拳勁落於假石山上。

登時把它轟個粉碎，此招亦得到高度評價，兩人隨即遁聲匿跡。

其武藝可謂不相伯仲，大可與天下四霸平分秋色，直達叱吒風雲之境。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六章（差點被殺、替天行道）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六章（差點被殺、替天行道）

玫瑰園內突生出風波，此時此刻正是多事之秋，多人圍着昏倒的小知。

「小知、小知，快醒過來。」

小知被小秋猛猛然搖晃，而小昭則輕拍其臉龐，好不容易才悠悠醒轉。

當她睜開眼睛之後，第一眼看見的是小昭，不由自主便撲入其懷內。

「哇，小昭救我，有人要殺我，嗚～嗚～」

「別怕，有我們在，不會讓人傷害你的。」

「對呀，剛才究竟發生甚麼事，怎麼會昏倒的，先告訴大家吧，屠大哥會為你作主的。」

「不錯，你儘管道來，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小昭等人關切之言，立馬使她心頭稍安，但很快便打回原型，因為某人出現之故。

「哇，救命呀，他是殺人犯，屠大哥，別讓他殺我。」

「甚麼，我是殺人犯？真可笑，本少爺何從未殺過人，極其量便是殺些，貓狗鼠兔而已。

之不過經你這樣一提，真有點想試試看，到底會是怎樣的感覺呢？嘻嘻！」

「哇，是他，剛才是他想殺我，屠大哥快捉拿他。」

「哼，小知，你何別亂說，本少爺只是要用電話，根本無向她動手。

不信可問問証人，唏，秦婆你還不出來，想躲到何時？」

「哦，好小子，居然發現老婆婆的存在，算你有兩下子。

他並未有說謊，只是小知不知為何，獨個驚惶失措、結果不支倒地。」

「秦婆，連你也不幫我，嗚～嗚～」

「好了，沒事兒，你們都去忙活吧。」

「屠大哥，明明就是那廝的所為，難道就這樣放任他。」

「對呀，難保下一個不會是我，哇～想起也有點怕咧。」

「小知，這次委屈你了，但我絕不會讓他胡作非為的。

大家就忍辱負重，由現在開始，大兩人一組以免落單。

被其得逞，直至浩恒帶少林弟子回來，再交由他發落。」

台灣那邊將近黃昏，以趙少康為首，智叔等一行人緊隨其後。

穿過無數橫街窄巷，廢車破屋垃圾滿地，烏燈黑火尤如廢墟。

杳無人煙直如死城，仿似舊區迷宮一般，如非有人領路、必定迷途。

行行重行行，約半句鐘後，開始漸露端倪，行人、燈光相繼出現。

再過一刻深入街頭巷尾，喧鬧之聲接着响起，簡直就是另一個世界。

趙少康明顯對此地極其熟悉，才拐彎兒一會，便到達他說的目的地。

小真三人抬頭看着，那個龐大的招牌，忍不住露出狐疑不決之色。

「真的是這裡嗎？你小子該不會是，逗我們趣兒吧。」

「對呀，橫看直看，怎麼也看不出是那種場所啦。」

「唏，既來之、則安之，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忘我大師果真得道高僧，難道鼎鼎大名的北惡佛，竟會害怕進去。」

「對呀，莫非想打退堂鼓不成？若傳出去，恐遭武林同道恥笑呀。」

「不止這樣呀，屆時恐怕少林寺的牌匾，何是要倒過來掛了，哈～哈～」

「嘿，你們不用使激將法，老子許諾過的，從來不會失信於人。

要算刀山火海，對方武藝超群，甚或是猛獸成羣，我必全力以赴。」

「好，那就讓我們親証，你能否把那三個高手，悉數擊敗啦。」

「業兄，等一會你大可不必留手，皆因今次的對手，全都是十惡不赦之徒。

名副其實是殺人犯，在這個黑市拳擊場，何是出手狠辣，招招致命的。

我曾目睹無數拳手，死於他們的拳腳之下，多名死者親屬抱屍痛哭，至今仍歷歷在目呀。

敞若真是把他們打死，亦無須負有責任，儘管把其當作替天行道便可。

或許死者親屬剛巧在場，目睹你替其報仇，會誠心誠意向你道謝也說不準呢。」

「此話當真？唐正兄你何別騙我，事因十年前的一場意外，讓我無意中錯手打死了人。

若非我家老爺出手搭救，業智早巳向佛祖報到，侍候在側了。

故曾立誓，終生侍奉老爺身邊，如非得他命令，決不再殺一人。」

「正是因為人命關天，我才不想再有人死於他們之手，實屬功德無量。

業兄請相信我，如非昔年父親慘死，二叔臨終遺言，着我等切勿報仇。

還說寃寃相報何時了，否則我亦想親自手刃肖家兄弟，以慰亡父在天之靈。

忽地一聲嬌嗔，猛地喚醒了眾人，皆想保護公主的赤子之心。

「呀，有了，她一定是上佳人選。」

「小逸，那是誰呀？快說嘛。」

「啊，你說的難道是？」

「對啦，就是我們的猛鬼軍師若蘭咧。」

「她身在萬里之外，而且有考古重任在身，根本不可能～」

「咇～咇～咇～咇～」

「咦？甚麼聲音，月兒是你電話响聲嗎？」

「不是的，應該是爺爺的電腦响了。」

「啊，難道是掘出來了？月兒快調至衛星視象畫面。」

不一會，電腦便出現兩個人的影象，正是石博士父女報信而來。

「公主、公主在嗎，她怎麼樣了？我聽聞她的病多担心呀。」

只聞若蘭萬分焦急，幾近竭斯底里的模樣，可見對公主着緊之情遠超於眾。

「老爺，有新進展，天大好消息呀，若蘭你讓開，我先說。」

「唏，老爹你滾開，我來說。」

「若蘭，我在這裡呀！」

「哎吔，你們別這樣，爭甚麼爭，石博士先匯報進展，若蘭再和公主聚舊吧。」

經爺爺出面調停，兩父女才停止那滑稽的行為，但已引得眾人捧腹大笑。

兩人尤如親姊妹般，互道分別後之近況，方才知道考古已有突破進展。

「老爺，老爹與組員們已發現，像是墓穴之所，相信很快便能把它打開。」

「那就好，公主在夢境差點遇險，爺爺想你過來保護她。」

「哎，可以嗎，但考古這邊？」

「放心吧，我對你爹有信心，就交給他全權處理好了。」

「對呀，屆時本神算會教你（入夢大法），至於能否成功，便看你倆的造化了。」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七章（蠱蠱惑惑、妄言妄聽）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七章（蠱蠱惑惑、妄言妄聽）

「老前輩，我亦明白當年之事，令貴派成為代罪羔羊，身受其害。

在下只是受人所托、終人之事，如若前輩不便動手，可否派代表前往？

好讓我能交差成人之美，亦令三派後人團聚，更可助我玫瑰園擊退強敵，豈非一舉數得嗎？」

「對呀，師父，素聞玫瑰園之主，正是那中國首富，正豐集團的李先生。

為人慷慨就義，專幫助孤兒寡婦、屢立善舉，目下卻被殺子仇人挑釁。

其親孫女公主，更無故身染頑疾，屢醫無效，雖有鐵算子前輩替其施法。

但尚未知何有成效，何謂生死未卜，正是用人之際。

我等理應前去助陣，才不失我輩俠義精神呀。」

「且慢，你師弟下山尚未回來，洛姑娘請先說說強敵是誰，再從長計議吧。」

素芯聞言，深感對方似乎不想出山，不禁有點失望，未幾卻靈機一動。

「當中以天下四霸，的南殺掌一派為首，坐下黑砂雙煞功力深不可測。

繼後是同為天下四霸，的西幻腿一門，其弟子幻腿雙雄武藝非凡。

之後還有其他神秘幫派，不能盡錄實力强大，但是～」

「但是甚麼，但說無妨。」

「此話當真，不知該不該說。」

「哎，所謂君子坦蕩蕩，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言有所不言。」

「但是我只是小女子，並非君子啊。」

「唏，師父只是作個比喻，意即真相無須隱瞞，真話亦如是也。」

「那我便說啦，最後還有天勾門，肖家兄弟在其陣內，全軍超過百人。」

「甚麼，居然有天勾門在內，洛姑娘此話當真？」

「小女子不敢妄言妄聽，全是真的。」

鐵扇公聞得天勾門之名，禁不住眉宇之間一戚，似是有所動容。

剛剛老妖怪與太祖之神技，最是惹人注目，令到遊客們尖聲高叫。

「哇，剛才兩個肯定不是人呀。」

「甚麼，不是人，難道是鬼嗎？」

「白痴，這光天化日之下，鬼怎麼能夠出來？再猜吧。」

「啊，少林寺之內，莫過於是佛祖、神仙啦。」

「弱智，佛祖、神仙應在天界，怎會隨便下凡？再猜吧。」

「哦，我知道啦，那是世外高人。」

「低能，誰不知是世外高人，不過猜中了一半而已。」

「嘖～你既然那麼清楚，還不揭開迷底？」

「廢話，當然是超人啦，這不是一目瞭然嗎？哈～哈～」

「豈有此理，你這個神經病，居然戲弄我們，一直猜你就一直罵不絕口。

兄弟們，就讓他見識我們，剛學習的少林絕技吧。」

「大哥別怕，正好用剛學來的太祖門神拳，領教他們的高招。」

幾個遊客居然為了如此小事，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即席就跑到場邊動手。

羅天與苗栗等卻無動於衷，事因場中的比武更為精彩，已是高潮迭起。

尤其是兩院首座之戰，達摩神掌果真少林絕學，肖猛亦非等閒之輩。

天勾絕技更非浪得虛名，雙方於比武場中，正以隔空氣勁互相對攻。

兩人皆氣勁如雷，攻守之間一閃一避，互有中招好不精彩。

而應超群憑着黑砂掌，那獨有的黑煙氣勁，正追逼着知事院首座。

但他全身卻隱乏金光，擋架之間還發出，叮叮噹噹之沉响。

全然無懼他的掌勁，想必是少林寺五大絕技，金鐘罩無疑了。

至於浩恒一對，戰前雖然發生爭執，口口聲聲要領教對方高招。

但交手十數招下來，卻並無想像中那麼激烈，只是在遊鬥而已。

不約而同眼神閃爍，貌似是在摸索對方的獨門技藝，尋找弱點空隙。

時而互拼數招，時而反震分開，觀察其餘人的戰況，辨識局中形勢。

蠱蠱惑惑、不盡不實，仿似遊戲人間，皆抱着明哲保身，保留實力之心態。

只在等待其他人分出勝負，屆時便佯裝平手，好作完美落幕。

玫瑰園內，自發生小知差點被殺事件，平添一份疑雲密佈之感。

「哼，小知那臭丫頭，不知在電話那頭，對誰說了甚麼。

見着本少爺之後，被我稍為恐嚇，竟然害怕得昏倒地上。

一定是說我的不是，而秦婆居然監視着我，莫非他們懷疑我？

連我經歷十年寒暑，都未查明自己身份，究竟懷疑我甚麼？」

被小知稱作殺人犯的他，正在獨個兒暗想，剛才的詭譎情況。

正在百思不解之際，忽聞拍的聲响，突有異物以高速襲來。

嚇唬得他猛然閃身，僅僅避過來招，抬起頭來黑影已然遠去。

再細察之下，始發現樹身之中，有物體鑲嵌其上，狀似石子之類。

他立馬取出察看，原來有紙條包裹其中，上面寫有短短兩句。

但已令他臉露震憾，心手俱抖、狐疑不已，久久未能平復下來。

趙少康帶頭朝裡頭走，燈紅酒綠五光十色，置身其中想入非非。

但見人頭湧湧非常熱鬧，少男少女穿梭其中，盡皆年少輕狂之輩。

搖頭擺動狂呼喝采，狀甚興奮沉迷其中，池邊枱椅坐無虛設。

更有人似是酒過三巡，醉生夢死胡言亂語，摟抱一塊互相撫摸。

亦有人吸食異類煙草，氣味難聞顯非凡品，想來必是毒品之類。

如此境況，十足天使墜落，無盡地獄深淵，被魔鬼感染良的心，永遠不能自拔。

看得小真瞠目結舌，用手掩着雙眼，卻又好奇之心，不斷暗裡偷窺。

忘我則嘆息連連，情不自禁念念有詞，唱起金剛經，試圖普渡眾生。

智叔怒不可遏，本想衝出罵醒眾人，但被唐正阻止，勸其勿生事端。

穿過的士高的闊大舞池，再停在一個傷殘廁格之前，向把守之人道明來意。

得到通傳始能內進，可謂守衛森嚴，旁人絕難一窺究竟，進去更是難於登天。

通過殘廁另有暗門，智叔大胆推開一瞧，門外原來別有洞天。

內裡叱喝之聲不斷，正中擂臺之上，正有拳擊手進行決鬥。

不問而知，正是眾人真正目的地，（地獄之火搏鬥場）。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八章（迷香來襲、萬中無一）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八章（迷香來襲、萬中無一）

是夜，終於進入緊張狀態，北漢皇宮內正燈燭輝煌，數千禁軍如臨大敵。

而木輪尊被郡主誠意打動，決定留下與其命中宿敵，鐵拐子王再決雌雄。

他與土遁尊各處南北，肩負起外圍責任，而小決則居中照應。

照顧郡主與一眾宮女，其餘皇室人員，均到（避暑山莊）暫避風頭。

越是入夜，越更夜闌人靜，得強援助擒淫賊，郡主等已安然入睡。

當時間慢慢流逝，讓人感覺似被捉弄，眾禁軍逐漸失去戒備之心。

有些更呵欠連天，甚或打起蓋睡，亦有的開着小差，擅離職守者眾。

也有的躲於一旁，正在聚賭尋樂子，完全目無軍紀，簡直不知所謂。

此時忽地從東至西，隨風飄蕩漫天飛揚，傳來大股清幽氣味。

氣味獨特聞者飄然，尤如酒醉昏昏欲睡，才半刻鐘便已倒下。

氣味由低而上散發，故此禁軍首當其衝，十有八九皆已中招。

當位處皇宮上方的人見狀，立馬感到是敵人所使，木輪尊更敲响警報。

才剛敲响之同時，便着令眾部下用濕布掩面，避免吸入迷香着了道兒。

但仍有小數失手吸入，元顏決聽聞是迷香，立即趕緊以濕布蒙面。

郡主等受驚醒來，即時衝出大廳之處，齊齊聚於小決一伙後面。

為免眾女着了道兒，小決示意外有迷香，紛紛依言照辦濕布裹臉。

與此同時，外邊已响起無數刀劍交擊之聲，顯見敵人已然來犯。

但見數十黑衣人已闖進皇宮，不問情由見人便殺，下手狠辣全無人性。

可見郡主邀請小決等幫忙，已觸怒鐵拐子王，決心血洗皇宮大開殺戒。

由於大部份禁軍已昏倒，加上黑衣人武藝不弱，此刻如入無人之境。

才一刻不到，便已殺近郡主寢宮之外，木輪尊見其宿敵尚未現身。

未敢擅離崗位阻攔，只好着土遁尊等下去拒敵，更命小決守護郡主。

「孟公子，你說的究竟是誰，怎麼我猜不透呢？」

「哈～哈～我也是無意中才得知，我軍中竟有這號人物存在。」

談話之間，已有人俏然步近韓非身邊，踏步無聲如風飄至。

「哇，你是誰？何時到來的。」

「（萬中），你給大家自報家門吧。」

「各位將軍、姑娘好，在下乃（天書門）弟子，恩師正是現任武林盟主（武林天書）。

有幸得恩師傳授上乘輕功，師門內排名第十，被恩師賜號（萬中無一）。」

「天書門？便是那個中原位列，十大派之一的天書門。」

「啊，我也有所聽聞呀，建派已達數百年，曾經歷多個朝代。

門下弟子數千之眾，遍佈大江南北、黃河兩岸，涉及多國範圍。」

「小弟遭逢多次險難，全靠練就絕頂輕功，才能化險為夷逃出生天。

小弟亦是後蜀國民，聽聞孟公子要復國便來參軍，獲分配探子職務。

得以發揮所長，及後因緣際會回報軍情，不慎之下開罪孟公子。

幸得他惜才重用，才撿回小命，今後定當全力以赴、以報大恩。」

「嘿～嘿～你道本將軍是呆子不成，既是天書門弟子，何有信物為証呀？」

「你看看，這個便是我的腰牌，一面刻上天字，代表天書門。

另一面的中字，代表我的綽號，只有排名前十二才配有腰牌。」

「哇，那其餘幾千人怎樣悉別，他們的身份呀？」

「放心吧，其他弟子不是手臂，便是小腿皆有紋身，紋上其名以之識別。

你們看看，小弟未晉升至第八前，也紋了一個中字於小腿上。」

「哇，快快來看，真是一個中字。」

「哎，慢着，有點奇怪，既然你大有來頭，應該手底下也有些部下吧。

那為何不帶上，投身孟公子帳下，參與復國大業呢？」

「這個我也問過恩師，雖然小弟手底下，好歹亦有三百之眾。

但門規列明，只可孤身前來，不能牽涉到其他弟子。

恩師還說啦，若然每每皆是，豈非中原大亂、生靈塗炭。」

眾人聞言雖感失望，但亦深覺其師深不可測，更盼望能得其援助。

「好吧，先讓本將軍領教，閣下的上乘輕功，了解你是否有資格才成。」

「對呀，相信大家對天書門的武學，也很感興趣吧。」

「萬中，你便與韓副將較量一下吧，否則他是不會心息的。

縱身一跳才三幾個起落，萬中已身處渝阜城頭，無不令人拍案叫絕。

金正武與白霸撫心自問，並未及他大半，韓非更敗得心悅誠服。

安心把營救小菁的任務，交予他和張三李四，自己則請纓在不遠處接應。

「將軍，不好啦。」

「（伍廷），甚麼事如此慌張？」

「小姐不見啦。」

「不可能，她怎麼會在這裡，別胡說八道。」

「小的不敢欺瞞，她是俏消跟來的，只有二將軍和先鋒（沈淪）知道。」

「豈有此理，你這臭小子，怎麼現在才說？」

「那是因為她着我保密，現在應該在二爺那邊。」

「還不快給本將軍去找，還楞着幹甚麼？」

「可是有二爺和沈淪在，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你怎麼知道，他們此行襄助二皇爺，比我們岐山更兇險呀。

早知如此，我便把她留在身邊，一定是沈淪那臭小子教唆的。」

「將軍，那該怎麼辦呀，要追她回來嗎？」

「這個還用問嗎，你立刻率領二千精銳，暗地裡前往渝山找她回來。

沿途打探消息，小心敵軍埋伏，切記此行任務保密，絕不能洩漏出去。

否則若給敵軍知悉，後果堪虞呀，勢必用她來要脅本將軍。」

「末將得令，此行定必將功贖罪，帶小姐平安歸來。」

司馬就交托重任的同時，正有一人躲於營帳旁，把其悉數收進耳鼓。

「小姐，剛探得消息，原來司馬就的女兒不見了，已派伍廷領二千軍。

去渝山接她回來，我們正好把握機會，誘惑他們遷移山寨呀。」

「天助我也，此刻正值軍心不穩，你們立馬散佈謠言，就這樣說～明白嗎？」

「哈～哈～不愧是我家小姐，無怪乎老爺會將（幻諸葛），這個稱號賜給你。」

命轉乾坤第一百三十九章（背叛師門、驚天內幕）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三十九章（背叛師門、驚天內幕）

博望亭正沙塵白霍，信兒果然調動有方，將百來人的挖掘組集合起來。

另外向四大將抽調五百兵馬，前來搬運沙石，才一天便挖出數十箱宝貝。

她亦逐一細看箱中內容，發現除了金元宝外，還有其他如瑪瑙翡翠。

琉璃玉石、字畫陶瓷，宝石珍珠、如意銀器，綾羅綢緞、夜明珠子。

更有寶劍良弓、古典秘籍，奇珍異寶、不能盡錄，連忙把其登記於名冊上。

而她亦不斷觀察着，試圖找出其中端倪，於是打開那些書籍細看。

越看越不對勁，幾乎察看所有字畫，眉宇之間隱透疑惑。

「義父，有點不對勁，你們快來看看。」

五人聞言，以為還有甚麼好消息，立馬便歡天喜地、爭先恐後。

更發出怪叫一湧而上，盡把人性一面表露無遺，反倒把信兒嚇着了。

「唏，沒有你們想的好東西，只是發現這些書籍，全都是唐代以前的。

而那些字畫更早於隋朝，依我之見，這筆寶藏並非柴榮所埋。

從地理環境推斷，這幽州城曾是帝皇之所，東漢末年（劉虞）為幽州牧。

因守衛燕雲十六州有功，被賜封為（幽王），舉族遷徙此地盛極一時。

甚得當時皇上器重，故此我懷疑這些寶藏，全是他的陪葬品而已。」

「啊，不愧是我家軍師，熟知天文地理、歷史文獻。」

「對呀，哎，那不若稱為（文諸葛），大家認為怎樣？」

「好呀，只要有文諸葛在，何愁大事不成，哈～哈～」

「嘖～還不是寶藏一個，是誰的有甚麼關係？」

「小枝所言甚是，還是她看得通透，大家不就是來求財嗎？哈～哈～」

得信兒鳳咀贊揚，小枝登時得意揚揚，眾人無不相視而笑。

「何家兄弟願跟隨左右，為信兒姑娘馬首是瞻，哈～哈～。」

其餘人更紛紛跟隨，笑聲响澈整個博望亭、可謂遠近皆聞。

摒除成見只為寶藏，至此四大將才終於聯成一線，可見小美人信兒絕不簡單。

觀其手段看似平凡自然，但卻恰到好處，究竟她是甚麼來歷？

「大汗、師父，大事不好啦，嗄～嗄～」

「小樂，何事驚惶失措？慢慢道來。」

「兩位師兄真的背叛師門、甚囂塵上，投靠了對方軍師，還捨命救了她呀。」

「果真如為師所料，那軍師到底是誰？」

「她便是那個信兒姑娘，四大將均對其敬重有加，信任滿滿的。

而且已知道真有寶藏，奇珍異寶不在話下，為數不小還在挖掘中呀。」

「豈有此理，應軍師，何家兄弟是你的人，居然敢壞本汗大事？該怎麼辦便怎麼辦吧。」

「大汗請息怒，本軍師絕對不會，放過那兩個孽徒，要他們知道背叛師門的下場。」

「師父，弟子更探得城內糧草，只餘半月之用，現在該怎麼辦呀？」

「小樂，既然已明瞭情況，為師就交托你一個重任，你何敢去辦？」

「無論任務多艱巨，小樂定必歇盡全力，赴湯蹈火以報大恩。」

「很好，你這就通知其他人，扮作毫不知情，潛入挖掘組之中。

去把兩個孽徒以及信兒，一併幹掉永絕後患。」

「文大人，我們剛過開封府，在下已派人把探得情報，捎回給鐵府尹。」

「那就好，讓皇上早作準備，以防丐幫作亂，我們專注於邢城寶藏吧。」

「對呀，再過半天便到（滑州），很快就能抵達邢城，希望能趕得上救出老爹吧。」

談話之間，忽聞有人急步走近，正是探子回報，觀其色狀甚不妥。

「嗄～嗄～兩位大人，有驚天內幕呀。」

「哎，甚麼驚天內幕，把你嚇成這樣，先喝口茶慢慢說。」

「吁～呵～為何北方多鎮有丐幫踪跡，原來是幫主東方學，病故於（冀州）呀。

此刻正是群龍無首，四位八袋老急召幫眾，齊聚冀州開丐幫大會，共推新幫主呀。」

「原來如此，難怪有此異動，快着人通知皇上，免得亂動干戈呀。」

「那我們應否前去祭奠，趁機重修舊好，亦了解新任幫主誰熟？」

「紅統領，老夫亦正有此意，但派誰去比較合適呢？」

「唔，在下抖胆推薦黑老大，咱們十色旗人以他首。

武功超群不在話下，才德兼備堪稱一絕，正是絕佳人選呀。」

言談之間，突又聞輕騎急至，馬上人亦緊張亏亏。

「兩位大人，黑統領着小的回報，說事關大局，正趕往參加丐幫大會。

巳命白統領先去邢城，探聽對方行動，等待兩位大人前來共謀大事。」

兩人聞言，禁不住仰天狂笑，惹得姬家四兄弟亦陪笑臉。

「孟優姑娘，孟優姑娘，你睡着了嗎？」

「你們是誰？來找我幹嘛，不見我正被那臭皇爺，關進牢裡嗎？

居然敢要本公主受牢獄之災，該不會是他派來，幸災樂禍的吧？」

「哎，小的怎敢，咱倆兄弟也是逼不得已，才留在那傢伙身邊。

每天都嚷着要打要殺，簡直就是活在地獄，並不比你好上多小。

看來他是要利用你，籍此威脅孟公子屈服，這裡有些好吃的。

不要客氣快吃，就當是我們的心意吧。」

「那他留你們幫手幹舍？」

「那是因為渝山有寶～啊，沒甚麼，嘻嘻。」

「阿强，那是高度機密，不能說，否則咱倆的小腦瓜子，定必與臭皮囊各處一方咧。」

「那你們放我走總可以吧。」

「這個更不可能啦，假若真放你走，倒不如咱倆先行逃走，來得更高明咧。」

「說得也是，唏，混帳，那你們來幹甚麼？」

「說到底你也是一國公主，臭皇爺又脾氣壞，說不定會突起殺意。

把你給咔～嚓～就這麼沒啦，所以我們是來見你最後一面，祝你幸運吧。」

「你們別走，給我回來呀，我不想那麼早死呀，嗚～嗚～」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章（決一死戰、遷移山寨）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章（決一死戰、遷移山寨）

「仇老兄，我們已到（興元府），怎麼沿途一點動靜也沒有？」

「當然啦，二皇爺是在通縣遇伏，距離尚有至小一天路程。

未知皇爺是否被擒，真令人担心呀，還是早點休息，明日一早趕路吧。」

仇千眾言詞之間，還眉頭深鎖嘆息連連，其部下亦如是表情。

令人感覺十分自然，全無破綻像煞有介事，憂心忡忡溢於言表。

為的便是讓雷勁信以為真，帶他撓路南下渝山，遠離岐山越遠越好，以免影響陶詩大計。

但他們全不知道，司馬就已另派伍廷率軍，前去渝山找尋司馬弓兒。

一先一後皆往渝山，觀其行似乎會相聚一塊，屆時恐怕又會勾起一場風暴啦。

土遁尊等與黑衣人，鬥得正恬難分難解，冷不防另有黑影高速而至。

竟足不佔地，踏着附近物件而來，其目標正是郡主寢宮。

只幾個起落便已直達樓頂，足証輕功非同凡响，與萬中不遑多讓。

上得樓頂正要推門而入，忽地唬～唬～之聲，繼後一物橫空飛射向他。

本能上提起兵器擋架，一擋之下深感勁道非凡，該物即時迴轉蕩開。

才剛擋開一隻，另一隻接踵而來，其勢甚速，黑衣人僅僅擋住。

「哈～哈～鐵老弟，別來無恙嗎？」

施襲者非木輪尊莫熟，黑衣人隨即揭開面罩，正是淫賊鐵拐子王。

「哼，木老兄，真想不到呀，你竟然在此出現，難道是為了北漢國的懸賞？」

「這個倒不盡然，只是本大爺受人所托，忠人之事罷了。

而且上仗咱倆未分高下，揍巧遇着便再戰一場吧。」

「嘿～嘿～上仗老子仍未盡全力，再戰並不一定會敗。

加之此事與你無關，老兄何必參這趟混水，破壞老子的雅興呀。

此行目標只是郡主，你若識相就讓我進去，來日再約戰未遲。」

「哎，聽來似乎甚為有理呀，但本大爺從不出爾反爾，更非朝令夕改之徒。

答應了人家的必須守諾，要麼你放過郡主，要麼便手底下見真章吧。」

鐵拐子王極目望去，瞧見雙方仍在混戰，誰也沒佔上風之際。

「老子專誠來會郡主，卻被老兄相阻，看來不把你幹掉，是不能如願啦。」

「那就使出你的看家本領吧，我～嘍～看招。」

「哼，你這臭傢伙，老子怕你不成。」

木輪尊出言相激，果然惹得淫賊怒不可遏，繼而與其決一死戰。

元顏決察看下面戰況，兩批人馬旗鼓相當，實在難言誰勝誰敗。

再細看木輪尊與淫賊，雙方勢均力敵，非過百招決計難分高下。

突然靈機一觸，發揮其軍師謀略。

「你們四個與我留下，保護郡主等人，其餘的立馬下去弄醒禁軍。

着他們幫土遁尊，清剿所有淫賊同黨，切記要留下活口用作審問。」

眾部下無不笑着點頭，隨即依從指示，貌似是明瞭其用意。

「哇，元公子，你調動他們，萬一你木師兄不敵，淫賊便會殺進來，我們才幾個人～」

「郡主請安心，木師兄定能把淫賊擊敗，一切盡在我的掌握之中。」

「哎吔，急死人啦，萬中他們怎麼還未回來，不會是～失手了吧？」

「唏，小優你急甚麼，大哥我對他們，何是充滿信心的。」

「對呀，不過出發了個把時辰，現在還在路上呢。」

「哎，才這麼點時間嗎，怎麼我覺得，像是巳半天那麼久？」

「是呀，我們也覺得，時間巳過了很久般。」

「當然啦，小菁是你的金蘭姊妹，自小一起長大，自是親如家人啦。」

「放心吧，小優，自他倆作客南漢國，本將軍便深感，他們關係並非一般。

韓老弟的担憂絕不比你輕，他一定會救出義妹的，咱們就靜待佳音吧。」

漢將軍之言，純然令眾人大表贊同，亦減輕了萬般憂慮。

「將軍，聽聞岐山寨以前，曾發生很多火災，燒死了不小人呀。」

「是呀，弟兄們都在議論紛紛，非常害怕咧。」

「對呀，因為是兵家重地，所以每每都你爭我奪，從不間斷呀。」

「但是我們已連遇兩次火災，要不把山寨～暫時遷往別處山頭～」

「你們應該知道，對上兩次火災源由，第一次或許是出於自然。

但第二次肯定是人為，箭矢如雨漫天飛舞，尚未知是何方神聖啦。

很多弟兄因此受傷，糧草剩餘不足半數，之前還分部份給雷勁和伍廷。

目下所餘無幾，還須補給添置呢，山寨只剩一半兵馬。

正是虛弱之時，若然給敵軍知悉，必引兵來犯，後果堪虞呀。

現在遷移山寨，若有敵軍來犯，必定分身乏術，此舉實屬兇險萬分哪。」

「末將等當然了解箇中奧妙，但不遷移恐再生火災，弟兄們恐怕會哇變呀。」

「是呀，已有不小弟兄抱怨，嚷着要棄甲曳兵、回鄉務農啦。」

「甚麼，唔～容本將軍想想看。」

「將軍，不用想啦，遲則生變呀。」

本已被二皇爺和女兒的事，困擾了老半天，接着還來個弄虛作假。

名家後人如司馬就，亦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拿出地理圖細看。

「唉，好吧，就遷移到這處山頭下寨吧，吩咐弟兄們，入黑前定必要全部辦妥。

另外派人通知辦糧官，糧草統統運往新寨，不得有誤，明白嗎？」

「得令，末將等立馬分頭辦理，嘻嘻。」

主營外的陶詩，但聽得這消息，不禁心頭大喜，好比已挖出寶藏模樣。

連隨便着人通知拓跋扈，待得大軍撤離，便再通風報信前來尋宝。

拓跋扈一收到這天大喜訊，內心的喜悅，再也無法隱藏，盡掛於其臉上。

立馬便命人準備工具，一副要大展身手的模樣，盡收單德光的眼內。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一章（偷襲得手、五行使者）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一章（偷襲得手、五行使者）

「唏，站住，你們是甚麼人？」

「哼，見着小皇，居然在大呼小叫的，難道認不出我嗎？」

「哎，屬下不敢，未知二皇爺深夜前來，究竟有何吩咐？」

「不是有個女的被擒下嗎？小皇有話要問她，帶我們去牢房吧。」

「小的遵命，請往這處走。」

不一會，負責守衛牢房的獄卒，把三人帶到像是營帳的地方內。

「二皇爺，孟優就在裡頭。」

「唔，你們把門打開，在外邊等候吧。」

「哎，據聞那臭丫頭十分蠱惑，小的怕皇爺會被其所傷呀，要不讓我們～」

「不必，小皇身邊兩人，皆是宮內高手，我要帶她出去詳問，切勿揚聲。」

「哎，詳問～難道是回房去～嘻嘻。」

「哈～哈～你果然精靈，這些是賞賜你們的。」

「哇，小的謝過二皇爺，我等必定守口如瓶，嘻嘻。」

才剛打開牢門，便識相地退出外邊，未幾便傳來小菁掙扎之聲。

「哎，你們是誰，幹甚麼？知否我是後蜀國公主孟優，唔～唔～」

想高喊救命，已被人用布填封咀巴，更捆綁起來，郁不得其正。

而且還見着二皇爺，那張笑意淫淫的邪臉，令她心頭不禁驚惶失措。

才一眼就被黑布蒙頭，明顯是不讓她知道，行走之路徑及目的地。

接着還被其手下推出牢房，似是要轉移到別處，忐忑不安油然而生。

「孟優乃後蜀國公主，二皇爺果然好眼光，今晚請好好享受，嘻嘻。」

「哈～哈～說得好，帶到小皇的房內。」

小菁聞言，開始明瞭他的意圖，腦際更浮現出，一幕幕被二皇爺污辱的情景。

忍不住痛哭起來，更不期然浮現出韓非的樣子，期望他會突然出現相救。

經過多日來的挖掘，終於把全部寶藏取出，整整一百四十四箱。

至於為何數量如此，信兒則認為與典故有關，相傳當年幽王在位十八年。

其妃嬪共十八人，兒女亦有十八個，孫子同樣是十八個。

近親總共十八個，遠戚同有十八性，緻友亦有十八位。

所統軍隊十八萬之眾，全都恰巧是十八之數，以道法之家計算，實乃天命之數。

若非陽壽已盡理應稱帝，成九五之尊立萬世之基，俯覽萬里河山，脚踏中原大地。

開疆闢土驅逐胡虜，平定四海一統天下，成就帝業永享太平。

是以得出一四四之數，作為陪葬品下葬，難怪當中珍宝非比尋常。

世所罕見絕非凡品，足証當年經他管治，北方之地何其繁盛。

「既然寶藏已全部挖出，應該乘着遼軍罷戰，加之我等糧草不繼。

將之運出城外，免得夜長夢多，否則一旦消息外洩，遼軍必來搶奪。」

「信兒所言甚是，但是應運往何處，才最安全可靠？」

「是呀，這個問題，本將軍何真的從未想過。」

「對呀，現在天下未定，戰亂頻繁，實不知何處安全，可享受這筆寶藏呢？」

「大家别担心，信兒早有所想，既然我們私吞寶藏，便意味着背叛朝廷。

北方之地決不能留，而西蜀正值孟家起義，必大戰連場亦不能去。

故此必定要遷往南方，才有一線生機，而最理想當是吳越國境。」

「信兒不愧文諸葛，對天下局勢，分析得頭頭是道，本將軍贊成。」

「信兒，難道奪宝計劃未開始，你便有此打算？」

「義父，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堪稱殺敵無數，結下的樑子也不在小數。

難道你們還想繼續，一輩子也過着這種，刀光劍影的生活嗎？

難得偶遇這千載難逢之機，正好可以改名換姓，找一孤城山莊安定生活咧。」

她的肺腑之言，勾起眾人心中，一直憧憬着的小康生活，無不笑着點頭應允。

正各自進入愉快心境，忽聞破風之聲大作，數枚箭矢背後射來。

信兒首當其衝，被其一擦肩而過，立馬慘叫噴血倒地。

兇徒見一擊得手，未敢稍作逗留，查証信兒生死，連隨便逃之夭夭。

何家兄弟大吃一驚，不理自身安危，趕緊趨前察看其傷勢。

小枝則躲於其主，劉光義身後，身子抖震不斷，看來極其胆小。

其餘數枚盡皆落空，目標正是信兒一人，四大將畢竟征戰沙場。

命令士兵追捕兇徒，務必生擒問話，明瞭幕後主謀究竟熟誰。

個把時辰後，小樂與眾師兄弟，懷着從未有過的興奮心情。

把剛才得手之剎那，繪聲繪影地敘述一篇，只把大汗逗得高興老半天。

「哈～哈～好呀，非常好，應軍師，小樂他們才配當你的弟子。

本大汗定必重重有賞，人來呀，抬一箱金子來，你們就分了吧。」

「多謝大汗厚賜，我等定歇盡全力，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且慢太高興，此番雖然得手，但未証其生死，始終令人放心不下。

而且兩個孽徒仍在，實屬心腹大患，務必要另覓方法，置他們於死地不可。」

「軍師，為何如此執着他們呢？」

「大汗有所不知，五行派自我以下，便以五尊者為重，深得老夫真傳。

再其次便是五行使，武藝僅次於他們，對教中事務均瞭若指掌。

早年不幸有其一病亡，故此只剩四使，何家兄弟正正便是其二。」

「師父，請相信徒兒，把這神聖任務交予我，小樂定必不負所托。

代師父清理門戶，把他們就地正法，以解大汗、師父心頭之憂。」

「好，難得小樂有此孝心，尊師重道堪比小決，決心勇氣可比將軍。

為師便破格提拔，鑿升你為五行使之土行使，他們一伙就跟隨你左右。

全權負責有關事宜，為防當中有變，為師會安排火行使從旁協助。

很快我們便會再次攻城，你要好好把握機會，以免坐失良機呀。」

「徒兒知道，多謝師父成全。」

「哦，本汗倒是知道小決，乃其中的金行使，敢問餘下一使是誰呢？」

應軍師罕有地笑而不答，刻意保密實在神秘莫測，呼兒朮敖亦不再追問，一切盡在不言中。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二章（丐幫大會、改頭換面）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二章（丐幫大會、改頭換面）

「文大人，我們已到相州了，既知丐幫並非作亂，要不先歇一會吧。」

「也好，順道派人探探虛實，以作部署。」

「本統領早已派人沿路打探，相信很快便有回～」

話口未完，便有探子回報，可見紅統領亦非庸手。

「兩位大人，屬下探明丐幫大會，剛於冀州城舉行，陣容非常壯觀。

不單引起全城關注，更惹來不小江湖中人，前來參與此武林盛會。

由四大長老主持，分別是傳功、執法、掌砵、守壇，全都是八袋長老。

大部份幫眾已經到達，足有數千之眾，尚餘小量因身處南方，還在趕路而已。」

「黑大人本亦武林中人，背景份量十足，已被推舉為～」

「推舉為甚麼，難道是丐幫幫主？」

「怎麼可能，他並非丐幫中人，根據幫規，必須是幫眾，才有資格成為幫主。

想必是成為見証人之一罷了。」

「紅統領對江湖之事真了解，正是被推舉為，（九大見証人）之一。」

「那為何是九個，而非其他數字，是否有甚麼含意？」

「問得好呀，這已是百多年前的事，事因今屆推舉的，正是第九屆幫主。

相傳自第五任幫主（谷正綱）上任後，便另立多條幫規，這便是其中一條。」

「老夫身為官宦之人，但聽着聽着，對武林之事，還真有點興趣呢。」

「是呀，我們姬家雖然早退官場，亦非武林人仕，適逢如此大事，自是不想錯過了。」

「哈～哈～既然如此，就讓本統領說多一點吧，歷任幫主本是由，四大長老之一繼承。

自谷正綱上任，便廢除這條幫規，改為於堂主之中推選，可謂破舊立新。

不單要文武兼備，而且還要以中原安定為己任，對天下責無旁貸。

但是卻不許加入朝廷，避免與官宦之家勾結，成為利用的棋子。」

「好個紅統領，你這不是在說老夫，與及皇上嗎？」

「豈敢，豈敢，在下只是實話實說，文大人請勿見怪，嘻嘻。」

渝山寨內，士兵正忙裡忙外的，貌似是在找尋甚麼，難道在摸黑尋宝？

「你娘的，小皇睡的正恬，何時來過牢房？」

「不是吧，二皇爺，我們全都見着你，更曾與你對過話呀。」

「是呀，人是你帶走的，當時還有兩個甚麼，宮內高手隨駕左右。」

「嘿～嘿～現在丟失了人犯，居然敢胡說八道，企圖蒙混過關？

哦，小皇明白啦，你們不是細作，便是受到那孟優迷惑，是與不是？」

「不是呀，二皇爺，小的真的沒有說謊，請相信我們呀。」

「對呀，你還表示要帶孟優，回房那個～甚麼～來着。」

「獄卒之言，引起眾人向太宗，投射狐疑困惑目光，單敏更大表震驚。

忍不住用手掩咀，雙目瞪得老大的，一副恐防會脫口尖叫之態。

「豈有此理，居然敢誣衊小皇，把我說成如此骯髒不堪。

看來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啦，人來呀，把他們拉出去砍啦。」

「二皇爺饒命呀，單姑娘救救我們吧，嗚～嗚～」

「啊，看來二皇爺又舊病復發，想殺人滅口了，你們真可憐。」

「是呀，他要殺人滅口呀，求求你倆救救我們吧，嗚～嗚～」

「阿强，你們就別嚇唬他們吧，還在這裡添亂。」

「我們也只是實話實說而已，嘻嘻。」

單敏也很想替他們求情，但着實未能解釋，這神秘現象，露出愛莫能助之表情。

牢房守衛們，正被拉出去行刑之際，忽聞一聲喝止，莫非救星到了？

「刀下留人，二皇爺，請容末將一解疑惑，如若不信再殺未遲。」

「好，司馬將軍乃名家之後，見多識廣，決不會無中生有，請說。」

「末將認為他們所言，全是真實無虛，只是被敵人改頭換面之術騙了。」

「甚麼，如何改頭換面，怎麼小皇猜不透呢？」

「司馬將軍，你說的，莫不是傳說中的（易容宝典）？」

「哈～哈～余將軍果然見聞廣博，只有易容宝典，才做到前述之功。」

「世上居然有此等神技，將軍何知誰人所為？」

「以末將所知，深諳此神技者，着實寥寥可數，普天之下不出四家。」

「哦，是那四家，快快道來。」

「四家彼此頗具淵源，他們便是（天書門）、（夢蝶谷）、（聖一宮），

和（玄天教），實力旗鼓相當，從未分出勝負，故此排名不分先後。」

元顏決果真不愧是，五行使之首，盡得其師真傳，調兵遣將何其精妙。

才一刻不久，便喚醒了數百禁軍加入戰團，更利用弓箭改變局勢。

淫賊的半百手下，雖然武藝不弱，但雙拳始終難敵四手。

轉瞬間便已死傷近半，其二見勢不於己，之前優勢已蕩然無存。

立馬吹响似是小笛子的東西，登時咇～咇～之暗號響徹雲霄。

正於宮殿上與木輪尊，鬥得精彩萬分的淫賊，當然不會錯過。

深明計劃已然失敗，無奈下只好以大局為重，放棄郡主這塊美玉。

「哼，木輪尊你給我記着，老子他日必定，找你算這筆帳。」

「好呀，咱們走着瞧吧，哈～哈～」

當鐵拐子王戰敗而去，郡主竟高興得帶頭，歡呼喝采贊揚眾人。

經歷過今晚之事，大家都深知所謂禁軍，其實都不外如是。

若真遇着大敵，恐怕會全軍覆沒，淫賊想必早已明瞭。

亦對己方深具自信，才敢預告淫行，實施這驚人大計。

只是未料橫裡，殺出一羣程咬金，正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雖然打跑了淫賊，卻未能擒賊擒王，始終是心頭之患。

加之已過三更，經過一輪折騰，已然睡意全消。

郡主即時把這喜訊，命人傳去避暑山莊，接回一眾皇族。

「本皇代表北漢國民，多謝元公子與各位，鼎力相助擊退淫賊。

萬両黃金不成敬意，本皇懇請公子一眾，留在北漢訓練軍隊。

定必厚酬答謝，未知意下如何？」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三章（三大刑法、舉眾同哀）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三章（三大刑法、舉眾同哀）

小菁被挾持着推上馬，而且還有人坐在其後，恐是怕她跌下摔死。

肯定是要帶往某處，但決非太宗房間，否則根本無須坐馬。

正在暗自心急如焚，奈何肉隨砧板上，只好靜默等待見機行事。

不知過了多小時間，貌似是很久很久，直把腰板子也坐至變型。

終於停下馬來，被人捉着臂彎帶着走，行走之路崎嶇不平向上。

脚踏樹葉聲响不斷，而且泥土味極濃，顯然是正向山上而去。

下意識約略計算，時間與所須脚步，以及周遭聲音感覺。

好等一會若有時機，便據了解試圖偷走，若然不果實屬天意。

只可惜未能再見韓非，不禁黯然神傷、猝然淚下，芳心正在如上暗想。

片刻後，便似是抵擋目的地，押解之人貌似離開，唯剩伊人獨坐地上。

全程皆被蒙眼堵塞咀巴，未能得窺所處何方，只感微弱燭光。

沒多久，終於有人進入，但聽腳步聲不斷，明顯是人數眾多。

令小菁心頭一凜，瑟縮着身子試圖退後，忽地被人一把拖前。

接着拔掉口中布碎，忍不住讓她吐出一口濁氣。

「哼，大胆丫頭，竟敢自稱後蜀國公主孟優，該當何罪？」

「哼，既然被你們悉破了，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呵～呵～居然大胆至此，丫頭究是何人，還不從實招來？」

「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本姑娘名歐小菁，正是孟優公主的侍婢。

我義兄乃南漢國的漢將軍，能征善戰統率萬軍，殺敵無數謀略過人。

還有我大哥韓非，乃孟雄公子麾下大將，武藝高強屢立功勛。

江湖豪俠重情重義，若知我被困於此，定必捨命前來營救。」

「是嗎，那他們現在身在何方，為何不來救你呀？哈～哈～」

「哼，你小得意忘形，想必他們並不知道，我被爾等狗賊擒下而已。」

「是嗎，那應該怎樣處置她呀？你們也來出點主意看看。」

「根據過往慣例，虛報身份瞞騙皇族者，至小要受三大刑法。

身心皆受盡折磨，若然僥倖不死，便放其離開，讓她苟且偷生。

不過因為嚴刑峻罰，確實並不一般，鮮有人於受刑後，仍能存活苟安。」

「哦，那末，有多小人如此幸運呢？」

「着實不多，只有一人，但當獲釋放出來，卻忍不住痛苦自殺身亡。」

「哼，你們以為這樣說，便能嚇唬着我嗎？有甚麼刑法儘管道來便是。」

「嘿～嘿～首先是割舌頭、勾腱筋，讓她不能再欺騙別人。」

「嘖～沒了舌頭，有甚麼大不了，就當自己是啞巴，不就成了嗎？」

「桀～桀～其次是挖掉眼珠子，令她有眼無珠，無法再見到世上一切。」

「嘖～沒了眼珠子，最多便當自己天生失明，逆來順受便可。」

「最後便是把四肢，慢慢逐一砍掉，每天砍掉半肢，讓她心驚肉跳。

不替她止血包紮，令她血流如注，看她能支撐多久，感受虐刑之無盡痛苦。」

「嗚～嗚～你們根本不是人，是魔鬼，魔鬼呀。」

「嘿～嘿～這只是其中的小小刑法，還有更厲害的，要轉換一下嗎？」

「哦，還有其他的嗎？那倒是要聽聽咧，快快道來。」

「不要呀，我不要聽，求求你們，快一刀殺掉我吧，嗚～嗚～」

「哎，先別急，一刀殺掉，豈非無趣？定要慢慢來才有趣味兒嘛，嘻嘻。」

「你不單是魔鬼，簡直就是魔王托世，一定不會有好下場的，嗚～嗚～」

「大人，剛活捉着那個韓非，不若就一併受刑，好等增加趣味呀。」

「哦，當真，快帶上來，這樣便好玩咧。」

「不會的，你們欺騙我，一定是假的。」

「是真是假，等會便知咧，嘻嘻。」

話聲剛落，便有不小腳步聲响起，繼而一把熟悉的聲音道來。

「小菁，小菁，是你嗎？」

「甚麼，韓大哥，真的是你，連你也被他們捉着，我們死定啦，嗚～嗚～」

連韓非也被活捉，他不是在外頭接應，萬中三人的嗎，難道全都失手被擒？

丐幫大會上，正擺出偌大的擂臺，明顯是為了推舉幫主之用。

由於弟子數千，加之前來湊熱鬧，的武林中人亦不在小數。

故此向冀州首富（薄奇利），商借城南一塊荒地。

由於早年東方學，曾出手救其一家，把登府行劫的山賊羣擊殺。

免卻府第一家數十條人命，遭逢大劫大難，可謂大恩好比海中深。

亦如山峰高，彷若神仙顧，更似得寶藏，尤勝皇上賜，直同再造般。

他深感大恩，故有求必應，視丐幫為國民英雄，對他贊不絕口。

此刻在台上，正由薄奇利致詞，述說着東方學的生前事蹟。

數千人靜默不語，細聽其肺腑之言，同時悼念這位前武林盟主。

「東方學兄乃丐幫，第八任幫主，為人光明磊落，豪氣干雲、仗義執言。

武功蓋世、當入前列，武林盟主、廿載稱雄，邪門惡派、皆非其敵。

降龍打狗、丐幫雙絕，行俠仗義、屢立義舉，當遇天災、不遺餘力。

憂國憂民、更勝帝皇，驅逐胡虜、是為首務，保護中原、無出其右，

豐功偉績、不能盡錄，天妒英才、天不留人，未及甲子、竟然病故。

嗚呼哀哉、徒嘆奈何，今番舉喪、全幫同哀，各方豪傑、皆來祭奠。

推舉幫主、就在今天，四大堂主、均屬砥柱，才智武藝、各擅勝長。

今番有幸、邀得同道，九大掌門、齊來見証，文武兼備、當屬幫主。」

他的悼詞充滿誠意，全屬真知灼見，聽者無不深感其意，淚如雨下哭不成聲。

而四大長老更領頭，向東方學的靈柩下跪，四大堂主緊隨其後。

幫眾紛紛有樣學樣，其餘來賓盡皆照辦，尊重之情不言而喻。

場面浩大一時無兩，其勢好比帝皇出殯，達官貴人不過如此。

正當數千人同哀之際，忽聞呼呼之聲，一道黑影高速飄至。

傾刻間已掄掌疾攻，東方學的靈柩，究是誰人如此大胆？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四章（飛機失事、一絲希望）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四章（飛機失事、一絲希望）

當若蘭得知公主情況，而且還得爺爺肯首，連忙交代考古事項。

立馬回房執拾細軟，頭也不回便趕往機場，意圖盡快去到美國。

進入公主夢中，確保她的安全，可惜事與願違，飛機途中失事。

不慎偶遇恐襲，機上炸彈爆炸，機身半空解體，全機無一生還。

爺爺等人於電腦中，透過衛星視象通訊，聽到石博士的通知，始知若蘭發生意外。

見着他的痛不欲生，方敢肯定並非玩笑，因為時差有別，其時已是兩天之後。

其實如此大事，新聞早有報道，當中死難名單，便有若蘭名字。

只是有關當局，仍在機場調查，試圖找尋屍體，查証是否屬實。

但是人手不足，加之場面混亂，辨識能力低微，很難寄以厚望。

「小石，老夫對不起你，若非我要求她過來，便不會發生意外。

嗚～嗚～，你有甚麼願望儘管道來，我必傾囊相助、不遺餘力。」

「老爺，果真如老鐵所言，八大文武生成立之初，曾替每人批命。

說我先是妻離後是女散，當日之言誠惶誠恐，未敢置若罔聞。

雖然萬事小心翼翼，對妻子亦曾努力修補，可惜感情已不復再，最終無法挽回。

如今若蘭出事，確是命中注定，縱然心有不捨，亦無法改變矣。

誠如所言一一應驗，只好向現實低頭，寄情工作以渡餘生足矣。」

「也好，正值考古重要時刻，你便暫且全力工作。

至於她的身後事，待調查完畢，老夫自會替其風光大葬。

立碑設靈於我，李氏祖墓之內，世代供奉、封為家將。」

「多謝老爺厚待，在下就先行回去，在此期待公主早日康復。」

他倆話尤未盡，其餘人已哭不成聲，月兒雖與若蘭素有不和。

但亦非十冤九仇，縱使如何交惡，但決非鐵石心腸，淚珠正猝然淚下。

「若蘭呀，你快回來呀，我不要你死，嗚～嗚～」

「對呀，我甚麼都不要，全都給你啦，嗚～嗚～」

四大小惡人感情深厚，自小一塊長大有如姊妹，從不分離兩地。

怎料當日一別竟成永訣，得聞死訊實難以置信，紛紛心情激動不能自已。

鐵算子一家剛巧購物回來，見着這悲痛欲絕一幕，難免心生疑惑。

「啊，大家怎麼了，這麼悲傷，莫不是有誰身故了嗎？」

「鐵前輩，是～是若蘭呀，嗚～嗚～」

「是真的，她於機場遇到意外，已被炸成微塵，屍骨無存呀，嗚～嗚～」

「甚麼，若蘭？不對呀，本神算曾替她批命，她何十分長壽啊。

怎會突然亡故，想必當中有誤，讓我再測一下。」

素芯真是膽大妄為，居然假報敵情，說天勾門亦在其中。

但她並未知道確有其事，此言卻引得令公，眉頭一皺、無法釋懷。

「這樣吧，洛姑娘乃世交之友，此行目的皆為匡扶正道，實屬合情合理。

但這番決定着實不容易，不單影響整個武林，更是我鐵令觀之大事。

請讓老夫嚴加考慮，再回覆你的要求，現在天色不早，此地交通多有不便。

敝若不嫌棄敝觀簡陋，就請小住數天，正好見識我們醫術之玄妙呀。」

「那～好吧，多有打擾了。」

「（建忠），你就帶洛姑娘，先去客房安頓休息一番吧。」

這個被稱作建忠之人，正是較早前被素芯，用唐門飛鏢挾持的弟子。

「這位師兄，剛才大殿之上，一時情急多有得罪，還請萬勿見怪。」

「啊，怎會呢，換作是我，也必然如此。」

「別怪我多言，其實貴派弟子眾多，而且令師武藝這般出眾。

才幾招便把我擊敗，確是令本姑娘甘拜下風，那末還須躲起來嗎？」

「洛姑娘，你真不明白啦，雖則我派弟子近百，但當中半數均屬女流。

全都是以學醫為主，武功平凡更不在話下，武藝較高的不足八人。

而真正高手更寥寥可數，亦鮮有與人交手切搓，故輕易敗於你的挑戰。

聽聞當年天勾門來襲，祖師爺帶病上陣，對方卻窮追猛打、出手狠毒。

及後苦戰之下飲恨，慘敗於天勾老祖之手，幸得少林出手相助。

加之紮根在此已廿載，深得當地鄉親信任，正是人在別鄉遇知音。

故此亦未抱持，返回中原之心，想必姑娘今次，將會空手而回。」

「那～剛才貴派師叔祖，提及的醫術，究是怎麼回事？」

「哎，你沒有聽說呀，那何是我派之神技，別處絕對學不了的。

我也是慕名而來，有幸拜入門下，明天道觀之上自有分曉，嘻嘻。」

雖感無奈，但素芯仍抱持一絲希望，可以打動其師叔祖。

少林寺內之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數雙對手皆已盡全力，但仍未分勝負。

故而察看其餘人之戰況，剛巧被兩院首座及其對手，察覺浩恒兩人有異。

禁不住停下來細看，其餘兩雙見狀深感不妥，紛紛罷戰加入行列。

越看越不對勁，繼而慢慢圍着兩人，有的雙手抱胸，有些更怒目而視。

浩恒兩人察覺不妙，知道弄虛作假被悉破，只好停下來撫頭傻笑。

正於此時，場外四大絕世高手，不約而同返回比武場。

「啊，師父，四位一同回來，誰人得勝呀？」

「浩恒，我們都實力相當，實在難分難解呀，恐怕非戰上一整天不可。」

「對呀，我們也是一樣，若硬要決個高低，非捨命一拼不可呀。」

「你們都停下來，怎麼回事，已經分出高下了嗎？」

「師叔祖，我們在全力比拼，盡皆戰個不相上下，但是他們嘛～」

「他們怎樣了，仍未知勝負嗎？」

「哎，師父，別理他們，不是一樣平手嗎？」

「那兒來的平手？你們根本未盡全力。」

「對呀，居然在遊鬥，自欺欺人，企圖混水摸魚、草草了事。」

「甚麼，不是吧，竟有這樣的事？豈非辱沒了兩派的名聲嗎？」

「怎麼可能，本小爺只是在，揣摩他的武功而已，一會定把這傢伙擊敗。」

「哼，老子也是在，找尋他的破碇而已，等會定把這廝好好教訓。」

「說得好，大家都讓出來，欣賞他們的龍爭虎鬥，哈～哈～」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五章（鬼門三使、起死回生）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五章（鬼門三使、起死回生）

「哼，本小爺已經來了，你們還不現身，想躲到何時？」

「哦，果然觀察入微，小小聲响也被你發現。」

「好了，別拐彎抹角啦，就說重點吧，信中提及之言，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師父西幻腿，知道有關你父親的事，基於我們曾並肩作戰。

故着我們前來告之，信與不信悉聽尊便。」

「我怎麼知道，你們不是信口開河？」

「這個玉佩，是師父叫我們交給你看的。」

「啊，這個玉佩，是從那裡得來的？」

「師父他老人家沒有說，假若你真想知道，三天後同樣時間，在此等候吧。

屆時自有分曉，如若害怕啦，就別來了，咱倆兄弟絕不會向外宣揚的，哈～哈～」

「哼，本小爺會害怕，三天後同樣時間，在此等候不見不散。」

夏氏兄弟聞言，笑着揚長而去，獨剩他一人繼續，為信中之事苦惱。

地獄之火搏鬥場，果非浪得虛名，單看擂臺的規模便知一二。

偌大的場館，比外邊之的士高更大，觀戰的人幾近上千之眾。

正為場上的人高聲納喊，手舞足蹈狀甚興奮，瞧得人緊張萬分。

「唐老兄，他們這樣瘋狂，到底所為何事？」

「業兄你初來步到，未知源由，其實這個場子，是由黑道門派掌控的。

他們自稱是（鬼門關），是台灣最大最强的幫派，幹的盡是非法勾當。

搏鬥場只是其一而巳，這裡更以賭博為賺錢的工具，騙了不小人啦。

由於實力龐大深厚，其他幫派都敢怒不敢言，為求生存、成為其附庸幫而巳。

曾有不識相的向其挑戰，結果全都一去不返，相信巳早登極樂世界。

早前我的大弟子上台挑戰，雖僥倖獲勝，但亦身受重傷、至今尚未痊癒。

今晚你的三位對手，合稱（鬼門三使），只是鬼門關的三級高手。

名曰（鬼頭、鬼手、鬼脚），誠如所言，以頭、手、腳為武功基礎。

我的大弟子只是擊敗了，一個四級高手而已，實在不能相提並論。」

「哦，如此厲害，老子倒是要好生領教啦。」

談話之間，忽聞慘叫一聲，有人像斷線風箏般，飛出台邊倒地不起。

台上的比武剛巧完結，有三人相繼從後台步出，一臉兇相面目可憎。

才剛出現，已吸引得羣眾喝采，三人亦擺出甫士，一副耀武揚威之恣。

只是兩個中年人例外，他們突然撲上前，各自揪着三人衣服不放。

「嗚～嗚～你們是魔鬼，還我的兒子命來呀。」

「哼，兩個老傢伙，誰是你們的兒子，莫名其妙，滾開。」

兩人被一把推跌地上，三人只是嗤笑着，頭也不回便坐於選手席。

「兩位怎麼樣，沒事吧？」

「哎，兩位是少林寺的高僧，難道是來降魔的嗎？」

「老子乃少林寺的北惡佛，正是來收拾剛才那些傢伙、替天行道的，兩位的兒子現在如何？」

「因為我們家窮，兒子持着自己强壯，遂上台比武，想賺取生活費。

起初對手平凡，接連獲勝，但終於遇着他們之一，不幸落敗身受重創。

現正趟於醫院，仍未醒轉過來，生死未卜，尚要大筆醫藥費呀。

求求你大發慈悲，重重教訓他們，免得再禍害他人呀，嗚～嗚～」

「兩位放心吧，本惡佛必傾盡全力，代佛祖消滅這三隻魔鬼。

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讓其享受地獄之火煎敖，永不超生，哈～哈～」

「哎，既然如此，不若就用路費，買業智兄勝出，你何是有一賠三之數呀。

然後將利錢分一半，給他們用作醫藥費，既可教訓鬼門關，又得醫藥費，豈非一舉兩得？」

「好主意，小真你手上有多小錢？」

「唔，剛收到匯款，合共有十三萬吧。」

「好，儘管全都押在老子身上吧。」

「哇，不是吧，萬一～」

「萬一甚麼？」

「萬一你老子不敵，豈不是全都打水漂咧？」

「老子一旦認定了目標，就沒有萬一的，快去押金吧，萬大事老子頂着。」

「好呀，這是你說的，大家作証呀。」

「哎喲～我們先行謝過佛爺，祝願佛爺一戰功成，把他們打下地獄去。」

「好，說得好，哈～哈～」

神算子聞得若蘭死訊，與他早年之算大相逕庭，事關其金漆招牌。

不得不深算一番，此刻正眉頭深鎖，良久仍未吐出片言隻語。

「唔，依本神算之推測，她不單尚在人間，而且還十分接近此處。」

「此話當真？鐵前輩何別逗，本公主開心啊，嗚～嗚～」

「對呀，連新聞也報道了，怎可能是假的，除非神仙打救吧。」

「生死大事豈敢兒戲，不若本神算與你等作一打賭，可敢否？」

「哼，難道我們會怕你不成？怎麼個賭法，開個道兒來吧。」

「很簡單，既然諸位與若蘭，感情深厚情同姊妹，想必會不惜一切。

只要大家都把身上財物，全都押在這注，待本神算施法，讓她起死回生。

若她果真身故，押金多小老夫便賠多小，但假若她安然無恙回來。

押金便全都歸老夫所有，不得反悔，如何？」

「好呀，我們就把身上的，全都押下去啦，看你怎樣起死回生？」

「對呀，我連這麼宝貝的手鏈，也押下去啦。」

「是呀，我的貴重鑽石錶也押下啦，你何別反悔。」

「鐵前輩，本公主相信你，只要若蘭平安回來，多小錢也不是問題。

這裡是目前所有，希望你能大展神通，把她送回人間，嗚～嗚～」

鐵算子一家看着枱面的，鈔票和貴重飾物等，憑他們對金錢的執着。

以及多年來騙財之經驗，目測下小說也有一百萬左右。

瞧得人目不轉睛，久久未能平復，呆若木雞了半刻鐘。

「鐵前輩，鐵前輩，你還楞住幹嘛，快施法吧。」

「對呀，該不會是嚇呆了，想打退堂鼓吧？」

「哎，怎麼可能？本神算乃活神仙，一旦答應了的事情、必然辦到。

現在我便立刻施法，令她起死回生，以証本神算之金漆招牌、並非白叫的。」

「好呀，起死回生、起死回生，爹爹加把勁。」

「嗯～嗯～嘧～嘧～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信女石若蘭速速歸位，返回人間不得有誤，我斥。」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六章（玄妙醫術、即場傳功）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六章（玄妙醫術、即場傳功）

到了翌日早上，鐵令觀一如既往，開始為善信們祁福醫病。

一大早便已有數十人抵達，想必是乘坐首班車，可謂非常虔誠。

「建忠師兄，快來幫忙，盧叔叔的腳患又發作了。」

「哎，真的嗎，那我們下山去接他上來吧。」

「哎，何事發生了，須要幫忙嗎？」

「不勞洛姑娘，只是有鄉親上不了山而已，你就隨便看着吧。」

言畢便下山去忙，素芯只好進大殿，窺看他們的醫術有何玄妙。

但看着看着，都只是像普通中醫，號診把脈執藥煎藥而已。

及後便看到其二，正在替人按摩推拿，男對男、女對女的並無特別。

皆穿着衣服而按，同樣展現輕鬆笑臉，証明對身體百利而無一害。

而旁邊的弟子，正在替人針灸，患者正面露舒暢之顏，足証施針有效。

接着建忠與三兩弟子，抬着山兜進來，上面攤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正在呻吟喊叫，面容扭曲、苦不堪言，把素芯嚇了一跳，其他人卻不以為然。

「令公，請救救我，我雙腿很痛，連路也走不了，嗚～嗚～」

「別担心，讓老夫先看看，再作定奪吧，建忠，把他的褲管剪開。

切記要慢點兒輕着點，勿傷及他的血管。」

「弟子了解，師叔祖。」

誰料他們剪開之後，露出來的雙腿，竟把場中人嚇得用手掩面。

有的更失聲尖叫，素芯亦是其一，但見雙腿臃腫不堪，血脈僨張。

有如變大了倍多，情景好不嚇人不忍卒睹，令建忠等亦退避三舍。

有些更別過面去，深恐可怕影象，存於腦際揮之不去，今晚將無法入睡矣。

師叔祖輕按其一，盧叔巳痛苦難耐，再試抬其一，更是苦上加苦。

「唔，你的血管倒行逆施，應該是久坐不立，更無運動所致。

而且還延醫就診，相信拖延巳有些時日，為何不早來道觀呀？」

「令公，在下早前回鄉探親，不慎遇着賊匪，被挾持了老半天。

其時內心驚恐萬分，全程被逼下跪，及後幸得公安相救、逃出虎口。

起初以為平安大吉，但至數天前始感不適，繼後越發嚴重蔓延。

想去求診但又不敢，深怕令公責罵，故一直忍痛拖延至今。

求令公大發慈悲，救救我吧，嗚～嗚～」

「哎，這是那裡的話，老夫必傾盡全力，保你雙腿完好無損。

建忠，拿針管等工具來，要替他推宮過血，方能恢復原狀呀。」

當工具齊備之時，有女弟子遞上一杯，黑色液體給盧叔飲用。

顏色雖然古怪，他亦照飲不誤，更一飲而盡，無疑對令公非常信任。

一股奇異念頭，在素芯心底猛地冒起，令她眼神閃閃發光。

「浩恒你要記着，你不單是我少林弟子，更是雲南段氏之後人。

身負血海深仇未報，更要匡扶武林正義，此仗只許勝、不許敗。」

老妖怪突然臨陣訓話，還用掌輕抵其背，立時輕煙渺渺纏繞不斷。

浩恒卻靜立默然不語，一臉說不出的享受，應超群見狀深諳其意。

既然老妖怪使陰招，為保少林千載威名，他立馬便依樣畫葫蘆。

不過是雙手並用，抵於平原君後背，眾目睽睽傳送功力，暗黑之煙冉冉冒起。

「師弟，咱倆號稱黑砂雙煞，乃黑砂掌的嫡系傳人，亦是下任正副掌門。

此戰關係到門派名聲，必須全力以赴，答謝師父大恩，明白嗎？」

他們近乎無恥的行為，場中人沒有盲的當然看到，連之前一直暗裡觀戰的，兩條黑影亦然。

其餘人見狀，深感當眾傳功極為兇險，稍有不慎便會走火入魔。

為免被敵方偷襲，前列高手均站於近身，明說着是贊同兼要護法了。

「哇，大家快看，那個神仙發功啦，後背有仙氣冒出，鐵定是神仙錯不了。」

「這位兄台好眼光，那位正是少林寺神僧，外號普渡禪師。」

「啊，難怪如此厲害，真想拜入少林寺，當個俗家弟子，學他一招半式傍身也不錯。」

「哇，你們快看，那個超人發功啦，背後有黑氣湧現，原來是魔鬼才真呀。」

「當然啦，那兩位正是家師，外號黑砂雙煞，正是雙鬼臨門呀。」

「啊，如非親眼見為憑，也不相信呀，如若能拜師學藝，鐵定能名揚四海呀。」

「哼，才不是咧，練武學藝，必須要是名門正派，正所謂邪不能勝正嘛。」

「嘿，這就不對啦，想練武功，當然是找我們啦，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

「哎，那到底正派，還是邪派比較强呀。」

「呀，有了，不若兩位出去比武場，印証一番不就成了嗎？」

羅天與苗栗聞言，禁不住互相對望，繼而開始敵視，接着轉化作仇視。

「好呀，來一場就是，誰怕誰？師兄們，替我看管大缸子，別讓那些爛魔鬼偷去啦。」

「豈有此理，誰會偷你的，師弟們，替我保護大缸子，千萬別讓那個臭和尚調包啦。」

「好呀，大家必定會替你們，擊鼓助戰的，快拿鼓子出來，大小全都要。」

兩人不堪一激，終於踏上比武場，在公在私也要一戰，才消心頭之恨，真是血氣之勇。

對於他們突然比武，並無人予以阻攔，更無人多加理會。

回説浩恒兩人，片刻過去，兩位接受了即場傳內力後，均滿面紅光。

顯露出神彩飛揚，更振臂一呼，向天長嘯一聲，終於要進行龍爭虎鬥了。

輸送內力的兩位，則各有不同反應，老妖怪從容不迫站着觀戰。

應超群則脫力坐倒，由苗栗摻扶着到後方，席地而坐調息回氣。

明顯是力有未逮，勉為其難地，替平原君增强功力，導致氣虛力弱。

反觀兩人自被悉破後，內心已埋怨對方，為何演戲不演全套。

結果騎虎難下，自己搬磚砸腳，成為全場焦點，可謂失卻預算。

剛剛增强功力，非單旱前傷痛全消，更深感功力貌似有所突破。

正各自盯着面前敵人，恨不得把其撕裂寸斷，煎皮拆骨挫骨揚灰。

噬咬其肉豪飲其血，打得對方魂飛魄散，完全消滅於天地之間。

心念之間，忽聞場外鼓聲响起，為兩雙年輕高手之戰，揭開這生死序幕。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七章（惱羞成怒、四大宝劍）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七章（惱羞成怒、四大宝劍）

當小真與忘我看着整筆路費，移交到別人之手，其時暗自心驚肉跳。

因為只換來了一張彩票，若智叔真的輸了，屆時極有可能要加入丐幫，一嘗托砵行乞之感。

甚或學着敏兒般，當起鼠竊狗偷，在鬧事中左穿右插，逃避別人的追捕。

「唏，業智兄武功比為父還高，我都未担心，你担心甚麼呢？」

「對呀，師妹，我們對他充滿信心，定會把那三隻魔鬼打死的。」

「哎，為何對他如此有信心呢？」

「當然啦，因為他僅僅，敗於師叔祖之下，你看雖然不多，但我們整副家當也押下去了。」

「甚麼，不是吧？我還想着敞若戰敗，便暫時靠你們，看來是沒有指望啦。

嗚～嗚～想不到我們的下場，竟如斯悽慘。」

「小真別怕，屆時為師便出去化緣，總不會餓着你的。」

「哈～哈～原來小真姐如此胆小，連我也押下去咧。」

「怎麼可能，敏兒不是未成年嗎？」

「唏，他們錢可通神，這種地方誰理會呢。」

才剛下注完畢，台上便响起鐘聲，貌似是輪到智叔，眾人連忙趕往選手席。

司儀介紹選手資訊時，台下的賭徒觀眾，無不喧嘩鬼叫，氣氛熾熱起來。

鬼門三使之鬼腿，已率先上台，智叔亦了無所懼地一躍而上。

「業兄，努力呀，一股勁兒的打敗他們吧。」

「放心吧，老子一定絕不留手，務求打死他們為止。」

談話之間，鬼臂亦上到台上，只是智叔背對而立，並未有察覺而已。

「智叔，我們全都押下去了，你必須要勝出呀，否則便要吃糞便啦。」

「小真你說吃甚麼？這裡太吵，聽不到啦。」

說話之時，鬼頭亦已上到台上，智叔卻忙於問話，全然未有察覺。

裁判見所有選手皆已上台，連忙示意司儀敲响鐘聲，比賽正式開始。

小真立馬指向智叔身後，他急忙橫身一閃，剛巧避過鬼腿的飛腳。

才剛避開，未料鬼臂竟然攻到，心神不定之下，中了他一記猛拳、倒向旁邊。

猶未站穩腳步，鬼頭鬼腦已向他撞來，只好用雙掌撥過一旁。

開戰至此深感不妙，才知道比賽是以他對三，純感惱羞成怒。

「你娘的三隻臭傢伙，竟敢偷襲老子？今晚本惡佛便把你們，通通打入十八層地獄去。」

「哈～哈～你有何遺言快快道來，免得像前個傢伙般。

臨死前還在嘟嘟囔囔，可能在咒罵着我們，正式死剩張咀呀。」

「哎，老三你記錯了，那是再上一個，最近那個高個子，應該趟在醫院裡。

不過相信過不了多小天，呀，就是剛才纏住我們的，夫婦的兒子呀。」

「哼，難怪像冤鬼纏身般，不若等會收拾了這廝，就去把他們也解決掉吧。

免得日後阻手阻腳，正好早到地府報到，不就避免了，白頭人送黑頭人嗎？哈～哈～」

「對呀，老大好主意呀，這何是大功德一件啊，我們便免費送他們一程吧，哈～哈～」

「既然如此，我們就快手快腳，把這廝給宰掉吧。」

「嘿～你們真是泯滅人性，竟敢起此歹念？大力金剛掌十二成功力，喝～嘍～」

「唔～本神算已施法，令她起死回生，不出一天她便會回來。

待本神算稍事歇息，再替公主施法，為表公允，這些押金就先鎖起來吧。」

「但是只我一人在仙境，我真害怕啊。」

「放心吧，本夫人早有準備，這把（春梅宝劍），是老娘的隨身至宝。

乃我派四大宝劍之首，開山劈石鋒利無匹，只要你抱它入懷。

心中不斷默念其劍，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它便會於仙境出現。

用作防身之用，但必須小心，勿落入他人之手，否則同樣能傷殺於你。」

「哎，夫人，這麼宝貝的東西，連小美、小麗也不許碰的，何現在～萬一有甚麼閃失～」

「是呀娘親，對上一次，我們只是拿來看一眼，就被你打個半死。」

「對呀，我們不依呀，嗚～嗚～」

「唏，你們別這樣，將來再給你們看吧，為了公主安全起見，顧不上這麼多了。」

「當真？本公主想試試宝劍，可以嗎？」

「當然可以，你倆拿工具來。」

小美兩人拿來三樣東西，分別是厚厚的雜誌、衣服、木板等，來讓公主試劍。

先是舉起雜誌，公主當下便拔出宝劍，嚇得小麗兩人猛地同時後退。

「哎，別怕，你們是咱夫婦倆派的傳人，將來是要繼承衣砵的。

區區試劍何須害怕？公主自會看準而試，就當是歷練一番吧。」

「是，娘親。」

經鐵夫人一言，兩人像是沒有那般害怕，隨即各執雜誌一角、高舉及胸。

才剛擺好姿勢，公主便覷準中間，一劍猛然揮下，其勢若快刀斬亂麻。

雜誌即時被一分為二，切口整齊有如機器切割，顯見真的鋒利無比。

公主大喜，立馬再試餘下兩物，衣服、木板皆被其一劍分屍。

「哇，這何真的是宝劍呀，敢問鐵夫人，餘下三劍又當如何？」

「四大宝劍分別是，（春梅）、（夏蘭）、（秋菊）、（冬竹）等，每柄的鋒利程度大致相同。

這已經是百多年前的事，從前是我派的先代宝物，分別是四位師姐所有。

四人份屬同門情知姊妹，互相照顧保護對方，亦是派內的菁英分子。

但是有一次强敵來犯，其意旨在鎮派之宝，為保不失舉派上下。

捨死忘生奮戰不懈，雖然幸保玉佛令不失，把惡賊痛擊至敗退。

可惜全派死傷各半，四師姊妹兩位不幸陣亡，其二亦身受重傷。

之後為記念陣亡之魂，遂把四劍封印，待得有緣人始再開封。

目下公主病重勢危，只好破例開封拔劍相助，實屬逼不得已呀。」

眾人聞言，無不猜想着其餘三劍，是何模樣與春梅一拼，又會如何？

公主與小逸、小悅，更不約而同突發奇想，但礙於即將施法，只好拋卻一旁容後再想。

未幾，鐵算子再度施法，公主抱劍而睡，到底是否能於仙境出現呢？下回自有分解，嘻嘻。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八章（殊死搏鬥、九死一生）

命轉乾 坤第一百四十八章（殊死搏鬥、九死一生）

當盧叔喝下黑色液體，並無感覺不妥，反之卻展現出舒緩之感。

「盧叔，你覺得怎麼樣，還痛否？」

「沒那麼痛了，有種麻麻的感覺。」

「老前輩，那黑色的液體，究竟是甚麼，有何用途呢，何否賜教一二？」

「哈～哈～那是這裡的特產，名叫（烏麻茶），有麻醉鎮痛之效。

在別處何是找不到的，可以說是我們的獨門秘方，專為大治療而用。

現在老夫就先為他施針，清除雙腿內的積水，然後再推宮過血，替換血管中的瘀血。

接着至關重要，便是施展本門絕技（鐵扇指），打通閉塞的穴道。

便能不藥而癒行走自如，甚至較之前更進一步，來去如風呀。」

「真的嗎？請恕我未敢完全相信，因為曾目睹類似騙術。

其實是醫師與患者，串通一氣合謀作假，騙取貧苦大眾的血汗錢咧。」

「甚麼，豈有此理，居然敢在此大放厥詞，懷疑師叔祖作假？

看來你是舊病復發，重現你的魔女本色了，大家快把她擒下來。」

「哎，不得無禮，都退過一旁瞧着吧。」

「是，師叔祖。」

「既然洛姑娘有所懷疑，敢否親自檢查盧叔雙腿，以証真偽呢？」

「有何不敢，讓本姑娘先瞧瞧，哎，居然裝的這麼像？」

「對呀，小姑娘，這何是真的，怎可能有假？你懷疑我不打緊，但不相信令公就不對啦。」

「是呀，是呀，看來她真的是魔女呀，快趕走她吧。」

「哎，大家別這樣，全屬一場誤會而已，現在老夫便大展神通，保証讓她心服口服。」

「好呀，若是真有神技，本姑娘便當眾叩你三個响頭，大喊三聲爺爺。」

「喝～嗖～臭傢伙，提早送你上西天，向佛祖參拜，納命來！」

「嘿～叱～鬼東西，立刻送你落地府，向閻皇報到，受死吧！」

隨着浩恒兩人的喝罵之聲，幾乎同時催勁攻上，殺氣騰騰毫無退意。

拳腳交加只攻不守，招式狠辣尊攻要害，仿佛面對殺父仇人。

十數招後互有受傷，雙方眼見仍未取得上風，再度催勁全力施為。

浩恒未上少林寺前，與平原君之差距甚大，但自突破了心坎穴後，只略遜於他三四。

及後兩天前被救，丹田穴已通一半，應該與其功力相距就在一二。

剛才又接受傳功，丹田內氣勁充盈，自信已達平手而論，正值不吐不快。

平原君亦在暗忖，原本功力尤勝於他，已有應超群六成功力。

加之數月前傷勢不重，已早日康復，較早前又得師兄傳功。

已感略有所突破，更聞得浩恒早已受傷，此消彼長信心大增。

雙方尤戰意如虹，思前想後必勝無疑，早把敗字忘了怎麼寫。

各自祭起獨門絕學，浩恒暴喝一聲雙臂高舉，瞬間風起雲湧、悶雷偶响，較之以前更形激烈。

平原君亦叱吒一聲，雙掌交擊互相磨擦，黑煙冒起，夾雜着燒焦的氣味，貌似僅次於應超群。

雙方覷準了攻擊方位，儲勁待發就在彈指，隆～蓬～聲中，幾近同時發招。

場外的鼓聲有增無減，伴隨着打氣之聲，仿似是因為他們之戰，過於精彩絕倫而給予鼓勵。

不遠處的羅天兩人，亦各自使出混身解數，與對方作全攻形之戰。

仿佛受到鼓聲及納喊聲影響，加之受到遊客們唆擺，正在進行殊死搏鬥。

不覺間，兩人竟突破了自身功力，惡戰之激烈，不下於浩恒兩人。

惹得眾人的焦點，不斷地在兩雙，決鬥者之間遊走，令人目不暇給。

「哼，怕你不成，看我們的三鬼拍門，殺呀。」

智叔一旦發火非同小可，首先認定目標，以強猛掌勁震開鬼頭、鬼腿。

集中力量專攻鬼臂，試圖先解決其一，減輕壓力再逐個擊殺。

少林大力金剛掌，十二成功力殊不簡單，連環數掌打得他無力招架。

只得本能地舉臂迎擋，擋得了面門，擋不住小腹，碰～砰～聲後頹然倒下。

小真等人立時歡聲雷動，但轉瞬間便靜默下來，皆因優勢瞬間即逝。

雖然得手，卻被鬼頭的鐵頭功，攔腰撞個滿懷，把接近兩百磅的智叔，撞得飛向繩角再反震於地。

立馬惹來觀眾們哇哇大叫，小真與敏兒更雙手掩咀，驚惶失色難以置信。

鬼腿更乘勝追擊飛踏而至，他不假思索便作滾地葫蘆，剛巧避過此擊。

蓬然聲後，只餘下兩個腳印清晰可聞，可想而知若被轟中，非死即傷。

台下賭徒又再驚嘆不已，口中在嘟嘟囔囔，小真兩人改為雙手掩面，不敢再看。

尚未站穩腳步，鬼頭已攻至面前，智叔未及反應，只好催起護身氣勁硬接來招。

胸腹已被撞中，但同時亦雙掌拍下，狠狠地打在其背上，立即跌於地上。

此刻敏兒兩人，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從指縫中偷窺個正着。

立馬振臂一呼興高采烈，狂喊着北惡佛之綽號，趙少康等亦緊隨其後。

猛地雙腿並列飛踢而來，其勢銳不可擋，和浩恒的風雷並起，有着異曲同工。

智叔不愧北惡佛，立刻拗腰作拱橋狀，僅僅避過這致命殺招。

只可憐身後的裁判，响起啪～噠～之聲，正好吃個正着立即吐血，軟攤在地上反應全無。

連慘叫聲亦來不及發出，入的氣小出的氣多，觀其狀況恐怕九死一生。

嚇得場中人尖叫不斷，但卻仍未停止比賽，明顯是不讓智叔喘息。

想必是搏鬥場之一慣技倆，無怪乎挑戰者大都戰敗，失卻賞金不在話下。

連性命也拋掉，更不在小數，只見鬼臂已回過氣來，雙臂迎面殺向智叔。

剛巧他拗腰而起，未知前方情況，正正擊中其面門，登時口鼻血齊飛。

智叔盛怒下不理傷痛，雙掌齊出疾拍雙耳，向其施以惡性還擊。

登時劈～啪～聲中，身子一軟攤倒地上，七孔流血仿如那裁判般。

全場即時掌聲雷動，唐正等人更是意氣風發，小真兩人則驚恐萬狀。

何真的是高潮迭起，竟然不理同伴生死，鬼頭、鬼腿齊齊殺到。

命轉乾坤第一百四十九章（金光湧現、不死不休）

命轉乾坤 第一百四十九章（金光湧現、不死不休）

公主依言抱劍，默念及思感春梅宝劍，完全相信它會於仙境內出現。

未知過了多久，一如既往沐浴聖光，仙境內之影象盡數顯示眼前。

心念宝劍但未敢細看，立馬試探手中一緊，觸及之物甚為熟悉。

宝劍果真隨她而來，登時拔劍揮舞於前，純感大喜更覺安全。

更即時跑向仙境深處，試圖找尋有否別人，沿途持劍高度介備。

置身其中仿如俠女，闖蕩江湖持劍衛道，路見不平警惡懲奸。

揮動宝劍虎虎生風，自然而然露出笑意，得意忘形忽聞異响。

「大胆山賊，竟敢藏頭露尾，還不給本女俠滚出來？」

受驚之下宝劍壯胆，抛下此言速速介備，樹叢深處風吹草動。

靜觀其變一刻過去，仍無回應只道是虛，立馬收起介備之心。

「啐～我還以為真的有誰在，原來一直是風聲，幸好只有我在。

若給爺爺等見着，準會說我生人不生膽的，哈～哈～」

話聲剛落，時正中午，便見地上有個人形倒影，持劍而立必是自己。

手提則影動，舉劍向上，倒影則如影隨形，仿似兩人同步而作。

狀甚有趣足以為樂，突發奇想要與影子鬥快，雖感絕不可能。

但仍刻意為之，立刻便想到擺出不同姿勢，看影子能否比己更快。

起初的三數動作，無疑是影子稍慢，獨自娛樂正感無趣之際。

忽地感到有所異樣，明明垂下了手中劍，卻仍有劍狀物體舉起。

令她誤以為仍未垂下，但細看之下方知有別，潛意識中立感不妙。

倒影中的劍正慢慢移動，從小腿慢慢誇過膝蓋，再由膝蓋慢慢越過大腿。

看得膽戰心驚目瞪口呆，全身仿佛被點了穴道般，動彈不得更有口難言。

但影子卻全然並無停下來，繼續由大腿慢慢去到腰際，再由腰際往胸腹前進。

雖然心裡明白，胸腹之下一站，必定是脖頸子，繼後便只剩下頭臚而已。

至於下場會是怎樣，相信不用明言，也必猜得一二。

令她再也拿不穩手中劍，噗～的掉於地上，更忍不住猝然淚下。

忽地一手輕抵其香肩，惹得她混身顫抖，更是淚如雨下。

「求求你，別殺我，你要甚麼我也給你，嗚～嗚～」

「姑娘你在說甚麼，究竟發生何事，誰人要殺你？」

身後人突然聲張，言詞之間似無惡意，她急忙想轉身，察看究是何人。

只見令公施針如飛，盧叔雙腿已插滿幼小金針，不一會便奇跡出現。

那雙臃腫不堪，仿如豬蹄的腳，迅即消腫一半，令他吐出舒暢的呻吟聲。

半刻後令公稍事觀察，拔除所有金針，接着從他腳底湧泉穴着手。

先按摩兩邊的穴位，然後插手一支金針，針尾附帶幼小膠管。

物料透明極其普遍，幾乎到處可見，與醫院用作打點滴，之膠管無異。

一經插上便見黑色液體，自幼小膠管流洩出來，其勢極速且猛。

令公正純屬地把它，置於地上的膠盤內，以免流的滿地都是。

細看之下，顏色逐漸有所變化，由剛開始的黑色，慢慢化淡為殷紅。

不一會轉變成粉紫，半刻後便化作青黃，接着就換來了奶白色。

最後更完全成為透明，未幾令公才拔掉針頭，突然催勁貫於拇指。

用力緊壓剛才那針孔，半响後才鬆開，但見盧叔的表情十分放鬆。

全程都沒有張目，從他愉快的神態，倒似是在享受着，而並非醫療。

只見針孔像從未存在般，非單並無流血，連一絲痛楚也感覺不到。

最後令公更催運內力，一股金光立時湧現，環繞令公與盧叔四周。

善信們見狀，知道是令公發功，紛紛趨之若鶩，爭先撲上前叩拜。

並且作深呼吸，試圖把金光吸入體內，有如毒癮發作無異。

把素芯嚇唬得不知所惜，不期然細察金光，伸手於空中一經觸及。

有股暖流逐漸，由毛孔滲入身體之內，感覺說不出的舒暢。

像是把身體裡的細菌、病毒或有害物質，盡數給消滅掉。

雖無形卻有質，肉眼難測何物，但肯定於人體，有百利而無一害。

半刻後，令公緩緩收招，金光慢慢消散，即席閉目調理內息。

善信誠惶誠恐，皆未敢多作打擾，紛紛退回原席就坐，繼續他們的作業。

兩雙年輕高手之戰，數十回合過去，均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互有中招的情況下，彼此的身上皆傷痕累累，尤以浩恒兩人為甚。

黑砂掌共分七關，一關倍比一關厲害，亦一關倍比一關難練。

頂峰的第七關鮮有人練成，黑砂道人南殺掌，亦只練成第六關而已。

苗栗自幼苦練已達十年，已練到第二關之末，此刻面對畢生强敵。

為了門派以及自身聲譽，猛然再度催動內勁，雙掌互擊不斷磨擦。

登時暗黑之氣纏繞半身，顏色慢慢變為黝黑，顯見功力有所突破。

內心不期然大喜，掄掌便疾攻向羅天，務求一証掌中威力如何。

羅天亦不敢怠慢，催運少林鐵布杉神功，全身上下仿如鐵鑄。

了無所懼地衝向對方，二人短兵相接拳來腳往，只攻不守中招頻頻。

浩恒這邊戰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平原君的黑砂掌，臨場突破第三關半。

黑氣比苗栗逾倍，而浩恒的百步風雷勁，有牽動九天大自然之能。

雖未達吸取九天之氣，為己用之境，但較之與三堂之首比武時、威力更强。

「啊，看來徒兒已衝破了丹田穴，這一仗有勝無敗呀，呵～呵～」

「東佛兄，我看倒未必，觀平原君之勢，亦似是有所突破。

看來未到最後一刻，仍未知鹿死誰手呀，哈～哈～」

「唔，羅天的鐵布衫神功，亦有所增長，此仗必勝無疑，哈～哈～」

「方圓大師，依我看，苗栗功力已然增厚，僅次於平原君而已。

未鬥到最後一刻，實不知勝負熟誰呀，嘿～嘿～」

兩個黑影雖分處兩地、各自觀戰，但興奮程度，卻絕不下於場中各人。

「他們如此賣力，大家快擊鼓為他們加油。」

「對呀，殺呀，把對手都擊殺為止、不死不休。」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章（命不該絕、諸葛後人）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章（命不該絕、諸葛後人）

此刻岐山寨內，已然人去寨空，司馬就等大軍，已身處數里外之山頭。

而拓跋扈與鹽幫人馬，亦早已收到陶詩密報，正趕往岐山大寨的方向。

為免被人悉破，他們兵分多路，沿路小心翼翼，不急不緩推進。

探子回報果真空無一人，至半夜時份才抵達，急忙穩固陣地以免受襲。

「單大人，現在應該怎辦？」

「公子勿急，現已入黑，實不能動工，目下萬事具備只欠晨光，明日破曉時分。

待老夫堪察寶藏之所在，便立刻挖掘，然後盡快開跋趕回銀城，免得夜長夢多呀。」

「好，就依單大人之言，大家稍事歇息，明日尋宝，哈～哈～」

另一邊廂，岐山新寨內，司馬就仍為了女兒失蹤，而憂心忡忡。

「怎樣啦，可有消息回報呀？」

「回將軍，雷勁派人回報，已身在通縣，但並無發現二皇爺之蹤跡。

只有零星打鬥的痕跡，正向渝山方向前進，相信兩三日便抵達。

至於伍廷亦有回報，剛過了（巴郡）速度甚快，同樣向渝山而去。

極有可能半途與雷勁相遇，在下已命他們，屆時合兵一處，聽候二皇爺差遣。」

「唉，有勞監軍啦，咳～咳～幸好有你在，才不致一團亂呀。」

「將軍身體要緊，依我看你早前的舊患，想必還未復原吧。

小姐吉人自有天相，現已安頓下來，其餘的就交給老天爺吧。」

「唉，但願如此吧，咳～咳～」

幽州城外，又再受到遼軍攻擊，而且還比之前更形猛烈。

有傳是由呼兒术敖親自領軍，三萬雄師士氣高昂，兵分兩路殺向東北兩門。

受到四大將全力阻擋，帶來的兩萬援軍，與幽州軍共計亦是三萬，正合兵一處。

獨留西南不予進攻，明顯是刻意為之，惹得逃避戰亂之人，紛紛朝該處趕去。

無不吵吵嚷嚷，要求打開城門放行逃走，但被四大將分守四門，不予任何人進出。

以防細作侵入，與遼軍來個裡應外合，如此調兵遣將，怕是四大將亦有所不及。

「信兒姑娘，你怎麼樣了？」

「幸好箭頭無毒，加之偏離了些許，若再過一吋，不單老朽無能為力。

怕是再世華陀，亦回天乏術呀，各位放心吧，現在沒有大礙的。

但要多加調養，老夫這便開道方子，你們就執藥去吧。」

「有勞大夫啦，這裡小小心意，是四位將軍交托我們轉贈的。」

「哇，這麼多？折煞老夫囉，實在無以為報，這樣吧，姑娘中箭雖則外傷，但難免傷及元氣。

非個把月不能康復，若想加速復元，唯有以人蔘進補，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哼，為何剛才不見你提起，該不會是別有用心吧？」

「哇，不是呀，只因目下遼軍攻城，人心惶惶不敢久留，聽聞西南兩門，很多百姓聚集。

都嚷起來要開城走呀，老夫只是想號診完啦，便趕緊帶同孫兒，出城避難去罷了。」

「當真？怎麼本姑娘，感覺不一樣呢？」

「哎，小枝別這樣，我相信大夫，現在兵臨城下，正該同舟共濟之時。

何大、何二你們命人速去，押解幾個遼軍俘虜，去西門聽候我的發落。

小枝，有勞你替我換衣上妝，務求要讓我紅光滿面，能辦到嗎？

還有以後便只喚我信兒就好，別再姑娘前姑娘後的，怪不順口又不稱心。」

「哎，信兒，但是你才剛受傷未癒，正是緊要關頭呀。」

「我這小傷算不了什麼，城內的百姓才最重要啊。」

半個時辰後，眾人去到西門，沿途觸目皆是難民，正於城門前群情激憤。

情況非常混亂幾近失控，何家兄弟立刻護着信兒，由士兵開路前行，崔彥進見狀立馬趨前。

「哎，信兒，你怎麼出來，這裡十分危險～」

「義父，信兒正是來為你解困的，就請交給我吧。」

「哦，你有良策？」

言談之間，便登上城門內的梯級，至半途便停下來。

「大家請聽我一言，必能擊退遼軍，保幽州城與百姓無恙。」

「嘖～你是甚麼人，為何我們要聽你的？」

「對呀，區區一介小女子，竟然在此口出狂言。」

「是呀，我們才不信咧。」

「人來呀，把俘虜推出來，他們都是來侵略我們，想把幽州城據為己有。

非單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上至男女老幼，下至禽畜魚花皆不放過。

本姑娘本名諸葛信兒，乃蜀漢軍師，諸葛丞相諸葛亮之後人。

早聞遼軍狼子野心，有意先攻取幽州作為踏板，侵吞我中原萬里河山。

故朝廷特派我前來，襄助四位義父共抗遼軍，把呼兒朮敖逐出中原。」

「到底怎麼回事？為何守城士兵，會突然士氣大振，令我軍久攻不下。」

「回稟大汗，剛剛探子回報，原來那個軍師信兒，中箭受傷卻尚在人間呀。」

「區區一介女流，莫非這背後有甚麼玄機？」

「正是如此呀大汗，究其實她的真正身份，原來是諸葛亮的後人呀。」

「甚麼，你說的何是三國時代，蜀漢丞相諸葛孔明？」

「師父，正正就是他呀，這個信兒的手段何真高明，非但向全城百姓表露身份。

更即場斬殺俘虜，道明要把我們逐出中原，登時振臂一呼軍心向盛，接着還～」

「小樂，接着還怎樣，快快道來。」

「是，接着還以高糧餉作利誘，即場招兵買馬，又以高價向百姓購入糧食。

藥材及其他輜重等，令到百姓們拋卻逃離之心，所有人更信心大增。」

「能夠轉瞬間便扭轉乾坤，難道真的是諸葛亮後人？假若是真的，老夫倒想會她一會。

傳令下去鳴金收兵，不要再强攻硬闖，全軍退守三十里，免卻無謂傷亡，讓大軍先行休整。」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一章（邢城遇險、前世宿緣）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一章（邢城遇險、前世宿緣）

「文大人，我們已抵達邢城，不若先與白統領會合，你道如何？」

「我們數日來趕路，小說不在千里之下，沿路上風塵僕僕，小有休息。

如今既已到步，還是稍事歇息，先探明邢城虛實，以備日後行動呀。」

「文大人說得對，不愧薑是老的辣，也不急於一時。」

「但是我們担心，老爹的安危呀，他已年邁更有寒疾，原本舉家住在（河南府）。

卻突然被擄去遼國，一處天南一處地北，簡直就是天淵之別呀。」

「對呀，自上次一別，已有個把月未見着，不知他身體如何咧？」

「老夫明白大家思念之情，但總不能貿然行事，事關大局必須三思而後行。」

言談之間，忽聞有人隨風而來，足不佔地輕功超卓，立馬惹得眾人介備。

「大家小心，來者何人？」

如風一般的人，似乎並不打算答話，只是不知從那裡，突然抽出像鞭子的物體。

瞄準文嵐迎頭痛擊，明擺着是敵非友，紅統領立即橫裡一掌，把他推向一旁。

僅僅避過這威猛殺招，身後小樹即時被一分為二，姬家兄弟連忙扶起他躲開。

該人披頭散髮，完全看不出面貌，未知是男是女，更莫遑論其他。

只見他一擊不中，立馬鞭辟近裡，改向紅統領埋手，一鞭不中立即變招。

運鞭如飛鞭鞭有力，勁道足以斷石分金，只單手便令他左閃右避。

完全無還手之力，一直疲於奔命，其鞭法瞬息萬變，着實無從捉摸。

久守必失自是理所當然，全力閃躲仍然中鞭，中鞭之處劇痛難當。

急忙不顧一切，滾到馬車之處，於車廂旁取出，獨門兵刃（倒刺戟）抵擋。

才剛取回兵刃，長鞭已猛然揮到，不假思索便持戟，一蹬馬車廂身借勢彈開。

鞭子仿如巨刃無異，把整個車廂砸個稀巴爛，兩匹馬兒登時受驚。

趁機掙脫身上韁繩，發了狂般橫衝直撞，不分敵我見人就撞。

紅統領面對眼前强敵，根本無叚顧己及人，心裡只想着保護文嵐要緊。

「大家快避開，讓我來。」

忽聞樹叢深處人聲一道，眾士兵未見來人，已知來者何人，自動閃到一旁。

半响後電射出一人，剛巧乘於其中一騎，手執韁繩輕撫馬身。

才一刻功夫便已把它馴服，另一騎彷如有靈性般，見同伴平復下來。

眼神交流似有所感，亦不例外，不再莽莽撞撞，自動冷靜，停止瘋瘋癲癲之行為。

「把它們速速拉入樹叢暫避，快。」

影隨聲動，以極速撲向紅統領之處，靜觀其勢，輕功造藝絕不簡單。

將近之際長鞭立至，顯見神秘高手已察其所在，把矛頭直指向他。

以肉眼難辨之速，猛地抽出背上雙劍，與鞭子來個左右開弓，剛好悉數解圍。

輕描淡寫，便把惡劣形勢扭轉，決非尋常高手所能比凝。

「哼，又是你這傢伙，快還我兒子命來，殺！」

「哇～白老兄，究竟她是誰，你真的殺了她的兒子嗎？」

「唏～一言難盡，快帶文大人入樹叢。」

「司馬將軍，那到底誰家最有可能，不仿直言。」

「唔～老實說，四家～都有可能。」

「嘖～那不是沒說嗎？」

「對呀，現在應該怎麼辦？」

「二皇爺，聽了你何別生氣。」

「逃脫了一個孟優，居然還不知道是被誰所救，小皇那有不生氣之理？」

「二皇爺，反正已成事實，逆來順受豈非更好。」

「哼，你們是在火上加油，還是雪上加霜？」

「沒有呀，只不過是火上加尿，雪上加屎而已，嘻嘻。」

「豈有此理，三番五次戲弄小皇～」

「啊，看來你們前世定有宿緣，不是一方有恩，欠下一輩子的恩情。

便是另一方有仇了，調換了彼此的骸骨，以致今世要償還孽債。

因果報應命中注定，要相遇相知，解開那前世種下的業報呀。」

「（司馬使）你在鬼話連篇些甚麼？」

「哎～二皇爺，勿跟他們計較，還是正事緊要呀。」

「對，你們給小皇記着，他日若挖不出寶藏，定要你們好受，嘿～嘿～」

「哎，二皇爺言重了，末將想說的是，其實我司馬家還有人同行。」

「哦，那是誰，怎麼不見其人？」

「哎，因為較早前與南漢軍之戰，以致失蹤下落不明，正是我家侄女司馬弓兒呀。」

「甚麼，你別在這裡開玩笑，軍隊之中怎可能有女子～」

太宗尚未把話說完，眾人均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射在單敏身上，令他一時語塞說不下去。

「哎，好了，那些事就不跟你計較，快派人去找她吧。」

「末將連大戰之所，也已經找過了，屍骸中亦沒有發現。

極有可能被孟雄生擒啦，那何是我大哥的掌上明珠。」

「對呀，亦是小將的青梅竹馬，求二皇爺幫幫忙，末將定必誓死追隨。」

「唉喲～那該怎麼辦，你們倒是說說～」

「末將抖胆，可否～可否挪一點寶藏，去換回她呢？」

「司馬使你真混帳，誇你想出這樣的計策。」

「二皇爺請息怒，目下仍未經証實，不若先試試，挖出寶藏才作定奪吧。」

「全倚仗三位俠士，郡主才得以，逃離淫賊的魔手，如前所諾，這裡一萬両黃金，請笑納。」

「皇上與郡主的厚愛，元某自問才疏學淺，未敢担此重任。

加之有要事在身，實不便多作逗留，懇請皇上另請高明。」

「元公子，何必妄自菲薄，以三位的武藝才智，定然大有作為啊，難道你真的去意已決？」

「對呀，定抑或我們的賞賜不夠，你但說無妨啊。」

「哎，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請郡主千萬別誤會。」

「不若這樣吧，待我們辦完了要務，問過我家師尊，再回覆各位如何？」

「元公子，那要究竟多久呢？」

「快則三兩個月，慢則半年之內，無論結果怎樣，都定然回覆皇上，在下絕不敢虛言妄語。」

「好，快人快語，本皇就是喜歡你這點，我們便在此，靜候你的佳音，哈～哈～」

他們離開之時，燕兒還不斷在城頭，追着元顏決的背影送行，直至他完全消失無蹤。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二章（長相斯守、九大見証）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二章（長相斯守、九大見証）

「求求你們，放過韓大哥吧，嗚～嗚～」

「不，只殺我一人好了，放了小菁吧。」

「嘿～嘿～今天你們鐵定是，活不下去的了，別說我不給你們機會。

這死到臨頭的，有甚麼遺言，或者心願未了，便全都吐出來。

然後一副心思下地府，向閻羅王報到去，早早投胎再世為人吧。」

「不，要殺便殺我好了，韓大哥，只嘆我們有緣無份，未能與你長相斯守，來生再見吧。」

「小菁，雖不能與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但能與你同年同月同日死，亦不枉此生啦。」

「韓大哥，若然我們還在黔城，你說該多好呀，這樣就能與你同偕白首。

或許還可以為你，生個一兒兩女，看着他們成長，你傳授兒子武功讀書。

他日高中狀元，謀個一官半職，我教女兒針紙女紅，編織布匹出市集販賣。

耕種養禽一家數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平平穩穩。

親眼見証他們娶親，添幾個孫兒，給我們弄孫為樂，這一生便再無遺憾了，嗚～嗚～」

「啊，小菁，你真的願意與我成親，無論怎樣都絕不反悔嗎？」

「當然啦，事已至此，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好呀，那我們便即日成親吧，哈～哈～」

「韓大哥，你在說甚麼，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一會便要被處刑～哎～幹嘛？」

話猶未盡，忽地被人鬆掷解捆，獨剩下蒙眼的布未除。

弄得她呆立當場，雙手抱胸保護自己，不敢輕舉妄動。

「小菁，我為你解開蒙眼布吧。」

當蒙眼布被解下，出現在她面前的景象，禁不住讓她又驚又喜。

「韓大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何小優你們也在，莫非全都被～」

看着她那驚魂未定的表情，令眾人再也忍俊不禁，登時哄堂大笑。

「哦，我明白啦，原來這一切，都是你們佈的局，居然敢戲弄本姑娘。

連韓大哥和義兄也合謀在內，小菁真是命苦呀，嗚～嗚～」

「小菁，我們也是逼不得已，莫怪韓老弟與大哥，這全是孟優等人的鬼主意，嘻嘻。」

「哎～吔～漢將軍你不是，第一個贊同的嗎？居然想把責任，推個一乾二淨？」

「哼，你們全都沒有一個是好人。」

「這何不對啦，全靠我們三個通力合作，才能把你從，龍潭虎穴救出來的，算起來何真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哎，那個二皇爺如此厲害，你們是怎樣救我出來的？」

三人聞言面面相覷，接着更狂笑而起，興奮之情無以復加。

陶詩眼見岐山大局已定，但仍未敢掉以輕心，留在司馬就身邊監視着他。

而拓跋扈則興奮得，徹夜難眠一早便起床，隨單德光堪察寶藏位置。

花了大半個上午，仍未察出個所以然來，肚皮子已傳來怪叫，難免讓拓跋扈心急如焚。

其餘人亦感心灰意冷，當走到最頂峰處，接近原山寨的主營帳遺址時。

忽地一聲怪响，發自單德光之口。

「有啦，有啦，公子是這裡呀。」

「當真？人來呀，快挖掘。」

當下他即時調動，將部下分成數個小組，分別於附近不同位置動土，還守在原地不肯走開。

「公子，挖掘也須時日，還是先祭飽五臟廟吧，回頭或許有所發現也說不準。」

「單大人所言甚是，金、銀兩位統領，這裡就交給你們，各位兄弟努力吧。」

花了足足四個時辰，挖地幾近三丈，速度非同小可，可見眾人非常賣力。

但仍未有丁點，寶藏的影子，再一次令所有人感到失望。

時已臨近黃昏，只好將火把置於四周，以助照明繼續挖宝。

才一刻後，忽聞噹啷金鑼觸碰之聲，立馬惹起眾人注意。

「公主，快來看看，似乎有發現呀。」

「當真？是怎樣的東西？快挖出來。」

「公子，有金鑼聲响，未知何物，黑壓壓的很大一片呀。」

「啊，我們這邊也有呀。」

「對呀，我們這兒也是一樣呢。」

當所挖之處，相繼出現黑沉沉的神秘物體，令拓跋扈喜上眉梢。

眾人更是如獲至寶，立刻加快勁兒，如瘋似癲地不斷挖掘，期待着宝貝面世。

如是者又過了一刻，終於露出它的，盧山真面目，但卻讓眾人大喜過望。

無不瞧着單德光，那滿佈皺紋的老臉。

「單大人，敢問為何會是這樣的鬼東西，可否解說一番呢？」

「對呀，挖了這麼久，竟然是棺槨，而且還是用鐵鑲嵌的。」

「是呀，該不會是拿，我家公子來尋開心吧？」

丐幫大會之上，群雄雲集，當中不乏已經退隱的，無名高手，皆為親睹此等盛事而來。

九大見証人，更有幸參與其事，為推舉新一任幫主，而作為評判出席。

他們都大有來頭，分別是現任武林盟主，天書門的武林天書（諸葛亭）。

（靈隱寺）主持（日月禪師），（玄劍山莊）莊主（玄天劍首）。

貴為皇族，退隱於（真龍壁）上，早已不問世事的（真龍上人）。

聖一宮宮主（聖一仙子），（萬藥谷）谷主，當代神醫（萬藥仙翁）。

（玄天教）教主（玄冥道人），（陰陽流）老流主，（陰陽大仙）。

最後便是十色旗人，之首的（黑統領），亦即是（黑鋼門）門主。

原本最後的一席，是屬於（揚名鏢局），總鏢頭（曲楊）的。

可惜重病纏身久病不起，故而無奈缺席，讓出僅有的宝貴一席。

剛巧場中只有，黑統領稍有名頭，故且退而求其次，由他替補。

此刻正有黑影高速而至，掄掌突襲靈柩，事出突然，絕大多數人都未及反應。

唯獨九大見証人中的過半數，皆施展絕頂輕功，幾乎同時後發先至趕到台上。

靈柩之蓋猛然彈開，內裡之人電射而出，掄掌催勁狀甚威猛。

神秘黑影似早有所料，掌至半途突然收招，猛地拗腰向後翻去。

其餘人等盡皆落空，忽聞呼呼聲响，大批人馬突掩殺而來。

其勢兇狠數以千計，為首數人更施展輕功，隨風飄蕩而來。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三章（驚人主意、兩計並施）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三章（驚人主意、兩計並施）

此刻邢城的一座廢廟內，由於早前發生數起命案，鬧得不可開交人心惶惶。

善信都不敢再來，廟祝主持更被懷疑謀財害命，被官府緝捕歸案。

荒煙漫草渺無人煙，雜草叢生人跡罕至，但卻有數人守在暗處。

而且內裡還塵土飛揚，空氣中彌漫着泥土氣味，傳來無數敲擊之聲，幾乎遠近皆聞。

「兄弟們加把勁，快點把寶藏給挖出來，待小決等到來，便立馬一道運回（臨漢府）。」

「幸得師姊機警，把那個瘋婦引去纏住姓白的，否則何真是麻煩透頂。

還那來得及專心挖掘，不過話分兩頭，那瘋婦究是何人，竟如斯厲害。

合我們之力，仍佔不了半點上風。」

「千萬別小看了她，雖然瘋瘋癲癲的，但手底下的功夫，卻絕對假不了。

你何記得大約半年前，位處關東的（登發堡）事件，由於堡主夫婦武藝高强。

轄下管治之地少有動亂，人人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可謂國泰民安。

但某一夜，其子卻突然失蹤，賊匪留下字條，自稱是丐幫之主東方學。

欲與登發堡主切搓武藝，故命人邀請其子作客，望堡主能大駕丐幫總壇。

夫婦倆聽聞丐幫乃泱泱大派，卻幹起來這樣的事，自是怒不可遏。

立刻帶同手下猛將，以及上千精銳，星夜前行，趕赴丐幫總壇要人。

但當夫婦倆抵達之後，見到的卻是東方學，手抱其子屍首的一幕。

夫婦倆自是大受打擊，不由分說便大打出手，東方學百詞莫辯。

丐幫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登時引發一場大混戰，雙方不分軒輊。

只苦了手底下的人各有死傷，唯有抱回愛兒屍首，返回登發堡安葬。

但夫人溺愛親會，患上憶子成狂之症，竟徘徊於丐幫總壇地域，試圖找尋亡兒踪跡。

堡主亦因大受刺激，心力交瘁，更忙於堡中事務，只好放任不管。

最近更變本加厲，擴大她的尋兒範圍，剛巧被本姑娘瞧見，當然要好好利用一番咧。」

「師妹果然見多識廣足智多謀，不愧是（水流尊），更是師父的掌上明珠。

看來下任教主之位，非你莫屬矣。」

「哼，火焰尊，你這是在逗我趣兒嗎？明明知道歷任教主，向來傳男不傳女。」

「在下只是說說而已，師妹別生氣，嘻嘻。」

「怎麼樣，我的身份都傳出去了嗎？招募了多小兵馬，糧草和其他物資如何？」

「回軍師，打自你身份暴光後，不單幽州城全民皆知，連北方附近的城鎮。

都幾乎傳得沸沸揚揚呢，不足一天，已募得過千之眾，到現在還在排着隊呀。

至於糧草輜重等，百姓還主動爭相，帶來與我們交易呢。」

「很好，想必是價錢吸引，以及民心歸向所致，這樣便有足夠實力，守着這幽州城了。」

「信兒，不是說好要到南方，過好日子的嗎？」

「對呀，雖然穩定了民心，兼且還嚇跑了遼軍，但他們還是會回來的。」

「是呀，屆時又該怎辦呢，難道又與他們開戰，那豈非沒完沒了？」

「各位別担心，如今我們有的，不單止是寶藏，還有城池兵馬、以及其他物資。

但最重要的是民心，這是作為帝皇的先決條件，才是夢寐以求的東西。

信兒自從被人暗算，生死命懸一線間，自問看破了世間的一切。

往南方長途跋涉，沿途歷盡多國，關卡重重檢視，要算安全到了。

亦未必一定可保平安，但此刻身在幽州城，正是山高皇帝遠。

宋太祖亦管不了咱們，更莫遑論其他小國？」

「信兒姐姐，說的何真有點道理，令小枝佩服呀。」

「信兒，你莫不是想～把這幽州城，給據為己有？」

「甚麼，你別嚇唬我呀，這何是大事兒，絕不能拿來玩意兒。」

「大家應該了解信兒，我是經過深思熟慮，絕非信口開河之輩。

而且我並非只要幽州，而是要奪取整個，燕雲十六州作為根據地。

足以自成一國自立門戶，不再須要仰人鼻息，更無須寄人籬下。」

其真意一旦道出，把眾人震骸得不能言語，要算能征慣戰的四大將。

亦從未打過，這麼驚人的主意，但出自信兒之口，無不深思其可能性。

「小樂，城內的情況怎麼樣，何有大變化？」

「回稟大汗，一如師父所料，附近北方之地，聽聞她的身份乃名門之後。

皆趨之若鶩，有的更慕名湧向幽州城，這個諸葛信兒，正在招兵買馬似有所圖。」

「唔，看來她真的不簡單，並非只想守住幽州城而已，軍師何有高見？」

「依我看，如今沒有人，不把她看作護國英雄，仿如將一抹正義光環，套在頭上無疑。

只要我們越是攻城，受到的阻擋便越大，反而會令她的正義化身，變得更形穩固。

敞若一不小心，形勢逆轉甚或戰敗了，先汗打下來的近北江山，將岌岌可危呀。」

「那個女娃子，絕非泛泛之輩，那該當如何，才能防患於未然？」

「本軍師倒認為，不能强攻只可智取，先讓大軍整固休養，犒賞三軍以安軍心。

同時兩計並施，派出刺客，只要把她給除掉，城中百姓必定人心惶惶，陷入無盡恐懼之中。

其餘的都是有勇無謀之輩，着實不足為懼，屆時幽州城自然，不攻自破手到擒來。

行動之同時，亦該先向開封府，散播謠言行使離間計，太祖勢必對四大將起疑。

無論行刺成功與否，咱們大可坐山觀虎鬥，來個鷸蚌相爭魚人得利。」

「軍師這招連環計，果然妙呀，以彼之矛攻己之盾，讓他們自相殘殺，哈～哈～」

笑聲宏亮，响澈整個營帳，連有探子入營，亦毫無所覺，何其大意之至。

「回稟大汗、軍師，水流尊捎來信兒，已擺脫瘋婦糾纏，更把之轉嫁敵人。

並已尋得寶藏所在，正落力挖掘之中，相信不出半月，便能滿載而歸。

屆時定必要兩位，應允當初之諾言。」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四章（迎來喜訊、宝貴軍機）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四章（迎來喜訊、宝貴軍機）

其餘三支尋宝隊伍，皆先後有所發現，唯獨太宗一伙，仍未尋得所在，落後人前甚多呀。

加之先是走失假孟優，繼而聞得司馬弓兒失踪，復被高強兄弟當眾奚落。

更被司馬使暗示他，攜帶女眷於法不合，惹得他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索性天未亮，便出營帳走走，正值山風送爽提神醒腦，思考今後路向如何。

正自個兒碎步之間，忽聞異聲漸近，警介之心油然而起，立馬拔劍回身一指。

星光夜映，加之燈籠在前，淡照出單敏的粉臉，腦際即時祭起收劍訊號。

所幸劍勢未老抽動及時，陸判爺似在現場通知，時辰未到快快滾開。

小伊人才幸免於難，逃出渝山亡魂行列，但已受驚呆然跌倒。

「哎～單姑娘你怎麼樣？都是小皇的錯。」

「唔～我沒大礙，反觀皇爺心緒不寧，想必是為公事而犯愁吧。」

「知我者，莫若單姑娘也，何有良策替我分憂？」

「縱觀天下事，皆為利之所困，只要挖出寶藏，一切盡皆迎刃而解。」

「當真是至理名言，屆時更可換回單大人，父女倆便能團聚了。」

「其實打自父親被劫，便一直杳無音訊，亦無賊匪傳來要求，我已作好最壞預測。

隨時隨地都會傳來，父親的不利消息，二皇爺只管挖出寶藏，以解大宋困境為要。」

「單姑娘請別灰心，或許賊匪惜才，見令尊博學多才、通古識今，正受到重用呢。」

「假若真是這樣，便會成為你們的大敵了。」

「啊，單姑娘何出此言？」

「老爹雖一介文官，但熟知兵法用兵如神，曾隨前朝世宗南征北討，助他收復北方不小城鎮。

立下數仗戰功，於北方亦是薄有名聲，遼人聞之色變，而且還是托孤重臣之一。

故才將藏寶圖交予保管，可見柴榮對其極度信任，熟料時移世易，幾許雄心壯志。

盡皆化作一抹塵土，永埋百尺黃沙之下，死不瞑目感慨萬千啊。」

「哎～單姑娘言重了，大家都別想那麼多，此處風大，還是回營休息吧。」

翌日一早，終於迎來了久違的喜訊，只聞高強兄弟，手執藏寶圖。

領頭上到山寨頂峰，雙雙指着一塊巨石，聲稱寶藏就在其下。

「這事事關大局，實不容有失，你們確定嗎？」

「我們以老主持的名義起誓，千真萬確絕無虛言。」

「哎～為何不以你們的爹娘起誓呢，這不是更顯誠意嗎？」

「因為爹娘早就升天啦，我們何是主持，拉扯着長大的，尤如爺爺般的存在呀。」

「怎麼啦，小決，還在對郡主念念不忘嗎？」

「不是的，我是在担心，耽誤了這麼久，未知火焰尊等人，尋得寶藏了沒有。」

「放心吧，水師妹早早便已抵達邢城，相信兩人正一塊行動。」

「對呀，以她們一個有智，一個有武的，絕對不成問題的。」

言談之間，忽聞探子回報，捎來了好壞消息各一道。

「哦，原來師父遇到諸葛後人，以致幽州城久攻不下，那我們要回去幫忙嗎？」

「不，師父是何許人，別管她是否真的諸葛後人，要算真的亦不會敗於其手。

當務之急是先去邢城，與水流尊等會合，把寶藏弄回大遼，方為上策呀。」

「對呀，我們已過（惠陽府），明天便可抵達邢城，現在小了丐幫阻頭阻勢。

幸運的話達成任務，半個月左右便能回家，屆時大汗、師父定必論功行賞。」

「哼，現在我們落後人前，哪裡有何獎賞，有都歸水流尊了吧。

說不定火焰尊，也佔上一點光咧。」

「好，那事不宜遲，立刻趕往邢城。」

當小菁聞得張三等人，聯手把她救出來的詳情，內心不禁浮現出，古怪念頭揮之不去。

「小菁，那我們快籌辦喜事，拜堂成親吧。」

「哎～且慢，哼，你這臭傢伙，居然敢欺騙本姑娘，我還未跟你算帳咧。」

「唏～義妹，剛才你不是還在，自怨自艾要生要死，說甚麼要成親的嗎，怎麼又反悔啦？」

「對呀，我們姊妹幾個，也為你覺得高興呀。」

「是呀，你要怎樣才與小成親啊，儘管道來，我必定盡全力為你辦到。」

韓非說的時候，還掌拍胸膛，發出伏～的一聲沉响，狀甚認真無懼。

令眾人深表敬佩，小菁亦被其感動片刻，心裡頭則不知在思考甚麼。

不一會便露出猙獰笑意，惹得眾人心頭一凜，韓非更身子抖起來。

「韓大哥，只要你辦成了這事，小菁定當履行諾言，與你拜堂成親。」

「好，是何事情，快快道來吧。」

「聽着啦，你們何別被嚇着了，是這樣子的～」

「甚麼，居然有這樣的事？」

「是呀，這何不是鬧著玩兒的。」

「哼，這是本姑娘，用性命換回來的宝貴軍機，豈會兒戲呢？要是你們不信，就此打住囉。」

「不，本公子相信小菁之言，小優，你何記起幼時，伯父曾說過的故事嗎？」

「當然記起啦，但那只是他，逗我們趣兒的嗎？」

「其實不全是，早年他曾獨自跟我說，假若真得知寶藏消息。

務必要把它奪回來，才能讓後蜀國安定繁榮，何惜他看不到了。」

「既然公子相信，在公在私，末將等定當全力以赴，協肋韓副將奪取寶藏。」

「多謝各位鼎力相助，我們就辦了它，替公子成就豐功偉績吧。」

「哎～韓將軍別急，先讓他們挖出寶藏，我們再把它奪過來。

何用浪費我等力氣，正好讓我軍休整，置辦糧草輜重，以作長久之用。」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五章（假死詐敵、馬首是瞻）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五章（假死詐敵、馬首是瞻）

「大家別這樣子看着老夫，誰說了面前的是棺槨啦？」

單德光突然反問，惹得眾人面面相覷，疑惑純生。

「本公子自問見多識廣，但也覺得這個，與棺槨甚為相像。」

「對呀，那這個究竟是甚麼，請單大人賜教。」

「各位何有聽聞，曾有富商担心家財過巨、富可敵國，而引來賊匪打其主意。

弄得徹夜難眠，終日提心吊膽，請來護院亦無法平息疑慮。」

「啊，這個典故倒是略有所聞，據傳出自百多年前的江南首富，但未知是否真有其事。」

「那後來怎麼樣，何有被劫？」

「直至他身故的那天，財宝都完好無損，留給子孫們享用，因為有高人指點迷津。」

「啊，那和眼前的鬼東西，有何關係呢？」

「關係何大的緊啦，事因高人教富商，於別院興建大家祠一座。

擺放無數棺槨，如同義莊無異，令人望之心愧，不敢靠近進入。

把財宝置於棺槨之內，讓人猜不透其中底緼，自己則每天檢視、風雨不改。

別人不知，還以為他很有孝心，每天給祖宗參拜上香呢，哈～哈～」

「原來如此，莫不是後周世宗，也來這一套？」

「是與不是，打開它不就，一目瞭然啦嘛。」

「對呀，大家快把它打開，小心點呀。」

當下又再充滿希望，拓跋扈更恢復信心，期待寶藏真尊，突然暴現眼前。

或許由於埋藏太深，棺槨的蓋子，已然有些微變形，打開毫不容易。

費了近一刻鐘，才完成一個，眾人無不注目在前，半刻也不敢稍移眼球。

深怕會錯過，見証這神聖時刻之一幕。

「哇～果然是寶藏吔。」

「果真如單大人所料呀。」

「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嗚～嗚～」

「好呀，大家快把它們，全都挖出來，現在才是爭分奪秒之時。

最重要是派人，捎信兒給詩兒，讓她知道這天大喜訊，哈～哈～」

「詩兒？哦～是陶姑娘吧，我這就去，嘻嘻。」

單德光見着拓跋扈，此刻喜上眉梢，仍對陶詩牽腸掛肚，老懷安慰之情油然而生。

突然有神秘高手，眾目睽睽，向東方學靈柩施襲，可謂膽大包天。

除了引起九大見証人，半數以上的出手，亦惹得棺槨內之人現出真身。

嚇得場中數千人震天駭地，對眼前所見不敢置信，啊～難道鬧屍變不成？

因為東方學，正活生生的站於台上，不過卻面色蒼白，狀似抱恙在身。

「哼，堂堂丐幫幫主，居然裝神弄鬼，假傳死訊引老夫現身？」

「咳～要不是這樣，真不知尊駕，何時會偷襲我丐幫啊。

想你魔教涂毒我，中原武林百餘年，多小同道枉死於你們手下。

難道就不應該，替他們報仇雪恨嗎？現在正好解決，多年的恩怨了吧。」

「對呀，我們十大派的弟子，死於魔教的不知凡幾。

今天就讓我們替天行道，為武林除此大害。」

「嘿～嘿～本座斗胆明言，你們這裡沒有一個人，是我的對手。

識相的便滾邊去，否則一律作仇敵對待，立馬殺無赦。」

「哼，你真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嗎？在坐各位都是，武林中的響噹噹人物。

有些更是武林翹楚、泰山北斗，怎麼說也不會，放任你魔教橫行霸道。」

「對呀，而且還有兩任，武林盟主在此，任你魔教如何神通廣大。

終究是敵不過，中原武林同盟的，我勸你還是，滾回西邊老家去吧。」

「哼，廢話小說，既然九大派今天，站在丐幫這邊說話。

本座就先幹掉你，再殺東方學，來生祭我的兒子。

左右護法、五大長老聽令，滯留於此者，不論男女老少，一律格殺勿論。」

「得令，教主，教眾們，給我殺。」

「殺呀。」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自是在所難免，登時引發一場，正邪雙方的大混戰。

可憐其他門派弟子，以及老百姓們，爭相走避，惹得場面異常混亂。

很多人卻成為了這場，武林風暴的犧牲者。

「好，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私吞寶藏是死罪，作反也是死罪。

信兒，義父們贊同你的主意，大家何有異議，但說無妨。」

「唔～既然同坐一條船上，哪裡有想沉船的道理？咱倆也加入。」

「小枝本是孤兒無父無母，幸得劉將軍收留，自是跟隨到底。」

「信兒說怎樣，我們誓死追隨，絕無異心。」

「很好，今後我們八個人一條心，同心協力打下這秀麗江山，作為我們的新家。」

「正所謂蛇無頭不行，要先推舉一位首領，來領導我們才成。

否則各自尊大，只會是烏合之眾，難成大業啊。」

「對～但要怎麼個推選？」

「唔～依我之見，劉將軍文武兼備，是上佳人選。」

「不，王將軍經驗豐富，理應由他担當此重任。」

「才不是呢，信兒運籌帷幄，先是尋得寶藏，繼而穩定軍心。

復後嚇退遼軍，正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呀，除了她之外，實不作他選。」

「信兒不敢獨領風騷，全倚仗四位義父，勇猛殺敵擊退遼軍，才有現在一時之太平。

不若這樣吧，為免大家心存隙縫，我們用紙張寫上，心目中的人選名字。

然後再放入瓦缸子裡，這樣大家都不知，對方所寫何人，接着便當眾拆開。

名字多於半數以上者，自是首領無疑，若是同票則同為首領。

若票數零星落索，便以四位義父共同掌政。」

「哈～哈～果然好方法呀，不愧是諸葛信兒，侬我看不用選啦。」

「對呀，就信兒當這首領，自是最為理想了。」

「啊，小枝真的搞不懂啦，為何又不選呢，剛才的方法不錯呀。

又公平又實際，更不會引起大家的不快啊。」

「哈～哈～小枝真沒有心思，連如此簡單的算術，也不會算啦。」

「是呀，既然信兒想得出此等計謀，我們實在自愧不如，從今以後以信兒，為馬首是瞻。」

「對呀，只要有你在，更勝返生諸葛亮，何懼甚麼宋太祖、呼兒术敖？哈～哈～」

「好，既然如此，信兒便卻之不恭了，我自當悉心戮力，為大家奪取這錦繡河山。」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六章（長勝口號、索價不菲）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六章（長勝口號、索價不菲）

剛把鬼臂打到七孔流血，智叔被其淺得血跡斑斑，他看着身上的紅色液體。

竟不自覺地伸手一抹，大家別誤會了，他並非嫌棄它污穢不堪。

而是把血液往舌頭一送，狀甚享受滿足，完全對鬼臂的死視若無睹，覺得理所當然。

此舉非單把小真等嚇着，更唬退了正進攻的兩人，觀眾們更瘋狂喝采鼓掌。

「啊，小姑娘，台上那個和尚，是你們朋友嗎？他很厲害吔，居然能把鬼臂給幹掉。」

小真仍驚魂未定，敏兒已搶着回答，那賭徒的提問。

「當然啦，他何是我姐的師叔，就是少林寺裡，鼎鼎大名的北惡佛是也。」

「甚麼，原來是少林高僧北惡佛，無怪乎身懷絕技，鬼門三使鐵定全軍覆沒了。

看來我押中了宝啦，今晚的運氣還不錯，嘻嘻。」

「哦～老兄你也是，押在他身上嗎？」

「當然啦，難得他願意以一對三，賠率還有三倍如此吸引。

怎也得押多小，否則怎對得起列祖列宗，你說對嗎？」

「這個自是不在話下，那你押了多小，作為參考可否相告？」

這個賭徒笑而不語，卻舉起三根指頭。

「哦～五百塊這麼小，老兄胆量那麼小，怎贏得了大錢呀？」

敏兒這一說，對方即時笑着搖頭、示意不對。

「哎～喲～莫非是五千塊，那還差不多，小妹也押下全副家當，剛巧比你倍之，是一萬塊。」

「甚麼，敏兒你居然有這麼多錢，該不會是從別人～」

「唏～小真姐你別管，這是我辛苦儲下來的。」

當她們回頭一瞧，那人卻又露出笑容，搖頭示意猜錯了。

「又不對，該不會是五十塊吧？若真是這樣，小妹便看不起你啦。

哎～且慢，莫不是五萬塊？」

「你終於都猜對啦，你看我的彩票，這何是我的全部家當。

所以今仗絶對，只許勝不許敗，把鬼門關這羣吸血鬼的錢，全都贏過來呀。」

「哇～你說得極對呀，北惡佛定然會勝出的。」

兩人竟為了同押智叔身上，而像他鄉遇故知般，興奮得手舞足蹈。

「嘖～你們這點錢，算不了什麼，你看我的彩票，那何是十三萬咧。

比你們雙加更多咧，那些是所有人的錢，我們才是非勝不可咧。」

「對呀，小心別掉了彩票，先把它給收起來，齊齊為北惡佛加油去。」

「好，我們一齊把（長勝口號）說出來。」

「哎～長勝口號？」

「小真姐，你真笨，連長勝口號也不知？是這樣子的～」

敏兒俏俏向她耳語一番，立馬惹得其咀角微撓，接着三人互通眼神、點頭示意。

齊齊把那甚麼鬼，長勝口號高聲疾呼出來，聲色俱厲整齊押韻。

「少林寺絶頂高手，北惡佛替天行道，隔空大力金剛掌，掃蕩三鬼下地獄。

鬼門關低微劣手，三小鬼雕蟲小技，鬼腿鬼臂鬼頭臚，鬼門三使必全敗。」

當她們落力唱出，上述長勝口號，其餘押注於智叔的人。

逐漸跟隨其後，還越來越多人，加入聲援行列，聲勢一時無兩。

惹得押了在三鬼的人，雙目赤紅似欲噴火，張牙列齒癢斯斯的。

「哇～不要呀，別走呀，吁～吁～」

「芷筠，你怎麼樣？別嚇唬爺爺呀。」

「別怕，有我們在。」

「對了，先告訴本神算，是否遇到別人了？」

「是呀，鐵前輩怎麼知道的？」

「快告訴老娘，春梅宝劍是否被奪了？」

「對呀，鐵夫人如何得知的？」

「我們是何許人了，此等小事當然知曉。」

「我們還知道，那個人是男子，不過尚未明瞭，對方是敵是友而已。」

「啊，怎麼好像就在現場，難道你們也在仙境，只是躲起來看，不現身救我，是不是？」

公主這真心直意之言，似乎真的言之鑿鑿，純然讓眾人泛起，一絲狐疑的目光。

「哎～喲～怎麼可能呢，我們施法者，並不能於仙境現身，但卻有所感應而已。」

「那現在怎麼辦，雖能把宝劍帶進去，但卻被神秘人所奪，公主豈非更危險嗎？」

「是呀，不若暫停施法～」

「唏～小悅，你千萬別往這方想。」

「對呀，鐵前輩早有明言，一經施法，便不能中途停止，否則前功盡棄呀。」

「是、是，是我想歪了，嘻嘻。」

「大家先別慌，今天是期限，若蘭必然會，前來相助公主的。」

「嗚～嗚～這麼久還不出現，都不知是真是假的？」

「對呀，看來那筆賭金，鐵前輩是無福消受囉，還是先點算一下。

看看一會他要，賠我們多小，大家說好嗎？嘻嘻。」

「哎～喲～你們快別這樣，一個，不，只須半個時辰，若蘭她一定現身。

我以鐵板神算，之名號起誓，若然有誤，大家以後便可，把它調轉來叫。」

「對呀，小美，去把宝貝拿出來。」

「是，娘親，嘻嘻。」

「啊，鐵夫人又有甚麼好宝貝？」

不一會，小美便拿出一個，手掌大小的傢伙，透明的外殼，顯示出內裡之情況。

「大家快看，這是本門獨製的計時器，只要把它倒轉，幼沙便自動滑下。

當全部滑至底部，不多不小，剛巧是半個時辰，絕對準確無誤。

是我們用作計時之用的，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別處絕對找不到的。」

「哇～很精緻、很輕巧呀。」

「對呀，真是愛不釋手啊，我很喜歡呀。」

「哎～鐵夫人，敢問這個可以轉讓嗎？」

「對呀，公主，我們也想要。」

「唔～可以倒是可以，老娘剛巧有些在手，怕只怕你們嫌貴而已。」

「錢可通神，你儘管道來吧。」

鐵夫人笑而不答，卻舉起一根指頭，讓她們猜猜。

「且慢，堪輿命理之時，你們也曾來這一套，結果那何是索價不菲，何不明言豈非更好？」

「哎～月兒說得對，鐵夫人就請明言吧。」

月兒之言，純時令鐵夫人，面色一沉狀似不快，但轉瞬間便回復原狀。

「既然如此，好吧，每個只須一～千塊而已。」

「吁～真嚇着了，我原以為你說是一萬塊呢，好，就給我們每人一個吧。」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七章（拜師學藝、獨占鰲頭）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七章（拜師學藝、獨占鰲頭）

經令公神功醫理後，盧叔純感舒活筋骨，嘗試站起來活動一下。

「哎喲～真的好了，全都好了，令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請受盧叔一拜。」

「哎～萬不須如此，這會折煞老夫呀。」

「對呀，師叔祖為人醫理，只想行善積德，贈醫施藥，從不收取分文～」

「甚麼，從不收費？那怎樣維持道觀，日常運作呢？」

「哎～原來你不知道，嗯～哼～那你肯定沒有給香油箱，添過香油錢咧。」

「甚麼，居然有這樣，厚顏無恥的人？大家快認清她的真面目。」

盧叔這一說，登時引來其他善信注意，紛紛圍着素芯怒目相向，唬得她尷尬不已。

更身子顫抖，善信們更逐步壓迫，似是有升級之意，令她不知如何自處。

「哎～各位別這樣，洛姑娘是敝觀之客人，並非求醫而來，不知源由實屬情有可原。」

經令公美言，才為她解去善信之圍，否則又再觸發羣眾忿恨，將一發不可收拾矣。

「令公在上，小女子洛素芯，乃洛家遺孤，今有幸得見，貴派玄妙秘技。

深感其可救苦救難，故想拜入門下，望令公切莫推辭，大恩大德未敢或忘。

請受小女三叩首，爺爺、爺爺、爺爺。」

「哎吔～看來洛姑娘你早有預謀，要行此拜師學藝之策，師叔祖，千萬別被她給騙啦。」

「對呀，師父，自師祖當年遷徙到此，招收弟子向來嚴謹，向來要經過考核。

絕不可輕易答應呀，要不然混入了，心懷鬼胎之徒，那便是我派之不幸呀。」

「嗯～你說誰個心懷鬼胎了？該不會是在說我吧。」

「唔～老夫自是清楚不過，洛姑娘能尋得此地，亦是天意命數使然。

不若就讓她參與考核，假如通過便納入門下，反之亦屬命中注定。

未知洛姑娘，敢否接受挑戰，還是放棄打道回府？」

「本姑娘言出必行，請令公不吝賜教。」

「很好，考核共分三關，分別是（文核）、（武核）和（德核）。

必須三關齊過，方能成為鐵令觀之弟子，缺一不可，亦無補核之機。」

「嘿～嘿～考核之人一生中，只有一次機會，繼往開來十有八九，皆鎩羽而歸。

我勸你還是，三思而後行為妙呀，免得醜態百出，便有失玫瑰園，與你洛家後人的名聲啦。」

「哼～你們儘管放馬過來吧，本姑娘必定三關盡過。」

鼓聲越來越大，四人的攻勢便漸趨猛烈，已到了最後決殺一招。

浩恒的（風調雨順），以及平原君的（黑砂無極），皆已祭起。

不遠處的兩人亦如是，羅天催運起（鐵血沖天），苗栗則祭出（黑砂雙飛）。

老天爺似乎有所感應，天空中漸次烏雲密佈，悶雷大作閃電橫空。

繼而霧氣彌漫，溫度驟降雨粉飛飛，令場中人突感寒意。

但戰況正值激烈，完全無損觀戰的意欲，反之更聚精會神，唯恐錯過精彩絕倫片段。

從四人的起手式，便知此招一發，當有生死立判之可能，瞧得眾高手汗流浹背。

四大頂尖高手互通眼神，立馬分從不同方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各自阻擋其一殺招。

說時遲、那時快，四人後發先至，八人同時躍於半空，八招尤如一式，同步招發對手。

爆出轟然巨响，剛巧截下了，這驚天動地之一擊，隨着一拼之後，幾乎齊聲收招落回地面。

四位年輕高手，面對殺招突然被截，當然驚恐萬狀，連忙察查自身傷勢。

除了早前之傷，其餘皆並無大礙，可見他們插手，卻未有傷及對方分毫。

若非拿扭準確，鐵定重創無疑，如此兵行險着，除卻他們還能有誰？

「平原君在此謝過，普渡禪師出手相救。」

「小侄段浩恒，多謝太祖前輩規阻。」

「羅天亦在此，向肖前輩致謝。」

「我苗栗自是不會忘記，方圓大師的恩情。」

「呵～呵～這是那裡的話，此等兵兇戰危之境，看在眼裡，任誰也會出手的。」

「四位年輕高手，已然突破舊有功力，武功範疇已進入另一境界，實在可喜可賀呀。」

「不錯，當今武林又再多了，四位後起之秀啦，哈～哈～」

「對呀，看來少林寺與黑砂派，將來是要獨占鰲頭了。」

「嘿～嘿～大家何別忘了還有，我們太祖門與天勾門啊。」

八人聚首一堂同聲而笑，至此八場集體比武，終以不分軒輊告一段落。

雙方的弟子皆以為，事件已經平息無疾而終，但真正的危機，卻在不知不覺中醞釀着。

「哎～，各位武林高手，神仙、超人，我們旅行團今日，有幸得見神技，真是不枉此行。

小小禮物不成敬意，敢問究竟勝負熟誰？武林盟主到底花落誰家？」

這個導遊手捧兩袋禮盒，被遊客們推舉為代表，簇擁着上前提問。

眾人眼看着禮盒，好奇心油然而生，各自猜度內裡何物，倒是浩恒深愔其道。

「哈～哈～這位兄台，敝寺與各大派之切搓，盡皆不分勝負，更莫遑論其他～」

剛調息完的應超群見狀，立馬趨前橫加插咀。

「對呀，所以我們已一致同意，於本月底在玫瑰園，再次決一死戰，選出誰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武林盟主，屆時請諸位務必前來，見証這歷史性的一刻為要。」

「啊，真的嗎？我們真的可以在場觀戰嗎？」

「應超群，你居然～」

「嘿～嘿～當然可以了，不過為免向隅，要先向正豐集團的，段副總管登記一下才成咧。」

應超群之言，明擺着是要拉這近百名，無辜遊客進入殺局了。

其心黑透論罪當誅，惹得少林寺全部人，瞳孔擴張火冒三丈。

「甚麼，難道是那個中國首富，李正豐先生的～」

「在下正是段副總管，若要登記，大家請隨我來。」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八章（恐佈傳言、形勢逆轉）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八章（恐怖傳言、形勢逆轉）

浩恒、智叔與素芯三路人馬，已外出多天仍未回來，而夏氏兄弟又行蹤飄忽，令人無從捉摸。

加之剛發生了小知事件，正是疑雲密佈草木皆兵，不巧天氣驟變寒風怒號。

小知更痴痴呆呆，眾人疑心生暗鬼，唬得眾女不敢獨睡，硬拉着他人，全聚大廳共度到天明。

接着更風雨淒淒，雷聲大作閃電交加，雷公、電使、風伯、雨婆婆，全部向玫瑰園登門拜訪。

更適逢失去某人踪影，令眾人大為恐慌，突然雷公轟轟隆隆，眾女更面色刷白、失聲尖叫。

「哇～救命呀，別殺我，嗚～嗚～」

「小知別怕，有大家在，我們會保護你的。」

「是呀，有屠大哥～哇～救我呀，屠大哥，嗚～嗚～」

「嘖～小秋，你不也被嚇着了嗎？還想着安慰人。」

「哼，最壞是你呀，阿花，早前還加入惡人幫，替公主辦事，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是呀，哼，正所謂惡事傳千里，連閻王爺也知道你的惡行，今晚就派勾魂使者。

前來勾你的魂奪你的魄，帶你下十八層地獄，嘗盡痛苦永不超生。」

「哼，你別以為～這樣便能～嚇唬着我，我何是不信鬼神之說的。」

「嘿～嘿～是嗎？那你怎麼身子，抖抖簌簌起來呀，該不會是害怕吧？」

「對呀，我在玫瑰園這麼多年，曾聽聞一則傳言，極之恐怖咧。」

「哎～怎樣的傳言，快快道來，嘻嘻。」

「傳言是這樣的，話說在二十年前，就在老爺登上，全國首富的幾個月前。

當時曾有超級貴賓，前來玫瑰園探訪，當時正值遇着惡劣天氣，哎～就像今晚一樣。

該貴賓想離開，但又無何奈何，加之老爺邀其小住，終被其盛意拳拳打動。

整晚的天氣全無改變，一宿無話復又天明，當時是我去喚醒貴賓，起床用早點的。

熟料房內反應全無，而且還被人反鎖着，老爺情急之下，命我等破門而入。

但當入得房內，卻空無一人，貴賓的物件原封不動，只是欠缺了一手提箱。

據聞內裡存放了，一千両黃金之多，當時卻不翼而飛，讓眾人大惑不解。

老爺痛定思痛決定報案，貴賓卻像從未到此般，人間蒸發永遠地消失了。」

「啊，那有甚麼奇怪，說不定他怕被偷，自己躲起來，不願意與外界，有所牽扯咧。」

「以貴賓的身份地位，絕對不可能。」

「嘖～你怎麼知道呢，你又不是他本人。」

「因為他是前任首富呀，試問你若是他，又怎會如此呢？說來也真揍巧。

自他失蹤不久，老爺便取代其位，一切都仿似是，根據劇本而行進般。」

「哎～如此說來，真有點煞有介事啊，莫非是爺爺～」

「啊，茂叔，怎麼以前從未，見你提及過呢？」

「是呀，老爹，突然提起這般，骸人聽聞之事，該不會是別有用心吧？」

「哼，我明白啦，你是眼看玫瑰園勢危，便早早投向了敵方陣營。

現在乘着爺爺、段大哥等不在，便在此謠言惑眾，企圖讓大家互相猜疑。

繼而引起紛爭，使得玫瑰園內亂，屆時將不攻自破，應超群等則大軍壓境。

齊齊撿個現成便宜，把我們全部一網打盡，而你就成為，他們的幕後英雄。

從今以後升官發財，扶搖直上威震八方，計劃是這樣的嗎？茂叔。」

「哎～你說的真有點道理，唏～神經病，小知你是否驚嚇過度，在此胡言亂語了？」

「哎～吔～她暈眩過去了，一定是貴賓的亡魂顯靈，要我們替其伸冤啦。」

話聲剛落，所有的照明突然失效，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唬得眾人哇哇大叫。

秦伯夫婦忽地提着燈籠，於此時出現大廳，昏暗的燭光映照下，顯得兩人面無血色。

「哇～有鬼呀！」

地獄之火搏鬥場內，戰況漸趨白熱化，台下近千觀眾，幾近全是賭徒無異。

現分成兩派，處於支持正邪各半之境，正分站雙方陣營，忿恨怒視成對峙之勢。

起因在於鬼臂被殺，小真等帶頭高唱長勝口號，兼且鬼頭等正處於下風。

正是親北惡佛者快，仇智叔者痛，不為別的，全因一個錢字作怪而已。

激戰至此，由鬼門三使聯手下，智叔曾處於劣勢，及後被鮮血激發，他體內之原始獸性。

逐漸把優勢扯回身邊，而台上正演變成單打獨鬥，鬼頭正於繩角喘噓噓的。

顯然已被大力金剛掌所傷，鬼腿卻了無所懼，與智叔互拼，名副其實是亡命之徒。

三使中以他武藝為首，可惜獨力難支，左腿與智叔掌招硬拼，立感骨痛如裂。

隨即變招改用右腿，躍於半空橫掃向他，智叔矮身一避，繼而雙掌齊出。

側身分左右互拍其小腿，登時立响清脆，劈～啪～的骨裂之聲，伴隨着慘叫一道。

鬼腿身不由己，從半空中墜落，智叔正想乘勝追擊，鐵頭功已鬼祟殺至。

冷不及防腰際隨即中招，再次飛撞向繩角之上，再反震落地吐出鮮血，鬼頭亦力盡跌倒。

霎時間形勢又再逆轉，台下兩派人的心情，盡數掛於臉上，不過是巔倒了過來。

「北惡佛，振作呀，為了正義，你絕對不能戰敗的。」

「鬼頭、鬼腿快殺了他，機不可失呀，替鬼臂報仇啊。」

「北惡佛，快站起來，你承諾替我兒子報仇的，決不能就此倒下呀，嗚～嗚～」

「鬼門三使聲名大噪，我押重你們的，千萬要勝出呀。」

台上三人本已傷痕累累，加上透支體力不繼，但被觀眾喊聲感染。

旋即雙目透發異彩，各自調養內息，積聚殘餘內力，務求趕在對手前發招，取得最終勝利。

命轉乾坤第一百五十九章（命格相冲、考核作弊）

命轉乾坤 第一百五十九章（命格相冲、考核作弊）

當鐵夫人與公主交易完畢，把數個特製計時器，交予其手後，便拉着女兒們，佯稱上衛生間。

鐵算子則緊其後，四人卻並非如廁，迅即便衝進自己房內，接着左顧右盼反手關門。

「哼，姚月兒那臭丫頭，居然敢壞老娘好事？看來非好好教訓不可咧。」

「哇～夫人，你何別亂來，萬一弄出人命，咱們的計劃，便全盤泡湯啦，還是先忍忍吧。」

「對呀，娘親，小不忍則亂大謀，不是你教的嗎？」

「忍甚麼忍？那臭丫頭如此精明，心思敏捷，若繼續留她在此，恐怕會悉破咱們啦。」

「夫人，且慢動手，讓為夫先為她推算一下。」

「對呀，娘親，還有個把月而已，何不先忍下去，否則如此良機，稍縱即逝呀。」

「哼，你們兩個現在是，手指拗出不拗入啦？」

「唏～你們別吵～」

「嘖～都是你～」

「呀，有了！」

「怎樣，她的命理怎樣，快說。」

當鐵算子張口，想道出來之際，忽地揚手示意，似是有所發現，惹得她們噤若寒蟬。

接着他躡手躡腳，走近門邊，猛地一把將門打開，登時砰～澪～碰～隆～地。

露出爺爺等人的面孔，因為他們此刻，全都跌於門外地上。

不問而知是，集體偷聽來了，純然弄得氣氛好不尷尬。

「哎～老朋友，你們這是甚麼意思呀？」

「哼，還用問嗎？當然是懷疑我們啦。」

「豈敢，豈敢，只是見你們，一塊兒的走開，有點兒担心而已。」

「是呀，你們經常這樣子，難免惹人注目啊。」

「唏～每個教派自有其茵中秘密，不便向人明言之故，不過既然大家問起，本神算便把秘密道出來吧。」

「哎～真的嗎？是怎樣的，快說。」

「爹爹，真的可以說出來嗎？」

「原本門規所禁是不可以的，但公主頑疾未除，危機又起，實在不得不破例呀。

不過先此聲明，大家何要作好心理準備。」

「鐵前輩，那你便細細道來吧，本公主天不怕地不怕。」

「好，事因自抵達美國後，本神算便暗裡為各位批命，以防施法期間有所變化。

起初是一帆風順的，但剛巧就在今次之後，發現了場中一人，命格與公主相冲。

致使令公主於仙境遇險，着實大大不妙呀。」

他這一言，立馬惹起眾人疑惑之心，初是面面相覷，繼而交頭接耳。

「老朋友，那究竟是誰？不妨直言呀。」

「咳～嗯～那便是姚月兒姑娘了。」

「甚麼，怎麼會是我，一定是那裡弄錯了。」

「唔～本公主也猜到一二啦。」

「對呀，月兒一直與公主對着幹，命格怎可能合得來咧。」

「是呀，難怪真如神算所推測啦。」

惡人幫眾之言，完全不顧慮她的感受，令她純感無地自容。

「鐵前輩，那怎麼辦呀？」

「很簡單，必須換掉陣中人，取代月兒的護法之位，還請月兒姑娘理解。」

「唉呀～突然之間，能去那裡找來替者呀？」

「放心吧，替代者很快會自動現身，而且還是大家熟悉之人。」

此言一出，又再讓眾人猜想着，到底所指何人呢？」

「洛姑娘，首先是文核，請把以下十一條，醫理問題解答，如答中半數以上。

即六條便算過關了，否則就要執拾包袱，回玫瑰園去囉，呵～呵～」

建忠的師父，亦即令公的首徒（鐵甲子），更是下任令公不二人選，貌似並不想她過關。

「嘿～嘿～本姑娘好歹也曾向阿萍，學過點護理之術，這丁點常識問答，豈有難倒我之理。」

當素芯如上暗想着時，滿以為輕而易舉，熟料一瞧問卷內容，登時呆若木雞。

全是有關一些人體穴位，中藥名稱藥性使用之法，如若中毒該怎樣解毒，以及疑難雜症等。

完全與西方醫術扯不上邊，純然讓她深感，鐵令觀果然非比尋常，無怪乎善信如此信任。

既然誇下海口，便不能視難放棄，連忙抖擻精神，嘗試解答艱深問題。

雖然並無時間限制，但必須日落前交卷，而且還有鐵甲子監考，令她大感壓力汗流滿面。

半個時辰過去了，只勉為其難答下半數，但仍未知是否正確，已感力有未逮。

「師父，外邊有名貴藥材送來，請你出去驗收。」

「是那些藥材如此名貴呀，建忠你去收，不也是一樣嗎？」

「不成，來的是人蔘、靈芝呀，徒兒實在不敢妄自尊大，隨便亂收呀。」

「好吧，這裡你看一下。」

素芯突然靈機一動，乘着他離開之際，耍小滑頭來也。

「哎～建忠兄，人蔘、靈芝那麼貴重呀，到底有何作用呢？」

「當然啦，其功能是行氣活血，專針對重症者，主要用作藥引～

可謂藥中之聖，所以價值不菲呀。」

素芯聽着大喜過望，其中兩道問題，便與上述有關，連忙暗裡記下。

適時鐵甲子回來，遂裝作若無其事，繼續把答案默寫下來。

又一刻後，輪到另一個小女孩進來，年約十來歲，樣貌端正清澈晶瑩。

近看與鐵甲子有點相像，但觀其衣着有所區別，惹得素芯不斷張望。

剛巧與她四目相投，而她眼神中，亦透出些微笑意，看來她亦對其深表好感。

「爹爹，娘親有要事找你，請你到別院一趟。」

「知道是何事嗎？」

「女兒怎麼知道呢，你走一趟不就成了嗎？」

「唔～這位洛姑娘正在應考，你看着點，別讓人作假啦，哈～哈～」

「誰人作假？豈有此理～」

他倆的一言一語，彷若貼錯門神般，令小女孩嗤笑不斷。

「小姑娘，你的那個父親真可惡，處處為難我咧。」

「我叫（鐵晶瑩），也想到會是如此咧，所以就來幫下眼，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吧。」

「哇～好吔，晶瑩小妹，你快看看怎麼樣。」

才半刻便把她的錯題，糾正了一半，可想而知雖是小女孩，對藥理亦甚了解。

正想繼續之際，晶瑩忽地罷手退開，扮作在旁踱步，下一瞬間其父，便推門而入。

時間拿扭得非常準確，剛巧避過了作弊一幕，唬得素芯暗裡竊喜。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章（勢成騎虎、痴痴呆呆）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章（勢成騎虎、痴痴呆呆）

浩恒見勢成騎虎，立馬將遊客們的注意力，拉扯到一旁，臨行前向方圓通個眼色。

他立刻會意主持大局，與浩恒分頭行事，應超群察之，連隨着平原君兩人跟上確認。

「各位，事因玫瑰園之戰，將決定武林盟主誰熟，是武林一大盛會，來的都是頂尖高手。

有份爭奪的，實不止剛才之數，玫瑰園為了隆重其事，將邀請各界賓客。

親臨其會見証神聖時刻，屆時會供應美酒佳餚，但由於人數眾多，故必須收取入場費。」

「唔～這個亦不無道理，是否所有團友，皆可參與呢？」

「對呀，自是理所當然啦。」

「段副總管，那末收費如何呢？」

「如此武林盛舉，誰個不想欣賞呢，加之設備齊全，環境優美飲食不缺，所以收費是～」

浩恒笑而不答，只舉起一根指頭，讓他們自行猜度，平原君等看在眼裡，亦猜不透其用意。

「哎～怎麼想也絕對，不會是一百塊吧。」

「對呀，假如是一千塊，也不用猜啦唄。」

「段副總管，莫非是一萬塊？」

導遊瞧見團友，露出苦思不解之神色，忍不住嘗試猜測答案。

浩恒見他們狀似驚詫莫名，似乎是收到預期效果，連忙點頭稱是。

「當真是一萬塊，不會有所更改了嗎？」

「說好了一萬塊，便絕對無更改的道理，否則就很難，向其他賓客交代啦。

而且還會大大影響，正豐集團的聲譽，相信段副總管，絕不會出爾反爾的。

而且這次是我們兩派，合作舉辦的盛事，各大派定必傾巢而出。

率領舉派弟子，齊聚玫瑰園決一死戰，還望各位萬勿錯過啊。」

平原君猛地添油加醋，還把正豐集團的招牌，擺上枱面，實未知其用意何在。

導遊與近百遊客聞言，紛紛議論起來，各自搖頭擺手，未幾似是終於達成共識。

「我們商議後，深感入場費一萬塊，實在太昂貴了～」

導遊不斷搖頭嘆息，語氣似乎有點失落，純時令到浩恒心裡暗喜，以為達成目的。

以高價入場費，唬退了這群大白痴，免卻了一群無辜者的靈魂，提早到地府向閻羅王報到。

「之不過，我們還是覺得，這一萬塊是物超所值的，故此決定全團，一共三百人全數參與。

現在就即場登記交費咧。」

「甚麼，三百人？你們哪來的這麼多人？」

「當然有啦，因為剛巧今晚有喜宴，其他人就在寺外的酒家咧。」

「非常好，大家快報名，平原君在此代表，各大門派多謝支持。

段副總管何別忘了，所有收益咱們各佔一半啊，嘻嘻。」

浩恒聞言不禁暈頭轉向，腳步浮浮立樁不穩，幸得金腿與朗雄相扶，否則便要出醜人前。

經過整晚的惡劣天氣折磨，加之電使發火非同小可，竟然把總電掣箱轟中，以致燈火全無。

全晚就倚仗三幾手電筒，與及大細洋燭支撐着，而且茂叔的傳言，煞有介事般。

還突然給秦伯夫婦所嚇，登時夜有所夢頻頻醒轉，相信只有昏迷不醒，的小知最是幸福了。

翌日一早，屠一刀安排各人檢查，四周範圍及設施，還通知工匠緊急維修，儘快恢復照明。

「咦？天氣這麼惡劣，你們昨晚去哪呀？」

「我們就在宿舍裡呀，那邊向東，沒主屋這般吃風咧，只破了兩隻窗子，你們怎麼都在這？」

「唏～算了，快幫忙檢查附近，有否破損吧。」

「那我們到後花園，和外圍的水塘去吧。」

「好吧，大家各司其職，一有甚麼發現，便暫且記下吧。」

眾人雖感覺不對勁，但剛遇昨晚驚恐，唯有礙難照准，才兩刻不到便又生變故。

「哇～小知你在幹甚麼，大家快來呀。」

眾人遁聲找去，只見夏戰書，正在小知身旁，阻攔着她進一步前行。

狀甚驚惶失措，似乎並非對其不利，反倒更像是在保護她。

「夏戰書，嚷那舍，到底甚麼事？」

「不是我，是小知有點古怪，想走向那邊。」

「小知，你在這裡幹嘛，不是應該在主屋裡頭的嗎？」

小知呆若木雞的不發一言，慢慢地舉起手指頭，指向不遠處的，水塘旁邊一幅泥地。

惹起眾人注意，紛紛依其所指看去，遠觀泥地土壤結構鬆散，露出一個大坑窪洞。

有一大幅度被雨水沖散，泥巴滿地爛笪笪的，看來是生泥傾瀉，自然天威之所為。

看似平淡無奇，但場中視力最好之人，似乎有所發現，忽地大喊大叫。

「哎～大家快去看看，那裡好像有點東西，白白黃黃的，不知是舍哪？」

「甚麼，那麼遠看不出來呀。」

「對呀，那會有甚麼，十有八九是垃圾吧。」

「是呀，難道會是黃金不成？哈～哈～」

小秋的戲言，即場令眾人面面相覷，更把好奇心連根拔起，互通眼神後齊頭並進。

越接近窪洞，易克光所謂的東西，被雨過天晴後的晨光一照，反射出些微金光。

惹得眾人快步趨前，想一睹其盧山真面目，獨剩小昭摻扶着，小知碎步前行。

茂叔夫婦更身先士卒，三步併作兩步，飛也似的直撲上去，阿花則緊隨其後。

「哇～金色的，一定是黃金，絕對錯不了，大家都有份兒，快挖。」

「哎～真的唧，莫非是那失踪了的，前任首富的？」

「對呀，那豈非有一千両之多？」

「哇～發達了，老天爺眷顧呀，你們看，還附有骨頭～給大家咧？」

「嗚～哇～有鬼呀，他剛才抓住我呀。」

「低能，是阿花你在，抓住它才對咧，嘻嘻。」

「嗚～哇～很恐怖呀，好像在抓住，那些黃金不放呀。」

「唏～你們滾開，讓我瞧瞧，唔～的的確確是人骨，相信已死去很久，小昭，快報公安。」

「哎～且慢，那些黃金豈不是要交出來？」

「對呀，那些是老天爺，送給大家的，難道不是嗎？」

「唏～這些東西根本，就是人家的，當然要交還給人，難道你想據為己有？」

「哼，屠一刀你這臭傢伙，居然在此與老子對着幹，我是決計不會，讓小秋跟你一起的。」

「那是兩碼子的事，你別混為一談。」

「大家都別吵了，還是待公安到來吧。」

「但話分兩頭說，莫非真的是爺爺，把他給咔～嚓～」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一章（如來神掌、死而復生）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一章（如來神掌、死而復生）

智叔畢竟內力深厚，只盞茶時間便已將面色，由蒼白轉為淡黃，再化作紛紅之色。

相信只須些微之刻，便能變回接近，正常的紅潤之色，反觀兩人則不盡然，依舊起色不大。

台下賭徒盡收眼底，站於智叔一方的，紛紛交頭接耳，有些則暗自竊笑。

更甚的是已有人，預早慶祝勝利，手舞足蹈地輕唱，其首本名曲，長勝口號是也。

鬼頭兩人見勢不利，互通一個詭譎眼神，忍不住顯露其，陰險毒辣之終極手段。

居然拔出匕首，分別從左右刺向智叔，台下賭徒瞧見，無不驚呼尖叫。

支持三使的則笑逐顏開，小真等更大驚失色，但想提場已然來不及。

就在生死存亡之際，只聞智叔暴喝一聲，猛然拔地躍上半空。

剛巧於千鈞一髮，避過了奪命兩擊，身周更金光隱泛，纏繞不散。

竟然可停緩於半空，接着張開他那如來怒目，瞄準目標 - 正是鬼腿。

「喝～嘍～如～來～神～掌。」

小真等與一眾支持者聞言，無不雀躍萬分，話聲剛落，隔空掌勁已猛然疾吐。

隆～伏～劈～勒～之聲响澈場館，兩掌全皆命中鬼腿胸腹，竟炸開其皮膚肌肉，血花四濺。

登時像缺了根骨頭支撐般，連慘叫聲也來不及發出，便軟攤在鬼頭跟前。

細看之下，一雙眼正盯着他看，似是在訴說他死的很慘，令其死不瞑目呢。

此時智叔已收招落地，好整以暇地調理內息，貌似並不急於進攻。

台下的支持者，親睹神掌之威震天價響，則不斷吶喊打氣。

「少林北惡佛威猛，技驚四座震鬼門，如來神掌驚八方，鬼門三使盡皆亡、盡皆亡。」

明顯是要智叔殺掉鬼頭，而他亦慢慢地逐步踏前，唬得他顫巍巍的不住後退。

「不，大師我知錯了，求求你別殺我，家中尚有高堂七十，等着我回去照養的，嗚～嗚～」

「北惡佛，千萬別相信他，這三個傢伙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早巳六親不認父母雙亡，根本就與魔鬼無異，切不可心慈手軟啊。」

「對呀，今日若不殺他，來日必有他人受害，快把他給幹掉吧。」

「幹掉他、下地獄、見閻王，幹掉他、下地獄、見閻王。」

羣眾們各自吐出，心裡真心真意之言，純然讓智叔，背向着鬼頭傾聽。

陰險無比的鬼頭，卻乘虛而入，掄刀偷襲其背，滿以為一擊得手，正暗自偷笑。

熟料刺中之物並非人身，竟然是其腰封，智叔更把握機會，用它緊纏住鬼頭的手。

一把扯掉其匕首，順勢令其跪倒於觀眾面前，竄至其後背，拿扭着頸項，令他動彈不得。

「哼，本惡佛還想着，上天有好生之德，三使巳死其二巳得教訓，是否應留你一條賤命。

想不到你不知悔改，竟敢再次偷襲於我，看來不送你下地府，難以令過往死傷者瞑目呀。」

「北惡佛，請代佛祖殺掉他吧，正是功德無量呀，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好！既然師叔也贊同，我～嘍～」

「啪～勒～」

「嗚～呀～」

「怎麼啦，鐵前輩，不是說替補人選，即將出現嗎？大伙巳等了將近一刻咧。」

「是呀，該不會是法力不足，推算錯誤吧？」

「唏～大家別吵吵嚷嚷的，一齊來倒數吧。」

「好，即管看看有何變化，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叮～噹～」

「啊，有人來了，快去看看。」

「唏～還會有誰啦，大不了是陳華，買東西回來罷了。」

「小逸，你去看看是誰吧。」

「公主～老爺～」

「嘖～我就說嘛，不就是陳華，嗚～哇～有鬼呀。」

小逸的驚惶失措，立馬惹來所有人的注意，爭先恐後衝出玄關察查。

「嗚～呀～有鬼呀。」

「鐵夫人，快用法術把她給收掉吧。」

「對呀，娘親，快施展（驅邪大法）吧。」

「對呀，若蘭，雖然你死不瞑目，我們姊妹一場，你就別害我們啦。」

「爺爺也求你啦，喃嘸阿彌陀佛！」

「唏～誰說我是鬼？你們看我有下巴有腳，更有影子咧，怎麼會是鬼？」

「哇～若蘭，你真的死而復生啦。」

公主察看其狀，深知其是人非鬼，立馬推開眾人，與她相擁痛哭，場面溫馨感人之至。

「哎～且慢，石博士不是說，你飛機失事，屍骨無存的嗎？」

「公主，幸好我有貴人相助呀，否則真的與你陰陽相隔啦。」

「啊，此話怎講，快快道來。」

「臨登機前一刻於候機室，收到神秘電話，說有炸彈在機上，如不離開，將死無葬身之地。

我立即感覺心緒不寧，連忙慌稱遺失行李，趕緊出到大堂外邊，目睹飛機於上空爆炸。

真是命懸生死一線間，現在回想還餘悸猶存呢，只是未知貴人是誰，還想着報答大恩呢。」

「啊～那貴人難道是？」

公主之疑惑，勾起眾人與鐵算子的打賭，紛紛注視着他一家子。

「哎～嗯～大家猜的沒錯，那貴人正是老夫，現在應該相信本神算。

輸的心服口服啦，那些好東西～理應歸我了吧，哈～哈～」

「對呀，鐵板神算果非浪得虛名，小悅，把那些好東西，都交給老朋友吧。」

「哎～究竟是怎麼回事？」

公主便把連日來的事，如數家珍般向若蘭道出，只把她給聽得，感覺玄之又玄。

「唔～現在若蘭到來，正好替補月兒護法之位，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事必須向月兒相告。

請老朋友與月兒跟我來吧，其他人就別問了。」

「鐵前輩，有何要事但說無妨。」

當他道出所說之言，令月兒忍不住失聲痛哭，而爺爺則在旁好生安慰。

「鐵前輩，難道就真的沒有，其他解決辦法了嗎？」

「目下唯有根據本神算指示，才能有轉危為安之機，請勿再遲疑不決了。

否則不單你性命攸關，連其餘三人也會受到牽連，實在是命運多舛呀。」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二章（金剛巨石、早有遺言）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二章（金剛巨石、早有遺言）

眾人瞧着這如山巨石，均往壞方向想，猜想着怎可能移得動它，紛紛看着高強兄弟。

「大家別看着我們，寶藏就在下面，搬石移山是你們的任務，自己想辦法去，嘻嘻。」

「二皇爺，這塊巨石小說也有萬斤，手觸之感非比尋常，極有可能是（金剛石）。」

「余將軍，不就是一塊巨石嗎，有何特別之處？」

「末將奪回渝山之時，曾細意研究此石，刀劍槍斧皆未能傷其分毫，必須要宝劍宝刀不可。」

「唔～本將軍有一宝劍，削鐵如泥吹毛斷髮，讓我先試它一試吧，峥～我～嘍～」

眾人隨即退過一旁，司馬使拔劍一揮而就，巨石登時响起金鐵之聲。

尖銳刺耳難耐，同時火花四濺，眾人下意識雙手掩耳，別過臉退得更遠。

經他連揮數記，巨石始終不為所動，只露微缺，卻把他反震至虎口生痛。

「嗚～哇～快停下來，別再砍了。」

「吁～哎～很痛苦呀，大將軍，你的是那門子的宝劍？」

「哼，臭小子不懂貨，這何是跟隨本將軍，出生入死十數載的宝劍。

不過還是欠了少許，看來要另覓良方才成。」

「突然之間，往何處找尋宝劍宝刀呢？」

「對呀，萬一被孟雄等知悉，便麻煩透頂了。」

「二皇爺，單敏有一策，不知當不當講。」

「單姑娘儘管道來，讓大家參詳一下。」

「為何必須用硬策，而不用軟方呢？」

「啊，單姑娘的意思是？」

「依我之見，可以派人分頭行事，首先由近向斜坡之處挖掘，另外砍伐三兩根粗樹。

待得挖到近半丈之深，把粗樹置於其底部，再由馬匹轉動粗樹，便可把巨石挪動。

順勢滾到山下，屆時便可挖掘寶藏。」

「啊，此法真的可行嗎？」

「小皇認為，一試無妨。」

「對呀，總比觀石輕嘆，來得有意思呀。」

太宗當下便依言照辦，大部分人都滿懷信心，只有他們例外，瑟縮後頭一角輕聲細語。

「怎麼辦呀，萬一真被他們移開巨石，屆時豈非原形畢露？」

「事已至此，還可以怎樣，唯有寄望寶藏就在下邊咧。」

「哇～咱倆兄弟的小命，莫不是要聽天由命？」

半個時辰未到，便已挖出近米深坑，太宗立即驅馬轉動粗樹。

令本已搖搖欲墜的巨石，應聲沿着斜坡滾出去，登時轟轟隆隆震耳欲聾。

高強兄弟則像嚇破了胆，四肢無力頹然倒地，未敢上前探明真偽。

太宗等大喜，即時趨前察查，但見巨石底下並無異樣，立馬着人深入挖掘。

高強兄弟似是早有所料，無可奈何地靜默不語，等待他們發現真相，然後砍殺兩人。

再半個時辰後，傳來那死神獨有的聲音，無疑是要對他們，執行那無情的死刑了。

「人來呀，立刻把高強兄弟帶過來，不得有誤。」

「嗚～哇～求求你，不要殺我們呀。」

「是呀，我們願意做牛做馬～」

「誰要殺你們了，今趟立大功啦，小皇會向皇兄稟報，實行早前諾言。」

「哇～是黃金呀，還有銀呀，真的是寶藏咧。」

「嗚～哇～我們發財了，不用斬頭啦。」

兩兄弟的靈魂，尤如剛由地獄的邊緣，被天使伸出充滿聖光之手，一把給拉扯回人間般高興。

他們過度興奮的笑聲，全都被細作收進耳鼓內，還一心以為可滿載而歸呢。

躲進樹叢內的文嵐等人，禁不住吁了一大氣，等待那瘋婦遠去，一刻後才見白統領折返。

「白老兄，怎麼樣，那傢伙走了嗎？」

「吁～呀～向南方去了，不過切勿大意，她的武功可能，比黑老大更高。」

「現在怎麼辦？」

「唔～人馬太多反為不便，會惹人注目，更可能再次，把那傢伙引來。」

「對呀，不若把一千岐山軍，安頓在西北兩門，由老夫把關靜觀其變，然後你們兵分兩路。

查探北方的臭傢伙，究竟在何處，一有發現便打訊號，屆時老夫便派兵接應，如何？」

「文大人這主意不錯，就依你所言。」

那邊廂，水流尊等人，已幾近挖出所有寶藏，正在裝箱預備運走。

「怎麼樣，都處理好了嗎？」

「大致上完成，已經在外頭粉飾過，扮作藥材、茶葉，應該可蒙混過關，只差一點兒而已。」

「好，事不宜遲，立即由東門運出去。」

「哎～不等小決他們嗎？」

「何須等他們，這個功勞是咱倆的，這叫先下手為強。」

「對呀，到他們趕來之時，我們已經在歸途上了，嘻嘻。」

「乞～噓～」

「我～乞～噓～」

「乞～噓～他娘的，誰個在背後說我們？」

「唏～這世間還有誰呢，一定是她啦。」

「我也覺得非她莫熟，自持是師父的女兒，便看不起人，以為自己是公主咧。」

「我也深有同感，只是每次有大任務，一旦同時打噴嚏，鐵定準沒好事。」

「哎～說起來，她們應該已挖出寶藏，莫不是要～提早運走，獨領風騷？」

「哇～不得了，若中途遇着敵人，豈非打水漂？」

「豈止如此，還為他人作嫁衣裳呢。」

「先別說這些，以她之個性，肯定不會取道西北門，我們分從東南門而進，

一旦有事便訊號通知。」

他們都不約而同，於邢城內打轉，到底誰個主宰這筆寶藏？還是先回看丐幫大會吧，嘻嘻。

突然發生數千人之大戰，連冀州城太守，亦始料未及，當調動兵馬到來，大戰已告一段落。

但見屍橫遍野，血流滿地雜物遍地，傷者處處哭聲連連，痛苦哀鳴着實慘不忍睹。

「怎麼樣了，追得着嗎？」

「沒有呀，盟主，他們全都身受重傷，但仍是給他們跑掉了。」

「是呀，雖然如此，但那廝被夾擊，中了我們這麼多重招，鐵定是活不下去的。」

「但是我們這邊也不好過，聖一仙子、玄冥道人、黑鋼門主，陰陽大仙以及東方幫主。

皆已受傷，其中以後兩者尤為嚴重，仙翁正替他們治理，不過恐怕～」

「盟主，你們快來呀，他們快不成了，有話要說呀。」

「大仙、東方兄，我們都在這兒，有甚麼儘管吩咐，我等必然傾力去辦。」

「是呀，老納定會盡力而為。」

兩人都氣若遊絲，離死不遠，不約而同指着自身腰間錦囊，示意他們去探，接着便撒手人寰。

餘人悲痛着探索之下，均取出一張紙條，細看當中字裡行間。

「原來兩位皆抱恙在身，但仍參與此計劃，故早有遺言，實在讓人敬佩，請受吾等三叩首。」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三章（兒女私情、兇多吉小）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三章（兒女私情、凶多吉少）

「啟稟皇上，幽州城傳來喜訊，四大將發現寶藏，但遼軍攻勢猛烈，加之糧草輜重不繼，恐寶藏有失，要求增援呀。」

「甚麼，消息何準確？」

「準確無誤，他們還派人送來，一大箱珠寶以証其事。」

「當真？快呈上來。」

言畢，便見四名壯漢，抬着一大寶箱，體積巨大可藏壯漢，搖搖曳曳地慢慢步入。

顯然是非常沉重，惹得太宗立馬步下台階，命人打開寶箱察看，文武百官亦一哄而上。

齊齊見証這重要時刻，當揭開的一剎那，金銀珠寶之豪光映照出來，歡欣鼓舞聲情並茂。

「皇上，請即派援軍糧草輜重，前往幽州城呀。」

「對呀，寶藏關係到大宋興衰，必須當機立斷啊。」

「事關大局，那位將軍願意前往？」

一時之間，文武百官盡皆交頭接耳，獨有一將排眾而出。

「末將（蕭萬長）願意前往，請皇上恩准。」

「好，蕭卿家果真是，英雄出少年，朕就命你火速，帶三千精兵去幽州，務必要運回寶藏。」

「皇上，只有三千恐有不穩呀。」

「對呀，至小也得一萬吧。」

「哎～刻下幾方都在用兵，那來的這麼多兵馬？」

「那就抽調禁軍吧。」

「不成，禁軍乃保護京師之重兵，豈可隨意調動？」

「五千吧，不能再多了，刻日起程吧。」

「末將領命，定不負皇上重托。」

「我等祝願將軍凱旋歸來。」

「你肯定確有其事嗎？」

「萬中絕對不會出錯。」

「好呀，只要有了這批寶藏，我後蜀國便復國有望了，今晚就去搶過來吧。」

「哎～公子且慢動手，他們也是才剛發現，而且已然日落，必然影響挖掘進度。

依末將之見，還是讓他們多挖一夜，明早再探明寶藏多寡，才制定奪宝大計未遲。」

「金大哥之策甚妙，我第一個贊同。」

「嘖～小優你當然贊同啦。」

「哼，惠兒，你不也是幫着白叔叔嗎？」

「哼，甚麼白叔叔？應該喚作白大哥才對。」

「唏～你們別這樣，多丟人呀。」

「哼，小菁你不也是護着韓非嗎？那有資格教訓我們？」

小優與惠兒，不堪被小菁奚落，竟同聲反擊，言詞一致何其合拍，即時把她唬退。

「好了，現在軍中帳議事，說的何是關乎，後蜀國之未來，請把兒女私情，暫時放於一旁。」

「知我者莫若巧兒，正合本公子之意。」

「當真，嘻嘻。」

孟雄當眾贊揚巧兒，輪到小菁三人，齊齊給予巧兒不滿眼神，登時讓她收起，得意忘形之態。

「不，老子也贊同，因為之前有黔城回報，說原武平節度使，的（展平城）有異動。

費韜還說有很多，疑似商隊、鏢局之人，正陸續向渝阜而來，尚未知其底緼。」

「哎～武平節度使？不是早於我後蜀國，便已被滅了嗎？」

「對呀，聽聞他們的領土，還被其餘國家瓜分了呢。」

「惠兒，正因為如此，才不知是何方人馬，這才令人頭痛啦。」

「哎～孟大哥，會否是得知渝山有寶藏，所以也想來分一杯羹？」

「真巧，巧兒之言，亦是我心中所想呀。」

「哇～這麼巧，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呀。」

巧兒的洋洋得意，再次令惠兒三人深感不滿，接着還嘟嘟囔囔。

三個女孩圍成一圈，貌似在密謀大事，看得眾人心頭一凜。

「唏～你們快別這樣，多嚇人呀。」

「哼，大哥，要不是你偏袒她，我們也不會如此。」

「唏～何來偏袒之說呢，只不過剛巧對正兒罷了。」

「對呀，大家還是想想，該怎麼應付，那些來歷不明的人吧。」

「嘿～嘿～我們倒是想出法子咧，不過要她先道歉。」

「嗚～嗚～她們欺負我，孟大哥我不依。」

「甚麼，這是那門子的話，巧兒，別理她們。」

「小優，你們太過無理取鬧啦，快哄回巧兒吧。」

「是呀，好啦，巧兒，是我們不對，就把我們的主意道出，看大家覺得如何？是這樣子的～」

「唔～這計策很是不錯，但誰來當負責人呢？」

「伏萬軍，公子那邊情況如何？」

「快了，已經完成十有八九，公子決定明日破曉起程，取道（寧波鎮）直接回銀城。

他還說幸得單德光相助，才如此輕易奪得宝藏。」

「唔～其實這也大出我意料之外，本來想着他會借機逃走，趕回大宋與單敏團聚。

故沿途命人監視，但竟然相反，莫非他不想回大宋？」

「會嗎？他這般疼愛女兒。」

「唔～這個很難說，你們沒發覺沿路上，他丁點也沒提及單敏嗎？」

「小姐說得極是呀，那又如何？」

「你們有所不知，單大人文韜武略，曾替後周世宗柴榮，奪回北方不少城州。

如得他出謀劃策，對公子的雄圖大計，將有莫大幫助呀，看來要先了解其心思才成。」

太祖等人剛剛早朝之際，忽聞稀客來訪，惹得文武百官肅然起敬。

「太后駕到～」

「參見太后，願太后鳳體金安。」

「皇兒參見母后，願母后～」

「哎～別來這些，快告訴本宮，你是否派蕭萬長，前去幽州城支援？」

「正是如此，昨天已出發啦，有何不妥？」

「哎～吔～沒啦，全都沒啦。」

太后之舉措，純然令眾人大惑不解。

「將軍，雷勁與伍廷兩軍，已於合川遇上了，但仍未見着二皇爺，正朝渝山進軍。」

「唔～也好，希望弓兒正好，被二皇爺所救，然後順勢挖回寶藏，就萬事大吉了。」

「但願如此吧，不過京師突有傳言，說四大將於幽州，尋得寶藏擁兵自重。

更擁護諸葛亮之後人，諸葛信兒為主子，意圖謀反呀。」

「甚麼，這般嚴重？那末朝廷打算怎樣？」

「唉～這消息也是剛剛捎來，朝廷早前更命蕭萬長，領五千精銳與糧草輜重。

前往幽州城支援他們，想着運回寶藏云云，現在未知情況如何啦。」

「唉～呀～送羊入虎口還會怎樣？不就是凶多吉少嗎。」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四章（飛鴿傳書、邢城之爭）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四章（飛鴿傳書、邢城之爭）

「盟主，兩位老朋友，何有交托甚麼啦？」

「他們都說要把掌門之位，托付給指定之人，說他們忠孝仁義並存，絕對是不二人選，望大家能全力支持。」

「那他們倆都是誰？現在那裡。」

「陰陽流的是大仙首徒，名叫（程峯），為人剛正不阿，亦是其義子，盡得他陰陽令真傳。

丐幫的則是六袋長老，綽號莫名其妙，同是東方兄義子，未知武藝人品如何。」

「他們怎麼不出席，丐幫大會？」

「程峯正值閉關中，據稱還要十天半月才出關。而後者則於離此不遠，因曾在易鎮，遇着一伙外族人，覺得行跡可疑，恐對中原圖謀不軌，故現在於北漢邊境介備，以防萬一。」

「啊，果然是忠義之輩呀，我們派人找他回來吧，收拾這裡就，交給丐幫弟子好了。」

剛決定策略後，忽聞有數名丐幫弟子，急步而來狀甚慌張。

「各位長老、前輩，邢城有不尋常之舉呀。」

「啊，怎麼回事，快快道來。」

「莫長老發現早前的外族人，去而復返，而且還人數倍增，由北漢易裝進入我境。

正向着邢城而去，他已召集幫眾跟隨其後，着我來請示長老。」

話聲剛落，又有數名丐幫弟子，慌慌張張的跑來。

「各位長老、前輩，有宋兵忽忽忙忙，開往邢城去，還有朝廷高手開路。

似是有大事發生呀，而且還有寶藏傳言，不徑而走，未知是否有關。」

「啊，難道真的如他所料，外族人想圖謀寶藏，侵犯我中原大地？」

當下黑統領，便把皇命告之場中人，意圖利用他們的力量，對付元顏決等賊子。

「哎吔～你為何不早說呀，早知如此，我們丐幫定必，率領幫眾直搗邢城，把那些臭傢伙，全

都逐出中原去。」

「那事不宜遲，我們兵分兩路，一半人留在這裡，以及受傷的切勿跟來。

幫仙翁照顧傷患者，以防魔教去而復返，其他人隨我去邢城。」

諸葛亭妥善安排之際，怎料飛來白鴿一隻，他自然地伸出手來，而白鴿亦自覺地停於其上。

一切顯得自自然然，接着他就從白鴿腳丫子，取出小竹筒內的字條，張開來細看。

禁不住露出震驚神色，冷汗泊泊而下，旁人亦深感事態不尋常。

「諸葛兄，怎麼了，出甚麼事了嗎？」

「唉～呀～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門總壇飛鴿傳書，說小女被魔教的人擄去。」

「怎麼可能呀，剛和他們大戰未及一天，會不會是陰謀～」

「哎～魔教詭計多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依我看，盟主還是回去了解為要。」

「本座實在牽腸掛肚，有勞劍首與上人兄，率領丐幫前往邢城，本座就此拜別，請呀。」

尾音剛落，人便像雷厲風行般，飛也似的朝南方而去，可見他緊張女兒，不下於武林大事。

「師父，徒兒想跟去邢城，籍以增廣見聞。」

「哇～小紫蘿，你千萬別跟來，這裡有很多傷者，須要救治的，你還是留下來幫仙翁吧。」

「對呀，他們非常～十分～極之須要你。」

「嘖～嘖～不去就不去，屆時你們用大轎，請我也不去呀。」

「我們快起程，不然她又要跟來啦，屆時恐怕後果，不下於魔教呀。」

「噓～別那麼大聲，讓她給聽着何不妙啦，快走。」

白、紅兩位統領，各自於東南方查察邢城，而文嵐則領兵，分從西北門而去。

起初沿途平淡無奇，直至水流尊等人，搬着一箱箱的貨物，貌似是十分沉重。

擺上馬車之內，向東門而去狀甚可疑。

紅統領經驗豐富，立馬察覺到不對勁，為免打草驚蛇，躲起來監視，並派人通風報信。

半個時辰不到，白統領首先抵達，瞧見此等情況，斷然肯定是寶藏無疑，決定先下手為強。

其時水流尊的車隊，幾近已全部搬運完畢，有些更可能已抵達東門。

不假思索便齊齊撲出，猛然殺向車隊，即時唬得那些馬伕，呆了一呆。

「還楞住幹嘛？還不快運走它們，火焰尊，快着其他人抵擋。」

「是，師妹，所有人聽着，我們人比較多，乾脆把他們全都幹掉，殺呀。」

「肯定是寶藏，絕對錯不了，一箱也不能讓其帶走，衝呀。」

霎時間，兩伙合共數百人，不由分說便大開殺戒，展開一場殊死之戰。

「兩位師兄，你們聽到嗎？好像有打鬥聲。」

「哎～是呀，聽聲音，似乎是近東門方向。」

「不用猜了，除了她們還有誰？一定是遇到阻攔了，快趕去幫手。」

元顏決等剛由南門進去不久，正有大批兵馬由東門而進，剛巧與水流尊的，車隊察身而過。

此刻白、紅兩旗寡不敵眾，非單處於下風，還目睹車隊越走越遠。

消失於眼皮子底下，無不心急如焚，致令紅統領中了，火焰尊一記重擊，身受重傷血肉模糊。

文嵐的一千精兵，幸好適時趕到支援，白、統領立馬扭轉頹勢，給予水流尊等萬般壓力。

「紅統領，你怎樣了，還支撐的下去嗎？」

「文大人～別理我，快向～東門追～嗚～哇～」

「你們快抬他上馬車，其他人分兵去東門，務必要把寶藏追回來，快呀。」

面對數百岐山精銳，加之白統領武藝不弱，水流尊等正陷入困境，忽聞熟悉哨聲由遠而近。

她立刻與火焰尊互通眼神，齊齊吹响類似哨聲，惹得文嵐等人緊張起來。

半刻後強援終於殺到，只見元顏決一伙兒，由南面殺將過來，文嵐等不料尚有強援。

被殺個落花流水，把白統領反壓下來，形勢又再度逆轉，兩伙人的殺聲震天價響。

恐怕半個邢城也聽到，不遠處的一伙人，當然也不例外，見形勢惡劣，立馬加入戰團。

他們究竟是誰？會站於那一方？容後自有精彩發展。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五章（真心本意、永不磨滅）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五章（永不磨滅、真心本意）

為免惹起羣臣恐慌，皇太后着太祖，與親信移師去安壽宮。

「母后，究竟何事，令你如此不安？皇兒着實不明，請明示。」

「本宮也是剛才得知，但已來不及了，原來信兒是諸葛亮之後人，潛伏在王全斌身邊多年。

為的就是等候機會，挖出前朝寶藏，利用四大將先替其攻取，燕雲十六州作為據點。

然後再逐鹿中原，恢復古朝大漢之江山哪，連本宮也被她，騙了這麼久呀，真可惡。」

「甚麼，此話當真？母后這消息從何而來？」

「皇兒，其實母后一直，都派人收集天下情報，此消息正是來自天書門，絕對真確無誤。」

「啊，莫不是現任武林盟主，諸葛亭親自告之於太后？」

「這倒不是，一向是其首徒（衛東），與本宮聯絡的。」

「哎～且慢，諸葛？他們都姓諸葛，該不會有甚麼關係吧？」

「唏～曹大人你想的太多了，只熟揍巧而已。」

「對呀，你姓曹的，難道就說你和曹操有關嗎？」

「哎吔～你說的沒錯呀，曹操的的確確，是我的祖上呀。」

「甚麼，人來呀，快拿下這廝。」

「哇～不要呀，我對皇上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呀。」

「對呀，皇上，祖宗又不能自己選擇，曹操那梟雄的惡行，確實與曹大人無關啊，請皇上收回

成命。」

「唔～也對，本皇也是痛恨惡賊而已，曹卿家，你不會怪朕吧？」

「豈敢、豈敢，謝皇上不殺之恩。」

話雖如此，但卻已於曹康內心，留下來一個永不磨滅的烙印。

「那末，我立即派人去追他回來。」

「哎～不必啦，既然母后這樣說，我們不妨靜觀其變，不過要派人知他這消息。

我等先保留實力，等二皇弟班師回朝，再從長計議吧。」

「對呀，不過據報岐山軍，曾於渝阜與南漢軍交戰，非常激烈雙方互有死傷，只是未知他們處

境怎樣呢？」

「大家放心吧，二皇弟是福將，加上有單姑娘在旁，一定吉人自有天相。」

「小樂，事情辦成怎樣了？」

「何家兄弟對妖女寸步不離，難以解決她呀，我已派人潛在其附近，只待機而動便能～」

「哎～不能操之過急，但求一擊必中，只要她一死，便樹倒猢猻散，取幽州如探囊取物矣。」

剛把話拋低，探子又來急報，原來是安壽宮細作。

「啊，消息何真確？」

「稟大汗，千真萬確。」

「看來此女的真心本意，並不只限北方，而是要一統天下，其志不小呀，應軍師以為如何？」

「天助大汗呀，依本軍師之見，我們的計策要更改，目下首策已經成功。

暫且留下妖女之賤命，接下來便是，拉攏曹康作為內應，擾亂大宋朝廷。

我們只須緊守北方邊境，勿讓餘下八州有失便成。

到取得寶藏休養生息，厲兵秣馬廣招賢士，其時他們可能已兩敗俱傷。」

「對呀，屆時我們便一舉，把他們收拾掉，哈～哈～」

「小樂預祝大汗，收復中原指日可待。」

三人均對此謀略甚為滿意，只待元顏決等把寶藏帶回來，便告之他們這期間，發生的一切。

此刻幽州城南門外，正有大群不速之客，要求曹彬打開城門，但被其刻意阻攔。

「哼，爾等遼軍，竟敢扮作宋兵，前來騙本將軍開門，真是天真，此等技倆，老子早就會。」

「義父，據報城外有宋兵來援，對嗎？」

「咧～都在外邊，看來有五千之眾，而且還是精銳之師，未必真是援軍，慎防有詐呀。」

「是否援軍，信兒一試便知。」

「啊，有何奇方，我倒想見識。」

「談不上奇方，讓我一展所長吧，嘻嘻。」

「城外的將軍，請自報姓名軍階，可有令牌作証。」

「我叫蕭萬長，現職禁軍副統領，這是皇上所賜令牌，受命押運糧草輜重，前來支援幽州城。

與及護送寶藏回京，敢問姑娘究是何人？」

「本姑娘乃四大將之軍師，名叫諸葛信兒，目下遼軍攻取甚急，而且還詭計多端。

每每都使計，誘使我等開城門，恕我未能盡信閣下身份，若然是真的援軍。

請把糧草輜重就地而放，於北門外的五里處駐紮，那處名（迎龍坡），是遼軍必經之地。

只要本姑娘親睹將軍，對遼軍迎頭痛擊，屆時便能印証閣下身份，自當出城共抗遼賊。」

「好，此要求亦屬合合理，難怪姑娘能助四位將軍，穩守幽州城那麼久。

本將軍便依言照辦，請盡快接收糧草輜重，以防被遼賊有機可乘。」

蕭萬長果真命人照辦，然後快馬前往迎龍坡，視察過地形立馬駐紮，以防遼軍突襲，行事迅速

果斷穩如泰山，這一切都被信兒等人，看在眼裡笑不可抑。

「這個蕭萬長，居然信以為真，當真不負忠義之名。」

「哈～哈～信兒果然厲害，連我也相信，你是諸葛亮之後人咧。」

「我打算利用他，來作幽州城的首度防線，我們就來個，坐山觀虎鬥。」

信兒之言，登時令眾人笑逐顏開，可憐蕭萬長，被玩弄於股掌之中，仍蒙在鼓裏。

「雷將軍快看，前面這麼多屍骸，必定是二皇爺，與賊軍激戰至此哪。」

「仇兄所言非虛呀，伍將軍我們快去看看。」

兩人心裡牽掛，二皇爺與弓兒安危，連隨便策馬上前察查，仇千眾等見勢立馬調頭，往反方向

急騎而去，岐山軍觀之突感不妙，即時通報雷勁兩人。

「甚麼，姓仇的這廝竟然開蹤？」

「雷將軍，看來這是一個陷阱，全部都是我岐山軍，與南漢軍之屍骸，根本與二皇爺無關。

哎吔～我們中了調虎離山計啦。」

「這樣吧，伍將軍立即帶同部下，追趕姓仇的，同時派人回報司馬將軍，着他小心有詐。

而我則趕赴渝山，見機行事。」

「好，就依你之言，我們快追，務必要生擒姓仇的。」

如是者，他們又再兵分兩路，各自踏上征途，只苦了數千兵馬，風塵僕僕馬不停蹄。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六章（設下埋伏、逃之夭夭）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六章（設下埋伏、逃之夭夭）

翌日早上，渝山大寨外，忽地有數支箭矢射來，難道是孟雄突襲？

當然不是啦，箭矢不偏不倚射在木柱上，數個施射者眼見得手，迅速往渝阜飛奔。

「余將軍，箭上留有紙條，要否去追？」

「哼，不必啦，都是些無膽匪類，甚麼鬼東西？」

「啊，是孟雄給二皇爺的，說司馬弓兒在其手上，要求黃金一萬兩於正午前。

去二十里外的竹林交換，諭時不候立斬不赦。」

「啊，我們快通知二皇爺。」

當得知此消息後，眾人均深信不疑，認為一萬兩黃金很化算，反而引起了某人的猜疑。

「好，司馬將軍，就由你負責交換事宜，快快預備贖金，務必要換回將軍的千金。」

「末將領命。」

「哎～且慢，請聽我一言，大家何曾想過，只是一個將軍千金，為何會要求這麼多贖金？」

「唏～還用問嗎？當然是知道她的身份啦，難道還別有用心不成？」

「一般來說，要求贖金乃山賊所為，要算他們是為錢而來，也不會要求這麼多，除非～」

「除非甚麼，單姑娘但說無妨。」

「除非是已經知道，我們已挖出寶藏。」

「是呀，有道理，這才說得通呀。」

「本姑娘可以肯定，區區一萬兩，他們根本放在心裡，其意志不在此，直指寶藏而來。」

「那末應該怎辦呀，總不能對弓兒棄之不理啊。」

「對呀，末將拼到底，也要把弓兒救出來。」

「哎～沈將軍，切勿急進，人是一定要救的，單姑娘有何良策？」

「單敏認為刻不容緩，首先要把寶藏押回京師，獨留一萬兩作為贖金，才是萬全之策。」

「好，正合本皇之意，為求穩當我們兵分三路，由司馬將軍率領三千兵馬，前往換回人質。

沈淪從旁協助，事成後立即回去岐山，而江將軍則率領兵馬，負責押送首批寶藏回京師。

藍統領負責第二批，小皇與單姑娘，自當緊隨其後，灰旗殿後保護，余將軍、太守與尤成天。

暫留渝山互為接應，待得寶藏進入宋境，便全軍撤入（金門縣）鎮守，兵貴神速，快！」

時至中午，漢將軍與韓非等，已於竹林佈下伏兵，孟雄等則兵分三路。

於其必經之地（赤沙坡），設下埋伏靜極思動，只待寶藏出現便動手。

元顏決等之出現，無疑把戰局扭轉過來，但當另一伙人現身，形勢又再變得複雜。

「兄弟們，是北方狗賊，快幫官兵手，殺呀。」

「啊，是丐幫的人，火焰尊，寶藏要緊，你先押運回去，這裡交給我們，快！」

「好，木師兄，你們保重了。」

交戰中，丐幫聽聞有寶藏之說，立馬想到是北怎麼回事。

「老子乃丐幫莫名其妙，這裡交給我們，官爺你快追吧。」

白統領一伙，才剛向東門而去，下一刻又有高手到來，輕功飄飄蕩蕩如飛般。

手執長鞭一揮，登時劈～啪～之聲大作，落點之處剛巧把兩幫人分隔。

「哼，是誰殺了我的兒子，還不快快給老娘滾出來？」

「臭瘋婦，你是誰，我們是丐幫的人，還不滾邊涼快去，看大爺我～吔～」

隨着啪～勒～之聲响起，該丐幫弟子應聲分屍，唬得文嵐等人，龜縮於馬車上不敢聲張。

「前輩，你可認得我呀？」

「啊，小娃子，是你，告訴老娘，他們是甚麼人？」

「前輩記不起來了嗎？他們正是你的殺子仇人，丐～幫～呀！」

「臭丫頭，你在胡說八道～哇～吔」

可憐這個丐幫弟子，連話都未說完，便被一鞭打中手臂，登時與身體分家。

血肉橫飛痛入骨髓，倒地呻吟慘不忍睹，瘋婦更怒髮衝冠，一雙赤目透發異彩。

「前輩，我正是來通知你這消息，但被他們追殺至此，幸好前輩及時趕到，要不然嗚～嗚～」

「小娃子別怕，有老娘在，咦～這些人？」

「這些都是我的朋友，是站於前輩這邊的。」

「好，那就一起把丐幫的人，全都幹掉祭我亡兒吧。」

「好呀，大伙兒上，把他們全部殺掉。」

「兄弟們小心，那瘋婦由我應付。」

「殺呀～」

霎時間又再陷入混戰之中，全因瘋婦橫加插手，擋者披糜無人能敵。

竟連莫名其妙亦處於下風，否則以丐幫數百之眾，足以力挽狂瀾。

另一邊廂，白統領率眾追至東門，居然失卻車隊之踪跡。

「這是我的令牌，車隊往那邊走了？」

「啊，將軍，車隊於一個時辰前，向定州方向遠去了。」

一得知方向，立馬召來守城門將，抽調數百兵馬加入追趕，可謂精明強幹。

他們前腳剛出，一刻後便有大伙人後腳入，為首兩人更施展輕功，腳不沾物隨風而去。

其勢極速絕不可擋，比馬背上的人更快，正向着混戰之處而去。

躲於馬車內的文嵐，瑟縮於一角，靠在紅統領身旁，已被嚇至失魂落魄。

姬家兄弟卻出於好奇，從裡頭俏俏偷窺，驚見屍橫遍野，殺聲震耳欲聾。

死的皆是己方人馬佔多，而且還失去了白統領之身影，形勢極不樂觀。

「文大人，文大人～」

「哇～別殺我，老夫只是一介文官～」

「是我們呀，文大人。」

「哎～原來你們沒死，怎麼啦，打勝了嗎？讓我看看～哇～快退入去。」

「文大人，你沒事吧？」

「豈有此理，外邊還在火拼着呢，誰說打勝了？」

「我們一個也沒有說呀，就你自己誤會而已。」

「唏～那你們叫我幹嘛呢？弄得我滿懷希望的。」

「不是的，其實是想跟你說，目下形勢不妙，不若趁此機會逃之夭夭？」

「對呀，不是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嗎？」

「話雖如此，但怎麼向皇上交代呢？」

「唏～命都沒啦，還交代甚麼？」

「對呀，再不走，恐怕只能把我們的，屍體交出去咧。」

「是呀，我們還未救出老爹，絕不能就平白無辜，死在這裡呀。」

「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北方賊匪向東門而去，那邊應該最安全，說不定能撿到便宜咧。」

「好，文大人說去東，我們絕不會向西走。」

「好，那就叫上守城的人一起走，好保護我們，嘻嘻。」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七章（竹林中伏、赤沙之爭）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七章（竹林中伏、赤沙之爭）

縱觀各方，最最順利的，莫過於是拓跋扈等人，最奇怪是單德光，居然全力協助他們。

致令整個行動，幾近沒有遇到任何阻礙，寶藏已挖出近百箱之多，全都價值連城。

並採納單德光之策，由於數量龐大，故分批出發，正在動員所有人，搬上馬車之內準備歸家。

「情況怎麼樣？」

「啟稟公子，我們已跟足指示，每部馬車只擺三箱珠寶，為免惹人注目。

更於前後放上藥材、掩人耳目，目下已預備好十部。」

「好，這些寶藏關係到，我定難是否能統一中原，乃立國之根本，絕對不容有失，明白嗎？」

「公子請放心，我等定必送回銀城，不負所托。」

「很好，第一批，就由金旗主負責，即日起程。」

「龍幫主，多得你們鹽幫傾力協助，計劃才得以如此利，本公子絕不會虧待你們。」

「啊，龍某在此先謝過公子，只要有本錢在手，便能把巨鯊幫打倒，讓我們獨霸寧波鎮。」

「獨霸寧波鎮足矣？何有想過成為一城之主，甚或獨霸一方，無須仰人鼻息、自由自在？」

「龍某自知才疏學淺，只憑着家傳武學，加入鹽幫血拼江湖，才得前幫主賞識。

加之兄弟們擁戴，至能接任幫主之位，實在未敢好高騖遠。」

「既然如此，本公子也不強人所難，但我們曾生死與共，本公子惜才。

更希望能助你，創下不世功業，請仔細考慮，再回覆我未遲。」

拓跋扈言畢，竟與單德光眼神互通，莫非拉攏鹽幫，是出自其謀略，為將來逐鹿中原而鋪路？

文嵐的馬車抵達東門不遠，便嚇見兩條人影，以高速向打鬥之處飛去，把他們嚇得呆上一呆。

繼後更瞧見一大伙人、迎面而來，全是武林人士，當瞧見丐幫弟子與黑統領，立馬便趨前。

「哎吔～黑統領，老夫終於盼到你來啦，剛才差點命喪黃泉呀。」

「是呀，我們差一點兒，就全死掉了，我們正要追回寶藏咧。」

「對呀，樹林裡有怪物非常厲害，丐幫那個叫莫甚麼～來着？」

「叫莫名其妙，正與怪物大戰，還死了很多弟子啦。」

「甚麼？那是我們的新幫主，黑門主，不若分頭行事，你們去追寶藏，咱四大長老入樹林助戰。」

「好，回頭在城內再聚，呀哝～快跟我向東門追。」

兩大絕頂高手已趕赴林中，適時替莫名其妙，擋架住致命一擊，要不然未當幫主，便到西天與

其義父相聚，但已傷痕累累無法再戰。

能夠有此能耐者不是別人，正是真龍上人與玄天劍首，木輪尊見狀，立馬便與師妹合戰上人。

劍首則對戰瘋婦，仍佔據着上風，此舉只為拖延時間，給予火焰尊運走寶藏。

另一邊渝山，同樣緊張萬分，司馬使等人剛抵達竹林。

「呵～呵～漢將軍，咱倆又見面啦，想來真是緣份呀。」

「哈～哈～久仰司馬將軍大名，對上一仗，我們還未分勝負啊。」

「哼，贖身已帶來，不多不小一萬両，還不放人？」

「不用着急，人來呀，帶那小娃子出來。」

「叔叔、沈淪，快救我呀，嗚～嗚～」

「弓兒別怕，有我們在此，好啦，快交換吧。」

當下雙方順利交易，一方得人一方得金，同時流露出滿意的神態。

「怎麼了，弓兒，他們沒對你怎樣吧？」

「他們虐待我呀～嗚～嗚～」

「甚麼？豈有此理，居然對小女子用刑，算甚麼英雄豪傑？」

「唏～你別聽她胡說八道，她一會要珍肴異饌，一會又要錦衣繡服，着實麻煩透頂。

我們何沒有這些好東西，有也留來給弟兄們，大家說對嗎？」

「對呀，還以為自己是公主？那我們都是王子啦，哈～哈～」

「哼，叔叔、沈淪，快把這些臭傢伙給宰掉。」

「哎～別胡鬧，漢將軍，承蒙照顧侄女，回去我必嚴加管教，不勞閣下費心，就此拜別啦。」

「好呀，希望你們一路順風吧，請呀。」

雙方表面客氣，眼神卻不盡然，各自帶着（宝貝）回家去。

「沈淪，吩咐弟兄們小心，事情絕不會如此簡單，恐防有伏快點離開竹林。」

才剛交帶一切，忽聞後頭慘叫聲不斷，正有無數箭矢飛射而來，兩旁更有竹枝彈射出來。

登時擊中不小人，惹得士兵方寸大亂。

「眾兄弟勿慌，聽我號令，由西北面衝出去，快！」

一時之間，為求活命，全軍像發了狂般，以極速飛奔，企圖衝出竹林。

「哼，這個司馬使乃名家之後，熟讀兵書深知兵法，乃吾之勁敵，今天務必除之而後快。」

「對呀義兄，上仗就是他把我擒下的，你要替小菁，出這口污氣呀。」

「放心吧，小菁，漢大哥已佈下天羅地網，任他們插翅也難飛。」

太宗極之信任單敏，故即時命人將寶藏，分成三批送返京師，已有探子回報。

江皆河負責的首批，沿路暢通無阻，剛出渝山範圍，正向通縣進發、直上京師。

第二批則在途中，藍統領亦平平穩穩，並無遇着任何麻煩，禁不住令眾人鬆懈下來。

「怎麼啦，最後一批還未好嗎？」

「稟二皇爺，剛好完成。」

「好，立刻起程，不得有誤。」

「二皇爺，我突然有種不詳之感，要不我們取道合川～」

「哎～單姑娘不必担憂，前兩批都相安無事，小皇相信這一趟，亦能安然無恙的。」

「對呀，有末將在，定保兩位平安。」

灰統領豪言壯語，似乎胸有成竹，無不讓人安心，唯獨只有她，仍一臉憂心忡忡、不能自已。

運送至距赤沙坡不遠，已聞得前方有急騎而至，更夾雜着些微聲响，沙塵隨風飄蕩。

來者尚未抵達，便已由馬背上掉下來，灰統領立刻趨前察看。

「二皇爺～快走，前方有埋伏呀～哎～」

只拋低了這句，便魂飛九天，身受重傷還拼命捎信兒，真可謂忠心耿耿。

「莫非真如單姑娘所測？」

「二皇爺，快派人通知余將軍，到赤沙坡解圍，我等則改道合川，這才是上策呀。」

「對呀，快改道合川。」

才剛決定對策，走不了半里路，一蓬箭矢漫天飛舞，迎面而來，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八章（爆發混戰、另有秘道）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八章（爆發混戰、另有秘道）

玫瑰園內，當發現白骨之時，眾人還為了千兩黃金，而爭持不下，卻未知道有人暈厥。

「哎～哇～小知，你怎麼了，別嚇唬我。」

眾人均對突如其來之事，大吃一驚手足無措，只有一人當機立斷，一把抱起她奔回主屋。

「夏戰書，你幹嘛？快放下小知，不許你碰她。」

「大家別吵，快跟去看看，小昭你通知正豐醫院，着他們派醫生來。」

「茂叔～哎～不，小秋還是你和馮氏兄弟來，留守着現場勿讓人破壞，尤其是黃～金～」

「哎～～吔～屠一刀，你這個混帳，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老子會把黃金，取走不成咧？」

「哎～喲～那是你自己說的，嘻嘻。」

當大伙跟到主屋後，但見小知已被，安放於沙發之上，夏戰書則滿臉担憂，站於一旁凝視着她，

顯然並無加害之意。

兩個部門效率都十分高，只一刻多便先後抵達，無數車子與工作人員，立馬各有各忙。

擠得整個玫瑰園，內內外外非常熱鬧，經醫生診斷，小知過度疲累，只屬貧血而已。

純然讓眾人，放下心頭大石，亦令某君轉愁為安，此情此景，全都給場中人收進眼底。

公安還把白骨挖出，在場搜証向各人問話，黃金自不然是要取走了，只把大部份人的眼睛。

吸引得不斷追隨，依依不捨的模樣，直至它和診症完畢的醫生，一道消失無蹤。

公安更來交代搜証事宜，惹起眾人的疑惑，互通眼色不吐不快，屠一刀連忙排眾而出。

「這位大哥，請問知否白骨熟誰？何人所殺？黃金又將如何處置？」

「啊，這麼多問題？首先前兩個尚待調查，至於黃金嘛～嘿～嘿～好壞消息各半啦。」

「唏～快說，別賣關子。」

「首先是壞消息，當知道死者是誰，黃金當然要交還其家屬，但～」

「又但甚麼啦，別吊胃口好嗎？」

「接着當然是好消息了，當查不出死者之時，黃金便會歸我～」

「甚麼？你夠膽說下去。」

這公安已說不下去，因為被眾人包圍，無不磨拳擦掌目露兇光，易克光更一把揪着其衣領。

「哇～冷靜點，大家別誤會，我是說黃金會歸我～面前的發現者，亦即是大家，嘻嘻。」

「哇～當真？你何別騙我們。」

「我只是依法辦事而已，請等待有關結果。」

此刻大部份人的靈魂，全都飄蕩去尋找，他們的黃金夢中，忽略了小知當時的，詭異舉動。

最後的兩掌，絕對肯定是盛怒而發，血花飛濺至智叔之處，登時把他染成血人。

隨着清脆的啪勒之聲，鬼頭的鐵頭功，亦抵擋不住大力金剛掌，頭臚被轟至像爛西瓜般。

死不瞑目的倒於台上，剛巧與小真等人四目相投，嚇得她們雙手掩眼、哇哇大哭。

一旦分出勝負，雙方的支持者，純時表現大相逕庭，開始指手畫腳對罵起來。

場面一度混亂，亦有人急不可耐，如箭般趕着取彩金。

「小真，我們快取彩金，立馬便走。」

「對呀，否則依這情勢，一會必定大亂。」

「那智叔他～」

「唏～放心吧，有忘我大師和師父在，絕對沒事兒，快去。」

才剛排上隊，後頭的人接二連三，緊隨其後，明顯押在智叔身上的，佔了大部份。

而且還聽聞隊伍中，押注大額的不在小數，只把負責派彩的人，忙個不可開交滿頭大汗。

未幾，終於輪到小真等人，於趙少康的陪同下，順利取得彩金，眾人即時快步離開。

走到秘道出口前，已聽到裡頭的人忍不住，終於爆發混戰，霎時間雜物橫飛。

有三使的支持者，居然羣起上台襲擊智叔，亦有北惡佛的擁護者，取起雜物施以還擊。

「哇～發神經啦，快點兒走。」

「呀，要不然會被殺的。」

「那師父他們～」

「放心好啦，他們會照顧自己的，快走。」

臨走前，小真還見着有一大伙人，手持武器從側門衝出，司儀更向其一耳語一番。

他們立馬就加入戰團，但～只打北惡佛的擁護者，不問而知是鬼門關的人。

原本勢均力敵之況，瞬間即逝，被打得頭破血流，無力還手痛哭流涕。

惹起智叔極度忿怒，自台上跳躍而下，重掌教訓這羣臭傢伙，拳腳交加掌勁如雷。

忘我兩人亦感深惡痛絕，雙雙出手阻擋，其餘三使的支持者，但實在人數太多漸處下風。

「哇～我們快回去幫忙吧。」

「千萬別這樣，被抓住何不得了。」

正於此緊要關頭，忽地人影自外邊撲入，轉瞬間便站於她們面前，隨後還有唐門弟子。

「少康，你先帶小真她們離開，這裡交給我們，快。」

「這把是夏蘭宝劍，現在就交托給你了，切記不可再遺失，事成後必須歸還。」

「好了，吉時已到，大家快過來護法，收斂心神併除雜念，放鬆身心歸化天地。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尤其是若蘭，右手喔握着公主之手，抱劍於胸心念夏蘭。

當可同進仙境之內，切記此行只為春梅宝劍，假若遇着敵人，當以公主為重。

來日方長，切勿以身犯險。」

「得令，鐵前輩。」

經過鐵算子一番念念有詞，半刻後所有人皆像睡着般，一動不動地垂下頭。

若蘭更首次體現，如此神奇之旅，當沐浴在聖光之內，純感身心舒暢，與浴火重生無異。

直至右手一緊，才猛然與公主齊齊醒來，立馬心念夏蘭宝劍，左手隨即觸及一物。

正是夏蘭無異，立感喜上眉梢信心滿滿，兩人瞧着附近環境，確實同處仙境之中。

登時歡天喜地無法自拔，暫時忘卻了此行目的。

「哎～且慢，我先帶你了解外邊境況，然後再尋找那傢伙。」

「好，我亦想見識仙境，有何特別之處。」

命轉乾坤第一百六十九章（仙境奇遇、暗裡提場）

命轉乾坤 第一百六十九章（仙境奇遇、暗裡提場）

兩人幾乎走遍了仙境，仍未見着一人，失望之情自然浮現，惹得若蘭揮劍疾劈石山。

籍此發洩內心之苦悶，立刻把石山爆碎開來，碎石沙沙作響塵土飄揚。

兩人下意識伸手掩面，半响後卻露出秘道，原來石山後別有洞天。

「啊，公主你看，我們找了那麼久，丁點兒人影也沒有，那廝必定是從秘道出入。」

「對呀，難怪他能神出鬼沒，好呀，我們就進去揪他出來。」

兩女果然充滿胆量，混然忘記了鐵算子之言，也不理會有多危險，直接便闖進秘道。

直直的秘道也不怎麼長，沿路兩旁微光點點，皆通行無阻，只消半刻便走到盡頭。

映照出來的，又是另一番景象，但見竹樹茂盛幾近頂天，雀鳴嘹亮响澈竹林，似是歡迎來者。

中間有路前行，想必是人工而成，吸引得兩個好事之徒，沿此探索而進。

忽聞有異响左穿右插，惹起若蘭拔劍介備，但當拔劍錚鏘聲响，林中異聲立頓。

跟着出現意想不到之景，從竹林中爬出一頭傢伙，步履闌珊搖搖晃晃，其狀像熊亦似是貓。

黑耳白臉黑眼圈，全身長滿白色毛髮，四肢則呈黑毛，肥肥白白仿如嬰孩大小。

一臉天真無邪惹人喜愛，正手執一支竹葉，邊吃着邊向她們爬近，仿似並不怕陌生人。

像極了現世裡，某種稀有動物，兩女均是首次親睹，而且還是如此的近。

任誰也知這是何物，兩人大喜互通眼神，咀角微微翹起、似生歹念，靜待小傢伙爬近。

若蘭慢慢把宝劍回鞘，公主則在旁折下竹葉，當它走近時，把竹葉向其遞上去。

起初它望而卻步，一雙烏黑碧眼，與兩女默默交流，似在探索可否，接着若蘭再接再厲。

小傢伙感到並無危險，安心接過竹葉席地而食，兩人趁機撫摸其身，温柔輕掃柔軟温暖。

引起它輕聲鳴叫，但卻並不反抗繼續進食，想來是感覺舒服十分享受。

公主正想摟它入懷，忽聞竹林中異响再動，走出無數同類有大有小。

慢慢向其聚集，反倒把她們嚇一跳，以為是來救它，故未敢輕舉妄動。

兩人嘗試依樣畫葫蘆，果然湊效，方知它族群並不傷人，全屬温純品種，故放心與其嬉戲。

兩人從未親自接觸它們，更別遑論其他，再次把鐵算子的話拋諸腦後，正玩得興致勃勃之際～

「哇～你們別走，嗚～嗚～」

「嗚～我們不要回來。」

「啊，看來你們是樂不思蜀了。」

「哎～鐵前輩，你怎麼知道的？」

「本神算當然知道，你們在仙境中～有奇遇。」

「哇～真的吔，你們猜猜遇着甚麼？鐵前輩請別提示她們。」

爺爺等人，觀乎她們滔滔不絕，難掩雀躍萬分之態，何真是丁點頭緒也沒有。

「哎～公主，你不給點提示，讓人怎麼也猜不透啊？」

「啊，這也是，唔～就給你們丁點兒吧，是我們偉大祖國裡，極之珍貴的動物，被稱為國宝的存在，嘻嘻。」

鐵甲子一回來，鐵晶瑩隨即離開，臨行時還向素芯，作了一個鬼臉，仿佛一切盡在不言中。

她行至走廊中段，突被人拉進轉角處，還用手掩着其咀，究竟是誰如此斗胆？

「哇～建忠你幹嘛？差點悶死我。」

「噓～別那麼大聲，會讓師父聽到的。」

兩人交頭接耳，輕聲細語的，最後還相視而笑，想必是打着甚麼鬼主意。

半刻後，外頭忽聞鐘聲响起，原來到了午膳之時，建忠亦適時進來。

「好了，該是時候進膳了，洛姑娘也一起去吧，免得說我們照顧不周啦。」

「哎～且慢，既然是來考核，理應懂得尊師重道，怎可以未過關，便同枱進膳？

當然是以師父為先，過後才到洛姑娘，請師父先去吧，這裡有我看着。」

「唔～都是建忠知書識墨，何不像某些人死皮賴臉，恬不知恥妄自尊大啦。」

「哼，本姑娘是知恥近乎勇，前輩就請先用膳吧，我稍後再進亦無不妥。」

鐵甲子長笑着而去，貌似是感到勝出了一仗，晶瑩見其父遠去，立馬入房反手關門。

「哼，原來建忠兄是這樣～哎～你怎麼來了？」

「我們是來幫你的，時機不再，師兄，快把風。」

「哎～吔～剛才還有人想罵我呢～」

「怎會呢，沒有的事，小妹在此向建忠兄陪罪。」

「哎～那又不必，要算這關過了，還有餘下兩關，一關比一關難，若然你真通過，再答謝我們

未遲，緊記一點，我們是以俠義精神為本，好好努力吧。」

「對呀，記着剛才的話總有其用，我們快努力，你也要緊記問題與答案。

因為極有可能會臨場測試，屆時便原形畢露啦。」

「哇～你們這般嚴峻，無怪乎善信越來越多，何真是讓人佩服。」

「當然啦，因為是人命關天吔，假如在古代，相信鐵令觀定必，名揚四海威震八方咧。」

緊接着的兩刻鐘，讓素芯好像回到課堂之中，重新浮起學習的興趣，把這些全都印於腦際。

雖然得兩人相助，但為免露出馬腳連累他們，只好於膳後，覆核一次方再交卷。

「洛姑娘，你真的交卷了嗎？一旦交卷便不得反悔啊。」

「前輩，本姑娘已再三覆核，自信能過得此關。」

「好，那明早成績便會公佈，你就好好多玩一天吧，不過勸你還是先行，執拾行裝。

免得忽忙離開，遺漏甚麼便不太好啦，哈～哈～」

鐵甲子遠去不久，建忠兩人，從旁邊暗角鑽出來，與素芯互通眼色，示意入房詳談。

「哎～晶瑩，為何你爹態度如此，明顯是對我存着敵意啊。」

「不是的，洛姐姐，他是對每個來考核之人，皆是這樣，並非針對你一人。」

「對呀，就在我拜入師門不久，唏～算了，此事說來話長，今晚你好好休息。

因為明日是武核，由師父為你挑選對手，十分嚴謹的，你要有心理準備，其他容後再談吧。」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章、義憤填膺、盜賊之舉）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章（義憤填膺、盜賊之舉）

少林寺上，浩恒被平原君擺了一道，勢成騎虎下，接受遊客報名，對頭人則在旁暗笑着。

而比武場中，眾高手還在互相吹噓，盡在說些，口不對心的門面話。

當然還在分享着，遊客們給予的打賞，點算之下方始發覺，兩個大瓦缸，各有近百萬之多。

由此證明這羣遊客，一定來頭不小，應超群眼利，立即向導遊查探。

方知這團人來自星加坡，乃當地豪族（首創企業），之骨幹成员及其家屬。

應超群靈機一動，即時趨前向他們，自報家門大派咭片，此舉立馬惹起浩恒注意。

連忙把活兒交給朗雄等，亦來個照辦煮碗，向這羣豪族套近乎去。

雙方更有弟子，打開贈送之禮盒，一瞧之下面露金光，內裡全是些人蔘。

靈芝等宝貴藥材，價值不菲可真是厚禮，引得眾人趨之若鶩。

忙不迭的向遊客們致謝，更各自送其去寺外酒家，半點不敢待慢。

「怎麼啦，段副總管，這趟收獲應該不錯吧。」

「平原君，你儘管放心，所有收益扣除成本後，必定不會小了你的份兒。

就怕屆時你，沒有命去享受啊，哈～哈～」

「嘿～嘿～咱們走着瞧吧，咱們走。」

當下邪派的人紛紛撤退，少林寺又暫得，一時之平靜，可是四周滿目瘡痍。

盡皆被破壞得不堪入目，令少林弟子純感，此仗其實是自家戰敗了，忍不住義憤填膺。

嚷着要到玫瑰園參戰，報此毀家紓難之仇，以証天下武功出少林之說。

「方圓師叔，少林寺今日蒙此大難，實乃因玫瑰園而起，小侄必如實稟報爺爺。

為少林寺修繕一新，五百羅漢金漆禮佛，四大天王昂立寺內，重新打造少林寺牌匾，此番報名

之收益盡歸少林。」

「徒兒，那觀戰之事又該如何呀？總不能真的，讓他們身在其中吧。」

「對呀，平原君詭變多端，屆時為了保護他們，將有礙我們發揮實力，這樣便大打折扣矣。」

「各位請放心，我必想出萬全之策，務求兩不得失。」

「眾弟子跟老夫來，把受傷的人救出去，給鬼門關的人一點顏色，讓他們瞧瞧唐門的厲害。」

「是，師叔祖。」

唐豹一聲令下身先士卒，唐門弟子登時士氣大振，個個手執木棍殺入場中。

一如對方之舉，只打敵方的支持者，以及鬼門關的手下，唐豹更使出天密指。

隔空指勁尤如劍法，無人能擋披荊斬棘，人人有份絕不落空，不像平日謙謙君子之作風。

更替本已受傷不輕，正陷於苦戰的智叔解圍。

「阿正，快和業兄帶傷者撤離，這裡由老夫與忘我兄殿後，與眾弟子殺出去吧。」

「是，師叔，回頭老巢見。」

憑兩人強橫實力，不消半刻便把餘人打倒，唐豹更快步朝出口走，忘我當然緊隨離開。

至將近出口之際，尚有兩弟子在等候，忘我連忙喚其一塊走，但他們卻反方向入內。

而唐豹更突然不知去向，惹得他猜測是否出事，立即回頭察看是何源故。

正巧碰～的巨响，把他嚇了一跳，來自旁邊的出納柜位，原來大門被唐豹重腿踹開。

「臭小子，要活命的，就把錢拿出來，快。」

「哇～大爺饒命呀，小的只是打工而已～」

「碰～砰～別再廢話，否則就有如此枱。」

「嗚～嗚～別殺我們，小的這就給你打開夾萬。」

「哎喲～唐兄你在幹嘛？這～這跟打劫有何區別？」

「唏～你不明白啦，總之我幹的是好事，遲點跟你解釋。」

「大爺，全都在這兒啦。」

夾萬一打開，顯露眼前的，盡是花花碌碌的鈔票，兩名弟子即時把之，裝滿帶來的袋子。

手勢純熟好比慣犯，一响便完事托起便走，瞧得忘我瞠目咋舌，立感此地不宜久留。

四人以難以置信之速，直奔回唐門老巢，爛鬼破工地是也。

唐豹更沿途回望，以防有人跟踪，活像盜賊無異，只把忘我給唬得膽戰心驚。

半個時辰不到，終於安然無恙回到老巢，小真、敏兒見着他們，立馬出來相迎。

「師叔祖、師父，你們沒受傷吧？」

「區區小傷、何足掛齒，大家都沒事吧？」

「師兄弟們倒也沒甚麼，只是～只是智叔～嗚～嗚～」

「哎～難道北惡佛他，提早升天了不成？老納怎麼向李主席交代呀。」

「師父，不是的，他只是受傷失血，加上過度疲憊以致暈厥，須要師兄們，抬着回來而已。」

「是呀，他那麼重，我們合四人之力，足足跑了半程，着實無力支撐不下去。

繼而換人兩次，才成功把他送回來的。」

「是呀，說起來，大家都是他的救命恩人咧，哈～哈～」

「哎～慢着，剛才盜竊之舉，唐兄你該給老納，一個答案了吧？」

「哈～哈～老朋友放心吧，我唐門絕對不幹，傷天害理之事，今晚就好好的休養生息。

明兒帶你去幾個好地方，屆時便會有個，滿意的答案給你。」

爺爺等人猜了一會，仍未猜出謎底，竟然還說出以下答案，實在令人感到不堪入耳。

而且還令到公主兩人，不斷搖頭擺手，全然稱錯。

「是外星人，對嗎？」

「怎麼可能，一定是龍或鳳之類的。」

「呀～我猜到啦，是恐龍！」

「你們的想像力真豐富，怎麼盡是些或許，不存在的東西呢？」

「鐵前輩，你應該最清楚，就由你道出謎底吧。」

突然被喚着，還說要揭穿謎底，嚇得鐵算子驚惶失措，但半响就鎮定自若。

「啊，不，如此神奇之物，應該給予多點提示才對。」

「是呀，是呀，我和小美也要猜。」

「唔～那就說多點吧，它們全身是毛，黑白兩色的。」

「嘿～嘿～本姑娘知道啦，是班馬。」

「嘿～嘿～真厲害，不過不對。」

「公主，再給點提示吧。」

「唔～那傢伙只吃素，不吃肉的。」

「啊，莫非是山羊。」

「唏～若蘭，快用夏蘭宝劍，把這臭傢伙給砍啦。」

「對呀，連熊貓也猜不出，非殺不可，啊～嘻嘻。」

「唏～你怎麼就這樣輕易，把謎底給吐出來了？」

當謎底於無意中吐出，立馬讓鐵算子吁一口氣，此時爺爺卻面有難色地，拿着一份文件走來。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一章（雖敗猶榮、立生死狀）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一章（雖敗猶榮、立生死狀）

翌日一早，鐵令觀外已聚集不小善信，源於素芯當眾拜師學藝，以及早前被冠以魔女綽號。

自此便不徑而走，大家都想親睹其本領，更私下猜度其下場如何。

「洛姑娘，昨晚睡的何安穩啦？」

「托令公之福，一夜無夢直到天明。」

「那就好，因為接下來要進行武核～」

「啊，那就是說，我過關了嗎？哇～」

建忠與晶瑩聞言，雙雙為其高興的手舞足蹈，惹來鐵甲子的猜疑。

「你千萬別過於高興，還有兩關未過，仍須努力呀。」

「令公，我必然盡力而為。」

令公言畢後，便步入觀內如常察症，所有弟子卻仍留於場中，把武核之監考交給鐵甲子。

「好啦，武核共分三場，為師會選出三名弟子，來當洛姑娘的對手。

必須逐一擊敗三人，決一不可，這關才算通過，刀劍無眼為免受傷，故以木劍比試。

劍身皆有不同顏色漆油，如若中劍自當一目瞭然，何有自願當考核者，不妨上前一試？」

話聲剛落，他便施展輕功躍於中間，由左至右探視着眾弟子，大部份人都後退三兩。

剛巧剩下三人退得稍慢，被他認定為自願者，而退後的人，暗裡則皆大歡喜。

「哇～你們何時在後面？師父～」

「啊，很好，難得你們不怕受苦，不愧為我的弟子，你們誰個先上？自行決定吧！」

三人中以建忠曾經交手，與之更早有默契，其餘兩人則不甚了解，其一更是首次見面。

剛才比較年輕的一人，正想再發話，似有申訴之際，卻被適時打斷頓了下來。

「師父，除閉關的兩位師兄外，（于闐）自問武藝略高，理應把守尾關。

建忠僅次於我，是為次關，首關就自不然，落在小師弟身上了，師父認為如何？」

「安排的不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就依于闐之言，緊記一點，洛姑娘是來考核的。

並非兒戲，你們必須盡展所長，這是對她的尊重，亦正好印証自身實力，增加實戰經驗。

他日若遇敵人，才能真正發揮效用，亦不枉投身鐵令觀門下，明白嗎？」

「是，師父。」

首陣的弟子年約十六、七之間，還一臉稚嫩之態，手執木劍昂首闊步上前。

要連過三關絕非易事，加之有不小善信，於不遠處觀戰，確是壓力不輕。

素芯不敢大意，立馬精神抖擻，採取以快打慢之策，以期十招之內擊敗對手，減小體力損耗。

果真一如她所料，十招未盡已中七招，小弟子木劍也被打跌，實力縣殊乃意料中事。

引起善信們的注目，無不對其紛紛議論，指手劃腳評頭品足，當中還提及魔女兩字。

鐵甲子不單沒有責怪，反而贊揚他雖敗猶榮，盡顯一代宗師之風範，純然令素芯對其改觀。

但下一刻便又生變故，更收起較早前的欣賞，因為橫裡突有人當架樑，阻止正要上陣的建忠。

「且慢師父，弟子剛巧回來，才得知有人考核，實在機會難逢，可否讓我代替建忠上陣？」

這傢伙說得理直氣壯，而且還盛意拳拳，貌似真是為較量而來，並非尋隙生事。

此人的突然出現，惹得建忠與晶瑩，暗自為她担心，于闐則在暗裡偷笑。

「洛姑娘，既然如此，老夫便臨場更改人選，相信你不會介懷的，對嗎？」

「多謝師父、師叔，經過昨天之戰，徒兒深感丹田穴已通，只須調養內息，便能於玫瑰園上陣。

另外我已想出對策，既能讓首創的人觀戰，亦可保他們安然無恙，更有機會大賺一筆。

而且還可為少林寺做勢，招來武林同道的支持，贏取武林盟主之位，正是一舉數得呀。」

「啊，是何妙計，快快道來。」

「這是商業秘密，亦是戰略之一，我已問準爺爺知會中央，得其應允才敢行事。

首先我會以正豐集團名義，主辦推舉武林盟主大會，場館設於（中央國術競技場）。

全個場館共有十萬座位，分成數個不同層次，觀戰者須購票入場，價目根據層次而定。

還順勢把日期延遲十天，好讓小真、素芯等能趕回來，亦令我等有喘息之機。

屆時會有軍警介備，保護入場的觀戰者，中央對此次盛事非常看重，故而有特別要求。」

「啊，怎麼個特別法？」

「便是要所有參選者，均須簽立（生死狀），生死各安天命，因感拳腳無眼，刀劍無情。

屆時若有死傷，任何一方不得追究，中央亦不予問責，屍體自行處理，保險既不受理。」

「哇～如此嚴苛無情？」

「呵～呵～這樣更好，可以了無牽掛，專注於對付那些臭傢伙。」

「弟子也有同感。」

「你們果然是兩師徒，佩服，善哉。」

「已通知應超群等門派報名，暫時知道敵方陣營如下：計有太祖門、黑砂派、天勾門。

還未知幻腿派是否上陣，而我方則有少林寺、玫瑰園、神拳幫等，實力不相伯仲。」

「啊，那末，其他門派呢？」

「師父，消息才剛公佈，相信他們尚未得悉。」

「哎～那不成，老納要廣發英雄帖，召集更多正道之仕，聯成一線，務求一舉把邪派消滅，以

絕後患。」

「師叔，此話當真？那何是絕頂妙策呀。」

「哎喲～臭東西忽地這般積極，該不會是另有所圖吧？」

「哪有的事，只是昨天之戰，令老納深感本寺實力，不足以稱雄於武林，加之還要留守少林，

以防被奸賊暗算呀。」

「小侄贊同師叔之見，相信應超群那廝，亦會招兵買馬，廣邀邪魔外道加盟助陣。

只可惜小真、素芯那邊，尚未確實回覆，否則我方將穩操勝券。」

「呵～呵～徒兒放心吧，本座有預感，她們定必不負眾望，請來幾位老朋友，與大家並肩作戰

的。」

「好，那我們便養尊處優，三日後回玫瑰園駐防，屆時再看事態發展吧。」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二章（不詳之兆、憂喜參半）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二章（不詳之兆、憂喜參半）

是夜於玫瑰園，爺爺的房內，除了某幾個人，其他都聚集於此。

「屠一刀，這麼神神秘秘的，這次又有何事呀？」

「對呀，瞧你神色凝重的，莫非是段大哥等人，出了甚麼事？」

他略微點了點頭，神態顯得黯然無光，眾人不禁泛起不祥之兆。

「該不會是小真～」

剛道出小真名字，他便又點了點頭。

「她不是已找到父親了嗎？還會出甚麼岔子呢？」

「對呀，而且還有智叔、忘我在～嗚～嗚～」

「唏～小知你哭甚麼呢，我都未說是何事，事因她們開罪了，當地惡黨－鬼門關。

智叔殺了對方的三使，而唐門更劫富濟貧，搶奪了上千萬賭金，正躲於老巢不敢現身咧。」

「唏～你不早說，我們還以為～那究竟是誰出事了，難道是素芯？」

這次他又點點頭，開始有人產生疑惑，投以不信任一票。

「嘖～她何是大名鼎鼎，的洛家後人啊，又會怎樣呢？」

「不是的，據報她開罪了當地的，名門大派－鐵令觀，已經被生擒了。」

「哇～那怎麼辦？要快點去救她才成～」

「才別理她，盡在惹事生非，開罪這個、開罪那個的～」

「不必了～」

「哎～莫非她已經被人～嗚～嗚～」

「唏～小知你又哭甚麼呢？我都未說完，這純屬一場誤會，而且還確定這門派，便是當年的鐵

扇門，她正試圖遊說其，加入我方陣營，現正使出拜師學藝之策只是未知成效。」

「豈有此理，屠大哥，你是在尋我們開心嗎？」

「怎會呢？嘻嘻，不過浩恒的確是出事了，想不到應超群那廝，卑鄙無恥詭計多端。

竟然率領三大邪派，殺上少林挑選他們，登時引發了正邪大決戰，全部都死～」

「甚麼，全部都死掉？不會吧，嗚～嗚～」

「唏～小知你又哭甚麼啦，別那麼着急，我是說，他們全部都死不了。

身受重傷正在少林寺調理，三天後便會回來。」

「哼，居然敢戲弄我們，姊妹們，讓他見識，清風劍陣的厲害，要他即場身受重傷。」

「哎～且慢待我把話說完，才領教你們的高招未遲。」

當下他便把浩恒的計劃，傾吐而出，還打算招請師兄弟，借勢創立（金刀門）前來助陣。

「屠大哥，好主意呀，相信爺爺一定會準許的，屆時定會嘉獎於你。」

「那我們還要比武嗎？」

「哎～那咱倆老，也去邀請武林同道，前來參與此等盛會囉。」

「對呀，我葉家詠春，何是名揚四海的，弟子遍佈天下，只要老婆子隨手一招，一萬幾千絕無

問題。」

「敢問前輩，那是多小年前的事？」

「唔～那是退穩前的事，不多，四十年前而已。」

「那現在呢？」

「現在嘛～一千幾百，絕對不在話下。」

「哎吔～老婆子，你就別吹啦吧，我看你連一百幾十，也請不到啦，還是召我神拳幫的吧。」

「哼，你就那麼點人，咱倆走着瞧吧，看誰招的人比較多吧。」

「好呀～比就比，誰怕誰呀。」

會議之後，小昭三人便於宿舍前空地，以劍陣與屠一刀較量，大家都以竹支比試。

免得傷了對方分毫，餘人則在旁見証，這罕有又保貴的一刻。

「屠大哥，請勿因我等而留手，我們想知道劍陣之威力，好於盛會前作出改良。」

「對呀，儘管放馬過來便是。」

「哼，姓屠的你聽着，假若傷了我家小秋，哪怕是一根汗毛，咱夫婦倆定必跟你拼命。」

雙方各持己見，令他感覺兩難，但他畢竟是尚武者，決定拋卻私情以武為尊。

以小昭為首，率先發動攻勢，三人梅花間竹左穿右插，依從小昭指示，顯得攻守有序。

十數招過去仍未落敗，屠一刀是何等人物，他何是未來金刀門的門主。

沒多久便覓得空隙，擊倒陣首的小昭，餘下兩人立即破綻百出，相繼敗下陣來。

茂叔夫婦疼惜女兒，即時跑去視察其傷勢，果真血濃於水，令小知等孤兒羨慕不已。

「小昭，相信你亦發覺出，此陣之缺點就在於，她們太倚仗你的指示，以致一敗塗地。」

「當然，我們會改善的，但～」

「對呀，但首先要處理一件，非常、極之、十分重要的事情。」

「啊，有這樣的事嗎？究竟是甚麼，快快道來，看我能否助你們，一臂之力？」

「呵～呵～你一定可以的。」

「對呀，簡直非你莫屬呀。」

「嘿～嘿～就是要先把你滅口，堵住你的咀，不就沒人知道了嗎？」

「姊妹們快動手，有怨報怨、有仇報仇呀。」

「好呀，誰讓他剛才那麼較真，大宝、二宝快來幫忙。」

「好，小秋～嘻。」

「殺呀，把那殺千刀的，給老子宰掉。」

她們居然出爾反爾，發揮輸打贏要之本性，實在跟爛臭公主，別無二致。

而且還萬眾一心，齊齊的追逐着屠一刀，只把秦氏夫婦瞧得，哭笑不得其樂無窮。

但不知這樣幸福的日子，還可以同渡多天呢？

「爺爺，你的樣子～怎麼回事？」

「唉～要來的始終還是要來，這是芷筠的第二期，驗身報告，你自己看吧。」

「哎～你的表情這樣～該不會？哇～我不要看，鐵前輩，請你代勞吧。」

「依本神算施法之後，病情理應有所好轉，絕對不會有事的，夫人你來看吧。」

「你都不敢看，怎麼可能由我看，咧，小逸你來吧。」

「哇～這裡我最胆小的，小悅還是你來吧。」

「不成，如此重任，當然是交給軍師了，哎～若蘭呢？」

「怎麼啦，我剛去了趟衛生間。」

當得知是公主的驗身報告，大胆如若蘭亦不禁一凜，倒退兩步，但經眾人一致推舉，最終還是被迫由她拆閱，雙手正顫巍巍地，弄得文件多次掉於地上，好不容易才把它拆開。

細閱之間，面色不斷轉變，由起初的紅潤，化作鐵青，再轉為慘白，接着更失魂落魄。

「若蘭，怎麼了，你別嚇唬我呀，嗚～嗚～」

「對呀，莫非鐵前輩的法術失靈？」

「絕不可能，拿來讓本神算看看，唔～唏～這裡說公主的腫瘤，縮細了半公分之多。

足証本神算法術高強，絕非浪得虛名咧，只要繼續施法，公主的病必然痊癒。」

眾人聞言，始感心胸開闊，無不心感疑惑，齊齊回頭看向爺爺，但已失其踪影。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三章（父子重逢、盜亦有道）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三章（父子重逢、盜亦有道）

同夜在玫瑰園的後花園，夏氏兄弟正在來回踱步，顯得極之不耐煩。

「大哥，已經等了這麼久，看來那小子是不會來了，還是回宿舍睡覺吧。」

「哎～多等一會吧，師父說啦，他追尋父親下落已有多年，現在終於有眉目了。

任誰也不會就此放過的，而且我肯定那前輩，絕對是他的親生父親，你不也見着了嗎？」

「話雖如此，但大戰在即，突然出現這個消息，難免讓人猜疑啊。」

「嘿～嘿～你們的對話，本小爺全都收進耳鼓啦，是否親父，我一看便知，就帶我見他吧。」

「好，爽快，跟我們來吧。」

兩刻後，此人被帶到離玫瑰園，不遠的水塘另一邊，其時已經有數人在等候。

「啊，應超群，怎麼你也在這裡？莫非是誘本小爺到此，想先除去我？」

「哎～易兄弟，你千萬別誤會，我們和你父親是盟友，所以我與你絕非敵人，你看他是誰？」

應超群言盡，立馬讓過一旁，其身後之人，隨即轉過身來，露出了某張熟悉的臉。

「光兒，為父也找了你許久啦，足足十二年、十二年啦，你母親還好嗎？」

「你是～我的父親？何有憑証？」

「這個玉佩便是我和，你娘的定情之物，再加上你的太祖長拳，何是小時間我傳給你的。

難道還會有假的嗎？」

「我不信～或許你，只是碰巧撿到玉佩，同樣懂得太祖長拳而已。」

「光兒，何知道你的名字出處？還有為何姓易，而非跟我姓楊？那是因為當年，我太醉心於武

學，還想着要當武林盟主，遊歷四方挑戰各門各派，更一年到頭經常閉關。

忽略了你娘的感受，導致於十二年前的一日，當我比武獲勝回來，想着把這喜訊告之。

卻見她留書一封，方知她忍受不了這一切，帶着你遠走他鄉，最終把你倆也輸掉了。

這便是那封書信，你應該認得她的筆跡，絕不可能作假。」

易克光取過書信一看，禁不住猝然淚下，撲向楊千的胸膛，足証太祖之言句句屬實。

「爹，孩兒好想念你呀，娘親兩年前已經離去，別再離開我啦，嗚～嗚～」

「光兒，這些年辛苦了你們啦，都是爹不好負了你娘，還令她鬱鬱而終，嗚～嗚～」

兩父子相隔十二年，終於久別重逢，觸目所見温情洋溢，絕不比生離死別輕。

連夏氏兄弟這雙孤兒，亦感鼻頭一酸眼角微癢，其師自不然看在眼裡，連忙上前安慰。

「自古男兒有淚不輕彈，雖然為師並不知，你們父親是誰，而且生死未卜。

但天公偶爾會作美，假若他仍在世，你們一定會重聚的，不妨隨遇而安啊。」

「多謝師父，徒兒們早把你看作義父，一定不負幻腿門之名，請受我們一拜。」

「好，不枉我養育你們十二年，今次武林盛會，為師決定與南老殺結盟，共爭盟主之位。

你們務必全力以赴，不作保留舉派上陣，你們暫且留在玫瑰園，作內應收集情報。」

「啊，前輩你終於立定決心，那小侄明兒替你報名～」

「哎～平世侄，先別報名，這豈非暴露了，我徒兒的身份了嗎？必須留待到最後一、天。」

「前輩說得極是呀，敵方尚未知我等虛實，從現在開始，重金廣招同道與其抗衡。

於最後兩、三天才報名，實行以假亂真混淆視聽，讓其不知我們底緼，無法制定對策。」

「應世侄果然不愧武諸葛，就依你之策。」

「那爹，我們又該如何？」

「哈～哈～還用問嗎？我們太祖門，早已和應世侄結盟，較早前還於少林寺、並肩作戰呢。」

「啊，真的，那麼我要否離開玫瑰園，還是同為臥底？」

「不錯，易兄弟的身份，他們仍未知悉，正好利用這一點，扮作與其同一陣線。

最好便是立些小功，搏取信任，到適當時機便偷襲他們～」

「師叔祖，如今鬼門關的人，四處找我們，假如被找到～」

「對呀，你還帶我們去那些地方，萬一被瞧見，豈非連累他們～」

「小真，你怕嗎？」

「敏兒不怕，但小真姐嘛～」

「甚麼～我會怕？地獄之火～我也敢去～不過，我們還是快點兒回去吧。」

「嘖～這不就是怕了嗎？」

「唏～你們怕那舍？有師叔祖在此，鬼門三使被殺，地獄之火被毀，北惡佛巳揚名台灣。

賭金是不義之財，雖然被搶，但他們是地下邪派，絕對不會向警方舉報的。

讓事情丟淡一些，我們就舉派重返中原，重建唐門，重拾昔日之風采。」

唐豹之豪情壯志，霎時間引起眾弟子回應，紛紛嚷着離開這鬼地方。

令小真等深感，他們其實早有此念，只是長期被壓制，才屈就於此而巳。

小真尋到他們實屬天意，智叔上台挑戰三使，更激發起其正義之心，籍此良機策動上述計劃。

給鬼門關迎頭痛擊，為過往的死傷者申冤，正是大快人心，揚義於天下。

此舉卻惹來反效果，消息一旦傳開，其他幫派相繼出手，為拓展自家地盤，而發動武鬥。

一場腥風血雨隨之而來，派系之爭奪戰無日無之，令整個高雄市陷入恐慌，完全變天了。

新聞不斷播映，公佈着死傷者數字，以及被捕人數等，政府當局大為緊張，遂封鎖機場。

發出旅遊警報，故唐正主張暫避風頭，待風聲一過，便取道台南回國。

「不過我們走後，便無法再照顧他們了。」

「我深明此理，才決定搶奪賭金的，那千萬塊錢其實不多，剛好給孤兒院、老人家們。

還有那些身有殘障者，作為生活費用，將來還是得靠他們自己啊。」

「對呀，老納也料想不到，真是錯怪了唐兄啦。」

「正是劫富濟弱，盜亦有道呀，哈～哈～」

「真想不到，原來你們這般潦倒，是因為要照顧這些人，敏兒更～」

當小真想說下去之際，卻被敏兒一手捂住咀巴，還不斷向她通眼色，示意她閉咀。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四章（何德何能、步步進逼）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四章（何德何能、步步進逼）

蕭萬長於迎龍坡，已駐紮了三天，遼軍卻毫無動靜，並非如信兒所說，不禁惹起他的猜疑。

遂派人前往相詢情況，但捎信兒回來的人，卻回報說要他緊守要塞，提防敵軍有詐。

果不其然，剛捎來線報，便受到遼軍突襲，還迅若奔雷攻勢凌厲，但被其亂箭極速所退。

顯然是早有準備，加之彼此實力有差距，無功而返乃意料之中，只是攻得突然，亦退的突然。

予人並非攻取之感，純屬試探而來，根本無須信兒出城來援，只好暫留要塞穩定軍心。

而幽州城內，寶藏已全數挖出，有三箱送返朝廷，用作欺瞞太祖增援之用，當真一矢中的。

引來了蕭萬長這個强援，今日遼軍來犯，被他輕易擊退，全都收進信兒等人，的眼皮子底下。

另外把一小部份，用作招兵買馬，糧草輜重穩定民心之用，已順利得到北方，諸城鎮的好感。

短短幾天，所招慕之兵已達三千，而且還陸續不斷，信兒的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信兒好計策呀，這個蕭萬長是禁軍副將，身手智謀不比江皆河差，足以把遼軍拒於門外。」

「對呀，這樣子便能牽制遼軍，令我們無後顧之憂，穩定這幽州城作為根據地。」

「是呀，那我們下一步該怎辦？」

「小枝問得好，既然現在已得民心，該是時候測試一下，這個民心究竟有多高？」

「啊，怎麼個測試法？莫不是逐個城鎮去問，他們投降與否吧？」

「何大、何二，你們太天真了，這樣子去問，人家不亂箭射你才怪咧，哈～哈～」

「對呀，就像姓蕭那廝一樣，把遼賊給射至夾着尾巴，落荒而逃啦，哈～哈～」

「哎～兩位義父這就不對啦，何德何能說的正合我意。」

「是呀，我們並非甚麼何大何二，而是叫何德和何能。」

「不是吧？連名字也起的這樣，真是人如其名，哈～哈～」

「哼，曹將軍，你敢小看咱倆兄弟，敢不敢作個打賭，看誰能先奪得城池？」

「好呀，比就比，難道本將軍會怕你不成？」

「啊，有意思，這樣吧，我原意是想着，各派兩支兵馬前去勸降，正考量着誰去比較穩當。

正好由你們各領一軍，分別前往（易、薊二州），向城太守陳以厲害，看能否兵不血刃。

便能奪得城池收編降軍，納入我方版圖之內，若然成功壯大聲勢，其餘城鎮自當望風而降。

故此首仗極其重要，實不容有失，否則將影響我全盤大局，你們何敢前往？」

三人聞言不禁心裡一凜，無不考量着成功機率，以及失敗之後果。

岐山舊寨內，拓跋扈等亦已接近尾聲，陶詩仍在監視，司馬就有何動向，以免功虧一簣。

「恭喜公子，第一批寶藏即將抵達銀城，第二批亦緊隨其後，沿路順風順水。

一如單大人所料，取道寧波鎮直接妥當，岐山軍完全沒有發現呀，第三批正準備起程。」

「很好，事成之後，本公子定必厚賜大家。」

「我等在此，先行謝過公子。」

「陶姑娘有否提及，仇千眾的消息？」

「公子，仍未有呀。」

「唔～公子勿慌，依老夫之見，他是陶姑娘近身護衛，身手、腦筋自是不弱。

要不然亦不會派他，執行這艱巨任務，相信他已脫身，這一、兩天自會抵達。」

「唉～但願如此吧，他是陶姑娘的愛將，亦為今趟之功臣，希望他平安～」

正說到一半，忽地被人打斷，來者慌慌張張，急步跑入營帳。

「公子～咳～有異狀呀～吁～」

「別急，先喝口茶，再慢慢道來。」

對部下關切慰問，足証其愛惜之情，無怪乎連鹽幫眾，亦死心塌地為其所用，盡顯皇者氣派。

單德光亦把這一切一切，收進眼裡，不斷對他評分，貌似是盤算着甚麼。

「公子，剛才弟兄們探得，有數匹快馬向岐山而來，正在三十里之處，狀似是互相追逐。」

「啊，可知都是些甚麼人？」

「距離太遠，暫時尚未知曉，已有弟兄沿路監視，想來現已走近數里。」

「哎～莫不是仇千眾？」

「唔～難以估計，亦有可能是岐山軍，悉破了我們之計，正趕回來通報司馬就。

若真是這樣，必須把他們截下，萬不能讓其得逞，這個任務就交給龍幫主吧。

只要着鹽幫，於兩條必經之路，打正旗號扮作山賊，攔截下所有人便成。」

「啊，好主意呀，你們快把龍幫主請來。」

得鹽幫出手，很快便把那些馬上人，一個不漏的全部截下，完全無須暴露拓跋扈身份。

得知是雷勁巳瞧出了端倪，故派人火速追趕仇千眾，未知岐山軍巳遷寨，便直接飛奔回來。

當場便被鹽幫截下，更封鎖了這個宝貴消息，為拓跋扈爭取了多點時間。

後頭的伍廷正全力，追趕仇千眾，雙方巳到了興元府，他還不斷派人。

兵分數路返岐山寨，向司馬就通風報信，務求要將這消息捎到，堪稱步步進逼鍥而不捨。

拓跋扈當機立斷，吩咐鹽幫繼續其事，不惜一切要於全體撤離前，攔截下所有岐山軍。

隨即更派人把此事，告之近在敵軍的陶詩，惹得她心中一慌。

「只須要多兩天便成了，希望仇兄弟能安然無恙吧。」

遠在幽州城外的遼軍大營，正有人火速趕進主營。

「末將（奴顏）參見大汗，果如軍師之所料，迎龍坡的宋軍，並無四大將之踪影，相信是敵方的援軍。」

「探明虛實了嗎？」

「敵方精兵五千，由禁軍副將蕭萬長領兵，此人深通韜略，才一刻多，便把我三千精銳擊退。

實在不容忽視，恐怕要過這關絕非易事。」

「哈～哈～有點意思，本軍師開始相信，諸葛信兒真是諸葛亮之後，我們不須與其硬戰。

因為這是她的擋箭牌，還是非常堅硬的一張盾，犯不着損耗自己之鋒矛。

目下最讓我担憂的，反而是北方諸個城鎮，或許會成為她之目標。

尤其是易、薊、瀛、莫四州，必須派要人安撫民心，重兵鎮守，方能阻擋其勢。」

「那派誰人前往，最為妥當？」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五章（攔途截劫、岌岌可危）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五章（攔途截劫、岌岌可危）

原本想改道合川的太宗，剛派人往渝山請援不久，前行了不到一里，便被大隊人馬攔截。

全部都粗衣麻布，蒙着臉只露出雙眼，手執兵刃，一副山賊之裝扮，不問而知所為何事。

「我們乃大宋皇軍，前面的是甚麼人，快讓道，否則休怪我們不客氣。」

「嘿～嘿～我們是山賊，當然是來打家劫舍的，難道來跟你們玩兒嗎？」

這看似是賊首的漢子之言，登時惹來同伙哄堂大笑，明擺着是要攔途截劫了。

「快把貨物放下，然後給本大爺滾，哈～哈～」

「二皇爺，我們人比他多點，應該能衝散他們，照計劃直接到合～哇～」

話猶未盡，身旁無數士兵已中冷箭，但仍未見前方的人動手，正各自尋找箭矢出處。

但見左右兩翼，正有大批人馬不停蹄，漸次逼近，人數倍於己方，還不斷向他們箭如雨下。

「哇～二皇爺不成呀，衝不過去。」

「唏～你才不成，小皇甚麼都成。」

「二皇爺，快調頭去赤沙坡，與藍統領合兵一處，方為上策呀。」

正是一波三折，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余將軍援軍未到，唯有依單敏之言，以免人財兩空。

另一邊的藍統領也不好過，途經赤沙坡不虞有伏，中了孟雄等的兩面夾擊，正陷於苦戰。

由於敵眾我寡分身乏術，完全無法顧及寶藏，已有不小被白霸等，派人駛走馬車。

長此下去，大有可能全部丟失，正一籌莫展之際，忽聞前路沙塵大作，蹄聲不斷似有異動。

半晌後便見對方打着，大宋的旗號，足有近萬之眾，正以左右包抄之勢，襲向孟家軍。

登時軍心大振，配合從中路切入，企圖奪回被搶去的寶藏，與金正武等正面交鋒。

霎時間反壓孟家軍，惹得白霸這個老粗，連忙吩咐手下加快速度，卻弄巧成拙。

不慎把其中一部，馬車的輪子弄壞了，竟然導致馬車上的寶藏，滾到山坡旁的樹叢中。

正是兵荒馬亂，白霸唯有放棄，因為早前奪得的已遠去，只是被這麼一衝擊，惹起他的不快。

着惠兒等女將，先行護送寶藏回渝阜，自己連隨便領兵殺上助戰，為孟雄等添一路軍。

激戰至此，雙方皆死傷無數，比當日岐漢之戰更猛烈，藍統領正把餘下的，大半寶藏奪回。

立馬把現場交給援軍，自己則押運它趕快上路，金正武卻像野獸般，亦步亦趨緊咬不放。

不一會後頭又蹄聲大响，塵土飛揚急速而來，引起兩伙人的關注，紛紛停下來察看。

只見為首的數部馬車，插上了大宋軍旗，正是二皇爺殺到，當然不是啦，被人追殺至此才對。

援軍見狀，以為二皇爺來援，純然軍心大盛，左右突破孟家軍，剛好讓他們穿插其中。

「你們是那兒的援軍？」

「稟二皇爺，我們是金門縣的守軍，是江將軍着我們增援的，此刻已是傾巢而出。

他更向（商壽山）請援，正調動兵馬趕赴邊界。」

「好，你快擋住後頭的山賊，讓小皇先帶寶藏離開，稍後還有渝山援軍。」

這個將領聞言心中一凜，但仍硬著頭皮殺向山賊，轉瞬間雙方便迎面撞上。

山賊羣當然不會放過，太宗這塊到咀邊的肥肉，很有默契地兵分三路，意圖撓過對方去追。

但卻只有一路突破，在這個節骨眼上，無疑給予孟家軍可乘之機，正全軍趕上藍統領之後。

嚇得他以為援軍，已被全部消滅，部下更慌不擇路，途經一處近崖邊，竟把馬車給衝下山崖。

登時砰～嚀～碰～隆～的，引來白霸等趨前察查。

「唏～別理它，這麼高，回頭我們再下去找，繼續追面前的。」

剛突破了防線的山賊，發現有馬車停於坡上，附近正有宋軍靠近察查，立即命人亂箭射之。

剛唬退了這伙人，也不理會內裡是否寶藏，即時便命人把它駛走，向南方的展平府馳騁而去。

藍統領等已遠離赤沙坡，更被金正武與孟雄，再一次包抄截下，而手底下的寶藏，尚未運走。

正為無法脫身而心焦如焚，忽又聞後頭蹄聲勁响，正是二皇爺等趕到，更衝散孟家軍一翼。

藍統領隨即把握機會，全力逼退金正武，不讓其再作糾纏，往通縣方向邁進。

本已拔營起寨的余將軍，當收到消息後，立刻馬不停蹄全軍推進，已接近赤沙坡地界。

剛奪得寶藏的山賊，賊心不死，繼續追趕，在不遠處復又發現一車，這次附近竟空無一人。

眾賊大喜過望，不問情由便依樣畫葫蘆，將它據為己有，亦向着同樣地方駛去。

由此證明，處於尾段的太宗，雖有灰統領沿途護衛，但還要保護單敏，與及高強兄弟。

根本無法兼顧寶藏，大家都死傷無數，十八車已丟失剩十車，情況極度惡劣岌岌可危。

而正在交戰的金門縣軍，目睹賊匪突破防線，更奪得兩車寶藏，恐二皇爺等再有閃失。

決定全軍追在後頭，力保他與寶藏安全，賊匪自不然緊迫盯人，絕不放棄此天賜良機。

這刻余將軍終於抵達，離遠瞧見此等惡劣形勢，立馬便發冷箭掃射，向其尾翼發動突襲。

還邊追邊放箭，惹得賊匪亦邊追，邊回身施以還擊，一時之間箭如雨下，相互投射不斷。

亂七八糟之況前所未見，一大輪追逐之後，終於趕上了前邊，正在交戰的數隊人馬。

而藍統領與太宗合兵之後，亦得以趁勢，運走其負責的寶藏，純感壓力大減。

孟家軍與神秘賊匪們，更不謀而合，顯得敵愾同仇，合戰幾方宋兵，情況變成勢均力敵。

當所有人都為了寶藏，而殺得性起不能自已，太宗亦六神無主，數萬人中唯獨她例外。

「我是單敏，所有人給我停手！」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六章（陷入險境、趁機邀功）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六章（陷入險境、趁機邀功）

另一邊竹林同樣緊湊，司馬使贖回侄女弓兒後，心裡暗想着沒這般輕易，果如所料立遭偷襲。

箭矢從竹林四面八方，不斷射出來，他畢竟乃名家之後，怎會坐以待斃？

當機立斷向合川策去，意圖衝出重圍，但勢想不到，竹林深處陷阱重重。

時而竹矛亂飛，時而地洞處處，亦有竹樹突然拂動，更有大石不知從何，彈飛而至。

不小人誤觸機關，想退回原路，又被箭矢逼退，三千精銳全然陷入絕境，正是進退失據。

忽聞有人聲响澈竹林，鬼聲鬼氣虛幻不實，登時把岐山軍嚇一大跳，兵荒馬亂人心惶惶。

司馬弓兒更哇哇大哭，惹得沈淪更心煩意亂，士兵們更怒火中燒，一切全因她而起。

正自慌亂之際，突又聞竹林外蹄聲大作，由遠而近，亦由近而遠，立馬感覺貌似並非敵人。

司馬使不愧為大將，當機立斷單槍匹馬，朝着蹄聲出處闖，披荊斬棘殺出一條小路。

沈淪見狀，立刻率領士兵跟着衝，司馬使甫出竹林外，迅即有槍迎面而來，他亦極速格開。

「啊，雷勁，怎麼會是你？」

「司馬將軍？沈淪？哎吔～還有弓兒呀！」

「大家快讓路，內有埋伏呀。」

話聲剛落，全軍相繼衝出竹林，兩軍合兵一處，竟然巧遇雷勁之兵，可謂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真是天不亡我等呀，哈～哈～」

滿以為順利逃出虎口，冷不防反方向敵軍再現，漢將軍等攔住去路。

想來是不甘心，就此讓仇敵安然回家了，雙方主將更互相，擺出敵對仇視之態。

兩軍隨即擺開架勢，弓箭手自動搭箭，看來一場硬戰一觸即發，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哼，明人不作暗事，卻有人破壞規舉，居然在竹林設伏，簡直卑鄙無恥。

兩軍交戰禍不及妻兒，還把我的侄女擄去，枉稱為上將軍呀。」

「是呀～完全不是人。」

「是偽君子。」

「假將軍呀。」

「嘿，自古用兵皆是詐，何來那麼多規舉，只要能抓住老鼠，那管它黑貓白貓，都是好貓。

你不也把我的義妹生擒嗎？還受到那甚麼鬼，二皇爺的虐待，這又怎樣計算呀？」

「對呀～最重要是勝利。」

「這才是真英雄。」

「真本事呀。」

「那就是說，要決一死戰了？」

「以我的八千大軍，難道會怕你這小撮人嗎？」

「哈～哈～雷將軍，你說說帶來了多小兵馬。」

「末將帶來了五千精銳，每個都能以一擋十，所向披靡。」

「說得好，再加上我這兩千精兵，同為岐山軍，正是出生入死兄弟同心，你必敗無疑。」

「嘿～嘿～是嗎？我率領的八千兵馬，乃是南漢國之精銳，與我征戰沙場多年。

所向無敵，上一仗你也見識過了吧，大家只是平分秋色而且，爾等何談必勝。」

「好呀，既然如此，就手底下見真章吧。」

「好呀，就讓你們全部葬身此地。」

當大戰正要爆發之際，兩人忽地被同時喊停，原來是小菁與弓兒，各自向他們耳語一番。

「我是司馬弓兒，我爹乃岐山軍上將司馬就，深感與南漢國並無過節，實不應兵戎相見。

以免生靈塗炭結下仇怨，但為了解決這小小糾紛，本姑娘建議各派代表，上陣比武即可。」

「說得好，我乃歐小菁，是漢將軍的結拜義妹，本姑娘贊同此法，若你等勝出便可離去。

但若敗啦，則須交出一萬兩黃金，作為彩金，我等亦如是，怎麼樣？」

「好呀，那就以三局兩勝，來比過高低吧。」

邢城之內戰雲密佈，先後出現多路人馬，無非又是為了爭奪寶藏，丐幫四大長老率先抵達。

見新幫主受傷倚在樹旁，大驚下急忙趨前察看，吩咐幫眾加入戰團，元顏決等純感壓力。

「幫主，你怎麼了？」

「執法長老，你胡說甚麼呢，義父不是在總壇嗎？」

「你先靜聽老夫一言～」

還未得知東方學死訊，本已受傷不輕的他，再也無法支撐不下去，登時昏倒過去。

傳功、托砵兩位長老，不約而同盤膝而坐，即席為他傳送內力，保他心脈氣血兩調。

執法、守壇兩位老，則分站兩旁為其護法，可見他們是極之看重，新幫主莫名其妙。

正運功至尾聲，忽聞馬蹄聲漸次靠近，其勢尤如千軍萬馬，更不由分說攻擊己方。

這伙人足有兩千之眾，身穿甲胄兵器奇特，其中有兵高舉（登）字帥旗，肯定並非宋軍。

領軍者更揮劍攻向劍首，替木輪尊等解圍，明顯是友非敵，登時形勢又再度逆轉。

「娘子，為夫來了，你怎麼樣？」

「老娘没事兒，丐幫與宋兵是敵人，其餘是我的幫手。」

「啊，好呀，把丐幫的人全都宰掉，替我們的兒子報仇。」

來者正是登發堡主（韋端），自獨生子慘死後，見愛妻憶子成狂，終日鬱鬱寡歡愁眉不展。

待在在兒子墳頭不去，更揚言必報此血海深仇，殺盡丐幫中人，以祭亡兒在天孤魂。

見她已離家出走半月，適聞東方學死訊，恐她孤身上丐幫尋仇，故率先尋訪至此剛巧碰着。

四大長老見狀，立感形勢不妙，着令弟子照顧幫主，隨即便加入戰團，與五行派交上手。

此時從西北兩門，忽地湧來大批宋兵，原來是文嵐交托，着他們增援丐幫，才往追火焰尊等。

那邊廂，白統領雖然追上了他，但卻被另一伙人所阻，正是五行使的最後一人。

但見此使的武藝，竟與木輪尊不遑多讓，加之正與火焰尊夾擊，純然令他處於下風。

只能眼睜睜目睹寶藏遠去，正自焦急之際，敵人已左右同時攻至，剛巧黑統領已經趕到。

見他勢危，立馬便施展輕功，幾個起落便躍至其中，更雙鐧分別逼退兩人。

洽巧替他解去臨門之劫，還與他合戰對方，過不久文嵐亦已趕到，徑自直追寶藏而去。

正是邀功心切，想籍此立下汗馬功勞，在朝堂之上威風八面，光宗耀祖名垂不朽。

究竟能否撿現成便宜？還看下回分解。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七章（東窗事發、勸降成功）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七章（東窗事發、勸降成功）

已經一日一夜，被鹽幫截下的，盡皆是岐山軍，足足有二十多人，全都是通風報信而來。

完全沒有仇千眾的人，更莫遑論他的消息，拓跋扈等皆認為，他多半已兇多吉小。

直至翌日破曉時分，終於截獲了仇千眾的人，兩名部下僥倖生還，更遇着鹽幫的人。

可謂不幸中之大幸，連忙道出東窗事發，着他們與陶詩等，帶上寶藏盡快離開。

「單大人，只欠最後一批了，現在怎麼辦？」

「唔～目下情況危急，若勉強帶寶藏上路，以我們些微人手，極有可能被悉數截下。

唯今之計～只好把它暫托於鹽幫，而我們則打道回府，待得風聲稍過，才擇日取回。」

「逼不得已，唯有依單大人之言吧。」

「公子勿憂，如今寶藏已得大半，來日方長，最重要是安全歸家。」

「龍幫主，這批寶藏便拜托於你了，當中一箱是贈與貴幫的，希望能助你大展鴻圖。

穩奪北方地盤，打下不世之根基，來日我定必登門拜訪，向你祝賀。」

「好，事不宜遲，龍某先行撤退啦，後會有期。」

剛凝定好策略不久，便聞得外頭又截獲探子，而且還得知已另有數人，攀山去到新岐山寨。

眾人大吃一驚，龍泉連忙快馬加鞭，驅動馬車前行，而陶詩等亦適時抵達，至此便各自上路。

他們才剛分道揚鑣，岐山軍已大舉出動，進行分批搜索，明顯是已得知消息，想人贓俱獲了。

龍泉的幫眾走得忽忙，但不幸於半途，瞧着回程的伍廷，想着避重就輕，撓過（隴西高原）。

大部份都安然渡過，唯獨最後的馬車，不知是否天公作弄，竟然輪子飛脫跪倒半途。

眼見宋兵已在後頭，他亦當機立斷放棄此車，全速逃進高原，棄小而搏大，實屬明智之舉。

未待宋軍追近，已消聲匿跡何其快速，足証對地勢十分熟悉，只剩下馬車把宋兵吸引住。

至於陶詩與拓跋扈等，則聽從單德光之策，各自易裝化整為零，扮作商旅向寧波鎮上路。

唯獨是仇千眾，未知身在何方，生死未卜，不單陶詩等心裡緊張。

連身在銀城的任冰，亦正自為其担憂，兩人的感情決非簡單，從中可見一二。

陶丞相則日盼夜望，期待他們能一舉拿下寶藏，屆時凱旋而歸便大事慶祝。

幽州城內，眾人正為了派誰去勸降，而費煞思量，因為寶藏在手，性命亦變得矜貴了。

無不想着此法太瘋狂，直與送死無疑，禁不住找借口搪塞過去。

「信兒，此事關乎大局，必須謹慎行事啊。」

「是呀，剛得到寶藏不久，還未有真正享受過～」

「對呀，想來想去，還是從長計議，絕不能草率從事，萬一失敗了，非單勸降不成。

還會惹來殺身之禍呀。」

「兩位義父說得有理，不若這樣吧，四位義父坐鎮幽州城，由信兒親自到易鎮勸降。

只須何家兄弟領三千兵，陪同前往保衛左右，我有自信定能一舉成功。」

「甚麼，不成，這樣子太危險啦，萬一對方立歪心思，亂箭射來，豈非～」

「對呀，怎麼說咱四大將，征戰沙場多年，能征慣戰殺敵無數，豈有讓小女子出手之理。

由我與何德領三千兵馬，曹將軍則領兩千兵馬，在後頭接應，這樣便萬無一失了。」

「此法甚妙，我贊同，要算勸降不成，亦該能全身而退。」

「好，但務必要厚待百姓，帶上三千担糧响，用之敲賞三軍，多行義舉穩定民心。

要是得手，請把消息盡快傳去薊州，趁遼軍不察乘虛而入，好讓我能派人去勸降。

以期達到三城鼎立之勢，穩固北方陣營，屆時再打其他州郡主意，相信能起事半功倍之效。」

「好呀，兵貴神速，我們這就起程，信兒你便預定美酒佳餚，為我們慶功吧，哈～哈～」

王全斌果真不愧大將，打着信兒的旗號，沿路接濟弱小，以及受戰亂影響之百姓。

無不感恩戴德，消息傳至城內，守城士兵立馬大開城門，城將紛紛來降。

原屬遼軍見大勢已去，即時向薊州出逃，順帶把這消息帶到城中，登時引起連鎖反應。

信兒亦早作準備，即時命崔彥進與何能，帶三千兵馬前往接收，一如所料得萬民擁戴。

不單守城的太守震驚，連剛抵達不久的遼軍，亦士無鬥志毫無軍心，純時樹倒猢猻散。

兩城的百姓大多是漢人，得知信兒前來接收城池，霎時間把多年的積怨，如山洪暴發吐出來。

抓起木棒、棍子，追打城內的遼民，一時之間竟引發種族清剿，不論好壞殺盡遼人。

來接收的當然不予干預，讓百姓盡情發洩，只打開一道城門，給幸運的遼民出逃。

算是仁至義盡，三天不到，便順利接收兩城，立馬穩守城池，至此達至初步構想。

但她並不急進更不驕傲，採取穩紮穩打之策，想着只要把這個消息，向北方各城鎮公告。

籍此引起城內漢人關注，再派細作潛入分化，到適當時機便引發民變，然後重施故技。

派出使者及兵馬，與細作來個裡應外合，便能兵不血刃，輕易把城池手到拿來。

但這個如意算盤，早早便被應軍師悉破，他與小樂親自領兵，到北方各城鎮安撫百姓。

又是派糧又是敲賞的，還與他們約法三章，保証絕不主動，與信兒開戰，令他們安居樂業。

撲滅了這個燎原之火，止息於易薊兩地而已，純然讓她深感民心之重，決非一朝一夕而來。

當然勸降之說，亦傳得沸沸揚揚，消息傳遍整個中原，蕭萬長當然亦不例外。

此刻正單槍匹馬，來到西門之外，揚言有要事向信兒相詢，要求打開城門放他入內。

命轉乾坤第一百七十八章（一年之約、平分寶藏）

命轉乾坤 第一百七十八章（一年之約、平分寶藏）

混戰中忽地傳來，嬌滴滴之聲吶喊，登時惹起眾人注目，將領們更喊停部下，皆靜聽她之言。

「各路英雄，請聽單敏一言，大家都是為了寶藏而來，對嗎？」

「嘿～嘿～還用說嗎？只要你把它們放下，本大爺便放你們走。」

「對呀，我們也一樣，決不食言。」

「好，爽快，寶藏原本是後周世宗，交托我爹保管的，但他卻被賊人擄去，幸得二皇爺相助。

才想着用此換回我爹，既然如此就立一年之約，小妹願放下一半寶藏。

若那方英雄能救出老父，餘下的自當雙手奉上。」

言畢便把五車留下，不置可否便策軍向北，獨剩兩伙人不敢再追，自行決定它所屬何家。

登時惹得兩伙人，對五車寶藏虎視眈眈，帶頭的將領更圍着它們，不願移動半根腳步。

這一切都被太宗等人，收進眼皮子底下，正嘻嘻哈哈地不能自已，尤勝獲得至宝。

「單姑娘，此招果然高明，假若真拿着那些不放，恐怕真會戰至最後，才知鹿死誰手。」

「對呀，為了區區寶藏，幾乎連我們的小命，也不保咧，還說甚麼立大功了。」

「是呀，單姑娘，真好比翻生諸葛亮呀，哈～哈～」

「對、對，單大人是文官之首，那麼應該封她為～（文諸葛）吧，大家說好嗎？」

太宗此言一出，立馬惹起眾人鼓掌，無不贊同他的提議，唯獨她卻毫無歡顏，似是有所隱憂。

「啊，單姑娘，你不喜歡這個稱號嗎？」

「不是的，我當然喜歡，只是～有事想請求皇爺，務必要答應小女才是。」

「究竟何事，不妨道來，只要小皇力所能及，定然照辦。」

「好，我深知二皇爺一言九鼎，其實我爹的綽號，正是文諸葛。

而且多月來音訊全無，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巳遭不測，其次便是巳，投入敵方的懷抱。」

「甚麼，不會吧，單大人吉人天相，雖是前朝遺臣，但放眼天下，每每朝代更替皆重用舊臣。

而且他忠心耿耿，不曾作出違逆朝廷之舉，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啊。」

「對呀，若真如此，他早已投效陶丞相了，何須等到再次被擄走？」

「你們有所不知了，我爹的稟性，我自是清楚不過了，他不倒向於陶丞相。

自然是感覺其不值了，但敞若最後擄劫他的人，無論人品、氣概、理念，皆深得其認同。

再加上向他傾心吐意，那末他便極有可能，投效於他為其所用了，以我爹之性格。

一旦認定主子，誓必死心塌地追隨，以他的能耐，將會構成很大威脅。」

「哎～那該怎麼辦？」

「大家不必担憂，剛才純屬我的推測，只是須要盡快求証，查明他之所在方為上策。」

「單姑娘此言極是，在公在私亦當如是。」

「哎～二皇爺，我們出發渝山之前，你不是曾派人追查嗎？」

「對呀，差點忘記了，那檔子事交托於黃統領，只是尚未有他的回覆，想來或許已有答案。」

「當真？那我們盡快趕回京師吧。」

回看赤沙坡到通縣的路上，孟雄等與賊首面面相覷，更游目四顧衡量形勢。

經初步點算，發現兩伙人皆傷亡不少，剩餘實力似乎亦相當，再戰下去恐難言勝敗。

倒是賊首貌似經驗豐富，首先把話說開打破沉默。

「嘿～嘿～看來大家的情況，也差不了多小，依我看不用想啦，還是把這些給分了吧。」

「哈～哈～正合我意呀。」

雙方部下聞得孟雄之言，立馬便急不可耐，動手平分寶藏。

「對呀，正是各得其所，這樣子老兄也能交差了。」

「啊，這位將軍好眼力呀，正所謂：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入宝山，總不能空手而回吧。」

「好，爽快。」

「這位將軍，老子倒是有點好奇，對於單敏之言，你們打算怎樣？」

「呵～呵～這個就不勞你費心啦，我們自會看着辦的，反倒是老兄你又如何？」

「哈～哈～老子自當稟報主子，由他決定了。」

金正武與賊首對話間，寶藏亦已分配至尾聲，只是遇到了，十分棘手之難題。

「孟公子，全部已平分了，只是～」

「只是甚麼，儘管道來吧。」

「只是剩下一箱，不知如何分配。」

一聽之下，不禁讓他們大皺眉頭，皆因每箱都價值不菲，決不能拱手讓人。

此時正有三騎飛馳而至，引起眾人的焦點。

一抵達便吐出一個，令眾人相當滿意的答案，純然讓大家贊不絕口、拍案叫絕掌聲如雷。

「其實不用煩惱，各位都是男子漢大丈夫，拳頭比小優的頭還大，不若就派出代表。

梅花間竹地，從箱子中抽一把，能拿到多小就算多小，不是既簡單又公平嗎？」

「素聞孟優精於算計，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就依你之言，老子先來第一手。」

「好，兄弟們，自問手掌大的便都來吧，哈～哈～」

「痛快呀，老子何真從未感到呀。」

如是者一人一把手，只把他們樂在其中，混然忘卻了，之前的長途大混戰。

分配完畢隨即分道揚鑣，各自於途中，衡量此行之收獲，賊匪們則徑自，往展平城方向而去。

孟雄等在回程途中，見着不小屍體與傷兵，孟家軍把其中幾個抓住，帶到孟雄等面前發落。

「哼，你們是何處人士，快快道來？」

「哇～小的真是不敢說呀，否則必死無疑。」

「何知我是誰嗎？」

「當然知道，閣下乃原後蜀國之公主，孟優姑娘。」

「既然知我名號，應當聽過我的事蹟，智取涪、黔兩城，不殺一兵一卒，招賢納士。

把敵軍歸降旗下，眼下你們的首領見已得手，便把你們棄之如敝屣，難道還要替他隱瞞嗎？」

「是呀，我們也曾聽聞呀，求公主赦免我們啊。」

「對呀，我們來自南唐，與及吳越、清源等三國。」

「是呀，我們都只是，奉命行事的小卒，其他真的毫不知情啊。」

眾人聞得，是東南方三國聯手，無不面露震駭之色，各自暗裡猜度着，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吧，你們實在是逼不得已，從今以後就跟我們一塊，忘卻之前的身份，成為後蜀國人民。

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孟優保証絕不會，像那些傢伙般，拋棄和虧待大家的。」

「孟優公主萬歲，孟雄王子萬歲～」